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玉 娇 梨 平 山 冷 燕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主要人物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汤 勤	钦天监正堂
谢 谦	翰林院侍读学士
山显仁	大学士，才女山黛之父
罗 氏	山显仁之妻
山 黛	女才子，山显仁之女
刘 公	太监
晏文物	字尧明。故相之子，松江知府
袁老官	山显仁老管家
宋 信	字子成，改名宗言。门客
窦国一	晏文物亲戚，工科给事中，后为扬州知府
周公梦	尚宝司少卿
夏之忠	翰林院庶吉士
卜其通	礼部主事
穆 礼	诗人
颜 贵	诗人
冷 新	富户，才女冷绛雪之父
郑秀才	才女冷绛雪之舅父
陶进士	宋信之友
柳孝廉	宋信之友
平教官	才子平如衡之叔父
平如衡	字子持，化名钱横；河南洛阳人，才子，新科探花
王 充	原河南道御史，钦点南直提学正使。才子燕白颌、平如衡宗
师	
张德明	原山西道御史，钦点南直提学陪使
张 寅	字伯荣，吏部张尚书之子
燕白颌	字紫侯，化名赵纵，松江人，才子，新科状元
袁 隐	字石交，燕白颌之友
计 成	字子谋，张寅之友
福 童	山显仁家书僮
普 惠	接引庵住持
邬公子	邬都堂之子
张夏时	吏部尚书

合刻天花藏才子书序

天赋人以性，虽贤愚不一，而忠孝节义莫不皆备，独才情则有得有不得焉。故一品一行，随人可立，而绣虎雕龙，千秋无几。试凭吊之：不骄不吝，梦想所难者，尚已。降而建安八斗，便矫一时；天宝百篇，遂空四海；鹦鹉贾杀身之祸，黄鹤高捶碎之名；晋代一辞，大苏两赋。——类而推之，指而屈之，虽文彩间生，风流不绝，然求其如布帛菽粟之满天下，则何有焉？此其悲在生才之难，犹可委诸天地。独是天地既生是人矣，而是人又笃志诗书、精心翰墨，不负天地所生矣，则吐词宜为世惜，下笔当使人怜；纵福薄时屯，不能羽仪廊庙，为凤为麟，亦可诗酒江湖，为花为柳。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狗监不逢，《上林》与《长杨》高阁。即万言倚马，止可覆瓿；道德五千，惟堪糊壁。求乘时显达刮一目之青，邀先进名流垂片言之誉，此必不得之数也。致使岩谷幽花，自开自落；贫穷高士，独往独来。揆之天地生才之意，古今爱才之心，岂不悖哉！此其悲则将谁咎？故人而无才，日于衣冠醉饱中矇生瞎死，则已耳。若夫两眼浮六合之间，一心在千秋之上，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不幸憔悴以死，抱九原埋没之痛，岂不悲哉？

子虽非其人，亦尝窃执雕虫之役矣。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牛斗而天子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吾思人纵好忌，或不与淡墨为仇；世多慕名，往往于空言乐道。矧此书白而不玄，上可佐邹衍之谈天，下可补东坡之说鬼，中亦不妨与玄皇之梨园杂奏。岂必俟诸后世？将见一出而天下皆子云矣。天下皆子云，则著书不愧子云可知已。若然，则天地生才之意与古今爱才之心，不少慰乎？嗟，嗟！虽不如忠孝节义之赫烈人心，而所受于天之性情，亦云有所致矣。

时顺治戊戌秋月，天花藏主人题。

康熙乙酉岁春日，梅园重镌。

主要人物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白玄	字太玄，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人，官太常寺卿
红玉	白玄之女，曾改名无娇，后为苏友白妻
吴氏	白玄之妻
吴珪	字瑞庵，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人，白玄妻兄，翰林
苏渊	字方回，原籍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人，寄籍河南，苏友白之叔，翰林
杨廷诏	字子献，江西建昌府（在今江西省）人，御史
杨芳	杨廷诏之子
廖德明	江湖星相术士
苏友白	原名良才，改名友白，字莲仙。苏浩之子，后过继苏渊。祖籍四川眉山，翰林
无艳	吴珪之女
李实	都给事中，与白玄出使北庭
李懋学	察院提学，苏友白宗师
杨善	第二次遣赴北庭使者
苏寿	苏友白家老仆
小喜	苏友白书僮
赛神仙	江湖术士
静心	锦石村观音寺住持。寺为白玄祈子所建
董荣	白玄家老仆
张轨如	句容县秀才，徒有虚名者
王文卿	句容县秀才，张轨如之友
白继祖	小名颖郎，白玄之侄，收为义子
嫣素	白红玉之侍女
苏有德	字言从，金陵富家子弟
卢梦梨	白玄之甥女，后为苏友白妻
王寿	卢梦梨家老仆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数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55 年 6 月

内容提要

本书是清代两部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平山冷燕》的合集。作者都是天花藏主人，当时即有合刻本刊行。

《玉娇梨》又名《双美奇缘》，描写清正统年间，才子苏友白和白红玉、卢梦梨几经曲折，终于团圆的爱情故事。小说坚持婚姻自主，敢于追求理想爱情的主题，对后来的才子佳人小说创作影响深远。本书在 1921 年译成德文时改题作《两个表姊妹》，后又有英、俄、法多种译本，在欧洲产生过较广泛影响。

《平山冷燕》系天花藏主人继《玉娇梨》之后的作品。小说以才女山黛因赋《白燕》诗，奉旨征试天下才子，引出与才子燕白颌之间，以及另一对才女冷绛雪与才子平如衡之间的爱情故事。小说以显扬女子才能为主题，对后期小说较有影响。

篇目目录

玉娇梨	(1)
平山冷燕	(165)

玉娇梨

第一回 小才女代父题诗

诗曰：

六经 原本在人心，笑骂皆文好细寻。

天地戏场观莫矮，古今聚讼眼须深。

《诗》存郑卫非无意，乱著《春秋》岂是淫。

更有子云千载后，生生死死谢知音。

话说正统年间，有一甲科太常正卿，姓白名玄，表字太玄，乃金陵人氏，因王振弄权，挂冠而归。这白太常上无兄，下无弟，只有一个妹子，又嫁与山东卢副使远去，止得只身独立。他为人沉静寡欲，不贪名利，懒于逢迎，但以诗酒自娱。因嫌城市中交接烦冗，遂卜居于乡——去城约六七十里，地名唤做锦石村。这村里青山环四面，一带清溪，直从西过东，曲曲回抱，两堤上桃柳芳菲，颇有山水之趣。这村中虽有千余户居民，若要数富贵人家，当推白太常为第一。

这白太常，官又高，家又富，才学政望又大有声名，但只恨年过四十，却无子嗣。也曾蓄过几个侍妾，可霎作怪：留在身边，三五年再没一毫影响；及遣去嫁人，不上年余，便人人生子。白公叹息，以为有命，以后遂不复买妾。夫人吴氏，各处求神拜佛、烧香许愿，直到四十四上，方生得一个女儿。临生之日，白公梦一神人，赐他美玉一块，颜色红赤如日，因取乳名叫做红玉。白公夫妻因晚年无子，虽然生个女儿，却也十分欢喜爱惜。

这红玉生得姿色非常，真是眉如春柳，眼湛秋波。更兼性情聪慧，到八九岁，便学得女工针黹 件件过人。不幸十一岁上，母亲吴氏先亡过了，就每日随着白公读书写字。果然是山川秀气所钟，天地阴阳不爽，有百分姿色，自有百分聪明。到得十四五时，便知书能文，竟已成一个女学士。因白公寄情诗酒，日日吟咏，故红玉小姐于诗词一道，尤其所长。家居无事，往往白公做了叫红玉和韵，红玉做了与白公推敲。白公因有了这等一个女儿，便也不思量生子，只要选择一个有才有貌的佳婿配他；却是一时没有，因此耽阁到一十六岁，尚未联姻。

不期一日，朝廷遭土木之难。正统北狩，景泰登极，王振伏辜，起复旧臣。白公名系旧臣，吏部会议，仍推白公为太常正卿。不日命下，报到金陵。白公本意不愿做官，只为红玉姻事未就，因想道：“吾欲选择佳婿，料此一乡一邑，人才有限，怎如京师乃天下人文聚处，岂无东床 俊彦，何不借此一行？倘姻缘有在，得一美婿，也可做半子之靠。主意定了，遂不推辞。择个吉日，带着红玉小姐，同上京赴任。到了京师，见过朝廷，到了任，寻个私宅住下。

这太常寺乃是一个清淡衙门，况白公虽然忠义，却是个疏懒之人，不肯

六经——六部儒家经典，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又称“六艺”。

太常正卿——古代官名，为九卿之一，管理祭祀礼乐等工作。

针黹（zhǐ，音纸）——做针线，刺绣。

土木之难——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县东。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朱祁镇率军与瓦剌作战被俘于此，史称“土木堡之变”。

东床——旧时称女婿为“东床”。典出于晋氏郗鉴选王羲之为婿的故事。

揽事，就是国家有大事，着九卿会议，也只是两衙门与该部做主，太常卿不过备名色，唯诺而已，那有十分费心力处？每日公事完了，便只是饮酒赋诗。过了数月，便有一班好诗酒的僚友，或花或柳，递相往还。

时值九月中旬，白公因一门人送了十二盆菊花，摆在书房阶下。也有鸡冠紫，也有醉杨妃，也有银鹤翎，盆盆俱是细种；深香疏态，散影满帘，何减屏列金钗十二！白公十分喜爱，每日把酒玩赏。

这一日，正吟赏间，忽报吴翰林与苏御史来拜。原来这吴翰林就是白公的妻舅，叫做吴珪，号瑞庵，与白公同里，为人最重义气；这苏御史名唤获渊，字方回，虽是河南籍中的进士，原籍却也是金陵，又与白公是同年；又因诗酒往来，因此三人极相契厚，每每于政事之暇，不是你寻我，便是我访你。白公听见二人来拜，慌忙出来迎接。

三人因平日来往惯了，情意浃洽，全无一点客套。一见了，白公便笑说道：“这两日菊花开得十分烂漫，二兄为何不来一赏？”吴翰林道：“前日因李念台点了南直隶学院，与他饯行，不得工夫。昨日正要来赏，不期刚出门，撞见老杨厌物，拿一篇寿文，立等要改了，与石都督夫人上寿，又误了一日工夫。今早见风日好，恐怕错过花期，所以约了苏老先，不速而至。”苏御史道：“小弟连日也要来，只因衙门中多事，未免辜负芳辰。”

三人说着话，走到堂上，相见过，更了衣，待茶过，遂邀入书房中看菊。果然黄深紫浅，排列两隅，不异两行红粉。吴翰林与苏御史俱夸奖“好花”不绝。三人赏玩了一会，白公即令家人排上酒来同饮。

饮了数杯，吴翰林因说道：“此花秀而不艳，美而不妖，虽红、黄、紫、白，颜色种种鲜妍，却终带几分疏野潇洒气味，使人爱而敬之。就如二兄与小弟一般：虽然在此做官，而日日陶情诗酒，与林下无异。终不似老杨这班俗吏，每日趋迎权贵，只望进身做官，未免为花所笑。”白公笑道：“虽然如此说，只怕他们又笑你我不做官，终日只好在此冷曹，与草木为伍。”苏御史道：“他们笑我，殊觉有理；我们笑他，便笑差了。”吴翰林道：“怎么我们笑差？”苏御史道：“这京师原是名利场，他们争名夺利，正其宜也。你我既不贫富，又不图贵，况白年兄与小弟又无子嗣，何必混迹于此，以博旁人之笑？”白公叹一口气道：“年兄之言最是。小弟岂不晓得？只是各有所图，故苟恋于此，断非舍不得这一顶乌纱帽耳。”苏御史又道：“吴兄玉堂，白兄清卿，官闲政简，尚可以官为家，寄情诗酒。只是小弟做了这一个言路，当此时务，要开口又开不得，要闭口又闭不得，实是难为。只等圣上册封过，小弟必要讨个外差离此，方遂弟怀。”吴翰林道：“唐人有两句诗道得好，说：‘若为篱边菊，山中有此花’恰似为苏兄今日之论而作。你我既乐看花饮酒，自当归隐山中。”二人道：“最是。”

三人一边谈笑，一边饮酒，渐渐说得情投意合，便不觉诗兴发作。白公便叫左右取过笔砚来，与吴翰林、苏御史即席分韵，作赏菊诗。三人才待挥毫，忽长班来报：“杨御史老爷来了。”三人听了，都不欢喜。白公便骂长班道：“蠢才！晓得我与吴爷、苏爷饮酒，就该回不在家了。”长班禀道：“小的已回‘出门拜客’，杨爷的长班说道：‘杨爷在苏爷衙里问来，说苏

都督——古代官名。指领兵将帅或地方军政长官。

若为篱边菊，山中有此花——唐李端字正己，赵州（今河北赵县）人。有《和张尹忆东篱菊》诗：“传书报刘尹，何事忆陶家。若为篱边菊，山中有此花”。

爷在此饮酒，故此寻来。’又看见二位爷轿马在门前，因此回不得了。”白公犹沉吟不动身，只见又一长班慌忙进来禀道：“杨爷已到门进厅来了！”白公只得起身，也不换冠带，就是便衣迎出来。

原来这杨御史，叫做杨廷诏，字子献，是江西建昌府人，与白公也是同年。为人言语粗鄙，外好滥交，内多贪忌，又要强作解事，往往取人憎恶。这日走进厅来，望着白公便叫道：“年兄好人！一般都是朋友，为何就分厚薄？既有好花在家，邀老吴、老苏来赏，怎就不呼唤小弟一声？难道小弟就不是同年？”白公道：“本该邀年兄来赏，但恐年兄贵衙门事冗，不得工夫干此寂寞之事。就是苏年兄与吴舍亲，俱偶然小集，也非小弟邀来。且请宽了尊袍。”杨御史一面宽了公服，作过揖，也不等吃茶，就往书房里来。

吴翰林与苏御史看见，只得起身相迎，同揖道：“杨老先，今日为何有此高兴？”杨御史先与苏御史作揖道：“你一发不是人！这样快活所在，为何瞒了我，独自来受用？不通，不通！”又与吴翰林作礼，因致谢道：“昨赖老先生大才润色，可谓点铁成金。今早送与石都督，十分欢喜，比往日倍加敬重。”吴翰林笑道：“石都督欢喜，乃感老先生高情厚礼，未必为这几句文章耳。”杨御史道：“敝衙门规矩，只是寿文，到也没有甚么厚礼。”苏御史笑道：“小弟偏年兄看花，年兄便怪小弟；象年兄登贵人之堂，拜夫人之寿，抛撇小弟，就不说了？”说罢，众人都大笑起来。白公叫左右添了钟箸，让三人坐下饮酒。

杨御史吃了两杯，因与苏御史道：“今日与石都督夫人上寿，虽是小弟背兄，也是情面上却不过，未必便有十分升赏。还有一件事，特来寻年兄商议，若是年兄肯助一臂之力，管取有些好处。”苏御史笑道：“甚么事？有何好处？请年兄见教。”杨御史道：“汪贵妃册封皇后，已有成命，都督汪全眼见得便擅戚畹之尊。近日闻知，离城二十里有一所民田，十分膏腴，彼其欲之，竟叫家人夺了。今日衙门中纷纷扬扬，都要论他。第一是老朱出头。汪都督晓得风声，也有几分着忙，今日央人来求小弟，要小弟与他周旋。小弟想，衙门内里众人都好说话，只是老朱有些任性，敢作敢为，再不思前虑后。小弟每每与他说好话，他再不肯听。我晓得他与年兄甚好，极信服年兄。年兄若肯出一言，止了此事，汪都督自然深感，不独有谢。你我既在这里做官，这样人终须恶识他不得；况又不折基本。不知年兄以为何如？”苏御史听了，心下有几分不快。因正色道：“若论汪全，倚恃戚畹，白占民间田土，就是老朱不论，小弟与年兄亦该论他。年兄为何还要替他周旋？未免太势利了些！”

杨御史见苏御史词色不顺，便默默不语。白公因笑道：“小弟只道杨年兄特来赏菊，原来却是为汪全说人情，这等便怪不得小弟不来邀兄赏菊了。”吴翰林也笑道：“良辰美景，只该饮酒赋诗，若是花下谈朝政，颇觉不宜。杨老先生该罚一巨觥，以谢唐突花神之罪。”杨御史被苏御史抢白了几句，已觉抱愧，又见吴翰林与白公带笑带戏讥刺他，甚是没意思，只得勉强说道：“小弟因苏年兄说起，偶然谈及，原非有心，为何就要罚酒？”白公道：“这个定要罚！”随叫左右斟上一大犀杯，送与杨御史。杨御史拿着酒说道：“小弟便受罚了。倘后有谈及朝政者，小弟却也不饶他！”吴翰林道：“这个不消说了。”

杨御史吃干酒，因看见席上有笔砚，便说道：“原来三兄在此高兴做诗，何不见教？”吴翰林道：“才有此意，尚未下笔。”杨御史道：“既未下笔，

三兄不可因小弟打断了兴头。请倾珠玉，待小弟饮酒奉陪，何如？”白公道：“杨年兄既有此兴，何不同做一首，以纪一时之事？”杨御史道：“这是白年兄明明奈何小弟了！小弟于这些七言八句，实是来不得。”白公笑道：“年兄长篇寿文，称功颂德，与权贵上寿，偏来得；为何这七言八句不过数十个字儿，就来不得？想是知道此菊花没有升赏了！”杨御史听了，便嚷道：“白年兄该罚十杯！小弟谈朝政，便该罚酒，象年兄这等，难道就罢了？”随叫左右也筛一大犀杯，递与白公。吴翰林道：“若论说寿文，也还算不得朝政。”苏御史笑道：“寿文虽是寿文，却与朝政相关。若不关朝政，杨年兄连寿文也不做了。白年兄该罚，该罚！”白公笑了笑，将酒一饮而干。因说道：“酒便罚了，若要做诗，必须分韵同做。如不做，并诗不成者，俱罚十大杯。”吴翰林道：“说得有理。”

杨御史道：“二兄不要倚高才欺负小弟。若象前日圣上要差人迎请上皇，无一人敢去，这便是难事了。若只将做诗吃酒来难人，这也还不打紧。”苏御史道：“杨年兄又谈朝政了，该罚不该罚？”白公见杨御史说的话太卑污厌听，不觉触起一腔忠义，便忍不住说道：“杨年兄说的话，全无一毫丈夫气！你我既在此做官，便都是朝廷臣子，东西南北，一惟朝廷之使。怎么说无一人敢去？倘朝廷下尺一之诏，明着某人去，谁敢推托不行？若似年兄这等说来，朝廷终日将大俸大禄养人何用？”杨御史冷笑了一声，道：“这些忠义话儿，人都会说，只怕事到临头，未免又要手慌脚乱了。”白公道：“临时慌乱者，只是愚人无肝胆耳。”

吴翰林与苏御史见二人话不投机，只管抢白起来，一齐说道：“已有言在先，不许谈朝政。二兄故犯，各加一倍，罚两大杯。”因唤左右，每人面前筛了一杯。杨御史还推辞理论，白公因心下不快，拿起酒来，也不候杨御史，竟自一气饮干。又叫左右筛上一杯，复又拿起几口吃了，说道：“小弟多言，该罚两杯，已吃完了。杨年兄这两杯吃不吃，小弟不敢苦劝。”杨御史笑道：“年兄何必这等使气，小弟再无不吃之理。吃了还要领教佳章。”

苏御史道：“年兄既有兴做诗，可快饮干。”杨御史也一连吃了两杯，说道：“小弟酒已干了。三兄有兴作诗，乞早命题，容小弟慢慢好想。”吴翰林道：“也不必别寻题目，就是‘赏菊’妙了。”白公道：“小弟今日不喜作诗。杨兄有兴请自做，小弟不在其数。”杨御史听了，大嚷道：“白年兄太欺负人！方才小弟不做，你又说定要同做，若不做，罚酒十杯；及小弟肯做，你又说不做。这是明欺小弟不是诗人，不屑与小弟同吟。小弟虽不才，也忝在同榜，便胡乱做几句歪诗，未必便玷辱了年兄。今日偏要年兄做！年兄若不做，是自犯自令，该倍罚二十杯，就醉死也要年兄吃！”白公道：“要罚酒，小弟情愿；若要做诗，决做不成！”杨御史道：“既情愿吃酒，这就罢了。”就叫人将大犀杯筛上。苏御史与吴翰林还要解劝，白公拿起酒来，便两三口吃干。杨御史又叫斟上，吴翰林道：“白太玄既不做诗，罚一杯就算了。”杨御史道：“这个成不得，定要吃二十杯！”白公笑道：“花下饮酒，弟所乐也。何关年兄事，而年兄如此着急？”拿起来，又是一大杯吃将下去。杨御史也笑道：“小弟不管年兄乐不乐，关小弟事不关小弟事，只吃完二十杯便罢。”又叫左右斟上。白公一连吃了四五杯，因是气酒，又吃急了，不觉一时涌上心来，便有些把捉不定。当不得杨御史在傍絮絮聒聒，只

管催逼，白公又吃得一杯，便坐不住，走起身，竟往屏风后一张榻床上去睡。

杨御史看见，那里肯放，便要下席来扯。苏御史拦住道：“白年兄酒忒吃急了。罚了五六杯，也够了，等他睡一睡罢。”杨御史道：“他好不嘴强，这是一杯也饶他不过！”吴翰林道：“就要罚他，也等你我诗成。你我俱未做，如何只管罚他？”苏御史道：“这个说得极是。”杨御史才不动身，道：“就依二兄说。诗做完，不怕他不吃。他若推醉不吃，小弟就泼他身上！”说罢，三人分了纸笔，各自对花吟哦不题。正是：

酒欣知己饮，诗爱会家吟。

不是平生友，徒伤诗酒心。

且谈白公自从夫人死后，身边并无姬妾，内中大小事俱是红玉小姐主持，就是白公外面有甚事，也要与小姐商量。这日白公与杨御史争论做诗之事，早有家人报与小姐。小姐听了，晓得杨御史为人不端，恐怕父亲任性，抢白出祸来，因问家人道：“如今老爷毕竟还做诗也不做？”家人道：“老爷执定不肯做诗，被杨爷灌了五六大杯酒，老爷因赌气吃了，如今醉倒在榻床上睡哩。”小姐又问道：“杨爷与苏爷、舅老爷，如今还是吃酒，还是做诗？”家人道：“俱是做诗。杨爷只等做完了诗，还要扯起老爷来灌酒哩。”小姐道：“老爷是真醉是假醉？”家人道：“老爷因吃了几杯气酒，虽不大醉，也有几分酒了。”小姐想了想，说道：“既是老爷醉了，你可悄悄将分与老爷的题目纸拿进来我看。”家人应诺。随即走到席前，趁众人不留心，即将一幅写题的花笺拿进来，递与小姐。

小姐看了，见题目是《赏菊》，便叫侍儿嫣素取过笔砚，信手写成一首七言律诗。真个是：

墨云侠雨须臾至，腕鬼驱龙顷刻飞。

不必数茎兼七步，乌丝早已满珠玑。

红玉小姐写完了诗，又取一个贴子，写两行小字，都付与家人，分付道：“你将此诗此字暗暗拿到老爷榻前伺候，看老爷酒醒了，就送与老爷。切不可与杨爷看见。”家人答应了，走到书房中，只见吴翰林才挥毫欲写；苏御史正注目向花，搜索枯肠；杨御史也不写，也不想，且拿着一杯酒，口里唧唧啾啾的吟哦。家人走到白公榻前伺候。

原来白公酒量原大，只因赌气，一连吃急了，所以有些醉意。不料略睡一睡，酒便醒了。不多时醒将来，要茶吃，家人忙取了一杯茶，递与白公。白公就坐起来，接茶吃了两口。家人即将小姐诗笺与小帖暗暗递与白公，白公先将帖子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两行小字道：“长安险地，幸勿以诗酒贾祸。”白公看毕，暗暗点点头儿。又将花笺打开，却是代他做的赏菊诗，因会过意来。将茶吃完了，随即立起身，仍旧走到席上来。

苏御史看见道：“白年兄醒了，妙！妙！”白公道：“小弟醉了，失陪！三兄诗俱完了么？”杨御史道：“年兄推醉得好！还少十四杯酒，只待小弟诗成了，一杯也不饶！”吴翰林向白公道：“吾兄才极敏捷，既已酒醒，何不信笔一挥，不独免罚，且未知鹿死谁手。”白公笑道：“小弟诗到做了。只是杨年兄在此，若是献丑，未免贻笑大方。”杨御史道：“白年兄不要讥诮小弟。年兄纵然敏捷，也不能神速如此。如果诗成，小弟愿吃十杯；倘竟未成，岂不取笑小弟？除十四杯外，还要另罚三杯。年兄若不吃，便从此绝交！”白公笑道：“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怎肯说谎！”即将诗稿拿出，与三人看。

苏御史接在手中道：“年兄果然做了，大奇，大奇！”吴翰林与杨御史都挨拢来看，只见上写着：

“紫白黄红种色新，移来秋便有精神。

好从篱下寻高士，漫向帘前认美人。

处世静疏多古意，傍予竦冷似前身。

莫言门闭官衙冷，香满床头十二辰。”

三人看了，俱大惊不已。苏御史道：“白年兄今日大奇！此诗不独敏捷异常，且字字清新俊逸，饶有别致，似不食烟火者，大与平日不同。敬服，敬服！小弟辈当为之阁笔矣。”白公道：“小弟一来恐拂杨年兄之命，二来要奉杨年兄一杯，只得勉强应酬，有甚佳句！”杨御史道：“诗好不必说，只是小弟有些疑心：白年兄恰才酒醒，又不曾动笔，如何就出之袖中？就写也要写一会。”

吴翰林将诗拿在手中，又细细看了两遍，会过意来，认得是红玉所做，不觉微微一笑。杨御史看见，道：“吴老先为何笑？其中必有缘故。不说明，小弟决不吃酒！”吴翰林只是笑，不做声。白公也笑道：“小弟为不做诗，罚了许多；今诗既做了，年兄自然要饮，有甚疑心处，难道是假的不成？”杨御史道：“吴老先笑得古怪，毕竟有些缘故。”苏御史因看着吴翰林道：“这一定是老先见白年兄醉了，代做的了。”吴翰林道：“愧死！小弟如何做得出？”杨御史道：“若不是老先代做，白年兄门下又不见有馆客，是谁做的？”吴翰林只不做声，但是笑。白公笑道：“难道小弟便做不出，定要别人代笔？”杨御史道：“怎敢说年兄做不出，只是吴老先笑得有因。你们亲亲相护，定是做成圈套，哄骗小弟吃酒。且先罚吴老先三大杯，然后小弟再吃。”一面叫人筛一大杯，送与吴翰林。

吴翰林笑道：“不消罚小弟，小弟也不知是不是。据小弟想来，此诗也非做圈套骗老先吃酒，决是舍甥女恐怕父亲醉了，故此代为捉刀耳。”杨、苏二御史听了，俱各大惊。因问白公道：“果是令爱佳作否？”白公道：“实是小女见弟醉了代做，聊以塞责。”杨、苏二御史惊叹道：“原来白年兄令爱有如此美才！不独闺阁所无，即天下所称诗人韵士，亦未有也！小弟空与白年兄做了半生同年，竟不知令爱能诗识字如此。可敬，可敬！”吴翰林道：“舍甥女不独诗才隽美，且无书不读，下笔成文，千言立就。”苏御史道：“如此可谓女中之学士也！”白公道：“衰暮独夫，有女虽才，却也无用。”

苏御史道：“小弟记得令爱今年只好十六七岁。”白公道：“今年是一十六岁。”杨御史道：“曾许字人否？”白公道：“一来为小弟暮年无子，二来因老妻去世太早，娇养惯了，所以直至今日，尚未许聘。”杨御史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任是如何娇养，也不可愆于归之期。”吴翰林道：“也不是定要愆期，只为难寻佳婿。”杨御史道：“偌大长安，岂无一富贵之子可嫁？小弟明日定要作伐！”

白公道：“闲话且不要说，三兄且请完了佳作。”苏御史道：“珠玉在前，自惭形秽，其实完不得了。每人情愿罚酒三杯，何如？”杨御史道：“说得有理。小弟情愿吃。”吴翰林诗虽将完，因见他二人受罚，也就不写出来，同罚了三大杯。只因这一首诗使人敬爱，大家谈笑欢饮，直至上灯才散。正

闺阁（kūn，音捆）——特指内室，亦借指妇女。

愆（qiān，音牵）期——延迟、过期的意思。

是：

白发诗翁吟不就，红颜闺女等闲题。

始知天地山川秀，偏是娥眉领略齐。

三人散去，不知又作何状，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老御史为儿谋妇

诗曰：

凭君传语寄登徒，只合人间媚野狐。

若有佳人怀吉士，从无淑女爱金夫。

甘心合处锦添锦，强得圆时觚不觚。

再莫凿空施妄想，任他才与色相图。

话说杨御史自从在白公衙里赏菊饮酒，见了白小姐诗句，便思量要求与儿子为妻，原来杨御史有一子一女，儿子叫做杨芳，年才二十岁，人物虽不甚丑，只是文章学问难对人言。赖杨御史之力，替他夤缘，到中了江西乡试。因会试不中，就随在任上读书。杨御史虽怀此心，却知道白公为人执拗，在女婿上留心选择，轻易开口，决不能成。再三思想，并无计策。

忽一日，拜客回来，刚到衙门首，只见一个青衣人，手捧着一封书，跪在道旁禀道：“浙江王爷有书候问老爷。”杨御史看见，便问：“是吏部王爷么？”青衣人答道：“正是吏部王爷。”杨御史随叫长班接了书，分付来人伺候。遂下马进到私衙内，一面脱去公服，一面就拆开书看。只见上面写着：

“年弟王国谏顿首拜：

弟自让部归来，不获与年台聚首于京师者，春忽冬矣。年台霜威严肃，百僚不振而清。远人闻之，曷胜欣仰！兹者，同乡友人廖德明，原系儒者，既精风鉴，复善星平，往往有前知之妙。弟颇重之。今挟术游长安，敢献之门下，以为蓍龟之一助。幸赐睞睐而吹嘘焉，感不独在廖生也。草草奉渎，不宣。”

杨御史看完了书，知道是荐星相之士，撇不过同年面情，只得分付长班道：“你去看王爷荐的廖相公可在外面；如在，可请进来。”长班出去不多时，先拿名帖进来禀道：“廖相公请进来了。”

须臾，只见一人从阶下走进来。怎生模样？但见：

头戴方巾，身穿野服：头戴方巾，强赖作斯文一脉；身穿野服，假装出隐逸三分。髭须短而不长，有类蓬蓬乱草；眼睛大而欠秀，浑如落落弹丸。见了人前趋后拱，浑身都是谦恭；说话时左顾右盼，满脸尽皆势利。虽然以星相为名，到全靠逢迎作主。

杨御史见了，即迎进厅来。见毕礼，分宾主而坐。廖德明先开口说道：“久仰台光，无由进谒。今蒙王老先生介绍，得赐登龙。喜出望外。”杨御史道：“王年兄书中甚称兄高明有道，今接芝宇，果是不凡。”须臾茶罢。杨御史又问道：“兄抱此异术而来，京师中相知必多。”廖德明道：“晚生素性矜守，懒于干人。虽还有几封荐书，晚生恐怕贤愚不等，为人所轻，也未必去了。今日谒过老先生，明日也只好还去见敝乡的陈相公、余少保、石都督、白太常三四位贤卿相罢了。”

杨御史听见说要见白太常，便打动心事。因问道：“白太常莫不就是敝同年白太玄么？”廖德明道：“正是贵同年白老先生。”杨御史听了，心中暗想道：“这段姻缘，要在此人身上做得过脉。”因分付左右摆饭，一面就邀廖德明往书房中去坐。廖德明辞道：“晚生初得识荆，尚未献技，怎么就

蓍（shǐ，音诗）龟——蓍草和龟甲，古代用来占卜吉凶。

睞（lài，音赖）睐——斜视和旁视，不正视之意。

芝宇——眉宇的美称，旧时书信中常用以指对方的神采，表示敬爱。

好相搅？”杨御史道：“若是他人，我学生也不轻留；兄乃高明之士，正有事请教，到不必拘礼。”遂同到书房中坐下。

坐了一歇，廖德明就说道：“老先生请转正尊容，待晚生观一观气色，何如？”杨御史道：“学生到不消劳动。到是小儿有一八字求教罢。”廖德明道：“这个当得。”杨御史随叫左右取过文房四宝，写了四柱，递与廖德明。廖德明细细看了一遍道：“令公子先生这尊造，八字清奇，五行相配，真如桂林一枝、昆山片玉，又兼计罗截出恩星，少年登科自不必说。目下二十岁，尚在酉限，虽见头角峥嵘，犹不为奇。若到了二十五岁，运行丙子南方，看凤池独步，翰苑遨游，方是他得意之时。只是妻宫不宜太早，早了便有刑克。”杨御史笑道：“算得准！算得准！小儿自会试不曾中得，发愤在衙读书。每每与他议亲，他决不肯从，直要等中了进士方肯议亲。我只道他是痴心妄想，原来命中原该如此。”廖德明道：“富贵皆由命里带来，岂人力所能强求！”又问道：“令公子难道从未曾娶过？”杨御史道：“曾定过敝乡刘都堂的孙女，不料未过门就死了，所以直蹉跎至此。”廖德明道：“既然克过，这命才准。只是后来这头亲事，须选一个有福的夫人之命，方配得过。”

正说着，左右排上酒来。杨御史逊了坐，二人坐下，一边饮酒，一边廖德明又问道：“令公子近日有甚宅院来议亲么？”杨御史道：“连日来议亲者颇多，说来皆是富贵娇痴，多不中小儿之意。近闻得白年兄有一令爱，玉容与才华俱称绝世。前日学生在白年兄衙中饮酒，酒后分韵做诗，白年兄醉了，未曾做得。他令爱就暗暗代他做了一首，清新秀美，使我辈同年中几个老诗人俱动手不得。”廖德明道：“白小姐既有如此才华，可谓仕女班头矣；令公子又乃文章魁首，自是天地生成一对好夫妻。况老先生又系与白公同年，正是门当户对。何不遣媒一说？”杨御史道：“此虽美事，只是敝同年这老儿，生性有些古怪。他要求人，便千肯万肯；若是你去求他，便推三阻四，偏有许多话儿！所以学生不屑下气先去开口，这两日闻知他择婿甚急，若得其中有一相知，将小儿才学细细说与此老知道，使此老心肯意肯，然后遣媒一说，便容易成了。”廖德明道：“老先生所见最高。只怕晚生言轻人微，不足取信。明日往候白公时，倘有机会，细细将令公子雄才大志说与他知。”杨御史道：“既有此高情，切不可说出是学生之意。”廖德明笑道：“这个晚生知道。这也不独为令公子求此淑女，送这等一个佳婿与白公，还是他得便宜。”

二人话得投机，又饮了数杯，方才吃饭。吃完了饭，廖德明就辞起身。杨御史道：“尊寓在何处？尚未曾奉拜。”廖德明道：“小寓暂借在浙直会馆中。怎敢重劳台驾！”说毕，送出厅来。到了门，杨御史又嘱咐道：“此事若成，决当重谢。”廖德明连道：“不敢！”方才别去。正是：

曲人到处皆奸巧，诡士从来只诈谋。

岂料天心原有定，空劳明月下金钩。

杨御史送了廖德明回衙不题。且说廖德明受了杨御史之托，巴不得成就此事，就有托身之地。回到馆中，宿了一夜。次早起来，梳洗毕，收拾些饭吃了，依旧叫家人拿了王吏部的荐书，竟望白太常私衙而来。

四柱——古代算命是以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时干支为“四柱”，如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合为“八字”，据以分析其间的复杂关系，推算出一生的福禄寿财婚娶等。

到了衙前，先将王吏部的书投进去。等了一会，方见一个长班出来相请。廖德明进到厅上，又坐了一歇，白公方才出来相见。叙过来意，吃了茶，白公便问道：“玉年兄称先生风鉴如神，但学生衰朽之夫，岂足以当大观？”廖德明道：“老先生道光德誉，天下景仰，非晚生末术所能浅窥。倘不鄙弃，请正台颜，容晚生仰测一二。”白公将椅子向上移了一移，转过脸来道：“君子问灾不问福，请先生勿隐。”

廖德明定睛细细看了一晌，因说道：“观公神凝形正，岩岩有山岳之气象，更兼双眉分耸入鬓，两眼炯炯如寒星，为人一生高傲，行事清奇古怪，处艰难最有担当，遇患难极重义气。最妙在准头隆直，五岳朝归，这富贵只怕今生享他无尽。只恨眼神太清了。神清则伤子嗣。——说便是这等说，却喜地阁丰厚，到底不是孤相。将来或是犹子，或是半子，当有一番奇遇，转高出寻常箕裘之外。”白公叹道：“学生子息上久已绝望，若得个半子相依，晚年之愿足矣。若说眼前这些富贵，不瞒先生说，真不异浮云敝屣！”廖德明道：“据老先生之高怀，虽不恋此；若据晚生相中看来，这富贵正无了期，子息上虽非亲生，定有一番奇遇。目下印堂红黑交侵，若不见喜，必有小灾，却不妨。老先生可牢记此言，到期自验了，方知晚生不是面欺。”白公道：“多承指迷，敢不心佩！”正相完，左右又换了一道茶来。

吃了茶，白公又问道：“先生自浙到京师，水陆三千余里，阅人必多。当今少年才士，曾看得几人中意？”廖德明道：“晚生一路看来，若论寻常科甲，处处皆有。倘要求旷世奇才、名重天下之人，惟有杨御史杨公令公子，方才当得起。”白公惊问道：“是哪个杨公？难道就是敝同年杨子猷？”廖德明道：“是江右诤廷诏的，到不知可是贵同年？”白公道：“正是。他只得一位乃郎，前年中了乡榜。学生曾见过，其人也只寻常，就是朱卷亦不见怎么过人。为何先生独取此子？”廖德明道：“若论文章一道，晚生不敢深辨；若从他星命看来，文昌缠斗，当有苏学士之才华，异日自是第一人，玉堂金马。不但星命，就是他已叨乡荐，今年二十岁，终日藏修，尚未肯议亲，只这一段念头，也不可及。老先生莫要等闲错过！”白公道：“原来如此！学生到也不知。”

二人又说了些闲话，廖德明就起身告辞。白公道：“本该留先生在此小酌三杯，奈一个敝相知见招，在李皇亲庄上，来催早去，有慢先生，多得罪了。”随叫家人封了一两代仪，送与廖德明，廖德明打一恭受了，再三致谢出门，随即将此话报与杨御史去了，不题。

且说白公自听了廖德明一席话，心下就有几分打动了。便要访问杨公子消息，又不好对外人说。恰好吴翰林来访他，白公就留在书房中小饮。二人饮到半酣，白公因问道：“杨子猷的乃郎你曾见么？”吴翰林道：“你为何问他？”白公道：“前日敝同年荐一个相士来，我偶问及他京师中谁家子侄多才而贤，他就盛称老杨的乃郎，以为后来第一才人，且以鼎甲相期。小弟因为红玉亲事，恐怕当面错过，所以问他。不知他的文字如何？”吴翰林道：“他是《诗》二房陆知县的门生。文字虽未曾见，人是见过的，却也不曾留心。如今细细想起来，也不象个大才之人。就是老杨，从也不见夸奖。若果真好，他怎肯自家埋没了？”白公道：“我也是这等疑心。那相士又说今

箕(jī, 音基)裘——《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意指儿子往往继承父业，后因以“箕裘”比喻祖先的事业。

年二十岁尚未议婚，说他立志必要登了甲榜，方肯洞房花烛。若果有此志，便后生可畏，定他不得了。”吴翰林道：“这也不难。到等明日小弟设一席，请他父子来一叙，再面观其动静，才不才便可知矣。”白公道：“此最有理。”二人商量定，又吃了半日酒，方才别去。

到次日，吴翰林就差长班下两个请帖，去请杨御史父子即日私衙小叙。

这日，杨御史因得了廖德明的信，知道白公已有几分心允，正欲央人去说亲，忽见吴翰林来请他父子吃酒，便满心欢喜，暗想道：“若不是白家老儿听了廖德明之言，老吴为何请我父子两个？亲事必定有几分妥贴！”只愁儿子无真实之才，恐怕一言两语露出马脚。欲托故不去，又恐老白生疑。又想道：“就去也不妨：他人物也还充得过，况他已是举人，料不好席上考他。”就答应了“都来”。

打发来人去了，就叫儿子杨芳打扮得齐齐整整，又分付道：“你到那里，需要谦逊，不可多言。倘若要你作文做诗，你只回说：‘父执在上，小侄焉敢放肆！’”杨芳应诺。原来这杨芳生得人物到也丰厚，只是禀性愚蠢。虽是夤缘做了个举人，若重新问他七个题目，只怕他还有一半记不清白。这日到午后，吴翰林着人来催，杨御史就领了杨芳，骑马而来。

此时白公已先在衙中多时。左右报：“杨御史来。”吴翰林就出来，迎接进厅。先是白公与杨御史相见。杨御史要让白公，白公再三不肯，道：“小弟今日特来奉陪，又是舍亲处，决无此理！”逊了一会，还是杨御史僭了。吴翰林也见过，就是杨芳与白公见礼。白公也还要逊让杨芳，杨芳忙推让道：“年伯在上，小侄焉敢放肆！”杨御史就用手扯过白公到左边来，说道：“年兄，这就不是了，子侄辈当教之以正。”白公不得已，只得僭了。相见毕，让坐。杨御史在东边第一，白公是西边第一，杨芳转在前面朝上而坐，吴翰林就并坐在白公一带，略将椅子斜些相陪。

一面茶来，一面杨御史就向吴翰林说道：“小弟屡屡欠情，今日为何反辱宠招？”吴翰林道：“自从令郎到京，从不曾申敬，今日治杯水酒，聊表微意。——却不是为老先生。”杨御史道：“子侄辈怎敢当此盛意！今日小儿因贪读书，再不肯来。小弟因说他：‘岂有父执呼唤不来之理！况又有老年伯在此，领教得一日，胜读十年书。’所以才来了。”白公道：“令郎如此用工，难得，难得！”杨御史道：“自小便是如此。他母亲恐他费精神，常常劝戒，他也不听。就是前秋侥幸了，人家要来与他结亲，他决意都辞了。每日只守定几本书，连见小弟也是疏的。小弟常戒他道：‘书不是这等读的。’他总理会不来。”吴翰林道：“这等高才，又肯如此藏修，其志不小。老先生有此千里驹，弟辈亦增光多矣。”闲话了一会，左右报“酒席齐备”，吴翰林就起身递酒定席。大家仍旧照位坐了。

吃了半日，白公与吴翰林留心看杨芳举止动静，再不见杨芳开口说话；但问他话，就是杨御史代他答应，一时看不出深浅。又吃了一会，吴翰林便送杨御史行令。杨御史谦逊了一会，方才受了。因说道：“酒也多了，只取‘红’罢，一‘红’一杯，自饮。”吴翰林道：“太容易了，还要另请教严些。”白公道：“令既出了，如何又改？只是求添一底罢。”杨御史道：“这也使得。”因掷下，却只得一个“红”，止该一杯酒。左右斟上，杨御史吃

行令——旧时饮酒时助兴取乐的游戏。推一人为令官，余者听令轮流说诗词或其他游戏。还定有许多限制，违令或负者罚饮。如此处限以“红”“白”说诗及其解释。

干，道：“就说一个‘红’字罢：‘霜叶红于二月花。’”——此时是十月初旬，正是白云红树，故杨御史说此一句，盖为时景而发。说罢，就送盆与白公。

白公要逊杨芳，杨芳不肯。白公只得掷了，却是两个“红”。白公吃一杯，说道：“‘万绿丛中红一点。’”——盖默喻红玉之美。又吃一杯，说道：“‘红紫不以为袞服。’”——又喻婚姻非等闲可求也。说完，即送杨芳。

杨芳力推吴翰林，吴翰林笑说道：“难道教主人僭客？”杨芳推辞不过，只得受了。因说道：“父执之前，小侄告饮一杯，不敢放肆。”吴翰林道：“岂有此理，自然要领教。”白公道：“通家之饮，何必太拘！”杨御史料推辞不过，只得说道：“到不如从命罢。”杨芳没奈何，立起身来一掷，却不凑巧，到是三个“红”。左右斟上一杯，杨芳吃了，说道：“‘一色杏花红十里。’”白公心下暗想道：“虽然不合时景，或者自道其少年志气，到也使得。”第二杯，杨芳酒便吃了，酒底却费思量。假推未干，换了一会，忽想起，说道：“‘御水流红叶。’”杨御史听了，自觉说得不雅，又不好说不好，又不好不说，只得微笑了一声。白公也不做声，转疑是杨芳有意求亲，故说此语，反不觉其窘而偶然撞着。到了第三杯，杨芳实实没了酒底，只推醉吃不得，再三告免。吴翰林原自有心，那里肯听？白公又在旁帮助，杨芳推不脱，只得拿起酒来，颠倒在《千家诗》上搜索。

杨御史初意。只道“红”字酒底容易，一两个也还说得来。不料掷了三个，见杨芳说不来着急，又不好代他说，要提醒他一个经书与唐诗中的，知他不晓得，只得在《千家诗》上想了一句，假做说闲话道：“如今朝廷多事，你我做侍臣的，日日趋朝，‘淡月疏星’，良不容易。到不如那些罢归林下的，甚是安闲。”此乃是杨御史以“淡月疏星”之一诗提醒杨芳，口中虽然说着，却以目视杨芳。白公与吴翰林一时不解，因葫芦答道：“正是如此。”杨芳见父亲以目看他，知是提醒；又闻“淡月疏星”、“侍臣”之言，一时想起，满心欢喜。因将酒吃干，说道：“‘一朵红云捧玉皇。’”白公会过意来，转赞一声：“好！”杨芳见白公赞好，遂欣欣然将盆送与吴翰林。

吴翰林掷下，转是一个“红”。也吃一杯，说道：“‘酒入四肢红玉软。’”令完了，吴翰林便斟一大杯，送杨御史谢令。

杨御史接了酒，一面饮，一面看着杨芳说道：“诗词一道，固是风雅，文人所不可少，然最于举业有妨，必功成名就，乃可游心寄兴。似汝等小生后进，只宜专心经史，断不可看见前辈名公渊博之妙，便思驰骛。此心一放，收敛便难。往往见人家少年俊才而不成器者，多坐此病痛也。最宜戒之！”因回顾白公道：“年兄，你道小弟之言是否？”白公道：“年兄高论，自是少年龟鉴。然令郎天资英迈，才学性成，又非年兄所限也。”

吴翰林见杨御史酒吃完了，就要送令与杨芳。杨御史见了，慌忙立起身来说道：“要送令，自是白年兄。——然酒多了，且告少停。”白公亦立起身说道：“也罢，且从命散散，换过席再坐罢。”吴翰林不敢强，遂邀三人过厅东一个小轩子里闲步。

《千家诗》——《分门类纂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的简称。南宋刘克庄编。克庄号后村居士，故也称《后村千家诗》。另有《新镌五言千家诗》，题王桐选注；《重订千家诗》题谢枋得选、王桐注，选编注解都较肤浅，当是托名之作。旧时以《千家诗》为启蒙读物。

这轩子虽不甚大，然图书四壁，花竹满阶，殊觉清幽，乃是吴翰林习静之处。大家到了轩子中，四下里观看了一回，杨御史与白公就往阶下僻静处去小便，惟吴翰林陪杨芳在轩子边立着。杨芳抬头，忽见上面横着一个扁额，题的是“弗告轩”三字。杨芳自恃信得这三个字，便只管注目而视。吴翰林见杨芳细看，便说道：“此三字乃是吴聘君与弼所书，点画遒劲，可称名笔。”杨芳要卖弄识字，便答道：“果是名笔。这‘轩’字也还平常，这‘弗告’二字，写得入神！”却将“告”字读作常音，不知“弗告”二字盖取《诗经》上“弗谖”“弗告”之义，这“告”字当读与“谷”字同音。吴翰林听了，心下明白，便糊涂应道：“正是。”有诗道得好：

稳口善面，龙蛇难辨。

只做一声，丑态尽见。

正说完，杨御史同白公小便完走来。大家又说些闲话，吴翰林就复邀上席，又要送令。杨芳让白公，白公又推杨芳，两下都不肯行。杨御史也恐行令弄出丑来，便乘机说道：“年兄既不肯行，小儿焉有僭妄之理？到不如谈谈，领一杯为妙。——只是小弟不该独僭。”白公道：“见教得是。但酒却要吃得爽利。”杨御史道：“知己相对，安敢不醉！”吴翰林遂叫左右各奉大杯。四人一头说，一头吃，又吃了半日，大家都微有醉意。杨御史恐白公酒酣兴起，要作诗赋，遂装作大醉，同杨芳力辞起身而别。正是：

客有两双手，主有四只目。

掩虽掩得神，看亦看得毒。

杨御史父子别去不题。却说吴翰林复留白公重酌，就将杨芳错念“弗告”之言说了一遍。白公道：“我见他说酒底艰难，已知其无实学；况他又是《诗经》‘弗告’二字再读差了，其不通可知。星相之不足凭如此！”吴翰林笑道：“你又愚了！相士之言，未必非老杨因甥女前日题诗，故遣来作说客耳！”白公连连点头道：“是，是，非今日一试，几乎落他局中！”二人又说了一会，又饮了几杯，方才别去。正是：

他人固有心，予亦能忖度。

千机与万关，一毫不差错。

且说杨御史自从饮酒回来，只道儿子不曾露出破绽，心下暗喜道：“这亲事大约可成。但只是央谁人为媒方好？”又想道：“此老倔强，若央了权贵去讲，他又道我以势压他。莫若只央苏方回去，彼此同年，又是相知，再没得说了。”主意已定，正要去拜苏御史，忽长班来禀道：“昨日都察院有传单，今日公堂议事。此时该去了。”杨御史道：“我到忘了！”又想道：“苏方回少不得也要来。”遂叫左右备马，竟到都察院公堂来。

此时众御史已有来的，苏御史恰好亦到，大家见过。却原来是朝廷要差一官，往北迎请上皇，兼送寒衣，因吏部久不推上，故有旨着九卿科道会议荐举。故都察院先命众御史私议定了，然后好公议。众御史议了一回，各有所私，不敢出口，都上堂来打一恭道：“迎请上皇，要只身虏庭，不辱君命，必须才干、智略、胆气、骨力兼全之人，方才去得。一时恐难乱举。容各职回去，细思一人报堂，以凭堂翁大人裁定。”堂上应了，大家遂一哄散去。正是：

“弗谖”“弗告”（xū ān，音宣）——谖，忘记。语出《诗·卫风·考槃》：“弗告”“永矢弗谖”。
迎请上皇，兼送寒衣——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也先所俘。此处则指北使议和之事。

公事当庭议，如何归去思？

大都臣子意，十九为存私！

众御史散了，杨御史连忙策马赶上苏御史，说道：“小弟正有一事相求，要到尊寓。”苏御史道：“年兄有何事，何不就此见教？”杨御史道：“别的事路上好讲，此事必须要到尊寓说，方才是礼。”二人一面说，一面并马而行。不多时，到了苏御史私衙，二人下马，同进厅来坐下。

苏御史问道：“年兄有何见教？”杨御史道：“别无他事，只因小儿亲事，要求年兄作伐。”苏御史道：“去秋令郎已魁乡榜，为何尚未毕姻？”杨御史道：“小儿今年是二十岁，前年侥幸，敝乡争来议亲。因他立志要求一个贤才之女，所以直迟至今。前日同年兄在白太玄家饮酒，见他令爱既能代父吟诗，则贤而有才可知。小弟归家与小儿说知，小儿大有怀求淑女之意。小弟想，白年兄性气高傲，若央别人去说，恐言语不投，不能成事；同年中惟年兄与彼投契，小弟又叨在爱下，故敢斗胆相求。不知年兄肯周旋否？”苏御史道：“此乃婚姻美事，小弟自当赞襄。但只是白年兄性气耿直，年兄所知。他若肯时，不论何人，千肯万肯；他若不允，任是相知，也难撮合。但年兄此事，在令郎少年高才，自是彼所深慕，必无不允之理。今日迟了，不恭，明早小弟即去道达年兄之命，看他从违，再来奉复。”杨御史打一恭道：“多感，多感！”说罢了，就起身别去。只因此一说，有分教：塞北驰孤飞之客，江南走失旅之人。正是：

意有所图，千方百计。

成败在天，人谋何济！

苏御史去说，不知允与不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白太常难途托娇女

诗曰：

缓急人生所不无，全凭亲友力相扶。

苏洪大节因为使，婴杵高名在立孤。

仗义终须收义报，弄谗到底伏谗辜。

是非岂独天张主，人事从来不可诬。

却说苏御史，因杨御史托他向白太常求亲，心下也忖知有万分难成，却不好径自回复。到次日，只得来见白太常求亲。

白太常尚未起身，叫人请苏御史书房中坐下，忙忙梳洗出来相见。因问道：“年兄今日为何出门太早？”苏御史道：“受人之托，又有求于人，安得不早？”白太常问道：“年兄受何人之托？又求于何人？”苏御史道：“小弟受了杨子献之托，要求于年兄。”白公见说话有因，已知来意，便先说道：“杨子献既托年兄要求小弟，只除了亲事，余者再无不领命之理。”苏御史大笑道：“年兄通仙了，正为此事！昨日老杨同在公堂议事，议完了，他就同到小寓说道，因前日见令爱佳章，知贤淑多才，甚生欣慕，意欲丝萝附乔，故以柯斧托弟。小弟也知此事未必当年兄之意，无奈他再三恳求，不好率尔回他，只得来告之年兄。允与不允，一听年兄上裁，小弟也不敢劝勉。”白公道：“此事小弟几乎被他愚了！”苏御史道：“却是为何？”白公遂将相士廖德明之言与吴翰林请酒及错读“弗告轩”之事，细细说了一遍，道：“若不是小弟与舍亲细心，岂不落彼局中乎？”苏御史道：“他乃郎之事，小弟尽知。他是《诗》二房金谿知县陆文明取的。前年江西刘按台要参陆知县，却得老杨之力，为他周旋，故此陆知县即以此相报。前日老杨尚要为陆知县谋行取，却是朱英不肯而止。由此看来，他乃郎无真才可知。如何配得令爱？”白公道：“这些事俱不必题。年兄复他，只道小弟不允便了。”苏御史道：“小弟知道。”说罢就要起身，白公那里肯放，只留下小酌数杯，吃了早饭，方才放去。正是：

道义原相合，邪正自不投。

人生当见谅，何必强相求？

却说苏御史别了白公，也不回寓，就竟到杨御史家来。杨御史接着，道：“重劳年兄，何以图报！”苏御史道：“劳而无功，望年兄勿罪。”杨御史道：“难道白年兄不允？”苏御史道：“小弟今日往见白年兄，即以年兄之命达上。他说道，本当从命，一者令郎高才，柔弱小娃岂堪作配；二者白年兄无嗣，父女相依久矣，况贵省悬远，亦难轻别；三者年尚幼小，更欲稍待，故不能从教。”杨御史道：“这些话俱是饰词！小弟知他意思，大都是嫌小弟穷官。门户不当对耳！既不肯，便也罢了。小儿虽庸才，未必便至无妇；他令爱十六岁，也不小了；江西虽远，难道终身留在家里不嫁？只看他嫁何等人家，甚么才子！”苏御史道：“年兄不必动气。白年兄爱女之心，一时

苏洪大节因为使，婴杵高名在立孤——苏指汉苏武（？—前60）出使匈奴被扣，坚持拒降十九年，始被遣回朝；洪指南宋洪迈（1123—1202），曾北使金国，几被拘留，全节而归；婴杵，指战国晋赵盾门客程婴和公孙许白，一舍子一舍身救了为仇家屠岸贾陷害的赵氏孤儿，留下义士美名。

丝萝附乔——兔丝和女萝都是蔓生植物，纠结一起，攀附乔木，不易分开，后因用“丝萝”比喻婚姻。

柯斧——指作媒之事。

固执，又兼小弟不善词令，未能开悟，或者有时回思转悟，亦未可知。年兄既为令郎选求贤助，不妨缓缓，再烦媒妁。”杨御史道：“年兄之言不听，再有何人可与他说？也罢，小弟求他既不允，然天下事料不定，或者他到来求小弟，也不可不知。只是重劳年兄为不当耳。”苏御史见杨御史发急，因说道：“小弟极力撮合，争奈此老执拗，叫小弟也无法。只得且告别，容有机会，再当劝成。”杨御史道：“重劳重劳！多感多感！”说罢，苏御史遂作别而去。正是：

喜非容易易于怒，恩不能多多在仇。

半世相知知不固，一时怀恨恨无休。

却说杨御史送了苏御史出门，自家回进内厅坐下，越想越恼：“这老儿这等可恶！你既不肯，为何前日又叫老吴治酒请我父子”这不是明明奚落我了？况他往往恃有才情，将我傲慢，我因念是同年，不与他计较。就是前日赏菊做诗吃酒，不知使了多少气质，我也忍了他的。就是这头亲事，我来求你，也不辱没了你，为何就不允？我如今必寻一事，处他一处，方才出我之气！”又想了一会，道：“有计在此！前日我说皇上要差人迎请上皇便是难事，他却笑我没丈夫气。昨日朝廷着我衙门中会议，要各人荐举，我正无人可荐，何不就将他荐了上去，等他这有丈夫气的且往虜庭去走一遭。况他又无子息，看他将此弱女托与何人！只恐到那时节，求我做亲也是迟了。”算计已定，便写一揭，说：“太常正卿白玄，老成历练，大有才气，若充迎请上皇之使，定能不辱君命。伏以奏请定夺。”暗暗的送上堂来。

都察院正苦无人，得了此揭，即知会九卿，恰好六科也公荐了都给事中李实，大家随将二人名字荐上。到次日，旨意下：“将二人俱加部堂职衔，充正副使，候问上皇，兼讲和修好。限五日即行。俟归另行升赏。”

旨意下了，早有报人报到白太常私衙来。白太常闻知，心下呆了一呆，暗想道：“这是谁人陷我？”又想到：“再无他人，定是杨廷诏贼奸人，因亲事不遂，故与我作对头耳！虽然他怀私陷我，然我想，如今上皇困身虜庭，为臣子的正当去问候一番，或乘此讲和，迎请还朝，则我重出来做官一场，也不枉然。但只是我此去，虜情难测，归来迟速不可知，红玉一弱女，如何可以独住？况杨家老贼既已与我为难，我去之后，必然另生风波，防范不谨，必遭毒手……”

正踌躇间，忽报苏御史来拜，白公忙出来相见。苏御史揖也不作完，就说道：“有这等事！老杨竟不成人！为前日婚事不成，竟瞒着我，将年兄名字暗暗揭上堂去。今早命下，我方晓得；随即寻他去讲，他只躲了不见。小弟没法，方才约了几个同寅，去见王相公，备说他求亲，年兄不肯，故起此衅的缘故。王相公听了，也觉不平。他说道：“但是命下了，不可挽回，除非是年兄出一纸病揭，待敝衙门再公举一人，方好于中宛转。故此小弟来见

争奈——怎奈、无奈。

气质——指发了态度。

虜庭——指瓦剌政权。

揭（jiē，音节）——揭帖，明代内阁向皇帝直奏的机密文件。日后使用广泛，凡公开的私人启事亦称揭帖，其不具名而有揭发性质的称为“匿名揭帖”。

九卿——通常指中央行政机关的总称，九卿各部则专掌本部事务。

六科——旧时官制中央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年兄。当速图之，不可缓了。”白公道：“深感年兄盛意。但此事虽是老杨陷我，然圣旨既下，即是朝廷之事，为臣子者岂可推托？若以病辞，不独得罪名教，亦为老杨所笑也。”苏御史道：“年兄之论固正，但只是年兄迟暮之年，当此严冷之际，塞外驰驱，良不容易。”白公道：“上皇且陷穷庐，何况微臣，敢惜劳苦！”苏御史惨然叹息道：“年兄忠义之心，可质鬼神矣！不独老杨禽兽作千古罪人，即弟以小人之心推测君子，亦应抱愧！然良友犯难远行，而弟辈倦倦之衷，终不能释然。奈何，奈何！”白公亦惨然道：“年兄骨肉之爱，弟非草木，岂不知感。然此身既在名教中，平生所学何事，敢不以孤忠自矢！若当颠沛，而只以死生恩怨为心，则与老杨何异？”苏御史道：“年兄高怀烈志，弟辈不及多矣。然天相吉人，自当乘危而安。但弟辈局量褊浅，不能与此等小人为伍；况长安险地，年兄行后，小弟决要讨一差离此矣。”白公道：“讨得一差，到强如在此。”说罢，就要邀苏御史书房去坐。苏御史不肯，道：“此何时，尚可闲坐耶！”遂起身辞去。正是：

爱饮只疑为酒客，喜吟尽道是诗人。

何期使命交奴隶，不避艰难一老臣！

白公送了苏御史出门，即进内衙，将前事与红玉小姐说知。小姐听了，吓得面如土色，不觉扑簌簌泪如雨下，连连顿足说道：“此事怎了！此事怎了！到是孩儿害了爹爹！儿闻奴囚沙漠之地，寒冷异常，况当此隆冬，霜雪载道，虽壮年之人亦难轻往，况爹爹偌大年纪，如何去得？这明明是杨家老畜生因孩儿婚事不成，故把爹爹陷害。爹爹何不上一疏，将此事细细奏知，就告病弃官。或者圣明怜念，也不见得。”白公道：“方才苏方回也是你一般意思，已代我在阁中说明，叫我出揭告病，他好代我挽回。但我想此事，关我一生名节。我若告病，知道的，说是杨廷诏害我；不知道的，只道我临难退缩了。我想，我为王振弄权，挂冠林下，谁不钦敬，故有今日之起。今日既来做官，当此国步艰难之际，出使乏人，若再四推却，便是虎头蛇尾，两截人了，岂不成千古罪人？如何使得！”小姐掩泪道：“爹爹此言，俱是为臣大义，非儿女所知。只是此一去，塞北寒苦，暮年难堪；且闻逆奴狼子野心，倚强恃暴，素轻中国，上皇且不知生死，况一介使臣乎！爹爹身入虎口，岂无不测之虑？”白公道：“他虽是夷虏，尚知礼义，近闻我中国有主，每每有悔祸之心。况上皇在彼，屡现灵异，不能加害。昨日北使来要讲和，似是真情。我为使臣往答，亦彼此常礼，决不至于加害。但只是我行之后，汝一孤弱之女，岂可独处于此？况杨家老贼，其心不死，必来罗致，叫我如何放得心下！”

小姐道：“爹爹一大臣，奉王命出使，家眷封锁在此，彼虽奸狡，亦无可奈何。”白公道：“奸人之心，如鬼如蜮，岂可以平常意度？若居于此，纵然无事，未免乱我心曲。莫若先送你回去，又虑路远，一时去不及；或者暂寄居山东卢姑娘处，我方放心前往。”小姐道：“回去与寄居固好，但二处皆道路遥远，非一蹴可到。杨贼为人奸险，探知孩儿南回，无非婢仆相随，或于途中生变，反为不美。即使平安到家，去爹爹愈远，那得消息？叫孩儿

褊（biān，音扁）浅——褊，指衣服狭小，引申为狭隘、浅薄。

簌簌（sù，音速）——象声词，也作“簌簌”，流泪的样子。

偌（ruò，音若）大——偌，如此、这般。这么大。

罗致——原意为用网罗网取鸟类，后多用以比喻搜罗或招致财物和人事等。

如何放心？依孩儿想来，莫若将此宅仍旧封锁，只说家眷在内，却将孩儿悄悄寄居舅舅寓处。如此可保无虞，孩儿且可时常打探爹爹消息。”白公道：“此算甚好。”

正欲打发人去接吴翰林来商议，恰好吴翰林闻知此信，特来探望。白公就邀进内衙相见，叫红玉小姐也过来见了。吴翰林道：“我这两日给假在家，此事竟不知道。方才中书科会写敕书，我才晓得，到把我吃了一惊。有这样事！老杨

何一险至此？”白公道：“总是向日赏菊一首诗起的祸根。小弟此去到也不打紧。方才与小女商议，只是他一幼女，无人可托，心下甚是不安。”吴翰林道：“弟所虑者，只怕边塞风霜，惮于前往。姊夫既慨然而行，不以为虑，此正吾辈一生立名节之处。至于女甥之托，有小弟在此，怕他怎的？吾兄只管放心前去，小弟可以一力担当。”白公闻言大喜道：“适才与小女商议，小女之意亦是如此。但弟思者杨奸恶异常，弟行之后，必要别生事端，弟欲托于仁兄，恐怕遗累，不好启齿。即吾兄有此高谊，弟可安心而往矣。”吴翰林道：“老杨虽奸恶，一大臣之女，况有小弟在此，安敢无礼？”小姐道：“孩儿既蒙舅舅应许看顾，爹爹可放心矣。但爹爹去的事情，也须打点。”白公笑道：“你既有托，我的事便已打点完了。我北去的事情，七尺躯即此便是，三寸舌现在口中。他钦限五日要行，不知我要今日行就今日，要明日行就明日，更有何事打点？你且去看酒来，我与母舅痛饮几杯，以作别耳。”小姐闻命，慌忙去叫侍女备了些酒肴，排上来与白公同吴翰林对饮。白公就叫小姐也坐在旁边。

白公吃了数杯，不觉长叹一声，说道：“我想从来君子多受小人之累。小弟今日与吾兄、小女犹然对饮，明日就是匹马胡沙。不知死生何地。仔细思之，总是小人作祟耳。”吴翰林道：“小人虽能播弄君子，而天道从来只福善人。吾兄此一行，风霜劳苦固所不免，然臣子的功名节义，当由此一显，未必非‘盘根错节益见利器’也。”白公道：“仁兄之言，自是吾志。但恨衰迈之年，子嗣全无；止一弱女，又要飘流，今日虽有吾兄可托，而玉镜未归。当此之际，未免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矣。”

小姐坐在旁边，泪眼未干，听了父亲之言，更觉伤情，说道：“爹爹只是为着孩儿，惹下此祸，今到此际，犹系念孩儿，搅乱心曲，是孩儿之罪，上通于天矣！恨不得一死，以释爹爹内顾之忧。但恐孩儿一死，爹爹愈加伤心；又恐有日归来，无人侍奉，益动暮年之感。叫孩儿千思万想，寸心如裂！孩儿既蒙嫡亲舅舅收管，就如母亲在的一般，料自安妥。只望爹爹努力前途，尽心王事，早早还乡，万勿以孩儿为念。况孩儿年纪尚小，婚姻未至愆期，何须着急？爹爹若只管痛念孩儿，叫孩儿置身何地！”

白公一边说话，一边饮酒，此时已是半酣。心虽激烈，然见小姐说到伤心处，也不觉掉下几点泪来，说道：“汉朝苏武出使匈奴，拘留一十九年，髭发尽白，方得归来。宋朝富弼，与契丹讲和，往返数四，得了家书不开，恐乱人意。这都是前贤所为。你为父的虽不才，也读了一生古人书，做了半世朝廷官。今日奉

命而往，岂尽不如前贤，而作此儿女态乎？只是你爹爹这番出山，原为择婿而来，不料佳婿未逢，而先落奸人之局。况你自十一岁上母亲亡过，那一时一刻不在我膝下？今日忽然弃汝远行，心虽铁石，能不悲乎！虽然如此，也只好此时此际。到明日出门之后，致身朝廷，自然将此等念头放下了。”

吴翰林道：“父女远别，自难为情。然事已至此，莫可奈何。况吾兄素负大丈夫气骨，甥女又是识字闺英，若作楚囚之态，闻之杨贼，未免取笑。姊夫既以甥女见托，甥女即吾女也，定当择一佳婿报命。”白公闻言，连忙拭泪改容说道：“吾兄之言，开我茅塞！若肯为小女择一佳婿，则小弟虽死异域，亦含笑矣。”因看着红玉小姐说道：“你明日到舅舅家去，不必说是舅甥，只以父女称呼，便好为你寻亲。”小姐再欲开口，恐怕打动父亲悲伤，只得硬着心肠答道：“谨领爹爹严命。”

大家又吃了一回，不觉天晚。左右掌上灯来，又饮了一回，吴翰林方才起身别去。正是：

江州衫袖千秋湿，易水衣冠万古悲。

莫道英雄不下泪，英雄有泪只偷垂。

到次日，白公才起来，忽长班来报道：“吏部张爷来拜。”白公看名帖，却是吏部文选司郎中张志仁。心下想一想道：“此人与杨御史同乡，想必又为他来。”随出来相见。叙了礼，让坐，左右献茶。

张吏部先开口道：“昨日老先生有此荣升远行，都出自两衙门荐举，并非本部之意。”白公道：“学生衰朽之夫，无才无识，久当病请。昨忽蒙钦命，不知是何人推毂以误朝廷？”张吏部道：“老先生，你道是谁？”白公道：“学生不知。”张吏部道：“不是别人，就是贵同年杨子献之荐。”白公道：“原来就是杨年兄。学生无才，杨年兄所知，为何有此美意？在学生固叨同年之惠，只恐此行无济于事，反辱了杨年兄之荐！”张吏部道：“连学生也不知道。因圣旨要拟部衔，是敝衙门之事。杨先老生见教，细细说起，学生才知。今日特来奉拜。不知老先生此行，还是愿去，还是不愿去？”白公笑道：“老先生何出此言？学生在此做的是朝廷的官，朝廷有命，东西南北，唯命是从，怎么说得个‘愿去’、‘不愿去’？”张吏部道：“学生素仰清德，此来到是一片好意。老先生当以实心见教，不必讳言。”白公道：“学生既蒙老先生垂念，安敢隐情。且请教老先生：愿去是怎么说？不愿去是怎么说？”

张吏部道：“愿去别无他说，明日领了敕书便行。若是不愿去时——学生就实对老先生说了：此事原是杨老先为求令爱姻事不成起的衅端。俗说：‘解铃人还须系铃人’。莫若待学生作伐，老先生曲从了此段姻事，等他另荐一人，替了老先生，老先生就可不去了。况且这段婚姻，同年家门当户对，未为不可。老先生还当细细上裁。”白公笑道：“学生到不知敝同年有如此手段！”张吏部道：“杨老先生他官虽台中，却与石都督最厚，又与国戚汪全交好，内中线索甚灵；就是陈、王两先生，凡他之言，无有不纳。老先生既然在此做官，彼此倚重，也是免不得的。就是此段姻事，他来求老先生，自是美事，何故见拒？”白公道：“若论处世、做官，老先生之教，自是金玉。只是学生素性疏懒，这官做也可，不做也可，最不喜与权贵结纳。就是今日之行，虽出杨年兄之意，然毕竟是朝廷之命。学生既做朝廷之官，只奉朝命而行，杨年兄之荐，为公乎、为私乎，学生所不问也。至于姻事，学生一冷曹，如何敢攀？”张吏部道：“老先生虽无心做官，却也须避祸。此一

江州衫袖千秋湿，易水衣冠万古悲——前句典出唐白居易诗《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后句典出战国燕人荆轲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推毂（g，音谷）——推车前进，比喻推荐人才。

行无论奴虏狡猾，未必便帖然讲和，即使和议可成，而上皇迎请回来好，是不迎请回来好，为功为罪，都出廷臣之口。况老先生行后，令爱一弱女守此处，虎视眈眈，能保无他变乎？”白公听了，勃然变色，说道：“古人有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且死生祸福，天所定也，君所命也。今日既奉使虏庭，此七尺之躯已置之度外，何况功罪！何况弱女！学生头可断，断不受人胁制！”张吏部道：“学生原是为好而来，不知老先生执意如此，倒是学生得罪了。”遂起身辞去。白公送出大门。正是：

势倾如压卵，利诱似吞醇；

除却英雄骨，谁能不失身！

白公送了张吏部出门，心下愈觉不快，道：“杨家老贼，他明明做了手脚，又叫人来卖弄，又要迫胁亲事，这等可恶！只是我如今与他理论，人都道我是畏惧北行，借此生衅，且等我去回来，再讲未迟。但红玉之事，万不宜迟。”即写一札，先送与吴翰林，约他在家等候。随与小姐说道：“杨贼奸恶异常，须要早早避他。如今也等不得我出门了，你须快快收拾些衣物，今夜就要送你到舅舅家去了。”小姐听了，不敢违拗，即忙打点。挨到晚，白公悄悄用二乘小轿——一乘抬小姐，又一乘自坐——暗暗送到吴翰林寓所来。

此时吴翰林已有人俟候，接进后衙。白公先叫小姐拜了吴翰林四拜，随即自与吴翰林也是四拜，说道：“骨肉之情，千金之托，俱在于此。”吴翰林道：“姊夫但请放心，小弟决不辱命！”小姐心中哽咽，只是掩泪低头，一声也说不出。吴翰林还要留白公饮酒，白公说道：“小弟到不敢坐了，恐人知道。”因对小姐说：“爹爹与你此一别，不知何日再得相见……”就要出来。小姐忍不住扯着白公拜了四拜，不觉呜呜咽咽哭将起来。白公亦泫然下泪。吴翰林连忙扯住。父女二人无可如何，只得吞声而别。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白公送了小姐回来，虽然伤心，却觉得身无挂碍，转独吃了一醉。睡到次日早起，到馆中领了敕书回来，将内衙一应尽行封锁，分付家人看守，只说小姐在内。自家只带了两个能干家人并铺陈行李，竟辞了朝廷，移出城外馆驿中住下，候正使李实同行。

原来白公是九卿，原该充正使；李实是给事，原该充副使。因白公昨日唐突了张吏部，故张吏部到将李实加了礼部侍郎之衔，充作正使；白公只加得工部侍郎之衔，作了副使。这也不在白公心下。此时衙门常规，也有公钱的，也有私钱的，大家乱了两日，白公竟同李实往北而去，不题。

却说杨御史，初意也只要白公悔了，求他挽回，就好促成亲事。不料白公傲气，竟挺身出使，婚事决不肯从，也到无法。却又思量道：“亲事不成，白老明日回来，空作这场恶，如何相见？俗说‘一不做，二不休’，莫若乘他不在，弄一手脚，把这亲事好歹成了。到他回来，那时已是亲家，纵然恼怒也不妨了。——是便是，却如何下手？”又想想道：有计在此。前日张吏部、苏御史二人，都曾去为媒，他虽然不允，如今央他二人，只说是亲口许的；再叫杨芳去拜在汪全门下，求他内里赐一吉期，竟自成亲。白老不在，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西汉，霍去病（前140—前117）官骠骑将军，两次大败匈奴贵族，控制了河西地区，打开了通西域之路。汉武帝欲为他建府第，他拒绝说：“匈奴未灭，何（无）以家为。”他前后六次出击匈奴，为汉王朝立了大功。

谁好管他闲事！”算计已定，便暗暗先与张吏部说知。张吏部与杨御史道同志合，一说便肯。到转央张吏部与苏御史说。苏御史闻知，也不推辞，也不承应，含糊答应。恰好湖广巡按有缺，他便暗暗央人与堂翁说，讨了此差。命一下，即慌忙收拾起身。

吴翰林闻知，连忙备酒赶出城外来作饯。因问道：“苏老先为何忽有此命”又行得为此之速？”苏御史叹一口气说道：“对别人小弟也不好说，吴老先生不是别人，便说也不妨。”就将杨御史要他与吏部张爷二人做硬媒，又要叫儿子拜汪全求内助的事，细细说了一遍，道：“吴老先生，你道此事行得否？白年兄又去了，谁好与他出头作对？小弟故急急讨得此差，只是避了他罢！”吴翰林道：“原来为此！”此时送行人多，苏御史吃不上三五杯酒，便起身去了。

吴翰林回来，因想道：“杨家老贼如此妄行！他内里有人，倘或弄出一道旨意来，追求将来，甥女现在我家，就不怕他，也要与他分辨。况太玄临行，再三托我，万一失手，悔之晚矣！倒是老苏脱身之计甚高，我明日莫若也给一假，趁他未动手，先去为妙。”算计定了，明日即给了一假。原来这翰林院本来清闲，此时又不经讲，给假甚是容易。

吴翰林既给了假，又讨了一张勘合，发些人夫，择一吉日，打发家眷出城。原来吴翰林止带得一个妾在京，连白小姐共二人。妾便当了夫人，白小姐便认作亲女。其余婢仆，不过十数余人，赶早出城，无人知觉。正是：

触锋北陷虏庭去，避祸南逃故里来。

谁为朝廷驱正士，奸人之恶甚于豺！

吴翰林不知回去毕竟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吴翰林花下遇才人

诗曰：

高才果得似黄金，买卖何愁没处寻？

雷焕精诚因宝剑，子期气味在瑶琴。

夫妻不少《关雎》韵，朋友应多《伐木》音。

难说相逢尽相遇，遇而不遇最伤心。

却说吴翰林因杨御史作恶，只得给了假，暗带白小姐出京回家，脱离虎口。且喜一路平安，不一月，回到金陵家里。

原来吴翰林也有一女叫做无艳，年十七，长红玉一岁，已定了人家，尚未出嫁。虽是官家小姐，人物却只中中。他与红玉原是舅姑姊妹，吴翰林因受了白公之托，怕杨御史根寻，却将红玉改名无娇，竟与无艳做嫡亲姊妹称呼。又分付家人，只叫大小姐、二小姐。“白”之一字，竟不许提起。

吴翰林到得家，已是残冬。拜拜客，吃得几席酒，转眼已是新春。一心只想着为无娇觅一佳婿，四下访问，再无一人当意。忽一日，合城乡宦有公酒在灵谷寺看梅。原来这灵谷寺看梅，是金陵第一盛景。近寺数里，皆有梅花。或红或白，一路冷香扑鼻。寺中几株绿萼，更是茂盛，到春初开时，诗人游客无数。

这一日，吴翰林也随众同来，到了寺中一看，果然好花。有前人高季迪诗二首，单道那梅花之妙：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其二：

淡淡霜华湿粉痕，谁施绡帐护香温？

诗随十里寻春路，愁在三更挂月村。

飞去只忧云作伴，销来肯信玉为魂。

一尊欲访罗浮客，落叶空山正掩门。

吴翰林同众乡宦吃酒，赏看了半日，到得酒酣换席，大家起身各处玩耍。

吴翰林自来两壁上看那些题咏，也有先辈巨公，也有当时名士，也有古诗，也有词赋，细细看来，大都泛泛，并无出类之才，忽转过一个亭子，只见粉壁上一诗，写得龙蛇飞舞。吴翰林近前一看，上写着：

静骨幽心古澹姿，离离画出一庭诗。

有香赠我魂销矣，无句酬他酒谢之。

雪压倒疑过孟处，月昏横忆嫁林时，

雷焕精诚因宝剑，子期气味在瑶琴——雷焕，晋人，精天文观象，曾得龙泉、太阿两宝剑，能识剑气吉凶；子期，名钟子期，春秋楚人，闻俞伯牙弹琴赋高山流水订为知音。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再抚琴。

《关雎(jū, 音居)》——《诗·周南》篇名，诗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喻求偶。

《伐木》——《诗·小雅》篇名，诗曰：“鸟鸣嚶嚶。”比喻求友。

灵谷寺——南朝梁武帝时建，原名开善寺，明初迁今址，改名“灵谷”。在江苏南京市紫金山东南坡，为当地名胜。

高季迪——明诗人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于斯想见闺人品，妾视桃花婢柳枝。

金陵苏友白题

吴翰林吟咏了数遍，深赞道：“好诗，好诗！清新俊逸。有庾开府、鲍参军之风流！”又见墨迹未干，心下想道：“此必当今少年名士，决非庸腐之徒。”遂将苏友白名字记了。

正徘徊间，忽寺僧送上茶来，吴翰林因指着问道：“你可知这首诗是甚么人题的？”寺僧答道：“适才有一班少年相公，在此饮酒，想必就是他们写的。”吴翰林道：“他们如今到哪里去了？”寺僧道：“因列位老爷有公宴在此，恐不便，是小僧邀到观音院去随喜了。”吴翰林道：“如今还在么？”寺僧道：“不知在也不在。”吴翰林道：“你可去一看，若是在，你可与我请那一位题诗的苏相公，说我要会他一会。”寺僧领命，去不多时，忙来回复道：“那一班相公方才都去了。要着人赶，还赶得上。”吴翰林听见去了，心下怅然道：“此生才虽美矣，不知人物如何？早一步见一见到也妙，既去了，叫人赶转，便非体矣！——不必赶了。”

此时日已平西，众乡宦又请坐席。大家又吃不多一会，就散了，各自归家。吴翰林坐在轿上，叫人将轿帘卷起，傍着夕阳，一路看梅而回。

行不上一二里，只见路旁几株大梅树下，铺着红毡毯子，排着酒盒，坐着一班少年，在那里看花作乐。吴翰林心下疑有苏友白在内，叫把轿子歇下，假做看花，却偷眼看那一班年少：共有五六人，虽年纪俱在二三十之间，然酸的酸，腐的腐，俱只平平。内中惟一生，片巾素服，生得：

美如冠玉，润比明珠。山川秀气，直萃其躬；锦绣文心，有如其面。宛卫玠之清癯，俨潘安之妙丽。并无纨绔行藏，自是风流人物。

吴翰林看在眼里，心下暗想道：“此生若是苏友白，则内外兼美，诚佳婿也！”因悄悄分付一能干家人道：“你暗暗去访那一起饮酒的相公，那一位是苏相公。”家人领命，慢慢沿将过去，因问那挑酒盒的人。问得明白，即回复道：“那一位穿素服、戴片巾的便是苏相公。”吴翰林闻言，心中暗喜道：“好一个人物！若得此生为无娇之婚，不负太玄所托矣！”因又分付家人道：“我先回去，你可暗暗在此，等那苏相公去时，你便跟他去，访他是何等之人、住在何处，家中父母在否、有妻子无妻子。必要问个的确来回我。”家人应诺。吴翰林就叫起轿，依旧一路看花回去。

到次日，家人来回复道：“小人昨日跟了苏相公回去，却住在乌衣巷内。小人细细访问，苏相公是府学生员，父母俱已亡过，家下贫寒，尚未娶妻，祖籍不是金陵人，也没甚么亲戚。”吴翰林听了，心下愈加欢喜，暗想道：“此生既处贫寒，又无妻室，这段婚姻唾手成矣！况他又无父母，即赘于太玄，亦无不可。”又想一想道：“人物固好，诗才固美，但不知举业如何？若只晓得吟诗饮酒，而于举业生疏，后来不能上进，渐渐流入山林词客，亦非全璧。”因又分付家人道：“你还与我到府学中去，查访那苏相公平素有才名没才名，还是考得高得低。”家人访了半日，又来回复道：“这苏相

有庾(yū, 音迂)开府、鲍参军之风流——庾信(513—581)，北朝周诗人，字子山，官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鲍照(约414—466)南朝宋文学家，字明远，为临海王刘子项前军参军，故称“鲍参军”。杜甫有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宛卫玠之清癯，俨潘安之妙丽——卫玠，晋人，字叔良；潘安，晋人，名岳，字安仁。二人均以丰姿美容为时人称道。

公是十七岁上进的学，入学后就没了娘，整整丁了三年忧，旧年是十九岁，才服满。旧年冬底，李学院老爷岁考，才是第一次，案尚未发，不知考得如何。今年是二十岁了。说才名是有的。”吴翰林道：“正是，宗师的案也好发了。”家人道：“学里斋夫说，发案在此二五日了。”吴翰林道：“你再去打听，一出案，即查他等数来报我。”

过了十数日，吴翰林正放心不下，忽见家人在学中讨了全案来。吴翰林打开一看，苏友白恰恰是府学第一名！喜得个吴翰林满心快畅，道：“少年中有如此全才，可喜，可喜！这段姻缘却在此处！随即叫人唤了一个的当做媒的张媒婆来，分付道：“我有一位小姐，名唤无娇，今年十七岁。要你去说一项亲事。”张媒婆道：“不知老爷叫媒婆到那一位老爷家去说亲？”吴翰林道：“不是甚么老爷家，却是府学中一位相公。她姓苏，住在乌衣巷内，是新考案首的。”张媒婆道：“闻得前日张尚书家来求亲，老爷不允”。吴翰林道：“我不慕富贵，只择贤婿。这苏相公才貌兼全，我故转要与他。”张媒婆道：“老爷裁鉴不差。媒婆就去，自然一说便成。只是媒婆还是进内见见夫人。”吴翰林道：“这也使得。”就叫一个小童领了，竟进内厅来。

原来吴夫人因无娇小姐日夕思念父亲，心中愁苦，故同他到后园散闷，却不在房里。小童忙问丫鬟，丫鬟道：“夫人同小姐在后园楼上，看花去了。”小童即引张媒婆同到后园楼上来，果见夫人同无娇小姐在那里，凭着楼窗看碧桃花哩。

张媒婆连忙替夫人、小姐见个礼。夫人便问道：“你是那家来的？”张媒婆道：“媒婆不是别家来的。就是老爷叫来，要与小姐说亲。”夫人道：“原来是老爷唤来的。正是，昨日老爷对我说，有一位苏相公，才貌兼全，后来必定发达。你替小姐说成这项亲事，自重重谢你。”张媒婆道：“老爷、夫人分付，敢不尽心！”一边说，一边就将小姐细看，果然生得美貌！正是：

花柳虽妖冶，终含草木形。

何如闺里秀，绝色自天生。

张媒婆见小姐美丽异常，因问道：“可就是这位小姐？”夫人道：“正是。”张媒婆笑道：“不是媒婆夸口，这城中宦家小姐，也不知见了多少，从不曾见有小姐这般标致的。不知这苏相公是那里造化！”夫人道：“城中那个乡宦不来求过，老爷只是不允。因在郊外看见苏相公，道他是个奇才，到要扳他。这也是姻缘分定。——只要你用尽说成。”张媒婆笑道：“老爷、夫人这等人家，小姐这等美貌，他一个秀才家，有甚不成？连媒婆也是造化！老妇人就去。”夫人叫丫鬟拿了点心、茶与张媒婆吃。

张媒婆吃了，辞了夫人、小姐，下楼来，依旧欲往前边去，小童道：“前面远，后门去罢。”张媒婆道：“不管，只拣近些罢。”小童就领他转过墙来，竟出花园后门。

原来这花园与城相近，人家甚少，四面都是乔木疏林，城外又有许多青山环绕，甚是幽静，故吴翰林盖这一个楼，时常在此赏玩。张媒婆出得后门，回头一望，只见夫人、小姐尚在楼上。远远望见小姐容光秀美，宛然仙子，心下暗羡慕道：“好一位小姐！不知那苏秀才何如？”因转出大街，竟往乌衣巷来。寻到苏友白家，恰好苏友白送出客来。

丁了三年忧——旧称遭父母丧为“丁忧”，有守庐墓三年之制，故云。

原来这苏友白表字莲仙，原系眉山苏子瞻之后，只因宋高宗南渡，祖上避难江左，遂在金陵地方成了家业。苏友白十三岁上，父亲苏浩就亡过了。多亏母亲陈氏贤能，有志，苦心教友白读书，日夜不怠。友白生得人物秀美，俊雅风流，又且颖悟过人，以此十七岁就进了学。不幸，进学后母亲陈氏就亡过了。友白茕茕一身，别无所倚。虽御史苏渊就是他亲叔，却又寄居河南，音信稀疏，此时彼此俱不知道。家事渐渐清乏。喜得苏友白生来豪爽，只以读书做文为事，“贫”之一字，全不在他心上。友白原名良才，只因慕李太白风流才品，遂改了友白；又取青莲、谪仙之意，表字莲仙，闲时也就学他做些词赋，同辈朋友都啧啧称羨。这一年服满，恰值宗师岁考，不想就考了个案首。人都来贺他。

这一日送了客去，就要进内。张媒婆见他年少标致，人物风流，料是苏友白，连忙赶进门道：“苏相公恰好在家，我来得凑巧！”苏友白回头一看，却是一个老妇人，因问道：“你何人？”张媒婆笑嘻嘻说道：“我是报喜的。”苏友白道：“小考何喜？妈妈又来报我。”张媒婆笑道：“苏相公考的高，自是小喜？已有人报了。老身来报的却是一件大大的喜事！”苏友白笑道：“原来如此。请里面坐，坐了好讲。”

张媒婆随苏友白进到堂中坐下，吃了茶，苏友白便问道：“我穷秀才家，除了考案，再有何喜？”张媒婆道：“苏相公这等青年独居，我送一位又富贵又标致的小姐，与相公做夫人，你道可是天大的喜事么？”苏友白笑道：“据妈妈说来，果然是喜。但不知是真喜，是假喜？”张媒婆道：“只要相公重重谢我，包管是真！”苏友白道：“你且说是那家小姐？生得如何？”张媒婆道：“不是甚过时的乡宦，却是现任在朝、新近暂给假回来的吴翰林家。他的富贵是苏相公晓得的，不消老身细说。只说他这位小姐，名唤无娇，今年才十七岁，真生得天上有地下无，就画也画不出的标致！苏相公若见了，只怕要风魔哩！”苏友白道：“既是吴翰林小姐，貌又美，怕没有一般乡绅人家结亲？却转来扳我一个穷秀才，其中必有缘故。——只怕这小姐未必甚美。”张媒婆道：“苏相公原来不知道，这吴翰林生性有些古怪：城中大乡宦那家不来求，他都不允。说是这些富贵人家子侄，不通的多。前日不知在那里看见了苏相公的诗文，道是奇才，十分欢喜，故反要来相扳。这乃是相公前生带来的福荫造化，怎么到疑心小姐不美？却也好笑！若论城中乡宦，要象吴翰林的还有；若要如小姐这般标致，莫说城中，就是天下也没有这等十全的！苏相公不要错了主意，我张媒婆是从来不说谎的，相公只管去访问。”苏友白道：“妈妈说来，尽是中听，只是我心下不能深信。怎能够见得一面，我方才放心。”张媒婆道：“苏相公又来取笑了！他一个乡宦人家小姐，如何肯与人见？”苏友白道：“若不能见，只烦妈妈回复他罢。”张媒婆道：“我做了半生媒，从不见这等好笑的事！那吴老爷有这等一位美丽小姐，凭他甚么富贵人家不嫁，偏偏的要与苏相公；苏相公你从天吊下这件喜事，却又推三阻四，不肯受。你道好笑不好笑！”苏友白道：“非我推阻，只恐婚姻大事，为人所愚，是以不敢轻信。妈妈若果有好意，怎生设法使我一窥，倘如妈妈所说，莫说重谢，便死生不敢忘也！”

宋高宗南渡——即南宋皇帝赵构（1107—1187），北宋徽钦二宗被俘后他在南京即位，从扬州渡江而南，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偏安一隅。

案首——旧时科举考试，揭晓名次，称为出案，故凡县府、院试第一名称为案首。

张媒婆想了想说道：“苏相公这等小心，我若不指一条路与你见见，你只道我哄骗你。也罢，我一发周全了你罢！”苏友白道：“若得如此用情，感激非浅。”张媒婆道：“吴老爷家有一所后花园，直接着东城湾里，园中有一高楼，贴着园墙，看那城里城外的景致。若往城湾里走过，却明明望见楼上。目今园内碧桃花盛开，夫人与小姐不时在楼上赏玩。相公若要偷看，除非假作楼下往来，或者该是天缘，得见一面。只是外人面前，一句也说得，若传得吴老爷知道，老身却禁当不起！”苏友白道：“蒙妈妈美情，小生怎敢妄言！既是这等，妈妈且不要回复吴老先生，稍缓一二日再来讨信，何如？”张媒婆道：“这个使得。相公如今便有许多做作，只怕偷看见了，那时来求老身，老身也要做作起来，相公却莫要怪。”苏友白笑道：“但愿如此，便是万幸了。”张媒婆道：“苏相公上心。老身且去，隔二三日再来讨信。”苏友白道：“正是，正是。”张媒婆起身去了，不题。

却说苏友白听了张媒婆的说话，心中也有几分动火。到次日，便瞒了人，连小厮也不带，独自一个悄悄走到吴翰林后花园边来窥探。果然有一座高楼，纱窗掩映，朱帘半垂。不期来得太早了，悄无人声。立了一歇，恐不稳便，只得又走回来。挨了一会，吃了午饭，心下记挂，仍又趑来。

这遭凑巧，刚刚走到，恰闻得楼上有人笑语。苏友白恐怕被人看见，知他窥探，便要回避，却将身闪在一株大榆树影里，假做寻采那城阴的野花，却偷眼觑着楼上。不多时，只见有两个侍妾，把中间一带纱窗都推开，将绣帘卷起两扇。此时日色平南，微风拂拂，早有一阵阵的异香吹到苏友白鼻中来。苏友白闻了，不觉情动。又立了一歇，忽见有一双紫燕从画梁上飞过来，在帘前飞来飞去，真是轻盈袅娜，点缀得春光十分动荡。只见一个侍儿立在窗边叫道：“小姐快来！看这一双燕子，到舞得有趣！”说不了，果见一位小姐，半遮半掩，走到窗前问道：“燕子在那里？”一边说，那燕子见有人来，早飞过东边柳中去了。那侍儿忙用手指道：“这不是！”那小姐忙忙探了半截身子，在窗外来看。那燕子飞来飞去不定，这小姐早被苏友白看个尽情。但见：

满头珠翠，遍体绫罗。意态端庄，虽则是闺中之秀；面庞平正，绝然无迥出之姿。眼眼眉眉，悄不见娇羞作态；脂脂粉粉，大都来膏沐为容。总是一施，东西异面；谁知二女，鸂鶒同巢。

原来这一位小姐是无艳，不是无娇。苏友白那里知道，只认做一个。未见时精神踊跃，见了后不觉情兴索然。心下暗想道：“早是有主意，来偷看一看，若竟信了张媒婆之言，这一生之事怎了！”遂慢慢走出树来。那小姐见树里有人，慌忙避入窗内去了。苏友白心下已冷，不复细察，遂趑身回去。正是：

寻花误看柳，逐燕错听莺。

总是春风面，妍媸却异情。

过了两日，张媒婆来讨信，说道：“前日说的，苏相公曾看见么？”苏友白暗想道：“吴翰林乃词林先达，颇有声名，若说窥见他小姐丑陋，不成亲事，他便没体面，怪我轻薄了。我如今只朦胧辞他便了。”因对张媒婆说道：“前日说的，我并不曾去，如何得见？”张媒婆道：“相公为何不去？”苏友白道：“我想他一个乡宦人家，我去偷看，有人撞见，彼此不雅；况且早晚俟候，未必便能凑巧。只烦妈妈替我回复了罢。”张媒婆道：“看不看凭相公。但只是老身说的断不差池，相公还要三思。”苏友白道：“我也不

独为此。他一个翰苑人家，我一个穷秀才，如何对得他来？”张媒婆道：“他来扳你，又不是你去求他，有何不可？”苏友白道：“虽蒙他错爱，我自反于心，不能无愧。这决决不敢奉命。”张媒婆再三劝美，苏友白只是不允。张媒婆无可奈何，只得辞了苏友白，来回复吴翰林。

这一日，吴翰林不在家，张媒婆竟入内里，来见夫人。夫人一见，便问道：“劳你说的亲事如何？”张媒婆摇头道：“天下事再也料不定，这等一头亲事，十拿九稳，谁知他一个穷秀才，到做身分不肯！”夫人道：“老爷说他有才有貌，为可性情这等执拗？”张媒婆道：“莫怪我说他，他才是有的，貌是有的，却只是没福！媒婆到有一头好亲事在此，乃是王都堂的公子，今年十九岁，若论他的人物、才学，也不减于苏秀才，况且门当户对。夫人做主，不可错过了。”夫人道：“我知道。等老爷回来，我就对老爷说。”张媒婆去了。

吴翰林回家，夫人即将张媒婆的言语细细说了。吴翰林沉吟半晌道：“那有个不允之理？还是这些媒婆说得不的确。——我有道理。”随叫家人分付道：“你拿个名帖，去学里请了刘玉成相公来。”家人领命，去不多时，就请将来。

原来这刘玉成也是府学一个时髦，一向拜在吴翰林门下，故一请就来。二人相见过，刘玉成就问道：“老师呼唤门生，不知有何吩咐？”吴翰林道：“不为别事，我有一个小女，名唤无娇，今年一十七岁，性颇聪慧，薄有姿色，不独长于女红，即诗赋之类，无不工习，是我老夫妻最所钟爱者。虽有几个官宦家来求，我想这些富贵人家的子侄，那有十分真才？前日因看花，偶然见了新考案首的苏友白，人才俊秀，诗思清新，我意欲招他东坦。昨日叫一个媒婆去说，他反推辞了，不知何故。我想，此一定是这媒婆人微言轻，不足取信，因此欲烦贤契与我道达其意。”刘玉成道：“苏莲仙兄才貌果是卫家玉润，前日宗师发案时，大加赞赏。老师略去富贵而选斯人，诚不减乐广之冰清矣！门生得为柯斧，不胜荣幸！明早即往达台命。想苏生素仰老师山斗，未有不愿附乔者。”

吴翰林道：“得如此，足感大力！”因问道：“前日贤契考案，定居前列。”刘玉成道：“门生不才，蒙列二等。”吴翰林道：“贤契高才，宜居一等，怎么屈了？明日会李念台，还要与他讲。”刘玉成道：“宗师考案甚公，门生心服。倘蒙垂青，这又是老师荐拔之私恩矣！”二人说罢，刘玉成遂告辞起身。正是：

相逢皆有托，有托便相知。

转转开门户，难分公与私。

不知刘玉成去说亲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穷秀才辞婚富贵女

诗曰：

闲探青史吊千秋，谁假谁真莫细求。

达者鬼谈皆可喜，痴人梦说亦生愁。

事关圣贤偏多阙，话到齐东转不休。

但得自留双耳在，是非朗朗在心头。

却说苏友白自从考得一个案首，又添上许多声名。人家见他年少才高，人物俊秀，凡是有女之家，无不愿他为婿。苏友白常自叹道：“人生有五伦。我不幸父母早亡，又无兄弟，五伦中先失了两伦；君臣、朋友间遇合有时；若不娶一个绝色佳人为妇，则是我苏友白为人在世一场，空读了许多诗书，就做一个才子，也是枉然，叫我一腔情思，向何处去发泄？便死也不甘心！”因此，人家来说亲的，访知不美，便都辞去。人家见他推辞，也都罢了。只有吴翰林，因受白太玄之托，恐失此佳婿，只得又央刘玉成来说。

这刘玉成领了吴翰林之命，不敢怠慢，即来见苏友白，将来意委委曲曲说了一遍。苏友白道：“此事前日已有媒婆来讲过，弟已力辞了。如何又重劳仁兄？仁兄见教，本不当违，但小弟愚意已定，万万不能从命！”刘玉成道：“吴老师官居翰苑，富甲一城，爱惜此女，如珍如宝，郡中多少乡绅子弟求他，他俱不肯。因慕兄才貌，反央人苦苦来说。此乃万分美事，兄何执意如此？”

苏友白道：“婚姻乃人生第一件大事，若才貌不相配，便是终身一累，岂可轻易许人？”刘玉成笑道：“莫怪小弟说，兄今日虽然考得利，有些才名，终不免是个穷秀才。怎见得他一个翰苑之女，便配兄不过？且不要说他令爱如花似玉，就是他的富贵，吾兄去享用一享用，也强似日日守着这几根黄■！”苏友白道：“这‘富贵’二字，兄到不消提起。若论弟辈，既已受业艺林，谅非长贫贱之人；但不知今生可有福消受一个佳人？”刘玉成道：“兄说的话一发好笑！既不忧富贵，天下那有富贵中人求一个佳人不得的？”苏友白笑道：“兄不要把富贵看得重，佳人转看轻了。古今凡博金紫者，无不是富贵，而绝色佳人能有几个？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刘玉成大笑道：“兄痴了！若要这等佳人，只好娼妓人家去寻！”苏友白道：“相如与文君，始以琴心相挑，终以《白头吟》相守，遂成千古佳话，岂尽是娼妓人家？”刘玉成道：“兄不要谈那千古的虚美，却误了眼前实事。”苏友白道：“兄只管放心，小弟有誓在先，若不遇绝色佳人，情愿终身不娶！”刘玉成遂大笑起身道：“既是这等，便是朝廷招附马也是不成的了。好个妙主意！这样妙主意，只要兄拿得定，不要错过机会，半路里又追悔起来！”苏友白道：“决不追悔！”刘玉成只得别了苏友白，来回复吴翰林。

吴翰林闻知苏友白执意不允，便大怒，骂道：“小畜生这等放肆！他只

五伦——封建社会五种行为准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亦称五常、五典。

“相如与文君始以琴心相挑，终以《白头吟》相守”——西汉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辞赋家。在富商卓王孙家操琴，为卓氏寡女文君爱慕终成眷属，后有别恋，文君以《白头吟》劝住，白头至死。

倚着考了一个案首，便这等狂妄。看他这秀才做得成做不成！”随即写书与宗师，细道其详，要他黜退苏友白的前程。

原来这学院姓李名懋学，与吴翰林同年同门。见吴翰林书来，欲要听了，却怜苏友白才情，又无罪过；欲待不听，又撇吴翰林情面不过。只得暗暗叫学官传语苏友白，微道其意，叫他委曲从了吴翰林婚姻，免得于前程有碍。

学官奉命，遂请了苏友白到衙中，将前情细说一遍。苏友白道：“感宗师美情。老师台命，门生本该听从，只是门生别有一段隐衷，一时在老师面前说不出。只求老师在宗师处委曲方便一辞，便感恩不浅。”学官道：“贤契差矣！贤契今年青春已是二十，正当授室之时。吴公雅意相扳，论起来也是一桩美事。若说吴公富贵，以贤契高才，自然不屑；况闻他令爱十分才美，便勉强应承，也不见有甚吃亏，为何这般苦辞？”苏友白道：“不瞒老师说，他令爱门生已细细访过，这是断然不敢奉命！”学官道：“贤契既不情愿，这也难强。只是吴公与宗师同年同门，未免有几分情面，这事不成，恐怕于贤契的前程有些不妙。”苏友白微笑道：“门生这一领青衿，算得甚么前程，岂肯恋此而误终身大事！但听宗师裁处罢了。”遂起身辞出。

学官见事不成，随即报知宗师。宗师听了，也不喜道：“这生胡狂至此！”便要黜退他，却又回想道：“这一桩美事，若在别一个穷秀才，便是梦见也快活不了，他却抵死不允，也是个有志之士。”又有几分怜他，尚不忍便行。

正踌躇间，忽一声梆响，门上传进一本报来。李学院将报一看，只见一本叙功事：“原任太常正卿、新加工部侍郎衔白玄，出使虏营，迎请上皇，不辱君命，还朝有功，着实授工部侍郎。又告病恳切，准着驰驿还乡。调理痊可，不时召用。”又一本叙功事：“御史杨廷招，荐举得人，加升光禄寺少卿。”又一本翰林院乏人事：“目今经筵举行，兼乡会在迩，乞召在告诸臣吴珪等入朝候用。”俱奉圣旨：是。

李学院见吴翰林起升入朝，又见白玄是他亲眷，正在兴头时节，便顾不得苏友白，随即行一面牌到学中来，上写道：

“提学察院李：访得生员苏友白素性狂妄，恃才倚气，凌傲乡绅，不堪作养。本当拿究，

姑念少年，仰学即时除名，不许赴考。特示！”

牌行到学中，满学秀才闻知此事，俱纷纷扬扬，当一段新闻传讲。也有笑苏友白呆的，也有羡苏友白高的，又有一班与苏友白相好的，愤愤不平道：“婚姻事要人情愿，那有为辞了乡官亲事，便黜退秀才的道理？”便要动一张公呈，到宗师处去讲。到是苏友白再三拦阻道：“只为考了一个案首，惹出这场事来。今日去了这顶头巾，落得耳根清净，岂不快活！诸兄万万不消介意。”众人见苏友白如此，只得罢了。正是：

三分气骨七分痴，酿就才人一种思。

说向世人不解，不言惟有玉人知

按下苏友白不题。却说吴翰林见黜退了苏友白前程，虽出了一时之气，然心下也有三分不过意，还要过几日仍旧代他挽回。只因闻了白公荣归之信与自家钦召还朝之报，与无娇小姐说知，大家欢喜，便将苏友白之事忘怀了。吴翰林奉诏，即当进京，因要会白公，交还无娇小姐，只得在家等候，一面差人迎接。

青衿(jīn, 音今)——同“襟”，古代衣服的交领。语出《诗·郑风·子衿》：“青青子衿”。青色的领子，是学生的服饰。

此时白公实授了工部侍郎之职，奉旨驰驿还乡，一路上好不兴头！不月余，到了金陵，竟到吴翰林家来。吴翰林接着，不胜欢喜。白公向吴翰林致谢，吴翰林向白公称贺。二人交拜过，即邀入后堂。随即唤无娇小姐出来拜见父亲。大家欢喜无尽。此时吴翰林已备下酒席，就一面把盏，与白公洗尘，二人对酌。

吴翰林因问出使之事，白公叹一口气道：“朝廷之事，万不可为！前日小弟奉命，是迎请上皇，而敕书上单言候问并送进衣物，绝无一字及于迎请。上皇闻知，深为不乐。也先见了，甚加诘问，叫小弟无以措词。只得说：‘迎请自是本朝之意，然不知贵国允否，故不敢见之敕书，只面谕使臣，恳求太师耳。’也先方回嗔作喜，允了和议。说道：‘虽是面谕，然敕书既不迎请，我如何好送还？若竟自送还，也使中国看轻了。须另着人来，我再无改移。’弟辈昨日复命，朝议不得已，只得又遣杨善去了。”吴翰林道：“不知也先许诺送还，果是实意否？”白公道：“以弟看来，自是实意。杨善此去，上皇决定还朝。但恐上皇回来，朝廷尚有许多不妥，故小弟忙忙告病回来，以避是非。——非敢自爱，然事势至此，决非一人所能挽回也。”吴翰林道：“吾兄历此一番风霜，劳苦固所不免，然成此大功，可谓完名全节矣！但小弟奉钦命进京，未免又打入此网，却是奈何？”白公道：“吾兄翰苑，可以养高；又兼乡试在迩，早晚奉差，何足虑也？”吴翰林道：“赖有此耳。但不知后来老杨可曾相会否？”白公笑道：“有这样无气骨之人！小弟一回京时，即来再三谢罪。后因旨意说他荐举有功，升了光禄，愈加亲厚，请了又请。小弟出京时，公钱了又私钱。小弟见他如此，到不好形之颜色，只得照旧欢饮，惟以不言愧之而已。”吴翰林笑道：“只不言愧之，胜于捥辱多矣！”二人欢饮了半日方住。吴翰林就留白公宿了。

到次日，白公就要起身，说道：“小弟告病回家，不敢在府久停，恐生议论。”吴翰林道：“虽然如此，就暂留两三日也不妨。况此别又不知后会何日！”白公道：“既如此，只好再留一日，明日准要行了。”

吴翰林因说道：“前日还有一件好笑的事，未曾对吾兄说。”白公道：“甚么事？”吴翰林道：“前日小弟因在灵谷寺看梅，遇见一少年秀才，叫做苏友白，人物聪俊，诗思清新，甚觉可人。随着人访问，恰恰李念台又考他作案首。小弟意欲将甥女许他，因遣媒并友人再三去说。不知何故，他反抵死不允。小弟无法，只得写书与李念台，要他周旋。李念台随喻意学官，传语苏友白，叫他成就此事。谁想那狂生执意不从！后来李念台无以复弟，因把他前程黜了。他也竟自不悔。你道有这等好笑的事么？”白公惊讶道：“有这等事！此生不独有才貌，其操行愈可敬矣！士各有志，不必相强，吾兄明日见李念台，还要代他复了前程才是。”吴翰林道：“这也是一时之气，他的前程自然要与他复。”二人说些闲话，又过了一日，到第三日，白公决意要行，遂领了红玉小姐，谢了吴翰林，竟回锦石村去。吴翰林亦打点进京，不题。正是：

只道流离碎，翻成昼锦衣。

前程暗如漆，谁识是耶非？

却说苏友白自从黜退秀才，每日在家，只是饮酒赋诗、寻花问柳，虽不以功名贫贱动心，每遇着好景关情，自恨不能觅一佳偶，往往独自感伤，至于堕泪。人家晓得他要求美色，自知女儿平常，便都不来与他讲亲。他又谅郡中必无绝色，更不提起。

一日，春光明媚，正要到郊外行吟取乐，才走出门前，忽见几个人，青衣大帽，都骑着驿马，一路问将来道：“此间有一个苏相公家，住在那里？”有人指道：“那门前立的便是。”那几个人慌忙下马，走到面前问道：“敢请问相公，不知可就是苏浩老相公的大相公？”苏友白惊答道：“正是。但不知列位何来？”众人道：“我们乃河南苏御史老爷差来的。”苏友白道：“这等想是我叔父了？”众人道：“正是。”苏友白道：“既如此，请到里面说话。”

众人随苏友白进到堂中，便要下礼相见。苏友白问道：“且住！列位还是老爷家中人，却是衙门执事？”众人答道：“小人等皆是承差。”苏友白道：“既是公差，那有行礼之事？”只是长揖相见过，又让众人坐了，问道：“老爷如今何在？”众人道：“老爷巡按湖广回来，进京复命。如今座船现在江口，要请大相公同往上京，故差小的们持书迎接。”遂取出书来，递与苏友白。苏友白拆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劣叔渊顿首，书付贤侄览：叔因王事驰驱，东西奔走，以致骨肉睽离，思之心恻！前闻嫂亦辞世，不胜悲悼。近闻汝年学俱成，又是悲中一喜；但叔今年六十有三，景入桑榆，朝不保夕，而下无子息；汝虽能继书香，而父母皆亡，终成孤立。何不移来一就，庶几同父犹子之情，两相慰藉耳。此事叔虑之最详，虽告先兄先嫂于地下，亦必首肯，侄慎勿疑。差人到，可即发行装同来，立候发舟。余不尽言。”

苏友白看完了书，心下暗想道：“家中已是贫乏，一个秀才又黜退了，亲事又都回绝，只管住在此处，亦觉无味。莫若随了叔父，上京一游，虽不贪他富贵，倘或因此访得一个佳人，也可完我心愿。”主意已定，随对众人说道：“既是老爷来接，至亲骨肉，岂可不去。但此处到江口，路甚遥远，恐怕今日到不得了。”众人道：“老爷性急，立候开船。这里到江口，止有六十里路，有马在此，若肯就行，到那里还甚早。”苏友白道：“既如此，列位可先去回复老爷。我一面打发行李，一面随后就来。”随即封了一两银子，送与众人道：“匆匆起程，不及留饮，权代一饭。”众人推辞道：“大相公是老爷一家人，怎敢受赏？”苏友白道：“到从直些，不要耽阁工夫。”众人受了先去，因留下一匹好马。

苏友白随即分付一个老家人——叫做苏寿——留他在家，看守房屋。又打点些衣服、铺陈之类，结束做两担，叫人挑了，先着一个家人送到江口，自家只带一个小厮，叫做小喜。当下分付停当，随即上马要行。争奈那匹马最是狡猾，见苏友白不是久惯骑马的，又无鞭子打他，便立定不走。苏友白忙忙将缰绳乱扯，那马往前走不得一步，把屁股一掀，到往后退了两步。苏友白心中焦躁：“似这般走，几时得到！”家人苏寿说道：“马不打如何肯走！旧时老相公有一条珊瑚鞭，何不取来带去，便不怕他不走了。”苏友白道：“正是，我到忘了。”随叫人取出，拿在手里，照马屁股连打了几下，那马负痛，只得前行。苏友白笑道：“这畜生！不打便不肯行。可见人生处世。何可一日无权！”

此时春风正暖，一路上柳明花媚。苏友白在马上观之不尽，因自想道：“吴家这头亲事，早是有主意辞脱了，若是沾了手，那得便容你自由自在到京中去寻访。”又自想道：“若有分撞得一个便好，若是撞不着，可不辜负我一片念头！”又想道：“若是京中没有，便辞了叔子出来。随你天涯海角，定要寻他一个才罢！”心中自言自语，不觉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忽岔路里跑出一个人来，将苏友白上下一看，口里道一声：“果然有了！”便双手把缰

绳扯住。

苏友白因心中胡思乱想，不曾防备，吃了一惊。忙将那人一看，只见那人头戴一顶破尖毡帽，歪在半边；身穿一领短青布夹袄，怀都开了；脚穿一双縳腿■鞋，走得尘土乱迸。满身上汗如雨湿。慌忙问道：“你是甚么人？为何扯住我的缰绳？”那人跑得气吁吁，一时答应不清，只道：“好了，有下落了！”苏友白见那人说话胡涂，便扯起鞭子要打，那人慌叫道：“相公不要打！小人的妻子不见了，都在相公身上。”苏友白大怒道：“你这人好胡说！你的妻子不见了，于我何干？我与你素不相识，难道我拐了你的？”那人道：“不说是相公拐我妻子，只是我的妻子要在相公身上见个明白。”苏友白道：“你这人一发胡说！我是过路人，你的妻子如何在我身上见明白？你敢是短路小人，怎敢青天白日拦住我的去路！我是苏巡按老爷的公子，你不要错寻了对头！”持起鞭子，夹头夹脸乱打。小喜赶上，气不过也来乱打。那人被打慌了，一发说不清，只是乱叫道：“相公住手！可怜我有苦情。我实不是小人……”口里虽然叫苦，却两手扯住缰绳死也不放。

此时过路的及村中住的人，见他二人有些古怪，不知为何，便都围上来看。苏友白乱嚷道：“天下有这等奇事！你不见了妻子，如何赖我过路人？”那人道：“小人怎敢图赖相公！只求相公把这根鞭子赏与小人，小人的妻子就有了。”看的人听见，都一齐笑起来道：“这人敢是个疯子！如何不见妻子，一根马鞭便有？”苏友白说道：“我这根马鞭子是珊瑚的，值几两银子，如何与你？”气不过，提起鞭子又要打。那人叫起来道：“相公慢打！容小人说个明白。”众人劝道：“相公且息怒，待问个明白，再打不迟。”便问那人道：“你是那里人？有甚缘故？可细细说明。”

那人道：“小人是丹阳县杨家村人。小人叫做杨科，数日前曾叫妻子到城中去赎当，不知路上被甚人拐去，日日追寻，并无消息。今日清晨在句容镇上遇着个起课先生，小人求他起了一课，他许我只在今日申时三刻便见。小人又问他：‘该向那一方去寻’他说：‘向东北四十里上，十字路口有一位少年官人，身穿柳黄衣服，骑一匹点子马来。你只扯着他，求了他手中那条马鞭子，你妻子便有了。只要快赶，若赶迟了一步，放他过去，便再不能够见了！’小人听了，一口气赶来，连饭也不敢吃一碗，直赶了四十里路。到此十字路口，恰恰遇着相公骑马而过，衣服颜色相对，岂不是实！只求相公开仁心，把这马鞭子赏了小人，使小人夫妻重见，便是相公万代阴德！”苏友白笑道：“你这人一味胡说！世间那有这样灵先生？你分明看见我衣马颜色，希图骗我鞭子，便驾此一篇谎说，如何信得？”杨科道：“小人怎敢！小人也自知说来不信，只因那先生件件说着，不由人不信。他还说，相公此行是为求婚姻的。不知是也不是？相公心下便明白了。”

苏友白听见说出“求婚姻”三字，便呆了半晌。心下暗思道：“这件事乃肺腑隐情，便是鬼神亦未必能知，他如何晓得？”便有几分信他。因说道：“便把这鞭子与你，也是小事。只是我今日还是赶到江口，若没鞭子，这马决不肯行，却如何处？”旁看的人见说得有些奇异，都要看拿了鞭子如何寻妻子；又见苏友白口松，有个肯与他的意思，便代他撺掇道：“既是这位相公肯赏你鞭子，何不快去折一柳条来，与相公权用！”杨科欲待去折柳条，又恐怕苏友白去了，犹扯住不肯放手，苏友白晓得他的意思，便将鞭子先递与他，说道：“既许了你，岂肯失信！可快折一枝柳条来，我好赶路。”杨科接了鞭子，千恩万谢道：“多谢相公！若寻着妻子，定然送还。”便立起

身来，东张西望，去寻柳条。

此时是二月中旬，道旁小柳树都是柔弱枝条，折来打马不动。只东南角上一条冷巷中，一所破庙旁边，有三四株大柳树，高出墙头。杨科看见，慌忙扒将上去。扒到树上，才要折柳，忽听得庙中有人啼哭。他分开柳叶往内一张，只见有三个男子，将他妻子围在中间，要逼勒行淫，妻子不从，故此啼哭。杨科看见了，便忍不住叫起来道：“好贼奴！拐人妻子，却躲在这里！”慌忙跳下树来，竟扑庙门。看的人听见叫“在这里”，便一齐拥了来看。

杨科赶到庙前，庙门已被顶倒，杨科也不顾好歹，一顿脚将转轴登折，挤了进去。忙跑到庙后时，那三个拐子已往墙缺里逃去多时，止剩下妻子一人。两人相见，不胜大喜，转扯着哭将起来。众人看见，都各惊骇，方信杨科说的俱是真情。

此时苏友白听见寻着妻子，甚是惊讶，也下了马，叫小喜看着，自步进庙中来看。杨科看见苏友白进来，便对他妻子说道：“若不得这位相公这条鞭子，去折柳条，便今生也不能见了！”随将鞭子送还苏友白道：“多谢相公不尽了。”苏友白道：“天下有这等奇事！险些儿错怪了你。我且问你，那起课的先生叫甚姓名？”杨科道：“小人都不知他的姓名，只因他挂着一面牌，上写‘赛神仙’三字，人就顺口叫他做‘赛神仙’。”说罢，便再三谢了苏友白并众人，领着妻子，原从旧路上扬扬去了。

苏友白走出庙来，上了马，一头走一头想道：“我苏友白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我此行虽因叔命，原为寻访佳人。这赛神仙他既晓得我为婚姻出门，必然晓得我婚姻在何处。我放着现消息不去访问，却向无踪无影处去寻觅，何其愚也！今天色尚早，不如赶到句容镇上，见了赛神仙，问明婚姻，再到叔父船上，未为迟也。”主意定了，遂勒转马头，向西南杨科去的路上赶来。只因此一去，有分教：是非堆里博出个佳人，生死场中拾回个才子。正是：

树头风絮乱依依，空里游丝无定飞。

不是多情爱狂荡，因春无赖听春吹。

苏友白去见赛神仙问婚姻，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丑郎君强作词赋人

诗曰：

涂名饰行尽黄金，独有文章不许侵。

一字源流千古远，几行辛苦十年深。

百篇价重应仙骨，八斗才高自锦心。

寄语膏粱村口腹，莫将佳句等闲吟！

话说苏友白因要寻赛神仙起课，便不顾失了叔父苏御史之约，竟策马望句容镇上而来，行不上十四五里，不料向西的日色最易落去，此时只好有丈余在天上。又赶行了三五里，便渐渐昏黑起来，苏友白抬头一望，前面并不见有人家，心下便有几分着忙。到是小喜眼尖，说道：“相公且不要慌，你看向西那条岔路里，一带树林，岂不是一村人家？”苏友白道：“你怎晓得？”小喜用手指道：“那树林里高起来的，不是一个宝塔？既有塔必有寺，有寺一定便有人家了。”苏友白看了看道：“果然是塔，就无人家，寺里也好借宿。”便忙策马望岔路上赶来。

到得树林中，果然是一个村落，虽止有一二百人家，却不住在一处，或三家或五家，或东或西，都四散分开。此时天已晚了，家家闭户，不好去敲门。幸得是十二三之夜，正微有月，天便不黑，因望着塔影来寻寺。又转了一个湾，忽一声钟响，苏友白道：“好了，今夜不愁无宿处矣！”再行几步，便到寺门。苏友白忙下马来，叫小喜牵着，竟进寺来。

这寺虽不甚大，却到齐整洁净，山门旁种着两带杉树，尽疏落有致。苏友白此时也无心观看。将至大殿，殿上正有两三个和尚，在那里做晚功课。看见有人进来，内中一个年老的，便忙迎将出来问道：“相公何来？”苏友白道：“学生自城中来，要往句容镇上去。不期天色晚了，赶不到，欲在宝刹借宿一宵，万望见留，那和尚道：“这个使得。”遂一面叫人替小喜牵了马后边去，就一面叫人掌灯，遂将苏友白请到方丈里。

二人见了礼坐下，那和尚道：“敢问相公高姓？”苏友白道：“学生姓苏。”和尚道：“这等是苏相公了。不知要到句容镇上有何贵干？”苏友白笑道：“学生因家叔上京复命，船在江口，差人来接学生同去。学生到了半路上，偶闻得句容镇上有个赛神仙，起课甚灵，欲要求他起一课，故偶然至此。”和尚道：“令叔荣任何处？”苏友白道：“家叔是巡按湖广，回来复命。”和尚道：“这等苏相公是大贵人了。失敬，失敬！”遂叫道人收拾晚斋。

苏友白问道：“老师大号，和尚道：“小僧贱号静心。”苏友白又问道：“宝刹这等精洁，必定是一村香火了。但不知还是古迹，还是新建？”静心道：“这寺叫做观音寺，也不是古迹，也不是一村香火，乃是前边锦石村白侍郎的香火。才造得十八九年。”苏友白道：“白侍郎为何造于此处？”静心道：“白老爷只因无子，与他夫人极是信心好佛，发心造这一座寺，供奉白衣观音，要求子嗣。连买田地，也费过有一二千金。”苏友白道：“如今有了儿子么？”静心道：“儿子虽没有，他头一年造寺，第二年就生一位小姐。”苏友白笑道：“莫说生一位小姐，便生十位小姐，却也算不得一个儿子！”

静心道：“苏相公，不是这般说！若是白老爷这位小姐，便是十个儿子，却也比他不得！”苏友白道：“这是为何？”静心道：“这位小姐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自不必说；就是描鸾刺绣，样样精工，还不算他长处；最妙是古今书史无所不通，做来的诗词歌赋，直欲压倒古人，就是白老爷做的文章，往往要他删改。苏相公，你道世上人家，有这等一个儿子么？”

苏友白听见说出许多美处，不觉身体酥荡，神魂都把捉不定，忙问道：“这位小姐曾嫁人否？”静心道：“那里有个人嫁！”苏友白道：“这边郡县，富贵人家不少，难道就没有个门当户对的，为何便没人嫁？”静心道：“若要富贵人家，便容易了。白老爷却不论富贵，只要人物风流、才学出众。”苏友白道：“这个也还容易。”静心道：“苏相公，还有个难题，但是来求亲的，或诗或文，定要做一篇，只等白老爷与小姐看中了意，方才肯许。偏生小姐眼头又高，做来的诗文再无一个中意。所以耽阁至今，一十七岁了，尚未曾经许人家。”苏友白道：“原来如此！”心下却暗暗喜道：“这段姻缘却在此处！”

不一时，道人捧上斋来，二人吃了。静心道：“苏相公今日出路辛苦，只怕要安寝了。”便拿了灯，送苏友白到一间洁净客房里。又烧了一炉好香，又泡了一壶苦茶，放在案上，只看苏友白睡了，方才别去。

苏友白因听这一篇话，要见白小姐一面，只管思量，便翻来覆去，再睡不着，只得依旧穿了衣服起来。推窗一看，只见月色当空，皎洁如昼，因叫醒小喜，跟出寺门前来闲步。一来月色甚佳，二来心有所思，不觉沿着一带杉影，便走离寺门有一箭多远。忽听得有人笑语，苏友白仔细一看，却是人家一所庄院，又见内中桃李芳菲，便信着步走将进来。走到那院边，往里一看，只见有两个人，在那里一边吃酒，一边做诗。苏友白便立住脚，躲在窗外听他。

只见一个穿白的说道：“老张，这个‘枝’字韵，亏你押！”那个穿绿的说道：“‘枝’字韵还不打紧，只这‘思’字是个险韵，费了心了。除了我老张，再有那个押得来！”穿白的道：“果然押得妙！当今才子，不得不推老兄。再做完了这两句，那亲事便稳稳有几分指望。”穿绿的便歪着头，想了又想，哼了又哼，只哼唧了半晌，忽大叫道：“有了！有了！妙得紧！妙得紧！”慌忙拿笔写在纸上，递与穿白的看。穿白的看了，便拍手打掌笑将起来道：“妙！妙！真个字字俱学老杜！不独韵押得稳当，且结得有许多感慨，兄之高才，弟所深服者也！”穿绿的道：“小弟诗已成，佳人七八分到手。兄难道就甘心罢了？”穿白的道：“小弟往日诗兴颇豪，今夜被兄压倒，再做不出。且吃几杯酒，睡一觉，养养精神，却苦吟一首，与兄争衡。”穿绿的道：“兄既要吃酒，待小弟再把这诗高吟一遍，与兄听了下酒何如？”穿白的道：“有趣，有趣！”穿绿的遂高吟道：

杨柳遇了春之时，生出一枝又一枝，
好似绿草树上挂，恰如金线条上垂。”

穿白的也不待吟完，便乱叫起来道：“妙得甚！妙得甚！且贺一杯再吟！”遂斟一杯递与穿绿的吃。穿绿的欢喜不过，接到手一饮而干。又续吟道：

穿鱼正好渔翁喜，打马不动奴仆思。
有朝一日干枯了，一提柴挑几万丝。”

穿绿的吟罢，穿白的称羨不已。苏友白在窗外听了，忍不住失声笑将起

来。二人听见，忙赶出窗外来。看见了苏友白，便问道：“你是何人，却躲在此处笑我们？”苏友白答道：“学生偶尔看月到此，因闻佳句清妙，不觉手舞足蹈，失声唐突，多得罪了。”二人看见苏友白一表人物，说话又凑趣，穿白的道：“兄原来是个知音有趣的朋友！”穿绿的道：“既是个妙人，便同坐一坐何如？”便一手将苏友白扯了，同进亭子中来。苏友白道：“小弟怎好相扰？”穿绿的道：“‘四海皆兄弟’，这个何妨！”遂让苏友白坐下，叫小的斟上酒来。因问道：“兄尊姓大号？”苏友白道：“小弟贱姓苏，表字莲仙。敢问二位长兄高姓大号？”穿白的道：“小弟姓王，贱号个文章之‘文’、卿相之‘卿’。”因指着穿绿的道：“此兄姓张，尊号轨如，乃是敝镇第一个财主而兼才子者也。这个花园便是轨如兄读书的所在。”苏友白道：“这等失敬了！”因问道：“适闻佳句，想是咏新柳的了？”张轨如道：“莲仙兄这等耳聪，隔着窗子便听见了，咏便是咏新柳，只是有许多难处。”苏友白道：“有甚难处？”张轨如道：“最难是要和韵，因此小弟费尽心力，方得成篇。”苏友白道：“首倡是谁人，要兄如此费心？”张轨如道：“若不是个妙人儿，小弟焉肯费心！”苏友白道：“既承二兄相爱，何不一发见教？”王文卿道：“这个话儿甚有趣，容易说不得的。兄要听，可吃三大杯，便说与兄听。”张轨如道：“有理，有理。”遂叫人斟上酒来。苏友白道：“小弟量浅，吃不得许多。”王文卿道：“要听这趣话儿，只得勉强吃。”苏友白当真吃了三大杯。

张轨如道：“苏兄是个妙人，说与你听罢！这首原倡，乃是前村一个乡宦的小姐儿做的。那小姐生得赛西施、胜毛嫱，十分美貌，有誓不嫁俗子，只要是个才子，诗词歌赋敌得他过，方才肯嫁。他前日因到寺中烧香，见新柳动情，遂题了一首《新柳诗》，暗暗在佛前祷祝道，若有人得他的韵来，便情愿嫁他。因此小弟与老王在此拼着性命苦吟。小弟幸得和成，这婚姻已有几分想头。苏兄你道好么？”苏友白听了，明知就是白侍郎女儿，却不说破，只说道：“原来如此！敢求原韵一观。”张轨如道：“兄要看诗，再吃三杯！”苏友白道：“待小弟看了吃罢。”张轨如道：“也罢，也罢，只是看了要吃！”便去拜匣里拿将出来，递与苏友

苏友白展开一看，却是抄过的一个草稿儿，上面写着《新柳诗》一首，道：

“绿浅黄深二月时，傍檐临水一枝枝。

迎风无力纤纤挂，待月多情细细垂。

袅娜未堪持赠别，参差已是好相思。

东皇若识依青眼，不负春添几尺丝。”

苏友白看完了，惊讶道：“天下怎有这般高才女子？可不令世上男人羞死！”便看了又看，念了又念，不忍释手。

张轨如道：“苏兄也看够了，这三杯酒难道不值，还要推辞？”苏友白道：“若论这首诗，便是三百杯也该吃！只是小弟量浅，奈何？”王文卿道：“我看苏兄玩之有味，必长于此。若和得一首出，便免了这三杯罢。”张轨如笑道：“三杯酒不吃，到去做一首诗，苏兄难道这等呆了？”苏友白道：“小弟实是吃不得。如不得已，到情愿杜撰几句请教罢。”王文卿笑道：“何

赛西施、胜毛嫱——西施，春秋时越国苧罗（今浙江诸暨南）人，为赵王勾践宠爱的妃子；毛嫱，亦为越王之姬，二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美女。

如？我看莲仙兄有几分诗兴发作了！”遂将笔砚移到苏友白面前。苏友白提起笔，蘸蘸墨，就在原稿上和韵一首道：

风最轻柔雨最时，根芽长就六朝枝。

画桥烟浅诗魂瘦，隋苑春怜舞影垂。

拖地黄金应自惜，漫天白雪为谁思？

流莺若问情长短，请验青青一树丝。”

苏友白写完了，便递与二人道：“勉强应教，二兄休得见笑！”

二人看见苏友白笔也不停，想也不想，便信手顷刻做完了一首诗，甚是惊骇。拿起读了两遍，虽不深知其味，念来却十分顺口，不似自家的七扭八拗。因称赞道：“苏兄原来也是一个才子。可敬，可敬！”苏友白道：“小弟菲才献丑，怎如得张兄金玉！”张轨如道：“苏兄不要太谦，小弟也是从来不肯轻易称赞人的，这首诗果然和得敏捷而妙！”苏友白道：“张兄佳作已领教过，王兄妙句还要求教。”王文卿笑道：“小弟今日诗兴不发，只待明日见小姐方做哩。”苏友白道：“王兄原来这等有深意！但不知这小姐等闲得见一面么？”王文卿道：“兄要想他一见不难，只是那小姐才甚高，只怕兄这一首诗还打他不动。兄若有兴再和得一首，小弟与张兄便同去见。”苏友白道：“王兄不要失言！”张轨如道：“王兄最是至诚君子，小弟可以保得。——只要兄做得出！”苏友白此时也有几分酒兴，又一心思想白小姐，便不禁诗思勃勃，提起笔来，又展开一幅笺纸，任意挥洒，不消半刻，早又和成一首《新柳诗》，递与二人看。二人看见这等快当，都吓呆了。口中不言，心下都暗想道：“这才是真正才子！”细细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绿里黄衣正得时，天淫羞杀杏桃枝。

已添深恨犹闲挂，拼断柔魂不乱垂。

嫩色陌头应有悔，画眉窗下岂无思？

如何不待春蚕死，叶叶枝枝自吐丝。”

二人读完了，便一齐拍案道：“好诗！好诗！真做得妙！”苏友白道：“醉后放狂，何足挂齿！那小姐若有可见之路，还要仗二兄挈带。”王文卿道：“这个一定。到不曾请教的，看兄不似这村里人，贵乡何处？因甚到此？今寓在何处？”苏友白道：“小弟就是金陵人。欲往句容镇上有些勾当，因天色晚了，借寓在前面观音寺里。偶因步月，幸遇二兄，张轨如道：“原来就是金陵人，隔不得数十里之遥，原是同乡。今年乡试，还做得同年着哩！”因问道：“贵城中吴翰林讳珪的，兄相认么？”苏友白道：“是吴瑞庵了，兄问他怎的？”张轨如道：“小弟久慕他高名，意欲拜在他门下，故此问及。”苏友白道：“认是认得的，只是与小弟有些不睦。”张轨如道：“却是为何？”苏友白道：“他有个令爱，要招小弟为婿，小弟因见他人物中中，不肯应承，故此不悦。”张轨如道：“原来如此。”王文卿道：“我就说兄是京城人物，若是别方小郡县，那有这等高才！兄既寓在观音寺，一发妙了，明日好去同见小姐。”

苏友白本待要明早到句容镇上起了课，还赶到叔父船上去，因听说白小姐能够一见，便把去的念头丢在一边，只管小姐长小姐短，在二人面前叮嘱。二人也一心想着小姐，便也不觉厌烦。你一句，我一句，到说得有趣。又移了酒到月下来吃，直吃得大家酩酊，方才起身。王张二人直送出园门。苏友白临行，又嘱付道：“明日之约，千万不可忘了！”二人笑道：“记得，记得。”三人别了。

此时有三更时候，月色转西。苏友白照旧路回到寺中去睡，心下暗想道：“我只道佳人难得，遍寻天涯未必能有，不料才走出门，便访有下落。可谓三生有幸矣！”又想道：“访便访着，只恐明日未必能见，弄成一个虚相思，却将奈何？”又想道：“既有了人，便蹈汤赴火，死在这里，也要寻他一见！”左思右想，直挨到五更时候，方才睡去。正是：

情如野马下长川，美色无端又着鞭。

若要丝缰收得定，除非花里遇婵娟。

按下苏友白不题。却说苏御史见承差来回复说苏友白随后就来，满心欢喜。不多时，又见行李来了，随分付家人道：“晚饭且不要拿来，候大相公来了，一同吃罢。”直等到点灯也不见来，又等了一会，谯楼戍鼓已是一更。苏御史想道：“此时不来，想是家中事务未曾完得，一定明日早来。”遂自家吃了夜饭去睡。到次早又不见来，只得仍叫承差飞马去接。

承差去了一日，回来禀道：“小的到大相公家里，他家一个老管家说道，昨日一边行李出门，一边就骑马来了。不知为何不到？”苏御史听了大惊，因想道：“莫不是到娼妓人家去了？”因叫昨日送行李的家人来问道：“你相公闲时在家，与甚人往来？莫非好嫖赌么？”家人禀道：“相公从来不嫖不赌，闲时只爱的是读书。逢着花朝月夕，做些诗词歌赋，吃几杯酒，便是他取乐的事了。旧年还与两个朋友往来，近因黜退了秀才，连朋友往来也稀疏。”苏御史道：“你相公既肯读书，又不嫖赌，为何到把秀才黜退？”家人道：“只为前日学院来考了一个案首，有一个乡宦家，爱相公的才学，便要招相公为婿。相公不知何故，抵死不允。那乡宦恼了，竟与学院说知。不期那学院与乡宦恰是同年同门，连学院也恼起来，因此就把一个秀才白白勾吊了。”苏御史听了，更嗟呀不已。又差人分头各处找寻，直找寻了三四日，竟无踪迹。没奈何，只得怅怅开船而去。正是：

亡羊今古叹多岐，失马从来不易知。

谁道贪花蜂与蝶，已随春色到高枝。

不知苏友白毕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暗更名才子遗珠

诗曰：

一段姻缘一段魔，岂能容易便谐和？

好花究竟开时少，明月终须缺处多。

色胆才情偏眷恋，妒心谗口最风波。

缁思不独人生忌，天意如斯且奈何！

话说张轨如因一时醉后高兴，便没心把白小姐的事情都对苏友白说了。后见苏友白再三留意，又见和诗清新，到第二日起来，思想转来，到有几分不快，因走到亭子里来，与王文卿商议，只见王文卿蓬着头，背剪着手，在亭中走来走去，象有心事的。张轨如见了道：“老王，你想甚么？”王文卿也不答应。张轨如走到面前，王文卿恼着脸道：“我两个聪明人，为何做出这糊涂事来！”张轨如道：“却是为何？”王文卿道：“昨夜那个姓苏的，又非亲又非故，不过一时乍会，为何把真心话都对他说？况他年又少，人物又生得俊秀，诗又做得好，若同他去，却不是我们转替他做垫头了？”张轨如道：“小弟正在这里懊悔，来与你相议，如今却怎生区处？”王文卿道：“说已说出了，没甚计较挽回。”张轨如道：“晚夜我也醉了，不知他的诗毕竟与小弟的何如，可拿来再细看一看。”王文卿遂在书架上取下来，二人同看，真个愈看愈有滋味。二人看了一回，面面相觑。

张轨如道：“这诗反复看来，到转象是比我的好些。我与你莫若窃了他的，一家一首，拿去风光一风光，燥皮一燥皮，有何不可！小苏来寻时，只叫小厮回他不在便了。”王文卿道：“小弟昨夜要他做第二首，便已有心了。今仔细思量，还有几分不妥。”张轨如道：“有甚不妥？”王文卿道：“我看那苏莲仙，年纪小小的，也象个色中饿鬼。你我不同他去，他既晓得踪迹，难道就肯罢了？毕竟要寻访将去。他若自去，这两道诗岂不弄重了？一对出来，那时便有许多不妙。”张轨如道：“兄所虑亦是。却又有一计在此，何不去央央董老官，但是苏莲仙来，便叫他一力辞去，不容相见，不与他传诗。难道怕他飞了进去不成？”王文卿道：“此计虽妙，但只诗不传进去，里边不回绝他，苏莲仙终不心死。到不如转邀他去，明做一做罢。”张轨如道：“怎生明做？”王文卿道：“只消将这两首诗留起一首与我，将一首写了你的名字，却把昨日兄作的，转写了苏莲仙名字，先暗暗送与董老官，与他约通了，叫他只回‘白老爷不在家’，一概收诗。然后约了苏莲仙，当面各自写了，同送去。董老官回他‘不在’，自然收下，却暗暗换了送进去。等里面与他一个扫兴，他别处人，自然没趣去了。那时却等小弟写了那一首送去，却不是与兄平分天下了？”

张轨如听了，满心欢喜道：“好算计！好算计！毕竟兄有主意。只是要速速为之！老董那里却叫那个去好？”王文卿道：“这个机密事，如何叫得别人？须是小弟自去。只是董老官是个利徒，须要破些钞方才得妥。”张轨如道：“谋大事，如何惜得小费！称二两头与他，许他事成再谢。”王文卿道：“二两也不少了。只是那老奴才眼睛大，看不上心。事到如今也说得不得了，率性与他三两，做个妥帖，或者后边还用得着他。”张轨如无法，只得忍着痛称了三两银子，用封筒封了。就将苏友白的头一首诗，用上好花笺细细写了，却落自家名字；转将自家的诗，叫王文卿写了，作苏友白的，——却不晓得苏友白的名字，只写个苏莲仙题，写完了，王文卿并银子同放在

袖中，遂往锦石村来。正是：

损人偏有千般巧，利己仍多百样奸。

谁识老天张主定，千奸百巧总徒然。

原来这董老官却是白侍郎家一个老家人，名字叫做董荣，号叫做董小泉。为人喜的是银子，爱的是酒杯。但见了银子，连性命也不顾，倘若拿着酒杯，便头也割得下来。凡有事寻他，只消买一壶酒，一个纸包，便连府中匙大碗小的事情都说出来。就是这《新柳诗》，也是他抄与王文卿的。

这日王文卿来寻他，恰好遇着他在府门前背着身子数铜钱，叫小的去买酒。王文卿走到背后，将扇儿在他肩头上轻轻的敲了两下，道：“小老好兴头！”董老官忙回身来，看见是王文卿，便笑道：“原来是王相公。王相公来下顾，自然就有兴头了。”王文卿道：“要兴头，也要在小老身上。”董老官见口声是生意上门，便打发了小的，随同王文卿走到转弯巷里一个小庵来借坐。因问道：“王相公此来，不知有何见谕？”王文卿道：“就是前日的《新柳诗》和成了，要劳你用情一二。”董老官道：“这不打紧。既是诗和成了，若要面见老爷，只消略坐一坐。老爷今日就要出门，只待临出门时，我与你通报一声，便好过去相见。”王文卿道：“到不消见得老爷，只劳小老传递一传递就好了。”董老官道：“这个一发容易！”王文卿道：“果然容易。只是略略有些委曲，要小老周旋。”董老官道：“有甚委曲，只要在下做的来，再无不周旋的。”

王文卿遂在袖子里摸出两幅花笺来，说道：“这便是和韵的两首诗。一首是敝相知张兄的，一首是个苏朋友的，小老可收在袖里。过一会，待他二人亲来送诗，烦小老回一声‘老爷出门了’，一概收诗；待他拿出诗来，再烦小老将他送来的诗藏下，却将这二诗传进，与老爷、小姐看，便是小老用情了。”董老官笑道：“这等说起来，想是个掉绵包的意思了！既是王相公来分咐，怎好推辞作难，只凭王相公罢了。”

王文卿来时，在路上已将三两数内称去一两，随将二两头拿出来，递与董老官道，这是张敝友的一个小东，你可收下。所说之事，只要小老做得干净、巧妙，倘或有几分侥幸，还有一大块在后面哩。”董老官接着包儿，便立起身来说道：“既承贵友盛情，我便同王相公到前面一个新开的酒楼上去，领了他的何如？”王文卿道：“本该相陪，只是张敝友在家候信，还要同来，工夫耽阁不得了。容改日待小弟再来请罢。”董老官道：“既是今日就要来，连我也不敢吃酒了。莫要饮酒误他的事情。”王文卿道：“如此更感雅爱！”遂别了董老官，忙忙来回复张轨如。

此时张轨如已等得不耐烦，看见王文卿来了，便迎着园门问道：“曾见那人么？”王文卿道：“刚刚凑巧，一到就撞见。已与他说通了。怎么小苏这时候还不见来？”正说不了，只见苏友白带着小喜走将来。

原来苏友白因昨夜思量过度，再睡不着，到天亮转沉沉睡去，所以起来迟了。梳洗毕，吃了饭，随即到张家园来。恰好相遇。三人相见过，张轨如道：“莲仙兄为何此时才来？”苏友白道：“因昨夜承二兄厚爱，多饮了几杯，因此来迟，得罪！”王文卿笑道：“想是不要见白小姐了。”苏友白笑道：“若是二兄不要见，小弟也就不要见了。”张轨如道：“既要来，也是时候了，不要说闲话误了正事。”王文卿道：“小弟诗未和，已是无分，只

要二兄快快写了诗同去。倘那一个讨得好消息回来，好打点酒肴贺喜。”遂同到亭子上。张轨如与苏友白各写了昨夜的诗句，笼在袖内。张轨如又换了一件时新的色衣，叫小厮备了三匹马，一同出园门，竟望锦石村来。正是：

游蜂绕树非无意，蝼蚁拖花亦有心。

攘攘纷纷眷春色，不知春色许谁侵？

原来白石村到锦石村，止隔有三四里路，不多时便到了村里。将到白侍郎府门前，三人便下了马，步行过来。此时董老官已有心，正坐在门楼下等。忽见三人走到面前，便立起身来，佯问道：“三位相公何来？”王文卿便走上前，指着张、苏二人说道：“这两位相公，一位姓张，一位姓苏，特来求见老爷。”董老官道：“二位相公早来一刻便好，方才出门赴席去了。有甚话说，分付下罢。”张轨如道：“也无甚话说。因闻得老爷要和《新柳诗》。我二人各和了一首，特来请教。”董老官道：“二位相公既是送诗，只消留下，待老爷回来看过，再请相会。”张轨如回头与苏友白商议道：“是留下诗，还是等一等面见？”苏友白道：“面见固好，但不知可就得回？”董老官道：“今日吃酒，只怕回来迟，见不成了。”王文卿道：“留下诗也是一样，何必面见？”二人遂各自将诗稿递与董老官道：“老爷回来，就烦禀一声。”董老官道：“这个自然，不消分付。但是二位相公寓所要说明白了，恐怕老爷看了诗，要来相会。”王文卿道：“这位张相公是丹阳城中人，读书的花园就在前边白石村里。这位苏相公也就在白石村观音寺里作寓。”董老官道：“既在白石村，不多远，晓得了。三位相公请回罢。”三人又叮嘱了一回，方才离了白侍郎府前，依旧上马回白石村去，不题。正是：

弄奸小辈欺朋友，贪利庸奴误主人。

不是老天张主定，被他窃去好姻亲。

却说董老官见三人去了，随即走到门房里，将才来的二诗藏在了一本旧门簿里，却将早间王文卿的二诗拿在手中，竟送进来与白公看。

原来白公自从告病回家，一个乡村中，无处择婿，偶因红玉小姐题得一首《新柳诗》，遂开一个和诗之门，以为择婿之端。又一远族送了一个侄儿，要他收留作子。这侄儿才一十五岁，名唤继祖，小名叫做颖郎，生得顽劣异常，好的是嬉游玩耍，若提起读书，便头脑皆痛，终日害病。白公撇不过族中情面，只得留下。其实虽有若无，不在白公心下。正是：

生男只喜贪梨栗，养女偏能读父书。

莫笑阴阳颠倒用，个中天意有乘除。

这日白公正在梦草轩看花闲坐，忽见董荣送进两首和韵《新柳诗》来，随即展开一首来看。看了一遍，不觉大笑起来道：“天下有这等狂妄的人！这样胡说，也送了来看！”再看名字，却写着“苏莲仙题”，便放开一边，又将一首展开来看。才看得头一联，便惊讶道：“此诗清新可爱！再看后联、结句，便拍案道：“此异才也！吾目中不见久矣！却从何处得来？”忙看名字，却写着“丹阳张五车题”。白公更惊讶道：“丹阳近县，为何还埋没着这等异才？”随叫侍婢去请小姐来。

小姐闻父命，慌忙到轩中来。白公一见小姐，便笑说道：“我儿，今日我替你选一个佳婿了！”小姐道：“却是何人，爹爹从何处得来？”白公道：“方才才有两个秀才送和的《新柳诗》来，一个甚是胡说，这一个却是风流才子。”随将“张五车”的递与小姐看。小姐接在手中，看了两遍，道：“这首诗果然和得仙仙有致，自是一个出色才人。但不知爹爹曾见其人否？”白

公道：“我虽不曾见他，然看此诗，自不是个俗子了。”小姐又将此诗看了一遍道：“孩儿细观此诗，其人当是李太白一流人物，但写得浊秽鄙俗，若出两手，只恐有抄袭之弊。爹爹还须要细加详察。”白公道：“我儿所论亦是。只消明日请他来面试一首，便真伪立辨了。”小姐道：“如此其好。”

白公随又叫董荣进来，分付道：“明日清晨，可拿我一个侍生的帖子，去请今日送诗的那一位张相公来，说我要会他一会。”董荣道：“那一个苏相公可要请么？”白公笑将起来道：“这样胡说的人，还要请他，这等多讲！”董荣慌忙去了。白公又将“苏莲仙”这首诗递与小姐道：“我儿，你看好笑么？”小姐看了，亦笑起来。父女二人看诗赏笑，不题。

且说苏友白自送了诗回去。张轨如又留在园中吃了半日酒，只到傍晚方才回到寺中。静心道：“苏相公那里饮宴回来？”苏友白道：“学生今早即急急要回去，只因昨晚看月，遇着前面园中张相公、王相公，留下同做和白小姐的《新柳诗》。今日同送去看，不觉又耽阁了一日。”静心道：“苏相公这等年少风流，却又高才。白小姐得配了相公，也不负白老爷择婿一场。”苏友白道：“事体不知如何，只是在老师处搅扰，殊觉不安。”静心道：“苏相公说那里话，就住一年也不妨，只是寒薄，简褻有罪！”苏友白道：“承老师厚情，感谢不尽，后来倘得寸进，自当图报。”静心道：“苏相公明日与白老爷结成亲，便是一家了，何必说客话？且去吃夜饭。”苏友白道：“饭是不吃了，只求一杯茶，就要睡了。”静心又叫人泡茶，与苏友白吃了，方别了去睡。

到次日，苏友白起来，满心上想着《新柳诗》的消息。梳洗完，正要到张轨如园里来访问，忽见静心领着张轨如与王文卿走进来，道：“苏相公在这一间房里。”苏友白听见，慌忙出来相见。张轨如便笑说道：“苏兄今日满面喜气，一定是《新柳诗》看中了意。”苏友白道：“小弟如何有此等福分，自然还是张兄。”王文卿笑道：“二兄口里虽然太谦，不知心里如何指望哩。”二人都笑将起来。

正说笑间，只见张家一个家人跑将来说道：“锦石村白老爷差人在园里，要请相公去说话。”张轨如听了，就象金殿传胪报他中状元一般，满心欢喜。因问道：“莫非是请苏相公，你这狗才错听了？”家人道：“不曾说请苏相公。”苏友白听见，转惊呆了半晌，心下暗想道：“为何转请他，有这等奇事！”又不好说出，只得勉强说道：“自然是请张兄，若请小弟，一定到寺里来了。”王文卿道：“二兄不必猜疑，只消同到园中，一见便知。”三人遂忙同到园里来。只见董老官已坐在亭子上。

三人进来相见过，董老官便对着张轨如说道：“昨日承相公之命，老爷吃酒回来，小的即将诗笺送上。老爷接了进去，在梦草轩与小姐再三评赏，说张相公高才，天下少有。今日要请过去会一会。”就在袖中取出一个名帖来，递与张轨如。张轨如接了一看，只见上写着“眷侍生白玄顿首拜”八个大字。张轨如看了是真，喜得眉欢眼笑，即忙叫家人去备饭。

王文卿假意问道：“昨日这位苏相公的诗，不知老爷曾看么？”董老官道：“送进去便先看，怎么不看？”王文卿道：“老爷看了怎么说？”董老官道：“老爷看了，想是欢喜得紧，不觉大笑起来。”王文卿道：“既是这等欢喜，为何不请苏相公一会？”董老官道：“在下也曾问过可请苏相公，到被老爷骂了几句，不知为甚。或者另一日又请，也不见得。”

张轨如连连催饭，董老官道：“饭到不敢领了。老爷性急，恐怕候久。”

张相公速速同去为妙。”张轨如道：“是便是这等说。只是小老初次来，再没个白去的道理。”董老官道：“相公恭喜，在下少不得时常要来取扰，岂在今一日！”王文卿道：“董小老也说得是。张相公到老实些折饭罢。”张轨如忙忙进去封了一两头，送于董老官道：“因时候不待，只得从权了。”董老官又假推辞，方才收下。

苏友白便要起身出来，张轨如留下道：“苏兄不要去！小弟不过一见便回，料无耽阁。白老先生或者要小弟与兄作伐，亦未可知。不要这等性急。”王文卿道：“说得有理。待小弟陪着苏兄在此玩耍。兄速去便来。”苏友白也就住下。

张轨如又换了一件上色的新衣，又备了许多礼物，以为贄见之资，又付嘱备了两匹马，自骑一匹，却将一匹与董老官骑了。别过二人，扬扬得意，竟望锦石村来。张轨如这一番到锦石村来，不知比昨晚添了许多的兴头！正是：

世间多少沐猴冠，久假欣欣不赧颜。

只恐当场有明眼，一朝窥破好羞惭。

不知张轨如来见白侍郎，毕竟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悄窥郎侍儿识货

诗曰：

漫言真假最难防，不是名花不异香。

良璧始能夸绝色，明珠方自发奇光。

衣冠莫掩村愚面，鄙陋难充锦绣肠。

到底佳人配才子，笑人何事苦奔忙。

话说张轨如同董荣竟往白侍郎府中来，不多时到了府前，下了马，董荣便引张轨如到客厅坐下，即忙入去报知。

白公听了，慌忙走出厅来相见。立在厅上，仔细将张轨如上下一看，只见他生得：

形神鄙陋，骨相凡庸。盖藏再四，掩不尽奸狡行踪；做作万千，装不出诗书气味。一身中耸肩叠肚，全无坦坦之容；满脸上弄眼挤眉，大有花花之意。白公看了，心下狐疑道：“此人却不象个才子。”既请来，只得走下来相见。张轨如见白公出来，慌忙施礼。礼毕，张轨如又将贽见呈上。白公当面就分付收了两样，随即看坐。张轨如又谦逊了一会，方分宾主坐下。

白公说道：“昨承佳句见投，真是字字金玉，玩之不忍释手！”张轨如道：“晚生末学菲才，偶尔续貂，又斗胆献丑，不胜惶恐！”白公道：“昨见尊作，上写‘丹阳’。既是近县，又这般高才，为何许久不曾闻得大名？”张轨如道：“晚生寒舍虽在郡中，却有一个小园在前面白石村中。晚生因在此避迹读书，到在城中住的时少，又癖性不喜妄交朋友，所以贱名不能上达。”白公道：“这等看来，到是一个潜修之士了。难得，难得！”说不了，左右送上茶来。

二人茶罢，白公因说道：“老夫今日请贤契来，不为别事，因爱贤契诗思清新，尚恨不能多得，意欲当面请教一二。幸不吝珠玉，以慰老怀。”随叫左右取纸笔来，张轨如正信口儿高谈阔论，无限燥皮，忽听白侍郎说出“还要当面请教”六个字来，真是青天上一个霹雳，吓得魂都不在身上，半晌开口不得。正要推辞，左右已抬了一张书案放在面前，上面纸墨笔砚端端正正。张轨如呆了一歇，只得勉强推辞道：“晚生小子，怎敢在老先生面前放肆；况才非七步，未免一时贻笑大方！”白公道：“对客挥毫，最是文人佳话。老夫得亲见构思，兴复不浅。贤契休得太谦！”张轨如见推辞不得，急得满脸如火，心中不住乱跳。没办法，只得连连打恭，口中糊糊涂涂说道：“晚生大胆，求老先生赐题，容晚生带回去，做成来请教。”白公想一想道：“不必别寻题目，昨日《新柳诗》和得十分清新俊逸，贤契既不见拒，到还是新柳之韵，再求和一首见教罢。”

张轨如听见再和《新柳诗》，因肚里记得苏友白第二首，便喜得心窝中都是痒的，定了定神，便装出许多文人态度，又故意推辞道：“庸碌小巫，怎敢在班门调斧！然老先生台命殷殷，又不敢违，却将奈何？”白公道：“文人情兴所至，何暇多让！”张轨如忙打一恭道：“如此大胆了。”遂抽了抽笔，展开一幅锦笺，把眉皱着，虚想一想，又将头暗点了两点，遂一直写去。写完了，便亲自起身，又手拿着，打一恭，送与白侍郎。

白公接了，细细一看，见字字风骚，比前一首更加隽永；又见全不经想。立刻便成——其先见张轨如人物鄙琐，还有几分疑心，及亲见如此，便一天狐疑，都解散了，不觉连声称赞道：“好美才！好美才！不惟构思风雅，又

敏捷如此！我老夫遍天下寻访，却在咫尺之间，几乎失了贤契！”又看了一遍，遂暗叫人传进与小姐看。遂分付排饭，在后园留张相公小酌三杯。一边分付，便一边立起身，邀张轨如进去。张轨如辞谢道：“晚生蒙老先生台爱，得赐登龙，已出望外，何敢更叨盛款！”白公道：“便酌聊以叙情，勿得过让。”遂一只手挽了张轨如，竟望后园中来。正是：

雅意求真才，偏偏遇假钞。

非关人事奇，自是天心妙。

张轨如随白公进后园来，心中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婚姻有几分指望；惧的是到园中恐怕触着情景，又出一题欲做诗，却不将前功尽弃？满肚皮怀着鬼胎。不多时，到了后园，仔细一看，果然千红万紫，好一个所在！怎见得：

桃开红锦柳拖金，白玉铺成郁李阴；

更有牡丹分不得，珠玑错落缀花心。

又：

莺声流丽燕飞忙，蜂蝶纷纷上下狂。

况是阳春二三月，风来花里忽生香。

二人到了园中，白公领着张轨如各处赏玩，就象做成了亲女婿一般，十分爱重。又攀谈了一会闲话，左右排上酒来，二人在花下快饮。不题。

且说红玉小姐，这日晓得父亲面试张轨如，却叫一个心腹侍儿，暗暗到厅后来偷看。这侍儿叫做嫣素，自小服侍小姐，生得千伶百俐，才一十五岁。这日领了小姐之命，忙到厅后来将张轨如细细偷看，只等张轨如做过诗，同白公到花园中去吃酒，方拿了诗回来，对小姐说道：“那人生得粗俗丑陋，如何配得小姐？小姐千万不可错了主意！”小姐问道：“老爷可曾要他做诗？”嫣素道：“诗到一笔就做成了在此。”随即拿出来，递与小姐。

小姐接诗细看一遍道：“此诗词意俱美，若非一个风雅文人，决做不出。为何此人形象，说来却又不对？”嫣素道：“此事若据嫣素看来，只怕其中还有假处。”小姐道：“诗既是当面做的，声口又与昨日的一般，如何假得？”嫣素道：“肚皮中的事情，那料得定？只是这一副面孔是再不能够更改的了。若说这样才子，莫说小姐，便叫嫣素嫁他，也是不情愿的！”小姐道：“你听见老爷看了诗说甚么？”嫣素道：“老爷只是看诗不看人的，见了诗便只是称好。此事乃小姐终身大事，还要自家做主。”

小姐因见字迹写得恶俗，已有几分不喜；又被嫣素这一席话说得冰冷，不觉长叹一声，对嫣素说道：“我好命薄，自幼时老爷就为我择婿，直择到如今，并无一个可意才郎。昨日见了此诗，已万分满愿，谁知又非佳婿！”嫣素劝道：“小姐何须着恼！自古说‘女子迟归终吉’，天既生小姐这般才貌，自然生一个才貌相配的作对。难道就是这等罢了？小姐又不老，何须这等着急！”

正说不了，只见白公已送了张轨如出去，便走进来与小姐商议。小姐看见慌忙接住。白公道：“方才张郎做的诗，我儿想是看见了？”小姐道：“孩儿看见了。”白公道：“我昨日还疑他有弊，今日当面试他，他全不思索，便一笔挥成，真是一个才子！”小姐道：“论此人之才，自不消说。但不知其人与其才相配否？”白公道：“却又作怪！其人实是不及其才。”小姐听了，便低头不语。白公见小姐不言，便说道：“我儿既不欢喜，亦难相强，但只怕失了这等一个才人，却又难寻。”小姐只不做声。白公又想了一会说

道：“我儿既狐疑不决，我有一个主意莫若且请他来，权作一个西宾，只说要教颖郎，却慢慢探他，便知端的。”小姐道：“如此甚好。”白公见小姐回嗔作喜，便又叫董荣进来，分付道：“你明日可叫书房写一个关书，备一副聘礼，去请方才的张相公。只说要请他来教公子读书。”董荣领了白公之命，出来打点关书、聘礼。不题。

却说张轨如见白公留他酒饭，又意思十分殷勤，满心欢喜。回到家已是黄昏时候，只见苏友白与王文卿还在亭中说闲话等候。他便扬扬走进来，把手拱一拱说道：“今日有偏二兄，多得罪了！”苏友白与王文卿齐应道：“这个当得。”因又问道：“白太玄今日接兄去，一定有婚姻之约了？”张轨如喜孜孜笑欣欣将白公如何待他、如何留饭，——只不提起做诗，其余都细细说了一遍，道：“婚姻事虽未曾明明见许，恰似有几分错爱之意。”王文卿笑道：“这等说来，这婚姻已有十二分稳了。”只有苏友白心下再不肯信，暗想道：“若是这等一首诗便看中了意，这小姐便算不得一个佳人了。为何能做那样好诗？又何消择婿至今？”因见张轨如十分快畅得意，全不做采，便没情没趣的辞了出来。

张轨亦不相留，直送了苏友白出门，却回来与王文卿笑道：“今日几乎弄决裂了！”却将白侍郎如何要面试他，恰恰凑巧的话，又说了一遍。王文卿便拱他道：“兄真是个福人，有造化！这也是婚姻有定，故此十分凑巧。——又早是小弟留下一首。”张轨如道：“今日可谓侥幸之幸。只愁那老儿不放心，还要来考一考，这便是活死！”王文卿道：“今日既面试过，以后便好推托了。”张轨如道：“推托只好一时，毕竟将何物应他？”王文卿道：“这个不难。只消在小苏面前用些情留了他有此，倘或有甚疑难题目，那时叫他做做，却不是一个绝妙解手？”张轨如听了，满心欢喜，道：“兄此论有理之极！明日就接他到园中来住。”到次日清晨起来，恐怕苏友白见亲事不成，三不知去了，便忙忙梳洗了，亲到寺中来请他。

此时苏友白尚未起身，见张轨如来，只得忙起来说道：“张兄为何这等早？”张轨如道：“小弟昨日回来，因吃了几杯酒，身子倦怠，不曾留兄一酌，甚是慢兄，恐兄见怪，只说小弟为婚姻得意，忘了朋友，因此特来请罪。”苏友白道：“小弟偶尔识荆，便承雅爱，十分铭感，怎么说个怪字？”张轨如道：“兄若不怪小弟，可搬到小弟园中，再盘桓几日，也不枉朋友相处一场，便是厚情。”苏友白因此事糊涂，未曾见个明白，也未肯就去。听见张轨如如此说，便将计就计，说道：“小弟蒙兄盛情殷殷，不啻饮醇，也未忍便戛然而去。只恐在尊园打扰不便。”张轨如道：“既念朋友之情，再不要说这些酸话！”遂叫小喜道：“小管家，可快快收拾行李过去！”苏友白道：“小弟偶尔到此，只有马一匹在后面，并不曾带得行李。”张轨如道：“这一发妙了！”便立等苏友白梳洗了同来。苏友白只得辞谢了静心，叫小喜牵了马，同到张轨如园中来作寓。张轨如茶饭比先更殷勤了几分。正是：

有心人遇有心人，彼此虚生满面春。

谁料一腔贪色念，其中各自费精神。

三人正在书房中闲谈，忽家人报道：“前日白老爷家的那一位老管家又来了。”张轨如听了，喜不自胜，便独迎出亭子来。只见董老官也进来。相见过，董老官便说道：“老爷拜上相公，昨日多有简慢！”张轨如道：“昨

日深叨厚款，今日正欲来拜谢，不知为何又承小老下顾？”董荣道：“老爷有一位公子，今年一十五岁，老爷因慕相公大才饱学，欲屈相公教训一年。已备有关书聘礼在此，求相公万勿见拒。”

张轨如听了，摸不着头路，又不好推辞，又不好应承，只得拿了关书与聘礼，转走进来，与王文卿、苏友白商议道：“此意却是为何？”苏友白道：“此无他说，不过是慕兄高才，要亲近兄的意思。”张轨如道：“先生与女婿大不相同，莫非此老有个‘老夫人变卦’之意？”王文卿笑道：“兄特想远了！此乃是他爱惜女儿，恐怕一时选择不妥，还要细细窥探，故请兄去，以西宾为名，却看兄有坐性没坐性、肯读书不肯读书。此乃渐入佳境，绝妙好机会，兄为何还要迟疑？”张轨如听了，方大喜。复走出来对董荣说道：“我学生从来不轻易到人家处馆，既承老爷见爱，却又推辞不得，只得应允了。但有一件事，要烦小老禀过老爷，须得一间僻静书室，不许闲人搅扰，真读得书方妙。”董荣道：“这个容易。”遂起身辞了，竟来回复白公。

白公见张轨如允了，满心欢喜；又听见说要僻静书房好读书，更加欢喜。遂叫人将后园书房收拾洁净，又拣了一个吉日，请张轨如赴馆。

张轨如到了馆中，复装出许多假老成、肯读书的模样，起坐只拿着一本书在手里，但看见人来，便哼唧唧读将起来。又喜得学生颖郎与先生一般心性，彼此到也相合。家中人虽有一二看得破的，但是张轨如这个先生与别个先生不同，原意不在书，又肯使两个瞎钱，一团和气，肯奉承人，因此大大小小都与他讲得来，虽有些露马脚的所在，转都代他遮盖过了。这正是：

工夫只到读书浅，学问偏于人事深。

既肯下情仍肯费，何愁奴仆不同心！

一日，白公因梦草轩一株红梨开得茂盛异常，偶对小姐说：“明日收拾一个盒儿，请张郎来赏红梨花，就要他做一套时曲，叫人唱唱：一来可以观其才，二来可以消遣娱情。”白公话才说出，早有人来报与张轨如。张轨如听了，这一惊不小，只得写了个帖儿，飞星着人来约苏友白到馆中一会。

苏友白正独坐无聊，要来探一个消息，却又没有头路，恰恰张轨如拿帖子来约他，正中其意。这日要来，却奈天色已晚，只得写个帖子，回复张轨如说道：“明早准来。”张轨如恐怕迟了误事，急得一夜不曾合眼。到得天一亮，便又着人来催，自家站在后园门口探望。喜得苏友白各有心事，不待人催，已自来了。

张轨如看见，便如天上吊下来的，慌忙迎着，作下一个揖，便以手挽着手儿，同走到书房中来，说道：“小弟自从进馆来，无一刻不想念仁兄。”苏友白道：“小弟也是如此。几番要来看兄，又恐此处出入不便。”张轨如道：“他既请小弟来，小弟就是主人了，有甚不便？”正说话，只见颖郎来读书。张轨如道：“今日有客在此，放一日学罢。”颖郎见放学，欢喜去了。

张轨如道：“许久不会，兄在小园题咏一定多了？”苏友白道：“吾兄不在，小弟独处其中，没甚情兴。兄在此，佳人咫尺，自然多得佳句。”张轨如道：“小弟日日在此，被学生缠住，那里还有心想及此。昨日偶到亭边一望，望见内中一树红梨花，开得十分茂盛，意欲要做诗赏之，又怕费心，只打点将就做一只小曲儿，时常唱唱。只因久不捉笔，一时再做不出。”苏友白道：“兄不要将词曲看容易了。作诗到只消用平仄两韵，凡做词曲，连

平、上、去、入四韵，皆要用得清白，又要分阴阳清浊，若是差一字一韵，便不能协入音律，取识者之诮，所以谓之‘填词’，到由人驰骋不得。”张轨如道：“原来如此繁难！到是小弟不曾胡乱做出来，惹人笑话。兄如不吝金玉，即求小小做一套，待小弟步韵和将去，便无差失了。不知仁兄可肯见教？”苏友白道：“做词赋乃文人的家常茶饭，要做就做，有甚么肯不肯？但不知这一株红梨花在何处？得能够与小弟看一看，使觉有兴了。”张轨如道：“这株梨花是他梦草轩中的。若要看，只消到百花亭上一望，便望得见了。”二人同携着手，走过园来。

到了百花亭上，隔着墙往内一望，只见一株红梨树高出墙头，开花如红血染成，十分可爱。苏友白看了，赞赏不已。因说道：“果然好花，果该题咏！只可惜隔着墙，看得不十分快畅。怎能得到轩子中一看，便有趣了。”张轨如道：“去不得了。这梦草轩是白太老的内书房，内中直接着小姐的绣阁，岂肯容闲人进去？”苏友白道：“原来与小姐闺阁相通，自然去不得了。”

二人又在百花亭望了一会，方才回到馆中坐下。张轨如一心只要苏友白做曲子——又恐怕迟了，苏友白一时做不完；又恐怕做完了，仓卒中一时读不熟，便只管来催。苏友白亦心中想着小姐，无以寄情，遂拈起笔来，任情挥洒。只因这一套曲子，有分教：俏佳人私开了香阁，丑郎君坐不稳东床。正是：

从来黄雀与螳螂，得失机关苦暗藏。

漫喜窃他云雨赋，已将宋玉到东墙。

不知苏友白果然做曲子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百花亭撒李寻桃

诗曰：

冷暖酸甜一片心，个中别自有知音。

樽前听曲千行落，花底窥郎半面深。

白璧岂容轻点染，明珠安肯乱浮沉。

拙鸠费尽争巢力，都为鸳鸯下绣针。

话说苏友白被张轨如催逼，要做曲子，也因思想小姐，便借题遣兴，信笔填词。只见楮砚中笔墨淋漓，不消数刻工夫，早已做成一套时曲，递与张轨如道：“草草应教，吾兄休笑。”张轨如接了，细细一看，只见上写着：

步步娇·咏红梨花

素影从来宜清夜，爱友溶溶月。谁知春太奢，却将满树琼姿，染成红烨。休猜杏也与桃耶，班班疑是相思血。

沉醉东风

拟霜林娇红自别，着半片御沟流叶。俨绛雪几枝斜，美人亭榭。忽裁成绡衣千叠。明霞淡些，凝脂艳些，恰可是杜鹃枝叫舌。

好姐姐

多时云魂瘦撒，因何事汗透香颊？想甘心殉春，拼红雨，溅香雪，断不许痴蜂蝶作残红乱窃。

月上海棠

痕拖缣，春工细剪春心裂。遍水边林下，锦沓香车。掩朱帘醉脸微侵，烧银烛新妆深射。销魂者，定是怜才呕心相谢。

五供养

红哥绛姐，便丛丛深色，别样豪奢。雨晴肥瘦，红白主宾递。嗔娇怨冶，似不怕东风无藉。想人静黄昏后，月光斜，疑是玉人悄立绛纱遮。

玉胞肚

芳心难灭，任如堆浓艳，犹存淡洁。伤素心薄事铅华，逗红泪深思钻穴。只知淡不与浓接，不信东皇多转折。

水红花

红眉儿压雪儿睫，换春牒。花神扭捏，丰姿元与冷相协。为情竭，嫣然脱卸，因甚当年贞守，今日忽解襦？想于归绣裙揭也啰。

双声子

改妆聊自悦，吊影忽悲咽，十二重门深深设，是谁遣红线红绡来盗妾？

尾声

衔杯细究花枝节，又添得诗人一绝，真不负红梨知己也！”

张轨如看完了，满心欢喜，不住口的称赞道：“兄真仙才，小弟敬服！”苏友白道：“一时适兴之词，何足挂齿！”张轨如拿着看了又看，念了又念。苏友白只道他细看其中滋味，不知他是要读熟了，因说道：“游戏之作，只管看他怎的，兄原许步韵，何不赐教？”张轨如道：“小弟凡做诗文，必要苦吟思索，方能得就，不似兄这般敏捷。容小弟夜间睡不着，和了请教罢。”遂将曲稿又看了一遍，就折一折笼在袖中，又将些闲话与苏友白讲讲。

《步步娇》、《沉醉东风》、《好姐姐》、《月上海棠》、《五供养》、《玉胞肚》、《水红花》、《双声子》及《尾声》——均为曲牌名以“咏红梨花”为题组成一套时曲。

不多时，忽一个童子走将来说道：“老爷在梦草轩请张相公去说话。”张轨如道：“有客在这里，怎么好？”苏友白道：“既是东翁请兄，小弟别过罢。”遂要辞出。张轨如欲要放苏友白去了，又恐怕一时间有甚难题，便没有救兵，只得留苏友白道：“兄回去也无甚事，何不在此宽坐一会？小弟略去见见主人，就来奉陪，况此间甚是幽静，再无人来，兄尽可游览。”苏友白本要寻访消息，见张轨如留他，便止住道：“既这等说，兄请自便，小弟自在闲耍。”张轨如说一声“得罪了”，遂同童子竟往梦草轩来。

到了轩子上，白公接着，说道：“又有几日不会先生，顿觉鄙吝复生。今见红梨盛开，敢屈先生来赏玩片时。”张轨如道：“晚生日日叨陪公子读书，并不知春色是这等烂漫了。蒙老先生垂爱，得睹芳菲，不胜厚幸。”白公道：“读书人也不要十分用工。太急伤损精神。遇着花晨月夜，还要闲闲散散为妙。”随叫左右在红梨下排开一个攒盒儿，同张轨如看花小饮。

饮了数杯，白公说道：“先生在馆中读书之暇，一定多得佳句，幸赐教一二。”张轨如道：“晚生自到潭府，因爱花园清幽，贪读了几句死书，一应诗词，并不曾做得。”白公道：“今日花下，却不可虚度。”张轨如见白公说的话与传来消息相近，料定是这个题目；又因袖中有物，胆便大了，遂说道：“老先生倘不嫌俚俗，晚生即当献笑。”白公道：“先生既精于诗赋，这歌曲一定也是妙的了。前日因吴中一个敝年家送了两个歌童，音齿也还清亮，只是这些旧曲，唱来未免厌听。先生既有高兴，就以此红梨为题，到请教一套时曲，叫歌童唱出，得时聆珠玉，岂不有趣。不知先生以为何如？”张轨如听见，字字打到心窝，便欣然答应道：“老先生台命，焉敢有违？但恐巴人下里 不堪入钟期 之听。”

白公大喜，随叫左右取过纸笔，铺在案上。又叫奉张相公一杯酒。张轨如吃干了，便昂昂然提起笔来竟写。不期才写得前面三四个，后边的却忘记了，想了半晌，再想不起，只得推净手，起身走到个僻静花架背后，暗暗将袖中原稿拿出，又看了几遍，硬记在心。忙忙回到席上，写完了，递与白公看。白公细细看了，大加叹赏，道：“此曲用意深婉，吐辞香俊。先生自是翰苑之才，异日富贵，当在老夫之上。”张轨如道：“草茅下土，焉敢上比云霄，言之惶愧！”二人一问一答，在花下痛饮。不题。

且说红玉小姐自从得了两首和韵的《新柳诗》，因嫌他写得俚俗，遂将锦笺自家精精致致并原唱重写在一处，做一个锦囊盛了，便日夕吟讽不离，以为配得这等一个才子，可谓满心满愿。但闻此生有才无貌，未免是美中不足，因此时时心下有几分不快，每日没精打采，只是闷闷不语。

这一日午妆罢，忽思量道：“前日嫣素说得此生十分丑陋，我想他既有才如此，纵然丑陋，必有一种清奇之处。今日嫣素幸得不在面前，莫若私自去偷看此生端的如何。若果非佳偶，率性绝了一个念头，省得只管牵肠挂肚。”主意定了，遂悄悄的开了西角门，转到后园中来。忽听得百花亭上有人咳嗽，便潜身躲在一架花屏风后，定睛偷看。只见一个俊俏书生，在亭子上闲步，

潭府——韩愈《符读书城南》诗：“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潭潭，深邃的样子，后因称他人居宅为“潭府”或“潭宅”。

巴人下里——一般作下里巴人，《巴人》、《下里》为古代楚国民间歌曲，当时认为是流俗的音乐，后多用来泛指通俗的文艺作品。常与《阳春》、《白雪》等高雅音乐相对称。

钟期——即钟子期，见 27 页注。

怎生模样：

书生之态，弱冠之年。神凝秋水，衣剪春烟。

琼姿皎皎，玉影翩翩。春情吐面，诗思压肩。

性耽色鬼，骨带文颠。问谁得似？青莲谪仙。

红玉小姐看了，只认做张轨如，心下惊喜不定，道：“这般一个风流人物，如何嫣素说是丑陋？”——那晓得是苏友白在书房中坐得无聊，故到亭子上闲步。

小姐偷看了半晌，恐怕被人瞧见，便依旧悄悄的走了回来。只见嫣素迎接着说道：“饭有了，小姐却独自一个那里去来？我四下里寻小姐，再寻不见。”小姐含怒不应。嫣素又道：“小姐为何着恼？”小姐骂道：“你这贱丫头！我何等待你，你却说谎哄我，几乎误我终身！”嫣素道：“小姐说得好笑！嫣素自幼服侍小姐，从不晓得说谎，几时曾哄小姐？”小姐道：“既不哄我，你且说张郎如何丑陋？”嫣素笑道：“原来小姐为此骂我。莫说是骂，小姐就是打死嫣素，也难昧心说出一个‘好’字来！”小姐又骂道：“你这贱丫头，还要嘴强！我已亲看见来了。”嫣素道：“小姐看了来，却是如何？”小姐道：“我看此生风流俊雅，国土无双。你为何这等毁谤他？嫣素道：“又来作怪！小姐的眼睛平日最高，今日为何这样低了？莫要‘错认刘郎作阮郎’！”小姐道：“后园百花亭上，除了他，再有谁人到此？”嫣素道：我决不信，那副嘴脸风流的！待我也去看看。”遂慌忙到花园里来。

此时苏友白已走下亭子，到各处去看花。嫣素到了亭子上，不见有人，便东张西望。苏白看见有个侍妾来，到躲入花丛中去偷看。只见那侍妾生得：

梨影拖肩柳折腰，绿罗裙子系红绡。

虽然不比婵娟贵，亦有婀娜一种娇。

苏友白看了半晌，恐怕走出来惊了他进去，到让他走过亭子来，却悄悄的转到他身后，低低叫一声：“小娘子，寻那一个？这般探望。”

嫣素急回头一看，看见了苏友白是个年少书生，心下又惊又喜，道：“你是甚么人？为何躲在此处？”苏友白道：“小生是和《新柳诗》不第的举子苏友白，流落在此，望小娘子可怜。”嫣素道：“我看郎君，人物风流，不象个无才之人，为何到被遗了？”苏友白道：“小生荒疏之句，自不能邀小姐见赏。只是小姐何等高才明眼，所赏之人却又可笑。”嫣素道：“郎君到不要轻薄！那张家郎君，人物虽万分不如郎君，然其诗思清新，其实可爱。小姐只见诗不见人，所以取他。”苏友白笑道：“倘因人物取他犹可，若说因诗句取他，一发奇了！”嫣素道：“妾闻‘诗有别才’，或者各人喜好不同。”苏友白因叹一口气道：“我苏友白平生一点爱才慕色的痴念头，也不知历多少凄风苦雨，今日方才盼望着一个有才有色的小姐。想小姐十年待字，何等怜才，偏偏遗落我多情多恨的苏友白！”又叹一口气道：“总是寒儒无福，说也徒然。”

嫣素看见苏友白说到伤情处，凄凄恻恻，将欲吊下泪来。甚觉动情。因安慰他道：“我听郎君之言，愤懑不平，似怨小姐错看了郎君的诗句。我小姐这一片爱才心肠，可质鬼神；一双识才俊眼，犹如犀火。既郎君不服，何不把原诗写出，待妾送与小姐再看。倘遗珠重收，也不见得。”苏友白听了，慌忙深深一揖，说道：“若得小娘子如此用心，真死生不忘！”嫣素道：“郎君不要耽迟，快快写了来！妾要进去。”苏友白急急走到书房中，寻了一幅花笺，写了二诗，叠成一个方胜儿。忙走出来，递与嫣素道：“烦小娘子传

与小姐，求小姐千万细心一看，便不负我苏友白一段苦心。” 嫣素道：“决不负郎君所托。” 苏友白还要缠他说话，忽听见张轨如吃完了酒，一路叫将来说道：“莲仙兄在那里？” 嫣素听见，慌忙往亭子后躲了进去。

苏友白转迎出来道：“小弟在此闲步。” 张轨如道：“小弟失陪，多得罪了。” 苏友白道：“当得。” 张轨如道：“白太老还要留小弟谈讲，是小弟说兄在这里，他就要接兄同去一坐；又见席残了，恐怕褻渎，才肯放小弟出来，又送了一个盒儿在此。我们略去坐坐。” 遂一把手挽了苏友白到书馆中去吃酒。二人说说笑笑，直吃到日色衔山，才叫人送苏友白回花园去。不题。

且说嫣素袖了诗稿，忙走回来，笑对小姐说道：“我就说是小姐错看了。” 小姐道：“怎么错看？” 嫣素道：“张相公若是这等一个人物，到好了。” 小姐道：“既不是张郎，却是何人？” 嫣素道：“他是张相公的朋友，姓苏。” 小姐道：“他为何在此？” 嫣素道：“他说为和《新柳诗》而来，只因不中小姐之意，故流落在此。” 小姐听了，不觉柳眉低蹙，杏脸生愁，忽长叹一声道：“似张郎这等有才，却又无貌；似此生有貌，却又无才。何妾缘之慳而命之薄也！” 嫣素道：“若论那生人品，便是不会做这几句诗，也配得小姐了。” 小姐道：“我非不爱此生之貌，但可惜他这等一个人，为何不学？” 嫣素道：“我也是这等说他，他到不说自家诗不好，转埋怨小姐看错他的。” 小姐道：“我与老爷爱才如性命，虽一字之佳，必拈出赏玩，安能错看？” 嫣素道：“我初时也不信他。因见他行藏文雅，举止风骚，说的话字字关心，象一个多情才子，故叫他将原诗写了来，与小姐再看。不要埋没了人。” 遂在袖中取出，递与小姐。

小姐展开一看，大惊道：“为何与张郎的一字不差！” 嫣素听说，也惊讶道：“这等一定是做不出，盗窃来的了！” 小姐细想了一想，又将诗看了一遍，道：“这诗乃张郎盗窃此生的。” 嫣素道：“小姐怎么看得出？” 小姐道：“张郎因此一诗，已为入幕之宾，谁不晓得？此生既与他为友，必知其详，焉肯又抄写来，自貽其羞？况张郎写得字迹鄙俗可憎，此生虽匆匆潦草，却不衫不履，笔笔龙蛇。岂不是张郎盗窃？” 嫣素道：“小姐这一想，十分有理。何不速与老爷说明，把张相公抢白一场，打发了去，早早嫁了此生，岂不是一对有才貌的好夫妻！” 小姐道：“想便是这等想，如何便对老爷说得？” 嫣素道：“怎么说不得？” 小姐道：“今日传此二诗，乃是私事。若对老爷说了，倘老爷问此二诗从何得来，却怎生答应？况此生之才，未知真假，若指实了他有才，老爷必要面试；倘面试时做不出来，我们明明无私，却不到有私了？老爷岂不疑心？”

正说未了，忽一个侍妾拿了一幅稿儿递与小姐道：“老爷说，这是张相公方才在梦草轩当面做的，叫送与小姐看。” 小姐接在手，打发那侍妾去了，就展开一看，却是一套咏红梨花的曲子。小姐细细看了一遍，称羨不已。心中暗想道：“我的《新柳诗》久传于外，还说得个盗窃。这曲子乃临时因景命题，难道也是盗窃？” 便只管沉吟。嫣素见小姐沉吟，便说道：“小姐不要没主意，辜负那生才貌。” 小姐道：“我的心事，你岂不知？倘此生才不敌貌，若嫁了他，不独辜负老爷数年择婿之心，就是我一腔才思也无处吐露。岂可轻易许可？” 嫣素道：“据此生说来，百分才学，甚是讥笑张相公。难道一无所长，敢这等轻薄？” 小姐道：“我也晓得必无此事。但终身大事，不敢苟且，除非面试一篇，方才放心。” 嫣素道：“这也不难。我看此生多

情之极，他既贪想小姐，必定还要来打探消息。待他来时，小姐出一个难题目，等我传与他，叫他立刻就做一篇，有才无才便晓得了。”小姐道：“如此甚好。只要做得隐密些，不要与人看见方妙。”嫣素道：“这个自然。”二人商量定了，方才欢欢喜喜。正是：

只为怜才一念，化成百计千方。

分明访贤东阁，已成待月西厢。

二人只因算出这条计来，便或早或晚，时时叫嫣素到后园来探望。争奈苏友白因是个侍郎人家，不好只管常来。就来两遭，或是张轨如陪着，或是颖郎同着，嫣素只好张一张又躲了去，那里敢出头说话？所以往往不得相遇。

忽一日，白公在家，有人来报道：“杨御史老爷由光禄卿新升了浙江巡抚，今来上任。因过金陵，特特枉道来拜老爷。先打发承差来报知，杨老爷只在随后就到了。”白公笑道：“城中到此，有六七十里。此老特特而来，可谓改过修好矣。若是怠慢了他去，到是我的器局小了。”因分付家人，一面收拾书房留住，一面打点酒席款待；又叫了一班戏子俟候。因想无人陪他，欲要到村中请两个乡宦，又无大乡宦，又不相知，反恐不便；莫若只叫张郎来陪，到是秀才家不妨。打点停当，到了午后杨巡抚方到。白公与他相见过，叙了寒温，就设席在大厅上做戏，留他饮酒，命张轨如相陪。不题。

却说苏友白打听得有这个空，便悄悄闪入后园来。后园管门的见苏友白时常往来，也不盘问。况此时前厅忙乱，无一人到后园来，故苏友白放心大胆，走到亭子上来，四下观望。恰好嫣素有心，正在那里窥探，刚刚撞着。苏友白喜不自胜，慌忙上前深深一揖，说道：“小生自前日蒙小娘子错爱之后，朝夕在此盼望，并无空隙能见小娘子之面，忘餐废寝，苦不可言。今日侥幸前厅有客，故得独候于此。多感小娘子见怜，亦如有约而至，诚万幸也。但不知前日荒疏之句，曾复蒙小姐一盼否？”嫣素道：“诗到见了。只是郎君二诗，与张郎二诗一字不差，不无盗窃之弊。小姐见了，不胜骇异，正要请教郎君，此何意也？”苏友白惊讶：“原来如此，我说张轨如之诗如何入得小姐之眼！烦小娘子达知小姐，此二诗实小生所作，不意为张轨如所窃，非小生不肖。”嫣素道：“谁假谁真，何以辨别？”苏友白道：“此易辨也。此二诗若果张生所作，已为老爷、小姐所赏，小生复盗窃以献，乃真愚也。”嫣素道：“前日小姐亦作此想，又因面试张郎《红梨花曲》，乃一时新题新制，与前二诗若出一手，岂复是盗窃郎君之作耶？”苏友白笑道：“若说《红梨花曲》，一发是盗窃小生之作了！”嫣素惊讶道：“那有此事！《红梨花曲》乃老爷见梦草轩红梨花盛开，一时高兴，要张郎做的。此种梨花别处甚少。郎君何以得知，便先做了与张郎盗窃？”苏友白道：“此曲原非小生宿构。就是遇小娘子的这一日，张轨如绝早着人请小生来，就引小生在此亭子上，望着内中红梨花，勒逼要做。小生因慕小姐，见物感怀，故信笔成此，谁知又为张郎作嫁衣裳也！殊可笑！殊可恨！小娘子若不肯信，况张郎不死，小生现在，明日当面折对，真假便见了。”嫣素道：“原来有许多委曲，老爷与小姐如何得知？不是这一番说明，几落奸人之局矣。郎君勿忧，待我进去与小姐说知，断不有负郎君真才实貌也。”苏友白又深深一揖道：“全仗小娘子扶持，决当图报。”

嫣素去了一会，忙忙出来说道：“小姐说，张郎踪迹固有可疑，郎君之言亦未可深信，今且勿论。但问郎君：既有真才，今有一题，欲烦郎君佳制，不识郎君敢面试否？”苏友白听了，笑容可掬，欢喜无尽，道：“我苏友白

若蒙小姐垂怜面试，便三生有幸了。万望小娘子作成，速速赐题。” 嫣素笑道：“郎君且莫深喜，小姐的题目，也不甚容易。”因于袖中先取出花笺一幅，并班管一枝，递与苏友白；随又取出小小古砚一方，并水壶、黑墨，放在一块石上，道：“小姐说，古才人有七步成诗者，郎君既自负，幸不吝一挥。”苏友白接了花笺，展开一看，不慌不忙，便欲下笔。只因这一诗，有分教：佳人心折，才子眉扬。正是：

巧之胜拙，不过一时。

久而巧败，拙者笑之。

不知苏友白可能做诗，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一片石送鸿迎燕

诗曰：

从来人世美前程，不是寻常旦夕成。

黼黻千端方是袞，盐梅百备始为羹。

大都乐自愁中出，毕竟甘从苦里生。

若尽一时侥幸得，人生何处见真情？

话说苏友白接了花笺在手，展开一看，却是一幅白纸，并无题目在上。因问嫣素道：“小姐既要面试小生，何不将题目写在笺上？”嫣素道：“小姐说，闺中字迹不敢轻传，题目叫妾口授。”苏友白道：“原来如此慎重。愿闻题目。”嫣素道：“题目一个是《送鸿》，一个是《迎燕》。《送鸿》以‘非’字为韵，《迎燕》以栖字为韵。都要七言律诗一首。”苏友白听了道：“题目虽不难，小姐好深情也！好慧心也！”嫣素道：“郎君何以见得？”苏友白道：“目今春夏之交，正是燕来鸿去之时。且喻意‘送鸿’者，欲送张君也；‘迎燕’者，欲迎小生也。《送鸿》以非字为韵，以张郎为非人也；《迎燕》以栖字为韵，意欲小生双栖也。非深情慧心，安能辨此？小生且无论妄想要亲近小姐，即今日得此一题，已出万分侥幸。我苏友白不虚生矣！”即研墨濡毫，将花笺斜横在一块卧云石上欲写。嫣素道：“郎君且慢慢欢喜，还有难题在后面哩。”苏友白道：“又有何说？”嫣素道：“每句上还要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冠首。小姐说：‘婚姻大事，举动必须礼乐；今虽草草不能备，聊以此代之。’”苏友白连连点头道：“有理，有理。贞淑之风，愈使人景仰不尽矣！”口里说着，不觉情兴勃勃，诗思泉涌，正要卖弄才学，提起笔来，如龙蛇飞舞、风雨骤至，不一时，满纸上珠玑乱落。正是：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漫道谦为德，才高不让人。

苏友白须臾之间即将二诗题就，半行半楷，写满花笺，双手递与嫣素道：“烦致小姐，幸不辱命。”嫣素见苏友白笔不少停，倏成二诗，心下又惊又爱，道：“诗中深意，贱妾不知。然郎君敏捷至此，足令青莲减价，真可敬也！我小姐数年选才，今日可谓得人矣！”苏友白道：“荒芜之词，一时塞责，恐不足以当小姐清赏。万望小娘子为小生周旋一二，没齿不敢负德。”嫣素道：“郎君佳作，贱妾领去。但此时日已暮矣，恐不及复命，郎君且请回。明日前厅客尚未去，张郎自然无暇，请与郎君再会于此，定有佳音相报。”

苏友白道：“日暮小生自应告退，但不知乘此昏夜无人，可能邀小姐半面否？”嫣素道：“郎君此言差矣！小姐乃英英闺秀，动以礼法自持，即今日之举，盖为百年大事选才，并非怨女怀春之比。郎君若出此言，便是有才无德，转令小姐看轻了，此事便不稳了。”苏友白惊讶，连连谢罪道：“小生失言矣！小娘子高论，自是金玉，敢不谨从！小生今且告退。明日之会，万勿爽约。”嫣素道：“决不爽约。”苏友白又深深一揖，辞了嫣素，闪出

黼（f，音府）黻（fú，音弗）——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黼，黑白相间，作斧形刃白身黑；黻，黑青相间，作亚形。

八音——古代对乐器的统称。如钟、铃属金类；磬等属石类；琴瑟等属丝类；管、箫等属竹类；笙、竽等属匏类；埙属土类；鼓等属革类；柷、敔等属木类。

后园，悄悄去了，不题。

却说嫣素袖了诗笺，收了笔砚，笑嘻嘻来见小姐，说道：“那苏家郎君真好聪明！”小姐道：“如何见得？”嫣素道：“我将题目与他，他一见了，便将小姐命题微意一一说破，连称小姐慧心不已。若非二十分聪明，那里就领略得来？”小姐道：“小小聪明，人或有之。但不知真才如何？此二诗恐上下限韵，一时难于措手。你为何就进来了？莫非他以天晚不能完篇，带回去做了？”嫣素道：“他若不能完篇，带了回去，莫说小姐，就是嫣素也不重他了。”小姐道：“既不带去，怎生不做？”嫣素道：“怎么不做？他展开花笺提起笔来，想也不想一想，就信笔而写。嫣素在旁看他，眼睛转也不转一转，他二诗早已字完，真令人爱杀！果是风流佳婿，小姐万万不要错过！”小姐道：“如今诗在那里？”嫣素方才袖中取出，递与小姐道：“这不是，难道嫣素敢哄骗小姐不成？”

小姐接了一看，只见笔精墨良，先已耀耀动人，再细细读来，只见：

送鸿限‘非’字

金秋景物隔年非，石蕨沙芦春不肥。
丝柳渐长声带别，竹风未暖梦先归。
匏瓜莫系终高举，土谷难忘又北飞。
革面胡儿还习射，木兰旧戍慎知机。

迎燕限‘栖’字

金铺文杏待双栖，石径阴阴引路迷。
丝棘渐添帘幕影，竹风新酿落花泥。
匏尊莫慰乌衣恨，土俗休将红雨啼。
革故倘思重作垒，木香亭畔有深闺。

小姐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不禁赞叹道：“好美才，好美才！勿论上下限韵绝不费力，而情思婉转、字句清新，其人之风流俊秀如在纸上。吾不能寐寐忘情矣！但此事被张家那畜生弄得颠倒在此，却将奈何？”

嫣素道：“这也不难。小姐若自对老爷说，恐老爷疑我等有私，何不叫苏相公自见老爷剖明，与张家厌物当面对试，真假立辨矣。”小姐道：“是便是如此说。但我思凡事只可善善为之，不可结怨。你不记得老爷在京时，只为恶辞了杨御史亲事，后来弄了多少风波。我看张家这畜生如此设谋，决非端士，若使他当场出丑——况苏生孤族——恐未免又生事端，反为不妙。”嫣素道：“小姐所虑固是。但如此畏首畏尾，此事何以得成？”小姐道：“以我想来，莫若叫苏生且回京城去，不必在此。张家畜生无人代笔，我再要老爷考他一考，自然败露而去。那时却叫苏生只求舅老爷书来作伐，再无不谐之理矣。”嫣素听了，欢喜道：“小姐想得甚有理。苏相公称赞小姐深情慧心，真不虚也。明日果是佳人才子、天生一对也！便是嫣素，也觉风光。”二人算计定了，小姐只把诗笺吟玩，嫣素便去前厅打听明日留杨巡抚的事情。

到了次日，白公果留杨巡抚不放，张轨如时刻相陪，那有工夫到后园来？苏友白探知，挨过午后，便依旧趺入后园，竟到亭子上潜身等候。不多时，只见嫣素笑吟吟走出来，对着苏友白说道：“郎君好信人也！”苏友白忙忙陪笑作揖道：“小生恩慕小姐，得奉命趋走，实出侥幸，何足言信？多蒙小娘子以真诚相待，时刻不爽，真令人感激无地。”嫣素道：“君子既求淑女，安知淑女不慕君子？人同此心，谁不以诚！”苏友白道：“小娘子快论，使小生仰慕之心愈坚矣。”

嫣素道：“闲话且慢说。昨日郎君佳作，小姐再三捧读，不忍释手，以为谪仙已后，一人而已。”苏友白道：“鄙辞既蒙小姐垂青，但如今事体差讹，不知小姐何以发付？”嫣素道：“小姐昨日与贱妾再三商议，欲要与老爷说明，又恐事涉于私，不好开口；欲烦郎君当面辨明，又恐郎君与张郎为仇，必多一番口舌：故此两难。如今算来算去，止有一条好路：叫郎君不必在此惹人耳目，请速速回去，只央我家舅老爷来说亲，再无不成之理。张家厌物，郎君去后，小姐自叫老爷打发他去。岂不两全？”苏友白道：“小姐妙算，可谓无遗，但只愁小生此去求人，未必朝夕便来。倘此中更有高才捷足者先得之，那时却叫我苏友白向何处申冤？”嫣素道：“郎君休得轻觑我家小姐。我家小姐，贞心定识，不减古媛，今日一言既出，金玉不移。郎君只管放心前去，管留此东床待君坦腹。”苏友白道：“小娘子既如此说，小生今日便回去求你家舅老爷去。但不知你舅老爷是那个？”嫣素道：“我家舅老爷是翰林院侍讲吴爷。你去一问，那一个不晓得？”说不了，只听得厅后有人一路叫进后园来，道：“管园的快些打扫，杨老爷就要进园里来吃酒了。”嫣素听见，忙说道：“你我言尽于此，郎君可快快出去，不必再来！——就再来也不得见我了！”说罢，往花柳丛中一闪而去。

苏友白亦不敢久停，也忙忙抽身出来。一路上暗想道：“他方才说他家舅老爷是翰林侍讲吴爷。我想金陵城中，翰林院姓吴的只有吴瑞庵一人。若果是他，这又是冤家路窄矣！他前以女儿招我，我再三不从，连前程都黜退了。我如今反去央他为媒，莫说他定然不肯，就是他肯，我也无面去求他。”一路上以心问心，不觉到了张轨如园里。此时王文卿因城中有事，连日未来。管园的只小喜接着，打发吃了夜饭，就睡了。

次日起来，写下一封书，留与张轨如、王文卿作别。喜得原无行李，叫小喜牵了马，仍旧望观音寺里来，一者辞辞静心，二来就要问他吴翰林可是吴珪。恰好静心立在山门前，看一个小沙弥扫地，看见苏友白来，连忙迎上前作揖道：“苏相公连日少会。今日为何起得这等早？”苏友白道：“今日欲回城中去了，特来辞谢老师。”静心道：“原来如此。请到小房用了饭去。”苏友白道：“饭已用过，到不消了。我且问你一声，那白侍郎的舅子——姓吴的——可是翰林院吴珪？”静心道：“正是。他前番告假回来，如今闻得又钦诏进京去了。他若在家，也时常到这里来。”苏友白听了，心下着实不快；遂别了静心，上了马转出村口来。欲要回京城中去，眼见得吴翰林不可求了；欲要再回张园，去寻嫣素说明，他已说绝不得见了。在马上闷闷无已，信着那马，走一步懒一步。正是：

圣人失意丧家狗，豪杰逃生漏网鱼。

君子好速求不得，道途进退费踌躇。

苏友白在马上踌躇、纳闷许多时，忽然想起来道：“我前日来此，原为要到句容镇上，去见赛神仙。因有白小姐一事，遂在此耽阁了许久，竟忘怀了。他既知我为婚姻出门，今日婚姻有约，当此进退无门之时，何不去寻他一问？”遂勒马望西南句容镇上而来。行不上一二里，心下又想：“前日要见赛神仙，只为婚姻没有着落。今日婚姻已明明有了白小姐，我若不得白小姐为妇，虽终身无妇，亦不他求。求亲门路，嫣素已明明叫我去央吴翰林，如今只消自家谋为，何必又去问赛神仙？问了他，他说此事成得，终须也要

自去求人，难道他肯替我去成？他若说此事不成，我难道就依他罢了？莫若还是厚了面皮，只依孀素之言，去央吴瑞庵为上。或者他在他亲情上好，肯也不期。”心下一转，遂又勒马复回旧路而行。

行不上十数里，因往返踌躇，早已日色平南，腹中觉饥。便兜住马四下一望，只见东南大路旁一村人家，欲要去买些饭吃，又不知内里可有店舍。正在徘徊之际，忽见对面一人，也乘马而来，后面跟随着三四个仆从。行到面前，彼此一看，大家惊喜，却是认得的。那人便先开口叫道：“莲仙兄为何在此？”苏友白忙答道：“我道是谁，原来是言从兄。小弟一言难尽！”那人道：“久不见兄，时时渴想。既在此相遇，此间不是说话处，幸得寒舍不远，请到寒舍一叙。”苏友白道：“尊府却在何处？”那人用手指着路旁村中道：“即此就是。”苏友白道：“实不相瞒，小弟此时仆马皆饥，正在此商量，恰好遇兄。既尊府不远，只得要相扰了。”那人大喜，遂与苏友白并马竟入村来。正是：

郑庄千里只身行，司马邀来一座倾。

不是才名动天下，如何到处有逢迎。

原来那个人也姓苏，双名有德，表字言从，与苏友白同姓不同宗，也是学中朋友；文字虽不大通，家道却十分富厚；年纪二十五岁，单在酒色上用心，只有一件长于人处，乃是挥金结客。因断了弦，正在城中四下里相亲，回来恰好与苏友白相遇，邀了来家。

到得门前，二人下马，迎入中堂。相见过，苏有德一面就分付家人道：“快些先备便饭来。苏相公饥了，吃了饭慢慢用酒。”家人应诺，不一时，酒饭齐至。苏有德因问苏友白道：“数月不见，竟无处访问。不知仁兄为何却在此处？”苏友白道：“小弟自从去了前程之后，适值家叔从楚中代巡回来，停舟江上，要小弟随他进京去复命。小弟因在此无兴，遂应允了。不期行到中途，偶在所阻，未及如约。家叔不能久待，去了。小弟遂留在一个敝友处，住了许久。今日因有小事，要回城中，不期在此与仁兄相遇。不知仁兄几时进城？有何贵干，今日才回？”苏有德道：“小弟前番考了个三等，是瞒不得兄的。今秋乡试，没奈何，只得寻条门路，去观观场——虽不望中，也好掩人耳目——故进城去了这七八日，尚不妥当。怎如得吾兄大才，考了个案道，如今快快活活，只候抡元夺魁、吃鹿鸣宴了。怎得知小弟的苦！”

苏友白道：“这是仁兄取笑小弟了。小弟青衿已无，元魁何有？”苏有德道：“兄离城中久，原来还不知道。前日宗师行文到学中，吾兄的前程又复了。”苏友白道：“那有此事？”苏有德道：“这是小弟亲眼见的，难道敢欺仁兄？”苏友白道：“宗师既趋奉绅贵，为何又有此美意？”苏有德道：“那里是宗师美意！我闻得原是翰林老吴之意。他起初见吾兄不从亲事，一时气怒，故此作恶。久之良心发见，岂不思辞婚有何大罪？又见仁兄默默而退，并未出一恶言，与之相触，他意上过不去，故又与宗师说，方才复了。”苏友白惊喜道：“言从兄，果然如此么？”苏有德道：“宗师、书吏与学中斋夫俱是这等说，非小弟一人之言也。”苏友白听了是真，忽然喜动颜色。此时饭已吃完，正拿着一大杯酒在手，不觉一饮而尽。

鹿鸣宴——唐代乡举考试后，州县长官宴请得中举子的宴会。因在会上要歌唱《诗·小雅·鹿鸣》诗故名。明、清时沿用此例。

宗师——旧时受人尊敬奉为师表的人，明、清时称学政为“宗师”。

苏有德见了道：“此乃吾兄小喜，到秋发了，方是大喜。”苏友白道：“小弟岂以一第为得失？盖别有所喜耳。”苏有德道：“舍此更有何喜？吾不信矣。苏友白道：“不瞒兄说，小弟不喜复前程，而喜复前程之意出之吴瑞庵耳。”苏有德道：“此是为何？”苏友白道：“小弟因有事要求老吴，正愁他前怒未解，难于见面。今见他尚有相怜之意，明日去谒他，便不难开口了，故此喜耳。”苏有德笑道：“老兄莫非想回念来，原要求他令爱？但他令爱别有人家了。”苏友白道：“非也。”苏有德道：“不是为此，便是知他主场有分，要拜门生了。”苏友白笑道：“一发不是了！”苏有德道：“端的为何？”苏友白笑而不言。苏有德道：“小弟到报兄喜信，兄有何喜，反不对小弟说。难道小弟与兄至交，有甚么坏兄事处？或者对小弟说了，小弟还效得一臂，也未可知。”

苏友白此时因心中快畅，连饮数杯，已有三分酒兴，不觉便吐露真情道：“此事正要请教仁兄，岂敢相瞒。小弟有一头亲事，要求吴公作伐耳。”苏有德想了想，惊问道：“兄莫非要央他求白太玄令爱么？”苏友白见说着了，不觉哈哈大笑道：“兄神人也！”原来苏有德与白侍郎乡村相近，白小姐才貌之美与选婿之严，久已深知，只恨无门可入。今见苏友白从村里来，又见要求吴翰林作媒，故一语就猜着了。因留心道：“白小姐之美，自不必说。但白老性拗，这头亲事也不知辞了多少人，就是吴瑞庵作伐，也不济事。况闻得他已选了一个姓张的做西宾。此事必待内中有些消息，方才能成。”

苏友白见说得投机，遂将如何逼张轨如做《新柳诗》、如何被张轨如换了、后来如何遇嫣素之事，细细都对苏有德说了。苏有德便留心道：“既如此，去央老吴，一说一上。但只可惜老吴如今又钦召进京去了。”苏友白道：“莫说进京，便是上天，小弟也要去寻着他。”苏有德道：“你既要进京去寻他，何不就往这里过江去近些，又到城中去何用？赶早去，早来，还好乡试。”苏友白道：“就便去固好，只是进京路远，前日小弟匆匆出门，行李俱无，盘缠未带，今还要到城中去设处，方好起身。”苏有德道：“兄有此美事，小弟乐不可言。盘缠、行李小事，小弟尽可设处，何必又往城中耽阁日月？”苏友白大喜道：“若得吾兄相贷，小弟即此北行，又到城中何用！只是吾兄高谊，何以图报？”苏有德道：“朋友通财，古今稍有侠气者皆然。兄何小视于弟！今且与兄痛饮，快谈一夕，明日当送兄行也。”苏友白道：“良友谈心，小弟亦不能遽别，只得要借榻于陈蕃了。”

二人一问一答，欣然而饮。苏友白又将《新柳诗》并《红梨曲》写了，与苏有德看。苏有德看了，大加称赞。直饮得痛醉方散。就留苏友白在书房中宿。只因这一宿，有分教：李代桃僵，鹊争鸠夺。正是：

雄狐缓缓，睚眦关关。

同一杯酒，各自为欢。

二人不知如何分别，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有腾那背地求人

诗曰：

好花漫道护深深，景物撩人太不禁。

娇蕊才经风雨妒，幽香又被蜂蝶侵。

纵无游子相将折，争奈诗人挑达吟。

细与东君吊今古，几枝绝不露春心。

话说苏有德探知苏友白与白小姐婚姻有约，便心怀不良，要于中取事。到次日，二人起来，吃了早饭，苏有德遂叫将出外的行李不要动，又取出白金二十两，与苏友白道：“些须盘缠，兄可收拾了。只要速去速来，不可耽搁。白公性傲，恐有他图，虽小姐亦不能自主。”苏友白深深致谢道：“承兄相助，又蒙大教，感激不尽。小弟到京，只求得吴公一封书，就星夜回来了，倘侥幸成全，皆仁兄之赐也。”说罢，就叫小喜收拾行李起身。苏有德又叫一个得力家人，分付道：“苏相公此间乡村的路不熟，你可送到江口，看苏相公渡了江，方可回来。”家人领命。苏友白作谢了，竟自欣欣上马进京，不题。

原来吴翰林奉诏还京，择了吉日起行，不期刚出城，官府祖饯辛苦，不觉感冒些风寒，忽然大病起来，只得依旧回家医治。病了月余，方有起色。苏有德在城中回来，知此消息，恐苏友白进城问知，竟自去求他，便不好做手脚，故三言两语，拼着二十两银子。就撺掇苏友白进京，去走空头路，好让他独自行事。正是：

奸人一笑一奸生，哄弄愚生若戏婴。

谁识老天奸更甚，借他奸计代愚营。

却说苏有德打发了苏友白北行，满心欢喜道：“我正思量白小姐，千思百虑，再无计策，不想今日有这等好机括送将来，可谓天从人愿！”遂打点了一副厚礼，竟进城来，去拜吴翰林。

到了门前，叫家人寻见管门的，先就是五钱一个纸包递过去，然后将名帖、礼帖与他，说道：“我家苏相公要求见老爷，烦你通报一声。”管门的道：“我家老爷病才好，尚未曾见客，只怕不便相见。”家人道：“老爷见与不见听凭。只烦大叔通报一声就是了。”管门的因捏着个封儿，又看见是送礼的，遂不推辞。因说道：“请相公里面厅上少坐，等我进去通报。”家人得了口语，就请苏有德换了头巾蓝衫，竟进厅来。随将礼物排在阶下。管门人拿了两个帖子，竟进后厅来。

此时吴翰林新病初起，正在后园楼上静养身体，待好了还要进京。忽见传进两个帖子来，先将名帖一看，只见上写着：“沐恩门生苏有德顿首百拜”；再将礼帖一看，却是绸缎、台盏、牙笏、补服等物，约有百金。心下思量道：“此生素不相认，今日忽送此厚礼，必有缘故。”因叫进管门人分付道：“你去对那苏相公说：老爷新病初起，行礼不便，故未见客。苏相公枉顾，必有所教，若没甚要紧，容改日相会罢；倘有急务，不妨口传进来。厚礼概不敢领，并原帖缴还。”管门人领命出来，细细对苏有德说知。苏有德道：“既如此，就烦管家禀上老爷：门生此来，盖为舍弟苏友白的亲事，其中委曲甚多，必得面陈方尽。今日老爷既不便见客，自当改日再来。些须薄礼，定要

撺（cu ān, 音余）掇（du ō, 音多）——劝诱、怂恿，也作“撺掇”、“撺断”。

收的。再烦管家代禀一声。”管门人又进来禀知。吴翰林听说苏友白亲事，便道：“你再去问：苏友白可就是前日李学院考案首的？”管门人出来问了，又回复道：“正是他。”吴翰林道：“既为此，可请苏相公到后园来相见。”管门的忙忙出来道：“老爷叫请相公后园相见。”遂引苏有德出了大门，转到后园，进厅里来坐下。

不一时，吴翰林扶了一个童子出来。苏有德看见，忙移一张交椅在上面，说道：“老恩师请台坐，容门生拜见。”吴翰林道：“贱体抱恙，不耐烦劳。若以俗礼相拘，反非见爱。只长揖为妙。”苏有德道：“老恩师台命，不敢有违。只是不恭有罪。”因一揖。吴翰林又叫苏有德换了大衣，方才相让坐下。

茶罢，吴翰林就问道：“适才所说诒友白的这位，原来就是令弟？”苏有德道：“虽非同胞，实族弟也。少年狂妄，不谙世务，向蒙老恩师再三垂青，而反开罪门下。后宗师见斥，实乃自作之孽，而老恩师不加谴督，反怜而卵翼之，真使人负恩感恩，惭愧无地！每欲泥首阶前，因无颜面，故令门生今日代为请荆。”吴翰林道：“向因一时瓜葛之私，愿附贤豪，不意令弟少年高才大志，壁立不回，愈觉可敬可爱。返而思之，实老夫之愆，令弟何罪！但不知今日何得复言及‘亲事’二字？”苏有德道：“舍弟一时愚昧，自绝于天。久之自悔自悟，始知师台之恩，天高地厚，每欲再托根于门墙之下。近闻令爱小姐已谐凤卜，其道无由。今不得已而思其次，访知令亲白司空老先生有一位令甥女，年貌到也相仿，妄意倘得附乔，犹不失为师门桃李。然门楣在天渊之隔，此自是贫儒痴想。但素沐老恩师格外怜才，故不惜颜面有请，不识老恩师尚可略其前辜，而加之培植否？”

吴翰林欣然道：“原来为此。实不瞒兄说，向日所议，非小女，原是舍甥女。”苏有德惊问道：“为何却原是令甥女？”吴翰林道：“舍甥女乃白舍亲最所钟爱。前因奉使虏庭，虑有不测，深以甥女托弟，代为择婿。小弟偶见令弟才貌与甥女可称佳偶，所以苦苦相攀，盖欲不负舍亲之托也。若是小女，葑菲之陋，安敢妄扳君子？今令弟既翻然俯就，又承贤契见教，况舍甥女犹然待字，老夫自当仍执斧柯，撮合良偶，方知前言为不谬耳。”苏有德道：“原来恩师前日之议，不独怜才，更有此义举。门生辈梦梦不知，殊为可笑，今日得蒙老恩师始终覆庇，曲赐成全，真可谓生死肉骨！舍弟异日虽犬马衔结，亦不能报高厚于万一矣。”因复将礼送上，深深打一恭道：“些须薄物，聊展鄙忱。若是师台峻拒，便是弃门生于门墙之外了。万望叱存，足征收录。”吴翰林道：“厚礼本不当受，既贤契过于用情，只得愧领一二。”因点了四色。苏有德再三恳求，吴翰林决意不受。又用了一道茶，苏有德就起身说道：“门生在此混扰，有妨老师静养。今且告退，容改日再来拜求台翰。”吴翰林道：“本当留此一话，贤契又以贱体见谅。既如此，改日奉屈一叙罢。”遂相送而出。吴翰林信以为然，以为不负从前一番好意，心下深喜，不题。

却说苏有德回到下处，心下暗暗称快道：“此事十分顺溜。只消再骗得一封书到手，使大事定矣。”过了数日。忽见吴翰林差人拿了两个请帖来请，道：“家老爷请两位苏相公午刻小园一叙。”苏有德忙应道：“老爷盛意，不敢不来领。但是舍弟在乡间习静，路远，恐不能来。”差人去了。到得午

附乔——附，依附、靠近；乔，乔木，指高大直立的松杉等。表示上攀结交的意思。

后，竟自来赴席。

吴翰林接着，相见过，因问道：“令弟得会一会更妙。”苏有德道：“舍弟自从开罪后，就避迹乡间肄业。今虽蒙老师宽恕，尚抱愧未敢入城以会亲友。倘得邀惠联姻，则趋侍之日正长。”吴翰林道：“志士举动，往往过人。可敬，可敬！”随排上酒来，二人对饮。酒中说些闲话，直吃到了傍晚，苏有德告止。吴翰林因取出一封书来，递与苏有德道：“学生本该陪兄亲往，奈朝廷钦命甚严，明后日即要就道：“故以此代之，舍亲见了，万无不允之理。俟吉期时，再当遣人奉贺。”苏有德道：“委曲玉成，老师之恩不可言喻。此去一获佳音，即当率舍弟踵门叩首。”遂领了书，再三致谢而出。吴翰林隔了数日，身体强健，果然进京去了，不题。

却说苏有德得了这封书，遂连夜出城，回到家中，悄悄将吴翰林收信拆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眷小弟吴珪顿首，致书于

太翁姊丈台座前，弟自别后，遂马首北向。不意出城时酬应太烦，致于感冒，一病几危，感蒙屡使垂顾，足征骨肉至意。今幸粗安，即欲赴京。兹有言者：向为甥女婚事，曾觅一苏生者，诚风流佳婿也。弟注意久之，再三媒说，奈彼坚执不从，弟深怪之。前与姊丈面言者，即此生也。今忽自悔，反来恳求。弟喜快不胜，用是重执斧柯，献之东床。幸姊丈留神鉴选。如果弟言不谬，引之入幕，则凤台佳偶，星户良人，大

可慰晚年儿女之乐矣。弟行色匆匆，不能多及，乞为原谅。不宣。”

苏有德看了又看，见上面止写“苏生”，并未写出苏友白名字来，遂满心欢喜道：“我初意只打帐顶了苏友白名去，今他书上既未说破，我何不竟自出名去求？就是有人认得，却也无妨了，况吴翰林又进京去了，谁人对会？倘得侥幸事成，后来知道。便不怕他退了。”算计已定，遂将原书照旧封好，又备了一分重礼，择了一个好日子，自家打扮得齐齐整整，叫许多家人跟随，兴兴头头，竟望锦石村来。

苏有德要做出娇客模样，未到白侍郎门前，便下了马，借一个人家坐下，叫一个家人，先将吴翰林的书并一个名帖送进去。交与白侍郎管门的董老官。董老官见是吴舅老爷的书，不敢怠慢，即时传进。此时白侍郎正在梦草轩与张轨如闲谈。

你道张轨如行藏被苏友白对嫣素说破，小姐自不能容，为何还在此处？原来自公留杨巡抚在后园住时，大家要即景题诗。不期事有凑巧，苏友白先与张轨如往来时，在园中游玩，苏友白兴高，往往即景留题，今日无心中都为张轨如盗窃之用。白公那里得知许多委曲？每见一诗，必加赞美，送与小姐玩赏。小姐见苏友白去后，张轨如诗思更佳，心下狐疑，遂不敢轻易向白公开口，故张轨如犹得高据西席，洋洋得意。

这日白公正与张轨如闲谈，忽门上送进吴舅老爷书来。白公拆开一看，察知来意，心下又惊又喜，不好对张轨如说得，遂将来书袖了。再接过名帖一看，只见上写着：“门下眷晚学生苏有德顿首拜。”白公遂起身对张轨如道：“吴舍亲荐一个门生在此，只得去见他一见。”张轨如道：“这个自然。”遂辞出，往后园去了。

白公出到前厅，就叫人请苏相公相见。苏有德见请，才穿了衣巾，步行进来。白公在厅上，向下将苏有德人品一看，只见：

衣冠鲜楚，举止高昂，骨丰皮厚，一身乏秀韵之姿，似财主而非才人；面白鼻红，满脸横酒肉之气，类富翁而难赋客。金装玉裹，请看衣衫，前拥后随，止堪皮相。

苏有德进得厅来，就呈上礼帖，要请白公拜见。白公再三不肯，因自是便服，定要苏有德换过大衣，方才见礼。礼毕逊坐。

坐定，先是白公说道：“吴舍亲久称贤契高才，学生多时想慕。今接芝字，颇慰老怀。”苏有德忙打一恭道：“晚学生后进末学，陋质祿才，过蒙吴老师垂青拔识，谬荐进于老恩台泰山北斗之下，仰企俯思，不胜惶悚。”白公道：“老夫衰迈之人，睹兄青年珠玉，可谓有缘。”因问：“高居何处？椿萱定然并茂？”苏有德道：“不幸先严见背，止寡母在堂。寒舍去此仅十七八里，地名马春。”白公道：“原来咫尺，老夫不能物色，深负冰清之鉴矣！”说罢，左右送上茶来。茶罢，苏有德就起身告辞。白公道：“多承远顾，本当小饭，但初得识荆，未敢草草相褒，容择吉再当奉屈。”苏有德道：“蒙赐登龙，已出望外，何敢复有所叨？”遂一恭辞出。白公直送出大门外，再三郑重而别。家人将礼物呈上，白公点了六色，余者退出。苏有德见白公相待甚殷，以为事有可图，满心欢喜，不题。

却说白公退入后堂，小姐接着，忙问道：“今日是何客来拜？”白公道：“今日不是他客，就是你母舅有书荐来求亲的苏生。”就将吴翰林的书递与小姐。小姐接了一看，看见“苏生”，满心以为是苏友白。又见吴翰林前日为他选的即是苏友白，愈觉不胜之喜。转故意问道：“此生叫甚名字？其人果如母舅之言否？”白公道：“此生叫做苏有德，前日你母舅曾面对我说，他考案首、有才情，人物风流，今日书中又如此称扬。今日我见其人，骨相倒也富厚，言谈到也爽利，若说十分风流，则未必矣。”小姐听见叫做苏有德，只因心下有个苏友白，就误认是他，万万不疑。白公虽说未必风流，小姐转不深信，道：“母舅为孩子选择此生，非一朝一夕，或亦有所取也。为何又与爹爹所取不同？”白公道：“我今乍见，或者不能尽其底里。改日少不得请他一叙，再细细察看。但只是已有一个张郎在此，却如何区处？”小姐道：“不必有意偏向。爹爹只以才貌为去取可也。”白公道：“苏生虽非冠玉之美，较之张郎似为差胜。若论其才，张郎数诗，我所深服；苏生只据母舅言之，我尚未一试，实是主张不定。”小姐心下暗想道：“苏生与张郎，好丑相去何止天渊！爹爹素称识人，今日为何这等糊涂？想是一时眼花。只叫将他二人一会，自分玉石矣。”因说道：“泾渭自分，黑白难掩。爹爹若迟疑不决，何不聚二生于一堂，命题考试，不独谁妍谁媸可以立辨，异日去去取取，彼亦无怨也。”白公道：“此言甚是有理，我明日请苏生，就请张郎相陪。临时寻一个难题目考他，再定个优劣便了。”正是：

风雨相兼至，燕莺杂沓来。若非春有主，几误落苍苔。

按下白公与小姐商量不题。却说张轨如与白公家人最熟，这日苏有德来求亲之事，至次日早有人报与张轨如。张轨如闻知大惊，问道：“此人是谁？”报他的道：“此人是金陵学里秀才，叫做苏有德。”张轨如听了，不知音同字不同，却也认做苏友白。心下道：“这小畜生，我说他为何就不别我而去，原来是去央吴翰林书来作媒，要夺我已成之事。这等可恶，况我在此，虽为姻事，名色却只是个西宾，他到公公正正来求亲。考又考他不过，人物又比他不上，况我的《新柳诗》、《红梨曲》又是他做的，倘白公一时对会出来，

椿(chūn, 音春)萱(xuān, 音宣)——谓父母，古称父为“椿庭”，母为“萱堂”。椿，《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因大椿长寿，因以为父的代称；萱，即萱草，又名忘忧草，《诗》云：“北堂为萱，”因以为母的代称。

反许了他，我许多心机岂不枉费了？必设一计驱逐了他，方遂我心。”想了一回，忽然想起道：“小苏曾对我说，吴翰林有个女儿招他，他不肯，吴翰林甚是怪他。为何转又央他来说亲？此中尚有古怪。”

正踌躇间，忽见管门的董荣拿了一个请帖来，说道：“老爷请相公明日同金陵来的苏相公叙叙。”张轨如道：“小老来得好，我正要问你。昨日那苏相公来见老爷，为着何事？”董荣道：“是我们吴舅老爷荐他来，求小姐亲事的。”张轨如道：“你们舅老爷说他有甚好处，就荐他来？”董荣道：“这话说起来甚长。我家老爷在北京时，我家小姐曾在舅老爷家住了些时。那时舅老爷见苏相公考了个案首，又见他在那里题得诗好，就要将我家小姐招他。只因这苏相公不肯，就耽阁了。近日不知为甚，这苏相公又肯了，故此舅老爷才写书荐他来。”张轨如冷笑道：“这等说起来，你家老爷与小姐一向要选才子，都是虚名，只消央个大分上便好了。”董荣道：“张相公如何这等说？老爷因这苏相公有真才，才选他，为何却是虚名？”张轨如道：“小老为何这等眼钝？这人你曾见过，就是前日同我来送《新柳诗》，你老爷与小姐看了不中意笑的。”董荣道：“那里是他！我还记得，那日同张相公来的是个俊俏后生，这位苏相公虽也年纪不多，却是敦敦笃笃的一个人。那里是他！”张轨如哪惊讶道：“既不是他，为何也叫做苏友白？”董荣道：“名帖上是苏有德。”张轨如道：“是那两个字？”董荣道：“‘有’是‘有无’之‘有’，‘德’是‘德行’之‘德’。”张轨如听了，又惊又喜，道：“这又奇了！如何又有一个人？”董荣道：“相公明日会他，便知端的。相公请收了帖子，我还要去请苏相公哩。”说罢，便放下帖子去了。

张轨如暗想道：“既不是苏友白，我的脚根便立定了。记得吴翰林要招女婿与考案首的，小苏明明说是他的事，为何此人又讨将书来？莫非亦有盗窃之弊？明日相见时，我慢慢观他动静，敲打他两句。他若有假，自立脚不稳了。”心下方才欢喜，不题。

却说董荣拿了一个请帖，直到马春苏家来下。苏有德接了请帖，就留董荣酒饭。因问道：“明日还有何客？”董荣道：“别无他客，止有本府馆中张相公奉陪。”苏有德知是张轨如，便不问了。董荣吃完酒饭，作谢过，说道：“苏相公明日千万早些来。路远，免得小人又来。”苏有德道：“不敢再劳。我自早来就是了。”

董荣去了，苏有德自踌躇欢喜道：“我的事，就是神仙也不知道；他的事，谁知都在我腹中。他若有不逊处，我便将他底里揭出，叫他置身无地！”只因这一算，有分教：欲钻无地，掬尽西江。正是

人有害虎心，虎有伤人意。

鹬蚌两相争，原是渔人利。

不知二人明日相见，更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没奈何当场出丑

诗曰：

秦镜休夸照胆寒，奸雄依旧把天瞒。

若凭耳目讹三至，稍失精神疑一团。

有意猜划终隔壁，无心托出始和盘。

圣贤久立知人法，视以观由察所安。

话说白公，到次日叫人备酒伺候，到得近午，就来邀张轨如到梦草轩来闲话。张轨如因问道：“前日令亲吴老先生荐这位苏兄来，不知吴老先生与他，还是旧相知，却是新相识？”白公道：“不是甚么旧相知。只因在灵谷寺看梅，看见此兄壁间题咏清新，故尔留意；又见学院李念台取他案首，因此欲与小女为媒。不想此生一时任性不从，舍亲恼了，因对李念台说，把他前程黜退。小弟从京师回来时，舍亲是这等对我说，我也不在心，一向丢开了。不知近日何故，昨日舍亲书来，说他又肯了，故重复荐来。我昨日见他，一时未睹其长，心下甚是狐疑。但是舍亲书来，不好慢他，故今日邀他一叙，少刻借兄大才，或诗或词，邀他倡和，倘无真才，便可借此以复舍亲了。”张轨如道：“原来如此。老先生法眼，一见自知，何必更考？但不知令亲书中，曾写出这苏生名字否？”白公道：“书中只以苏生称之，并未写出名字。昨见他名帖，方知叫做苏有德。”

张轨如笑一笑，就不言语了。白公道：“先生为何笑笑？莫非有所闻么？”张轨如又笑一笑道：“有所闻无所闻，老先生亦不必问，晚生亦不敢言。老先生高明，只留神观之便了。”白公道：“既忝相知，何不明明见教？欲言不言，是见外了。”张轨如便正色道：“晚生岂敢！晚生虽有所闻，亦未必的。欲不言，恐有误大事；欲言之，又恐近于献谄：所以逡巡未敢耳。”白公道：“是非自有公论，何谄之有？万望见教。”张轨如道：“老先生既再三垂问，晚生只得说了。晚生闻得令亲所选之苏，又是一苏，非此人也。”白公道：“我回想前日舍亲对我说，他的名字依稀正是‘有德’二字，为何又是一苏？”张轨如道：“音虽相近，而字实差讹。令亲所取者，乃苏友白，非苏有德也。”白公惊讶道：“原来是二人！但舍亲又进京去了，何以辨之？”张轨如道：“此不难辨。老先生只消叫人去查前日学院考的案首，是苏友白，还是苏有德，就明白了。”白公道：“此言有理。”随分付一个家人去查。

正说不了，忽报：“苏相公来了。”白公叫请进来，先是张轨如相见过，然后白公见礼。礼毕，分宾主而坐：左边是苏有德，右边是张轨如，白公自在下面近右相陪。各叙了寒温。白公因说道：“老夫素性爱才，前者浪游帝都，留心访求，并未一遇。何幸今日斗室之中，得接二贤。”苏有德道：“若论张兄，才美诚有如老师台谕。至于门生盗窃他长，饰人耳目，不独气折大巫，即与张兄并立门墙，未免惭形秽于珠玉之前矣。”张轨如道：“晚生下士，蒙老先生怜才心切，欲自隗始，故得冒充名流，作千金马骨。怎如苏兄，真正冠军逸群，允足副老先生伯乐之顾！”白公道：“二兄才美，一如‘云间陆士龙’，一如‘日下荀鸣鹤’，可称劲敌。假令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

大巫——巫，巫师。语云：“小巫见大巫。”本意小巫遇见大巫，法术无可施展，比喻相形之下，一个远远比不上另一个。

一如“云间陆士龙”一如“日下荀鸣鹤”——陆士龙，名云：荀鸣鹤，名隐，二人均西晋名士。一次在

老夫左右顾盼，不胜敬畏。”大家攀谈了一会，左右报酒席完备，白公就送席。依旧是苏有德在左，张轨如在右，白公下陪。

酒过数巡，白公因说道：“前日李念台在京时，众人都推他才望，故点了南直学院。今能于案中摸索苏兄，则其望不虚矣！”苏有德道：“唯门生以鱼目混珠，有辱宗师藻鉴。至于赏拔群英，真可谓胡贾之识也。”张轨如道：“苏兄一时名士，宗师千秋玄赏，如此遇合，方令文章价重。但近来世风日降，有一真者，遂有一影附者，如魑魅魍魉，公然放肆于青天白日这下，甚可耻也。”苏有德见张轨如出语有心，知是诮己，因答道：“此犹有目者所可辨。最可耻者，一种小人，窃他人之篇章而作己有，以进谒公卿，令巨目者一时不识其奸。真可畏也！”白公道：“此等从来所有，但止惑一时，岂能耐久？”大家谈论是非，互相讥刺，白公俱听在心里。

饮够多时，左右稟要换席，白公遂邀二人到梦草轩散步。大家净了手，张轨如就往后园去更衣了，唯白公陪着苏有德，就在轩子中更了衣，闲玩那阶前的花卉并四壁图书。原来张轨如的《新柳诗》并《红梨曲》也写贴在壁上，苏有德看到此处，白公便指着说道：“此即张兄之作，老夫所深爱，仁兄试观之，以为何如？”苏有德忙近前看了一遍，见与苏友白写的是一样，就微笑了笑，冷冷的说道：“果然好诗。”白会见苏有德含吐有意，因问道：“老夫是这等请教，非有成心。吾兄高识，倘有不佳处，不妨指示。”苏有德连忙打一恭道：“门生岂敢，此诗清新俊逸，无以加矣，更有何说？但只是……”苏有德说到此，就不言语了。白公道：“既蒙下教，有何隐情，不妨直示。”苏有德道：“亦无甚隐情。但只是此二作门生曾见来。”白公道：“兄于何处见来？”苏有德道：“曾于一敝友处见来。敝友言，今春二月，曾以前二诗进谒老师，未蒙老师收录。敝友自恨才微，怅快而归。门生亦为之惋惜，不意乃辱老师珍赏如此。不知为何张兄之作一字不差，这也奇怪！”白公听了惊讶道：“二月中从不见更有谁来！”苏有德道：“只怕就是与张兄同一时来的。老师只消在门簿上一查，便知道了。”白公道：“贵友为谁？”苏有德尚未及答，而张轨如更衣适至，彼此就不言语了。白公就邀入席。

大家又饮了一会，白公因说道：“今日之饮，虽肴核不备，主人未贤，然二兄江南名士，一时并集，实称良会，安可虚度？老夫欲拈一题，引二兄珠玉，二兄幸勿败兴。”张、苏二人彼此忌妒，两相讥诮，忽见白公要做诗，二人都呆了。张轨如道：“老先生台教，晚生常领。不知苏兄有兴否？”苏有德道：“既在老恩师门墙，虽然荒陋，自应就正，但今日叨饮过多，枯肠酣醅，恐不能奉教。”张轨如道：“正是这等。晚生一发酒多了。”白公道：“‘斗酒百篇’，青莲佳话。二兄高才何让焉！”就叫左右取过文房四宝，各授一副。白公随写出一题，是《赋得‘今夕何夕’》。因说道：“题虽是老夫出了，韵却听凭二兄自拈。候二兄诗成，老夫再步韵奉和。若老夫自用韵，恐疑为宿构了。二兄以为何如？”苏、张二人道：“老师天才，岂可与晚辈较量。”口虽如此说，然一时神情顿减，在座踖踖不宁——做又做不出，又难回不做，只是左右支吾。苏有德大半推醉，张轨如假作沉思。白公见二人光景不妙，便起身道：“老夫暂便。——恐乱二兄诗思。”遂走入轩后去了。

张华处相会时，云自称“云间陆士龙”，隐答曰“日下荀鸣鹤”。

斗酒百篇，青莲佳话——唐代大诗人李白，号青莲，有饮斗酒写诗百篇之美誉。

踖（cù，音促）踖（jí，音籍）——恭敬而局促不安的样子。

正是：

假虽终日卖，到底有疑猜。

请看当场者，应须做出来。

此时日已西斜。张、苏二人面面相觑，无计可施。二人又不好商议。苏有德混了一会，便起身下阶，倚着栏杆，假作呕吐之状。张轨如就推腹痛，往后园出恭去了，半晌方来，白公在轩后，窥见二人如此形状，心上又气又恼又好笑，却又不好十分羞辱他们，只得转勉强出来周旋，叫左右看热酒，请二位相公入席。张、苏二人见白公出来，只得依旧就座。

白公问道：“二兄佳作曾完否？”张轨如便使乖，不说做不出，就信口先应道：“晚生前半已完，因一时腹痛，止有结句未就。”苏有德见张轨如使乖，也就应声答道：“晚生虽勉强完篇，然醉后潦草，尚欠推敲，不敢呈览。”白公道：“二兄既已脱稿，便不虚今夕了。老夫亦恐仓卒中不能酬和，到是明日领教罢。且看热酒来，痛饮以尽余欢。”

苏、张二人见说明日完诗，便胆大了。苏有德道：晚生做诗尚可勉强，若要再饮，实是不能。”张轨如道：“雄饮苦吟，晚生平日不敢多让，此白老先生所知，今日为贱腹作楚，情兴顿减，不能代作半主，奉陪苏兄，奈何，奈何！”白公道：“草酌本不当苦劝，然天色尚早，亦须少尽主人之意。”二人若论吃酒，尚去得两壶，只因推醉了半日，不好十分放量。又饮得几杯，见天色渐昏，苏有德便立辞起身。白公假意留留，也就起身相送。先送了苏有德出门，又别了张轨如回书房，然后退入后厅来。正是：

认真似酒浓，识破如水淡。

有才便可怜，无才便可慢。

却说白公退入后厅，小姐接住。白公就说道：“我儿，我今日看张、苏二人行径，俱大有可疑。几乎被他瞒过！”小姐暗惊道：“张郎固可疑，苏生更有何疑？”因问道：“爹爹何以见得？”白公道：“我记得你母舅对我说，苏生曾考案首。今日张郎说，考案首的是苏友白，不是他。”小姐道：“此生爹爹昨日说他正是苏友白。”白公道：“他叫做苏有德。音虽相近，其实不是。此一可疑也。及我指张郎《新柳诗》及《红梨曲》与苏有德看，他又说此是他一好友所作，非张郎之句。此不又一可疑！到后来，我出一题，要他二人做诗，他二人推醉装病，备极丑态，半日不成一字，以此看来，二人俱有盗袭顶冒之弊。”小姐听见不是苏友白，就呆了半晌，道：“原来如此！幸被爹爹察觉，不然堕入奸计怎了！”白公道：“我已差人学里去查，明日便知端的。”父女二人又闲谈了一会，方各自去睡。

到次日，白公起来，梳洗毕，即出穿堂坐下，叫董荣进来问道：“前二月内，曾有一相公送《新柳诗》来，你怎么不传进来我看？”董荣道：“小的管门，但有书札诗文，即时送进，如何敢有遗失！”白公道：“是与张相公一时同来的。”董荣此事原有弊病，今日忽然问及，未免吃惊，便觉辞色慌张。因回说道：“是张相公来时，有一位相公同来，彼时两首诗，俱送进与老爷看的。”白公道：“那一位相公姓甚么？”董荣道：“过去的事，小的一时想不起来。”白公道：“可取二月门簿来看。”

董荣见叫取门簿，慌忙就走。白公见他情景慌张，便叫转董荣来，道：“你不要去！”又另叫一个家人，到他门房中去取。那一个家人随即到门房中，将许多门簿俱一抱拿来了，递与白公看。白公只检出二月的来看，董荣就连忙将余下的接了去。

白公揭开查看，只见同张轨如一时同来的，正叫做苏友白。因细细回想道：“是有一个姓苏的。我还隐隐记得，他的诗甚是可笑。为何却又是名士？大有可疑！”因又问董荣道：“凡是上门薄的都注某处人，这苏友白下面为何不注？”董荣道：“想是个过路客，老爷不曾接见、回拜，故此就失注了。”白公道：“就是过客，也该注明。”董荣道：“或者注在名贴上。”白公道：“可取名贴来看。”董荣道：“这名贴没甚要紧，恐怕日久遗失了，容小的慢慢寻看。”白公见董荣抱着余下的门簿，内中也有许多名贴，乱夹在中间，就叫取上来看。董荣道：“这内中都是新名帖，旧时的不在。”白公见他慌张，不肯拿上来，一发要看。董荣拗不过，只得送上来。

原来董荣是个酒徒，不细心防范，旧时二首诗就夹在旧门簿中，一时事过，就忘记了。今日忽然查起，又收不及，故此着忙。白公看见有些异样，故留心只管将门簿翻来翻去。也是合当事败，恰恰翻出二诗，原封不动：一封写着“张五车呈览”，一封写着“苏友白呈览”。白公拆开一看，苏友白的恰是张轨如来献的，张轨如的恰是旧日可笑的，白公不觉大怒，看了董荣道：“这是何说？”董荣见寻出二诗，便吓呆了，忙跪在地下，只是磕头。白公怒骂道：“原来都是你老奴作弊更换，几乎误我大事！”董荣道：“小的焉敢更换！都是张相公更换了，叫小的行的。小的不合听信他。小的该死了！”白公大怒，叫左右将董荣重责了二十板革出，另换一个管门。正是：

从前做过事，没兴一齐来。

白公才责了董荣，只见昨日差去打探案首的家人回来了。就回复白公道：“小人到学中去查，案首是苏友白，不是苏有德。苏有德考在三等第六十四名，没有科举。”白公道：“查得的确么？”家人道：“学中考案，怎么不的。”

白公听了，连忙进来与小姐将两项事一一说了，就将前诗递与小姐。因说道：“天地间有这等奸人，有这等奇事！若不是我留心细察，我儿你的终身大事岂不误了！”小姐道：“世情如此，真可畏人。愈觉守身待字之难。十年不字，《大易》所以称贞，良有以也！”白公道：“苏、张两畜生，盗袭顶冒，小人无耻。今日败露，固不足论。如今看起来，考案首的也是苏友白，你母舅荐赏的也是苏友白，做这两首《新柳诗》的也是苏友白。这苏友白明明是个少年风流才子无疑矣；转遭疏失，今不知飘零何处，大可恨耳！”

小姐道：“这苏友白既有这等才情，料不沦落。况曾来和过《新柳诗》，自能物色踪迹。虽未蒙刮目，然才人有心，或去亦不远。若知他二人奸谋败露，定当重来。转是张、苏二奸人，狡猾异常，须当善遣。”白公道：“这容易。苏有德原无许可，张轨如自是西宾，只消淡淡谢绝便了。”小姐道：“如此方妙。若见于颜色，恐转添物议。”白公道：“不消你虑。只是我还记得你母舅曾对我说，因亲事不成，将苏生前程黜退。不知近曾复也不曾？况目今乡试在迩，若是不曾复得，却不误了此生！我如今须差一人去打听明白，一者好为他周旋，二者就知此生下落。”小姐道：“爹爹所见最是。”白公随差一个能事家人，到金陵去打听。

那家人去了三四日，即来回复道：“小人打听，苏相公前程原是吴舅老爷与学院说复了。只是这苏相公，自从没前程之后，即有他一个做官的叔子接他进京去了，至今竟不曾回来。又有人说，这几个月并不知去向，就是他叔子要接他进京，也个曾接得着。小人到他家中去问，也是这般说。——只此便是实信。”白公想了想，因对小姐说道：“他的前程既然复了，到乡试

之期自然回来，不必虑也。”正是：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一着不到，满盘从起。

白公过了数日，备了一副礼，答还苏有德。明知吴翰林不在家，原写了一封回书，道不允亲之意。苏有德见事机败露，自觉羞惭，不敢再来缠扰。张轨如有人报知董荣之事，也知安身不得，因与王文卿商议，只说乡试近，要进京习静，转先来辞。白公顺水推船，也就不留。

张、苏二人虽然推出，然未免费了许多周折。白公心下暗气暗恼，不觉染成一病，卧床不起，小姐惊惶无措，只得请医服药、问卜求神，百般调理。小姐衣不解带，昼夜啼泣，如此月余，方才痊愈。正是：

只缘儿女累，染出病中身；

若无儿女孝，谁救病中亲？

尽得孝与累，方成父子恩。

按下白公在家抱恙不题。且说苏友白，自别了苏有德，渡江而北，一心只想要见吴翰林，便不觉劳苦，终日趲行。一日，来到山东地方，叫做邹县。见天色将晚，就寻一个客店住了，到次日早起，小喜收拾行李，在床头间翻出一个白布搭包，内中沉沉有物。小喜连忙拿与苏友白，打开一看，却是四大封银子，约有百金以外。

苏友白看了，连忙照旧包好。心中想一想，对小喜说道：“此银必是前夜客人匆忙失落的。论起理来，我该在此候他来寻，交还与他，方是丈夫行事。只是我去心如箭，一刻不容少留，却如何区处？莫若交与店主人家，待他付还罢。”小喜道：“相公差了。如今世情，能有几个好人？我们去了，倘店主人不还，那里对会？却不辜负了相公一段好意？既要行此阴鹭事，还是略等半日为妙。”苏友白道：“你也说得是，只是误了我的行期。——这也没法了！”梳洗毕，吃完饭，店主人就要备马。苏友白道：“且慢，我还要等一人，午后方去。”店主人道：“既要等人，率性明日去罢。”

苏友白虽然住下，心是急的，在店中走进走出。只到日午，吃过午饭，方见一个人，青衣大帽，似公差模样，骑着一匹马，飞也似跑来。到了店门前，下了马，慌慌张张就叫：“店主人何在？”店主人见了，连忙迎住道：“差爷昨日过去的，为何今日复转来？”那公差道：“不好了，大家不得干净！我是按院承差，前奉按院老爷批文，到邹县吊取了一百二十两官银，去修义冢。昨日因匆匆赶路，遗失在你家店里。倘有差池，大家活不成！”店主人听见，吓得呆了。说道：“这是那里说起！我们客店中，客人来千去万，你自不小心，与我何干？”承差道：“且不与你讲口，且去寻寻看。”

二人慌忙走入房中，将床上翻来覆去，颠倒搜寻，那里得有？承差见没了，着了急，就一把扭住店主人道：“在你店里不见的，是你的干系。你赔我来！”店主人道：“你来时又不曾说有银子，去时又不曾交银子于我，我见你银子是红的是白的？你空身来空身去，如何屈天屈地冤我？”那承差道：“我是县里支来的四大封银子，每封三十两，共一百二十两，将一个白布搭包盛着，带在腰里，前夜解下，放在床头草荐底下。现有牌票在此，终不然赖你不成！”就在袖子里取出一张朱笔票来，递与店主人看，道：“这难道

阴鹭(zhì,音质)——鹭，定。意思是天默默地安定百姓的事。也称“阴德”，故称暗中行善叫“积阴德”，暗中害人叫“伤阴鹭”。

是假的？你不肯赔我，少不得要与你到县里去讲。”扭着店主人往外就走。店主人着了急，大叫道：“冤屈！冤屈！”

苏友白见二人光景是真，忙走上前扯住道：“快放了手。你二人不须着急，这银子是我拾得在此。”就叫小喜取出，交与那承差。那承差与店主人见有了银子，喜出望外，连忙下礼谢道：“难得这位相公好心，若遇别一个拿去，我二人性命难保！苏友白道：“原是官银，何消谢得？你可查收明白，我就要起身。”承差道：“受相公大恩，何以图报！求相公少留半刻，容小人备一味，请相公坐坐，聊尽恭敬之心。”苏友白道：“我有急事进京，只为拾了银子，没奈何在此等你。既还了你，我即刻要行，断没工夫领情。”店主人道：“请相公吃酒，相公自不稀罕。但只是今日日已斜西，前途巴不到了。况此一路，甚不好走，必须明日早行，方才放心。”苏友白道：“我书生家，不过随身行李，无甚财物，怕他怎么？”店主人道：“虽无财帛，也防着惊。”苏友白执意要行，店主人拗不过，只得将行李备在马上。苏友白叫小喜算还饭帐，随即出门。那承差与店主人千恩万谢，送苏友白上马而去。正是：

遗金拾得还原主，有美空寻向路人。

莫道少年不解事，从来才与色相亲。

承差得了原银，自去干办，不题。却说苏友白上了马，往北进发，行不上十数里，忽一阵风起，天就变了。四野黑云，似有雨意。苏友白见了，心下着忙，要寻人家，两边一望，尽是柳林旷野，绝无村落人烟。正勒马踌躇，忽乱草丛中跳出一条大汉。手持木棍，也不做声，照着苏友白劈头打来。苏友白吓得魂飞天外，叫一声“不好了”，坐不稳，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那大汉得了空，便不来寻人，竟跨上马，兜马屁股三两棍，那马负痛，便飞也似往柳林中跑将去了。小喜在后，急急赶来，扶起苏友白时，那大汉连马连行李也不知跑到那里去了。苏友白扒将起来。幸不曾跌坏，却是行李马匹俱无。二人面面相觑，只叫得苦。正是：

已备穷途苦，仍罹盗贼灾。

方知时未遇，不幸一齐来。

苏友白此时进退两难，不知如何区处，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苏秀才穷途卖赋

诗曰：

漫道文章不疗饥，挥毫也有卖钱时。

黄金滕阁偿文价，白璧长门作酒资。

儒士生涯无垄断，书生货殖有毛锥。

更怜闺艳千秋意，死向才人一首诗。

却说苏友白旷野被劫，马匹行李俱无，只剩得主仆两个空身；一时间天时又昏暗起来，因与小喜商量道：“前途路远，一时难到。就是赶到，我两个空身之人，又无盘缠，谁家肯留？莫若回到旧主人家，再作区处。”小喜道：“事出无奈，只得如此。”遂扶了苏友白，一步步复回旧路而来。

苏友白去时节兴匆匆，回来时没精打采，又没了马，越走不动。只到傍晚将次上灯，方才到得店里，店主人看见，吃了一惊，道：“相公为何又转来？多分吃亏了！”苏友白遂将被劫事说了一遍。店主人跌脚道：“我头里就叫相公不要去，相公不听，却将行李马匹都失了，岂不可惜！”苏友白道：“行李无多，殊不足惜，只是客途遭此，空身如何去得？”店主人道：“相公且进里面用夜饭。待我收拾旧铺盖，与相公权宿一夜，明日再处。”苏友白依言，过了一夜。

到次早起来，正与店主人在店中商议，只见对门一个白须老者，走过来问道：“这位相公象是昨日还承差银子的，去了为何复来？”店主人叹一口气道：“天下有这等不平的事！这位相公昨日拾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到好心肠还了人；谁知天没眼，走到路上，到将自己的行李马匹被强盗劫去，弄得如今只身进退两难。”那老者道：“原来如此。真是好心不得好报！且请问相公高姓？贵处那里？今将何往？”苏友白道：“学生姓苏，金陵人氏，要到京中见个相知。不意遭此一变。盘缠尽失。老丈何以教之？”那老者道：“原来是苏相公。此去京中止有八九日路，若论路上盘费，也消不多，只恐要做行李，并京中使用，便多了。”苏友白道：“如今那顾得许多，只要路上费用并行李一二件，得十数金便好了。其余到京再当别处。”店主人道：“小人受苏相公大恩，这十数两银子，我该措办。只是穷人，一时不能凑手，若是张老爷有处挪移，与苏相公去，容小人慢慢加利偿还，断不敢少。”

张老道：“我看苏相公一表人物，德行又高，又是江南人物，料想文才必定高妙。若是长于诗赋，就有一处。”苏友白道：“学生文才虽未必高妙，然诗赋一道，日夕吟弄，若有用处，当得效劳。”张老道：“如此甚好。我有一个舍亲，姓李，原是个财主，近日加纳了中书，专好交结仕宦。前日新按院到，甚是优待舍亲。舍亲送重礼与他，这按院又清廉不受。舍亲无以为情，要做一架锦屏送他。因求高手画了四景，如今还要烦一个名人做四首诗，标题于四景之后，合成八幅。若是苏相公高才做得，这盘缠便易处了。”苏友白道：“做诗自不打紧，只是贵县人文之邦，岂无高才，何俟学生？”张老道：“不瞒苏相公说，我这山东地方，读书的虽不少，但只晓得在举业上做工夫。至于古文词赋，其实没人。只有一个钱举人会做几句，却又装腔难求。春间舍亲烦他做一篇寿文送县尊，请他三四席酒，送了他二三十金礼物，他犹不足，还时常来借东借西。前日为此四首诗，舍亲又去求他，他许说‘有兴时便来领教’，要我舍亲日日备酒候也，尚不见来。若是苏相公做得时，舍亲便省得受他许多气了。”

苏友白道：“既是这等，学生便与令亲效劳也使得。只是学生行色匆匆，今日去做了，今日还要行。烦老丈就同去为妙。”张老笑道：“前日一篇寿文，钱举人做了半个多月。难道这四首诗，一时容易就完？若是苏相公高才做得完时，舍亲自然就送礼，决不敢耽阁。”苏友白道：“全赖老丈先为致意。”张老道：“既如此，就同苏相公去。”苏友白道：“有多少路？”店主人道：“不多远。李爷家就在县东首卢副使紧隔壁。”苏友白道：“既不多远，我去了就来。有好马烦主人代我雇下一匹。”店主人道：“这不打紧。”说罢，张老遂同苏友白带了小喜。径进城望李中书家来。正是：

要知山路樵携去，欲见波涛渔领回。

白云本是无情物，又被清风引出来。

张老同苏友白不多时便到了李中书家门前。张老道：“苏相公请少待，我先进去通知舍亲，就出来相请。”苏友白道：“学生拱候。”张老竟进去了。

苏友白立在门前一看，只见一带是两家乡宦：隔壁门前有八根半新不旧的旗杆，门扁上“风宪”二字，颜色有些剥落，分明是个科甲人家，却冷冷落落；这边虽无旗杆，门扁上“中翰第”三个大字，却十分齐整，一望去到象个大乡宦。苏友白正看未完，只见内里一个家人出来，说道：“家爷在厅上，请相公进去。”

苏友白进到仪门，只见那李中书迎下阶来，苏友白将李中书一看，只见：

冠势峨峨，俨然科甲。履声囊囊，酷类乡绅。年华在四五十以上，官职居八九品之间。数行黄卷，从眼孔中直洗到肚肠，纵日日在前而实无；一顶乌纱，自心坎上径达于颜面，虽时时不戴而亦有。无限遮瞒，行将去只道自知；许多腔套，做出来不妨人笑。

李中书迎苏友白到了厅上，见过礼，分宾主坐下，李中书就说道：“适间舍亲甚称苏兄高雅，尚未奉谒，如何到辱先施。”苏友白道：“学生本不该轻造。只因穷途被劫，偶与令亲谈及老先生德望，又闻知有笔墨之役，多感令亲高谊，不以学生为不才，欲荐学生暂充记室，聊以代劳，故辄颜进谒，不胜唐突。”李中书道：“正是，前日按台到此，甚蒙刮目，意欲制一锦屏为贺，已倩名手画了四景在此，更欲题诗四首，默寓赞扬之意，合成八幅一架。几欲自献其丑，苦无片刻之暇。今蒙仁兄大才美情，肯赐捉刀，感激不尽。只是乍得识荆，如何就好重烦？”苏友白道：“只恐菲才不堪代割，若不鄙弃，望赐题意。”李中书道：“既辱见爱，且到后园小酌三杯，方好求教。遂叫左右备酒，就起身邀苏友白直到后面东半边一所花园亭子里来。

那亭子朱栏曲槛，掩映着疏竹名花。四围都是粉墙，墙外许多榆柳，树里隐藏着一带高楼，到也十分华藻。苏友白此时也无心观景。到得亭中，不多时，左右即捧出酒来，李中书逊了席，二人正欲举杯，只见一个家人来报道：“钱相公来了。”李中书道：“来得妙！快请进来。”一面说，一面就自起身出来迎接。须臾，迎了进来，苏友白也起身相接。

只见那钱举人生得长须大腹，体厚颐丰。钱举人见了苏友白，便问李中书道：“此位何人？”李中书道：“金陵苏兄。”钱举人道：“这等是远客了。”就让苏友白居左，相见毕，各照次坐下。

钱举人因问道：“苏兄大邦人物，不知有何尊冗，辱临敝乡？”苏友白

门扁——扁，即匾，挂在门上或墙上的题字楼牌，也作“匾额”，单称“匾”或“额”。

倩（qìng，音庆）——请；央求。

未及答，李中书就应道：“苏兄不是特到敝乡。只因进京途中被劫，踌躇旅次。今日舍亲偶然遇着，询知这等少年美才，又因见小弟前日所求贺按台四诗，未蒙吾兄捉笔，就要烦劳苏兄。蒙苏兄不弃，故翩然赐顾。正虑宾主寥寥，不能尽欢，恰值吾兄见枉，可谓有兴。”钱举人道：“如此甚妙。小弟连日不是不来，缘舍下俗冗缠扰，绝无情兴，今闻按台出巡将回，恐误仁兄之事，只得强来应教，其实诗思甚窘。今幸天赐苏兄到此，可免小弟搜索枯肠矣。”苏友白道：“学生穷途无策，故妄思卖赋以代吹萧，只道潦草应酬，初未计其工拙。今见大巫在前，小巫自应气折而避舍矣。”李中书道：“二兄俱不必太谦，既蒙高谊，俱要赐教。且快饮数杯，发发诗兴。”遂酌酒相劝。

二人吃了半晌，苏友白道：“学生量浅。既是李老先不鄙，到求赐了题目，待学生完了正事，再领何如？”李中书犹不肯，钱举人道：“这也使得。且拿题目出来看了，一边吃酒，一边做诗，也不相碍。”李中书方叫左右拿过一个拜匣来开了，取出四幅美人画，并题目递与二人。

二人展开一看，第一幅却是《补衮图》上画二美人相对缝衣。第二幅是《持衡图》，上画一美人持称称物，数美人旁看。第三幅是《和羹图》，上画数美人当厨，或炊、或爨、或洗、或烹。第四幅《枚卜图》，上画四美人花底猜枚。诗题即是四图，要各题一诗，默喻推尊入相之兆。

苏友白看了，略不言语。钱举人说道：“李老丈费心了。这等称赞，甚是雅致。只是题目大难，难于下手，必须细细构思。小弟一时实是不能，单看苏兄高才。”苏友白道：“钱先生尚为此言，在学生一发可知，但学生行色倥偬，只得勉强呈丑，以谢自荐之罪，便好告辞。”李中书道：“足见高情。”遂叫左右送上笔砚并一幅笺纸。苏友白也不推让，提起笔来，一挥而就。正是：

步不须移，马何必倚，

兔起鹘落，烟云满纸。

苏友白写完，就递与李、钱二人道：“虽未足观，幸不辱命。”李、钱二人展开一看，只见：

第一首《补衮图》

剪裁犹记降姬年，久荷乾坤黼黻穿。

赖得女媧针线巧，依然日月压双肩。

第二首《持衡图》

颦笑得时千古重，须眉失势一时轻。

感卿只手扶持定，不许人间有不平。

第三首《和羹图》

天地从来争水火，性情大抵异酸甜。

如何五味调和好，汝作梅兮汝作盐。

第四首《枚卜图》

非关偶尔浪猜寻，姓字应先简帝心。

玉筯金瓯时一发，三台遥接五云深。

衮（gǔn，音滚）——古代皇帝及上公的礼服。

称（chèng）称（chēng）——称（chèng），即称，衡量轻重的器具；称（chēng），用秤来衡量轻重。

爨（cuàn，音窜）——烧火煮饭。

钱举人读了一遍，惊喜赞叹道：“风流敏捷，吾兄真仙才也！”苏友白道：“一时狂言，有污台眼。”

李中书看了，虽不甚解，却见钱举人满口称赞，料想必好，不觉满心欢喜，说道：“大邦人物，自是不同。何幸得此，增荣多矣。但只是人心不足，得陇望蜀，尚欲求大笔一挥，不识允否？”苏友白道：“这等何难！”遂立起身，叫左右移了一张书案到阶下，磨起墨来。李中书忙取了四幅重白绫子，铺在案上。苏友白此时也有三分酒兴，遂乘兴一挥，真是龙蛇飞舞，顷刻而成。钱、李二人见了，赞不绝口。

苏友白心中暗想道：“这等俗物，何足言诗！若有日与白小姐花前灯下，次第唱和，方是人生一快。今日明珠暗投，也只是为白小姐，穷途之中，没奈何了！”正想着，忽抬头见隔壁高楼上，依稀似有人窥看，遮遮掩掩，殊觉佳丽。心中又想：“纵然美如白小姐，也未必有白小姐之才。”一想至此，不觉去心如箭。因对李中书说道：“蒙委已完，学生即此告辞。”李中书忙留道：“高贤幸遇，何忍戛然就去；况天色已暮，如何去得？就是万分要紧，也须屈此草榻一宵，明日早行。”苏友白道：“明日早行也可。只是马匹行李俱无，今日还要到店中去打点。”李中书道：“苏兄放心，这些事都在小弟身上。”钱举人道：“苏兄不要太俗了，天涯良朋聚会，大是缘法，明日小弟也要尽地主之谊。李老先万万不可放去。”苏友白道：“明日决当早行，钱先生盛意，只好心领了。”李中书道：“这到明日再议，且完今日之事。”又邀二人进亭子去吃酒。三人说说笑笑，直吃到上灯，钱举人方别去，李中书就留苏友白在亭后书房中住了。正是：

俗子客来留不住，才人到处有逢迎。

苏友白一夜无眠。到次早，忙忙起来，梳洗毕，就催促要行，只不见主人出来。又挨了一会，方见张老走来说：“苏相公为何起得恁早？”苏友白道：“学生客邸，度日如年，恨不能飞到京中。万望老丈与令亲说一声，速速周济，感德不浅。”张老道：“盘缠小事，自然奉上。只是舍亲还有一事奉恳。”苏友白道：“更有何事？”张老道：“舍亲见钱举人说苏相公才高学广，定然是大发之人，甚是爱慕，愿得时时亲近。今有一位公子，一十三岁，欲要送一封关书，拜在苏相公门下，求苏相公教育一年。束修听凭苏相公填多少，断不敢吝。”苏友白道：“学生从不晓得处馆；况是过客，立刻要行，如何议及此事？”

正说着，只见一个家人送进一个请帖来，却是钱举人请吃酒的。苏友白忙辞道：“这个断不敢领！烦管家与我拜上，多谢了。原帖就烦管家带去。”那家人道：“酒已备了，定要屈苏相公少留半日。”说着，将帖子放下，去了。张老道：“馆事苏相公既不情愿，舍亲也难相强。钱举人此酒是断断辞不得的。况这钱举人，酒也是难吃的，若不是二十分敬重苏相公，他那里肯请人？这是落得吃的。”苏友白道：“固是高情，只是我去心甚急。”张老道：“苏相公请宽心，我就去备办马匹行李。钱家酒也早，苏相公略领他两杯就行罢。”苏友白道：“万望老丈周旋。”张老说罢去了。

苏友白独坐亭中，甚是无聊，心中焦躁道：“些须盘缠，只管伺候，可恨之极！”回叫小喜道：“你看看前边，路好走，我们去了罢。谁耐烦在此等候！”小喜道：“园门是关的，出去不得。就是出去，也没盘缠，相公好歹耐今日一日，明日定然走路了。”苏友白没法奈何，只得住下。

又等一会，忽听得隔壁楼上隐隐有人说道：“后门外榴花甚茂。”苏友

白听了，心下想道：“这园子只怕也有后门。”就转身沿着一带高墙来寻后门。又绕过一层花朵，却见山石背后，果有一个后门，关得紧紧。苏友白叫小喜开了，往外一看，原来这后门外是一块僻地，四边榆柳成荫，到也甚是幽静，虽有两棵榴花，却不十分茂盛。苏友白遂步出门外来看，只见紧隔壁也是一座花园，也有一个后门，与此相近。正看时，只见隔壁花园门开，走出一个少年，只好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弱冠，身穿一领紫衣，生得唇红齿白，目秀眉清，就如娇女一般。真是：

柳烟桃露剪春衣，疑谪人间是也非。

花魄已销焉敢妒，月魂如动定相依。

弱教看去多应死，秀许餐时自不饥。

岂独儿郎输色笑，闺中红粉失芳菲。

苏友白蓦然看见，又惊又喜道：“天下如何有这等美貌少年！古称潘貌，想当如此。”正惊喜间，只见那少年笑欣欣向苏友白拱一拱道：“谁家美少年，在此卖弄才华，题词惊座，也不管隔壁墙有人。”苏友白忙陪笑脸，举手相答道：“小弟只道室鲜文君，瑶琴空弄；不意东邻有宋，白雪窥人。今珠玉忽逢，却教小弟秽形何遁！”那少年道：“小弟闻才之慕才，不啻色之眷色。赌仁兄才貌，自是玉人。小弟愿附兼葭，永言相倚，不识仁兄有同心否？”苏友白道：“千古风流，尚然神往；芝兰咫尺，谁不愿亲？只恐弟非同调，有辱下交。”那少年道：“既蒙不弃，于此石上少坐，以谈心曲。”二人就在后门口一块白石上并肩而坐。

那少年道：“敢问仁兄高姓贵处？贵庚几何？因何至此？”苏友白道：“小弟金陵苏友白，贱字莲仙，今年二十。因要进京访一大老，不意途中被劫。只身旅次，进退不能。偶遭此间李老，要小弟作四诗，许赠盘缠。昨日诗便做了，今日尚未蒙以盘缠见赠，故在此守候。不期得遇仁兄，真是三生之幸！不识仁兄高姓？”那少年道：“小弟姓卢，家母因梦梨花而生小弟，故先父取名梦梨，今才一十六岁。昨因舍妹在楼头窥见吾兄才貌，又见挥毫敏捷，以为太白复生，对小弟说了，故小弟妄思一面；不意果从人愿，得会仁兄。仁兄若缺资斧，小弟自当料理，如何望之李老？李老俗物，只知趋贵，那识怜才！”

正说未完，只见小喜来说道：“里边排出饭来，请相公去吃。李爷也就出来也。”苏友白正要说话，不肯起身。卢梦梨听见，慌忙立起身来说道：“既主人请吾兄吃饭，小弟且别去。少刻无人时再会于此。只是见李老千万不可说出小弟，小弟与此老不甚往中。苏友白道：“既如此，小弟去一刻便来。幸勿爽约。”卢梦梨道：“知心既遇，尚有肝膈之谈，安肯相负？”说罢，就进园去了。

苏友白回到亭中，李中书恰好出来。相见过，李中书就说道：“小弟失陪得罪。今日本当送仁兄早行，只因老钱再三托小弟留兄一叙，故斗胆又屈于此。些须薄程，俱已备下，明早定可登程矣。”苏友白道：“荷蒙高情，衔感不尽。”须臾排上饭来。二人吃罢，李中书说道：“昨日县尊有一贵客在此，小弟还要去一拜。只是又要失陪，奈何？”苏友白因心下要会卢梦梨，巴不得他去了，忙说道：“但请尊便。学生在此，尽可盘桓。”李中书道：“如此得罪了。小弟拜客回来，就好同兄去赴老钱之酌。”说罢，拱拱手去了。

苏友白得了空，便走到后门口来，要会卢梦梨。只因这一会，有分教：

闺中路上，担不了许多透骨相思；月下花前，又添出一段风流佳话。正是：

情如活水分难断，心似灵犀隔也通。

春色恋人随处好，东君何以别西东？

不知苏友白来会卢梦梨，还得相见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卢小姐后园赠金

诗曰：

人才只恨不芳妍，那有多才人不怜？

窥客文君 能越礼，识人红拂 善行权。

百磨不磷方成节，一见相亲始是缘。

漫道婚姻天所定，人情至处可回天。

却说苏友白忙到后园门首来会卢梦梨，只见卢家园门紧闭，不闻动静。立了一会，心下沉吟道：“少年儿女子，莫非语言不实？”又想道：“我看此兄，虽然年少，却举止有心，断无失信之理。”正是“等人易老”，一霎时便有千思百虑。

正费踌躇，忽听得一声门响，卢梦梨翩然而来，说道：“苏兄信人也，来何速，真不愧乎同心！”苏友白见了，有如从天而至，欣喜不胜。忙迎上前，以手相携，笑答道：“与玉人期，何敢后也！”卢梦梨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始终如一，方成君子之交。”苏友白道：“无终之人，原未尝有始。只是一辈眼中无珠之人不识耳。若夫松柏在前，岂待岁寒方知其后凋也？”卢梦梨道：“吾兄快论，释小弟无限之疑。”因说道：“小弟有一言相问，只恐交浅言深，不敢启口。”苏友白道：“片言定交，终身相托。小弟与仁兄虽偶尔邂逅，然意气已深，有何至情，不妨吐露。”卢梦梨道：“苏兄既许小弟直言，且请问：京中之行，为名乎？为利乎？尚可缓乎？”苏友白道：“小弟此行，实不为名，亦不为利。然而情之所钟，必不容缓。”卢梦梨又问道：“吾兄青年，老伯与老伯母自应康健，尊嫂一定娶了？”苏友白道：“不幸父母双亡，尚只身未娶。”卢梦梨道：“吾兄青年高才，美如冠玉，自多掷果之人，必有东床之选。何尚求凰未遂，而只身四海也？”

苏友白道：“不瞒卢兄说，小弟若肯苟图富贵，则室中有妇久矣。只是小弟从来有一痴想：人生五伦，小弟不幸父母双亡，又鲜兄弟，君臣朋友间遇合尚不可知，若夫夫妻之间，不得一有才有德的绝色佳人，终身相对，则虽玉堂金马，终不快心。故飘零一身，今犹如故。”卢梦梨道：“苏兄深情，足令天下有才女子皆为感泣。”因叹一口气道：“苏兄择妇之难如此，不知绝色佳人，或制于父母，或误于媒妁，不能一当风流才婿，而饮恨深闺者不少。故文君既见相如，不辞越礼，良有以也！”苏友白道：“礼制其常耳，岂为真正才子佳人而设？”

卢梦梨道：“吾兄此行，既不为名为利，必有得意之人，故不惜奔走也。”苏友白道：“卢兄有心人，爱我如此，敢不尽言！小弟此行，实为一头亲事，要求一翰林公作伐。但目今乡试在迩。恐他点了外省主考出京，不得相遇，故急急要去。”卢梦梨道：“以苏兄之求，自是绝代佳人。但不识为谁氏之女？”苏友白道：“就是敝乡白侍郎之女，名唤红玉，美丽无比，诗才之妙，弟辈亦当逊席，至于怜才一念，尤古今所无，故小弟寤寐不能忘情，若今生不得此女为妇，情愿一世孤单。”

卢梦梨听了，沉吟半晌，又问道：“白侍郎叫甚名字？住在何处？”苏

文君——见 36 页注。

红拂——唐《虬髯客传》中人物，姓张，隋末大贵族杨素家伎，因见李靖的英雄才略，私奔相从。旧时用于“慧眼识英雄”的典故。

友白道：“白侍郎讳玄，字太玄，住在锦石村里。”卢梦梨听了，明知是他母舅，却不说破，只道：“有美如此，无怪兄之钟情，但天下大矣，设使更有美者，则苏兄又将何如？”苏友白道：“好色岂有两心？使有美如此，则小弟之倾慕自又如此，然得一忘一，则小弟死不负心。”

卢梦梨听了，又沉吟半晌道：“吾兄情见乎辞，此行决不可挽矣，既如此，何必耽延？行李之费，小弟已携在此。”就袖中取出白金三十两，递与苏友白道：“些须少助行李。如有不足，尚有舍妹金镯一对、明珠十粒在此，以为补凑之用。”遂在两臂上除下金镯并明珠一串，又递过来。苏友白道：“行李止假十数金足矣，何必许多？仁兄过于用惠，小弟受之已自有余。至于金镯明珠，珍贵之物，况出之令妹，弟何敢当！”卢梦梨道：“仁兄快士，何必作此腐谈？客贫求人最难，珠镯二物，可亲佩于身，以防意外之变。倘或不用，即留为异日相见之端，亦佳话也。”

苏友白道：“吾兄柔媚如女子，而又具此侠肠，山川秀气，所钟特异。小弟偶尔得交，何幸如之！小弟初时，去心有如野马；今被仁兄一片深情，如飞鸟依人、名花系念，使小弟心醉魂销，恋恋不忍言别。小弟从来念头，只知有夫妇，不知有朋友。今复添一段良友相思之苦，教小弟一身一心，如何两受！”卢梦梨道：“小弟奉先人之教，守身如处女，并未从师，何况求友！今一晤仁兄，不知情从何生。兄深于情者，幸剖以教我。”苏友白道：“小弟深情，不过一往；卢兄深情，其柔如水。太白诗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似为卢兄今日道也。小弟何情，当此之际，惟有黯然。”

卢梦梨道：“兄所虑者，似乎言别不易；弟所虑者，又在后会为难。不知此别之后，更有与兄相见之期否？”苏友白惊讶道：“卢兄何出此言？尔我今日之遇，虽然朋友，实胜骨肉。吾兄自是久要之人，小弟亦非负心之辈。小弟进京即归，归过贵乡，自当登堂拜母，再图把臂谈心。安有不见之理？”卢梦梨沉吟半晌不语。苏友白道：“仁兄不语，莫非疑小弟未必重来？”卢梦梨道：“小弟沉吟者，非疑仁兄不来，只恐仁兄重来，而小弟子虚乌有，不可物色矣。”苏友白道：“吾兄尊慈在堂，未必游于他乡；爱我实深，料无拒绝之理。为何不可物色？”卢梦梨道：“聚期固不由人，天下事奇奇怪怪，吾兄岂能预定？”苏友白道：“在天者难定，在人者易知。若说小弟日后不来见兄，小弟愈可自信；若说日后兄不见弟，则兄今日见弟何为？此理之易明者也。”卢梦梨道：“今日小弟可见则见，后日小弟不可见则不见，亦未可知。”苏友白道：“吾兄一见小弟，而谆谆肝胆，犹虞交浅言深；此时情同骨肉，而转为此模糊之语，不几交深而言浅乎？弟所不解。”卢梦梨道：“言之可行，故欲言；言之知不可行，又何必言？”苏友白道：“小弟闻所贵乎朋友者，贵相知心。今兄与弟，言且不可，况乎知心？既非知己，而仁兄违心以赐，小弟颀颜以受，是以黄金为结交矣。小弟虽穷途，断不肯以‘悠悠行路’自处。”遂欲将珠镯送还。卢梦梨惕然道：“仁兄何罪弟之深也？小弟初见兄时，实有一肝隔之言相告，及后询兄行止，知言之无益，而且羞人，故不欲言。非以仁兄为不知心而不与言也。吾兄既深罪小弟，小弟只得蒙耻言之矣。”苏友白道：“知己谈心，何耻之有？万望见教。”

卢梦梨羞涩半晌，被苏友白催促不已，只得说道：“小弟有一舍妹，与小弟同胞，也是一十六岁，姿容之陋，酷类小弟。学诗学文，自严亲见背，小弟兄妹间，实自相师友。虽不及仁兄所称淑女之美，然怜才爱才、恐失身

匪人之念，在儿女子实有同心。一向缘家母多病，未遑择婿；小弟又年少，不多阅人；兼之门楣冷落，故待字闺中，绝无知者。昨楼头偶见仁兄翩翩吉士，未免动嫖梅之思。小弟探知其情，故感遇仁兄，谋为自媒之计，今挑问仁兄，知仁兄钟情有在，料难如愿，故不欲言也。今日之见，冀事成也；异日兄来，事已不成，再眉目相对，纵兄不以此见笑，弟独不愧于心乎？故有或不见之说。今仁兄以市交责弟，弟只得实告。此实儿女私情，即今日言之，已觉面热颜赤，倘泄之他人，岂不令小弟羞死！”

苏友白闻言，愕然惊喜道：“吾兄戏言耶？抑取笑小弟耶？”卢梦梨凄然道：“出之肺腑，安敢相戏？”苏友白道：“莫非梦耶？”卢梦梨道：“青天白日之下，何梦之有！”苏友白道：“若是真，岂不令小弟狂喜欲死！”卢梦梨道：“事之不济，怅也如何！仁兄乃谓之喜，何哉？”苏友白道：“小弟四海一身，忽有才美如仁兄之淑女，刚半面而即以终身相许，弟虽草木，亦知向春为荣；况弟人也，云胡不喜？”卢梦梨道：“吾兄好谀，已自有人，岂能舍甜桃而寻苦李？小弟兄妹之私，不过虚愿耳。”苏友白道：“宋玉有言：‘天下之美，无如臣里；臣里之美，无如臣东邻之子。’仁兄兄妹之美，何异于是？小弟今遇令妹之美而不知求，而浪云求凰，岂非叶公之好画龙，而见真龙反却走也？”卢梦梨道：“仁兄既不欲弃捐弟妹，将无于意中之艳作负心人耶？”苏友白道：“负心则吾岂敢。”卢梦梨道：“吾固知兄不负心也。使仁兄怜予弟妹而有负于前，倘异日复有美于弟妹者，不又将以弟妹为刍狗耶？无论前人怨君薄幸，亦非予弟妹所重于兄，而仰望以为终身者也。”苏友白道：“仁兄曲谕，不独深得弟心，而侃侃正言，更使弟敬畏。弟之柔肠痴念，已为兄寸断百结，不复知有死生性命矣。”卢梦梨道：“兄情人也，不患情少，正患情多。顾今日之事，计将安出？”

苏友白微笑道：“既不独弃，除非两存。但恐非深闺儿女之所乐闻也。”卢梦梨道：“舍妹年虽幼小，性颇幽慧，岂可以儿女视之？恋君真诚，昨已与弟言之矣：娶则妻，奔则妾。自媒近奔，即以小星而侍君子，亦无可。但恐兄所求之淑女亦未必能容耳。”苏友白大喜道：“若非淑女，小弟可以无求；若果淑女，那有淑女而生妒心者？三人既许同心，岂可强分妻妾？倘异日书生侥幸，得嫔二女，若不一情，有如皎日！”卢梦梨亦大喜道：“兄能如此，不负弟妹之苦心矣。虽仓卒一言，天地鬼神实与闻之，就使海枯石烂，此言不朽矣。”

苏友白道：“弟思白小姐之事，尚属虚悬。令妹之事，既蒙金诺，小弟何不少留数日，就求媒一议？”卢梦梨道：“仁兄初意，原为白小姐而来，今半途先婿舍妹，无论先已负心，就使红玉小姐闻之，自应不悦，岂不开异日争而不逊之端？况舍妹尚幼，既已许君，断无改移。兄宜速速进京，早完白小姐之事。但只是还有一语相问。”苏友白道：“更有何语？”卢梦梨道：“仁兄虽属意白小姐，不识白小姐亦知有仁兄否？”苏友白道：“仁兄爱我至此，实不相瞒。”遂将和《新柳诗》并后来考《送鸿》、《迎燕》事情，细说了一遍。卢梦梨道：“既如此，兄只消去完白小姐之盟，不必更寻小弟，彼事若完，舍妹之事自完矣，断无相负。”

苏友白道：“固知兄不负我，只是才得相逢，又欲分袂，寸心耿耿，奈何！”卢梦梨道：“弟岂怏然者？但以后会甚长为慰。今若过于留恋，恐为

仆婢所窥，异日又增一番物议矣。”苏友白道：“既是如此，盘缠又足，小弟即此径行，也不别李老矣。”卢梦梨道：“径行甚妙。小弟尚有一言为赠。”苏友白道：“仁兄金玉，敢求见教。”卢梦梨道：“千秋才美，固不需于富贵，然天下所重者，功名也。仁兄既具此拾芥之才，此去又适当鹿鸣之候，若一举成名，则凡事又易为力矣，大都绝世佳人，既识怜才，自能贞守，何必汲汲作儿女情痴之态，以误丈夫事业？”苏友白改容深谢道：“仁兄至情之言，当铭五内。倘得寸进，归途再图把臂。”

二人说罢，苏友白原是空身，只叫小喜带上园门，道：“我们就往此去罢。”卢梦梨道：“从此小径，绕过城湾，就是北门。小弟本当远送，奈怕有人看见不便，只此就别了。苏兄前途保重！”一面说，一面落下几点泪来，忙以衫袖掩住。苏友白见了，也忍不住数行泣下，道：“离别之怀，尔我难堪。闺中弱质，又将奈何！幸为我苏友白一道殷勤。”卢梦梨含泪点首。二人又眷恋一会，没奈何分手而去。正是：

意合情偏切，情深别更难。

丈夫当此际，未免泪珠弹。

卢梦梨归去不题。却说苏友白转出北门，恐怕李中书、钱举人来缠搅，不敢到旧店主家去，只得又另寻一家安歇，拿些散碎银子，备了行李，雇了马匹。到次日，绝早就行。一路上痴痴迷迷，只是想念。起初只得白小姐一人，如今又添了卢梦梨与卢小姐二人，弄得满心中无一刻之安。一时想道：“白小姐虽见其才，未睹其貌；卢小姐虽也未见其貌，然其兄之美如此，则其妹之丰姿可想见矣。此婚得成，无论受用其妹，即日与其兄相对，也是人生快事！”一时又想道：“卢梦梨虽然年少，却虑事精详，用情真至，自是一慧心才人。既称其妹有才，断非过誉。即使学问不充，明日与白小姐同处闺中，不愁不渐进高妙。我苏友白何福，遇此二美！”心中快畅，不觉信马而行，来到一镇。忽听得两面铺兵锣乒乒兵兵敲将来，随后就是一对对清道蓝旗，许多执事，排列将来。苏友白问人，知是按院出巡回来。只得下了马，立于道旁，让他过去。

不多时，只见一柄蓝伞、一乘大轿、数十衙役，簇拥着一位官人过去，后面许多官舍跟随。内中一个承差，见了苏友白，看了一眼，慌忙跳下马来道：“这是大相公！小的春前来寻，到如何今日却在此处？”苏友白吃了一惊，道：“你是何人？”那承差道：“小的是按院苏老爷承差。春间曾差小的来接大相公，大相公难道就忘记了？”苏友白道：“原来是兄！老爷如今在那里？”承差道：“方才过去的不是！”苏友白道：“原来就是家叔！家叔复命不久，为何又点出来？”承差道：“老爷不喜在京中住，前任湖广只得半年，故又补讨此差出来。老爷自寻大相公不见。时常悬念。大相公快上马去见老爷。”

苏友白依言上马，又复转来。承差也上了马，说道：“大相公慢来，小的先去报知老爷。”遂将马加上一鞭，跑向前去。不多时又走转，迎着苏友白说道：“老爷听见大相公在此，甚是欢喜。说道路上不好相见，叫小的服事大相公，同到衙中去相会。”苏友白道：“回到县中尚在三四十里路，今日恐不能到。”承差道：“老爷衙门在府中，不往县间。过此去到府中，止得七八里路了。”二人一路问些闲话，不多时，早到了衙门。守门人役接着，道：“大相公快请进去，老爷在内堂立等。”苏友白下了马，叫小喜打发了，整整衣冠，竟进后堂来，就请苏御史拜见。拜毕命坐，就坐于苏御史侧边。

苏御史看苏友白人才秀美，满心欢喜，因说道：“我记得见贤侄时尚是垂髫，数年不见，不意竟成一美丈夫，使劣叔老怀不胜欣慰。”苏友白道：“愚侄不幸，幼失严亲，早岁慈母见背，又缘道途修阻，不能趋侍尊叔膝前，以承先教，遂致孤身流落，有堕家声，今瞻前思后，惭愧何堪！”苏御史道：“劣叔老矣，既无嗣续，况且倦游，前程有限。我看贤侄英英器宇，自是千里之驹，异日当光吾宗，劣叔可免门户忧矣。”苏友白道：“愚侄失之于前，尚望尊叔教之于后，倘不至沦落，聊以衍眉山一派，亦可稍尽后人之责。”苏御史道：“我既无子，汝又父母双亡，我春间曾有书与汝，道及此事，意欲叔侄改为父子，聊慰眼前寂寞。到于异日诰赠，当还之先兄、先嫂。如不然，则是欲续吾嗣，而绝汝亲也。不知贤侄曾细思否？”苏友白道：“尊叔此意，见之远，虑之审，使孤子有托，实二先人之所深愿也，先人所愿，愚侄未有不遵者。”苏御史听了大喜。遂择一吉日，安排酒筵，令苏友白拜他为父。自此以后，遂以父子称呼。府县司道并合郡乡宦，闻知按院继了新公子，都来庆贺送礼。不想李中书也在其中，就将写画四景的锦屏送来。

这日苏御史公堂有事，就着苏友白到宾馆中来接合郡乡宦。李中书看见新公子就是苏友白，着了一惊，慌忙出位作揖谢罪道：“前日多有得罪。治弟拜客回来，不知兄翁为何就径行了，自是怪治弟失陪。治弟备了些薄礼铺陈，四下访问，并无踪迹。以一时俗冗，开罪贤豪，至今悔恨无已；更不知为驄马贵介，真可谓有眼不识泰山！今幸再睹台颜，简慢之罪，乞容荆请。”苏友白道：“前扰尊府，不胜铭感。小弟次日缘有薄事，急于要行，又恐复叨钱君，故未及谢别贤主，非敢过求。”李中书道：“兄翁海量，或不深罪，然治弟反之于心，终属不安。”又再三修过，方随众乡宦别去。正是：

接贫骄傲，趋贵足恭。

小人常态，天下皆同。

苏御史公堂事毕，查点礼物，金银绸缎，食用之物，一概不受。止有诗画文墨，关系赞扬德政者，皆称名为号，只得受了。一一细看，大都套语为多。看到李中书锦屏四诗，清新俊逸，笔墨不群，心下甚爱，就叫衙役抬到后堂，排列赏玩。适值苏友白走来，苏御史就指与苏友白看，道：“此四诗笔鲜句逸，绝无锥凿，我甚爱之。李中书资郎，自不解此，不知出之何人？我闻你亦爱词赋，此诗不可以其应酬而不赏也。”苏友白道：“此四诗实孩儿代笔，仓卒应酬，岂足当父亲珍赏。”苏御史又惊又喜，道：“这又奇了！我就疑山东无此隽笔，亦不意吾儿才美如此。我且问你：你如何得代他作？”苏友白道：“前日孩儿来时，途中被劫，行李尽失，不能前行。在旅次中偶然相遇，他许赠孩儿盘费，故孩儿代他作诗。只说是送按台，亦不知就是大人。”苏御史道：“连日忙忙，我到也不曾问得你：我春间着承差接你，你许了来，为何后又不至？今日到此，却又为何？”

苏友白道：“孩儿在家时，出门甚少，原不识路。彼时只道江口大路易行，竟信马而行，不意错走到句容镇上白石村去。次日急要赶回，不料感了些寒病，不能动身，只得借了一个观音庵住下，养了半月病方好。故失了大人之约。今日之来，就因孩儿在寺里住时，访知彼地白乡宦有一女，多才能诗，美丽异常，孩儿妄想，欲求为妇。人人都道白公择婿甚严，不轻许可。孩儿又访知金陵吴翰林是他至亲，言则必从，今闻吴翰林钦诏进京，故孩儿此来，一则寻访大人，二则就要央求吴翰林为媒。”苏御史道：“原来有许多缘故。这白乡宦想定是白太玄了。白太玄是我同年，他的事我细细尽知。

他女儿诗才果妙，此老择婿果严，只因为求婚不从，几乎连性命不保。”苏友白问道：“为何？”苏御史就将赏菊花、代父作诗及杨御史求亲不遂、举保迎请上皇之事，细细说了一遍，道：“以汝才华，求他作配，自是佳偶；吴瑞庵作伐固好，我写书去也有几分。然此老任性而又多疑，尚有几分不稳。”苏友白道：“为何不稳？”苏御史道：“你今纵有才情，只是一穷秀才，他科甲人家，恐嫌寒微，故曰不稳。以我想来，目今试期近了，我看你才学亦已充足，我与你纳了北监，竟去先求功名，倘得少年登第，意兴勃勃，那时就央吴瑞庵为媒，我再一封书去，就十分有望，不患不成矣。功名既就，婚姻又成，一则遂你之愿，二则满我之望，岂不美哉！”

苏友白见苏御史之言与卢梦梨之言相合，便如梦初醒，遂尔承应道：“大人严训，敢不听从。”只因这一去，有分教：龙虎榜中标名显姓，婚姻簿上跨凤求凰。正是：

天意从来新富贵，人情到底爱功名。

漫夸一字千金重，不带乌纱只觉轻！

不知苏友白去求功名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秋试春闱 双得意

诗曰：

人生何境是神仙，服药求师总不然。

寒士得官如得道，贫儒登第似登天。

玉堂金马真蓬岛，御酒宫花实妙丹！

漫道山中多甲子，贵来一日胜千年！

却说苏御史与苏友白算计停当，就一面差人去起文书，又一面打点银子，差人进京去纳监。御史人家干事，甚是省力，不几日便都打点端正。又过了几日，苏御史就对苏友白说道：“我这衙门中多事，你在此未免忙忙碌碌过了。如今既要求名，莫若早送你进京，寻一静地潜养，庶几有益。”苏友白心下也要进京访吴翰林消息，连连应诺，便就择日起程。府县并各乡宦闻知，都来送行作饯。李中书加意奉承。又忙乱了几日，方拜别苏御史长行。此时是按院公子，带了小喜并几个承差，裘马富盛，一路上好不雄豪，与前穷秀才落落行藏大不相同。

数日，到了京中，寻个幽静下处住了。一面去行进监之事，就一面差人打听吴翰林消息。不意吴翰林数日前已点了湖广正主考，出京去了。苏友白惆怅不已，然没法奈何。只想着卢梦梨之言，安心读书，以为进取之计。

时光易过，倏忽之间，早已秋试之期。苏友白随众应试，三场已毕。到了揭榜之日，苏友白高高中了第二名经魁。报到山东，苏御史不胜欢喜，就写书差人送与苏友白，叫他不必要出京，可于西山中寻一僻寺，安心读书，率性等来春中了进士，一同讨差回省祭祖。此时不必往来道路，徒费精神。苏友白一中了就思南还。一来迫于父命，二来吴翰林尚未回京，三来恐一举人动白公不得，只得在京挨过残冬。

到了新年，转眼已是春闱，苏友白照旧入场。真是文齐福齐，又高中了第十三名进士。及至殿试，又是二甲第一，已选了馆职。只因去秋顺天乡试，宰相陈循有子叫做陈英，王文有子叫王伦，俱不曾中得。二相公怀恨，因上一疏，劾奏主考刘俨、王谏二人阅卷不公，请加重罪。亏了少保高穀回奏景泰皇帝，说道：“大臣子与寒士并进，已自不可；况又不安于命，欲构考官，可乎？”景泰皇帝心下明白，遂不加罪主考。却又撇二相公体面不过，因特旨钦赐陈英、王伦二人为举人，一同会试。到了会试，主考刘俨又分房考，恰恰苏友白又是刘俨房中中的。况且中的又高；及殿试又是二甲第一，选了馆职。二相公因恨刘俨，遂与吏部说了，竟将苏友白改选了浙江杭州府推官。

苏友白闻报，以为有了衙门，便可出京，又以为浙江必由金陵过，便可顺路去与白公求亲，到满心欢喜，不以为怪。只候苏御史来京复命，相会过，便要起身，不期苏御史未来，恰恰吴翰林到先来复命。苏友白访知甚喜，忙写一个“乡眷晚生”名帖去拜见。

原来吴翰林在乡、会试录上见苏友白中了，甚是欢喜；及见是河南籍贯，又以为同名同姓，就丢开了。这日来拜，见名帖上用一“乡”字，心下又惊又喜，就不回不在，连忙出来接待。到得前厅，远远望见苏友白进来，恰原是当年梅花下题诗的风流少年，自以为眼力不差，满心欢喜，就笑欣欣将苏

秋试春闱（wéi，音维）——秋试，秋季的考试，亦称“秋闱”；春闱，春季的考试，亦称“春试”。闱，指考场。

友白迎上厅来。

苏友白见了，深深打恭，以前辈礼拜见吴翰林。礼毕就坐，吴翰林就问道：“去岁令兄下顾，小酌奉攀时，只知贤兄在乡间藏修，要应南试，故未加降重。不知何故后又改入北雍，而注河南籍贯？”苏友白惊讶道：“晚生不幸，父母早背，只身孤立，并无兄弟。去春自得罪台台之后，即浪游外乡，偶过齐鲁，获遇家叔。家叔自念无嗣，又念晚生孤身，遂收育为子，故得以侥幸北雍。河南者，从父籍也。”吴翰林道：“令叔莫非台中苏方回兄么？”苏友白道：“正是。”

吴翰林道：“原来如此。贤兄既无兄弟，则去岁来为贤兄要小弟与白太玄作伐者，却是何人？”苏友白吃惊道：“晚生虽实有此念，却未尝托人相求。不识老先生还记得此人名字否？”吴翰林道：“只记得说是令兄，名字却忘了。”因问管书帖家人，家人禀道：“名字叫做苏有德。”苏友白听了，又吃一惊道：“原来是苏有德！”因叹息道：“甚矣，人情之难测也！”吴翰林道：“却是为何？”苏友白道：“晚生去春曾留锦石村，窃慕令甥女之才，欲求为蘋蘩主，百计不能。后访知惟老先生之言是听，故欲回京相恳。不意行至半途，忽遇苏有德，再三款留，询问晚生行藏。晚生一时不慎，遂真情告之。彼饴餍知晚生之意，遂力言老先生已钦召进京，徒劳往返，因劝晚生便道进京，又赠晚生行李之费。彼时晚生深感其义，故竟渡江北行，不知其蓄假冒狡谋，而有诳于老先生也。此时不知老先生何以应之？”吴翰林道：“小弟一闻贤兄之教，随发书与舍亲矣。”因笑道：“这件事，如今看来，自是贤兄当面错过，如今却又千里求人。”苏友白愕然道：“却是为何？”吴翰林道：“前岁白太玄奉命使虏，虑有不测，遂以甥女见托。小弟在灵谷寺看梅，见贤兄诗才并丰仪之美，遂欲以甥女附乔，以完舍亲之托。总一甥女也，不知贤兄昔何所见而固执不从，今复何所闻而谆谆如此。岂非当面错过，又千里求人？”

苏友白听了，竟痴呆了半晌。因连连谢罪道：“晚生自作之孽，应自受之。只是晚生日寝处于老先生恩私中，而竟不知，真下愚也！”吴翰林道：“亦非贤兄之过，总是好事多磨耳。”苏友白道：“多磨犹可，只恐苏有德这奸人，借老先生尊翰大力，负之而去，则奈何？”吴翰林道：“这断不能。白舍亲最精细，最慎重，岂容奸人假冒？就使舍亲轻信，舍甥女何等慧心明眼，料无堕他术中之理。此兄亦徒作山鬼伎俩耳！贤兄万万放心。至于贤兄之事，都在小弟身上。”苏友白忙深深打一恭道：“全赖老先生始终玉成，晚生不敢忘德。”吃了三道茶，又叙了些寒温，方才辞出。正是：

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

苏友白因见吴翰林将前情细细剖明，心中无限追悔道：“‘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当时不细心访问，对面错过；如今东西求人，尚不知缘分如何。”又想道：“白小姐之美，人人称扬，似非虚赞。当日后园所见，却未必佳。莫非一时眼花，看不仔细？”又想道：“我闻他自有一女，已许了人。或者看的是他，亦未可知。”心下终有些狐疑。

不一日，苏御史来京复命，父子相见，不胜其喜。苏御史道：“你功名已成，只有婚姻了。我明日见吴瑞庵，求他周旋。我再写一书与他，料无不成之理。”苏友白因心下有事，急急打点要行。苏御史见凭限紧急，也不敢

苦留。又过了数日，就打发苏友白起身。苏友白此时就有许多同年及浙江地方官钱送，好不兴头。正是：

来无冠盖迎，归有车徒驭。

止此一人身，前后分恭倨。

苏友白出得都门，本该竟往河南去祭祖，只因要见卢梦梨，就分付人夫要打从山东转到河南。人夫不敢违拗，只得往山东进发，行得十数日，就到了邹县。苏友白叫人夫俱在城外住下，只带了小喜，仍照旧时打扮，进城来寻访。

不多时，到了卢家门首。只见大门上一把大锁锁了，两条封皮横竖封着，绝无一人。苏友白心下惊疑不定，只得又转到后园门首来看，只见后园门上也是一把锁，两条封皮，封得紧紧。苏友白愈觉惊疑，道：“这是为何？莫非前日是梦？”再细看时，前日与卢梦梨同坐的一块白石依旧，门前四围树木风景宛如昔日，只是玉人不知何处，恰似刘、阮重到天台一般。

苏友白只管沉吟惆怅，不期隔壁李中书的家人俱是认得苏友白的，在前门看见了，即暗暗报知李中书。李中书此时已知苏友白是簇簇新一个进士，巴不得要奉承，忙叫人四下邀住，随即开了后门来迎接。只见苏友白在卢家园门首痴痴立着，忙上前作礼道：“兄翁连捷，未及面贺为罪。今日降临，为何不一光顾，却在此徘徊？”苏友白忙答礼道：“正欲进谒，偶过于此，览此风光如故，不觉留连。何期惊动高贤，乃承降重。”李中书一面说，一面就邀苏友白进园中来。二人重新讲礼。礼毕，李中书就叫人备酒。定要留酌，又叫人去请钱举人来陪。苏友白因要访卢家消息，也就不辞。不一时，有酒了，钱举人也来了。相见过，叙些寒温，就上席吃酒。

吃了半晌，苏友白因问道：“前日学生在此下榻时，曾在后园门首遇见隔壁卢家公子，甚是少年。今日为何园门封锁，一人不见？李老先生与之紧邻，必知其详。”李中书道：“隔壁是副使卢公讳一泓的宅子。自卢公死，他只有一位公子，年方五六七岁；内只有夫人与一幼女寡处，并无余丁，那得有少年公子？”苏友白道：“学生前日在后园门首明明遇着，接谈半日，安得错记？莫非是亲族人家子侄，暂住于此？”李中书道：“卢公起家，原是寒族，不闻有甚亲眷，况此公在日，为人孤峻，不甚与人往来；他的夫人又是江南宦家，父兄悬远；且治家严肃，岂容人家子侄来往？或者是外来之人，有求于兄翁，故冒称卢公之子。”苏友白道：“此兄不独无求于弟，且大有德于弟。分明从园中出入，岂是外人？这大奇了！”李中书道：“兄翁曾问他名字否？”苏友白道：“他名梦梨。”李中书想了想道：“‘梦梨’二字，仿佛象他令爱的乳名。”因笑笑道：“莫非他令爱与兄翁相会的？”

苏友白也笑道：“卢公子幼，别无少年，这也罢了。且请问：为何前后门俱封锁？难道他夫人与令爱也是无的？”李中书笑道：“夫人与令爱这是有的。”苏友白道：“既有而今安在？”李中书道：“半月前往南海烧香去了，故空宅封锁于此。”苏友白道：“只为南海烧香，为何挈家都去？只怕其中还有别故。”钱举人接说道：“烧香是名色，实别有一个缘故。小弟略闻一二，却不得其详。”苏友白道：“敢求见教。”钱举人向李中书问道：“老丈亦有所闻么？”李中书道：“别有缘故到不晓得。”钱举人道：“闻得卢公有一仇家，近日做了大官，闻知卢公死了，要来报仇，故卢夫人借烧香之名，实为避祸而去。”苏友白道：“此去不知何往？”钱举人道：“卢夫人原是江南宦族，此行定回江南父母家去了。”苏友白听了，神情俱失，

只得勉强应酬，又饮了半日，只等承应人夫都来了，方才谢别李、钱二人起身。正是：

记得春风巧笑，忽焉明月芦花，

细想未来过去，大都载鬼一车。

苏友白别了李、钱二人，就叫人夫往河南进发。一路上思量道：“卢郎赠我的金镯明珠，日在衣袖中，而其人不知何处。他夫人与小姐既避祸去，未必一时便归；且江南宦族甚多，何处去问？他当日曾说重来未必能见，便有深意了。既重来难见，何不并当时不见？奈何相逢恋恋，别去茫茫，单留下这段相思与我？”又想道：“他说白小姐事成，他事亦成。我看卢兄有心人，或别有深意，亦未有知。莫若且依他言，去求白小姐之事。”正是：

得之为喜，未得为愁；

喜知何日，愁在心头。

按下苏友白一路上相思不题。且说白侍郎自从病好了，也不出门，也不见客，只在家中与白小姐作诗消遣。到南场秋试毕，看试录上，却不见有苏友白名字。及顺天试录到，第二名转是苏友白；及看下面，却是监生、河南人，心下惊疑，因想道：“莫非苏友白因前程黜退，纳了北监？”又想道：“监便纳的，籍贯却如何改得？自是同名同姓。”也就丢开。

到了次年春间，又想道：“我择婿数年，止有这个苏友白中意，却又浮踪浪迹，无处去寻访。女孩儿今年已是十八，于归之期万不可缓。我闻武林西湖，乃天下之名胜，文人才子往往流寓其间。我乘此春光，何不前去一游？一则娱我老怀，二则好歹择一佳婿，完红玉婚姻之事。只是他一人在家不便……”心下踌躇不定。又过了数日，忽报山东的卢太太同小姐与公子，挈家都到在外面。白公大惊道：“这是为何？”慌忙叫将卢太太与卢小姐的轿抬进后厅来，其余仆从，且发在前堂。原来这卢太太，正是白公的妹子。

不一时，轿进后厅，白公与红玉小姐接住。先是白公与卢夫人兄妹拜见过，就是卢小姐与小公子拜见舅舅。白公道：“甥儿、甥女几年不见，也是这等长成了。”拜毕，就是白小姐拜见卢姑娘。白小姐拜罢，才是姊妹并小兄弟三人交拜。

大家拜完坐定，白公就问道：“只因路远，久不相闻。不知今日为着何事，却挈家到此？”卢夫人道：“你妹夫在江西做兵备时，有一个金谿知县，做官贪酷，你妹夫上疏将他参坏了。不知后来怎么又谋干改补了别县，如今又不知怎么行取了御史。探知你妹夫去世，他旧恨在心，新又点了山东按院，要来报仇。我一个孤寡之人，你外甥又小，山东又无亲族，如何敌得过？故与甥女商议，乘他未曾入境，推说南海烧香，来借哥哥这里暂住些时，避他一避。”白公道：“原来为此，这也论得是。如今时势，这等恶人，只是避他避罢了。且吾妹今日来得正好，我目下要往武林一游，正虑你侄女独自在家，无人看管。恰好吾妹到来，可以教训他，又有甥女与他作伴，我就可放心去了。”卢夫人道：“有我在家相陪侄女，哥哥去自不妨。只是我此来，一则避祸，二则还有一事要累哥哥。”白公道：“又有何事？”

卢夫人道：“自你妹夫去世，门庭冷落，你甥女今年是十七岁了，婚姻尚未有人。虽有几家来求，我一寡妇，见人不便，难于主张。故同他来，要求娘舅与他择一佳婿，完他终身之事。”白公叹一口气道：“择婿到也是件难事。我为红玉婚事，受了多少恶气，至今尚未得人。你是一个妇人家，更

不便于选择。既是托我，我当留心。但我看甥女容貌妍秀，体态端淑，女红诸事，自然精工。”卢夫人道：“描鸾刺绣，针黹之事，虽然件件皆能，却非其好。素性只好文墨，每日在家不是写字，就是做诗，自小到如今，这书本儿从未离手。他父亲在日，常常说他聪明，任他吟弄。我也不知他做得好做得不好。娘舅几时闲了，考他一考。”白公惊喜道：“原来也好文墨，正好与红玉作对。”

白公口便是这等说，心下也只道他略略识字，未必十分。说罢，就叫家人收拾内厅旁三间大楼，与卢夫人同小姐、公子住。行李搬了进来。其余仆从，都发在外面群房内住。安置停当，就分付备酒接风。不一时，酒有了，是两桌：一桌在左边，卢夫人坐了，卢小姐与卢公子就坐在横头；一桌在右边，白公坐了，白小姐就坐在横头。兄妹一面饮酒，一面说些家事。

饮了一会，卢夫人问白小姐道：“侄女今年想也是十七？”白小姐答道：“十八了。”卢夫人道：“这等大梦梨一岁，还是姐姐。”白公道：“我一生酷好诗酒，况无子嗣，到亏你侄女，日夕在前吟弄，娱我晚景。今不意甥女也善文墨，又是一快。”因对梦梨小姐说道：“你有做的或诗或词，诵一篇与我赏玩。”梦梨小姐答道：“虽有些旧作，俱是过时陈句，不堪复吟。母舅若肯教诲甥女，乞赐一题，容梦梨呈丑，求母舅与姐姐改政。”白公听了大喜道：“如此更妙！也不好要你独做，我叫红玉陪你。”卢小姐道：“得姐姐同做，使甥女有所摹仿，更为有益。”

白公心下还疑卢小姐未必精通，因暗想道：“我若出一题二人同做，便妍■相形，不好意思。莫若出两个题目，各做一首，纵有低昂，便不太觉了。”因说道：“我昨日偶会金陵一友，传来二题，到也有致：一个是《老女叹》，一个是《击腕歌》。他说金陵中诗社名公无人不做。你姊妹二人，何不就将此题各拈一首？”卢小姐答道：“是。还求母舅将题目阉开。”白公道：“这个不难。”

随叫嫣素取过笔砚并两幅花笺，一幅上写了《老女叹》，一幅上写了《击腕歌》，下面都注了“四换韵歌行”。写完，到将题目卷在里面，外面却看不见，又拿起来搅一搅，并放在桌上，道：“你二人可信手各取一幅去。”二小姐忙立起身来，各取了一幅。打开一看，白小姐却是《老女叹》，卢小姐却是《击腕歌》。原来白公与白小姐时常做诗，这些侍婢都是服事惯的，见二小姐分了题，就每人面前送过笔砚来。

此时二小姐各要逞才，得了题，这一个构思“白雪”，那一个练句“阳春”，只见两席上墨花乱坠，笔态横飞。顷刻间，各各诗成四韵。正是：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千秋才子事，一旦属佳人。

二小姐诗做完了，却也不先不后，同送到白公面前。白公看见卢小姐做诗殊无苦涩之状，能与白小姐一时同完，心已有三分惊讶，就先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击腕歌

杨柳花飞不卷帘，美人幽恨上眉尖。

翠蛾春暖懒未画，金针昼长娇不拈。

欲随红紫作痴玩，踏青斗草时俱换。

女红（gōng，音工）——同女工，是妇女所作的纺织、刺绣、缝纫等事。

笑语才郎赌弈棋，不赌金钗赌击腕。
输赢击腕最消魂，欲击迟迟意各存。
轻揽素绡云度影，斜飞春笋玉留痕。
相争相击秋千下，击重击轻都不怕。
尽日贪欢不肯休，中庭一树梨花谢。

白公细细看完，见一字字尖新秀隼，不觉真心惊喜。因对卢夫人说道：“我只道是闺娃识字，聊以洗脂粉之羞，不知甥女有如此高才，谢家道韞不足数矣！”就一面将诗递与白小姐道：“我儿你看，句逸字芬，真香奁佳咏。你今日遇一敌手矣。”白小姐看完，也赞不绝口。卢小姐逊谢道：“甥女闺中孤陋芜词，恐涉妖冶，尚望母舅与姐姐教正。”

说毕，白公方将白小姐诗展开来看，只见上写着：

老女叹

春来紫陌花如许，看花陌上多游女。
花开花落自年年，有女看花忽无语。
看花无语有所思，思最伤心人不知。
记得画眉妒新月，曾经压鬓笑花枝。
前年恨杀秋风早，今春便觉腰围小。
可怜如血石榴裙，不及桃花颜色好。
岁月无情只自嘘，几回临镜忆当初。
邻家少妇不解事，犹自妆成矜向予。

白公看了道：“浑含不露，深得盛唐风体，当与甥女并驱中原，不知鹿死谁手。”因叫嫣素送与卢小姐看。

卢小姐细细看了，因称赞道：“姐姐佳作，体气高妙，绝无烟火，小妹方之，满纸斧凿矣！”因暗想道：“白小姐才华如此，怪不得苏郎痴想。”只因这两首诗，你敬我爱，又添上许多亲热，正是：

亲情虽本厚，到底只亲情；
才与才相合，方才爱慕生。

二小姐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谢家道韞——谢道韞，东晋女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侄女，王凝之之妻。其咏雪诗有“未若柳絮随风起”句，世称“咏絮才”。

第十六回 花姨月姊两谈心

诗曰：

漫言二女不同居，只是千秋慧不如。
记得英皇 共生死，未闻蛮素 异亲疏。
予躬不阅情原薄，我见犹怜意岂虚？
何事醋酸 ■ 肉妒，大都愚不识关雎。

却说白公自见卢小姐作诗之后，心下甚是欢喜道：“我到处搜求，要寻一个才子，却不能够。不期家门之中，却又生出这等一个才女来，正好与红玉作伴。只是一个女婿尚难选，如今要选两个，越发难了！莫若乘此春光，往武林一游。人文聚处，或者姻缘有在，亦未可知。”遂与卢夫人及红玉、梦梨二小姐将心事一一说了，便吩咐家人打点舟车行李，就要起程。红玉小姐再三叮嘱道：“家中虽有姑娘看管，爹爹暮年在外，无人奉侍，亦须早归。”白公许诺。不一日，竟带领几个家人，往武林去了，不题。

却说白小姐见卢小姐颜色如花，才情似雪，十分爱慕；卢小姐见白小姐诗思不群，仪容绝世，百般敬重。每日不是你寻我问奇，就是我寻你分韵，花前清昼，灯下良宵，如影随形，不能相舍。说来的无不投机，论来的无不中意。

一日，白小姐新妆初罢，穿一件淡淡春衫，叫嫣素拿了一面大镜子，又自拿一面，走到帘下，迎着那射进来的光亮，左右照看。不料卢小姐悄悄走来看见，微笑道：“闺中韵事，姐姐奈何都要占尽？今日之景，又一美题也。”白小姐也笑道：“贤妹既不容愚姐独占，又爱此美题，何不见赠一诗，便平分一半去矣。”卢小姐道：“分得固好，但恐点染不佳，反失美人之韵，又将奈何？”白小姐道：“品题在妹，姐居然佳士，虽毛颜复生，亦无虑矣。”卢小姐遂笑笑，忙索纸笔，题诗一首呈上。

白小姐一看，只见上写五言律一首：

美人帘下照镜
妆成不自喜，鸾镜下帘随。
影落回身照，光分逐鬓窥。
梨花春对月，杨柳晚临池。
已足销人魄，何须更拂眉。

白小姐看了欢喜道：“潇洒风流，六朝佳句。若使贤妹是一男子，则愚姐愿侍巾栉终身矣。”卢小姐听了，把眉一蹙，半晌不言，道：“小姐既非男子，难道姐姐就弃捐小妹不成？此言殊薄情也！”白小姐笑道：“吾妹误矣！此乃深爱贤妹才华，愿得终身相聚而恐不能，故为此不得已之极思也。正情之所钟，何薄之有？”卢小姐道：“终身聚与不聚，在姐与妹愿与不愿耳。你我若愿，谁得禁之，而虑不能？”白小姐道：“虑不能者，正虑妹之不愿也。妹若愿矣，何必男子？我若不愿，不愿妹为男子矣。”卢小姐乃回嗔作喜道：

英皇——传说中上古唐尧的两个女儿，同嫁虞舜为妃，后舜出巡死于苍梧，她们赶至南方，也死于江湖之间。

蛮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两个家伎，小蛮善歌，樊素善舞，常并称之。白诗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句。

鹁（gāng，音耕）——即鸬（cāng，音仓）鸬，“黑枕黄鹁”的别称，亦称黄莺、黄鸟。

“小妹不自愧其浅，反疑姐姐深意，真可笑也！只是还有一说：我两个愿虽不违，然聚必有法，但不知姐姐聚之法又将安出？”白小姐道：“吾闻昔日娥皇、女英同事一舜，姐深慕之。不识妹有意乎？”卢小姐大喜道：“小妹若无此意，也不来了！”白小姐道：“以你我才貌。虽不敢上媲英、皇，然古所称闺中秀、林下风，颇亦不愧，但不识今天之下，可能得一有福才郎，消受你我？”

卢小姐沉吟半晌道：“姐姐既许小妹同心，有事便当直言，何必相瞒？”白小姐道：“肝胆既沥，更有何事相瞒？”卢小姐道：“既不瞒我，姐姐意中之人岂非才郎，何必更求之天下？”白小姐笑道：“妹何诈也！莫说我意中无人，纵我意中有人，妹亦何从而知也？”卢小姐大笑道：“俗语说得好：‘若要不知，除非莫为。’况才子佳人，一举一动，关人耳目，动成千秋佳话。妹虽疏远，实知之久矣。”白小姐不信道：“妹既知之，何不直言？莫非误闻张轨如《新柳诗》之事乎？”卢小姐笑道：“此事人尽知之，非妹所独知也。妹所知者，非假冒《新柳诗》之张，乃真和《新柳诗》，并作《送鸿》、《迎燕》之苏生也！”

白小姐听见说出心事，便痴呆了，做声不得，只斜目视嫣素。卢小姐道：“姐妹一心，何嫌何疑，而作此态！”白小姐惊讶半晌，知说话有因，料瞒不过，方说道：“妹真有心人也，此事只我与嫣素知道，虽梦寐之中未尝敢泄，不识吾妹何以得知？莫非我宅中婢妾有窥测者，而私与妹言？”卢小姐笑道：“姐姐此事，鬼神不测，那有知者？此语实出苏郎之口，入妹之耳，别无知者，姐姐不必疑也。”白小姐道：“此言乃妹妹戏我。苏郎去此将一载矣，我爹爹叫人那里不去寻访，并无消息。知他今流落何方？就是到在山东，妹乃一个闺中艳质，如何得与他会？”卢小姐道：“姐姐猜疑亦是。但小妹实是见过苏郎，谈及姐姐之事，决非虚哄姐姐。”白小姐道：“妹妹说得不经不情，叫我如何肯信？”卢小姐道：“姐姐今日自然不信。到明日与苏郎相会时，细细访问，方知妹言之不诬也。”白小姐道：“苏郎断梗浮萍，一去杳然，似不以我为念。妹妹知无相会之期，故为此说。”卢小姐道：“姐姐是何言也！苏郎为姐姐婚事，东西奔走，不知有生。奈何姐姐为此薄幸之言，岂不辜负此生一片至诚！昨秋已登北榜，何言断梗浮萍？”白小姐惊喜道：“北榜第二名原来还是他！为何改河南籍？”卢小姐道：“闻知他叔子苏按院是河南人，如今继他为子，故友白改籍河南。”白小姐道：“他既中举，就该来寻前盟，为何至今绝无音耗？”卢小姐道：“想是要中了进士才归，姐姐须耐心俟之。谅也只在早晚。”白小姐道：“我看贤妹言之凿凿，似非无据。但只是妹妹一个不出闺门女子，如何能与他相见？若是转问于人，又未必晓得这般详细。妹妹既然爱我，何不始末言之，释我心下之疑。”卢小姐道：“言已至此，只得与姐姐实说了。只是姐姐不要笑我。”白小姐道：“闺中儿女之私，有甚于此。妹不■我足矣，愚姐安敢笑妹？”

卢小姐道：“既不相笑，只得实告。去年，苏郎为姐姐之事，要进京求吴翰林作媒，不期到了山东，路上被劫，行李俱无，在旅次徘徊。恰好妹子隔壁住的李中书遇见，说知此情，见苏郎是个饱学秀才，就要他做四景诗，做锦屏送按院，许赠盘缠。故邀他到家，留在后园居住。妹子的住楼与他后园紧接，故妹子得以窥见。因见他气宇不凡，诗才敏捷，知是风流才子。妹

子因自思：父亲已亡过了，茕茕 寡母，兄弟又小，婚姻之事谁人料理？若是株守常训，岂不自误？没奈何，只得行权，改做男装，在后园门首与他一会。”白小姐听了，惊喜道：“妹子年纪小小，不意到有这等奇想，又有这等悄胆，可谓美人中之侠士也！”卢小姐道：“也不是甚奇想，就是姐姐愿妹为男子，不得已之极思也。”白小姐道：“这也罢了。但妹子与他乍会，我的事如何说的起？书生可谓多口！”卢小姐道：“非他多口。只因妹子以婚姻相托，他再三推辞，不肯应承，妹强逼其故，他万不得已，方吐露前情也。且事在千里之外，又谅妹必不如何，不意说出舅舅与姐姐，恰我所知。信有缘也！”白小姐道：“贤妹之约后来如何？”卢小姐道：“我见他与姐姐背地一言，死生不负，必非浪子。今日不负姐姐，则异日必不负妹，故妹子迫之愈急。他不得已，方许双栖。妹子所以借避祸之机，劝家母来此相依，实为此一段隐情，要来谋之姐姐。不意姐姐弘《关雎》、《樛木》之量，许妹共事，与苏郎之意不谋而合，可谓天从人愿，不负妹之一段苦心矣。”

白小姐道：“贤妹真有心人也！苏生行止，我茫然若堕烟雾，不是妹妹说明，至今犹然蕉鹿。妹妹又能移花接木，舍已从人，古之女侠当不过如此。苏生别去，后来入籍河南之信，妹又何以得知？”卢小姐道：“隔壁李中书专好趋承势要。前日见他备厚礼去贺按院新公子，说就是题诗之人，因前慢他，故欲加厚，非苏君而谁？按君河南人，故妹子知其入籍，后北榜发了，李中书又差人去贺，故知他中。”白小姐道：“如此说来，是苏郎无疑矣。彼既恋恋不忘，则前盟自在；今又添贤妹一助，异日闺阃之中，不忧寂寞矣。”卢小姐道：“前日妹子避难来此，恐苏郎归途不见，无处寻我，曾差一仆进京，寄他一书，尚无回信。目今会试已过，但不知苏郎曾侥幸否，姐姐何不差人一访？”白小姐道：“我到忘记了，前日有人送会试录与爹爹，我因无心，不曾看得，今不知放在何处。”嫣素在旁道：“想是放在梦草轩中，待我去寻了来。”不多时，果然就寻了来。二小姐展开来看，只见第十三名就是苏友白。二小姐满心欢喜道：“可谓天从人愿矣！”从此之后，二小姐愈加敬爱，一刻不离。正是：

一番辛苦蜂成蜜，百结柔情蚕吐丝。

不是美人亲说破，寒湿冷暖有谁知。

按下白、卢二小姐在闺中欢喜不题。却说苏友白从山东一路转到河南，祭了祖，竟往金陵而来。不一日到了，就要到锦石村来拜白公。一面备办礼物，一面就差人将吴翰林与苏御史的两封书先送了去，心下只指望书到必有好音。

不期到了次日，送书人回来禀复道：“小的去时，白老爷不在家，往杭州西湖游赏去了。两封书交与管门人收下，他说只等白老爷回来，方有回书。我对他说，老爷要去拜望。管门的说，他老爷出门，并无一人接待，不敢劳老爷车驾；若要拜，只消留一帖上门簿便是了。”苏友白听得呆了半晌，心

茕（qióng，音穷）茕——孤独无依靠。

悄——全、满的意思。

《关雎》、《樛木》——《诗》篇名。《关雎》见本书27页注；《樛木》，《诗·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意为妻子祝福丈夫，借喻夫妇相爱。

蕉鹿——典出《列子·周穆王》，春秋郑国一樵夫打死一只鹿，怕人看见，藏起来以蕉叶覆盖，后来去取时，却忘了藏鹿的地方。比喻把真事看作梦幻的想法。

中暗想道：“我苏友白只恁无缘！到山东卢梦梨又寻不见，到此白公又不在家，如何区处？”又想道：“白公少不得要回来，莫若在此暂等几日。”因又问道：“你就该问白老爷几时方回。”差人道：“小人问过。他说道：‘白老爷去不久，赏玩的事情，一月也是，两三月也是，那里定得日期！’”苏友白想道：“白公虽不在家，我明日原去拜他，或取巧见见嫣素，访问小姐近日行藏也好。”又想道：“我若去时，车马仆从，前前后后，如何容得一人独访？就是厅堂之上，嫣素也不便出来，去也徒然。我若在此守候，凭限又紧。既是白公在西湖游赏，莫若就到西湖上去寻他见罢。”算计定了，适值衙役来接，苏友白就发牌起身。

一路无词，只七八日就到了杭州。一面参见上司，一面到任。忙了几日，方才稍暇，就差人到西湖上，访问金陵白侍郎老爷寓在何处。差人寻了一日，来回复道：“小的到西湖各寺并酒船庄院都寻遍，并说没有甚么白侍郎到此。”苏友白道：“这又奇了！他家明说到此，如何又不在？”又叫差人去城中寻访。不题。

原来白侍郎虽在西湖上游赏，却因杨御史在此做都院，恐怕他知道，只说前番在他家扰过，今日来打抽丰，因此改了姓名，因“白”字加一“王”字，只说是皇甫员外，故无人知道。就租了西泠桥旁一所庄院住下。每日布衣草履，叫人携了文房四宝，或是小舟，或是散步，流览那两峰六桥之胜。每见人家少年子弟，便留心访察。

一日，偶在冷泉亭上闲坐，赏玩那白石清泉之妙。忽见一班有六七个少年，都是阔巾华服，后面跟随许多家人，携了毡单，抬着酒榼，一拥都到冷泉亭上，要来饮酒。看见白公先坐在里面，虽然布衣草履，然体貌清奇，又随着两个童子，不象个落莫之人，便大家拱一拱手，同坐下。不多时，从家人将酒榼排齐，众少年便邀白公道：“老先生不弃嫌，便同坐一坐。”白公见六七人都是少年，只恐有奇才在内，故不甚推辞，只说道：“素不相识，如何好扰？”众少年道：“山水之间，四海朋友。这何妨的！”白公道：“这等多谢了。”也就随众坐下。

饮不得一二杯，内中有一个少年问道：“我看老先生言语不象我杭州人，请问贵乡何处？高姓大名？因何至此？”白公道：“我是金陵人，复姓皇甫。因慕贵府山水之妙，故到此一游。”那少年又问道：“还是在庠，还是在监？”白公道：“也不在庠，也不在监。只有两亩薄田，在乡间耕种而已。”那少年道：“老兄既是乡下人，晓得来游山水，到是个有趣的人了。”

白公道：“请问列位先生，还是在庠，还是在监？”内中又一少年道：“我们七人原是同社。”因指着众人道：“这三位是仁和学，这两位是钱塘学，我小弟原也是府学，近加纳了南雍。”又将手指着那先问话的少年道：“唯此位与老兄一样，也不在庠，也不在监。”白公道：“这等想是高发了？”那少年笑道：“老兄好猜，一猜便着！此位姓王，是去秋发的，簇簇新一个新贵人！”白公道：“这等说，都是斯文一派，失敬了！”王举人就接说道：“甚么斯文，也是折骨头的生意！你当容易中这个举人哩，嘴唇皮都读易了。反是老兄不读书的快活，多买几亩田，做个财主，大鱼大肉，好不受用！”又一少年道：“王兄，你既得中，就是神仙了，莫要说这等风流话！象我们

凭（Píng，音平）限——凭，公私证据，如证书、凭单等。凭限，官府所发凭书的期限。

榼（kē，音棵）——古代盛酒或贮水的器具。

做秀才的才是苦哩：宗师到了，又要科考、岁考，学内又要月考、季考，朋友们还要做会、结社。不读书又难，读书又难。”又一少年道：“老哥只检难的说，府里县里去说人情、吃荤饭，容易的就不说了。”大家都笑起来。

又吃了半晌，内中一少年道：“酒多了，我不吃了，我们今日原是会期，文字既不曾做，也该出个诗题大家做做，聊以完今朝一会之案。”又一少年道：“酒后谁耐烦做诗！”那少年道：“诗就不做，出个题目，明日见朋友也好掩饰。”王举人道：“不要说这不长进的话！要做就做，如诗不成，罚酒三碗。”那少年道：“这等方有兴。只是这位皇甫老兄却如何？”王举一道：“他既不读书，如何强他做诗？只吃酒罢了。”那少年道：“有理，有理，请出题目。”王举人道：“就是游西湖罢了，那里又去别寻？”众少年道：“题目虽好，只是难做些。也说不得了！”就叫家人将带来的纸笔墨砚分在各人面前，大家做诗。也有沉吟构思的，也有衔杯觅句的，也有拈毫起草的，也有摇首苦吟的，大家做了半日，并无一个成篇。白公看了不觉失笑。

王举人道：“老兄不要笑。你不读书，不晓得做诗的苦。古人云：‘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白公道：“我书便不读，诗到晓得做两句。”众少年道：“你既晓得做诗，何不也就做一首？”白公道：“既要作，须限一韵。不然，这游西湖诗作者甚多，只说是抄旧了。”王举人见白公说大话，心下想道：“他既要限韵，索性难他一难。”忽抬头见亭旁一棵海棠花，因指道说道：“就以此海棠花的‘棠’字为韵罢。”白公道：“使得。”就叫跟随的童子在拜匣中取出一方端溪旧砚、一枝班管兔毫、一锭久藏名墨、一幅乌丝笺纸，放在席上。众人看笔墨精良，先有三分疑惑，暗想道：“不料这个老儿到有这样好东西，必定是个财主了。”又想道：“若是个财主，必做不出。”正猜疑间，只见白公提起笔来，行云流水一般，不消片刻，早已四韵皆成。

白公做完，众少年连忙取过来看，只见上写着：

莺声如织燕飞忙，十里湖堤锦绣香。

日荡芳尘驰马路，春围笑语蹴毬场。

山通城郭桥通寺，花抱人家柳抱庄。

若问东风谁领略，玉箫金管在沙棠。

金陵皇甫老人题

众少年看了，都吃惊道：“好诗！好字！又如此敏捷！不象是个不读书的。莫非是发过的老先生，取笑我们？”白公笑道：“那有此事！我学生诗虽做得几句，实是不曾读书。古人有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

此时日已西坠，只见接白公的家人，抬着一乘山轿，也寻将来。白公就立起身来，辞众少年道：“本该还在此相陪，只是天色晚了，老人家不敢久留。”众少年见此光景，都慌忙起身相送，白公又谢了，竟上轿，家人、童子簇拥而去。众少年猜猜疑疑，知道不是常人，始悔前言轻薄。正是：

秋水何曾知有海，朝菌决不信多年。

书生何事多狂妄，只为时窥管里天。

一日，偶有昭庆寺僧闲云来送新茶与白公，白公就收拾些素酒，留他闲话。因问道：“西湖乃东南名胜，人文所聚，不知当今少年名士，推重何人？”

蹴（cù，音促）毬——蹴，踢；毬，球的异体字。唐代的足球运动，有球门，分队比赛，与现代足球相似。

闲云道：“这湖上往来的名士最多，然也有真名的，也有虚名的。惟近日松江来了二位相公，一位姓赵号千里，一位姓周号圣王。这两个人方是真正名士。”白公道：“何以见得？”闲云道：“年又少，人物又俊雅，做出来的文章无一人不称羨，每日间来拜他的乡绅朋友络绎不绝，天下的名公贵卿都是相识，或是求他作文，或是邀他结社，终日湖船里吃酒，忙不了。前日去见抚台杨老爷，杨老爷面见，甚是优待，说迟两日还要请他哩。昨日又有人来求他选乡会墨卷。若不是个真正才子，如何骗得人动！”白公道：“此二人寓在那里？”闲云道：“就寓在敝寺东廊。”白公道：“东廊那一房？”闲云道：“不消问得，到了寺前，只说一声赵千里、周圣王，那一个不晓得！”白公道：“这等说，果然是个名士了。”又说了些闲话，闲云别去。

白公暗喜道：“我原想这西湖上有人，今果不出吾料。我明日去会他一会，若果是真才，则红玉、梦梨两人之事完矣。”到次日，葛巾野服，打扮做山人行径，写了两个名帖，只说是“金陵皇甫”——才带了一个小童，来拜访二人。到了寺前，才要问，就有人说：“你们料想是拜赵、周二相公的了，往东廊去。”

白公进得东廊，早望见一僧房门口许多青衣仆从，或拿帖子，或持礼物，走出走入，甚是闹热。白公料道是了，走到门前，就叫小童将名帖递将过去。管门人接了回道：“家相公出门了，失迎！老相公尊帖留下罢。”白公道：“你二位相公往那里去了？”管门人道：“城里王春元家请去商量做甚碑文，就顺路回拜客去，只怕午后才得回来。今日是钱塘张爷请，回来就要去吃酒了。”白公道：“既这等，名帖烦管家收了，再来拜罢。”管门人应诺，就问小童：“你相公寓在那里？我们相公明日好来回拜。”小童道：“在西泠桥秦衙庄上。”说罢白公方才出寺。只见进寺来拜赵、周二人的纷纷，白公心下笑道：“何物少年，倾人如此！”

回到寓所，歇息了一回，将近得日落，白公又步到西泠桥上闲看。只见一只大酒船，笙箫歌吹，望桥下撑来。旁边有人说道：“这是钱塘县太爷请客。”不多时到了桥下，白公留心一看，只见县尊下陪，上面两席坐着两个少年，在那里高谈阔论。远远望去，人物到也风流，看不多时，就过去了。白公看了，甚是思慕。

到了次日，又去拜，又不在。只候了四五日，方见一个家人拿着两个名帖，慌慌忙忙先跑将来问道：“这是皇甫相公寓处么？”家人答道：“正是。”那家人道：“快接帖子！松江赵、周二相公来拜，船就到了。”白公听见，忙出来迎接，只见二人已进门了，相让迎入，讲礼毕，分宾主坐下。

赵千里就说道：“前承老先光顾，即欲趋谒，奈两日有事于抚台，昨又为县君招饮，日奔走于车马之间，是以候迟，万望勿罪。”白公道：“二位仁兄青年美才，倾动一时，使人欣羨。”周圣王道：“孤陋书生，浪得虚名，不胜愧慙。”因问道：“老丈贵乡？”白公道：“金陵。”赵千里道：“金陵大邦，老丈诚大邦人物。”因问道：“贵乡吴瑞庵翰林与白太玄工部，老丈定是相识？”白公惊道：“闻是闻得，却不曾会过。敢问二兄，何以问及？”赵千里道：“此二公乃金陵之望，与弟辈相好，故此动问。”白公道：“曾会过否？”赵千里道：“弟辈到处遨游，怎么不曾会过！去秋吴公楚中典试，要请小弟与圣王兄去代他作程文并试录前序，弟辈因社中许多朋友不肯放，

抚台——地方长官，清代为巡抚别称。也称抚军、抚院等。

故不曾去得。”白公道：“原来吴瑞庵如此重兄。只是我闻得白太玄此老甚是寡交，二兄何以与他相好？”周圣王道：“白公为人虽然寡交，却好诗酒，弟辈与他诗酒往还，故此绸缪。”白公笑道：“这等看来，可谓‘天下无人不识君’矣！”二人谈了一会，吃过茶，就忙起身。白公也就不留，相送出门而去。正是：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所见非所闻，虚名何足慕！

白公送了二人去，因叹息道：“名士如此，真足羞死！”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势位逼仓卒去官

诗曰：

小人情态最堪憎，恶毒浑如好奉承。

见客便猜 门户犬，缠人不去夏秋蝇。

佛头上面偏加粪，冷眼中间却放冰。

赔面下情饶惹厌，谁知到底不相应。

却说白公要在西湖上择婿，择来择去，不是无才恶少，便是夸诈书生，并无一个可人。住了月余，甚觉无味，便渡过钱塘江，去游山阴禹穴。不题。

且说苏友白自到任之后，日日差人去寻访白公，并无踪迹，在衙中甚是忧闷。一日，因有公务去谒见杨抚台，杨抚台收完文书，就掩门留茶。因问道：“贤司李 甚是青年。”苏友白道：“不敢。推官今年二十有一。”杨巡抚道：“本院在京时，与尊公朝夕盘桓，情意最笃，到不曾会得贤司李。”苏友白道：“推官与家尊原系叔侄，去岁才过继为子，故在京时不曾上谒老大人。”杨巡抚道：“原来如此，我记得尊公一向无子！贤司李声音不似河南，原籍何处？”苏友白道：“推官原系金陵人。”杨巡抚道：“我在齿录上见贤司李尚未授室，何也？”苏友白道：“推官一向流浪四方，故此迟晚。”杨巡抚道：“如今也再迟不得了。”又说道：“昨闻陈相公加了宫保，本院要做一篇文字去贺他。司李大才，明日还要借重。”苏友白道：“推官菲才，自当效命。”吃了两道茶，苏友白就谢了辞出。

原来这杨巡抚就是杨廷诏，他有一女，正当笄年，因见苏友白少年进士，人物风流，便就注意于他，故此留茶询问。知他果未娶亲，不胜欣喜。到次日府尊来见，也就留到后堂，将要攀苏友白为婿之事说了，就央府尊作伐。

府尊不敢推辞，回衙就请苏友白来见，说道：“寅兄恭喜了！”苏友白道：“不知何喜？”府尊道：“今日去见抚台，抚台留茶，说道：他有一位令爱，德貌兼全，因慕寅兄青年甲第，闻知未娶，故托小弟作伐，意欲缔结朱陈之好。此乃至美之事，非喜而何？故此奉贺。”苏友白道：“蒙抚台厚意，堂翁美情，本不当辞，只是晚弟家尊已致书求聘于敝乡白工部之女矣。”府尊道：“尊翁大人为寅兄求聘，事之成否，尚未可定；抚台美意谆谆，眼前便是，如何辞得？”苏友白道：“白公之婚，久已有约；况家君书去，兼有吴瑞庵太史为媒，断无不允之理，岂敢别有所就？抚台美意，万望堂翁为晚弟委曲善辞。”府尊道：“辞亦何难，只是又有一说：抚台为人，也是难相与的；况你我做官，又在他属下，这亲事回了，便有许多不便。”苏友白道：“做官自有官评，这婚姻之事却万难从命！”府尊道：“虽如此说，寅兄还要三思，不可过于固执。”苏友白道：“他事尚可通融，这婚姻乃人伦礼法所关，既已有求，岂容再就？只求堂翁多方复之。”府尊见苏友白再三不允，没奈何，只得就将苏友白之言一一回复了抚台。

抚台闻知他求的就是白公之女，心下暗想道：“白太玄女儿才美有名，人人所慕，又有吴瑞庵作伐，况苏方回又与他相厚，十有九成，他如何不去指望，却来就我？我虽官高似他，他一个青年甲第，未必在心。除非白老回复了他，他那时自然来就我了。但不知白公近作何状……”寻思了半晌，再

猜（yín，音银）——犬吠声。

司李——官名。李通“理”，掌狱讼事。

无计策。忽想道：“前日白老留我盘桓时，曾有一个西宾张轨如日日相陪。我别来到也忘了。前日传一帖，说是他来谒，想是借白老一脉，要来抽丰。我因没甚要紧，不曾接待。今莫若请他来一饭，一者可完他来意，二则可问白公近状，倘有可乘之机，再作区处。”主意定了，就叫中军官发一个单名帖，请丹阳张轨如相公后堂一饭。中军领命，忙发一帖，差人去请。

原来张轨如自从在白公家出了一场丑，假托乡试之名辞出，在家无甚颜色。因思与杨巡抚有一面，就到杭州来躲躲。拜了杨巡抚许多时，不见回拜，只道杨巡抚没情，也就丢开了。不期这日差人拿个名帖来请，满心欢喜，连忙换了衣巾，到军门前伺候。只候到午后，传梆开门叫请，方才进去。

相见过坐定，杨巡抚说说：“承降后就要屈兄一叙，因衙门多事，迟迟勿罪。”张轨如道：“前赐登龙，已不胜荣幸；今复蒙宠召，何以克当！”不一时，排上酒来，饮了数杯，杨巡抚道：“兄下榻于白太玄处，何以有暇至此？”张轨如道：“生员因去秋乡试，就辞了白老先生，故得至此，而亲炙道德之辉。”杨巡抚道：“原来兄辞了白太玄了，不知他令爱姻事近日如何，兄还知道么？”张轨如道：“不瞒老恩台说，生员前在白公处，名虽西席，实见许东床。不意后为匪人所谮，白公听信，故生员辞出。近闻他令爱犹然待字。”杨巡抚道：“白老为人最是任性，当初在京时，本院为小儿再三求他，他也不允。”张轨如道：“若是这等择婿，只怕他令爱今生嫁不成了。”

杨巡抚大笑道：“果然，果然！近闻苏推官央吴瑞庵为媒去求他，兄可知道？”张轨如道：“这到不知。且请问这苏推官是谁？”杨巡抚道：“就是新科的苏友白。”张轨如道：“这个苏友白是河南人。”杨巡抚道：“他乃叔是河南人，故入籍河南，却是金陵人。”张轨如大惊道：“原来就是苏莲仙兄！生员只道又是一个。”杨巡抚道：“兄与他有交么？”张轨如道：“苏兄与生员最厚，他曾在生员园里住了月余。”杨巡抚道：“如此却好，本院有一事相托。”张轨如道：“请问何事？”杨巡抚道：“本院有一女，意欲招他坦腹，他因注意白公之女，故再三不允。兄既与他相厚，就烦兄去与他说，白公为人执拗，婚姻事甚是难成，不如就了本院之婚。倘得事成，自当有报。”张轨如打一恭道：“生员领命。”又饮了几杯，就起身谢了辞出。

张轨如回到下处，心中暗想道：“我当初为白家这头亲事，不知费了多少心机，用了多少闲钱，我便脱空，他到中了一个新进士，打点做女婿，叫我如何不气！莫若掉吊了，大家不成，也还气得他过，且可借此奉承抚台。只是小苏是个色中饿鬼，一向想慕白小姐，如饥如渴，若只靠口舌劝阻，他如何肯听？我想白公家近事，他也未必得知。莫若说一个谎，只说白小姐死了，绝了他的念头，则杨抚台之婚，不患不成矣。”算计定了，到次日备些礼物，写了名帖，就来拜贺苏友白。门役传报进去，苏友白此时正没处访问白公踪迹，见了张轨如名帖，心下欢喜道：“见此人，便知白公消息矣！”忙到寅宾馆相见。二人喜笑相迎，见礼毕，欢然就坐。

张轨如道：“兄翁突然别去，小弟无日不思。今幸相逢，然咫尺有云泥之隔了，不胜欣庆！”苏友白道：“常想高情，侥幸后即欲遣候，奈道远莫致。前过金陵，又缘凭限紧急，不能造谒，惆账至今。今幸遥临。曷胜快慰！”

且请问吾兄：白太老设西席待兄，旦夕不离，如何却舍而远出？”张轨如道：“小弟初念，原只为贪他令爱，此兄翁所知也。后来他令爱死了，小弟还只管恋恋何用，故此辞出。”苏友白听了，大惊道：“那个死了？”张轨如道：“就是他令爱白小姐死了。兄翁难道还不得知？”

苏友白惊得痴呆了，半晌道：“小弟那里知道！”因问：“几时死的？得何病症？”张轨如道：“死是去年冬月。大都女子有才不是好事。白小姐自恃有才，终朝吟咏，见了那此秋月春花，岂不伤感。又遇着这等一个倔强父亲，一个女婿选来选去，只是不成。闺中抱怨，染成一病，就厌厌不起。医人都道是弱症。以小弟看来，总是相思害死了。”

苏友白听说是真，不觉扑簌簌落下泪来，道：“小弟迟归者，为功名也；为功名者，实指望功名成，而侥幸小姐一日之婚姻也。今日功名虽成，而小姐已逝，则是我为功名所误，而小姐又为我所误也。古人云：‘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实由我而死。冥冥之中，负此良友！’正今日小弟与白小姐之谓也。宁不痛心乎！”张轨如道：“公庭之上，士民观瞻，兄翁似宜以礼节情。”苏友白道：“晋人有言：‘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又言：‘礼岂为我辈而设？’小弟何人，兄奈何不谅？”张轨如道：“兄翁青年科第，岂患天下无美妇，而必恋恋于此。”苏友白道：“小弟平生所慕，白小姐一人而已。今白小姐人琴既亡，小弟形影自守，决不负心而别求佳丽！”张轨如道：“一时闻信，自难为情，也怪兄翁不得。只是兄翁一身，上关宗祧，中系蘋蘩，岂可为硁硁之言。兄翁亦当渐渐思之。”苏友白道：“仁兄爱我，语语至情，但我心匪石，恐不能转也。”张轨如道：“兄翁过悲，到是小弟多言了。小弟且别去，改一日再来奉慰。”苏友白道：“方寸甚乱，不敢强留；容日奉攀，再领大教。”说毕，二人相送别去。

到次日，苏友白去回拜张轨如。张轨如又劝道：“兄翁与白小姐，虽有怜才之心，而实无婚姻之约。若必欲以白小姐之死而不娶，则是以桑濮待白小姐矣。近闻杨抚台有一小姐，才美出伦，前托府尊来扳兄翁，道是兄翁以先聘白小姐为辞；今闻白小姐已死，则兄翁再无推托之理；又知小弟在兄翁爱下，故托小弟再言之。兄翁不可错了主意。”苏友白道：“小弟痴愚，出于至性，今日婚姻，实有不忍言者。抚台之命，万万难从。只望仁兄转辞。”张轨如百般苦劝，苏友白百般苦辞。张轨如没法，只得回复杨巡抚，将与苏友白往复的言语一一说了。杨巡抚笑道：“这且由他！兄请回，我自有处。”正是：

采不得香蜂蝶恨，留春无计燕莺羞。

花枝失却东皇意，雨雨风风那得休。

却说杨巡抚见苏友白不从亲事，怀恨在心，就批发几件疑难之事，与苏友白审问。苏友白审问明白，申详上去，多不中抚台之意，往往驳了下来。下面审了又审，上面驳了又驳。几件事完了，又发几件下来：或是叫他追无主的赃银，或是叫他拿无影的盗贼，弄得个苏友白日日奔忙。事完了，又讨不得一些好意。

苏友白心下想道：“这明是为婚姻不成，要奈何我了。我是他的属官，如何抗得他过！我想，白小姐又死了，卢梦梨与卢小姐又无影响，我一个只身，上无亲父母，内无妻妾，又不图钱财，只管恋这顶乌纱，在簿书中作马

硁（kēng，音坑）硁——浅见又固执的样子。亦作“胫胫”。

牛，甚觉无味。况上面又有这个对头，我如今到任不久，他欲难为我，也无题目；到明日做久了，他寻些事故参论，那时与他分辨，便费力了。不如竟挂冠而去，使他一个没趣。旁人自知为他去的，也有公论；后日倘要改补，却也容易。”算计定了，就将上司批的事情，一件一件都申报完了，本衙牌票一概销了，又写下一封书，差一人役送与府尊，烦他报知三院并各司道。他原无家眷，自家便服，只带了原来的家人并小喜，与些随身行李，大清晨只推有按院访察公事，不许衙役跟随，竟自出钱塘门来，要叫船回金陵去。出得城门，到了湖上，心下又想道：“我无故而行，堂尊两县得知，定要差人来赶。我若北去，定然赶上；若赶了回去，反为不妙。不如到过钱塘江，往山阴禹穴一游。过了数日，他每寻赶不见，自然罢了。那时再从容回去，有何不可？”主意定了，就湖上叫了一只小船，返转往江头而来。

到了岸，苏友白就缓缓步行。行了里许，见了一大寺，门前松柏森森，到也幽洁，苏友白就检一块干净石上坐下歇息。坐了一会，只见一个起课的先生在面前走了过去。苏友白偶然一看，只见那先生：

一顶方巾透脑油，海青穿袖破肩头。

面皮之上加圈点，颈项旁边带癭瘤。

课筒手拿常晃响，招牌腰挂不须钩。

谁知外貌不堪取，腹里玄机神鬼愁。

苏友白看见那先生生得人物丑陋，衣衫蓝缕，也不在心，任他过去。忽见他腰间挂着个小小招牌，上面写着“赛神仙课泄天机”七个字，猛然想起道：“我记得旧年初出门，遇着那个要马鞭子寻妻子的人曾对我说，他起课的先生正叫做赛神仙。方才过去的这个先生，莫非就是他？我前在句容镇上还要去寻他，如今怎么当面错过！”忙叫一个家人赶上，请了转来。

那赛神仙见有人请，就复身回来，与苏友白拱拱手，也就坐在一块石上，问道：“相公要起课么？”苏友白道：“正是，要起课。且请问：先生是定居于此，还是新来的？”赛神仙道：“我学生到处起课，那有定居？去年秋间才到此处。”苏友白道：“去春却在何处？”赛神仙道：“去春在句容镇上住了半年。”苏友白听了，知正是他，心下欢喜，因问道：“先生，你在句容镇上时，有一人不见妻子，求你起课，你许他赶到四十里外遇一骑马人，讨了马鞭，就有妻子。还记得么？”赛神仙道：“课是日日起，那里记得许多？”因想了一想道：“是是是，我还记得些影儿。那日想起得是个姤卦。姤者遇也，姤者又婚姤也，故所谓皆婚姤之事，故许他寻得着。后来不知怎么寻着。相公为何晓得？”苏友白道：“他遇见的正是我，要了我的马鞭子，就扒到一棵大柳树上，去折柳条与我换，恰恰看见他妻子被人拐在庙中，故此寻着。先生神课，真赛过神仙也。”赛神仙道：“这都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人著此爻象之妙，与我学生何干！学生只知据理直断。”苏友白道：“据理正难。我今要烦先生起一课。”赛神仙就将手中课筒递与苏友白道：“请通诚。”苏友白接了，对着天地暗暗祷祝了一番，仍将课筒递还赛神仙。赛神仙拿在手中，摇来摇去，口中念那些单单单、折折折、内象三爻、外象三爻的许多仪文，不多时起成一课，道：“这也奇，正说姤卦，恰恰又起一个姤卦！不知相公那里用？”苏友白道：“是为婚姻的。”赛神仙道：“我方才说过的：姤者遇也，又婚姤也。这婚姻已有根了。绝妙的一段良缘，目前就见，一说一肯，不消费力。内外两爻发动，更有一桩奇妙之处，一娶却是两位夫人。”苏友白道：“若是两个，或前或后有之，那有一娶便

是两个？”赛神仙道：“两爻相对发动，若是前后，不为希罕。”苏友白道：“若要一娶两个，除非是人家姊妹同嫁。”赛神仙道：“外属乾，内属巽，虽是姊妹，却又一南一北，不是亲姊妹。”苏友白道：“不瞒先生说，我求婚两年，止访得有两家之人，到是一南一北。今不幸一个死了，一个不知飘流何处。虽别有人家肯与我，却又不中我意，自分今生断无洞房之日。先生又说得如此容易，莫非取笑？”赛神仙道：“起课是我的生意，如何取笑？课上若无，我自不敢许；卦上既有，难道叫我去不了不成？”苏友白笑道：“我只身于此，无踪无影，叫我如何去求？既先生说目前就见，请问该在那一方？”赛神仙将手轮一轮道：“又作怪了！这两位夫人虽在金陵地方，然今日去求，却要过钱塘江，往山阴禹穴一路寻去。不出半月，定要见了。”苏友白道：“这一发不能了！小弟从来痴念头，必要访见其人，才貌果是出类，方可议婚。那有人在一处，定亲又在一处能成之理？”赛神仙道：“这卦象好的紧！两位夫人俱是绝色，也是得意之人，相公万万不可错过。若错过这头亲事，再也不能了。”苏友白道：“虽如此说，但我此去，过了江，并无一熟识，叫我那家去求？”赛神仙道：“姤者遇也，不消去求，自然相遇。”苏友白道：“不知是甚等人家？”赛神仙道：“这又有些奇怪！说来时也只平平，到成时却又是大贵之家。”苏友白道：“今日先生此课，断来都自相矛盾，莫有差错？”赛神仙道：“我先说的我非神仙，只好据理直断。理之所在，到应验时方知其妙。此时连我也不解。”

苏友白道：“我记得先生替那寻妻子的起课时，连我的衣服颜色都断出。今日我此去所遇婚姻之人，是何形状，也断得出么？”赛神仙又将手轮一轮说道：“此去到丙寅日午时，若遇着个老者，生得清奇古怪，穿一件白布衣服，便是他了。这段婚姻万分之美，就走遍天下也求不出，相公你万万不可错过！若错过，那时悔就迟了。”

苏友白道：“可消再缴一课？”赛神仙道：“我的课，一课是一课，从来缴。若要问别事，便要再起。”苏友白道：“正是，还要起一课。”又祷告了。赛神仙重排爻象，又起成一课，却是贲课。

赛神仙道：“贲者文明之象也。问何事？”苏友白道：“问前程起复。”赛神仙道：“这前程未曾坏，何用起复？”苏友白道：“坏已坏了。”赛神仙道：“不曾，不曾！”苏友白道：“你且断是何等前程。”赛神仙道：“甲科不必说，文明之象，大都是翰苑前程。”苏友白笑道：“先生这却断错了！一个节推，已辞了任，便是坏了；就是起复，也不能够翰林；就能够翰林，也是起复了。”赛神仙又将手轮一轮道：“明明翰林，何消起复？我到不错，只怕这个节推到做错了！”苏友白似信不信，道：“既这等，多劳了。”就叫家人取了五钱银子，与他作课钱。赛神仙得了课钱，竟飘然而去。正是：

天地有先机，世人不能识。

只到事过时，方知凶与吉。

苏友白起了课，半疑半信。只因初意原要过江，今合其意，故叫了一只船，竟渡过钱塘江，望山阴一路而来。只因这一来，有分教：冰清不减玉润，泰山直接东床。正是：

无缘千里空奔走，有幸相逢咫尺间。

造化小儿太无赖，撺来撮去许多般。

不知苏友白此去，果遇其人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山水游偶然得婿

诗曰：

物自分兮类自通，难将夏事语冰虫。

绝无琴瑟音相左，那有芝兰气不同？

鲍子所知真不朽，钟期之听抑何聪。

果然伯乐逢良马，只在寻常一顾中。

却说苏友白遇见赛神仙，起了课，说得活活现现，只得依了他，望西兴一路而来。恐怕人知，隐了真名。因与白小姐和《新柳诗》，就说姓柳，逢人只说是柳秀才。不数日，到了山阴道上，真个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无穷好景，应接不暇！苏友白心下甚是爱恋，就在形胜之处，寻了一个古寺——叫做禹迹寺——住下，日夕游赏。

不期白侍郎游禹穴回来，也住在这禹迹寺中。一日饭后，二人都出来游玩景致，忽然撞见。苏友白抬头一见，恰是个老者：头上戴着一顶葛巾，身上穿着一件白布道袍，生得清奇古怪，不是寻常。苏友白心下暗想赛神仙之言，不胜惊讶，就立定了脚不走。白公看见苏友白青年俊秀，一表人物，甚是欢喜。又见苏友白立定了看他，白公也就立住了。二人面目相对，大家就拱一拱手，你看我，我看你，不忍别去。白公因笑说道：“仁兄独自散步于此，山水之兴甚豪！”苏友白亦笑答道：“晚生岂敢称豪，亦步老先生之后尘耳。”白公见路旁长松数株，历落可爱，因说道：“同是山水中人，何不松下稍坐一谈。”苏友白道：“固所愿也。只恐不敢仰攀。”二人遂入松间，寻了两块石头坐下。

苏友白道：“敢问老先生高姓贵乡？因何到此？”白公道：“学生复姓皇甫，金陵人氏。因慕山阴禹穴之妙，故漫游至此。不知仁兄贵姓？到此贵干？我听仁兄声音，似是同乡。”苏友白道：“晚生贱姓柳，亦慕此地山水而来。正也是金陵人。在本乡到不曾拜识荆州，不意于此得奉台颜，可谓厚幸。”白公道：“学生老人，无用于世，故借此山水，聊以娱闲。柳兄青年秀美，自是金马玉堂人物，何亦徜徉于此？”苏友白道：“晚生闻太史公游遍天下名山大川，胸襟浩瀚，故文章擅今古之奇，正老先生今日之谓也。晚生末学，虽窃慕之，而愧非其人。”白公道：“大才自有大志，非老朽之夫所能知也。但远游人子有戒，柳兄独不闻乎？”苏友白道：“不幸父母双亡，只身未娶，故得任意飘流。重蒙台诲，不胜凄感于衷！”白公道：“原来如此。”

苏友白道：“请问老先生，尊府在金陵城中何处？明日归去时，好来趋谒。”白公道：“我学生居乡，离城六七十里，叫做锦石村。”苏友白道：“原来就是锦石村！村中白太玄工部相识否？”白公见问，心下暗笑道：“他又来问！莫非此人也是一个赵千里？”因答道：“白太玄正是舍亲，怎么不认得！柳兄问他，想是与他相好？”苏友白道：“不是相好。晚生因素慕其高风，故偶尔问及。”白公道：“白舍亲为人最是高傲，柳兄何以慕之？”苏友白道：“俗则不能高，无才安敢傲？高傲正文人之品，晚生慕之，不亦

鲍子——鲍子，名叔牙，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著称，曾举荐管仲相齐，使齐国日渐富强。

禹迹寺——禹，上古夏国君。禹迹，指大禹治水足迹所到之处，犹言“禹甸”，古代指中国的疆域。今浙江绍兴有禹庙。

宜乎？但只是此公也有一件不妙处。”白公道：“那一件？”苏友白道：“无定识，往往为小人播弄。”白公道：“正是，我也是这般说。柳兄既不与交，何以知其详也？”

苏友白道：“白公有一令爱，才美古今莫伦，老先生既系亲戚，自然知道。”白公道：“这个知道。”苏友白道：“有女如此，自应择婿，奈何择来择去，只在膏粱白衣中求人，而才子当前不问也？故晚生说他个无定识。”白公道：“柳兄曾去见舍亲么？”苏友白道：“晚生去是去的，见是未见。”白公道：“柳兄也莫要错怪了舍亲，也只是无缘，未及与柳兄相会耳；若是会见柳兄，岂有不知子都之姣者？”苏友白道：“晚生何足道，但只是他选入幕者未必佳耳。”

白公暗想道：“天下事最古怪，我错选一个张轨如，他偏晓得！我注意一个苏友白，他就未必得知。真是‘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因问道：“金陵学中有一个苏友白，柳兄也相识么？”苏友白听了，心下吃了一惊道：“他如何问我？”回答道：“苏友白与晚生同窗，最相好的。老先生何故问他？”白公道：“且请问柳兄：你道苏友白才品何如？”苏友白微笑道：“不过是晚生一流人耳。”白公道：“得似柳兄，其人可知。白舍亲曾对学生说，他注意东床之选者，苏生也。其余皆狂蜂浪蝶，自奔忙耳。柳兄如何说他无定识？”苏友白听了，心下又惊又喜，又不胜叹息，道：“原来如此！这是晚生失言了。”二人说毕，又谈论些山水之趣，直坐到夕阳时候，方起身缓缓同步回寺而别。正是：

青眼共看情不厌，素心相对话偏长。

不知高柳群峰外，鸟去云归已夕阳。

却说苏友白回到寓处，心下暗暗想道：“原来白公胸中亦知有我，我若早去觐面求亲，事已成了。只因去寻吴瑞庵，遂被功名耽延岁月，归来迟了，以致白小姐含恨九原。这等看来，我苏友白虽死亦不足尽辜矣！但我初来，原无意功名，却是卢梦梨苦苦相劝。”又想道：“卢梦梨劝我，也是好意。只说是功名到手，百事可为。谁知白小姐就死，连他也无踪影。总是婚姻簿上无名，故颠颠倒倒如此。前日赛神仙说我此来定有所遇，今日恰遇此人。又叫取历日来看，恰又是丙寅日，心下甚是奇怪：莫非婚姻在此人身上？一夜千思百想。

到次日，忙写了一个“乡眷晚生”帖子，来拜白公，白公就留住不放。二人焚香吊古、对酒论文，盘桓了一日方散。到次日，白公来拜苏友白，苏友白也留下饮酒。自此以后，或是分题做诗，或是看花品水，二人情投意合，日夕不离。

白公心下想道：苏友白虽说才美，我尚未见其人。今与柳生盘桓数日，底里尽窥：才又高，学又博，人物又风流俊秀。我遨游两京、各省，阅人多矣，从未见如此十全者。况他又未娶妻，若再误过，却不是他笑我的无定识了？只是还有一件：若单完了红玉这事，梦梨甥女却教我那里去再寻这等一个配他？他们岂不说我分亲疏厚薄了？若是转先说与梦梨，再替红玉另寻，这又是矫情了。我看他姊妹两个，才貌仿佛，情意相投，莫若将他二人同嫁了柳生，便大家之事都完了，岂不美哉！我看柳生，异日自是翰苑之才，功名决不在我之下。舍此人不嫁，再无人矣！

主意定了，白公便对苏友白说道：“学生有一事，本当托一个朋友与仁兄言之，但学生与仁兄相处在世俗之外，意欲直告，不识可否？”苏友白道：“有何台论，自当拱听。”白公道：“非别事也。柳兄前日说白太玄，择婿的只管择来择去，有美当前，却又不问。我再三思之，此言甚是有理。今我学生也有一个小女，又有一个舍甥女，虽不敢说个绝世佳人，却也与白太玄的女儿依稀仿佛，不甚争差。今遇柳兄，青年才美，国土无双，恰又未娶，若不愿结丝萝，异日失身非偶，岂不是笑白太玄的，又将笑我学生了？不知柳兄亦有意否？”

苏友白听见说出一女、一甥女，是两个，与赛神仙之言一一不爽，甚是惊讶。忙应道：“晚生一时过激之言，老先生不以为狂，反引以自例，而欲以寒素充东床之选，何幸如之！但只是晚生尚有一隐衷，不知可敢上达？”白公道：“知己相遇，何妨尽言。”苏友白道：“晚生虽未受室，然实曾求聘二女。其一人琴俱亡，已抱九原之痛；其一避祸而去，音耗绝无。在死者虽不能起帐中之魂，然义无复娶之理；在生者尚去珠复还，恐难比下山之遇。区区情义所关，望老先生有以教之。”白公道：“死而不娶，固情义之言；然柳兄青年，‘无后’之戒，又所当知也。去珠复还，别行权便；如其未还，安可株守？”苏友白道：“台教甚善，敢不敬遵。只恐晚生凉质菲才，不足辱老先生门楣之选。”白公道：“寒微之门，得配君子，不胜庆幸！”苏友白道：“既蒙垂爱，即当纳采。但旅次不遑，奈何？”白公道：“一言既许，终身不移。至于往来仪文，归日行之未晚。”二人议定，各各欢喜。

大家又游赏了三两日，白公就先辞道：“我学生离家久，明日就要回去了。柳兄不知何日返棹？”苏友白道：“晚生在此，也无甚事，老先生行后，也就要动身了。大都违颜半月，即当至贵村叩谒矣。”白公道：“至期当扫门拱候。”说罢，到次日白公就先别而去，不题。

却说苏友白自白公去后，心下想道：“这赛神仙之课，真是活神仙！他说来无一言不验。只是起我的功名课，说我是翰林未坏，这就不可解了。”又游览了数日，想道：我如今回去，料无人知觉。遂叫人雇了一只船，依旧渡过钱塘江而来。

且说杨巡抚，初意再三难为苏友白，心里也只是要他从这头亲事。不期苏友白竟自挂冠而去，府县来报了，心下也有些快快，随叫府县去赶。府县差人各处去赶，那里有个影儿？府县回报，杨巡抚心下想道：苏友白虽是我的属官，但他到任不久，又无过失赃罪。我虽不曾明明赶他去，然他之去，实实为我，监、按二院俱是知道的。苏方回在京闻之，岂不恨我？也觉有些不妙。

正在沉吟之际，忽送报来。杨巡抚展开一看，只见吏部一本认罪事：

“奉圣旨：苏友白既系二甲第一，该选馆职，如何误选浙推？本该降罚，既自首认罪，姑免究。苏友白着改正原授馆职，浙推另行补选。钦此！”

原来苏友白已选了馆职，因阁下称他座主，故叫吏部改选了推官。后来翰林院官俱不肯坏例，说道：“二甲既授翰林，从无改选有司之理。”大家要出公疏，参论吏部违制徇私。吏部慌了，只得出本认罪，故有此旨。

杨巡抚见苏友白复了翰林，甚觉无趣，又恐他怀恨在心，进京去说是说非，只得又叫人各处去追寻。

不期一日，府尊在西湖上请客，客尚未至，独自在船中推窗闲看。恰好这日苏友白正过江来到湖上，叫了一只小船，自南而北，适打从府尊大船边

过，忽被府里门子看见，忙指说道：“这是苏爷！”府尊抬头一看，果见是苏友白，忙分付叫快留住苏老爷船，急急迎出船头来。众衙役早将苏友白小船拽到船头边来。

苏友白忽被府尊看见，没法奈何，只得走上船来。府尊忙接着说道：“苏老先生为何不别而行？小弟那里不差人寻到！”苏友白道：“晚弟性既疏懒，又短于吏治，故急急避去，以免旷官之罪，理所宜也。怎敢劳堂翁垂念！”府尊就邀苏友白入船，作了揖，就放椅子在上面，请苏友白坐。苏友白不肯，只要东西列坐。府尊道：“老先生自然上坐，不消谦得。”苏友白道：“堂翁为何改了称呼？岂以晚弟不在其位而外之也？”府尊道：“翰林自有翰林之体，与在敝衙门不同，焉敢仍旧？”苏友白大惊道：“晚弟既去，便是散人，怎敢说个翰林？”府尊道：“原来老先生尚未见报。吏部因误选了老先生为有司，贵衙门不肯坏例，要动公举。吏部着急，只得出疏认罪。前已有旨改正了。老先生恭喜，容当奉贺。”苏友白听了，又惊又喜，暗想：“赛神仙之课，其神如此！”

二人就坐，吃过茶，又说了一会，苏友白就要起身别去，府尊道：“抚台自老先生行后，甚是没趣，大怪小弟不留，昨日还谕两县寻访。今小弟既遇，怎敢轻易放去。”遂叫放船，亲送到昭庆寺禅堂，留苏友白住下。又拨四名差役伺候，方才回船去请客。

此时，早已有人报知各衙门。先是两县并府厅来谒见，到次日各司道都来拜望，不一时杨巡抚也来拜了。相见时，再三谢罪，就一面湖上备酒相请，十分绸缪。苏友白仍执旧属之礼，绝不骄傲。正是：

入仕要分大小，为官只论衙门，

真似辘轳打水，或上或下难论。

却说张轨如此时尚在湖上未归，打听得苏友白这等兴头，心下想道：“一个巡抚，前日那等奈何他，今日这等奉承他，真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我老张为何这等呆，只想与他为仇？况他待我原无甚不好，只为一个白小姐起的衅。如今白小姐与我既无分了，何不掉转面孔，做个好人，将白小姐奉承了他，必然欢喜。我与他一个翰林相处，决不吃亏。”

算计定了，就来拜苏友白。二人相见，张轨如说道：“兄翁知晚弟今日来拜之意乎？”苏友白道：“不知也。”张轨如道：“一来请小弟之罪，二来贺兄翁之喜。”苏友白道：“朋友相处，从无过言，何罪之请？内外总是一官，何喜可贺！”张轨如道：“晚弟所贺者非此，乃兄翁之大喜。”苏友白道：“这等万望见教。”张轨如道：“晚弟前日所言白小姐死信，其实是虚。以前言之，乃晚弟之罪，故来请；以今日言之，岂非兄翁之喜乎？故来贺。”苏友白大惊道：“那有此事！”张轨如笑道：“其实未死，前言戏之耳。”苏友白又惊又喜，道：“仁兄前日何为相戏？”张轨如道：“有个缘故。只为杨抚台要攀兄翁为婚，知兄翁属意白小姐，故托晚弟作此言，以绝兄翁之念耳。”

苏友白听了是真，满心欢喜，因大笑道：“如此说来，真是仁兄之罪，与小弟之喜也！”张轨如道：“容晚弟去与兄翁作伐，将功折罪，何如？”苏友白道：“此事前日家尊与吴瑞庵俱有书去，再得仁兄一行更妙。只是怎敢重劳？”张轨如道：“才子佳人，世之罕有，撮合成事，与有荣焉。何敢

辞劳！”苏友白道：“既蒙慨许，明日当登堂拜求。”张轨如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晚弟明日准行。兄翁玉堂人物，又有尊翁大人与吴瑞庵二书，自然一说一成。兄翁只消随后来享洞房花烛之福也。”苏友白道：“若得如仁兄之言，感德非浅，定当图报。”说毕，张轨如辞出。

苏友白心下暗想道：“白小姐既在，则此段姻缘尚有八九分指望。只是新近又许了皇甫家这头亲事，却如何区处？皇甫公是一个仁厚长者，待我情分不薄，如何负得？若是一个，或者两就，也还使得；如今皇甫家先是两个了，如何再开得口？前日赛神仙的课叫我应承，莫非白小姐到底不成？”又想道：“皇甫公为人甚是真诚，我前日已有一言，他说临时行权。今莫若仍作柳生，写书一封，将此情细细告知，与他商量，或者有处，亦不可知。”

算计定了，随写一书。次日来见张轨如，只说一友相托，转寄锦石村皇甫员外处。张轨如应诺，就起身先去作伐，然后苏友白辞了浙江多官，随后望金陵而来。正是：

蝶是庄周周是蝶，蕉非死鹿鹿非蕉。

此身若问未来事，总是漫漫路一条。

不题苏友白随后就来。且说白小姐与卢小姐自白公出门后，日夕论文做诗耍子。忽一日，管门的送进两封书来：一封是吴翰林的，一封是苏御史的。原来白公在家时，凡有书札往来，白小姐俱开看惯的，故这日书来，白小姐竟自拆开与卢小姐同看。只见苏御史书上写：

年弟苏渊顿首拜。

恭候

台禧。

副启壹通：

自荣归之后，不奉台颜者经年矣。想东山高卧，诗酒徜徉，定百福之咸臻。弟役役王事，缅怀高风，不胜尘愧。舍侄友白，原籍贵乡，一向隔绝。昨岁道遇，弟念乏嗣，因留为子。今侥幸联捷，滥授节推。然壮年尚未受室。闻令爱幽闲窈窕，过于《关雎》，故小儿辗转反侧，求之寤寐。弟不自揣，遂从儿女之私，干渎大人之听。倘不鄙寒微，赐之东坦，固衔感之无穷；倘厌憎萝菀，不许附乔，亦甘心而退听。断不敢复蹈前人之辙，而见笑于同心也。临楮不胜待命之至！

二小姐看了，喜动眉宇。再将吴翰林书展开，只见上写着：

眷弟吴珪顿首拜：

去岁匆匆进京，误为奸人倚草附木，矫窃弟书，以乱台听。虽山鬼伎俩，不能逃兄翁照察，然弟疏略之罪，不获辞矣！今春复命，面会苏兄，惊询其故，始知前误。苏兄近已战胜南宫，司李西浙，梦想丝萝，恳予柯斧。今借之官之便，晋谒泰山，兄翁一顾，自知卫玠、荀倩之有真也。从前择婿甚难，今日得人何易！弟不日告假南还，当即喜筵，补申贺庆。先此布心，幸垂听焉。余不尽。

二小姐看完，满心欢喜。卢小姐就起身与白小姐作贺道：“姐姐恭喜。”白小姐忙答礼道：“妹妹同恭喜，何独贺我？”卢小姐道：“姐姐之事，既有苏御史父命来求，又有吴翰林亲情作伐，舅舅回来见了，自然首肯。小妹之事，虽然心许，尚尔无媒；即使苏郎不负心，而追寻前盟，亦不知小妹在于此处；即使得了妹书，根寻到此，舅舅爱姐姐实深，安肯一碗双匙，复为小妹地乎？这等想来，小妹之事，尚有未定。”白小姐道：“贤妹所虑，在

世情中固自不差。只是我爹爹不是世情中人，爱愚姐自爱贤妹；况又受姑娘之托，断不分别彼此，教愚姐作妒妇也。”卢小姐道：“虽如此说，尚有许多难处：才聘其女，又欲聘其甥女，在苏郎既难启口；女选一人，甥女另选一人，在舅氏亦不为怀心；小妹处子，惟母与舅氏之言是听，安敢争执？”白小姐道：“贤妹不必多虑，若有争差，愚姐当直言之。如贤妹之事不成，我也不独嫁以负妹也。”卢小姐道：“若得如此，深感姐姐提携。”又说道：“吴翰林书上说：‘今借之官之便，晋謁泰山。’则苏郎一定同书来拜矣。倘若来，怎么透个消息，使他知我在此，更妙！”白小姐道：“这有理。”因叫人去问管门的道：“苏爷曾来拜么？”管门人回道：“苏爷差人说要来拜，是小的回了‘老爷不在家，无人接待。就要拜，只消留帖在门簿上，不敢劳苏爷远来’。差人去了。今日不知还来也不来。”白小姐道：“既这等回了，苏郎自然不来矣。”卢小姐道：“想便是这等想，就是来，也难传信。”白小姐笑道：“传信有何难？只消贤妹改了男装，照前相见，信便传了。”卢小姐忍不住也笑了。正是：

闺中儿女最多情，一转柔肠百虑生。

忽喜忽愁兼忽忆，等闲费杀俏心灵。

二小姐在心中欢喜。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错中错各不遂心

诗曰：

造化何尝欲见欺，大都人事会差池。

睁开眼看他非女，掉转头忘我是谁。

弄假甚多皆色误，认真太过实情痴。

姻缘究竟从前定，倒去颠来总自疑。

却说白、卢二小姐日日在家闲论，忽一日，报白公回来，卢夫人同二小姐接住。只见白公满面笑容，一面相见，一面白公就对卢夫人说道：“贤妹恭喜！我已择一佳婿，甥女并红玉亲事，俱可完了。”卢夫人听了，欢喜道：“如此多谢哥哥费心！”卢夫人见过，二小姐就同拜见白公。白公笑嘻嘻说道：“你姊妹二人才美相敌，正好作伴。我也舍不得将你们分开。”二小姐听了，心中只认道是苏友白在杭州会见白公，求允了亲事，故为此言，暗暗欢喜，遂不复问。卢小公子也拜见过舅舅。一面查点行李，一面备酒与白公接风。白公更换了衣服，歇息了半晌，然后大家坐定。

卢夫人先问道：“哥哥为何去了许久？一向只在湖上，却是又往别处？”白公道：“我到杭州，恐怕杨巡抚知道，只说我去干谒他，故我改了姓名，只说是皇甫员外，在湖上潜住。人家年少子弟到也不少，只是绝无一个真才。”就将在冷泉亭做诗，并赵千里、周圣王虚名夸诈之事，细说了一遍。二小姐都笑个不休。

卢夫人又问道：“后来却又如何？”白公道：“我在湖上住了许久，看来看去，人才不过如此，遂渡过钱塘江去，游览那山阴禹穴之妙。忽遇一个少年，姓柳，也是金陵人。他人物风流，真个是谢家玉树！他与我同在禹寺里作寓，朝夕间论文做诗、谈今吊古，足盘桓了半月有余。我看他神清骨秀、学博才高，旦暮间便当飞腾翰苑。我目中阅人多矣，从未见此全才。意欲将红玉嫁他，又恐甥女说我偏心；欲要配了甥女，又恐红玉说我矫情。除了柳生，若要再寻一个，万万不能。我想，娥皇、女英同事一舜，古圣人已有行之者。我又见你姊妹二人互相爱慕，不啻良友，我也不忍分开，故当面一口就都许了他。这件事，我做得甚是快意，不知吾妹以为何如？”二小姐听得呆了，面面相觑，不敢做声。卢夫人答道：“哥哥主张有理。我正虑梦梨幼小，不堪独主蘋蘩，今得依傍侄女，我便十分放心了。况柳生才美如此，终身可托，你妹夫九原之下，亦瞑目矣。”白公大喜道：“此言正合我心。我又无子，止有红玉一女系心，今得柳生为婿，于愿足矣！虽明日盖棺，亦畅然无累矣！”

白公说说笑笑，甚是欢喜。卢夫人不知就理，也自快畅。独有二小姐勉强应承，心下大费踌躇，又不好说出苏友白求亲之事。白小姐就目视嫣素，嫣素解意，就将苏御史并吴翰林二书送上白公看。白公看了，惊讶道：“原来北场联捷的就是这个苏友白！就是苏方回的侄儿，继以为子，故入籍河南。早知如此，这亲事儿早成了，何待此时来求！只是如今我已亲口许了柳生，他却转在后了。这怎么处？”便以目视白小姐，白小姐低头不语。白公又想一想道：“苏生才美，人人称羨，今又联捷，想其为人亦自不群。但可惜我

蘋蘩——蘋，水草；蘩，白蒿，皆为草。《诗·召南》有《采蘋》《采蘩》二篇，后来用蘋蘩指婚嫁应知的婚仪。

未曾见。”又想一想道：“人才十全者少，有才者未必有貌，有貌者未必有才；到得才貌相兼，可谓至矣，或者恃才傲物、举止轻浮，则又非远大之器。我看柳生，才貌自不必言，只说他气宇温和、言辞谦审，真是修身如玉，异日功名必在金马玉堂之内。苏生纵是可人，未必便压倒柳生；况柳生我已许出，苏生尚在讲求，这也是无法奈何了。”卢夫人道：“柳生才貌，哥哥既是看得中意，断然不差。女已许人，那有改移之理？苏生纵好也是徒然。只须回复他便了。”白公道：“也只得如此。这苏生甚是无缘分：当初吴瑞庵为我选他，他却推辞；他和《新柳诗》来求我，却又被调换；及我查明，到处寻他，他又不见；他今日中了，求得书来时，我又已许别人。大都是姻缘无分，故颠颠倒倒如此，不能遂心。”大家又说些闲话，就走散了。

卢小姐忙偷空来见白小姐，道：“姐姐，当初只一苏郎，如今又添一柳生，这件事却如何区处？”白小姐叹一口气道：“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正你我今日之谓也。苏郎之事，不知经了多少变更，到得今日，爹爹心已肯了，他又中了，苏御史与吴翰林又来求了，此事已万分无疑，况爹爹为我择婿数年，并无一人可意，谁想今日忽然之间得此柳生，将从前许多辛苦，一旦付之流水。此心何能安乎？”卢小姐道：“姐姐与苏郎，虽彼此交慕，不过背地相思，却从无半面相亲、一言许可。小妹与他携手交谈，并肩而坐，说盟说誓，至再至三，今一旦而别事他人，则前为失节、后为负心矣。断乎不可！”白小姐道：“我与苏郎，虽未会面，然心已许之；况《新柳》已有和，《送鸿》、《迎燕》之题不为无因，亦难以路人视之。只是此等情事，你我闺中女子，如何说得出口？”卢小姐道：“姐姐的事，一时自难直说；若是小妹之情，姐姐不妨略道一二。就是舅舅之意，原是为好，非故相抵牾。若知道小妹之委曲，或者别有个商量。”白小姐道：“说是少不得要说，今且慢些。昨闻得吴舅舅已给假回家，只在这几日要来看我们。等他来时，再看机会与他说知。他既与苏郎为媒，自肯尽言。”卢小姐道：“这也可说得有理。”二小姐时刻将此事商议。正是：

自关儿女多情态，不是爹娘不谅人。

选得桃夭红灼灼，谁知倒恋叶蓁蓁。

过了两三日，果然吴翰林打听得白公回家，忙来探望。白公与吴翰林别有余年，相见不胜欢喜，就留在梦草轩住下。不多时，白小姐也出来拜见舅舅。

吴翰林因对白公说道：“吾兄今日得此佳婿，也不枉了从前费许多心机，也不负甥女这般才美，真可喜可贺！但不知苏莲仙曾行过聘否？”白公道：“多感吾兄厚情，这事可惜不成了。”吴翰林大惊道：“又来奇了！却是为何？”白公道：“别无他故，只是吾兄与苏年兄书来迟了，小弟已许他人矣。”吴翰林道：“小弟书来久了，为何说迟？”白公道：“小弟因病后在家闷甚，春初即出门去游览那两浙之胜。偶在山阴遇一少年才子，遂将红玉并卢家甥女都许了他。到前日回家，方见二书，岂不迟了？”吴翰林道：“这少年姓甚，想就是山阴人了？”白公道：“他姓柳，又妙在原是金陵人。”吴翰林道：“其人如何？为何就中了仁兄之意？”白公道：“言其貌，古称潘安，恐不及也；论其才，若方子建，自谓过之。有婿如此，小弟敢不中意？”吴翰林道：“吾兄曾问他在金陵城中住，还是乡间住？”白公道：“他说在城中住。又说也曾蒙仁兄赏鉴。”

吴翰林道：“这又有些古怪。他若是山阴人，小弟不知，或者别有奇才，

也不见得。他若说是金陵乡间人，小弟虽知，亦未必能尽，或者尚有遗才，也不可料。若说是城中人，曾为小弟赏鉴，则不但小弟从未交一姓柳之友，就是合学查来，也不见有一个姓柳有才之人。莫非吾兄又为奸人愚了？”白公道：“小弟与他若是暂时相会，一面之间，或者看不仔细。他与小弟同寓一寺，朝夕不离，足足盘桓了半月有余，看花分韵，对酒论文，或商量千古，或月旦一时，其风流淹贯，令人心醉，故小弟慨然许婚。若有一毫狐疑，小弟安肯孟浪从事？”吴翰林道：“仁兄赏鉴，自然不差。只惜仁兄不曾见得苏莲仙耳。若是见过，则柳生之优劣自辨矣。”白公笑道：“只怕还是吾兄不曾见得柳生，若见柳生，吾兄定不更作此言。”吴翰林笑道：“不是小弟皮相，柳生纵佳，尚然一穷秀才耳。”白公道：“只言才美，已足超群，若论功名，决不是平常科甲，定为翰苑名流，不在吾兄之下。”吴翰林道：“就是翰林，亦不为贵。但只是吾兄眼睁睁将苏友白一个现成翰林放了，却指望那未定的翰林，亦似过情。”白公道：“前日吾兄书来，说苏友白已授浙推，为何又说翰林？”吴翰林道：“苏友白原是二甲第一，例该选馆。只为陈、王两相公怪他座主，故改选有司。后来敝衙门不肯坏例，要出公疏，吏部慌了，故认罪。已奉圣旨改正了。想他见报，自然离任，也只在数日内定回矣。”白公道：“柳生与小弟有约，相会之期，也不出数日。大家一会，泾渭自分矣。”吴翰林道：“如此最妙。”白小姐听得吴翰林与白公争论，便不好开口，只暗暗与卢小姐商议道：“二家俱未下聘，且待来下聘时，再作区处。”

白公与吴翰林盘桓了数日，忽管门报，旧时做西宾的张相公要见。白公沉吟道：“他又来做甚么？”吴翰林道：“他来必有事故，见见何妨。”白公随出厅来叫“请”。

不一时，张轨如进来相见，见毕坐定。白公说道：“久违教了。”张轨如说道：“晚生自去秋下第，就游学浙中，故久失候问。”白公道：“几时归的？”张轨如道：“因有一事上渎，昨日才归。”白公道：“不知有何事见教？”张轨如道：“晚生有一至契之友，今已发过，久闻老先生令爱贤淑，有《关雎》之美，故托晚生敬执柯斧，欲求老先生曲赐朱陈之好。”白公道：“贵友为谁？”张轨如道：“就是新中翰林苏友白。”白公道：“原来正是苏兄。昨日吴舍亲也为此事而来，正在这里踌躇。”张轨如道：“原来令亲吴老先生也在此。苏兄少年科甲，令爱闺阁贤姝，正是天生一对。何必踌躇？”白公道：“踌躇不为别事，只为学生又许他人了。”张轨如道：“苏莲仙兄在考案首时，就蒙老先生青眼许可矣，为何今日登了玉堂金马，反又弃之？真所不解。”白公道：“兄且不必着急，容与舍亲商议再复。”张轨如道：“此乃美事，还望老先生曲从。”

留吃了茶，又说些闲话，张轨如因问道：“贵村人家甚多，不知都聚于此，还是四散居住？”白公道：“都住于此，不甚散开。兄问为何？”张轨如道：“有一敝友托寄一书，晚生叫人村前村后寻遍，并不见有此人。”白公道：“兄寻那家？”张轨如道：“是皇甫员外家。”白公忙应道：“皇甫就是舍亲，有甚书信，只消付与学生转付就是了。”张轨如道：“原来是令亲，晚生那里不寻！”因叫跟随人将书送上。白公接了，看一看就笼入袖中。二人又说些闲话，张轨如就辞出。

淹贯——深入贯通。

朱陈——古村名，在徐州。一村只有朱、陈两姓，且世代婚姻，后称相互联姻为“朱陈”。

白公回到梦草轩，见吴翰林道：“张轨如此来，也是为苏兄之事。”吴翰林道：“他曾说苏莲仙几时到此么？”白公道：“这到不曾问得。他到与柳生带得一封书来。”因在袖中取出，拆开与吴翰林同看。只见上写着：

乡眷晚生柳学诗顿首拜，

恭候

台禧。

副启壹通：

微生末学，不意于山水之间，得睹仙人紫气，日承提命。今虽违颜匝月，而父师风范，未尝去怀。复蒙不鄙，赐许朱陈，可谓有锡自天，使人感激无地。但前已面启：曾聘二姓，其一人琴俱亡，其一避祸无踪。蒙翁台曲谕：死者已矣；生者如还，别当行权。晚生归至杭，不意生者尚无踪影，而死者俨然犹在。盖前传言者之诬也。此婚家尊主之，乡贵作伐。晚生进退维谷，不知所出。只得直陈，所以上达。翁台秉道义人伦之鉴，或经或权，必有以处此。先此渎闻，晚生不数日即当匍候阶下，以听台命。兹因鸿便，草草不宣。

学诗再顿首。

白公看罢，惊讶道：“这又奇了！何事情反覆如此？”吴翰林道：“他既已有书来辞，吾兄正该借此回了，原成全了苏友白之事，岂不两便？”白公道：“事虽便，只是柳生佳婿，吾不忍弃。且等他来，再与吾兄决之。”吴翰林道：“这也使得。”正是：

已道无翻覆，忽然又变更。

不经千百转，何以见人情？

按下白公等候柳生不题。却说卢小姐在山东时，因要避祸江南，恐怕苏友白来寻他不见，因写了一封书，叫了一个老仆——叫做王寿——与了他些盘缠，叫他进京送与苏友白相公；如不在京，就一路寻到金陵，来白舅老爷家悄悄回话。又分付：“书要收好，须面见了苏相公，方可付与，万万不可错与他人。”王寿领诺而去。

原来这王寿为人甚蠢，到了京中找寻时，苏友白已出京了，他就一路赶了出来。他也不知苏友白中了进士、选了官，一路上只问“苏友白相公”，故无人知道，直直赶到金陵，在城中各处访问。

事有凑巧，恰恰苏有德正在城中。原来苏有德自从在白公家出了丑，甚觉没趣。后来又打听得苏友白联捷了，甚是懊悔，道：“白白送了他二十两银子、一付行李，本是一段好情，如今到弄得不好相见。”不期这日正在城中，只因苏友白与苏有德声音相近，王寿误听了，就寻到苏有德寓处来，问他们门上人道：“这可是苏友白相公家？”门上人也误听了，答道：“正是苏有德相公家。你是那里来的？”王寿道：“我是山东卢相公差来送书的。”门上人就与苏有德说了。

苏有德想道：“我从来不曾认得甚么山东卢相公，必定有误。且去看看。”因走了出来。王寿看见，忙忙说道：“小人奉主人之命，到京中去寻苏相公，不期苏相公又出来了。小人一路赶来，那里不问到，不期却在这里。”苏有德心下已疑是寻苏友白的，却不说破，糊涂应道：“这等难为你了。你相公的书何在？”王寿道：“我家相公为因避祸江南，恐怕相公出京寻不见，故叫小人送书知会。”因在怀中取出一封书来，双手递上。苏有德接了在手，因说道：“你外面略坐坐，等我细看书中之意。”又分付家人收拾酒饭，管待来人。王寿应了出来。

苏有德走进书房，将书一看，只见上下俱有花押，又双钤着小印，封得

牢牢固固，中间写着“苏相公亲手开拆”七个大字，下注着“台讳友白”四个小字，字画甚是端楷精工。苏有德心下想道：“这封书来得气色有些古怪！莫非内中有些缘故？且偷开一看。”遂将抵子脚儿轻轻拆开，取出书来展开一看，只见满纸上蝇头小楷，写道：

眷友弟卢梦梨顿首拜，奉书于

莲仙苏兄行寓前：偶尔相逢，似有天幸；黯然别去，殊苦人心。记得石上深盟，花前密约，历历在耳。而奈形东影西，再会不易。每一回思，宛如梦寐中事。然终身所托，万万不可作梦寐视之也。去秋闻魁北榜，欣慰不胜，今春定看花上苑矣。本拟守候仁兄，归途奉贺，不意近遭家难，暂避于江南舅家。旧居尘锁，恐仁兄寻访，动桃源之疑，故遣老仆，持此相报。倘犹念小弟与舍妹之姻，幸至金陵锦石村白太玄工部处访问，便知弟耗。千里片言，统祈心照。不宣。

苏有德看罢，道：原来苏莲仙又在山东卢家结了这头亲事。我若再要去冒名顶替，恰恰又叫到白家去访消息。白家已露过一番马脚，如何再又去得！又想想，道：“我闻他已选杭州节推，今又改入翰林，目下也将回去了。莫若持此信相报，讨他个好，掩饰前边之事。他一个翰林，后来自有用他之处。”

主意定了，等王寿吃完酒饭，就叫他进来，说道：“你回去拜上相公，说书中之意我都知道，当一一如命。恐有差池，我连回书也不写了。”又拿出一两银子来，与王寿道：“远劳你了。”王寿道：“盘缠家相公与的尽有，怎敢又受苏相公的？”苏有德道：“不多，只好买酒吃罢。”王寿谢了辞出，竟到锦石村去回复卢小姐，不题。

却说苏有德得了此书，便回到乡间，叫人打听：“苏爷若到锦石村去，必从此经过，须要邀住。”家人领命去打听。过了数日，果然打听得苏友白到了金陵城中，只在明日就要到锦石村去。苏有德忙叫备酒伺候。到了次日巳牌时候，家人来报说：“苏爷将近到了。”苏有德遂自家走出市口来迎。

不多时，苏友白的轿子将到面前，苏有德叫家人先拿了个名帖，走到轿前禀道：“家相公在此候见。”苏友白看见名帖是苏有德，连忙叫住轿。苏有德见住了轿，忙走到轿前一恭。苏友白忙出轿答礼道：“正欲奉谒，何劳远迎。”苏有德道：“兄翁贵人，恐遗寒贱，特此奉邀。”二人说着话，就同步到苏有德家里来。苏友白叫跟随拿了一个宗弟的名帖送上，到堂中从新见礼。礼毕，坐下。

苏友白说道：“向承厚惠，铭感于心，因备员闲散，尚未图报。”苏有德道：“微末之事，何足挂齿。”一面说话，一面就排上酒来。苏友白道：“才奉谒，怎就好相扰？”苏有德道：“城中到此，仆马皆饥，聊备粗粝之饭，少尽故人之意。”苏友白道：“仁兄厚意谆谆，何爱我之无已也！”

二人对饮了半晌，苏有德因问道：“兄翁此来，想是为白太老亲事了？”苏友白道：“正为此来。尚不知事体如何。”苏有德笑道：“这段姻缘，前已有约，今日兄翁又是新贵，自然成的。只可惜山东卢家这件亲事，等的苦了。”苏友白大惊道：“这件事小弟从未告人，不识仁兄何以得知？”苏有德又笑道：“这样美事，兄翁行得，难道知也不容小弟知得？”苏友白道：“仁兄既知卢兄消息，万望见教。”苏有德又笑道：“消息虽有，岂是容易说的！”苏友白道：“只望仁兄见教，其余悉听仁兄处置，小弟敢不惟命是从。”苏有德道：“小弟怎好奈何兄翁？兄翁只吃三大杯酒罢！”苏友白笑道：“小弟量虽浅，也说不得了，只望仁兄见教。”

苏有德叫家人斟上三大杯，苏友白没奈何，只得说说笑笑吃了，定要苏

有德说卢梦梨消息。只因这一说，有分教：道路才郎坚持雅志，深闺艳质露出奇心。正是：

坏事皆缘错，败谋只为差。

谁知差错处，成就美如花！

不知苏有德果肯说卢梦梨消息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锦上锦大家如愿

诗曰：

百魔魔尽见成功，到得山通水亦通。

莲子莲花甘苦共，桃根桃叶死生同。

志如火气终炎上，情似流波必向东。

留得一番佳话在，始知儿女意无穷。

却说苏友白吃了三大杯酒，定要苏有德说卢梦梨消息。苏有德又取笑了一会，只得袖中取出原书，递与苏友白道：“这不是卢兄消息！”苏友白接着，细细看了，不觉喜动颜色，道：“卢兄真有心人也！”因问道：“此信吾兄何以得之？”苏有德道：“送书人系一老仆，人甚蠢蠢，因贱名与尊讳音声相近，故寻到小弟寓处。小弟知是兄翁要紧之物，恐其别处失误，只得留下，转致兄翁。不识兄翁何以谢弟？”苏友白道：“感激不尽，虽百朋不足为报也。”苏有德笑道：“报是不必，只挈带小弟喝一杯喜酒罢。”二人说笑了半晌，又饮了几杯，苏友白就告辞起身。

两人别后，苏友白依旧上轿，竟先到白石村观音寺，来拜望静心，静心见车马簇拥，慌忙出来迎接。苏友白一见，就说道：“老师还认得小弟么？”静心看了道：“原来是苏爷，小僧怎么不认得！”迎到禅堂中相见过，苏友白就叫跟随送上礼物。静心谢了收过，因说道：“苏爷几时恭喜？小僧寄迹村野，全不知道，未及奉贺。”吃了茶，就叫备斋。苏友白道：“斋且慢。今日小弟还要借上刹下榻了。”静心道：“苏爷如今是贵人了，只恐草榻不堪。”二人扳谈些闲话。

苏友白因问道：“近日白太玄先生好么？”静心道：“好的。春间去游玩西湖，去了两三个月。回来还不满一月。”苏友白又问道：“他令爱小姐曾有人家嫁了么？”静心道：“求是时常有人来求，嫁是尚未曾嫁。昨日闻得白老爷在浙江许了甚人家，吴老爷又来作媒，两下争争讲讲，尚未曾定。”苏友白又问道：“这锦石村中有一个皇甫员外，老师知道么？”静心想了半晌道：“这锦石村虽有千余人家，小僧去化些月米，家家都是认得的，并不闻有个姓皇甫的。”苏友白道：“他说是白太玄家亲眷。”静心道：“既是白老爷亲眷，或者就住在白家庄上，只消到白老爷府中一问，便晓得了。”苏友白吃了斋，借宿了一夜。

到次日起来，梳洗毕，吃过饭，分付车马仆从都在寺中伺候，自家照旧服色，只带小喜一人，慢慢步入锦石村来。到了村中，看那些山水树木宛然如故，不知婚姻如何，不胜感叹。正是：

桃花流水还如旧，前度刘郎今又来。

不识仙人仍在否，一思一感一徘徊。

苏友白一头步一头想道：“不期两家亲事弄在一村。若是先到白家，说了姓苏，皇甫家便不好去了。莫若只说姓柳，悄悄且寻见皇甫公，说明心事，再往主人去不迟。”立定主意，遂进村来，一路寻问皇甫员外家。

原来白公恐怕柳生来寻，早已分付跟去的家人在村口接应。这日苏友白一进村来，这家人早已看见，慌忙出来迎着，道：“柳相公来了么？”苏友白见了，欢喜道：“正是，来了。员外在家么？”家人道：“在家拱候相公。”

就引苏友白到东庄坐下，慌忙报知白公。白公欢喜道：“柳生信人也！”就分付家人备留酒饭。因与吴翰林说道：“小弟先去相见，就着人来请仁兄一会。”吴翰林笑道：“只怕所见不如所闻。”白公也笑道：“吾兄一见便知，决不劣于苏生。”白公说罢，竟到东庄来。

见了苏友白，再仔细定睛一看，原是一个风流俊秀的翩翩少年，满心欢喜。因笑迎着说道：“柳兄为何今日才到？我学生日夕盼望。”苏友白忙忙打恭道：“晚生因在杭州被朋友留连了几日，故此晋谒迟迟，不胜有罪。”二人一面说，一面见礼分坐。

白公道：“前接手札，知向所说死者未死，皆传言之诬，大是快事。但不知此是谁家之女？又见云‘乡贵作伐’，‘乡贵’却是何人？前闻尊公亦已仙游，为何云此婚尊公主之？”苏友白道：“事已至此，料不能隐瞒，只得实告：先严虽久弃世，昨岁家叔又收继为子；此女亦非他人，就是向日所云白太翁之女也；作伐乡贵，即吴瑞庵太史也。”白公听了，着惊道：“我闻得吴瑞庵作伐者，乃苏友白之事。柳兄几时也曾烦他？”苏友白忙起身向白公深深打一恭道：“晚生有罪！晚生不姓柳，实实就是苏友白也。”

白公听了，又惊又喜道：“这大奇了！兄请坐。我且问：苏兄已荐贤书，选了杭州司李，为何又改姓柳，潜游会稽？”苏友白道：“只因杨抚台有一令爱，要招赘晚生，晚生苦辞，触了抚台之怒。抚台屡屡寻事，加害晚生。晚生彼时是他属官，违拗不得，故只得弃官改姓，暂游山阴禹穴以避之。幸与老先生相遇。”白公道：“原来老杨还是这等作恶！这白太玄令爱死信，又是谁传的？”苏友白道：“是张轨如说的。也因杨抚台知晚生属意白女，故令张轨如诈为此言，以绝晚生之念耳。”白公道：“小人播弄如此，可恨，可恨！”又笑说道：“苏兄新贵，既与白太玄有旧盟，又兼吴瑞庵作伐，这段姻缘自美如锦片矣。只是将置学生于何地？”苏友白道：“晚生处孤贫逆旅中，外无贵介之缘，内乏乡曲之誉，蒙老先生一顾而即慨许双姻，真可谓相马于牝牡骊黄之外，知己之感，虽没齿难忘。故今日先叩阶前，以请台命。焉敢以尘世浮云，夸诩于大君子之门，而取有识者之笑。”白公笑道：“苏兄有此高谊，真可谓不以富贵易其心矣。只是我学生怎好与他相争，只得让了白太玄罢。”苏友白道：“若如此说，则老先生为盛德之事，晚生乃负心之人矣。尚望老先生委曲处之。”

白公道：“这且再处。只是我学生也有一件事得罪，要奉告。”苏友白道：“岂敢！愿得领教。”白公道：“我学生也不姓皇甫，苏兄所说的白太玄，就是学生。”苏友白听了，不胜惊喜道：“原来就是老先生游戏，晚生真梦梦矣！”二人相视大笑。

白公忙叫请吴舅老爷来。不一时，吴翰林来到，看见只有苏友白在坐，并不见柳生，忙问道：“闻说是柳生来拜，为何转是莲仙兄？”苏友白忙忙施礼，笑而不言。白公也笑道：“且见过再说。”吴翰林与苏友白礼毕坐下。吴翰林见二人来的有因，只管盘问。白公笑道：“吾兄要见柳生，”因以手指苏友白道，“只此便是！”吴翰林惊讶道：“这是何说？”白公因将前后事说了一遍，吴翰林大笑道：“原来有许多委曲！我就说金陵学中不闻有个柳生，我就说天下少年那里更有胜于苏兄者。原来仍是苏兄！”又对着白公

牝牡骊黄——成语，典出《列子·说符》。善相马者伯乐访良马而不管雌雄黄黑，因其相良马在于本质而不在外表，后以“牝牡骊黄”比喻事物的表面现象。

说道：“吾兄于逆旅中，毫无把臂，能一见就拔识苏兄，许以姻盟，亦可谓巨眼矣。吾所敬服！”白公笑道：“不是这番，则吾之爱才出于仁兄下矣。”苏友白道：“蒲柳之姿，怎敢当二老先生藻鉴！”大家欢喜不尽。不多时，家人备上酒来，三人序坐而饮。此时，苏友白就执子婿之礼，坐于横首。大家说说笑笑十分快畅。饮了半日，吃了饭，家人撤过，大家就起身闲话。

苏友白说了一会，就乘机说道：“小婿尚有一事上告。”白公道：“又有何事？”苏友白道：“小婿前日所云避祸之人，昨日偶得一信，知他踪迹。”白公道：“知他踪迹在于何处？”苏友白道：“说来又奇，他说叫小婿到岳父府上访问便知。”白公笑道：“这果又奇了！怎么要访问于我？兄且说他是江南谁氏之女？”苏友白道：“不是江南，乃山东卢宅。”白公道：“我闻得山东卢一泓物故久矣，他儿子又小，一个寡妇之家，苏兄怎么知道？又谁人为兄作伐？”苏友白道：“小婿去岁进京时，行至山东，忽然被劫，栖于逆旅，进退不能。偶遇一个李中翰，要晚生代他作诗，许赠盘缠，因邀晚生到家。不期这李家就与卢宅紧邻。晚生偶在后园门首闲步，适值卢家公子也闲步出来，彼此相遇。偶尔谈心，遂成密契，赠了小婿的路费，又说他有一妹，许结丝萝。”白公道：“兄且说这卢家公子有多大年纪？人物如何？”苏友白道：“若说卢家这公子，去年十六，今年十七，其人品之美，翩翩皎皎，真如玉树临风！小婿与之相对，实抱形秽之惭。”

白公道：“兄出京时，路过山东，又曾相会么？”苏友白道：“小婿出京，过山东时，满望一会，不期卢宅前后门俱封锁，而■无一人。再三访问李中翰，他只说他家止有寡母弱女，公子才五六岁，今避祸江南去了，并无十六七岁长公子。小婿又访问一个钱孝廉，他亦如此说。故小婿一向如在梦中，茫然不知所以。昨在敝友处偶得卢兄一信，始知卢兄自有其人，而前访问之不确也。但只是书中叫到府上访问，又是何说？”白公道：“这卢生叫甚名字？”苏友白道：“叫做梦梨。”白公道：“他既说在我家访问，必然有因。容我与兄细查再复。”

吴翰林道：“苏兄步来，车马俱在何处？”苏友白道：“就在前白石村观音寺中。乃向日之旧寓也。”白公道：“寺中甚远，何不移到此处，以便朝夕接谈。”遂分付家人去取行李。到了傍晚，又重新上席。三人雄谈快饮，直吃到二鼓方散。苏友白就在东庄住下。白公与吴翰林仍旧回家。吴翰林就在梦草轩去睡。白公退入后厅，因有酒，也就睡了。到次日起来，梳洗毕，方叫嫣素请小姐来说话。

原来白小姐昨日已有人报知，柳生即是苏生，与卢小姐不胜欢喜。今闻父命，忙来相见。白公见了，便笑说道：“原来柳生即是苏生！如今看来，你母舅为你作伐也不差，你父亲为你择婿也不差，考案首与科甲取人都不差矣！可见有真才者，处处见赏。”白小姐道：“总是一个入，不意有许多转折，累爹爹费心。”白公道：“这都罢了。只是还有一件——”就将苏友白所说卢家之事，说了一遍，道：“这分明是甥女之事，为何得有一个公子？”白小姐道：“梦梨妹子之事，也曾对孩儿说过。他父亲又亡过，兄弟又小，母亲寡居，又不能择婿，恐异日失身非偶，故行权改做男装，与苏郎相见。赠金、许盟、寄书，都是实情。如今还望爹爹与他成全。”白公听了，大喜道：“不意他小小年纪，到有许多作用。我原主意你姊妹二人同嫁柳生，今

翩(pi ān, 音篇)翩皎(ji āo, 音皎)皎——翩翩, 形容风致文采优美; 皎皎, 形容心地洁白明亮。

日同归苏郎，也是一般。这等看来，他的愿也遂了，我的心也尽了。此乃极快之事，有何不可？你可说与他知，姑娘面前不必题了。”白小姐应诺。

白公就同吴翰林到东庄来。三人见过，白公就对苏友白说道：“昨日兄所说卢梦梨之事，我细询一会，果有其人。”苏友白欢喜道：“卢兄今在何处？可能一会？”白公道：“卢梦梨因避祸一处，今尚未可相见。若要他令妹亲事，都在学生身上。”苏友白道：“非是晚生得陇望蜀、贪得无厌，只因小婿在穷途狼狈之际，蒙梦梨兄一言半面之间，即慨赠三十金，又加以金镯、明珠，又许以婚姻之约，情意殷殷，虽古之大侠不过是也。今小婿侥幸一第，即背前盟，真狗彘不食其余矣！”吴翰林道：“难得，难得，梦梨之赠，可谓识人矣！”白公道：“此自义举，我辈亦乐观其成。但只是我前日所许甥女，恐不能矣。再无三女同居之事！”苏友白道：“梦梨快士，岳父何不以外甥女配之，亦良偶也。”白公道：“这且再议。”

大家闲谈，又说起张轨如换《新柳诗》并苏有德诈书假冒二事，大家笑了一回。苏友白道：“如今蒙岳翁垂爱，事已大定，从前之态，尽可相忘。况二人俱系故旧，尚望仍前优待，以示包容。”白公大笑道：“正我心也！”就叫家人发两个名帖，一个去请张轨如相公，一个去请苏有德相公：“就说苏爷在此，请去同坐。”不多时，二人先后都到，相见甚是足恭。大家在东庄闲耍。不题。

却说苏御史复命之后，见苏友白改正了翰林，不胜欢喜。因后代有人，便无心做官，遂出疏告病，又出揭到都察院堂上，至再至三的说了，方准回籍调理，俟痊可日，原官起用。苏御史得了旨，就忙忙出京，先到河南家里住了月余，就起身到金陵来，与苏友白完亲。

报到锦石村来，苏友白忙辞了白公、吴翰林，就接到金陵城中旧屋里来。恰恰这日苏御史也到了，父子相见，不胜欢喜。苏御史问及婚姻之事，苏友白就将杨巡抚招赘及改姓遇皇甫、归来对明，并卢梦梨之前前后后，细说了一遍。苏御史满心欢喜道：“世事奇奇怪怪，异日可成一段佳话矣！”府县各官探知，都来拜望请酒，闹扰不休。苏御史与苏友白商量道：“城中喧闹难住，莫若就在锦石村卜一居，与白公为邻。一来结婚甚便；二来白公无子，彼此相依，使他无孤寂之态；三来村中山水幽胜，又有白公往来，尽可娱我之老。”苏友白道：“大人所见最善。”

到次日，父子竟到锦石村来。白公与吴翰林、张轨如、苏有德彼此交拜过，苏御史就将要卜居村中之意与白公说了。白公大喜，遂选了村中一间大宅，叫苏御史用千金买了。苏御史移了入去，就治酒请吴翰林主婚，请张轨如与白小姐为媒，请苏有德与卢小姐为媒，择一吉日，备了两副聘礼，一同送到白公家来。白公自受了一副，将一副交与卢夫人受了，治酒管待众人。彼此欢喜无尽。行聘之后，苏御史又择了一个大吉之期，要行亲迎之礼。这年苏友白是二十一岁，一个簇新的翰林，人物风流，人才出众，人人称美；白小姐是十八岁，卢小姐是十七岁，二小姐工容言貌，到处闻名。

到了临娶这日，苏御史大开喜筵，两顶花藤大轿，花灯夹道、鼓乐平吹。苏友白骑了一匹高头骏马，乌纱帽、皂朝靴、大红员领。翰林院与察院的执事两边排列。苏友白自来亲迎。一路上火炮喧天，好不兴头闹热！二小姐金装玉裹，打扮得如天仙一样，一双拜辞白公与卢夫人，洒泪上轿。白公以彼此相知，不拘俗礼，穿了二品吉服，竟坐一乘四人大轿，排列侍郎执事，自来送亲。吴翰林也是吉服大轿。张轨如、苏有德二人都是头巾、蓝衫、骏马，

簪花挂红，两头赞礼。这一日之胜，真不减于登科。正是：

钟鼓喧阗琴瑟调，《关雎》赋罢赋《桃夭》。

馆甥在昔闻双嫁，铜雀而今锁二乔。

楼上红丝留月系，门前金犊倩花邀。

仙郎得意翻新乐，不拟《周南》拟舜《韶》。

不多时，轿到门前。下了轿，拥入中堂。苏友白居中，二新人一左一右，参拜苏御史及众亲。礼毕，鼓乐迎入洞房。外面是苏御史陪着白公、吴翰林、张轨如、苏有德饮酒，房里是三席酒，苏友白与二小姐同饮。

花烛之下，苏友白偷眼将白小姐一看，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可谓名不虚传，满心快畅。再将卢小姐一看，宛然与卢梦梨一个面庞相似，心下又惊又喜。暗想：“姊妹们有这等相像的！”此时侍妾林立，不便交言，将无限欢喜都忍在肚中。只等众人散去，方各各归房。

原来内里厅楼二间，左右相对：左边是白小姐，右边是卢小姐。苏友白先到白小姐房中，诉说从前相慕之心，并和《新柳诗》及《送鸿》、《迎燕》之事。白小姐也不作闺中儿女之态，便一一应答。说了一回，苏友白又到卢小姐房中，问道：“令兄讳梦梨者，今在何处？”卢小姐道：“贱妾从无家兄，梦梨就是贱妾之名。”苏友白大惊道：“向日石上所遇者，难道就是夫人？”卢小姐微笑道：“是与不是，郎君请自辨，贱妾不知也。”苏友白大笑道：“半年之梦，今日方醒。我向日就有些疑心，天下那有这等美少年！”苏友白说罢，又走到白小姐房中，与白小姐说知，笑了一会。因白小姐长一岁，这一夜就先在白小姐房中成亲。真是少年才子佳人，你贪我爱，好不受用。

到次日，苏友白又到白公家谢亲，众人又吃了一日酒。回来又备酒同白、卢二小姐共饮，因取出向日唱和的《新柳诗》并《送鸿》、《迎燕》二诗，与卢小姐大家赏鉴。苏友白又取出卢小姐所赠的金镯明珠，与白小姐看。卢小姐道：“当时一念之动，不意借此遂成终身之好！”这一夜就在卢小姐房中成亲。枕上细说改男装之事，愈觉情亲。三人从此之后，相敬相爱，百分和美。苏友白又感孀素昔日传言之情，与二小姐说明，又就收用了。

苏御史决意不出去做官，日夕与白公盘桓。后来竟将河南的事业，仍收拾归金陵来。吴翰林虽不辞官，然翰林事简，忙日少，闲日多，也时常来与二人游赏。杨巡抚闻知此事，也差人送礼来贺。

苏友白过了些时，只得进京到任。住不上一二月，因记挂二夫人，就讨差回来。顺路到山东，与卢夫人料理家事。只等公子大了，方才送回。此时钱举人已选了知县，去做官了，止李中书在家，又请了两席酒。

苏友白回家，只愿与二小姐做诗做文耍子，不愿出门。后一科就分房。又后一科浙江主试，收了许多门生。后来直做到詹事府正詹。因他无意做官，故不曾入阁。张轨如与苏有德都赖他之力，借贡生名色，张轨如选了二尹，苏有德选了经历。白公有苏御史作伴，又有苏友白与白、卢二小姐三人时时往来，颇不寂寞。

后来白小姐生了二子，卢小姐也生一子。后颖郎死了，苏友白就将白小姐所生次子，承继了白公之后。后来三子都成了科甲。

苏友白为二小姐虽费了许多心机，然事成之后，他夫妻三人却受享了人间三四十年风流之福，岂非千古的一段佳话！有诗一首，单道白公好处：

忤权使虜见孤忠，诗酒香山流素风。

莫道琴书传不去，丈人峰上锦丛丛。

又有诗一首，单道苏友白之妙：

少年才品李青莲，只慕佳人不问缘。

死死生生心力尽，天怜忽付两婵娟。

又有诗一首，单道白小姐之妙：

闺中儿女解怜才，诗唱诗酬诗作媒。

漫说谢家传《白雪》，白家《新柳》亦奇哉！

又有诗一首，单道卢小姐之妙：

楼头一眼识人深，喜托终身暗赠金。

莫作寻常花貌看，千秋义侠结为心。

平山冷燕
[清]天花藏主人 编次

主要人物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汤勤	钦天监正堂
谢谦	翰林院侍读学士
山显仁	大学士，才女山黛之父
罗氏	山显仁之妻
山黛	女才子，山显仁之女
刘公	太监
晏文物	字尧明。故相之子，松江知府
袁老官	山显仁老管家
宋信	字子成，改名宗言。门客
窦国一	晏文物亲戚，工科给事中，后为扬州知府
周公梦	尚宝司少卿
夏之忠	翰林院庶吉士
卜其通	礼部主事
穆礼	诗人
颜贵	诗人
冷新	富户，才女冷绛雪之父
郑秀才	才女冷绛雪之舅父
陶进士	宋信之友
柳孝廉	宋信之友
平教官	才子平如衡之叔父
平如衡	字子持，化名钱横，河南洛阳人，才子，新科探花
王充	原河南道御史，钦点南直提学正使。才子燕白颌、平如衡宗师
张德明	原山西道御史，钦点南直提学陪使
张寅	字伯荣，吏部张尚书之子
燕白颌	字紫侯，化名赵纵。松江人，才子，新科状元
袁隐	字石交，燕白颌之友
计成	字子谋，张寅之友
福童	山显仁家书僮
普惠	接引庵住持
邬公子	邬都堂之子
张夏时	吏部尚书

四才子书序

天赋人以性，虽贤愚不一，而忠孝节义莫不皆备，独才情则有得有不得焉。故一品一行，随人可立，而绣虎雕龙，千秋无几。试凭吊之：不骄不吝，梦想所难者，尚已。降而建安八斗，便矫一时；天宝百篇，遂空四海；鸚鵡贾杀身之祸，黄鹤高捶碎之名；晋代一辞，大苏两赋。——类而推之，指而屈之，虽文彩间生，风流不绝，然求其如布帛菽粟之满天下，则何有焉？此其悲在生才之难，犹可委诸天地。独是天地既生是人矣，而是人又笃志诗书、精心翰墨，不负天地所生矣，则吐辞宜为世惜，下笔当使人怜；纵福薄时屯，不能羽仪廊庙，为麟为凤，亦可诗酒江湖，为花为柳。奈何青云未附，彩笔并白头低垂；狗监不逢，《上林》与《长杨》高阁。即万言倚马，止可覆瓿；《道德》五千，惟堪糊壁。求乘时显达刮一目之青，邀先进名流垂片言之誉，此必不可得之数也。致使岩谷幽花，自开自落；贫穷高士，独往独来。揆之天地生才之意，古今爱才之心，岂不悖哉！此其悲则将谁咎？故人而无才，日于衣冠醉饱中瞌生瞎死，则已耳。若夫两眼浮六合之间，一心在千秋之上，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每当春花秋月之时，不禁淋漓感慨，此其才为何如？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不幸憔悴以死，抱九原埋没之痛：岂不悲哉！

余虽非其人，亦尝窃执雕虫之役矣。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裁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牛斗，而天子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吾思人纵好忌，或不与淡墨为仇；世多慕名，往往于空言乐道。矧此书白而不玄，上可佐邹衍之谈天，下可补东坡之说鬼，中亦不妨与玄皇之梨园杂奏。岂必俟

建安八斗——三国时魏诗人曹植，字子建，为“建安七子”之一。南朝宋诗人谢灵运曾说：“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

天宝百篇——唐玄宗天宝年间诗人群的作品，纵横恣肆，名满天下。

鸚鵡贾杀身之祸——后汉祢衡（173—198），在江夏太守黄祖坐中作《鸚鵡赋》，文采斐然。后却因骂黄祖而被杀。

黄鹤高捶碎之名——唐诗人崔颢（？—754）有咏《黄鹤楼》诗，为千古名篇。传说李白为之赞叹不已，后人冒其名作《捶碎黄鹤楼》诗云：“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压上头。”

晋代一辞，大苏两赋——晋诗人陶潜，字渊明，有《归去来辞》名世；北宋时苏轼有前、后《赤壁赋》名作，故云。

《上林》与《长杨》——上林、长杨为秦汉宫名。西汉时司马相如有《上林赋》；东汉扬雄有《长杨赋》。

万言倚马——晋时袁虎因事免官时，令草一公文，倚马立就。李白有句：“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后因以比喻文思敏捷。

《道德》五千——即《道德经》，约五千字，相传为周代李耳所作，所世道家奉为经典。

罔（wǎng，音网）——不。

邹衍（约前305—前240）——亦作“驺衍”。战国末齐国哲学家，阴阳家代表人物，以“五行”解释社会人事现象。

东坡——即苏轼（1037—1187），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画家。

之后世？将见一出而天下皆子云 矣。天下皆子云，则著书不愧子云可知矣。若然，则天地生才之意，与古今爱才之心，不少慰乎？嗟，嗟！虽不如忠孝节义之赫烈人心，而所受于天之性情，亦云有所致矣。

时顺治戊戌立秋月，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

子云——即扬雄（前 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

第一回 太平世才星降瑞 圣明朝白燕呈祥

诗曰：

富贵千秋接踵来，古今能有几多才？
灵通天地方遗种，秀夺山川始结胎。
两两雕龙诚贵也，双双咏雪更奇哉。
人生不识其中味，锦绣衣冠土与灰！

又曰：

道德虽然立大名，风流行乐要才情。
花看潘岳 花方艳，酒醉青莲 酒始灵。
彩笔不妨为世忌，香奁 最喜使人惊。
不然春月春花夜，草木禽鱼负此生！

话说先朝隆盛之时，天子有道，四海升平，文武忠良，万民乐业。是时，建都幽燕，雄据九边，控临天下，时和年丰，百物咸有。长安城中，九门百达，六街三市，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衣冠辐辏，车马喧阗，人人击壤而歌，处处笙箫而乐，真个有雍熙之化、於变之风！有诗单道其盛：

九重春色满垂裳，秋尽边关总不防。
四境时闻歌帝力，不知何世是虞唐。

一日，天子驾临早朝，文武百官济济锵锵，尽来朝贺。真个金阙晓钟，玉阶仙仗，十分隆盛！百官山呼拜舞已毕，各各就班鹄立，早有殿头官喝道：“有事者奏闻！”喝声未绝，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官，乌纱象简，趋跪丹墀，口称：“钦天监正堂官 汤勤有事奏闻。”天子传问“何事”，汤勤奏道：“臣夜观乾象，见祥云瑞霭，拱护紫微，喜曜吉星，照临黄道。主天子圣明，朝廷有道，天下享太平之福。臣不胜庆幸，谨奏闻陛下。乞敕礼部，诏天下庆贺，以扬皇朝一代雍熙雅化。臣又见文昌六星，光彩倍常，主有翰苑鸿儒，丕显文明之治。此在朝在外，济济者皆足以应之，不足为奇也。最可奇者，奎壁 流光，散满天下，主海内当生不世奇才，为麟为凤，隐伏深幽秘密之地，恐非正途网罗所能尽得。乞敕礼部会议，遣使分行天下搜求，以为黼黻 皇猷之助。”

天子闻奏，龙颜大悦，因宣御音道：“天象吉祥，乃天下万民之福。朕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北）人，西晋文学家，长于辞赋，有美貌名。

青莲——即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幼年住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唐代大诗人，与杜甫齐名，世称李杜。

奁（lián，音帘）——盛放梳妆用品的漆木器具。

辐辏（fú còu，音福凑）——车轮的直木（辐）凑集于中心的毂上，常比喻人或物的集聚在一处。

喧阗（xuān tián，音宣田）——声音大而嘈杂，喧闹拥挤。

雍熙——和乐的样子。

钦天监正堂官——古时掌管天文历法的官署。正堂，正职的官员。

奎壁——奎、壁，星名，均为二十八宿之一。

黼黻（fú fú，音府弗）——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

皇猷（yóu，音犹）——帝王的谋划。

菲躬凉德，获安民上，实云幸致，何足当太平有道之庆？不准诏贺！海内既遍生奇才，已上征于天象，谅不虚应；且才为国宝，岂可使隐伏幽秘之地。着礼部官议行搜求！”

圣旨一宣，早有礼部尚书出班奏道：“陛下圣明有象，理宜诏贺；万岁谦抑不准，愈见圣德之大。然风化关一时气运，岂可抑而不彰？纵仰体圣心，不诏天下庆贺，凡在京大小官员，俱宜具表称贺，以阐扬圣化，为万世瞻仰。天下既遍生奇才，隐伏在下，遣使搜求，以明陛下爱才至意，礼亦宜然。但本朝祖宗立法，皆于制科取士。若征召前来，自应优叙；征召若优，则制科无色，恐失祖宗立制本意。以臣愚见，莫若加敕各直省督学臣，令其严责府县官，凡遇科岁大比试期，必须于报名正额之外，加意搜求隐逸真才，以应科目。督学、府县官即以得才失才为升降。如此，则是寓搜求于制科，又不失才，又不碍制，庶为两便。伏乞皇上裁察！”

天子闻奏，大喜道：“卿议甚善，俱依议行！”礼部官得旨，率百官俱称“万岁”。朝毕，天子退入，百官散出。

此时天下果然多才：文章名公，有王、唐、瞿、薛四大家之名；词赋钜卿，有前七才子、后七才子之号。真诗酒才名高于北斗，相知意气倾于天下。人人争岛瘦郊寒，个个矜白仙贺鬼。元、白风流，不一而足；鲍、庾俊逸，屈指有人。《白雪》登历下之坛，《四部》执■州之耳；师生传欧、苏之座，朋友同李、郭之舟。真可谓一时之盛！

这一日，礼部传出旨意，在京大小官员，皆具表次第庆贺。这表章无非是称功诵德，没甚大关系，便各各逞才，极其精工富丽。天子亲御便殿，细细观览，见皆是绝妙之词、惊人之句，圣情大悦，因想道：“满朝才臣如此，前日钦天监奏文昌光亮，信不虚也。百官既具表称贺，朕当赐宴答之，以表一时君臣交泰之盛。”遂传旨：于三月十二日，命百官齐集端门赐宴。旨意一下，百官皆欢欣鼓舞，感激圣恩。

到了临期，真个是国正天心顺，这一日恰值天清气爽，日暖风和，百花

制科取士——旧时科举考试制度，开科考试士子，选拔官吏。

王、唐、瞿、薛四大家——指明代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瞿景淳、薛应奇，文名一时，称四大家。

前七才子、后七才子——明代诗人群。前七子为：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王九思、康海、王廷相；后七子为：李攀龙、王世贞、谢榛、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

岛瘦郊寒——唐代诗人贾岛（784—843）的作品清幽孤僻；孟郊（751—814）的作品苦涩穷奇，故有此称。

白仙贺鬼——唐代诗人李白，人称“仙才”；李贺（？—860），人号鬼才，比喻他们的诗作风格。

元、白风流——唐代诗人元稹（779—831）与白居易（774—846）友善，世称二人诗作为“元和体”。元有《连昌宫词》、白有《长恨歌》，同为歌咏唐玄宗杨贵妃事。

鲍、庾俊逸——南朝，宋文学家鲍照（约414—466）有《鲍参军集》；北朝，周文学家庾信（513—581）有《庾子山集》（辑本）。唐诗人杜甫有“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句。

《白雪》登历下之坛——《白雪》，古乐曲名，见晋陆机《文赋》注，传为师旷所作。历下，古城名，在今山东济南市西历山下。

《四部》执■州之耳——明代文学家、诗人王世贞，号弇州山人，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文集，为当时所重。

欧、苏之座——指宋代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及苏轼（1036—1101）。

李、郭之舟——后汉李膺与郭泰同舟而济，为人称道。比喻朋友之间相处，不分贵贱，亲密无间。

开放。天子驾御端门。端门阶下，摆列着许多御宴。百官朝见过，惟留阁臣数人，御前侍宴；其余官员，俱照衙门大小，鳞次般列坐两旁阶下。每一座各置御苑名花一瓶，以为春瑞。旨意一下，百官叩头谢恩，各各就座而饮。一霎时，御乐作龙凤之鸣，玉食献山海之异，真是皇家富贵不比等闲！但见：

国运昌明，捧一人于日月天中；皇恩浩荡，会千官于芙蓉阙下。春满建章，百啭流莺聒耳；晴薰赤羽，九重春色醉人。食出上方，有的是龙之肝、凤之髓、豹之胎、猩之唇、驼之峰、熊之掌、鸱之炙、鲤之尾，山珍海错，说不尽八珍滋味；乐供内院，奏的是黄帝之《咸池》、颀顼之《六茎》、帝尝之《五英》、尧之《大章》、舜之《箫韶》、禹之《大夏》、殷之《大濩》、周之《大武》、听不穷九奏声音。班联中衣裳灿日，只见仙鹤服、锦鸡服、孔雀服、云雁服、白鹇服、鹭鸶服、■ ■ 服、鹌鹑服、练鹊服、黄鹂服，济济锵锵，或前或后；阶墀下弁冕疑星，只见进贤冠、■ 豸 冠、筋■ ■ (11)冠、蝉翅冠、鹊尾冠、铁柱冠、金颜冠、却非冠、交让冠，悚悚惶惶，或退或趋。奉温纶于咫尺，尽睹天颜有喜；感湛露之均霑，咸知帝德无私。传宣锡命，《彤弓》明中心之贶；匍匐进规，《天保》颂醉饱之恩。誓竭媚兹将顺，然君曰俞、臣曰沸，人惭献谄；愿言不醉无归，然左有监、右有史，谁敢失仪。君尽臣欢，尊本朝故事，敕赐赋醉学士之歌；臣感君恩，择前代良谏，慷慨进疏仪狄之戒。真可谓明良际遇，鼓钟笙瑟，称一日风云龙虎之觞；天地泰交，日月岗陵，上万年悠久无疆之寿！

君臣们饮够多时，阁臣见乐奏三阕、酒行九献，恐群臣醉后失仪，因离席率领群臣跪奏道：“臣等蒙圣恩赐宴，亦已仅卜其昼，醉饱皇仁。今恐叨饮过量，醉后失仪，有伤国体，谨率群臣辞谢。”

天子先传旨平身，然后亲说道：“朕凉薄之躬，上承大统，日忧废堕，赖众先生与诸卿辅弼之功，今幸海内粗安，深感祖宗庇祐，上天生成。前钦天监臣奏象纬吉昌，归功于朕。朕惧不敢当。众卿不谅，复表扬称颂。朕实无德以当此，益深戒惧。然君臣同德同心，于兹可见。因卜兹春昼，与诸卿痛饮，以识一时明良雅意。此乃略去礼法而叙情义之举。虽不敢蹈前人夜饮荒淫，然春昼甚长，尚可同乐，务期尽欢。纵有微愆，所不计也。”阁臣奏道：“圣恩汪洋如此，真不独君臣，直如父子矣！臣等顶踵尽捐，何能报效，敢不领旨。”天子又道：“朕见太祖高皇帝每宴群臣，必有诗歌鸣盛。前钦天监臣奏文昌光亮，主有翰苑鸿儒，为文明之助。昨见诸臣贺表，句工字栴，

黄帝之《咸池》——黄帝时的乐舞名，见《庄子·天下》。

颀顼之《六茎》——又作《五茎》，颀顼时的乐舞名，见《白虎通·礼乐》。

帝尝之《五英》——又作《六英》，帝尝时的乐舞名，见《周礼·春官》引《乐纬》。

尧之《大章》——尧时的乐舞名，见《庄子·天下》。

舜之《箫韶》——又作《大韶》，舜时的乐舞名，见《庄子·天下》。

禹之《大夏》——禹时的乐舞名，见《庄子·天下》。

殷之《大濩》——商时的乐舞名，见《庄子·天下》。

周之《大武》——周时的乐舞名，见《庄子·天下》。

■ ■ (x īchì，音西斥)——水鸟名，亦叫紫鸳鸯。

■ 豸 (xiè zhì，音械至)——传说中的异兽，能辨曲直，见有人争斗，即以角触不正直的人。

《彤弓》——《诗·小雅》篇名，为赐弓矢于有功诸侯的乐歌。

《天保》——《诗·小雅》篇名，为天子祝福的乐歌。

朕 (zhèn，音振)——古人自称，秦始皇后专用为皇帝的自称。

太祖高皇帝——指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

多有奇才，真可称一时之盛。今当此春昼，夔龙 并集，亦当有词赋示后。今日之盛，方不泯灭无传。”阁臣奏道：“唐虞赓歌，禹稷拜扬，自古圣帝良臣，类多如此。圣谕即文明之首，当传谕群臣，或颂、或箴、或诗、或赋，以少增巍焕之光。”天子闻奏甚喜。

正谈论间，忽有一双白燕，从半空中直飞至御前。或左或右，乍上乍下，其轻盈翩跹 之态，宛如舞女盘旋，十分可爱。天子伫目视之，不觉圣情大悦。因问道：“凡禽鸟皆贵白者，以为异种。此何说也？”阁臣奏道：“臣等学术短浅，不能深明其故。以愚陋揣之，或亦孔子所称‘绘事后素’之意。”天子点首嘉叹。因复问道：“白燕在古人亦曾有相传之佳题咏否？”阁臣奏道：“臣等待罪中书，政务倥偬，词赋篇章，实久荒疏，不复记忆。乞宣谕翰苑诸臣，当有知者。”

天子未及开言，早有翰林院侍读学士谢谦出班跪奏道：“白燕在汉唐未必无作，但无佳者流传，故臣等俱未及见。惟本朝国初时大本 七言律诗一首，摹写工巧，脍炙一时，称为名作。后袁凯 爱慕之，又病其形容太实，亦作七言律诗一首和之。但虚摹其神情，亦为当时所称，甚有以为过于时作者。此虽嗜好不同，然二诗实相伯仲。白燕自有此二诗，以立其极，故至今不闻更有作者。”天子问道：“此二诗卿家记得否？”谢谦奏道：“臣记得。”天子道：“卿既记得，可录呈朕览。”遂命近臣给与笔札。

谢谦领旨，因退归原席，细将二诗录出，呈与圣览。近臣接了，置于龙案之上。天子展开一看，只见时大本一诗道：

春社年年带雪归，海棠庭院月争辉。
珠帘十二中间卷，玉剪一双高下飞。
天下公侯夸紫绶，国中俦侣尚乌衣。
江湖多少闲鸥鹭，宜与同盟伴钓矶。

袁凯一首道：

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
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
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
赵家姊妹多相妒，莫遣昭阳殿里飞。

天子细将二诗玩味，因赞叹道：“果然名不虚传！时作实中领趣，袁作虚处传神，二诗实不相上下。终是先朝臣子，有如此才美！”又赏鉴了半晌，复问道：“尔在廷诸臣，亦俱擅文坛之望，如有再赋《白燕诗》一首，可与时、袁并驱中原，则朕当有不次之赏。”众臣闻命，彼此相顾，不敢奏对。天子见众臣默然，殊觉不悦，因又说道：“众臣济济多士，无一人敢于应诏，岂薄朕不足言诗耶，抑亦古今人才真不相及耶？”

翰林官不得已，只得上前奏道：“《白燕》一诗，诸臣既珥笔 事主，岂

夔（kuí，音葵）龙——夔，古代传说中一种奇异的动物，如龙，一足。

翩跹（pi ān xi ān，音篇仙）——轻扬飘逸的样子，常用来形容轻快旋转的舞姿。

时大本——明初洪武年间诗人，名时太初，号大本，江苏常熟人。

袁凯（约1367前后）——明初诗人，号海叟，松江华亭人，曾作《白燕诗》令世人惊叹，名声大震，称“袁白燕”。

珥（ěr，音耳）笔——珥，插上，一般指插在帽上。古时史官、谏官、近臣入朝，常把笔插在帽上以便随时记录、撰述。

不能作？又蒙圣谕，安敢不作？但因有时、袁二作在前，已曲尽白燕之妙，即极力形容，恐不能有加其上，故诸臣逡巡不敢应诺。昔唐臣崔颢曾题诗黄鹤楼上，李白见而服之，遂不复作。诸臣亦是此意。望皇上谅而赦之。若过加以轻薄之罪，则臣等俱该万死！”天子又道：“卿所奏甚明，朕非不谅。但以今日明良际会，一堂夔龙在望，英俊盈庭，亦可谓千载奇逢，而《白燕》一诗，相顾不能应诏，殊令文明减色。非苛求于众卿。”

翰林官正欲再奏，只见阁臣中闪出一位大臣，执简当胸，俯伏奏道：“微臣有《白燕诗》一首，望圣上赦臣轻褻之罪，臣方敢录写进呈圣览。”天子视之，乃大学士山显仁。因和颜答道：“先生既有《白燕诗》，定然高妙，朕所宾师而愿观者，有何轻褻，而先以罪请？”山显仁奏道：“此诗实非微臣所作，乃臣幼女山黛闺中和前二诗之韵所作。儿女俚词，本不当褻奏至尊，因见圣心急于一览，诸臣困于七步，故昧死奏闻，以慰圣怀。”天子闻奏，不胜大悦，道：“卿女能诗，更为快事，可速录呈朕览。”

山显仁得旨，忙索侍臣笔砚，书写献上。天子亲手接了，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白燕诗。步时、袁二作元韵》：

夕阳门巷素心稀，遁入梨花无是非。

淡额羞从鸦借色，瘦襟止许雪添肥。

飞回夜黑还留影，衔尽春红不浣衣。

多少艳魂迷画栋，卷帘惟我洁身归。

天子览毕，不禁大喜道：“形容既工，又复大雅。细观此诗，当在时、袁之上。不信闺阁中有此美才！”因顾山显仁问道：“此诗果是卿女所作否？”山显仁奏道：“实系臣女所作。臣安敢诳奏！”天子更喜道：“卿女今年十几岁了？”山显仁奏道：“臣女今年方交十岁。”天子闻奏，尤惊喜道：“这更奇了！那有十岁女子，能作此惊人奇句，压倒前人之理？或者卿女草创，而润色出先生之手？”山显仁奏道：“句句皆弱女闺中自制，臣实未尝更改一字。”天子又道：“若果如此，可谓才女中之神童了！”

道罢，又将诗细细吟赏。忽欣然拍案道：“细细观之，风流香艳，果是香奁佳句！”因顾山显仁道：“先生生如此闺秀，自是山川灵气所钟，人间凡女岂可同日而语！”

山显仁奏道：“臣女将生时，臣梦瑶光星堕于庭，臣妻罗氏迎而吞之。是夜臣妻亦梦吞星，与臣相同，故以为异。臣女既生之后，三岁尚不能言；即能言之后，亦不多言，间出一言，必颖慧过人。臣教之读书，过目即成诵。七岁便解作文，至今十岁，每日口不停吟，手不停披。想其禀性之奇，诚有如圣谕。但恨臣门祚衰薄，不生男而生女。”天子笑道：“卿恨不生男，朕又道生男怎如生女之奇。”君臣相顾而笑。

天子因命近侍将诗发与百官传看，道：“卿以为朕之赏鉴何如？”百官领旨，次第传看，无不动容点首，啧啧道好。因相率跪奏道：“臣等朝夕以染翰为职，今奉旨作《白燕诗》，尚以时、袁二作在前，不敢轻易措词。不意阁臣闺秀，若有前知，宿构此诗，以应明诏。清新俊逸，足令时、袁减价。臣等不胜抱愧！此虽阁臣掌中异宝，实朝廷文明之化所散见于四方者也。今日白燕双舞御前，与皇上孜孜诏咏，实天意欲昭阁臣之女之奇才也。臣等不胜庆幸！”

逡（qūn，音群 阴平）巡——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

天子闻奏大悦，道：“前日监臣原奏说奎壁流光，正途之外当遍生不世奇才，为麟为凤，隐伏幽深。今山卿之女，梦吞瑶光而生，适有如此之美才，岂非明征乎！恰又宿构《白燕诗》，若为朕今日宴乐之助。朕不能不信文明有象矣！朕与诸卿，当痛饮以答天眷。”

百官领旨，各各欢欣就席。御筵前觥筹交错，丹阙下音乐平吹。君臣们直饮至红日西沉，掌班阁臣方率领百官叩头谢宴。

天子因命内侍取端溪御砚一方、彤管兔笔十枝、龙笺百幅、凤墨十笏、黄金一锭、白金一锭、彩缎十端、金花十对，亲赐山显仁道：“卿女《白燕》一诗，甚当朕意，聊以此为润笔。后日十五阴望之辰，早朝外廷喧杂，卿可率领卿女，于午后内廷朝见。朕欲面试其才，当有重赏。”山显仁领旨谢恩。

天子又传旨礼部，命加敕学臣，令其加意搜求隐逸奇才，以应明诏。

传谕毕，圣驾还宫，群臣方才退出。早纷纷扬扬，皆传说山阁老十岁幼女能做《白燕诗》之妙。不上三五日之间，这《白燕诗》，长安城中，家家俱抄写遍了。又闻钦限十五日朝见，人人都以为何等女子，年方十岁，乃有如此奇才，尽思量到十五日朝中观看。只因这一朝见，有分教：朝中争识婵娟面，天下俱闻闺阁名。不知怎生朝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贤相女献有道琼章 圣天子赐量才玉尺

词曰：

才难拟，古今何独周家美？周家美，有妇人焉，从来久矣。彤庭香口阴阳理，丹墀纤手龙蛇体。龙蛇体，穆穆天颜，为之喜起。

《忆秦娥》

话说山显仁领了朝廷许多赏赐，及十五日朝见旨意，十分兴头，因欣欣然回府，退入后厅，请夫人罗氏商议。夫人见跟随捧入许多赏赐及黄金贵物，不知何故，因问道：“今日皇爷赐宴，已是莫大洪恩，为何又赏赐许多礼物？”山显仁道：“这不是赏我的，乃是皇上特恩赏赐女儿山黛的。”夫人听了，又惊又喜道：“山黛才是十岁幼女，皇爷为何赏赐与他？”

山显仁道：“夫人有所不知——”乃将天子见白燕飞舞，与诏群臣作诗，及自呈女儿《白燕》一诗，为天子赏鉴，因命赏赐并朝见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夫人方大喜道：“此虽好事，但女儿年幼，虽在家中举动端庄、应对有理，只恐见了皇帝，赫赫威严之下，害怕起来，失了礼体，未免有罪。倘皇爷叫他做诗做文，一时做不出，岂不将今日的《白燕诗》都看假了？”山显仁道：“夫人所虑亦是。但据我看来，女儿年纪虽小，胆量实大，才情甚高，料不到害羞害怕做不出的田地。”夫人道：“虽如此说，我终觉放心不下。”山显仁道：“你我不必多虑，且唤女儿出来，将圣上旨意与他说知，看他如何光景，再作区处。”夫人遂叫侍妾到厅楼之上去请小姐。

原来山显仁原是晋朝山巨源之后，世代阀阅名家；山显仁又是少年进士，才将近五十岁，就拜了相，为人最有才干，遇事敢作敢为，天子十分信重，同官往往畏惧。山显仁正在贵盛之时，未免有骄傲之色、凌虐之气。但这个女儿山黛，却与父亲大不相同。生得美如珠玉，秀若芝兰，洁如冰雪，淡若烟云。——此其容貌，一望而知者。至于性情沉静，言笑不轻，生于宰相之家，而锦绣珠翠非其所好，每日只是淡妆素服，静坐高楼，焚香啜茗，读书作文，以自娱乐；举止幽闲，宛如一寒素书生，闺阁脂粉妖淫之态，一切洗尽；虽才交十岁，而体度已如成人。这日正在楼上看书，正看到唐玄宗同杨贵妃在沉香亭赏牡丹，因欲赋新诗作乐，急召李白，其时正值李白大醉，因命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然后挥毫染翰，赋《清平调》三章以入乐一段才气，因赞叹道：“古文人在天子前，有如此之才，有如此之气，谓之才子，方不有愧。自唐到今，千载有余，并未再见，何才之难如此！只可惜我山黛是个女子，沉埋闺阁中。若是一个男儿，异日遭逢好文之主，或者以三寸柔翰，再吐才人之气，亦未可知……”正闲想未完，忽侍妾来请道：“老爷朝回，与太太在后厅，立请小姐说话。”小姐闻命，不敢少停，遂同侍妾下楼来见父母。

山显仁一见便说道：“我儿，你今日有一桩喜事，你可知道么？”小姐道：“孩儿不知，求父亲说明。”山显仁道：“今日朝廷赐宴群臣，忽见白燕飞舞，因敕群臣赋诗。众官因见有时大本、袁凯二名作在前，谅不能有警句胜之，故默默无人奉诏。圣上甚是不悦。你为父的一时高兴，忍耐不住，

山巨源（205—283）——晋代山涛，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好老庄哲学，为“竹林七贤”之一。

就将你做的《白燕诗》录呈圣览。天子见了，不胜之喜。因细细询问，知你幼年有才，更加喜悦，因赏赐了许多物件与你。又命我于本月十五日带你入宫朝见，要面试真假，另有重赏。你道岂非一桩喜事么？”

小姐开言道：“既是圣恩隆眷，有此厚锡，孩儿礼当望阙拜谢。”山显仁道：“我已亲于御前谢过。汝在深闺之中，谢与不谢，谁人知道？”小姐道：“孩儿闻‘君子不以冥冥废礼’。孩儿虽系弱女，然君臣之礼，性所生也，岂可令伯玉独自擅美千古。”山显仁大讶道：“汝能守礼如此，吾不及也！”因叫侍妾排列香案。小姐重更吉服，恭恭敬敬，望阙拜了九拜。拜毕，随请父母拜谢。山显仁与罗夫人同说道：“这也不必了。”小姐道：“若非父母生育教养，孩儿焉有今日，安敢不拜！”山显仁大喜，因与夫人笑说道：“我儿不独有才有礼，竟是一个道学先生。”罗夫人也不觉笑起来。小姐却颜色不改，端端正正拜了四拜，方才卸去吉服，坐于旁边。

山显仁因说道：“我儿，你小小年纪，便为天子所知，固是一桩好事。但你母亲虑你闺中娇养，从未与人交谈；况天子至尊，威严之下，皇宫内院，深密之地，仪卫罗列如林，倘或你一时胆怯，行礼不周，圣上有问，对答不来，未免得罪。你也须预先打点。”小姐道：“孩儿闻‘资于事父以事君’。孩儿日事父母之前，不蒙呵责，天子虽尊，其恩其情，当与父母相近。孩儿虽幼，为何胆怯，便至于失礼，对答不来？若说皇家仪卫森然，孩儿不视其巍巍然，已久奉孟夫子之教矣。爹爹与母亲万万放心，决不至此。”山显仁听了大喜，对夫人道：“我就说孩儿素有大志，方信宰相人家闺秀，岂区区小人家儿女所可比！夫人请放心，后日入朝面见，定邀圣眷！”夫人道：“只愿如此，便是家门之幸了。”山显仁议定了，因分付女儿道：“你可回房静养，以待至期朝见。”

小姐领命，退入内楼，因暗喜道：“我正恐面圣无期，不能展胸中才学，不期有此机缘。明日入朝时，当正色献规，太白香艳谀词，所当首戒，无辱吾笔。”主意定了。

光阴易过，倏忽之间，早已十五。山显仁自去早朝，天子又面谕午朝之事。山显仁回府，忙着夫人与女儿梳妆齐整，打扮停当，候到午时，便叫女儿坐了暖轿，自乘显轿，跟随许多侍妾仆妇，摆列许多执事人员，开道入朝。

此时，长安城中都知道山阁老家十岁女儿做得好《白燕诗》，皇帝欢喜，钦召今日午时入朝，一个个都挨挤在西华门两傍争看，真个是人山人海，十分热闹。不多时，山显仁与女儿轿到了。山显仁便先自下了轿，直将女儿暖轿抬到西华门口，方令出轿，早有许多婢妾围绕簇拥进去。山显仁独自于后压行。两边看的人，挨挤做一团，也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看见的个个称扬道：“真好一个青年女子！古称西子、毛嫱，想来不过如此！”众人称赞不题。

且说山显仁押着女儿入宫，才行至五凤楼，早有穿宫太监传说道：“皇爷已在文华殿，与二三阁臣坐多时了。”山显仁忙领女儿转过五凤楼，一径直到文华殿前。守门太监见了，忙迎说道：“山太师，令爱小姐到了？待咱传奏。”山显仁应道：“到了，相烦老公公引见。”太监进去，不移时即出来道：“有旨宣入。”山显仁叫众侍妾俱住在殿外，独自领了女儿入去。

行至丹陛，山显仁抬头见圣驾已坐在殿上，因令女儿立在半边，先自跪

五凤楼——古楼名，有“去地百丈，在天半空，五凤翹翼”之称。此处系借用为皇宫建筑名。

奏道：“臣山显仁遵旨率领臣女山黛见驾。”有旨：“赐卿平身。入班，着卿女当面。”山显仁谢恩，随立起身，趋入众阁臣之列，忙令山黛朝见。

山黛领旨，因走到丹陛当中，正欲下拜，忽又有旨道：“命山黛入殿朝见。”山黛闻旨，不慌不忙，便鞠躬其身，从御阶左侧一步一步拾级而上。行到殿门，将衣裾起而入，直到殿中，然后舞蹈扬尘，行那五拜三叩头之礼。

天子在御座上定睛往下一看，只见那女子生得：

眉如初月，脸似含花：眉如初月，淡安鬓角正思描；脸似含花，艳敛蕊中犹未吐。发绾乌云，梳影垂肩覆额；肌飞白雪，粉光映颊凝腮。盈盈一九，问年随道韞之肩；了了十行，品才有婉儿之目。肢体轻盈，三尺将垂弱柳；身材娇小，一枝半放名花。入殿来，玉体鞠躬蹴蹴，极妩媚，却无儿女子之态；升阶时，金莲趋进翼如，绝娉婷，而有士大夫之风。百拜瞻天，青降九重之盼；十龄颂圣，香呼万岁之嵩。十二当权，羨甘罗为老成男子；三旬失宠，笑张妃为过时妇人。真个是：神童希有还曾见，至于童女称神实未闻。

天子在龙座上，看见山黛娇小妩媚，礼数步趋雍容有度，先已十分欢喜；又见山黛叩拜完了，俯伏在地，口称：“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臣山显仁幼女臣妾山黛朝见，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齿牙声音，呀呀楚楚，如新莺雏凤。天子听了，不胜大悦，先传旨平身，然后宣近龙案前问道：“前《白燕诗》果是汝所作否？”

山黛奏道：“《白燕》一诗，的系臣妾闺中所咏。但儿女中晚纤词，不意上呈圣览，死罪，死罪！”天子道：“《白燕诗》词虽近情，然寓意甚正。诗体固应如此，即中晚何妨。”山黛奏道：“采风不遗樵牧，圣论诚足尽诗之微。但天子至尊，九重穆穆，即‘国风’居三百之首，然绝不敢入于‘雅’、‘颂’者，赓扬固自有体也。”天子闻奏，连连点首道：“汝十龄幼女，如何胸中有此高论，真天才也！”因问道：“汝在闺中读书，曾有师否？”山黛奏道：“闺中弱女，职在蘋蘩，安敢越礼延师以眩名？除父前问字而外，实无执业传经之事。但六经具在，坐卧求之有余，臣妾山黛，又未尝无师。”

天子大加叹赏，因向山显仁说道：“卿女一稚子耳，便能应对详明如此，真可羨也！皆卿之教养有方也。”山显仁奏道：“儿女家庭质语，上渎圣聪，蒙陛下不加谴责，实出万幸；乃复天语奖赏，令臣父女衔感无地！”天子大悦，因命近侍赐宴。

真是国家有倒山之力！天子只分付得一声，内御厨早已端端正正摆列上来。阁臣俱照常坐于东南殿角。独设一席于西南殿角，赐山黛坐饮。山显仁与山黛再三辞谢，天子不允，方各叩头就坐。

原来天子出入，皆有御乐跟随。酒才献上，早已音乐并举，羽干齐舞。此时十分热闹。天子在龙座上偷睛看山黛，只道他小女见了皇家歌舞，定然观看。不料他恭恭敬敬坐于位上，爵至微微而饮，饌至举箸而尝，至于乐人歌舞，端然垂目不视。天子看了半晌，心下大异道：“小小女子，乃能端方如此，诚可爱也。”

正想不了，歌舞一停，早有二三阁臣同出位奏道：“圣上洪福齐天，天

蹴蹴（cù jǐ，音促籍）——恭敬而侷促不安的样子。

金莲——指女子缠过的小脚。

娉婷（pīng tíng，音乒亭）——美好的样子，也指美女。

国风——我国古代诗集《诗经》的组成部分，有《周南》《召南》和《邶风》等十五国风，共有160篇，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面貌。

生此才女，以黼黻皇猷。今日朝见，又蒙圣恩赐宴，实千古奇逢。臣等不胜庆幸！谨借御尊，上献万年之寿。山显仁宜命女山黛撰新诗三章上颂，庶不负今日朝见之意。乞圣裁定夺。”天子闻奏大悦道：“朕正有此意，不料诸卿与朕同心。”因顾山黛道：“众阁臣欲汝撰新诗献朕，汝能在朕前面作否？”山黛忙离席跪奏道：“皇上有命，众大臣见推，臣妾焉敢不遵。但恐浅陋之词，不能上扬圣德之万一，统祈皇恩宽宥。”天子见山黛不辞，愈加欢喜。随敕中官，另设一低案于御案之傍，即将御用文房四宝移在上面，命山黛道：“汝可即于此构思挥毫，待朕亲观。”

山黛叩头谢恩过，遂立起身来，不慌不忙，走到案前。此时中官已将御墨磨得浓浓，一幅蟠龙锦笺已铺在案上。真是“学无老少，达者为尊”。山黛虽是十岁女子，然敏慧天生，才情性出，拈起御笔，略不经思，也不起草，竟在龙笺上，端端楷楷一直书去，就如宿构于胸中的一般。天子看了，喜动天颜。

没半个时辰，山黛早已写完，双手捧了，亲至御前献上道：“愿吾皇万岁，万万岁！”天子亲手接了，铺在龙案上，一面分付平身，一面唤四阁臣同至御前：“读与朕听。”四阁臣领旨，俱趋至御前，首相高学士遂朗诵道：

“天子有道，天运昌明，四海感覆载之有成。四海感覆载之有成，於以垂文武神圣之名。

天运昌明，天子有道，四海忘帝力之有造。四海忘帝力之有造，於以上荡荡无名之号。

圣寿万年，圣名万祀，大臣相率捧觞而称瑞。大臣相率捧觞而称瑞，翳予小女亦得珥笔摘词献兹一人之媚。

右《天子有道》三章，章五句。

臣妾山黛稽首顿首献祝。”

高学士读罢，天子听完，不胜大喜道：“体高韵古，字字有《三百》之遗风，直逼《典》、《谟》，且构思敏捷，真才女也！”三阁臣俱交口称赞道：“读书识字，女子中容或有之；然求如山黛，年虽幼稚，而学如耆宿，实古今所未有也。今加以才女之名，实当之无愧！”

山显仁在旁观看，见女儿举止幽闲，诗如“颂”、“雅”，满心狂喜；又见天子盛称，诸臣交赞，只得勉强谦奏道：“稚女陋词，圣前无礼，乞圣恩宽宥。”天子道：“卿女才德不凡，卿当慎择佳婿，无失身匪人，伤朕文明之化。”遂命近侍传旨，赐黄金百两、白金百两、明珠十颗。面谕山显仁与山黛道：“昔唐婉儿梦神人赐一秤，以称天下之才。今朕再赐汝玉尺一条，汝可以此为朕量天下之才。再赐金如意一执，此文武器也，文可以指挥翰墨，武可以扞御强暴——倘后长成择婿，有妄人强求，即以此击其首，击死勿论。”又命近侍磨墨，展开一幅龙笺，亲洒宸翰，御书“弘文才女”四大字以赐之。山显仁与山黛俯伏于地，再三谢恩道：“圣眷宏深，皇恩浩荡，微臣父女，踵顶俱捐，何能上报万一！”

正奏不完，早有一个内臣走来跪奏道：“皇太后娘娘闻知万岁爷召见才女，喜以为奇，着奴婢来奏知：如万岁爷朝见毕，命奴婢宣入后宫朝见。”天子听见，欢喜道：“朕正欲命彼朝见太后娘娘，不期太后娘娘早来宣召。”就降旨着山黛入后宫朝见太后娘娘。山黛领旨欲行，天子又止住，顾山显仁道：“深宫内院，卿女从未入朝，恐年幼恐惧，朕当亲率入宫，朝见太后。众卿且退。山卿可退出午门候旨。”说罢，即退驾，带领山黛退入后宫去了。

众阁臣俱各散去，惟山显仁领了众侍妾，坐在朝房伺候。只候至日色沉西，方见四个小太监捧着许多赏赐，又一个大太监刘公，押送山黛出来。山

显仁迎着，又望内叩头谢恩，然后率众侍妾一同簇拥，直出西华门外，方令山黛上了暖轿。山显仁就要辞谢刘公回去，刘公道：“咱奉太后娘娘与万岁爷旨意，叫送小姐到府，怎敢半路便回！”山显仁见辞不得，便同坐显轿，并押在后，摆列执事回府。此时，街上看的人挨肩擦背，一发多了。

不一时到了相府，山小姐轿子直入后厅，方才下了进去。山显仁与刘公到了仪门，就下轿。山显仁拱揖到厅，先将赏赐供在上面，然后分宾主坐下。

献茶毕，刘公就笑嘻嘻说道：“好一位令爱小姐！点点年纪，怎么这样聪明！莫要说才学高，皇爷爱他，只方才朝见皇太后老娘娘并皇后娘娘，行的礼数，从从容容，就像见惯的一般，就是嫔妃也及他不来！对答的话儿，一句句清清楚楚，就是朝中大臣，也没有这样明白！两宫皇太后见了，俱欢喜的要不得，就要留他在宫中过夜耍子，转是万岁爷说他年小，恐怕老太师父母牵挂，故赐茶留到这时候，方赏赐了，着咱送来。”山显仁道：“圣上与太后皇恩，真天高地厚，感激不尽！又劳公公台驾远送，何以克当！今日仓卒中，不敢草草简褻，容改一日洁治一尊奉屈，再备薄礼奉酬。”

刘公笑说道：“咱与老太师通家往来，不要说这等客话。盛酌也不敢叨，厚礼也不敢受，咱直说了罢：老太师若是见爱，只求令爱小姐亲写一把扇子见赐，便是异宝了，别样东西咱都不爱。”山显仁道：“老公公台命，安敢不尊。明日命小女写了送来。”刘公笑道：“别的物件，便没个逼取的道理，求诗求文，坐索无妨。老太师与令爱小姐若是肯见爱，何不就当面赐了，使咱欢喜欢喜。省得许下，又要牵肠挂肚。”山显仁见说，也笑将起来道：“老公公台谕，到也直截痛快。”就分付侍妾：“传禀小姐，快写一柄诗扇来送刘公公。”刘公拦住道：“且不要去！咱们内官家的性儿是这样直的，还有一句话，率性实说了罢：诗文的好歹，咱们实不知道。只见皇爷这等贵重，定然是希罕的了，故思量也要求一柄诗扇，以为镇家之宝，真假委实看不出来。若求了一把假的去，岂不叫人家笑杀！令爱小姐，咱又是在上位前伏侍过的，必得当面写几个字儿，咱方肯信真；若是内里边写出来的，咱终有些疑疑惑惑。老太师，你心下肯也不肯？”山显仁笑道：“老公公既是这等疑心，请到后厅去。”随立起身，拱他入去。刘公方欢喜道：“若是这等，足见老太师盛情了。进去，进去！”遂起身同到后厅来，求山小姐面写诗扇。只因这一求，有分教：砚池飞出北溟鱼，笔毫杀尽中山兔。刘公进去，不知小姐肯写诗扇不肯写诗扇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现丑形诗谄狂且 受请托疏参才女

词曰：

笔墨何尝有浅深，兴至自成吟。有时画佛，有时画鬼，苦不能禁。
意气相投芥与针，最忌不知音。乍欢乍喜，忽嗔忽怒，伤尽人心。

《眼儿媚》

话说山显仁因刘太监要求女儿面写诗扇，无法回他，只得邀入后厅坐下。一面分付侍妾传话，请小姐出来，一面就分付取金扇与文房四宝伺候。

原来山小姐退入后楼，正与母亲罗夫人讲说宫中朝见之事，尚未换衣。忽侍妾来禀说刘公求写扇之意，小姐笑道：“他一个太监，晓得甚么，也要求我写扇。”罗夫人道：“刘太监虽不知诗，亦是奉御差送你来的，若轻慢他，便是轻慢朝廷了。”山小姐道：“母亲严命极是，孩儿就去。”因起身随侍妾出到后厅。因是相见过的，便不行礼。此时案上笔墨扇子俱已摆列端正。山显仁因说道：“唤你出来，别无甚事，刘老公公要你写一把扇子。”山小姐未及回答，刘公就接说道：“咱学生奉御差来送小姐一场，也是百年难遇。令尊老太师要将些礼物谢咱，咱想礼物要还容易，小姐的翰墨难得，故不要礼物，只求小姐一柄诗扇。老太师已许了，小姐不要作难方好。”山小姐道：“写是不难，只怕写的不好，老公公要笑。”刘公道：“万岁爷见了尚且千欢万喜，咱笑些甚么！这是小姐谦说了。”小姐笑一笑，就展开扇子，提起笔来，一挥而就，送与父亲，就进去了。

山显仁看了一遍，微笑笑就送与刘公。刘公接在手，见淋漓漓，墨迹尚然未干，满心欢喜。因笑说道：“小姐怎么写得这等快！”山显仁道：“凡写字有真、草、隶、篆四体，真、隶、篆俱贵端楷精工，惟草书全要挥毫如风雨骤至，方有龙蛇飞舞之势。小女此扇，乃是草书，故此飞快。”刘公笑道：“咱常见人家慢慢写的还要错了，怎这样快，却不掉字，真个是才子！但这个字，咱学生一个也不识，老太师须念一遍咱听。”山显仁就将扇子上字，指着念与他听道：

麟宫凤阁与龙墀，奉御承恩未暂离。

莫道笑颦全不假，天颜有喜早先知。

后写钦赐才女山黛题赠尚衣监刘公。刘公听了道：“老太师念来，咱学生听来，‘凤阁’、‘龙墀’像说的都是皇爷内里的事情，但其中滋味咱解不出。一发烦老太师解与咱听，也不枉了小姐写这一番。”山显仁因解说道：“小女这首诗，是赞美老公公出入皇朝，与圣上亲密的意思。头一句‘麟宫’、‘凤阁’、‘龙墀’，是说皇帝宫阙之盛，惟老公公出入掌管，与圣上不离，故第二句说‘奉御承恩’。古来圣明天子，绝不以一颦一笑假人，万岁爷圣明，岂不如此？但老公公与圣上不离，若是天颜有喜，外人不知，惟老公公早已先知。这总是赞美老公公与圣上亲密之意。”

刘公听了，拍手鼓掌的欢笑道：“怎么说得这等妙！只是咱学生当不起。真个是才女，怪不得皇爷这等贵重。多谢了！小姐明日有事入朝，咱们用心服侍罢。”山显仁道：“一扇不足为敬，改日还要备礼奉酬。”刘公道：“这首诗够得紧了！礼物说过不要，就送来咱也不收。”说罢就起身。山显仁尚

欲留他酒饭，刘公辞道：“天晚快了，还要回覆皇爷与两宫娘娘的旨意哩。”竟谢了，一直出来。正是：

芳草随花发，何曾识认春！

但除知己外，都是慕名人。

刘公辞去，得了这把诗扇，到各处去卖弄不题。却说山显仁退入后厅，与罗夫人、小姐将御赐礼物检点，商量道：“金银表礼还是赏赐，御书‘才女’四字与玉尺、金如意，此三物真是特恩，却放在何处？”罗夫人道：“既赐女儿，就付女儿收入卧房藏了。”山显仁道：“朝廷御物，收藏卧房，岂不褻渎？明日圣上知道不便。”罗夫人道：“若如此说，却是无处安放。”山显仁道：“我欲将大厅东旁几间小屋拆去，盖一座楼子，将三物悬供上面，就取名叫做‘玉尺楼’，也见我们感激圣恩之意，就可与女儿为读书作文之所。夫人你道何如？”罗夫人道：“老爷所论甚妙。”

商量停当，到了次日，山显仁就分付听事官，命匠盖造。真是宰相人家，举事甚易，不上一月，早已盖造停当。即将御书的四个大字镶成扁额，悬在上面。又自书“玉尺楼”一扁，挂在前楹。又打造一个硃红龙架，将玉尺、金如意供在高头，周围都是书厨书架、牙签锦轴，琳琳琅琅；四壁挂的都是名人古画墨迹。山黛每日梳妆问安毕，便坐在楼上，拈弄笔墨，以为娱乐。

此时山黛的才名满于长安，阁部大臣与公侯国戚、富贵好事之家，无不备了重礼，来求诗求字。山显仁见女儿才十岁，无甚嫌疑，又是经皇帝钦赐过的，不怕是非，来求者便一概不辞。此时天下太平，宰相的政务到也有限。府门前来求诗文的，真是络绎不绝。

一日，有个江西故相的公子，姓晏名文物，以恩荫官来京就选，考了一个知府行头，在京守候。闻得钦赐才女之名，十分欣慕，便备了一分厚礼，买了一幅绫子、一把金扇，亲自骑马来求。原来山小姐凡有来求诗扇的，都是一个老家人袁老官接待收管。这日晏文物的礼物、绫扇，老家人就问了姓名，登帐收下，约定随众来取。

晏文物去后，老家人即将礼物交到玉尺楼来。不期小姐因老夫人有恙，入内看视，不在楼上，老家人就将礼物、绫绢交与侍女，叫他禀知小姐。不期侍女放在一个厨里，及小姐出来，因有他事忙乱，竟忘记了禀知小姐。及临期，各家来取诗文，人人都有，独没有晏公子的诗扇。晏公子便发急道：“为何独少我的？”老家人着忙，只得又到玉尺楼来查问；一时查不着，只得又出来回覆晏公子道：“晏爷的绫扇，前因事忙，不知放在那里，一时没处查。晏爷且请回，明日查出来再取罢。”晏公子听了，大怒道：“你莫倚着相府人家欺侮我，我家也曾做过宰相来。怎么众人都有，独我的查不出？你可去说：若肯写时就写了，若不肯写时，可将原物还了我！”老家人见晏公子发话，恐怕老爷知道见怪，因说道：“晏爷不消发怒，等我进去再查。”

老家人才回身，晏公子早跟了入来，跟到玉尺楼下，只见楼门旁贴着一张告示，说道：“此楼上供御书，系才女书室，闲人不得在此窥觑。如违，奏闻定罪！”晏公子跟了入来，还思量发作几句，看见告示，心下一馁，便不敢做声，捏着足悄悄而听。只听见老家人在楼上禀道：“江西晏爷的绫扇，曾查出么？”楼上侍女应道：“查出了。”老家人又禀道：“既查出了，可求小姐就写一写。晏爷亲自在楼下立等。”过了一晌，又听见楼上分付老家

人道：“可请晏爷少待，小姐就写。”晏公子亲耳听见，满心欢喜，便不敢言，只在楼前阶下踱来踱去等候。

却说小姐在楼上查出绫子与金扇，只见上面一张包纸，写着：“江西晏阁老长子晏尧明，讳文物，新考选知府，政事文章，颇为世重，求大笔赞扬。”小姐看了，微笑道：“甚么人，自称政事文章！”又听见说“楼下立等”，便悄悄走到楼窗边，往下一窥，只见那个人头戴方巾，身穿阔服，在楼下斜着眼，拐来拐去；再细细看时，却是个眇一目、跛一足之人！心下暗笑道：“这等人，也要妄为！”便回身将绫子与金扇写了，叫侍女交与老家人，传还晏公子。晏公子打开一看，其中诗意虽看不出，却见写得飞舞有趣，十分欢喜，便再三致谢而去。正是：

诗文自古记睚眦，怒骂何如嬉笑之。

自是登徒多丑态，非关宋玉有微词。

晏公子得了绫子与诗扇，欣然回到寓处，展开细看，因是草书，看不明白。却喜得有两个门客认得草字，一一念与他听。只见扇子上写：

三台高捧日孤明，五马何愁路不平；

莫谗黄堂新赐绶，西江东阁旧知名。

又见绫子上写两行碗大的行书：

断鳌立极，造天地之平成。

拨云见天，开古今之聋瞶

晏公子听门客读完了，满心欢喜道：“扇子上写的‘三台’、‘东阁’是赞我宰相人家出身，‘五马’、‘黄堂’是赞我新考知府；绫子上写的‘断鳌’、‘拨云’等语，皆赞我才干功业之意。我心中所喜，皆为他道出，真正是个才女！”门客见晏公子欢喜，也就交口称赞。晏公子见门客称扬，愈加欢喜，遂叫人将绫子裱成一幅画儿，珍重收藏，逢人夸奖。

过了月余，命下，选了松江知府。亲友来贺，晏文物治酒款待。饮到半酣，晏文物忍耐不定，因取出二物来与众客观看。众客看了，有赞诗好的，有赞文好的，有赞字好的，有赞做得晏文物好的，大家争夸竞奖不了。内中只有一个词客，姓宋名信，号子成，也知做两首歪诗，专在缙绅门下走动，这日也在贺客数内，看见众人称赞不绝，他只是微微而笑。

晏文物看见他笑得有因，问道：“子成兄这等笑，莫非此诗文有甚不好么？”宋信道：“有甚不好？”晏文物道：“既没不好，兄何故含笑？想是有甚破绽处么？”宋信道：“破绽实无，只是老先生不该如此珍重他。”晏文物道：“他十分称赞我，教我怎不珍重？”宋信道：“老先生怎见得他十分称赞？”晏文物道：“他说‘三台’、‘东阁’，岂不是赞我相府出身？他说‘黄堂’、‘五马’，岂不是赞我新选知府？‘造天地’、‘开古今’，岂不是赞我功业之盛？”宋信笑道：“这个了。且请问老先生：他扇上说‘日孤明’、‘路不平’，却是赞老先生那些儿好处？他画上说‘断鳌’、‘拨云’、‘平成’、‘聋瞶’，却是赞老先生甚么功业？请细细思之。”晏文物听了，哑口无言，想了一回道：“实是不知，乞子成兄见教。”宋信复笑道：“老先生何等高明，怎这些儿就看不出？他说‘日孤明’是讥老先生之目，‘路不平’是讥老先生之足，‘断鳌’、‘拨云’犹此意也。”

睚眦（yázi，音牙自）——瞪眼睛，怒目而视，引申为小怨小忿。

宋玉——战国时楚国的辞赋家，有《九辩》等名篇传世，一般认为是屈原弟子。

晏文物听了，羞得满面通红，勃然大怒道：“是了，是了！我被这小丫头耍了！”因将绫画并扇子都扯得粉粉碎。众客劝道：“不信小小女子，有这等心思。”宋信也劝道：“老先生如此动怒，到我学生多口了。”晏文物道：“若不是兄提破，我将绫画挂在中堂，金扇终日持用，岂不被人耻笑！”宋信道：“若是个大男子，便好与他理论。一点点小女儿，偶为皇上宠爱，有甚真才？睬他则甚！”晏文物道：“他小则小，用心其实可恶！他倚着相府人家，故敢如此放肆。我难道不是相府人家，怎肯受他讥诮，定要处治他一番，才泄我之恨！”众客再三解劝不听，遂俱散去。

晏文物为此踌躇了一夜：欲要隐忍，心下却又不甘；欲要奈何他，却又没法。因有一个至亲，姓窦名国一，是个进士知县，新行取考，选了工科给事中，与他是姑表弟兄，时常往来。心下想道：“除非与他商议，或有计策。”

到次日，绝早就来见窦国一，将前事细细说了一遍，要他设个法儿处他。窦国一道：“我一向闻得小才女之名，那有个十岁女子便能作诗作文如此？此不过是山老要卖弄女儿，代作这许多圈套；圣上一时不察，偶为所愚，过加宠爱；山老遂以假为真，只管放肆起来。”晏文物道：“若是小女子所为，情还可恕，倘出山老代作，他以活宰相戏弄我死宰相之子，则尤为可恨！只是我一个知府，怎能够奈何他宰相？须得老表兄为我作主。”窦国一道：“这不难。待我明日参他一本，包管叫他露出丑来。”晏文物道：“得能如此，小弟不但终身感戴不尽，且愿以千金为寿。”窦国一笑道：“至亲怎说此话！”过了数日，窦国一果然上了一疏。

此时天子精明，勤于政事，凡有本章，俱经御览。这一日，忽见一本上写着：

工科给事中窦国一，奏为大臣假以才色献媚，有伤国体事：窃闻朝廷重才，固应有体。是以五臣称于虞廷，八士显于周代，汉设三老于桥门，唐集群英于白虎，此皆淹博鸿儒、高才学士。未闻以十龄乳臭小娃，冒充才子，滥叨圣眷，假敕造楼，哄动长安，讥刺朝士，有伤国体，如阁臣山显仁之女山黛者也。山黛本黄阁娇生，年未出幼，纵然聪慧，无师无友，不过识字涂鸦，眩闺阁之名而已。怎敢假作《白燕》之诗，上惑圣主之聪，下乱廷臣之听，妄邀圣恩，叨窃女才子之名，倚恃相府，建造玉尺楼之号，此其过分为何如！若借此为择婿声价，犹之可也；乃敢卖诗卖文，欲以一乳臭小娃，而驾出翰苑公卿之上，甚且狂言呓语，讥笑绅士。夫绅士，朝廷之臣子也。辱臣子，则辱朝廷矣。山黛幼女无知，固不足责；山显仁台阁大臣，忍而以假乱真，有伤国体如此，不知是何肺腑？臣蒙恩拔至谏垣，目击幼女猖狂，不敢不奏。伏乞圣明，追回御书，拆毁建楼，着该部根究其代作之人。如此则狐媚献形，而朝绅吐气矣。谨此奏闻。

天子览毕，微微而笑道：“他以山黛为虚名，说朕为之鼓惑。朕岂为人鼓惑者哉！此腐儒坐井观天之见也。”因御批道：“窦国一既疑山黛以假作真，可亲诣玉尺楼，与山黛面较诗文。朕命司礼监纠察。如汝胜山黛，朕当追回御书究罪；若山黛胜汝，则妄言之罪，朕亦在所不赦！该部知道。”

旨意一下，窦国一见了，着慌道：“别人家的事，到弄到自家身上来了！我虽说是个进士，只晓得做两篇时文，至于诗文一道，实未留意。若去与他

五臣称于虞廷——上古时虞舜的五个良臣：禹、稷、契、皋陶、伯益。

八士显于周代——三代周时八个才子：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騄。

汉设三老于桥门——三老，古时执掌教化的乡官，东汉时增设了郡、县“三老”。

唐集群英于白虎——唐代有白虎殿，于此讨论“五经”。

面较，胜了他，他一个小女子，有甚升赏？倘一时做不出，输与他，则谏官妄言之罪，到只有限，岂不被人笑死！”因请了晏文物与许多门客，再四商量。此时宋信亦在其中，因说道：“十岁女子，善做诗文，定是代笔传递。若奉旨面较，着侍妾近身看紧，自然出丑；即使涂抹得来，以窦老先生科甲之才，岂有反出小女子下之理？若是窦老先生恐怕褻体，不愿去，何不另荐几个有名才学之士去较试，岂不万全？”窦国一听了，大喜道：“有理，有理！”遂到次日另上一本道：

工科给事中窦国一，为特荐贤才较试，以穷真伪，以正国体事：臣前疏曾参阁臣山显仁之女山黛以假才乱真，蒙御批，着臣亲诣玉尺楼，与山黛面较诗文以定罪。遵旨即当往较。但臣一行作吏，日亲簿书，雕虫文翰，日久荒疏，倘鄙陋不文，恐伤国体。今特荐尚宝司少卿周公梦、翰林院庶吉士夏之忠，雄才伟笔，可与山黛考较文章；礼部主事卜其通、山人宋信，古风、近体，颇擅《三百》之长，可与山黛考较诗歌；行人穆礼，声律精通，可与山黛考较填词；中书颜贵，真、草兼工，可与山黛考较书法。伏乞陛下钦敕六臣前往考较，则真伪自明，虚实立见。如六臣不胜，臣甘伏妄言之罪；倘山鬼技穷，亦望陛下如前旨定罪。则朝士幸甚！国体幸甚！

天子看了，又微笑道：“自不敢去，却转荐别人。若不准他，又道朕被他鼓惑了。”因批旨道：“准奏。即着周公梦、夏之忠、卜其通、穆礼、颜贵、宋信前往玉尺楼，与山黛考较诗文。该部知道。”

旨意一下，早有人报到山显仁府中来。山显仁着惊道：“窦国一为何参我？”因着的当家人去细细打听，方知为晏文物诗文讥诮之故。因与女儿山黛说知前事，道：“大凡来求诗文的，皆是重你才名，只该好好应酬他才是。为何却作微词讥诮，致生祸端？”山黛道：“前日这晏知府送绶、扇来时，因孩儿在内看母亲，侍女收在厨中，失记交付孩儿，未曾写得。他来取时，见一时没有，着了急，就在府前发话，又跟到玉尺楼，踱来踱去，甚无忌惮。孩儿因窥他眇一目、跛一足，一时高兴，讥诮了几句，不期被他看破，有此是非。实是孩儿之罪！”

山显仁道：“这也罢了。只是有旨着周公梦等六人来与你考较诗文，他们俱是一时矫矫有名之人，倘你考他不过，不但将前面才名废了，恐圣上疑你《白燕》等诗俱是假的，一时谴怒，岂不可虑。”山黛笑道：“爹爹请放心。不是孩儿夸口，就是天下真正才人，孩儿也不多让；莫说这几个迂腐儒绅，何足挂于齿牙！他们来时，包管讨一场没趣。”山显仁听了大喜道：“孩儿若能胜他，窦国一这厮，我决要处他一个尽情，才出我恶气！”只因这一考，有分教：丈夫气短，儿女名香。不知后来毕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六儒绅气消彩笔 十龄女才压群英

词曰：

才须好，何女何男何老。十岁闺女天揽藻，直压群英倒。温李笑他纤巧，元白怪他潦草。
绣口锦心香指爪，真个千秋少！

《谒金门》

话说廷臣得了考较诗文旨意，不敢迟慢，礼部便将考较事宜商量停当，奏闻朝廷道：

礼部为遵旨回奏事，谨将条定考较事宜，开列于后：

一、考期：拟于七月初三。是日立秋，正才子宾兴之候。

一、考时：限辰时齐集玉尺楼，巳时考书法，午时考填词，未时考诗，申时考文，酉时考古。先时而成者为优，过时不成者为劣。

一、考书法：真、草、隶、篆各一纸。

一、考填词：宋词、时曲各一阕。

一、考诗：五言近体一首。

一、考文：或论或赋，内科一道。

一、考古：诂问往事三段，不多不寡，庶寸晷可完。

一、出题：召翰林院官齐集文华殿，临时拟上，御笔亲定，走马赐考。

一、题文完，走马呈览，再发二题，庶无私传等弊。

一、监考：委司礼太监一员，并窦国一、山显仁，督同纠察，庶无后言。

一、考后，除山黛幼女免赴，其余俱至文华殿，听候圣上亲定优劣功罪，庶免虚传妄报。

以上数款，俱考较事宜。谨遵旨条奏，乞圣明裁鉴定夺。”

御批：“条议允合，俱依议。”

旨意下了，周公梦即知会夏之忠、卜其通、穆礼、颜贵、宋信等，同集窦国一私衙商议道：“山家小女，我闻他前日朝见时，笔不停腕，而赋《天子有道》三章，古雅绝人，所以天子十分宠爱，恐与寻常浪得虚名者不同。列位先生亦不可轻视。”窦国一道：“周老先生如何这等说？莫说虚名，就是真才实学，一个十岁女子能读多少书，岂有转胜似列位老先生之理？此一考较，立见其败也。周老先生更何疑问虑而为此言？”宋信道：“若说考古、做文，我晚生学疏才浅，实实不敢夸口；倘只要做这五言八句的歪诗，我晚生遍游天下，凡诗社名公、词坛宿彦，俱曾领教，无过是限韵，无过是刻烛，从未见笑于人，岂至今日而失利于弱女？我晚生一山人布衣，尚且藐视，何况列位老先生，金马名卿，玉堂学士，不必明日旗鼓相当而丧其气，即此先声所至，已足令彼胆落闺中矣！”大家齐笑道：“宋兄之言有理！”窦国一道：“只有一事可虑。”众问：“何事？”窦国一道：“所虑者传递耳。虽说召学生纠察，也须大家觉察。临考时，或有疑难，彼此须互相提拨，方不失利。”众人道：“这个自然。”商量停当，遂各各散去。

到了七月初三正日，山显仁早在玉尺楼御书才女扁额之下，铺设龙案，

揽（yàn，音艳；又读shàn，音扇）藻——发舒辞藻，指施展文才。

晷（guǐ，音鬼）——日影，引申为时光。

限韵——作古诗的一种方法，指定用韵，增加难度，以见诗才。

刻烛——刻烛为诗，一寸四韵，后用为诗才敏捷的典故，出《南史·王僧儒传》。

焚香点烛。下面设三座，为司礼太监、窦国一和自己纠察之位；左边西向设六坐，为周公梦等六人之位；右边东向设一坐，为女儿山黛之位。各铺笔砚于上。打点端正，却自在厅上等候。

将交辰时，司礼监太监赵公早先到了，山显仁迎入。叙礼未毕，各官陆续俱到。山显仁待茶。茶罢，因说道：“小女闺娃识字，过蒙圣恩，谬加奖赏，实伤国体。今辱窦掌科白简，亟赐追回改正，已出万幸。不意圣心不肯模糊，欲明正小女虚假之罪，又劳列位老先赐教。小巫气折大巫，固不必言；但以闺中乳臭，而与翰苑大臣逐词坛之鹿，其褻渎之罪，又当何如！”周公梦道：“晚生陈腐迂儒，本不当唐突令爱阆苑仙才；但辱窦掌科荐剡，又蒙圣上诏遣，故不得已应诏而来，实惶愧不安。”

窦国一此时，要谦不得，要让不得，要争论又不得，只老着脸，默默不则一声。只有太监赵公笑说道：“列位老先，太谦也不中用，讥诮也不中用，既奉旨来了，只是早早去考较诗文罢了。”众官都说道：“有理。”遂一齐起身，山显仁就邀入玉尺楼来。

众官上得楼一看，只见正当中上面悬着御书“弘文才女”一扁，下面焚香点烛，四边坐位摆得端端正正。众官正打帐序坐，山显仁乃说道：“御书在上，臣子例当展拜。但在老夫私第，又系特赐小女，在御书则重，在老夫与小女则轻，还是该拜不该拜，请教窦掌科与赵老公，无使朝廷闻之，谓我辈失礼。”窦国一欲说不该拜，又恐得罪朝廷；欲说该拜，又恐折了锐气，踌躇不定，挣得满面通红。又是赵公说道：“御书在上，谁敢不拜！老太师怎么替万岁爷谦起来？”山显仁道：“既是这等，可铺毡。”只说得一声，左右已将红毡条铺在楼板上，早有府中掌礼人唱喝排班。窦国一与周公梦等面面相觑，然事已到此，无可奈何，只得叙位而拜。

拜罢，山显仁又指着坐位道：“这坐位，据学生之意虽是这等摆设，不知可该如此？”众官道：“礼该如此，老太师所设不差。”山显仁道：“既不差，”因分付左右道：“可请小姐出来，相见过，好就座。”

左右去不多时，只见内阁中一二十个侍婢簇拥小姐出来。山显仁道：“小女见列位大人，本该下拜，恐怕反劳重大人，只常礼罢。”众官俱道：“常礼最便。”小姐因走到正中，朝上深深拜了四拜。众官俱立在东首还礼。礼毕，方各各就坐：周公梦六人坐于东，山黛一人坐于西，赵公、窦国一、山显仁三人坐于下。坐定，一面献茶，一面就着传题员役飞马入朝领题。

此时，拟题翰林官已在文华殿伺候。不一刻，天子驾御文华殿，近臣奏言：“蒙诏玉尺楼考较诗文，将近巳时，宜考较书法。众臣遵冒，走马领题。”天子命翰林官拟来。翰林官拟上：真书《猗兰操》，草书《螭蛄吟》，隶书《龟山操》《获麟歌》，各一幅。天子依拟，又于题纸上御笔加四字道：“俱着默书。”付与近侍。

近侍付与领题员役，飞马打入玉尺楼来。先是纠察赵公、窦国一、山显仁三人接着开看。看罢即分抄二纸：一纸送与颜贵，一纸送与山黛。又各送锦笺四幅。元题供于龙案之上。

小巫、大巫——巫，巫师。语云：“小巫见大巫。”本意小巫遇见大巫，法术无可施展，比喻相形之下，一个远远比不上另一个。

剡（y n，音演）——举起，引申为推举。

《猗兰操》《螭蛄吟》《龟山操》《获麟歌》——均琴曲名，传为孔子所作。

题纸分送毕，山显仁即命侍妾俱退。侍妾一哄散去，止是山黛一人在座。山黛接题一看，不慌不忙，即亲手磨墨濡毫，展开锦笺，次第而写。

却说颜贵，乃是一个考选中书，字虽写得几个，却不曾读书，那里晓得《猗兰操》、《蟋蟀吟》、《龟山操》、《获麟》等歌是何物？见御笔“俱着默书”四字，吓得魂不附体，心下犹想：“我虽记不得，山黛一个小女子，他如何记得。大家不知，便好奏请底本。”及抬头一看，早见山黛从从容容的写了，急得他满身上汗如雨下。急不过，只得开口说道：“我晚生原系中书，只管书写，四歌实记不得。还求窦老先生与赵公代奏。”

窦国一见第一考颜贵就写不出，十分着忙，就接说道：“颜先生也说得是。座中有记得四歌的，不妨抄出，与颜先生写了，再奏闻圣上可也。”赵公道：“这个使不得。皇爷既批说默写，谁敢抄出？若是私抄出，便是背旨了。”窦国一道：“不是背旨私抄。但考字与考学不同，书写之人焉能兼读古歌？自当明将此情奏知圣上。但恨时促迫，往反不及，故说先抄写了，然后奏闻。”赵公道：“若是两家都记不得，便好奏闻；倘一家记得，单为一家奏请，如何叫做考较？”周公梦、夏之忠等若果是记得，或是明抄，或是暗传，也好用情；奈何总记不得，只得假说公言道：“赵老公所言有理。且看山小姐写得何如，再作区处。”

正说不了，只见山黛已将真、草、隶、篆四幅写完，对父说道：“四歌遵旨写完。还是竟呈御览，还是先请教过列位大人？”山显仁踌躇未及答，赵公听见，先笑说道：“山小姐到记得，写完了。妙耶，妙耶！还不比封函奏章，大家先看看不妨事。”山显仁遂令另设一张书案于正中，将四幅字摆列于上，请众官出位同看。只见第一幅楷书：

《猗兰操》孔子历聘诸侯，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隐谷之中，见芟兰独茂，喟然叹曰：“兰当为王者香，今乃与众草伍！”止车援琴歌之。歌曰：

习习风，以阴以雨。之予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

时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

第二幅草书：

《蟋蟀吟》政尚静而恶■。时鲁政日非，孔子伤之。歌曰：

违山十里，蟋蟀之声，尚犹在耳。

第三幅隶书：

《龟山操》季桓子受女乐。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龟山，以喻季氏之蔽鲁也。歌曰：

予欲思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第四幅篆书：

《获麟歌》叔孙氏之车子鉏商，樵于野而获麟焉。众莫之识，以为不祥。夫子往观焉，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歌曰：

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众官看了，见楷书如美女簪花，草书如龙蛇飞舞，隶书擅蔡邕之长，篆书尽李斯之妙，无不点首吐舌，啧啧称美。颜贵心下暗忖道：“早是记不得，不曾写，还好藏拙；若是写出来，怎能及他秀美，岂不反惹他一场笑耻！”便口也不敢再开。窦国一俱看得呆了。惟赵公笑嘻嘻说道：“不但记得，又四体俱写得精妙入神，真是才女。难得，难得！快着人进呈，领第二题来。”

蔡邕（132—192）——字伯喈，陈留国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时文学家、书法家，有《蔡中郎集》（辑本），灵帝时所书“六经”刻石，名“熹平石经”。

左右卷好，付与传题员役，飞马进呈。

不半个时辰，早又飞马领了第二题来。山显仁与窦国一、赵公三人打开看时，却是早朝、午朝、晚朝词各一阕，仍前抄作二纸，分送二处。

此时穆礼见颜贵默写不出，十分没趣，犹恐也是个难题，心下甚是彷徨。及题目送到，见是早、午、晚朝三题，颇觉容易，满心欢喜，便磨墨拈笔，打点欲做。忽又想道：“用甚牌儿名好？”欲做《如梦令》、《长相思》、《忆秦娥》等词，却又不合时宜；欲想合时宜之名，却又想不起。因又想道：“只要做得词好，词名或可不论。”遂下笔而写。尚不曾写得三两句，只听见赵公哈哈大笑说道：“怎么山小姐完得这等快！奇才，奇才！大家来同看了好进呈。”再抬头一看，只见众官已出席矣。穆礼自料一时做不完，便也起身，随众而看。只见一幅龙笺上面，三个词儿已写得端端正正：

早朝

鸡鸣晓，殿角明星稀少。天上六龙飞杳杳，圣主临轩早。双阙云霞缥缈，万国衣冠颠倒。初日上升红杲杲，帘卷瞻天表。

《谒金门》

午朝

中天红日刚刚午，御当阳圣主。花砖鹄立，丹墀虎拜，共瞻九五。三勤晋接，稀闻昼漏，宣琅琅天语。停经赐食，分班染翰，自惭无补。

《贺圣朝》

晚朝

九重向晏，北阙明星烂。天子劳宵旰。趋承环佩响，起伏火灯乱。励政治，贾生前膝夜常半。夕惕牛歌旦，红烛苍生叹。君交警，臣交赞。久咨禁鼓动，迟出明河暗。君恩重，金莲撒赐驰归院。

《千秋岁》

众官看了，大家惊叹，以为奇才，犹不为异。独窦国一见第二题又被山黛占先，愈加着急，却又无力可助。赵公早喜得打跌道：“好才女，好才女！快卷好进呈！”窦国一道：“须候穆老先完了同进。”赵公因回头对穆礼道：“老先佳作曾完了么？”穆礼挣红了脸道：“尚未。”窦国一道：“圣上原限午时考填词，如今尚在巳时，不妨少缓。”赵公遂走到穆礼座上一看，只见草稿上才写得两行，到又抹去了一行。赵公说道：“如此做来，尚早尚早，如何等得！且将山小姐的进呈了，穆老先完了再进罢。”便不由分说，竟付与传题员役，飞马进呈去了。

穆礼欲待不做，恐怕得罪；欲要做完续进，莫说衬点早、午、晚词意之美，万不可及，即《谒金门》、《贺圣朝》、《千秋岁》三个词名，已含蓄无穷颂圣之意，如何再做得来？拈笔左思右想，愈觉艰难，笔尚未下，第三题早又飞马传递到了。赵公三人看了，却是“赋得立秋梧桐一叶落，五言近体一首，限‘秋’、‘留’、‘游’、‘愁’四韵。”此考是卜其通、宋信、山黛三人。遂抄写三纸，仍前分送三处。

山黛接到手，见是一首诗，越要卖才，便提起笔来，草也不起，竟如风雨骤至，龙蛇飞舞。卜其通拿着题目，连限韵尚未看清，山黛早已写完，送至正中案上。山显仁看见，自也爱之不了，喜得眉欢眼笑，忙起身邀众官同看。卜其通惊得满身汗下，暗想道：“这丫头怎这等敏捷！不知做些甚么？”因搁下笔，不顾众人，先走至案前去看。宋信还强着要做，当不得众官俱已围看，没奈何，也只得走到案前去看。只见上写着：

立秋日，赋得“梧桐一叶落”，限“秋”、“留”、“游”、“愁”四韵

万物安然夏，悟心独感秋。

全飞犹未敢，不下又难留。

乍减玉阶色，聊从金气游。

正如衰盛际，先有一人愁。

卜其通看完，不禁拍案大叫道：“真才女，真才女！不独敏捷过人，而构思致意，大有《三百》遗风！”因回头对夔国一道：“此殆天授，非人力所及也。吾甘拜下风矣！”夔国一听了，目瞪口呆，开口不得。宋信还打帐说甚么，赵公早笑道：“还是卜老先肯服善。快进呈，快进呈！”说不了，传题员役早接了飞马而去。

第四题该到夏之忠了。夏之忠见三人垂头丧气，自暗思道：“他们外官输了，尚犹自可；我一个翰林院，若做不过他，明日如何典试？”又想到：“诗词小道，小女儿家或者拈弄惯了，做文难道也能如此？”正想未完，第四题早已传到。打开看时，却是一篇《五色云赋》。夏之忠又惊又喜：喜的题目难，他女儿难做；惊的是题目难，自做吃力。自且不做，先偷眼看山黛如何。只见山黛提着一管笔，如兔起鹘落，忽疾忽徐，欣然而写，全无停搁苦思之态，目不及瞬，早已有十数行下矣。自己着忙，再拈笔时，心先乱急，那里还有奇想，只得据题平铺，急急忙忙，尚铺不到半篇，而山黛之作又报完矣。

此时，众官见山黛一小女子挥洒如此，俱忘了考较妒忌之心，反叹赏以为奇。见完了，团聚而观。只见上写着道：

五色云赋

粤自女娲氏 炼五色石以补天，而青、黄、赤、白、黑之气，遂蕴酿于太虚中，而或有、或无、或潜、或见，或红抹霞天，或碧涂霄汉，或墨浓密雨，或青散轻烟，或赤建城标，或紫浮牛背，从未聚五为一，见色于天。矧云也者，气为体，白为容，薄不足以受彩，浮不足以生华，而忽于焉种种备之，此希邈于古，而罕见于今者也。惟夫时际昌明，圣天子在位，备中和之德，禀昭朗之灵，行齐五礼，声合五音，政成五美，伦立五常，出坎向离，范金白、木青、水黑、火红、土黄之五行于一身，而后天人交感，上气下垂，下气上升，故五色征于云，而祲祥见于天下。猗欤盛哉！仰而观之，山龙火藻，呈天衣之灿烂；虚而拟之，镂金嵌玉，服周冕之辉煌。绮南丽北，彩凤垂蔽天之翼；艳高冶下，龙女散漫空之花。濯自天河，不殊江汉；出之帝杼，何有七襄。不线不针，阴阳刺乾坤之绣；非毫非楮，烟霞绘天地之图。浓淡合宜，青丹相配。缥缈若美人临镜，姿态横生；飞扬如龙战于野，玄黄百出。如旌、如旆、如轮、如盖，六龙御天上之銮舆；为楼、为阁、为城、为市，五彩吐空中之蜃气。初绚焉呈卿庆于九重，既块然流丰亨于四海。落霞孤鹜，不敢高飞；秋水长天，为之减色。锦鸡羞而匿影，山雉惭而藏形。他如奩盒胭脂、筐箱玉帛，莫不望而失色，比而减价；矧妖红褰紫，安敢以草木微姿，

女娲氏——中国神话中的人类世祖，传说她用黄土造人，并炼五色石补天，断鳌足支四极，治洪水，杀猛兽，使人民安居。

矧（shěn，音审）——况且。

五礼——古代指吉、凶、军、宾、嘉五种礼制。

五音——指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

五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大适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过失、救其菑患、赏其德刑、教其不及。”

五常——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关系的五种封建道德标准。

而上分其万一之光华。猗欤盛哉！是诚地天昌泰，国家文明，而一人流光，千古昭朗者也。臣妾才谢班姬，学惭谢女，剪裁无巧，雕绣不工。瞻天仰圣，双眼有五色之迷；就日望云，寸管窥三才之妙。此盖天心有眷，上降百福之祥，下献无疆之瑞。谓臣言不信，请远质古娲之灵，近征当今之圣。谨赋。

众官才看“女蜗”起句，便吐舌相告道：“只一起句，便奇特惊人矣！”再读到“彩凤垂蔽天之翼”，“阴阳刺乾坤之绣”等句，都赞不绝口道：“真是天生奇才！”及读完，夏之忠连连点首叹服道：“王子安《滕王阁序》未必敏捷如此，吾不得不为之搁笔也！”

赵公见众人甘心输服，大笑道：“这等看来，还是万岁爷有眼力。快进呈！”此时，只有窦国一脸上红一块、紫一块，默默无言。赋传递去，赵公因问左右道：“今日甚么时候了？”左右回道：“午未未初了。”赵公因对众人道：“若论时候，尚未为迟。列位老先生还是做也不做？”夏之忠、卜其通同说道：“学问才情矫强不得。此时若要成篇，也还容易，只恐成篇终不及山小姐词意秀美。到不如见圣上认罪罢了。”赵公道：“转是高见。皇爷到不计较。”

正谈论未完，忽第五题又到了。上写是问：

太虚一点，何物？伏羲二相，何氏？

海上三神，何山？商山四皓，何老？

汉五陵，何地？汤六祷，何事？

竹林七贤，何贤？穆王八骏，何马？

香山九老，何人？萧后十香，何词？

俱着详书

题目分开。周公梦接了一纸看时，事迹虽都知道，但要一一还个明白，却是记得不清。有写得一件忘记两件的，有记得三件忘记五件的，想来想去，毕竟记得不全。

不期才慧实是天生，山黛一个小女子，偏生记得清清白白，逐款填写分明，因对众说道：“诗赋系各人才情，不妨共见；此不过记诵之学，若大家看明，便非考较之意。”赵公听了，便先说道：“小姐说得有理，但不许周老先看就是了。我们众人看看不妨。”山黛依命送出，众官围绕而看。只见上面已将所问十事该括 做一首七言古风道：

太虚一点元无物。二相初求自伏羲：

上相共工先独立，柏皇下相共为之。

三神山首蓬莱岛，方丈、瀛洲俱缥缈。

东园、绮里、夏黄公、■里先生称四老。

五陵佳气何日无，长陵马走安陵途，

茂陵风雨相如病，阳陵、平陵多酒徒。

政不节兮民失职，女谒盛兮崇宫室，

苞苴大行谗夫昌，桑林十事祷何亟。

班姬——即班昭（约49—约120），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史学家，与马融共续《汉书》。曹世叔妻，史称曹大家。

谢女——即谢道韞，晋王凝之妻，聪敏有才，因诵“未若柳絮因风起”，对谢安问“白雪纷纷何所似”而被称其为“咏絮才”。

该括——包括。

七贤久矣醉刘伶，阮籍猖狂总不醒，
钻李笑戎嵇锻柳，阮咸、向秀眼还青，
惟有先公称大志，手掌铨衡日启事。
穆王八骏几时还，白兔、黄骠随赤骥，
骅骝、騄駼日追风，山子、挠渠电掣空，
况是盗骝飞捷足，瑶池万里远留踪。
香山九老居易一，郑据、吉■、兼谟狄，
刘真、张浑过卢贞，胡杲、卢真九老毕。
君王若问《十香词》，公事公言不及私，
敢以回心裙带事，读陈尧舜圣明时。

众官看了，无不惊异道：“著作之才又敏捷绝人，淹贯之学又该详如此，真不愧女中才子矣！”

周公梦见众人赞扬，便也离席说道：“我学生实记不全，愿作输了。既山小姐写完，敢求一观。”赵公道：“既算输，便请看看。”周公梦看完，满口称许道：“真才女，真才女！我辈不如也！”赵公因问：“甚么时候了？”左右回：“未时了。”赵公道：“考较已完，须遵旨回奏。此题也不必传递了，我们自同奏上罢。”

周公梦对夏之忠等说道：“才学矫强不得。我们既考较不如，须面圣认罪，不必强辩，以触圣怒。”夏之忠等俱道：“周老先生所教最是。”遂一齐起身要行。只见窦国一拦住道：“列位且慢行！事有可疑，还须考究！”众官惊讶道：“有何可疑，又要考究？”只因这一考究，有分教：才上添才，罪中加罪。不知窦国一考究些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补绝对明消群惑 求宽赦暗悦圣心

词曰：

眉笔生花，笑杀如椽空老大。应诏赓歌，不数虞廷下。钝足庸弩，岂惯文章驾？空骄诈，不须谩骂，丑态应如画。

《点绛唇》

话说周公梦众官，因考较输了，欲入朝认罪，窦国一拦住道：“才情还有天生，学问必由诵读。十岁一个女子，从三岁读起，也只七年工夫，怎能诗赋信笔而成，考古不思而对，如此毫发不爽？此必天子过于宠爱，相公善于关通，先事传题，文章宿构，故能一一不爽。若说真真实实，落笔便成，虽斩头沥血，吾不信也！”夏之忠等听了，俱回想道：“窦老先生此一论，实为有理。天下文章，出于科甲；科甲雄才，俱归翰苑。岂有翰苑所不能对，而一小女子能条对详明如此？实有可疑，还烦纠察老先生奏诘。”山显仁质辩道：“天子宠爱，岂独宠爱老臣一人？老臣关通，岂便能关通天子？”

正说不了，山黛便接说道：“父亲大人，不是这等说了。窦大人既疑天子宠爱，大人关通，此实难辨。但求窦大人自出一题，待贱妾应教，真假便立见。”赵公道：“这最有理！窦先儿，你就出一题，看他做得来做不来，便大家没得说了。”窦国一道：“奉旨考较，我学生怎好出题？”宋信便接说道：“既是山小姐情愿受考，老先生便出题一也无碍。若不如此，则大家之疑终不能解。”赵公又说道：“到是出一题的好，真假立辨，省得又要说长说短！”

窦国一因目视宋信道：“出甚么题目好？”宋信便挨近窦国一身边低低说道：“不必别寻题目，何不就将前日对不来的对句，烦山小姐一对？”窦国一被宋信提醒，因喜道：“山小姐既要我学生出题请教，我若出长篇大论，只道我有意难他，我学生有一个小学生的对句在此，到正与山小姐相宜。若是山小姐对得来，我学生便信是真才子了。”赵公道：“既是这等，快写出来！”窦国一因取纸笔写出一句，与大家同看。

众官一齐观看，却是将《孟子》七篇篇名编成一对，道：

梁惠王命公孙丑请滕文在离娄上尽心告子读万章。

大家看了，都说道：“这是个绝对了！”山显仁不胜大怒道：“窦掌科也太刻薄了！元说考诗考文，怎么出起绝对来？此对若是窦掌科自对得来，便算小女输了！”窦国一道：“老太师不必发怒。令爱小姐既是奇才，须对人所不能对之对，方才见得真才；若是人不能对，小姐亦不能对，便不见奇了。”赵公道：“二位且不必争。且送与小姐看一看，对的对不对，再理论。”大家齐道：“有理。”左右随将对纸送到山小姐席上。

山黛看了，微微一笑道：“我只道是‘烟锁池塘柳’，大圣人绝无之句，却原来是腐儒凑合小聪明，如何将来难人！”山显仁听了，道：“我儿，此对莫非尚有可对么？”山黛道：“待孩儿对与列位大人看，以发一笑。”遂提起笔来，对了一句，送与父亲。众人争看，只见是：

先儿——先，先生的单称。

“烟锁池塘柳”——这是一副有名的古绝对，以偏旁“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字成联。后人以“炮镇海城楼”为对，虽非最佳对句，但实属不易了。本书为此联的最早出处，尚未见有人道及。

卫灵公遣公冶长祭泰伯于乡党中先进里仁舞八佾。

众官看了，俱惊喜欲狂；赵公只喜的打跌；连窦国一亦惊讶吐舌，回看着宋信道：“真才女，真才女！这没得说了！”

宋信道：“窦老先生且莫慌。山小姐既这等高才，我晚生还有一对，一发求山小姐对了何如？”窦国一道：“方才这样绝对，他也容容易易对了，再有何对，可以相难？到不如直直受过，不消又得罪了。”宋信遂不敢开口，转是赵公说道：“宋先儿既有对要对，率性写出来与山小姐看，对得对不得，须见个明白。莫要说这些人情话儿，糊糊涂涂，到皇爷面前不好回奏！”众官齐道：“这论极是！”

宋信因回席写了一对，送与众人看。众人见上写着：

燕来雁去，途中喜遇说春秋。

众人看完，俱道：“‘春秋’二字有双关意，更是难对。”山显仁道：“这等绝对，一之已甚，岂可再乎！宋兄何相逼乃尔！”宋信道：“晚生因见令爱小姐高才，欲闻所未闻，故以此求教。若老太师加罪晚生，则晚生安敢复请。”就要收回。赵公止住道：“这个使不得！既已写出，便关系朝廷耳目，须与山小姐一看，看是何如。岂可出乎反乎，视为儿戏！”因叫人送与山小姐道：“这个对儿虽不是皇爷出的题目，却也是诗文事情。小姐看看，还是有得对没得对？”

山黛接了一看，又笑说道：“这样对，巧亦巧矣，那有个对不得之理？待贱妾再对一句，请教列位大人。”一面说，一面信笔写了一句道：

兔走乌飞，海外欣逢评月旦。

山黛写完，送与赵公，与众人看了，俱手舞足蹈，赞不绝口道：“好想头！真匪夷所思！”宋信惊得哑口无言。山显仁快活不过，只是哈哈大笑。

窦国一见山黛才真无疑，回奏自然有罪，因向山显仁再三请罪道：“此一举，元非我晚学生敢狂妄上疏，实系舍亲晏知府求诗，为令爱所讥，哭诉不平，我晚学生一时不明，故有此举。今知罪矣。倘面圣时，圣怒不测，尚求老太师与小姐宽宥！”山显仁笑道：“此事自在圣上。我学生但免得以假乱真、有伤国体与关通天子之罪，便是万幸了。其余焉能专主？”赵公道：“不必说闲话，且去回奏天子，再作区处。”大家遂一哄而出。

此时天子正在文华殿与几个翰林赏鉴山黛的诗赋，忽赵公领了众官来回旨，因将第五题呈上。天子看见山黛条写一人一事不差，满心欢喜。因问周公梦六人道：“尔六人与山黛考较诗文，还是如何？”周公梦等齐对道：“臣等奉旨与山黛考较诗文，非不竭力，但山黛虽一少年女子，然学系天成，才由天纵，落笔疑有鬼神辅助，非臣等庸腐之才所能及。谨甘心待罪，伏乞圣明原谅。”天子大悦道：“汝等既甘心认罪，则山黛非假才，而朕之赐书赐尺，不为过矣。”此时正交新秋，天子正食瓜果而美，因命近侍撤一盘，飞马赐与山黛。近侍领旨而去。

天子因问窦国一道：“尔何所见而妄奏？”窦国一奏道：“臣待罪谏垣，因人言有疑，故敢入告。今亲见其挥洒如神，始信天生以佐文明之治。臣妄言有罪，乞圣恩宽宥。”天子闻奏，到也释然。只见山显仁奏道：“窦国一谓臣女以假为真，其事小；其论臣以才色献媚，又论臣关通天子，此事关臣一生品行，不可不究。”天子变色道：“怎么叫做关通天子？”山显仁道：“臣不敢言。只问纠察司礼监臣即知。”

天子目视赵公，赵公因跪奏道：“方才众臣考较完，欲同入朝回旨，窦

国一拦住道：事有可疑，从未见小小女子敏捷如此，必是圣上宠爱山黛，阁臣有力关通，先知了题目，夙构成诗文，故能信笔抒写如此。众臣便都疑惑起来。”天子问道：“众臣既疑，为何又同来认罪？”赵公奏道：“因山黛说道：圣上宠爱，与阁臣关通，一时难辨，只须窦科臣自出一题考较，真假便立见了。窦国一尚不欲出题，是山人宋信撺掇出了一个绝对，与山黛对，山黛飞笔就对了。众臣无词，故同来回旨认罪。”

天子闻奏，大怒道：“窦国一说山显仁关通，已是毁谤大臣，怎么说朕宠爱，先事传题？难道朕一个穆穆天子，为此诡秘之事？蔑圣污君，当得何罪？着锦衣卫拿付法司究问！周公梦、夏之忠、卜其通、穆礼、颜贵五人，俱系窦国一荐考，原非有意，既认罪，俱姑免不究。宋信以么么山人，一诗不成，辄敢廝名绅列同考，以辱朝廷，定系窦国一播弄起衅之私人，着锦衣卫拿至午门外，打四十御棍，递解还乡。山黛赐金花表礼，以旌其才。”圣旨一下，早有锦衣卫官，已将窦国一、宋信鹰拿雁捉的拖了出来。周公梦等五臣，齐齐伏在丹墀下，叩头请罪。

天子又问赵公山黛所对之对。赵公口奏，天子御笔写在龙案观看，不胜大喜。因敕周公梦五臣平身，并召拟题几个翰林，至龙案前观看，道：“小小女子，有如此异才，怎教朕不爱！”众翰林奏道：“此女实系才星下降，非寻常可比。陛下爱之，正文明之所启也。”

还说不，只见赐瓜果的近侍回旨，附上山黛谢表一通。天子亲览，只见上写：

大学士礼部尚书山显仁女臣妾山黛，奏为谢恩事：蒙恩钦赐瓜果一器，感激圣恩，谨望阙谢恩祇受外，闻科臣窦国一，蔑圣污君，拿付法司；山人宋信，播弄起衅，赐打四十御棍。二臣罪固应尔。但念事由妾起，妾虽蒙恩隆重，谬谓贤才，然不过十岁一女子耳，得失何足轻重；窦国一虽过为诋毁，实朝廷耳目之臣；山人宋信，虽不无起衅，然士也：赏罚皆关典礼。若为臣妾一小女，而繻继廷臣，榜撻下士，是为诗文小爱而伤国家之大体也，实非圣明朝之所宜有者也。故敢昧死谏言，望皇上展如天之度，宽赦之。国体幸甚！臣妾幸甚！仓卒干冒，不胜惶惧待命之至！

天子见表，龙颜大悦道：“山黛不独有才，德性度量又过人矣！”因将本付与山显仁道：“卿以为何如？”山显仁见拿下窦国一与宋信，满心欢喜，还打帐嘱托法司重处，却见女儿上疏，反为解救，一时没法，只得奏道：“恩威俱听圣裁，微臣何敢仰参。”天子笑道：“论法原不该宥，朕但要全卿女之德，故屈法宥之耳。”因批本道：“准奏。窦国一免付法司，吏部议处；宋信饶打，限一月解回。该部知道！”旨意一下，天子驾起还宫，各官退出。与窦国一相好的内臣急急传出旨意，宋信已打了十棍，方才放起，窦国一已将到法司赶回。二人细问饶免情由，方知亏山黛本救之力。窦国一无限没趣，躲了回寓，闭门听处，不题。

却说宋信，虽然饶了，已被打了十棍，打得皮开肉绽，痛苦不禁，又有人押着，要递解还乡。宋信再三央人保领，方许棒疮好后起解。心下想道：“我宋信聪明了一世，怎么一时就糊涂到这个田地！他一个相府女儿，又是真正奇才，天子所重，到不去奉承他，反倚着一个科官与他为仇，岂不差了主意。今日若不是山小姐讨饶，再加上三十御棍，便活活要打杀了。明日何

繻（rú，音如，又读xū）继（xiè，音屑）——繻，通濡，沾湿；继，栓缚，比喻累及。

榜撻——榜，公开张贴的文书；撻，鞭打。公开鞭责。

不撺转面皮，借感谢之意，作入门之阶，倘得收留，又强似与晏知府、窦给事相处了。”

宋信自家筹算不题。却说山显仁回到府中，埋怨女儿道：“窦国一这厮，十分可恶，今日若不是你有真才，将众人压倒，他还不知怎生作恶！后来已奉旨拿送法司，正中我意，你为何转上本替他解救？”山黛笑道：“古人贵‘宠而不骄，骄而能降’，天子圣明，岂不知此？今日之事，正不骄能降，一可结天子之心，一可免满盈之祸。此自安也，岂救人哉！”山显仁默默点头。山黛又说道：“况此事实系孩儿前日讥刺晏知府起的衅端，今一旦加之宋信，孩儿于心，实有未忍。”

山显仁道：“这也罢了。但是前日晏文物的绦、扇，为何得能遗失？”山黛道：“皆缘侍女辈不识字，故混杂错乱，忘记交付孩儿。不独此也，前日还有张副使的册叶、钱御史的手卷，俱安放错了。若不是孩儿细心，又要差写。”山显仁道：“我想凡是著作名公，莫不皆有记室，或是代笔，或是为之查考事迹。你今独自一个，如何应酬得来？”山黛道：“男人家好寻记室代笔，孩儿一女子，却是没法。”山显仁道：“这也不难。以天下之大，岂无识字女子？我明日不借千金，差人各处寻访，买他十二个，分了职事，伏事你，你便不消费心了。”山黛道：“如此甚好。只恐一时没有。”山显仁道：“若要能诗能赋，这便稀少；若只要识几个字儿，只怕也还容易。”父女商量。迟了数日，山显仁果然差人四处寻访，只因肯出重价，便日日有人送女子来看。

这日，山显仁正在厅上选看女子，忽报宋信青衣小帽来请罪。山显仁因女儿宽洪大量，便也宽洪大量起来，因分付叫“请宋相公更了衣巾相见”。宋信依命趋入，拜伏在地，口称：“罪人宋信，死罪死罪！”山显仁叫人搀扶，宋信不肯起来，连连叩头道：“宋信愚蠢，不识天地高厚，获罪如此。蒙圣上谴责，自分以死谢愆，尚犹不尽，乃复辱令爱小姐疏救，霁天子之威，使白骨再肉，此天地父母所不能施之恩，而一旦转加之罪人，真令人顶踵尽捐，不能少报万一。今碎首阶前，已为万幸，安敢复承礼待！”山显仁道：“足下既能悔过，便见高情。何必如此，快请起！”

宋信又谦逊了半晌，方扒了起来。山里仁逊坐留茶。因问道：“足下几时行？”宋信道：“钦限一月，不敢久迟，明日就要起身。蒙老太师与令爱小姐大恩，不知可有日再得侧身于山斗之下。”山显仁道：“这也不难。此不过是圣天子一时之怒，且暂回几日，容有便，挽回圣意，当得再见。”宋信道：“若能再趋门下，真是重生父母了！”正说话间，忽抬头看见这许多女子，俱穿青衣，列于两傍，因问道：“这许多女子为何在此？”山显仁道：“因小女身边没有几个识字的侍女，故致前日遗失了晏文物的绦、扇，惹出许多事来。今欲买几个识字的女子，服侍小女。不期偌大京师，选来选去，俱是这一辈人物，并无一个稍通翰墨可佐香奁之用者。”宋信道：“原来为此。京师若无，天下自有。”山显仁道：“此言有理。足下所到之处，当为留意；倘获佳者，自当重报。”

又叙些闲话，宋信方辞起身。山显仁送至厅门口，便不送了。宋信又立住说道：“宋信还有一事，禀上老太师。”山显仁道：“何事？”宋信道：“宋信蒙令爱小姐再生之恩，不敢求见，只求至玉尺楼下望楼一拜，以表犬马感激之心。”山显仁道：“这也不消了。”宋信执定要拜，山显仁只得叫老家人领至楼下。宋信果然望着楼上，端端正正、恭恭敬敬拜了四拜，方才

辞出。山显仁发放了许多不用的女子，因入内与山黛说知宋信拜谢之事，父女耍笑，不题。

却说宋信辞了出来，押解催促起身。欲要来见窦国一，讨些盘缠，窦国一正在议处之时，不肯见人，只得来见晏文物，诉说解回之苦。晏文物见事为他起，没奈何，送他二十金盘缠，又约他道：“兄京中既不容住，我小弟只候领了凭便行。兄若不嫌弃，云间也是名胜之地，可来一游，小弟当为地主。”宋信谢了。又捱得一两日，押解催促，只得雇了一匹蹇驴，携了一个老仆，萧然回山东而去。正是：

一个贫人，冒作山人。

随着诗人，交结贵人。

做了谗人，伤了正人。

恼了圣人，罚做罪人。

押作归人，原是穷人。

宋信虽是山东人，却无家无室，故一身流落京师，在缙绅门下游荡过日。今被押解还乡，到了故乡，竟无家可归，只得借一客店住下。押解见如此光景，没有想头，只得到府县讨了回文，竟自回去，不题。

宋信虽然无亲无眷，却喜得身边还积有几两银子，一身游客的行头还在。见押解去了，便依旧阔起来，到乡绅人家走动。争奈府县有人传说解回之事，往往为人轻薄，心下不畅。过了些时，一日在一乡绅人家，看见新缙绅上，窦国一已降了扬州知府，满心欢喜道：“此处正难安身，恰好有此机会。且捱过残年，往扬州去一游。”

却喜得一身毫无牵绊，过了年，果然就起身渡过淮来。不半月，便到了扬州。入城打听新知府，不期尚未到任，只得寻一个寺院住下。他便终日到钞关埂子上顽耍。见各处士大夫都到扬州来，或是娶妾，或是买婢，来往媒人，纷纷不已。宋信心下想道：“山老要买识字之婢，我闲在此处，何不便中替他一寻？倘寻得一个，也可为异日进身之地；就寻不出，落得看看也好。”主意定了，因与媒人说知：要寻一个识字通文之女，价之多寡勿论。媒人见肯出高价，便张家李家，终日领他去看。看来看去，并无中意。

一日，一个孙媒婆来说道：“有一个绝色女子，住在柳巷里，写得一手好字。宋相公若肯出三百两身价，便当面写与宋相公看。”宋信道：“三百两身价不为多，只要当面写得出便好。”孙媒婆道：“若是写得不好，怎敢要三百两身价？”宋信道：“既是这等，明日便同去一相。”

约定了，到次日，果然同到一个人家，领出一个女子来——年纪只好十五六岁，人物也还中中——见了礼，就坐在宋信对面。桌上铺着纸墨笔砚，孙媒婆就帮衬磨起墨来，又取了一枝笔，递与那女子道：“你可写一首诗，与宋相公看。”那女子接笔在手，左不是，右不是，不敢下笔。孙媒婆又催逼道：“宋相公不是外人，不要害羞，竟写不妨。”那女子被逼不过，只得下笔而写。写了半晌，才写得“云淡风轻”四个字，便要放下笔。孙媒婆又说道：“用心再多写几个宋相公看，方信你是真才。”那女子只得又勉强写了“近午天”三个字，再也不肯写了。宋信看了，微微而笑。孙媒婆说道：“宋相公不要看轻了。似这样当面写字的女子，我们扬州甚少。”宋信笑道：

蹇(jiān, 音简)驴——弩弱的驴子。

淮——淮河，我国大河之一，流经江苏省内。

“果然，果然。”就送了相钱，起身出来。孙媒婆道：“若是这个不中意，便难寻了。”

一日，又有一个王媒婆来说道：“有一个会做诗的女子，真是出口成章，要五百两身价。”哄了宋信去看，也只得几首唐诗，便说是会做诗了。宋信看来看去，并无一个略通文墨的，便也丢开。

不想过了数月，窦国一忽到任上。到任后，宋信即去拜谒。窦国一接见，一来原是相知，二来又念为他受了廷杖之苦，十分优待，便改送在琼花观里作寓。又送许多下程，亲自来拜，随即请酒；又时时邀入私衙小叙；又逢人便称荐他诗才之妙。不多时，借着窦知府声价，竟将宋信喧传作一个大才子了。凡是乡绅大夫与山人词客，莫不争来与他寻盟结社。

宋信一时得志，便意气扬扬，竟自认作一个司马相如再生。又在各县打几个秋风，说些分上，手头渐渐有余。每日同朋友在花柳丛中走动，便又思量相看女子了。起初相看，还是欲为山显仁买婢；此时相看，却自要受用了。媒婆见他有财有势，与前不同，那个不来奉承，便日日将上等识字女子，领他去看。宋信只因见过山黛国色奇才，这些抹画姿容、涂鸦伎俩，都看不上眼。

一日，相看一个女子不中意，因媒人哄他来的路远了，肚中饥饿，歇下轿，坐在一个亭子上，将两三个媒婆百般痛骂，挥拳要打，亏着旁边坐着一个花白髯的老者看见，再三苦劝，方才上轿而去。那老者因问媒人道：“他是甚么样人，这等放肆，要将你们难为？”众媒人道：“他的势头大哩！打骂值甚么，若是送到官，还要吃苦哩！”那老者又惊讶问道：“他实是何等样人？不妨明对我说。”众媒人道：“待我说与老爹听。”只因这一说，有分教：小文君再流佳话，假相如重现原身！不知媒人说出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琼花观——建于汉成帝二年，因观内有琼花而名。故址在江苏扬州市江都县。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西汉辞赋家，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有《司马文园集》（辑本）。

第六回

风筝咏嘲杀老诗人 寻春句笑倒小才女

词曰：

长嘲短诮，没趣刚捱过。岂料一团虚火，又相逢，真金货。诗翁难做，此来应是错。百种
忸怩踟躅，千古口，都笑破！

《霜天晓角》

话说众媒人，因老者劝了宋信去，见他苦问宋信是甚么人，只得对他说道：“这人姓宋，是山东有名的才子，与窦知府是好朋友，说他做的诗与唐朝李太白、杜子美差不多。在京时，皇帝也曾见过，大有声名。所以满城乡宦，举监春元，都与他往来。因要相一头亲事，相来相去，再不中意，所以今日骂我。”那老者道：“扬州城里美色女子甚多，怎么都不中意？”媒婆道：“他只相人物还好打发，又要相他胸中才学。你想，人家一个小小闺女，能读得几本书，那有十分真才实学对得他来？”那老者笑道：“原来为此。”大家说完，媒人也就去了。

那老者你道是谁？原来姓冷名新，是个村庄大户人家。生了三个儿子，都一字不识，只好种田。到四十外，生了一个女儿，生得如花似玉，眉画远山，肌凝白雪，标致异常，还不为奇；最奇的是禀性聪明，赋情敏慧，见了书史笔墨，便如性命。自三四岁抱他到村学堂中顽耍，听见读书，便一一默记在心，到六七岁都能成诵。冷大户虽是个村庄农户，见女儿如此聪明，便将各种书籍都买来与他读。又喜得他母舅——姓郑——是个秀才，见外甥女儿好学，便时常来与他讲讲。讲到妙处，连母舅时常被他难倒，因叹息道：“此女可惜生在冷家！”冷大户常说生他时，曾梦见下了一庭红雪，他就自取名叫做绛雪。到了八九岁，竟下笔成文，出口成诗。只可惜乡村人家，无一知者，往往自家做了，自家赏鉴。这年已是十二岁，出落的人才就如一泓秋水。冷大户要与他议亲，因问冷绛雪道：“还是城里，还是乡间，毕竟定要甚么人家好？”冷绛雪道：“人家总不论，城里乡间也不拘，只要他有才学，与孩儿或诗或文对做，若做得过我，我便嫁他。假饶做不过孩儿，便是举人进士、国戚皇亲，却也休想！”

冷大户因女儿有此话在心，便时时留心访求。今日恰听见媒人说宋信是个才子，因暗想道：“我女儿每每自夸诗文无敌，却从无人考较，不知是真是假。这个姓宋的，既与知府、乡宦往来，定然有些才学。怎能够请他来考较一考较，便见明白了。”寻思无计，只得回家与女儿商量道：“我今日访着一个大才子，姓宋，是山东人，大有声名，自府县以及满城士大夫，无一人不与他相交，做的诗文压倒天下。我欲请他来，与你对做两首看，或者他才高，有些缘法，也未可知。只是他声价赫赫一时，怎肯到我农庄人家来？若去请他，恐亦徒然。”冷绛雪道：“父亲若要他来，甚是容易。何必去请？”冷大户道：“我儿又来说大话了！请他尚恐不来，不请如何转说容易？”冷绛雪道：“只消三指阔一条纸儿，包管立遣他来。”冷大户笑道：“他又不是神将鬼仙，怎么三指阔一条纸儿，便遣得他来？莫非你会画符？”冷绛雪也笑道：“父亲不必多疑，待孩儿写了来，与父亲看。只怕这几个字儿，比遣将符篆更灵。”说罢，遂起身走到自家房中，果然写了个大红条子出来，递与父亲道：“只消拿去，贴在此人寓所左近。他若看见了，自然要来见我。”冷大户接来一看，只见上写着：

香锦里浣花园十二岁小才女冷绛雪，执贽学诗，请天下真正诗翁赐教。冒虚名者，勿劳枉

驾。

冷大户看了，大笑道：“请将不如激将。有理，有理！”到了次日，果然入城，访知宋信住在琼花观里，就将大红条子贴在观门墙上，竟自归家，与女儿说知，收拾下款待之事，以候宋信。不题。

却说宋信，每日与骚人墨客诗酒往还，十分得意。这日正吃酒到半酣，同着一个陶进士、一个柳孝廉，在城外看花回来，走到观门，忽见这个大红条子贴在墙上，近前细细看了，大笑道：“甚么冷绛雪，才十二岁，便自称才女。狂妄至此，可笑，可笑！”陶进士道：“仅仅贴在观门前，这是明明要与宋兄作对了，更大胆可笑！”柳孝廉道：“香锦里离城南只有十余里，一路溪径，甚是有趣。我们何不借此前去一游，就看看这个小女儿是何等人物。若果有些姿色才情，我们就与宋兄作伐，也是奇遇；若是乡下女儿，不知世事，便取笑他一场，未为不可。”陶进士道：“这个有理。我们明日就去。”

宋信口中虽然说大话，心下却因受了山小姐之辱，恐怕这个小女儿又有些古怪，转有几分不敢去的意思，见陶、柳二人要去，只得勉强说道：“我在扬州城里城外，不惜重价，访求才色女子，不知看了多少，并无一个看得上眼，从不见一人拿得笔起。那有乡僻一个小女子会做诗之理？此不过甚么闲人假写，骗人走远路的。二位先生何必深信！”陶进士道：“我们总是要到郊外闲耍，借此去一游，真假俱可勿论。”柳孝廉道：“有理，有理。待我明日叫人携酒盒随行，只当游春，有何不可？”宋信一来见陶、柳二人执意要去，二来又想道：“此女纵然有才，乡下人不过寻常，难道又有一个山黛不成？谅来这两首诗还做得他过。”便放大了胆，笑说道：“我们去是去，只怕还要笑杀了，走不回来哩！”陶进士道：“古人赌诗旗亭，伶人惊拜。逢场作戏，有甚不可？”柳孝廉道：“有理，有理。”大家入观，又游赏了半晌方别。

约定次日，果然备了酒盒轿马，同出南城。一路上寻花问柳，只到傍午方到得香锦里。问人浣花园在那里，村人答道：“浣花园乃冷大户造与女儿住的花园，就在前边，过了石桥便是。”宋信听见说“女儿”，便上前问道：“闻说他女儿才十二岁，大有才学，可是真么？”村人答道：“真不真，我们乡下人那里晓得？相公，你但想乡下人的模样，好也有数。不过冷大户有几个村钱，自家卖弄，好攀人家做亲罢了。”宋信听了道：“说得有理。”自有了这几句言语入肚，一发胆大了，便同陶、柳二人步过石桥。将到门口，却在拜匣中取出笔墨，写一纸帖道：“山东宋山人，同陶进士、柳孝廉，访小才女谈诗。”叫一个家人先送进去。

此时冷绛雪料道宋信必来，已叫父亲邀了郑秀才，备下款待等候。见传进条子来，便郎舅两个同出来迎接。见了三人，郑秀才便先说道：“乡农村户，不知三位老先生降临，有失迎候！”宋信就说道：“偶尔寻春，闻知才女之名，唐突奉候。因恐不恭，不敢投刺。”一边说，一边就拱揖到堂。

宾主礼毕，送坐，献茶。大家通知姓名。宋信便对冷大户说道：“不然也不敢轻造，昨见令爱条示，方知幼年有如此高才，故特来求教。”郑秀才代冷大户答道：“舍甥女小小雏娃，怎敢言才！但生来好学，恐乡村孤陋寡闻，故作狂言，方能祇请高贤降临。”陶进士说道：“乡翁不必谦。既系诗文一脉之雅，可请令甥女一见。”郑秀才道：“舍甥女自当求教。但三位老

先生远来，愿少申饮食之怀。但不知野人之芹，敢上献否？”陶进士道：“主人盛意，本不当辞，但无因而扰，未免有愧。”郑秀才道：“既蒙不鄙，请小园少憩。”遂起身邀到浣花园来。

三人来到园中，只见：

山铺青影，水涨绿波。密柳垂黄鹂之阴，杂花分绣户之色。曲径逶迤，三三不已；穿廊曲折，九九还多。高阁留云，瞒过白云重坐月；疏帘卷燕，放归紫燕忽闻莺。青松石上，棋敌而琴清；红雨花前，茶香而酒美。小圃行游，虽不敌辋川名胜；一丘自足，亦何殊金谷风流。三人见园中风景清幽，位置全无俗韵，便也不敢以野人相视。原来款待是打点端正的，不一时，杯盘罗列，大家痛饮了一回。

郑秀才见举人、进士皆让宋信首坐，必定有些来历，因加意奉承道：“闻宋老先生遨游京师，名动天子，这穷乡下邑，得邀宠临，实万分侥幸。”宋信道：“才人游戏，无所不可。古人说：上可与玉皇同居，下可与乞儿共饭。此正是吾辈所为。”郑秀才道：“闻窦府尊与老先生莫逆。”宋信道：“老窦不过是仕途上往来朋友，怎与我称得莫逆？”郑秀才道：“请问谁与老先生方是莫逆？”宋信道：“若说泛交，自山相公以下，公卿士大夫，无人不识；若论诗人莫逆，不过济上李于鳞、太仓王凤洲、昆仲、新安吴穿楼、汪伯玉数人而已。”郑秀才满口称赞。

陶进士道：“主人盛意已领了，乞收过，请令甥女一教，也不枉我三人来意。”郑秀才道：“既是这等说，且撤去。待舍甥女请教过再叙罢。”大家道：“妙！”遂起身闲步以待。

郑秀才因自入内，见冷绛雪说道：“今日此举，也太狂妄了些。这姓宋的大有来历，王世贞、李攀龙都是他的诗友，你莫要轻看，出去相见时，须要小心谦厚些。不然被他考倒，要出丑，便没趣了。”冷绛雪微笑道：“王世贞、李攀龙便怎么？母舅请放心，甥女决不出丑。这姓宋的若果有二三分才学，还恕得他过；若是全然假冒，敢于轻薄甥女，母舅须尽力攻击，使假冒者不敢再来溷帐！”郑秀才笑道：“你怎么算到这个田地！”说罢，便同到园中来相见。

宋信三人迎着一看，只见冷绛雪发才披肩，淡妆素服，■■婷婷，如瑶池玉女一般。果然是：

莺娇燕乳正雏年，敛萼含香更可怜。

莫怪文章生骨相，谪来原是掌书仙。

三人看了，俱暗相惊异：陶、柳以为“吾辈缙绅闺秀亦未有此，何等乡人，乃生此尤物”；宋信更加骇然，以为举止行动，宛然又是一个山黛。——只得上前相见。

冷绛雪深深敛衽而拜道：“村农小女，性好文墨，奈山野孤陋，苦无明

辋川——水名，即辋谷川，在陕西兰田南，诸水汇合如车辋环凑，故名。唐代诗人王维在此建有辋川别墅。

金谷——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晋代石崇在此建有园林，名金谷园。

李于鳞（1514—1570）——即李攀龙，又号沧溟，山东历城人，后七子之一，有《沧溟集》。

王凤洲（1526—1590）——即王世贞，又号弇州，江苏太仓人，后七子之一。其弟名世懋。

吴穿楼——明代诗人，生平不详。疑是吴国伦，字川楼，明嘉靖年间诗人。

汪伯玉（约1561年前后在世）——汪道思字伯玉，号南溟，休宁人，明代文学家、戏曲家，有《太函集》。

敛衽——原意是整一整衣袖。元代以后称女子的礼拜为“敛衽”。

师，故狂言招致。意在真正诗翁，怎敢劳重名公贵人！”陶进士与柳孝廉同口说道：“久闻冷姑大才，自愧章句腐儒，不敢轻易造次。今因宋先生诗高天下，故相陪而来。得睹仙姿，实为侥幸。”宋信见冷绛雪出言吐语，伶牙利齿，先有三分惧怯，不敢多言，只喏喏而已。拜罢，分宾主东西列坐。

郑秀才遂命取两张书案，宋信与冷绛雪面前，各设一张，上列文房四宝。郑秀才就说道：“既蒙宋老先生降临，诚为奇遇，自然要留题了；舍甥女殷殷求教，未免也要献丑。但不知是如何命题？”宋信道：“酒后非作诗之时，今既已来过，主人相识，便不妨重过。容改一日早来，或长篇，或古风，或近体，或绝句，或排律，或歌行，率性作他几首，以见一日之长，何如？”冷绛雪道：“斗酒百篇，太白高风千古。怎么说酒后非作诗之时？”宋信道：“酒后做是做得，只怕终有些潦草。不如清醒白醒，细细做来，有些滋味。”冷绛雪道：“子建七步成诗，千秋佳话。那有改期姑待之理？”郑秀才道：“甥女，不是这等说。想是宋先生见我村庄人家，未必知音，故不肯轻作。且请宋先生先出一题，待你做一首请教过，若有可观，或者抛砖引玉，也不可。知。”陶、柳二人齐说道：“这个有理。”冷绛雪道：“既是二位大人以为可，请宋老诗翁赐题。”

宋信暗想道：“看这女子光景，又像是一个磨牙的了。若即景题情，他在家拈弄惯了，必能成篇。莫若寻个咏物难题，难他一难也好。”忽抬头见天上有人家放的风筝，因用手指着道：“就是他罢，限七言近体一首。”

冷绛雪看见是风筝，因想道：“细看此人，必非才子。莫若借此题讥诮他几句，看他知也不知。”因磨墨抒毫，题诗一首。就如做现成的一般，没半盏茶时，早已写完，叫郑秀才送与三人看。三人见其敏捷，先已惊倒；再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风筝咏巧将禽鸟作容仪，哄骗愚人与小儿。

箴片作胎轻且薄，游花涂面假为奇。

风吹天上空摇摆，线缚人间没转移。

莫笑脚跟无实际，眼前落得燥虚脾。

陶进士与柳孝廉看见字字俱从风筝打趣到宋信身上，大有游戏翰墨之趣，又写得龙蛇飞舞，俱鼓掌称快道：“好佳作，好佳作！风流香艳，自名才女，不为过也！”宋信看见明明讥诮于己，欲要认真，又怕装村，欲要忍耐，又怕人笑，急得满面通红，只得向陶、柳二人说道：“诗贵风雅，此油腔也。甚么佳作！”陶、柳二人笑道：“此游戏也。以游戏为风雅，而风雅特甚。宋先生还当刮目。”

冷绛雪道：“村女油腔，诚所不免，以未就正大方耳。今蒙宋老诗翁以风筝赐教，胸中必有成竹，何不亦赋一律，以定风雅之宗。”宋信见要他也作风筝诗，着了急道：“风筝小题目，只好考试小儿女，吾辈岂可作此！”郑秀才道：“宋老先生既不屑做此小题，不拘何题，赐作一首，也不枉舍甥女求教之意。”陶、柳二人道：“此论有理。宋先生不必过辞。”宋信没法，只得勉强道：“非是不做，诗贵适情，岂有受人束缚之理？既二位有命，安敢不遵，就以今日之游为题何如？”陶、柳答道：“甚妙。”宋信遂展开一幅笺纸，要起草稿。研了墨，拿着一枝笔，刚写到“春日偕陶先达、柳孝廉

七步成诗——三国·魏曹植字子建，为兄曹丕所逼，七步成诗：“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城南行游，偶过冷园留饮”一行题目，便提笔沉吟，半晌不成一字。

陶进士见其苦涩，大家默默坐待，更觉没趣，只得叫家人拜匣中取出一柄金扇，亲自递与郑秀才道：“令甥女写作俱佳，欲求一挥，以为珍玩，不识可否？”郑秀才接了道：“这个何妨。”因接付与冷绛雪。冷绛雪道：“既承台命，并乞赐题。”陶进士惊喜道：“若出题，又要过费佳思，于衷不安。”冷绛雪道：“无题则无诗，何以应教？”陶进士大喜道：“妙论自别！也罢，粗扇那边画的是一双燕子，即以燕子为题何如？”冷绛雪听了，也不答应，提起笔一挥而就，随即叫郑秀才送与陶进士。

陶进士看看，见墨迹淋漓，却是一首七言绝句，写在上面，道：

寒便辞人暖便归，笑他燕子计全非；

绿阴如许不留宿，却傍人家门户飞。陶进士与柳孝廉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喜之不胜道：“这般敏捷奇才，莫说女子中从不闻不见，即是有名诗人，亦千百中没有有一个。真令人敬服！”

柳孝廉看了动火，也忙取一柄金扇送与郑秀才道：“陶先生已蒙令甥女赐教，学生大胆，亦欲援例奉求，万望慨诺。”郑秀才道：“使得，使得。但须赐题。”柳孝廉道：“粗扇半边亦有画在上面，即以画图为题可也。”郑秀才忙递与冷绛雪。

冷绛雪展开一看，见那半边却是一幅《高士图》，因捉笔题诗一绝道：

穆生高况一杯酒，叔夜清风三尺桐。

不论须眉除去骨，布衣何处不王公！

冷绛雪写完，也教郑秀才送还。陶、柳二人争夺而看，见二诗词意俱取笑宋信，称赞不已。再回看宋信，尚抓耳挠腮，在那里苦挣，二人也忍不住走到面前，笑说道：“宋兄佳作曾完否？”

宋信正在苦吟不就，急得没摆布，又见冷绛雪写了一把扇子，又写一把，就如风卷残云一般，毫不费力；又见陶、柳二人交口称赞，急得他寸心如火。心下越急，越做不出。欲待推醉，却又吃不多酒；欲待装病，却又仓卒中装不出，只得低着头苦挣。不期陶、柳看不过，又来问，没奈何，只得应道：“起句完了，中联、结句尚要推敲。”陶进士道：“宋兄平日尚不如此，为何今日这等艰难？莫非大巫见了小巫么？”宋信道：“真也作怪，今日实实没兴。”冷绛雪听了，微笑道：“‘枫落吴江冷’只一句，传美千古。佳句原不在多，宋诗翁既有起句足矣，乞借一观。”宋信料做不完，只得借此说道：“既要看，就拿去看。待看过再做也不妨。”郑秀才遂走到案前，取了递与冷绛雪。

冷绛雪接着一看，只见上面才写得两行：一行是题目，一行是起句，道：

结伴寻春到草堂，主人爱客具壶觞。

冷绛雪看了，又笑笑道：“这等奇思异想，怪不得诗翁费心了！莫要过于劳客，待我续完了罢。”因提起笔来，续上六句道：

一枝斑管千斤重，半幅花笺百丈长。

心血吐完终苦涩，髭须断尽只寻常。

诗翁如此称风雅，车载还须动斗量。

写完，仍叫郑秀才送与三人看。陶、柳看完，忍不住哈哈大笑。羞得个宋信通身汗下，撒耳通红，不觉恼羞变怒，大声发作道：“村庄小女，怎敢如此放肆！我宋先生遨游天下，任是名公钜卿，皆让我一步，岂肯受你们之辱！”冷绛雪道：“贱妾何敢辱诗翁，诗翁自取辱耳。”因起身向陶、柳二

人深深拜辞道：“二位大人在此，本该侍教，奈素性不喜烦剧，避浊俗如仇，今浊俗之气冲人欲倒，不敢不避。幸二位大人谅之。”拜罢，竟从从容容，入内去了。

宋信听见，一发大怒道：“小小丫头，怎这等轻薄！可恶，可恶！”郑秀才笑道：“宋先生请息怒。舍甥女固伤轻薄，宋先生也自失检点了。”宋信道：“怎么是我失检点？”郑秀才道：“前日舍甥女报条上原写得明白：‘请真正诗翁赐教。虚冒者，勿劳枉驾。’宋先生既是做诗这等繁难，也就不该来了。”说罢，掩口而笑。宋信又被郑秀才抢白了几句，羞又羞不过，气又气不过，红着脸，拍案乱骂道：“可恶，可恶！”郑秀才又笑道：“诗酒盘桓，斯文一脉，为何发此恶声？”陶、柳二人见宋信没趣之极，只得起身道：“才有短长。宋兄，我们且去，有兴再来，未为不可。”宋信软瘫做一堆，那里答应得出？郑秀才又笑道：“宋先生正在气头上，今天色尚早，且屈二位老先生再少坐一回，奉杯茶。候宋先生之气平了，再行未迟。”因叫左右烹上好的茶出来。陶、柳二人逊谢道：“只是太扰了。”茶罢，冷大户又捧出攒盒来小酌，再三殷勤奉劝。陶、柳二人欢然而饮。宋信只是不言不语。

冷大户忙斟一杯，自送与宋信道：“宋先生不必着恼，小女年幼，有甚不到之处，乞看老汉薄面罢。”宋信满脸羞，一肚子气，洗又洗不去，发又发不出；又见冷大户满脸陪笑，殷勤劝酒，没法奈何，只得接着说道：“令爱既然聪明，也不该轻薄于我。”冷大户道：“我老汉止生此女，过于爱惜，任他拈弄翰墨。他自夸才学无敌，我老汉又是个村人，不知其中滋味。今闻宋先生乃天下大才，人人钦服，反被小女轻薄。这等看起来，小女的才情到不是虚冒了。只是小孩子家没涵养，不该轻嘴薄舌，讥诮宋先生，实实得罪。还望陶爷与柳相公解劝一二。”说得个宋信脸上青一块红一块，拿着杯酒，放不得吃不得。

陶进士因问冷大户道：“令爱曾有人家否？”冷大户道：“因择婿太难，故尚未有人家。”柳孝廉道：“要嫁何等女婿？”冷大户道：“小女有言：不论年纪大小，不论人之好丑，不论门户高低，只要其人才学与小女相对得来，便可结亲。今日连宋先生这等高才都被他考倒了，再听老汉何处去寻访？岂不是个难事！”陶进士道：“原来如此。”郑秀才道：“闲话休题，且请快饮一杯，与宋先生拨闷。”

他郎舅二人，冷一句，热一句，直说得宋信面皮都要括破，陶、柳方才起身，和哄着宋信辞谢而去。宋信这一去，有分教：风波起于萋菲，绣口直接锦心。不知宋信如何起衅，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公堂上强更逢强 道路中美还遇美

词曰：

利器小盘根，骏足轻千里。猛雨狂风欲妒花，转放花枝起。
人喜结同心，才喜逢知己。莫讶人生面目疏，默默相思矣。

《卜算子》

话说宋信受了冷绛雪一场羞辱，回来便觉陶、柳二人的情意都冷淡了，心下百般气苦，暗想道：“我在扬州城里，寻访过多少女子，要他写几个字儿，便千难万难。怎冷家这小丫头，才十二岁，便有这样才学，把做诗只当写帐簿一般，岂不又是一个山黛！我命中的灾星、难星，谁知都是些小女儿。若说山黛的祸根，还是我挑掇晏文物起的，就是后来吃苦，也还气得他过。冷家这小丫头，独独将一张报条贴在琼花观门墙上，岂非明明来寻我的衅端？叫我怎生气得他过！”又想想道：“莫若将山相公要买婢之事，与老窦商量，要他买了，送与山相公。一来可报我之仇，二来为老窦解怨，三来可为我后日进身之阶，岂不妙哉！我将这小丫头弄得六死八活，才晓得我老宋的手段！”

算计定了，到次日来见窦知府，将冷绛雪辱他之事，细细哭诉一番，要求窦知府为他出气。窦国一道：“他虽得罪于你，却无人告发，我怎好平白去拿他？”宋信道：“也不消去拿他。我前日出京时，山相公要选买识字之婢，伏侍女儿，再三托我。我一到扬州，即四境搜求，并无一人。不期这冷绛雪，年才十二，才情学问，不减山黛。前日偶然遇见，卖弄聪明，将晚生百般羞辱。老先生若肯重价买了，献与山相公，上可解前番之结，下可泄晚生之愤，诚一举两利之道。不识老先生以为何如？”窦国一道：“这个使得。只是也没个竟自去买之理，须叫媒人来分付；待媒人报出，然后去买，才成个官体。”宋信道：“这不难。老先生只消去唤媒人，待晚生嘱托媒人，当堂报名便了。”

隔不得两三日，窦知府果然听信，差人唤了许多媒人来，分付道：“北京山阁下老爷有一位小姐，年才十一二岁，是当今皇帝钦赐有名的才女，要选与他年纪相近、能通文识字的女子一十二个，去服侍他。因闻知扬州人才好，昨行文到此，要我老爷替他选买，故唤你们来分付。不拘乡村城市，大家小户，凡有年近十一二岁、通文识字的女子，都细细报来，本府不惜重价聘买。如隐匿不报，重责不饶。限三日内即报。”众媒人出来，各自寻访，陆续来报。

第二日，内中一个王媒婆来报：“江都县七都八图香锦里冷新的女儿冷绛雪，年正一十二岁，实有才学。媒人不敢不报，听老爷选用。”窦知府见了道：“这个名字便取得有些学问，一定可观。”准了，就叫一个差人分付道：“你可同这媒婆到冷新家去，说当朝山阁老闻知你女儿有才，不惜重聘，要讨去陪伴他家小姐。可问明他要多少财礼，本府即如数送来。此乃美事，故不出牌。他若推脱留难，本府就要委江都县官来拿了。”

差人应了，不敢怠慢，随即同王媒婆到冷大户家说知此事。吓得冷大户魂不附体，慌忙接郑秀才来商议道：“这祸事从那里说起？竟是从天吊下来的！”郑秀才道：“不必说了，一定是前日宋信受了甥女之辱，他与窦府尊相好，故作此恶，以相报也。”冷大户道：“若是宋信作恶，如何王媒婆开报？”一面治酒款待差人，一面就扯住王媒婆乱打道：“我与你往日无仇，

近日无冤，你为甚开报我女儿名字？”

王媒婆先还支吾，后被打急了，只得直说道：“冷老爹不消打我，这都是别人做成圈套，叫我报的。我也是出于无奈。”冷大户道：“那个别人？”王媒婆道：“你想那个曾受你的羞辱，便是那个了。”郑秀才听了道：“何如？我就说是这个小人！不妨事，待我去见窦府尊，讲明这个缘故，看他如何。他若党护，我便到都察院去告。那有宰相人家，无故倚势讨良善人家女儿为侍妾的道理！”冷大户道：“须得如此方好。”

郑秀才倚着自有前程，便兴抖抖取了衣巾，同差人来见府尊。正值知府在堂，忙上前禀说道：“生员的甥女，虽是村庄人家，又不少穿，又不少吃，为甚么肯卖与人家为侍妾？此皆山人宋信，为做诗受了甥女之辱，故在公祖老爷面前进谗言以起衅端。乞公祖老爷明镜，察出狡谋，以安良善。”窦知府道：“此事乃山阁下有文书到本府，托本府买侍妾，与宋山人何干？你说宋信进此谗言，难道本府是听信谗言之人？这等胡讲！若不看斯文面上，就该惩治才是。还不快去劝冷新将你甥女速速献与山府！虽说是为侍妾，只怕在阁老人家为侍妾，还强似在你乡下作村姑田妇多矣！”郑秀才道：“‘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凡有志者皆然。况甥女虽系一小小村女，然读书识字，通文达礼，有才有德，不减古之列女，岂有上以白璧之姿，下就青衣之列？还求公祖老爷扶持名教，开一面之网，勿趋奉权门，听信谗言，以致烧琴煮鹤。”窦知府听了，拍案大怒道：“甚么权门！甚么谗言！你一个青衿，在我公堂之上这等放肆。他堂堂宰相，用聘财讨一女子，也不为过。”叫库吏：“在库上支三百两聘金，同差人交付冷新，限三日内送冷绛雪到府。如若抗违，带冷新来回话。再放生员来缠扰，差人重责四十。——将郑生员逐出去！”

郑秀才还要争论，当不得皂隶甲首乱推乱攘，直赶出二门，连衣巾都扯破了。郑秀才气狠狠大嚷说道：“这里任你作得威福，明日到军门、按院、三司各上台，少不得要讲出理来。那有个为民公祖，强买民间子女之事！”遂一径回家，与冷大户说知府尊强买之事，就要约两学秀才同动公呈，到南京都察院去告。

此时冷绛雪已闻知此事，因请了父亲与母舅进去说道：“此事若说宋信借势陷入，窦知府买良献媚，与他到各上司理论，也理论得他过。但孩儿自思，蒙父亲、母舅教养，有此才美，断不肯明珠暗投，轻适于人。孩儿已曾对父亲说过，必才美过于孩儿者，方许结丝萝。你想，此穷乡下邑，那有才美之人？孩儿想京师天子之都，才人辐辏之地，每思一游，苦于无因。今既有此便，正中孩儿之意。何不将错就错，前往一游，以为立身扬名之地？”冷大户道：“我儿，你差了。若是自家去游，东南西北，便由得你我；此行若受了他三百两聘金，就是卖与他了。到了京师，送入山府，就如笼中之鸟，为婢为妾，听他所为，岂得由你作主？他潭潭相府，莫说选才择婿万万不能，恐怕就要见父亲一面，也是难的。”一面说，一面就掉下泪来。

冷绛雪笑道：“父亲不必悲伤。不是孩儿在父亲面前夸口，孩儿既有如此才学，就是面见天子，也不致相慢，甚么宰相，敢以我为妾，以我为婢？”冷大户道：“我儿，这个大话难说。俗语说得好：‘铁怕落炉，人怕落套。’

党护——党，偏私。徇私庇护。

烧琴煮鹤——又作“焚琴煮鹤”或“煮鹤焚琴”，比喻糟蹋美好的事物。

三司——明代官职，指各省之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合称为“三司”。

从古英雄豪杰，到了落难之时，皆受人之制。况你一十二岁的小女子，到他相府之中，闺阁之内，纵有泼天本事，恐也不能跳出。”冷绛雪道：“若是跳不出，便算不得英雄好汉了。父亲请放心，试看孩儿的作用，断不至玷辱家门。”

冷大户道：“就是如你所言，万无一失，教我怎生放心得下？”冷绛雪道：“父亲若不放心，可央母舅送我到京，便知端的。”冷大户道：“自母亲亡后，你在膝下顷刻不离，今此一去，知到何日再见？”冷绛雪道：“孩儿此去，多则十年，少则五年，定当衣锦还乡如男子，与父亲争气，然后谢轻抛父亲之罪。”

郑秀才道：“甥女若有大志，即自具车马，我同你一往，能费几何？何必借山家之便？”冷绛雪道：“母舅有所不知，甥女久闻山家有一小才女，诗文秀美，为天子所重。甥女不信天下女子更有胜于冷绛雪的，意欲与他一较。我若自至京师，他宰相闺阁，安能易遇？今借山家之车马以往山家，岂不甚便？”郑秀才道：“甥女怎么这等算得定？倘行到其间，又有变头，则将如之何？”冷绛雪道：“任他有变，吾才足以应之。父亲与母舅但请放心。不必过虑。”

冷大户见女儿坚意要去，没奈何，只得听从。郑秀才因同了出来，对差人道：“这等没理之事，本当到上司与他讲明，不期我甥女转情愿自去，到叫我没法。”差人道：“既是冷姑娘愿去，这是绝美之事了。”库吏随将三百两交上道：“请冷老爹收下，我们好回复官府。”冷大户道：“去是去，聘金尚收不得，且寄在库上。”库吏道：“冷姑娘既肯去，为何不收聘金？”冷大户道：“此去不知果是山家之人否。”库吏笑道：“既是山家要去，怎么不是山家之人？”冷大户道：“这也未必。你拿去禀老爷，且寄在库上，候京中信出来，再受也不迟。”差人道：“这个使得。但冷姑娘几时可去？”冷大户道：“这个听凭窦老爷择日便了。”

差人得了口信，便同库吏回复窦知府。窦知府听见肯去，满心大喜。又与宋信商量，起了献婢的文书；又叫宋信写一封书，内叙感恩谢罪并献媚望升之意；又差出四个的当人役，一路护送；又讨了两个小丫头伏侍；又做了许多衣服，拿一只大浪船，直送至张家湾。择了吉日，叫轿迎冷绛雪到府，亲送起身。

却说冷家亲亲眷眷，闻知冷绛雪卖与山府，俱走来拦住道：“冷老爹也就没主意，你家又不少柴少米，为甚把如花似玉亲生女儿远迢迢卖到京中去？冷姑娘有这等才学，怕没有大人家娶去？就嫁个门当户对的农庄人家，也强似离乡背井去吃苦。”又有的说道：“冷姑娘年纪小，不知世事，看得来去就如儿戏。明日到了其中，上不得，下不得，那时悔是迟了。”你一句，我一句，说得个冷大户只是哭。冷绛雪但怡然说道：“只有笼中鹦鹉，那有笼中凤凰？我到山府，若是他小姐果有几分才情，与他相聚两年，也不可；倘或也是宋信一样虚名，只消我一两首诗，出他之丑，他急急请我出来，还怕迟了，焉敢留我？”众亲闻说，也有笑的，也有劝的，乱了两日。

到了临行这日，窦知府差人鼓乐轿子来迎，冷绛雪妆束了，拜辞父亲道：“孩儿此行，不过是暂往燕京一游，不是婚姻嫁娶，不必悲伤。”冷大户道：

张家湾——地名，在今北京市通县。旧时为出入京师南北水陆要冲，水运必经口岸，元、明、清三代均在此设仓储粮。

“得能如你之言，便是万幸。娘舅送你到京，有甚消息，可即打发他回来，免我挂心。”冷绛雪领诺，竟自上轿去了。正是：

藕丝欲缚鸂鶒翅，黄鸟偏怀鸿鹄心。

莫道闺中儿女小，一双俊眼海般深。

冷绛雪迎到府门，窦知府正在堂上，等送他下船。忽见他走上堂来，虽年尚髻小，却翩翩然若仙子临凡，看其举止行动，宛然又是一个山黛，心下先有几分惊异；及走到面前，只道他下拜，将要出位还礼优待，不期冷绛雪只深深一个万福，便立住不动。窦知府不好意思，只得问道：“你就是冷绛雪么？”冷绛雪朗朗答应道：“贱妾正是。”窦知府道：“我闻你自擅小才女之名，既有才，则有学，既有学，则知礼，怎么见我一个公祖，竟不下拜？”冷绛雪答道：“大人既知讲礼，则当达权。贱妾若不为山府买去，以扬州子民论，安敢不拜见府尊？今既为山相府之人，岂有相府之人而拜太守之堂者乎？”窦知府听了，竦然道：“难道相府之人便大些么？”冷绛雪道：“相府之人原不大，奈趋奉相府之人多，不得不大耳。”窦知府道：“你虽为相府之人，尚未入相府，则为祸为福，尚我为政，怎便挺触于我？”冷绛雪道：“未入相府，妾之祸福，大人为政。——妾以良家子女，陷为婢妾，既闻大人之命矣。明日妾入山府，若无所短长，则大人献犹不献；妾若稍蒙青目，则大人之祸福，又妾为政矣。妾敢实告，为恩为怨，大人亦当熟思！”窦知府闻言，大惊失色道：“据汝这等说起来，是我欲结一人之恩，反招一人之怨了？结恩未必深，而招怨已切齿，这如何使得！”因低头沉吟，有个欲要改悔之意。

冷绛雪见了，微微笑道：“大人不必沉吟。妾原知此意不出之大人，大人只是过于信谗耳。妾不报谗人而报大人，非女子也。大人请放心，从前功罪，可以两忘。今与大人约，敢以父兄门户为托：父兄门户安，则贱妾顶踵可捐；倘再鱼肉，则仇不共天。断不失信，惟大人图之。”窦知府听了，方喜动颜色道：“听汝言谈，观汝举止，不独才情独步一时，而侠气直接千古，真可爱可敬！到京自有大遇。本府误听谗言，今日悔无及矣。父兄之托，谨当如教。尚可吹嘘，幸勿忘今日之约。”冷绛雪道：“既蒙明谕，妾虽草木，亦有知恩。”窦知府大喜，遂邀入后堂，叫夫人盛设留饯。饯罢，方用鼓乐送上船。闻知郑秀才送上京，又另是二十两下程。正是：

献媚虽云得计，逢迎实费周全。

荣辱到底由命，何不听之自然。

窦知府送了冷绛雪下船，随即差人飞个名帖，拜冷大户。就分付说道：“如有甚事情，不妨私衙相见。”冷大户见女儿与知府直立着对答了半晌，知府转加意奉承，晓得女儿有些作用，方稍稍放心。直看女儿开了船，方才回去，不题。

却说冷绛雪，自别父亲，慨然而行，全无离别之色。一路上逢山看山，遇水观水，凡遇古人形迹所在，无不凭吊留题。

一日，行到了山东汶上县，见一簇林木苍秀，林木中隐隐露出两个庙宇的兽头脊角。冷绛雪在舟中望见，便问是甚么所在。船上人答道：“这是汶上县地方，前面红庙叫做闵子祠，是个古迹。”冷绛雪道：“既是闵子骞大

髻（tiáo，音条）小——古时小孩的下垂头发，引申以指童年。

闵子——即闵子骞（前536—前487），名损。春秋时鲁国人，孔子弟子。

贤古迹，不可不到。”因叫船家拢船，要上去看看。船家道：“日已向西，又是顺风，要赶路，不上去罢？”冷绛雪道：“那有不上去之理！”船家拗不过，只得落了篷，将船湾近庙前，说道：“赶路要紧，庙中景致甚多，只好略看看就下船，千万不可担搁。”冷绛雪应了，随同郑秀才，带着两个丫头，携了笔砚跟随，两个差役前面引路。

冷绛雪到了庙门一看，只见入去的径路都是随山曲折的，由径路走到大殿，足有半箭多路。殿上庙貌虽不甚齐整，却还不甚荒凉。冷绛雪瞻拜一回，因对郑秀才说道：“昔日闵子不仕权门，欲逃汶上以辞，遂成了千古大贤。我冷绛雪年虽幼，也是个有才女子，怎反趁入权门？其中是非，正自难言。”郑秀才道：“他一个圣门大贤，你一个女子，怎与他比较起来？”冷绛雪道：“舜何人？予何人？有为者，亦若是。”叹息了两声，因取丫头携来笔砚，在西楹旁边粉壁上题诗一首道：

千古权门贵善辞，娥眉何事反趋之？

只因深信尼山语，磨不磷兮涅不缁。后题“维扬十二龄小才女冷绛雪题”。

冷绛雪题罢，就同郑秀才入庙后各处去游玩。不朝事有凑巧，冷绛雪才转得身，忽庙外又走进一个小秀才来。

你道这小秀才是谁？原来姓平名如衡，表字子持，是河南洛阳人。自幼父母双亡。他生得面如美玉，体若兼金。年才一十六岁，而聪明天纵，读书过目不忘，作文不假思索，十三岁上就以案首进学，屡考不是第一，定是第二，决不出三名。

这年到了一个宗师，专好贿赂，案首就是一个大乡宦的子弟，第二至第十，皆是大富之家，一窍不通之人，将平如衡直列到第十一名上。平如衡胸中不忿，当堂将宗师挺撞了几句。宗师大怒，要责罚他，他就将衣巾脱下，交还宗师道：“我平如衡要做洛阳秀才，便听宗师责罚；这讲不明论不公的穷秀才，我平如衡不愿做他，宗师须管我不着！”宗师道：“我考你在一等十一名，也不为低了。”平如衡道：“若是前面十人文章果然好似我平如衡，莫说一等十一名，便考到六等，也不敢生怨；倘一个不如我，纵列第二，终不能服。”宗师道：“小小年纪，怎这等放肆！那见前面十人便不如你？”平如衡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也难辩。只是我平如衡不愿做这生员了。”宗师道：“学校乃斯文出身之地，你为一时名次，弃了衣巾而去，岂不误了终身？”平如衡笑道：“人生只患无才，若毛羽已丰，则何天不可以高飞！”因长揖而去。

宗师十分惭愧，还叫教官留他，当不得他执意不回。他恐怕住在洛阳被宗师缠扰，因有一个亲叔是个贡生，在京选官，遂收拾行李，带一老仆，进京去寻他。不想到得京中，叔子已选松江教官，上任去了。因京中别无熟识，只得一路起早出京，要往松江去寻叔子。

这日到了汶上县，虽天色尚早，还去得几里，因身子倦怠，便寻个洁净歇店住下。闻知闵子庙不远，遂步入庙中来闲散。才走到庙楹之前，忽见粉壁上墨迹淋漓，龙蛇飞舞，心下惊异，忙近前一看，见诗意又感慨、又自负，又见有“娥眉”之句，心下想道：“难道是个女子？”及看到后边，见写着“十二龄小才女”，惊得满身汗下道：“大奇事，大奇事！怎么十二岁女子有此杰作？不信，不信！”再定睛细看时，见墨迹尚然未干，后面题名“冷绛雪”，心下想道：“既有名姓，这是真了。”因叹息道：“我平如衡自恃十六岁少年有此才学，往往骄傲，将人不看在眼里，谁知十二岁女子诗才如

此高美，真令人愧死！”又朗吟了数遍，愈觉警拔，因想道：“此乃千秋仅见之事，便冒续貂之丑，也说不得，须和他一首。”因到殿上香座前，寻了一枝烂头笔，在石砚里掇得饱饱，走到壁边，依韵和诗一首道：

又见千秋绝妙辞，怜才真性孰无之？

倘容秣马明吾好，愿得人间衣尽缁。

后写“洛阳十六岁书生平如衡，将往云间，道过汶上，偶瞻壁翰，欣慕执鞭，草草题和。”

平如衡题完，放了笔，又痴痴想道：“此乡僻村野之地，如何得有才女？除非过往仕客家眷。”忽想起道：“方才入庙时，看见庙门前河岸口有一只大船泊着，莫非就是船中起来游赏的？”因忙忙赶出庙来一看，只见那只船正撑着跳板，踏着扶手，几个人立着，勤勤张望庙中，在那里等候。平如衡暗道：“是了，是了，想在庙中，尚未出来。”欲要进庙迎看，又恐怕迎错了，遂只在庙前船边走来走去的等候。

却说冷绛雪在庙后各处游览完，方才出来，走到殿前，自家爱自家的题咏，舍不得丢下，心中暗想道：“我这首诗题在此处，真是明珠暗投，有谁鉴赏？”又走近壁间去看看，忽见后边已有人题诗在上，不胜惊讶道：“怎么刚转得一转，就有人题在上面？”再细细一看，见词意深婉，俱寓称扬不尽之意；又见笔墨纵横，如千军万马；又看到署名，愈加惊喜道：“尝谓天下无才，谁知转眼间便遇了知己。但当面遇之，又当面失之，殊可痛恨！”只管立住沉吟。船上人早赶进庙来催促道：“天色将晚了，快下船，还要赶宿头哩。”

冷绛雪无奈，只得走出庙来。出得庙门，只见一个少年书生，俊俏风流，在那里伸头缩脑的张望。欲待停足回眸，争奈母舅与差人围簇而行，少留不得。刚上了船，跨得入舱，船家早将船撑离岸，曳起篷，如飞的一般去了。只因这一去，有分教：相思两地无头绪，缘分三生有脚跟。不知此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警拔——警觉戒备。

续貂——比喻续加的不如原有的，前后不相称。又可作“狗尾续貂”。

第八回

争礼论才惊宰相 代题应旨动佳人

词曰：

青青杨柳，更有桃花红欲剖。紫燕翩翩，黄莺又啭弦。凤祥麟瑞，不信人间还有对。休叹才难，试展雕龙绣虎看。

《减字木兰花》

话说平如衡立在庙前探望题诗女子，立不多时，只见庙中果然许多人簇拥着一个垂髫女子走了出来。陡然四目一视，见眉宇清妍，容光飞舞，真不啻遇了西子、毛嫱，把一个平如衡惊喜得如痴如狂，心魂俱把捉不定。及再要一看，那女子已被众人催逼上船，登时开去。

平如衡立在河口，就如石人一般，向北而望，只望得船影都不见，方才垂下眼来。及要转身，争奈四肢俱瘫软，半步也移不动。没奈何强挣到庙前石墩上坐下，心中暗想道：“再不想天下有这等风流标致的小才女，要我平如衡这样嗤嗤男子何用！若是传闻，尚恐不真。今日人物是亲眼见的，壁上诗，年纪与其人相对，自然是他亲题，千真万实，怎教我平如衡不想杀、愧杀！又不知方才这首和诗，美人可曾看见，若是看见我后面题名，方才出庙门，觑面相觑，定然知道是我。我的诗虽不及美人，或者怜我一段殷勤欣慕之情，稍加青盼，尚不枉了一番奇遇；若是美人眼高，未免笑我书生唐突，则为之奈何？”又想到：“他署名冷绛雪，定然是冷家女子了。但不知是何等样人家？我看方才家人侍妾围绕，自然是宦家小姐了。但恨匆匆不曾问得一个明白。”

一霎时，心中就有千思百虑，肠回九转，直坐到傍黑，方才归客店去。真是捣枕捶床，一夜不曾合眼。捱到天明，浑身发热如火，就在客店中直病了半月方好。欲待进京访问消息，料如大海浮萍，绝无踪迹；又且行李萧条，艰于往返，没奈何只得硬着心，忍着苦，往松江访叔子而去。正是：

无定风飘絮，难留浪滚沙。

若寻来去迹，明月与芦花。

平如衡往松江寻访叔子，且按下不题。却说冷绛雪刚上得船，船便撑开，挂帆而去，急向篷窗一望，早已不知何处。心下暗想道：“此生仓卒之间，能依韵和诗，又且词意深婉，情致兼到，真可儿也！但恨庙前匆匆一盼，不能停舟相问。只记得他名字叫做平如衡，是洛阳人。我冷绛雪虽才十二岁，然博览今昔，眼中、意中不见有人，不意道途中邂逅此可儿。怎能与他争奇角险，尽情酬和，令我胸中才学稍稍舒展，亦人生快事也。还记得他说将往云间。云间是松江府，他南我北，不知可还有相见之期？”以心问心，终日踌躇，一路上看山水的情兴早减了一半。

不一日，到了京师，差人先将文书、书信送入山府。山显仁接见了，乃知是窦国一买婢送来。此时已在近地买了十数个，各分职事，编名掌管。见

毛嫱——古美女名，一说是越王美姬。

嗤嗤(chī, 音痴)——讥笑鄙视。

觑(dí, 音敌)——见，相见。

觑(qù, 音去)——窥伺。

云间——旧江苏松江府的别称，今上海市松江县。

是扬州买来，又见书上称能诗能文，也觉欢喜，就与女儿山黛说知，发轿去接。不多时接到，因命几个仆妇，将他领入后厅来见。山显仁与罗夫人并坐在上面，只见冷绛雪不慌不忙，走将进来。山显仁仔细一看，只见：

风流情态许多般，漫说生成画也难。

身截巫山云一段，眉分银汉月双湾。

行来只道花移步，看去方知玉作颜。

莫讶芳年才十二，五车七步只如闲。

山显仁见他一路走来，举止端详，就与女儿山黛一般，心下先有几分骇异；及走到面前，又见容貌端庄秀媚，更加欢喜。领他的仆妇，见他到面前端立不拜，因说道：“老爷、夫人在上，快些磕头！”冷绛雪听了，只作不知，全然不动。

山显仁见他异样，因问道：“你既到我府中，便是府中之人了，怎么不拜？”冷绛雪答道：“妾闻贵贱尊卑，相见以礼。冷绛雪既见太师、夫人，安敢不拜？但今日乃冷绛雪进身之始，不知该以何礼相见，故立而待命。”

山显仁见他出语凌厉，因笑问道：“你且说相见之礼有那几种？”冷绛雪道：“女子入门，有妇礼，有保母礼，有傅母礼，有宾礼，有记室礼，有妾礼，有婢礼，种种不同，焉敢混施。”山显仁道：“你自揣该以何礼相见？”冷绛雪道：“《关雎》风化之首，既无百两之迎，又无钟鼓之设，不宜妇礼明矣。保母、傅母贵于老成，妾年十二，礼更不宜。太师寿考南山，冷绛雪齿发未燥，妾礼之非，又不待言。太师若能略去富贵，而以翰墨见推，则宾礼为宜。然当今之世，略去富贵者能有几人？或者富贵虽不能尽忘，犹知怜念斯文，委之记室，则记室礼亦宜。甚之贵贵轻才，尊爵贱士，以献来为足辱，以柔弱为可欺，则污之泥中，厕之爨下，敢不惟命，则当以婢礼见。然恐非太师四远求才之意也。——此贱妾自揣者如此，幸太师明示。”

山显仁听了这许多议论，心下暗喜道：“此女齿牙伶俐，词语慷慨，不独才高，且有侠气，真可爱也！”因又笑问道：“你说宾礼相见为宜，且问你：宾礼如何行？”冷绛雪道：“行宾礼，则太师起而西向立，夫人起而东向立，冷绛雪北面再拜，每拜太师答以半礼，夫人回以一福；四拜毕，太师、夫人命侍妾掖之起，太师、夫人北向坐，冷绛雪傍坐；赐茶，问以笔墨之事。此宾礼也。”山显仁又问道：“记室之礼如何行？”冷绛雪道：“论记室礼，受职有属，则太师、夫人高坐于上，冷绛雪趋拜于下；拜毕、赐坐于旁，有问则起立而对。此记室礼也。”山显仁道：“婢礼如何？”冷绛雪道：“婢则匍匐叩头而已，何礼之有！”

山显仁笑道：“行宾礼亦不难。但宾者，主之朋也。必见闻深远、议论风生，方足与主人酬酢。你小小女子，亦能之乎？”冷绛雪道：“若酬酢不能，安敢自称才女，而轻数千里，远献于相府？”山显仁道：“你既自称才女，且问你：何以谓之才？”冷绛雪道：“才之道甚大，其论甚长。若草率奉答，又不足以副明问；欲精粗毕陈，恐非立谈之可尽。”

山显仁笑对罗夫人说道：“此女小小年纪，口出大言，见我拜也不拜一拜，到思量坐谈，岂不好笑！”罗夫人道：“看他姿容举动，不像个下人，便与他坐下也不妨。且看他说些甚么。”山显仁道：“既夫人这等说，”就叫侍妾移一张椅子在旁边，说道：“你且权坐了，细讲‘才’字与我听。”

酬酢（zuò，音坐）——饮宴时主客互相敬酒。主敬客曰酬，客敬主曰酢。

冷绛雪听了，也不告坐，竟公然坐下道：“盖闻天、地、人谓之三才，故一言才而天、地、人在其中矣。以天而论，风云雪月发亘古之光华；以地而论，草木山川结千秋之秀润。此固阴阳二气之良能，而昭著其才于乾坤者也，虽穷日夜语之而不能尽，姑置勿论。且就人才言之：圣人有圣人之才，天子有天子之才，贤人有贤人之才，宰相有宰相之才，英雄豪杰有英雄豪杰之才，学士大夫有学士大夫之才。圣人之才参赞化育，贤人之才敦立纲常，天子之才治平天下，宰相之才黼黻皇猷，英雄豪杰之才斡旋事业，学士大夫之才奋力功名。——以类而推，虽万有不同，皆莫不有一段不磨之才，以自表见于世。然非今日明问之所注也。今日明问之所注，则文人之才、诗人之才也。此种才，谓出之性，性诚有之，而非性之所能尽该；谓出之学，学诚有之，而又非学之所能必至。盖学以引其端，而性以成其灵；苟学足性生，则有渐引渐长、愈出愈奇、倒峡泻河而不能自止者矣。故有时而名成七步，有时而倚马万言，有时而醉草蛮书，有时而织成锦字，有时而高序滕王之阁，有时而静咏池塘之草。至若班姬之管，千古流香；谢女之吟，一时擅美。——此又闺阁之天生，而添香奁之色者也。此盖山川之秀气独钟，天上之星精下降。故心为锦心，口为绣口，构思有神，抒腕有鬼；故挥毫若雨，泼墨如云，谈则风生，吐则珠落。当其得意，一段英英不可磨灭之气，直吐露于王公大人前，而不为少屈，足令卿相失其贵，王侯失其富，而老师宿儒自叹其皓首穷经之无所成也。设非有才，安能凌驾一世哉！虽然，孔子有才难之叹，天后有失才之悲。每凭吊千秋，奇才无几；俯仰一世，未见有人。故冷绛雪不鄙裙钗，自忘幼小，而敢以女才子自负，以上达于太师之前，而作青云之附。不识太师能怜而使得扬眉吐气于前否？”

山显仁听了，伸眉吐舌，不胜惊喜，因对夫人道：“妙论，妙论！我只道闺阁文章之名，独为吾儿山黛所擅，不意又有此女，真奇怪！前日钦天监奏才星下降，当生异人，果不虚矣。此女当如何相待？”罗夫人道：“且待见过女儿，看女儿如何相待，再作商量。”山显仁道：“夫人之言有理。”因命赐茶。

茶罢，就着几个老成侍妾领他入内，去见小姐。临行，山显仁又分付冷绛雪道：“我家小姐，乃当今圣上御笔亲书才女之扁，又特赐玉尺，以量天下之才，又赐金如意以择婿，十分宠爱。前日许多翰苑名公都被他考倒。他心性骄傲，你见他须要小心，不比我老夫妻怜你幼小，百般宽恕。”冷绛雪道：“但恐小姐才不真耳；若果系真才，那有才不爱才之理？太师、夫人但请放心。”遂同了侍妾，径入内来。到了卧房楼下，侍妾叫冷绛雪立住，先上楼去报知小姐。

此时小姐晨妆初罢，正卷起珠帘，焚了一炉好香，在那里看《奇女传》。

名成七步——见 P208 注。

倚马万言——见“序”，注。

醉草蛮书——唐诗人李白醉书答渤海国文书，斥退来使。

织成锦字——晋苏蕙，字若兰，织锦为回文《璇图诗》寄给被流放的丈夫窦滔，表达思念之情。

序滕王之阁——唐王勃作《滕王阁序》。滕王，唐宗室李元婴。

池塘之草——南朝宋谢灵运作诗久不成篇，一日梦中得句“池塘生春草”。

班姬之管——见 P193 注。

谢女之吟——见 P193 注。

忽侍妾报说道：“扬州襄知府所献女子，已到在楼下，要见小姐。”山黛道：“曾见过老爷太太么？”侍妾道：“见过了，故叫领来见小姐。”山黛道：“老爷见了曾替他另起名、编入职事么？”侍妾道：“这个女子与众不同。”就将见老爷不拜、争礼、论才之事，细细说了一遍，道：“他问一答十，连老爷也没法奈何，故叫送来见小姐。”山黛听了，又惊又喜道：“那有此事！可快唤他上楼来，待我看是怎生样一个人物。”侍妾领命。

不多时，只见冷绛雪走上楼来。二人觐面一看，你见我如蕊珠仙子，我见你如月殿嫦娥，两两暗惊。走到面前，山黛心灵，先说道：“你身充婢妾而来，则体甚贱；闻你以诗文自负，则道又甚尊。我一时降礼，则恐失体；一时傲物，又恐失才。你且权坐下，可尽吐所长，若微有可观，自当刮目。你意下何如？”冷绛雪道：“我冷绛雪肺腑之言，已被小姐一口代为道出，更有何说，只得领命告坐。”遂揽揽衣，坐于对面。

山黛道：“看你举止不俗，眉目间大有文情，似非徒夸于人者。我若今日单考于你，只道我强主压客；欲与汝同做，又出题不便；莫若公议出题，分闾以咏，何如？”冷绛雪道：“我冷绛雪远献而来，底里不知，故小姐宜试其短长。若小姐，则天子为一人知己，翰林名公尽皆避席，才名已满于长安，何必与贱妾共较优劣，得不加贵，失则损名，窃为小姐不取也。”山黛笑道：“据汝所言，将以我为虚名，恐怕做得不好出丑，最是一团好意。我怎好定要与你并较长短，且试你一篇，如果奇特，再待你考我未迟。”

因提起笔来，思量要写题目，忽侍妾来报：“圣旨下，快到玉尺楼接旨！”山黛闻知，忙将笔放下，立起身，换了大服，要走出来。因对冷绛雪道：“你也同去看看，或有笔墨之命，待我奉诏做与你看，便当你先考我。何如？”冷绛雪微微点首，遂同了出来。

到得玉尺楼下，只见香案已排设端正，圣旨已供在上面。山黛拜毕，开旨一看，却是四幅龙笺，要题诗四首，裱于《圣朝四瑞图》上：一幅是《凤来仪》，一幅是《黄河清》，一幅是《甘露降》，一幅是《麒麟出》。

山黛领了旨，遂将四幅龙笺，命侍妾捧上楼去。一面命中官外厅伺候，一面上楼，叫侍妾磨墨欲书。冷绛雪在旁说道：“方才小姐欲出题，面试贱妾，何不即将此四题，待贱妾呈稿，与小姐改削？”山黛道：“使到使得，只是中官在下面立等回旨，恐怕迟了。”冷绛雪道：“奉旨怎敢迟慢！”

此时楼上纸笔满案，冷绛雪遂取了一枝笔，展开一幅纸，全不思索，信笔而书。但见运腕如风，洒墨如雨，纵横起落，写得笺纸琅琅有声。山黛看见他挥毫如此，先喜得眉目都有笑色；及做完了，取来一看，只见第一幅：

凤来仪

岐山鸣后久无声，今日来仪兆太平。

莫认灵禽能五色，盖缘天子见文明。

第二幅：

黄河清

普天有道圣人生，大地山川尽效灵。

尘浊想应淘汰尽，黄河万里一时清。

第三幅：

甘露降

上气氤氲下气和，酿成天地大恩波。

金茎不用云中接，一夜松梢珠万颗。

第四幅：

麒麟出

圣人在位已千秋，圣德如天何待修。

当日尼山求不出，今同鹿豕上林游。

山黛看完，大惊大喜，拍案说道：“姐姐仙才也！仙笔也！我山黛有眼不识，得罪多矣！”遂走转下来，欲要与冷绛雪叙礼。冷绛雪止住道：“小姐，先请完了圣旨，再讲礼也不迟。”山黛点首道：“有理。”遂立住不动，一面取过龙笺书写。

冷绛雪道：“小家之句，恐不足以当御览，还须小姐自作；即欲用，亦须小姐改削。”山黛道：“点题、颂圣，无不尽美尽善，虽悬之国门，千金不能易一字矣。小妹何敢妄着佛头之粪！”遂展开龙笺，分真、草、隶、篆各书一幅。书完，又信手写短表一道，回复圣旨。冷绛雪在旁，看见他拈弄翰墨，直如游戏，心下已自输服。

不料这边旨意才打发得出门，外边早又报有圣旨到，山黛只得重复下楼接旨。接完开看，却是要赋“三十六宫都是春”诗一首。山黛领旨上楼，与冷绛雪看。

冷绛雪道：“待妾再为捉刀何如？”山黛道：“方才是要领姐姐大教，故敢相烦；今已心倾，怎敢再劳？容小妹献丑请教罢。”遂展开龙笺，草也不起，挥毫直书，不费半刻工夫，早已四韵俱成。上写着：

赋得“三十六宫都是春”

圣恩无处不三阳，何况深宫日月光。

淑气相通天有道，和风不隔地无疆。

阶阶杨柳青同色，院院梨花白共香。

寿酒一宫称十献，一时三百六春觞。

山黛写完，递与冷绛雪看，道：“草草应诏，姐姐休笑。”冷绛雪接了道：“妾已在傍看明，不待读矣。小姐运笔如此之敏，构思如此之精，语语入神，字字惊人，真天才也！圣主宠鉴，信有真矣。妾方才代作之妄，悔无及矣。恐遭圣主之谴，将如之何？”

山黛笑道：“姐姐不必谦。”一面说，一面将诗封好，着人交付中官进呈。然后与冷绛雪叙礼道：“小妹因谬为圣主所知，薄有浮名，遂不自揣，妄自尊大，以为天下不复有人。不知姐姐仙子降临，遂一概视之。适见挥毫，方知女中之太白也。使小妹愧悔交集，通身汗下，望姐姐恕之。请转，容小妹荆请。”冷绛雪道：“贱妾村野下品，为人买献，偶以枋榆之飞，沾沾自喜；今经沧海，尚然夸水，已见巫山，犹尔称云，其遗笑大方为何如！小姐不弃，即就青衣，犹为过分，何敢当宾！”山黛道：“文字相知，最为难得。我与姐姐今幸相逢，可称奇遇，何必泛作谦语。”冷绛雪推辞不得，只得以宾主礼相见。拜毕，分坐。

侍妾献上茶来，山黛便问道：“以姐姐高才，岂无甲第门楣，乃为轻薄至此？”冷绛雪道：“贱妾不幸，幼失先慈，无人训诲。严君过于溺爱，听妾所为。妾又自恃微才，不轻许可，尝与家君约：不论贵贱好丑，但必才足相敌，方可结■。前日家君访得一宋姓者，诗名大震，以为有才，招与妾较，不意一味夸张，毫无实学，被贱妾嘻笑谩骂，羞辱极矣。彼故借奚知府之力，

枋榆——枋，檀木；榆，榆树。《庄子·逍遥游》：“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故云。

而陷妾于此。自分为爨下之桐。岂料小姐怜才，过于刮目，真不幸中之大幸也。”

山黛道：“宋姓者莫非就是宋信？”冷绛雪道：“正是宋信。”山黛道：“他在京曾挑小妹一场是非，幸小妹腕指有灵，不为所困。后来天子知其开衅情由，将他责了四十御棍，押解还乡。已出九死一生，怎尚不知改悔，又在姐姐处如此作恶，真小人也！明日与爹爹说知，将他拿来重处才好。”冷绛雪道：“宋信情固可恶，然贱妾蓬茅荆布，非宋信之恶，又安能得见小姐天上之人？以此而论，则宋信虽罪之首，而又功之魁也。”

山黛笑道：“不念其恶，而反言其功，姐姐存心仁恕矣。但是姐姐既已来矣，为今之计，还是欲归乎？还是暂留京师，而以高才显名乎？”冷绛雪道：“妾蒙小姐一见而即以心膂相待，妾虽草木，安敢不以肝膈相告乎？贱妾虽为宋信所陷，然见窦知府而以危言动之，彼已畏祸而欲中止。贱妾因思家君农村，能识几人？不睹崤函之大，安知天子之尊？故转以甜言开慰，方得劝驾至此。今至此，而又侥幸蒙小姐垂青，正贱妾扬眉吐气之时，安敢以家庭小孝，而作儿女思归之态耶？”山黛鼓掌大快道：“此英雄之言，不当以闺阁论也！”因分付侍妾治酒，与冷绛雪洗尘。

冷绛雪道：“太师与夫人处，因贱妾初来，恐为富贵所压，故以贫贱自骄，尚未一拜。今既蒙小姐错爱，不以富贵相加，反以垂青优礼，则贱妾贫贱骄人之罪，百口无辞矣！乞小姐先率领于太师、夫人前，匍伏荆请，然后敢领小姐之教。”山黛道：“家严、慈因姐姐初来，知之不深，未免唐突。彼此有失，俱可相忘，但宾主岂可无相见之仪？”因起邀冷绛雪在左，并行而往。

此时，山显仁与夫人正闻知冷绛雪代作《四瑞图诗》之事，在房中闲话。忽报小姐同冷家女子来见，山显仁与夫人便笑嘻嘻迎将出来道：“我儿，闻冷家女子果有才情。我就看他言词举动，与众不同。”山黛道：“冷家姐姐之才，直在孩儿之上。今已屈之，与孩儿作闺中朋友，以受切磋之益。特来拜见父亲、母亲。”山显仁道：“以朋友相与，何如以姊妹相与之更亲也？”山黛道：“姊妹固好，但冷家姐姐其才其美自足播其芳香，若结为姊妹，必易山姓，异日显名，只道假力于我。是以无益之荣，掩其有为之实，乌乎可也。故孩儿思之熟矣，还是朋友为宜。”山显仁连连点头道：“我儿所论，大为有理。”冷绛雪遂以通家子侄礼拜山显仁与夫人。

刚拜得完，正欲留茶叙话，忽外面又报圣旨下，山黛遂忙忙趋出接旨。只因这一道旨意，有分教：红颜生色，白屋添荣。不知圣旨又有何说，且听下回分解。

崤（yáo，音摇）函——崤，山名。在河南省西部。函，函谷关，在河南灵宝县东北，东自崤山，西至潼津，号称天险。

家严、慈——自称父母。家严指父亲，家慈指母亲。

第九回

暗摸索奇文欣有托 误相逢醉笔傲无才

词曰：

薰 自生香，蕕 能发臭，欲和为一焉能够。喜声原自鹤居之，恶名还自鸦消受。非是他肥，不关我瘦，长成骨相生成肉。娇歌终得唱歌人，不须强把眉儿皱。

《踏莎行》

话说冷绛雪正拜见山显仁与罗夫人，留茶叙话，忽报圣旨下，山黛忙赶到玉尺楼跪接圣旨。开看，只见御笔亲批道：

览《四瑞图诗》，体裁端穆，意味悠长，闺秀而有大臣之风，殊可嘉也。特赐万瑞彩缎四端，以为润笔。《三十六宫诗》写皇恩普遍如画，且字字警拔，而‘天有道’、‘地无疆’更为奇特，再赐御酒三十六瓶，以为春觞。庶见朕之无偏。故谕。

读罢，山黛忙令冷绛雪同叩头谢恩毕，随写短表一道，附奏道：

臣妾山黛谨奏，为改正真才，无虚圣恩事：《三十六宫诗》系臣妾山黛自撰，蒙恩赏赐御酒三十六瓶，谨谢恩祇受。《圣瑞》四诗实系幼女冷绛雪代作，今蒙恩鉴赏，特赐彩缎，妾黛不敢蔽才以辜圣恩，谨令冷绛雪望阙谢恩祇受外，特此辨明，伏乞圣恩改正。冷绛雪年十二岁，系扬州府江都县农民冷新之女。其才在臣妾山黛之上，倘令奉御撰述，必有可观。但出自寒贱，奉御不便，伏乞圣恩，赐其父一空衔荣身，则冷绛雪不贵自贵矣。事出要求，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写完封好，附与中官进呈。天子看了大喜道：“怎么又生此年少才女！”因批本道：

览奏方知《四瑞诗》出自冷绛雪手，言论风旨，诚足与卿伯仲。既系寒贱，暂赐女中书之号，以备顾问；并加伊父冷新中书，冠带荣身。俟后诏见撰述称旨，再加升赏。该部知道。

命下了，报到山府，山黛随与冷绛雪贺喜，冷绛雪又再三致谢山黛荐拔之恩。二人相好，真如胶漆，每日在府中，不是看花分咏，便是赏月留题，坐卧相随，你敬我爱。冷绛雪因见圣旨赐父亲冠带之事，便写信打发舅舅郑秀才回去报知，不题。

却说天子因见山黛、冷绛雪一时便有两小才女，心下想道：“怎么闺阁女子，无师无友，尚有此异才，而男子日以读书为事，反不见一二奇才，以副朕望？岂天下无才，大都在下者不能上达，在上者不知下求故耳。”正踌躇间，忽见吏部一本缺官事：“南直缺提学御史，循资该河南道御史王袞正推，山西道御史张德明陪推，乞圣裁。”天子亲点了正推，即着面见。

王袞领旨，忙趋入朝。天子亲谕道：“朕前屡旨搜求异才，并无一人应诏，殊属怠玩。今特命尔，须加意为朕访求，不独重制科，必得诗赋奇才，如李太白、苏东坡其人者，方不负朕眷眷至意。倘得其人，许不时奏闻，当有不次之赏。如仍前官怠玩之习，罪在不赦！”王袞叩头领旨而出。

这王袞是河间府人，因御笔点出，不敢在京久留，遂辞朝回家。因岁暮，就在家过了年，新正方起身上任。到了任，因圣谕在心，临考时，便加意阅卷，指望得一两个真才之士，逢迎天子。不期考来考去，都是肩上肩下之才，并无一人出类拔萃，心下十分忧惧。

一日，按临松江府，松江府知府晏文物进见，就呈上一封书，说是吏部

薰(xūn，音熏)——香草。

蕕(yóu，音犹)——一种臭草。

张尚书托他代送的，要将他公子张寅考作华亭县案首。王袞看了，随付与一个门子道：“临填案时禀我。”说完，就打发晏知府出去，心下想道：“别个书不听犹可，一个吏部尚书，我的升迁荣辱都在他手里，这些些小事，焉敢不听。”又想道：“圣谕谆谆，要求真才，若取了这些人情货，明日如何缴旨？且待考过再处。”

不几日，一府考完，闭门阅卷。看到一卷，真是珠玑满纸，绣口锦心，十分奇特。王袞拍案称赏道：“今日方遇着一个奇才！”便提起笔来，写了一等一名。才写完，只见门子禀道：“张尚书的书在此。老爷前日分付，叫填案时禀的，小人不敢不禀。”王袞道：“是耶！这却如之奈何？”再查出张寅的卷子来一看，却又甚是不通。心下没法，只得勉强填作第二名。一面挂出牌来，限了日期，当面发放。

至期，王宗师自坐在上面，两边列了各学教官，诸生都立在下面。一学学的卷子都发出来，当面拆开唱名。先拆完府学，拆到华亭县第一名，唱名“燕白颌”，只见人丛中走出一个少年秀才来。王宗师定睛仔细一看，只见那秀才生得：

垂髫初敛正青年，弱不胜冠长及肩。

望去风流非色美，行来落拓是文颠。

凝眸山水皆添秀，倚笑花枝不敢妍。

莫作寻常珠玉看，前身应是李青莲。

那小秀才走到宗师面前，深深打一恭道：“生员有。”王袞看见他人物清秀，年纪又小，满心欢喜，因问道：“你就是燕白颌么？”燕白颌道：“生员正是。”王袞又问道：“你今年十几岁了？”燕白颌应道：“生员一十六岁。”王袞又问道：“进学几年了？”燕白颌道：“三年了。”王袞道：“本院历考各府，科甲之才，固自不乏，求一出类拔萃之人，苦不能得。惟汝此卷，天资高旷，异想不群，笔墨纵横，如神龙不可拘束，真奇才也！本院只认做是个老师宿儒，不意汝尚青年，更可喜也。但不知你果有抱负，还是偶然一日之长。”燕白颌道：“蒙太宗师作养，过为奖赏，但此制科小艺，不足见才。若太宗师真心怜才，赐以笔札，任是诗词歌赋、鸿篇大章，俱可倚马立试，断不辱命。”王宗师听了大喜道：“今日公堂发落，无暇及此，且姑待之。”

唱到第二名，是张寅。只见走出一个人来，肥头胖耳，满脸短须，又矮又丑。走到面前，王宗师问道：“你就是张寅么？”张寅道：“现任吏部尚书张，就是家父。”王袞见他出口不雅，便不再问。因命与燕白颌各赐酒三杯，簪花二朵，各披了一段红，赏了一个银封，着鼓乐吹打，并迎了出来，然后再唱第三名，发落不题。

却说燕白颌同张寅迎了出来，一路上都赞燕白颌之美，都笑张寅之丑。原来燕白颌虽系真才，却也是个世家。父亲曾做过掌堂都御史，又曾分过两次会试房考，今虽亡过，而门生故吏，尚有无数大臣在朝，家中极其大富。这日迎了回来，早贺客满堂。燕白颌一一备酒款待。

燕白颌年虽少，最喜的是纵酒论文，每游览形胜，必留题于壁。人都道他有才，然见他年少，还恐怕不真。今见宗师考了一个案首，十分优奖，便人人信服，愿与他结交，做酒盟诗社的，终日纷纷不绝。燕白颌虽然酬应，却恨没一个真正才子，可以旗鼓相对，以发胸中之蕴。

忽一日，一个相知朋友——叫做袁隐——同看花饮酒，饮到半酣之际，

燕白颌忽叹说道：“不是小弟醉后夸口狂言，这松江城里城外，文人墨士数百数千，要寻一个略略可与谈文者，实是没有。”袁隐笑道：“紫侯兄不要小觑了天下。我前日曾在一处会见一个少年朋友，生得美如冠玉，眉宇间冷冷有彩色飞跃，拈笔题诗，只如挥尘。小弟看他才情，不在吾兄之下。只是为人骄傲，往往白眼看人。”燕白颌听了，大惊道：“有此奇才，吾兄何不早言？只恐还是吾兄戏我。”袁隐道：“实有其人，安敢相戏！”燕白颌道：“既有其人，乞道姓名。”

袁隐道：“此兄姓平，乃是平教官的侄儿。闻说他与宗师相抗，弃了秀才，来依傍叔子。见叔子是个苜蓿腐儒，虽借叔子的资斧，却离城十余里，另寻一个寓所居住。他笑松江无一人可对，每日只是独自寻山问水，题诗作赋而已。虽处贫贱，而王公大人、金紫富贵，直尘土视之。”燕白颌道：“小弟与吾兄莫逆，吾兄知小弟爱才如命，既有此奇才，何不招来与小弟一会？”袁隐道：“此君常道：富贵人家，决无才子。他知兄宦族，那肯轻易便来。”燕白颌笑道：“周公为武王之弟，而才美见称于圣人；子建为曹瞒之儿，而诗才高于七步：岂尽贫贱之人哉？何乃见之偏也！吾兄明日去见他，就将小弟之言相告，他必欣然命驾。”袁隐道：“紫侯兄既如此注意，小弟只得一往。”说毕，二人又痛饮了一回方别。到了次日，袁隐果然步出城外，来寻平如衡。

却说平如衡，自从汶上遇见冷绛雪，匆匆开船而去，无处寻消问息，在旅邸病了一场，无可奈何，只得捱到松江来见叔子平章。平章是个腐儒，虽爱他才情，却因他出言狂放，每每劝戒。他怕叔子絮聒，便移寓城外，便于吟诵。这日正题了一首《感怀诗》道：

非无至友与周亲，面目从来谁认真。

死学古人多笑拙，生逢今世不宜贫。

已拼白眼同终始，聊许青山递主宾。

此外更须焚笔砚，漫将文字向人论。

平如衡做完，自吟自赏道：“我平如衡有才如此，却从不曾遇着一个知己。茫茫宇宙，何知己之难也！”又想到：“惟才识才。必须他也是一个才子，方知道我是个才子。今天下并没一个才子，叫他如何知我是个才子？这也难怪世人。只有前日汶上县闵子庙遇的那个题诗的冷绛雪，到是个真正才女，只可惜匆匆一面，踪迹不知。若使稍留，与他酬和，定然要成知己。我看前日舟中封条遍贴，衙役跟随，若不是个显宦的家小，那有这般光景。但我在缙绅上细查，京中并无一个姓冷的当道，不知此是何故？”

正胡思乱想，忽报袁隐来访，就邀了相见。寒温毕，平如衡便指壁上新作的《感怀诗》与他看。袁隐看了笑道：“子持兄也太看得天下无人了。莫怪我小弟唐突，天下何尝无才，还是子持兄孤陋寡闻，不曾遇得耳。”平如衡道：“小弟固是孤陋寡闻，且请问石交兄曾遇得几个？”袁隐道：“小弟足迹不远，天下士不敢妄言，即就松江而言，燕都宪之子燕白颌，岂非一个少年才子乎？”平如衡道：“石交兄那些上见他是个才子？”袁隐道：“他生得亭亭如阶前玉树，矫矫如云际孤鸿，此一望而知者，外才也，且不须说起。但是他为文若不经思，做诗绝不起草，议论风生，问一答十；也不知他胸中有多少才学，只那一枝笔，拈在手中，便如龙飞凤舞，落在纸上，便如倒峡泻河，真有扫千军万马之势！非真正才子，乌能有此？子持兄既以才子自负，何不与之较？”

平如衡听袁隐讲得津津有味，不觉喜动颜色，道：“松江城中有此奇才，怎么我平如衡全不知道？”袁隐道：“兄自不知耳，知者甚多。前日王宗师考他一个案首，大加叹赏，那日鼓乐迎回，谁不羡慕！”平如衡笑道：“若说案首，到只寻常了。你看那一处富贵人家，那一个不考第一第二？”袁隐道：“虽然如此，然真才与人情自是不同。我与兄说，兄也不信，几时与兄同去一会，便自知了。”平如衡道：“此兄若果有才，岂不愿见？但小弟素性不欲轻涉富贵之庭。”袁隐道：“燕白颌乃天下士也，子持兄若以纨绔一例视之，便小觑矣。”平如衡大笑道：“吾过矣，吾过矣！石交兄不妨订期偕往。”袁隐道：“文人诗酒无期，有兴便往可也。”两人说得投机，未免草酌三杯，方才别去。正是：

家擅文章霸，人争诗酒豪。

真才慕知己，绝不为名高。

袁隐约定平如衡，复来见燕白颌道：“平子持被我激了他几句，方欣然愿交。吾兄几时有暇，小弟当偕之以来。”燕白颌道：“小弟爱才如性命，平兄果有真才，恨不能一时把臂，怎延捱得时日？石交兄明晨即望劝驾，小园虽荒寂，尚可为平原十日之饮。”袁隐道：“既主人有兴，就是明日可也。”因辞了出来。临行，燕白颌又说道：“还有一言，要与兄讲过。平兄若果有才，小弟愿为之执鞭秣马，所不辞也。倘若无才，到不如不来，尚可藏拙；若冒虚名而来，小弟笔不饶人，当场讨一番没趣，却莫怪小弟轻薄朋友。”袁隐笑道：“平子持人中鸾凤，文中龙虎，岂有为人轻薄之理？”两人又一笑而别。

到了次日，袁隐果然起个早，步出城外，来见平如衡道：“今日天气淡爽，我与兄正好去访燕紫侯。”平如衡欣然道：“就去，就去。”遂叫老仆守门，自与袁隐手携手，一路看花，复步入城来。

原来平如衡寓在城外西边，燕白颌却住在城里东边，袁隐步来步去，将有二十余里。一路上看花谈笑，耽耽搁搁，到得城边，日已向午，足力已倦，腹中也觉有饥意，要一径到燕白颌家，尚有一二里，便立住脚踌躇。不期考第二名的张寅，却住在城内西边，恰恰走出来，撞见袁隐与平如衡立在门首，平素也认得袁隐，因笑道：“石交兄将欲何往，却在寒舍门前这等踌躇？”

袁隐见是张寅，忙笑答道：“小弟与平兄欲访燕紫侯，因远步而来，足倦少停，不期适值府门。”张寅道：“平兄莫不就是平老师令侄子持兄么？”平如衡忙答道：“小弟正是。长兄为何得知？”张寅笑道：“斯文一脉，气自相通，那有不知之理。二兄去访燕紫侯，莫非见他考了第一，便认作才子，难道小弟考第二名，便欺侮我不是才子么，怎就过门不入？二兄既不枉顾，小弟怎好强邀，但二兄若说足倦，何不进去少息，拜奉一茶，何如？”袁隐道：“平兄久慕高才，亟欲奉拜，但未及先容，不敢造次。今幸有缘相遇，若不嫌残步，便当登堂晋谒。”张寅见袁隐应承，便拱揖逊行。平如衡尚立住不肯，道：“素昧平生，怎好唐突？”袁隐道：“总是斯文一脉，有甚唐突？”便携了入去。到了厅上，施礼毕，张寅不逊坐，便又邀了进去，道：“此处不便，小园尚可略坐。”袁隐道：“极妙。”遂同到园中。

你道张寅为何这等殷勤？原来他倚着父亲的脚力，要打点考一个案首，不期被燕白颌占了，心下已十分不忿；及迎了出来，又见人只赞燕白颌，都又笑他，他不怪自家无才，转怪燕白颌以才欺压他，思量要寻一个出格的奇才来作帮手。他松江遍搜，那里再有一个？因素与平教官往来，偶然露出此

意，平教官道：“若求奇才，我舍侄如衡到也算得一人。只是他性气高傲，等闲招致不来。”今日无心中恰恰相遇，正中张寅之意，故加意奉承。

这日邀到园中，一面留茶，一面就备出酒来。平如衡虽看张寅的相貌不像个文人，却见他举动豪爽，便也酒至不辞，欢然而饮。袁隐又时时称赞他的才名与燕白颌数一数二，平如衡信以为真，饮到半酣，诗兴发作，因对张寅说道：“小弟与兄既以才子自负，安可有酒而无诗？”张寅只认做他自家高兴做诗，便慨然道：“知己对饮，若无诗以纪之，便算不得才子了。”因叫家童取文房四宝来，又说道：“寸笺尺幅，不足尽兴，便是壁上好。”平如衡道：“壁上最妙。但你我分题，未免任情潦草，不如与兄联句，彼此互相照应，更觉有情。如迟慢不工，罚依金谷酒数，不知以为何如？”

张寅听见叫他联诗，心下着忙，却又不好推辞，只得勉强答应道：“好是好，只是诗随兴发，子持兄先请起句，小弟临时看兴，若是兴发时，便不打紧。”平如衡道：“如此僭了。”遂提起笔来，蘸蘸墨，先将诗题写在壁上道：

春日城东访友，忽值伯恭兄留饮，偶尔联句。

写完题目，便题一句道：

不记花溪与柳溪，

题了，便将笔递与张寅道：“该兄了。”张寅推辞道：“起语须一贯而下，若两手，便词意参差。到中联，待小弟续罢。”平如衡道：“这也使得。”又写二句道：

城东访友忽城西。酒逢大量何容小，

写罢，仍递笔与张寅道：“这却该兄对了。”张寅接了笔，只管思想，平如衡催促道：“太迟了，该罚！”张寅听见个“罚”字，便说道：“若是花鸟山水之句，便容易对。这‘大’‘小’二字，要对实难。小弟情愿罚一杯罢。”平如衡道：“该罚三杯。”张寅道：“便是三杯，看兄怎生样对。”平如衡取回笔，又写两句道：

才遇高人不肯低。客笔似花争起舞，

张寅看完，不待平如衡开口，便先赞说道：“对得妙，对得妙！小弟想了半晌想不出，真奇才也！”平如衡笑道：“偶尔适情之句，有甚么奇处。兄方才说花鸟之句便容易对，这一联却是花了，且请对来。”张寅道：“花便是花，却有‘客笔’二字在上面，乃是个假借之花，越发难了。到不如照旧还是三杯，平兄一发完了罢。”平如衡道：“既要小弟完，老袁也该罚三杯。”袁隐笑道：“怎么罚起小弟来？”平如衡道：“罚三杯还便宜了你。快快吃，若诗完不干，还要罚！”袁隐笑一笑，只得举杯而饮。平如衡仍提起笔，卒完三句道：

主情如鸟倦于啼。三章有约联成咏，依旧诗人独自题。

平如衡题罢大笑，投笔而起，道：“多扰了！”遂往外走。张寅苦留道：“天色尚早，主人诗虽不足，酒尚有余，何不再为少留？”平如衡道：“张兄既不以杜陵诗人自居，小弟又安敢以高阳酒徒自待！”袁隐道：“主人情重，将奈之何？”平如衡道：“归兴甚浓，实不得已。”将手一拱，往外径走。张寅见留不住，赶到门前，平如衡已去远了。只因这一去，有分教：高山流水，弹出知音；牝牡骊黄，相成识者。不知平如衡此去，还肯来见燕白颌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薄粪土甘心高卧 聆金玉捭 面联吟

词曰：

风流情态骄心性，自负文章贤圣。凉凉踽踽成蹊径，害出千秋病。

不知有物焉知佞，漫道文人无行。胡为柔弱胡为硬，盖以才为命。

《桃源忆故人》

话说平如衡在张寅园中饮酒，见张寅做诗不来，知是假才，心下艴然，遂拱拱手一径去了。袁隐与张寅忙赶出来送他，不料他头也不回，竟去远了。

袁隐恐怕张寅没趣，因说道：“平子持才是有些，只是酒后狂妄可厌。”张寅百分奉承，指望收罗平如衡，不期被平如衡看破行藏，便一味骄讥，全不为礼，弄得张寅一场扫兴，只得发话道：“我原不认得小畜生，只因推石交兄之面，好意款他，怎做出这个模样。真是不识抬举！”袁隐道：“他自恃有才，往往如此，得罪朋友。到是小弟同行的不是了。”张寅道：“论才当以举业为主，首把歪诗，算甚么才！若以诗当才，前日在晏府尊席上，会见个姓宋的朋友，斗酒百篇，十分有趣。小弟也只在数日内要请他，吾兄有兴，可来一会，方知大方家不像这小家子装腔做势！”袁隐道：“有此高人，愿得一见。”说完，就作别了。

按下张寅一场扫兴不题。却说袁隐见平如衡回去了，只得来回复燕白颌。此时燕白颌已等得不耐烦，忽见袁隐独来，因问道：“平兄为何不来？”袁隐道：“已同来进城了，不期撞见张伯恭，抵死要留进去小酌。平子持因闻他考在第二，只道他也有些才情，便欢然而饮。及到要做诗，见他一句做不出，便讥诮了几句，竟飘然走了回去，弄得老张十分扫兴没趣。”燕白颌大笑道：“扫得他好！扫得他好！他一字不通，倚着父亲的声势，考个第二，也算侥幸了，为何又要到诗人中来讨苦吃？且问你：平子持怎生样讥诮他？”袁隐就将题壁诗念与燕白颌听。燕白颌听了，又大笑道：“妙得极！这等看起来，平子持实是有才。吾兄可速致之来，以慰饥渴。”袁隐应道：“明日准邀他来。”二人别了。

到了次日，袁隐果又步出城外，来寻平如衡。往时袁隐一来，平如衡便欢然而迎，今日袁隐在客座中坐了半日，平如衡竟高卧不出。袁隐知道其意，便高声说道：“子持兄，有何不悦，不妨面言，为甚訑訑拒人？”平如衡听见，方披衣出来道：“小弟虽贫，决不图贵家■啜，兄再三说是才子，小弟方才入去。谁知竟是粪土，使小弟锦心绣口，因贪杯酒而置于粪土之中，可辱孰甚！”袁隐道：“昨日之饮，原非小弟本意，不过偶遇耳。”平如衡道：“虽是偶遇，兄就不该称赞了。”袁隐笑道：“朋友家，难道好当面说他不通？今日同往访燕白颌，若是不通，便是小弟之罪了。”平如衡道：“小弟从来不轻身登富贵之堂，一之已甚，岂可再乎！”袁隐道：“燕白颌方今才子，为何目以富贵？”

平如衡道：“作昨日说张寅与燕白颌数一数二，第二的如此，则第一的

捭(yà, 音亚)——强迫他人作不愿意之事。

艴(fú, 音弗)然——恼怒的样子。

訑(dàn, 音旦)訑——自满的样子。

啜(chuò, 音辍)——喝，吃。

可想而知也。兄之见不能超出富贵之外，故往往为富贵人所惑。富贵人行径，小弟知之最详：大约富贵中人，没个真才，不是倚父兄权势，便借孔方之力向前。你见燕白颌考个案首，便诧以为奇，焉知其不从夤缘中来哉？”袁隐道：“吾兄所论之富贵，容或有之，但非所论于燕白颌之富贵也。燕白颌虽生于富贵之家，而了无富贵之习，小弟知之最深。——说也无用，吾兄一见便知。”平如衡道：“兄若知燕白颌甚深，便看得我平如衡太浅了。我平如衡自洛入燕，又从燕历齐鲁而渡淮涉扬，以至于此，莫说目睹，便是耳中也绝不闻有一才子。吾兄足迹不出境外，相知一张寅，便道张寅是才子，相处一燕白颌，便道燕白颌是才子，何兄相遇才子之多乎？”袁隐道：“据兄所言，则是天下断断乎无一才人矣。”平如衡道：“怎说天下无才？只是这些纨绔中，那能得有！”袁隐道：“纨绔中既无，却是何处有？”

平如衡见问何处有，忽不觉长叹一声道：“这种道理，实是奇怪，难与兄言。就与兄言，兄也不信。”袁隐道：“有甚奇怪，说来小弟为何不信？”平如衡道：“须眉如戟的男子，小弟也不知见了多少，从不见一个出类奇才。前日在闵子祠，遇见一个十二岁的女子，且莫说他的标致异常，只看见题壁的那首诗，何等蕴藉风流，真令人想杀！天下有这等男子，我便日日跪拜他，也是情愿。那些富贵不通之人，吾兄万万不必来辱我。”一头说，一头口里唧唧啾啾的吟诵道：“‘只因深信尼山语，磨不磷兮涅不缁’。”

袁隐见他这般光景，忍不住笑道：“子持兄着魔了。兄既不肯去，小弟如何强得。只是兄这等爱才，咫尺间遇着才子，却又抵死不肯相晤，异日有时会着，方知小弟之言不谬。小弟别了。”平如衡似听不听，见他说别，也只答应一声“请了”。

袁隐出来回去，一路上再四寻思，忽然有悟道：“我有主意。”遂一径来见燕白颌，将他不肯来见这段光景，细细说了一遍。燕白颌道：“似此如之奈何？”袁隐道：“我一路上已想有主意在此了。”燕白颌问是何主意，袁隐道：“他为人虽若痴痴，然爱才如命，只有‘才’之一字，可以动他。”因附燕白颌之耳说道：“除非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燕白颌听了，微笑道：“便是这等行行看。”遂一面分付心腹人去打点。不题。

却说平如衡见袁隐去了，心下快活道：“我不是这等淡薄他，他还要在此缠扰哩。昨日被他误了，今后切记不可轻登富贵之堂。宁可孤生独死，若贪图富贵，与这些纨绔交结，岂不令文人之品扫地！”自算得意，又独酌一壶，又将冷绛雪《题壁诗》吟诵一回，方才歇息。

到了次日傍午，只见一个相好朋友——叫做计成——来访他，留坐闲叙。那计成忽问道：“连日袁石交曾来看兄么？”平如衡笑道：“来是来的，只是来得可笑。”计成道：“有甚可笑？”平如衡遂将引他张寅家去、题诗不出、昨日又要哄他去拜燕白颌之事，说了一遍，道：“这等没品，岂不可笑！”计成道：“原来如此。这样没品之人，专在富贵人家着脚。我闻知他今日又同一个假才子在迁柳庄听莺，说要题诗饮酒，继金谷之游。不知又做些甚么，哄骗愚人。”平如衡闻说迁柳庄莺声好听，因问道：“不知去此有许多路？”计成道：“离此向南，不过三四里。兄若有兴，我们也去走走。一来听莺，二来看老袁哄甚么人在那里装腔。倘有虚假之处，就取笑他一场，到也有趣。”平如衡笑道：“妙，妙！我们就去。”二人就携着手儿，向南缓步而来。一

路上说说笑笑，不多时，早见一带柳林青青在望。

原来这带柳林约有里余，也有疏处，也有密处，也有几株近水，也有几株依山，也有几株拂石，也有几株垂桥，最深茂处盖了一座大亭子，供人游赏。到春深时，莺声如织，时时有游人来顽耍，也有铺毡席地的，也有设桌柳下的，贵介官长方在亭子上摆酒。

这日平如衡同计成走到树下，早见有许多人，各适其适，在那里取乐。再走近亭子边一看，只见袁隐同着一个少年，在亭子上盛设对饮，上面又虚设着两桌，若有待尊客未至的一般。席边行酒，都是美妓，又有六七个歌童，细吹细唱，十分快乐。平如衡远远定睛将那少年一看，只见体如岳立，眉若山横，神清气爽，澄澄如一泓秋水，骨媚声和，飘飘如十里春风，心下暗惊道：“这少年与张寅那蠢货大不相同，到像有几分意思的。”因藏身柳下，细细看他行动。

只见袁隐与那少年饮到半酣之际，那少年忽然诗兴发作，叫家人取过笔砚，立起身，走到亭中粉壁上题诗。那字写得有碗口大小，平如衡远远望得分明，道：

千条细雨万条烟，幕绿垂青不辨天。

喜得春风还识路，吹将莺语到尊前。

平如衡看完，心下惊喜道：“笔墨风流，文人之作也！”正想不了，只见一个美妓，呈上一幅白绫，要那少年题诗。那少年略不推辞，拈起笔来，将那美妓看了两眼便写。写完一笑，投笔又与袁隐去吃酒。那个美妓拿了那幅绫子，因墨迹未干，走到亭傍，铺在一张空桌上要凉干，便有几个闲人来看。平如衡也就挨到面前一看，只见绫子上写的是一首五言律诗，道：

可怜不独貌，娇弄可怜心。

秋色画两黛，月痕垂一簪。

白堕梨花影，青拖杨柳阴。

情深不肯浅，欲语又沉吟。

平如衡看完，不觉大失声赞道：“好诗，好诗，真是奇才！”袁隐与那少年微微听见，只做不知，转呼卢豪饮。

计成慌忙将平如衡扯了下来道：“兄不要高声，倘被老袁听见，岂不笑话！”平如衡道：“那少年不知是谁，做的诗委实清新俊逸，怎教人按捺得定。”计成道：“子持兄，你一向眼睛高，怎见了这两首诗便大惊小怪？”平如衡道：“我小弟从不会装假，好则便好，丑则便丑。这两首诗果然可爱，却怪我不得。”计成道：“这两首诗，知他是假是真，是旧作是新题？”平如衡道：“俱是即景题情，怎么是假是旧？”计成道：“这也未必。待我试他一试，与兄看。”平如衡道：“兄如何试他？”计成道：“我有道理。”因有一个歌童是计成认得的，等他唱完，便点点头，招他到面前说道：“我看那少年相公写作甚好，我有一把扇子，你可拿去，替我求他写一首诗儿。”那歌童道：“计相公要写，可拿扇子来。”计成遂在袖中摸出一把白纸扇儿，递与那歌童。因对平如衡说道：“须出一题目，要他去求方好。”平如衡道：“就是《赠歌者》罢。”

计成还要分付，那歌童早会意，说道：“小的知道了。”遂拿了扇子，走到那少年身边说道：“小的有一把粗扇，要求相公赏赐一首诗儿。”那少

呼卢——通常作“呼卢喝雉”。卢，雉是古时赌具上的两种彩色。用以称赌博。

年笑嘻嘻说道：“你也要写诗，却要写甚么诗？”歌童道：“小的以歌为名，求相公赏一首歌诗罢。”那少年又笑笑道：“这到也好。”因将扇子展开，提起笔来就写。就像做现成的一般，想也不略想一想，不上半盏茶时，早已写完，付与歌童。

歌童谢了，持将下来，悄悄掩到计成面前，将扇子送还道：“计相公，你看写得好么？”平如衡先接了去看，只见上面写着一首七言律诗，道：

破声节促曼声长，移得宫音悄换商。

几字脆来牙欲冷，一声松去舌生香。

细如嫩柳悠扬送，滑似新莺宛转将。

山水清音新入谱，遏云旧调只寻常。

平如衡看完，忍不住大声对计成说道：“我就说是个真才子，何如？不可当面错过，须要会他一会。”计成道：“素不相识，怎好过去相会？”平如衡道：“这不难，待我叫老袁来说明，叫他去先容。”计成道：“除非如此。”

平如衡因走近亭子边，高声叫道：“老袁，老袁。”那老袁就像聋子一般，全不答应，只与那少年高谈阔论的吃酒。平如衡只道他不听见，只得又走近一步叫道：“袁石交，我平如衡在此！”袁隐因筛了一大犀杯放在桌上，低了头只是吃，几乎连头都浸入杯里，那里还听见有人叫。平如衡再叫得急了，他越吃得眼都闭了，竟伏着酒杯，酣酣睡去。

平如衡还只管叫，计成见叫得不像样，连扯他下来道：“太觉没品了！”平如衡道：“才子遇见才子，怎忍当面错过？”叫袁隐不应，便急了，竟自走到席前，对着那少年举举手道：“长兄请了。小弟洛阳才子平如衡。”那少年坐着，身也不动，手也不举，白着眼问道：“你是甚么人？”平如衡道：“小弟洛阳才子平如衡。”那少年笑道：“我松江府不闻有甚么平不平。”平如衡道：“小弟是洛阳人，兄或者不知。只问老袁就知道了。”

此时袁隐已伏在席上睡着了。那少年道：“我看你的意思，想是要吃酒了。”平如衡道：“我平如衡以才子自负，平生未遇奇才。今见兄纵横翰墨，大有可观，故欲一会，以展胸中所负，岂为杯酒？”那少年笑道：“据你这等说起来，你想是也晓得做两句歪诗了。但我这里做诗，与那些山人词客慕虚名、应故事的不同，须要有真才实学，如七步成诗的曹子建、醉草《清平》的李青莲，方许登坛捉笔。我看你年虽少，只怕出身寒俭，纵能挥写，也不免郊寒岛瘦。”平如衡笑道：“长兄若以寒俭视小弟，则小弟将无以纨袴虑仁兄乎？今说也无用，请教一篇，妍媸立辨矣。”燕白颌道：“你既有胆气要做诗，难道我到没胆气考你？但是你我初遇，不知深浅，做诗须要有罚例，今袁石交又醉了，谁为证见？”平如衡道：“小弟有个朋友同来，就是兄松江人，何不邀他作证？”燕白颌道：“使得，使得。”

计成听见，便自走到席边说道：“二兄既有兴分韵角胜，小弟愿司旗鼓。”燕白颌道：“既要做诗，便没个不饮酒的道理。兄虽不为杯酒而来，也须少润枯肠。”便将手一拱，邀二人坐下，左右送上酒来。

平如衡吃不得三五杯，便说道：“小弟诗兴勃勃，乞兄速速命题，再迟一刻，小弟的十指俱欲化龙飞云矣。”燕白颌道：“我欲单单考你，只道我骄贤慢客；欲与你分韵各作，又恐怕难于较量美恶。莫若与你联句：如一句成，着美人奉酒一觞，命歌者歌一小曲；歌完酒干，接咏要成。如接咏不成，罚立饮三大杯；如成，奉酒歌曲如前。如遇精工警拔之句，大家共庆一觞；如诗成，全篇不佳，当用黑墨涂面，叫人叉出，那时莫怪小弟轻薄。兄须要

细细商量，有胆气便做，没胆气便请回，莫要到临时拗悔。”平如衡听了大笑道：“妙得紧，妙得紧！小弟从不曾搽过花脸，今日搽一个顽顽，到也有趣。只怕天下不容易有此魁星之笔！快请出题！”燕白颌道：“何必另寻，今日迁柳庄听莺便是题目了。”因命取过一幅长绫，横铺在一张长桌上，令美人磨墨捧砚伺候。

燕白颌立起身，提起笔说道：“小弟得罪，起韵了。”遂写下题目，先起一手道：

春日迁柳庄听莺

春承天眷雨烟和，

燕白颌写完，放笔坐下。美人随捧酒一觞，歌童便笙箫唱曲。曲完。平如衡也起身提笔写两句道：

无数长条着地拖。几日绿阴添嫩色，

平如衡写完，也放笔入座。燕白颌看了，点点头道：“也通，也通。”就叫美人奉酒，歌童唱曲；曲完，随又起身题二句道：

一时黄鸟占乔柯。飞来如得青云路，

平如衡在傍看见，也不等燕白颌放笔入座，便赞道：“好一个‘飞来如得青云路’！”燕白颌欣然道：“平兄平兄，只要你对得这一句来，便算你一个才子了。”说完，正要吃酒唱曲，平如衡拦住道：“且慢，且慢，待我对了一同吃罢。”遂拿起笔，如飞的写了两句道：

听去疑闻红雪歌。袅袅风前张翠幕，

燕白颌看了，拍掌大喜道：“以‘红雪’对‘青云’，真匪夷所思。奇才也，奇才也！”美人同捧上三杯酒来共庆。计成因问道：“‘青云路’从‘柳间黄鸟路’句中化出，小弟还想得来。但不知‘红雪歌’出于何典？”燕白颌笑道：“‘红儿’、‘雪儿’，古之善歌女子。平兄借假对真，诗人之妙，非兄所知也。”说完，随又提笔写二句道：

交交枝上度金梭。从朝啼暮声谁巧，

平如衡道：“谁耐烦起起落落，索性题完了吃酒罢！”燕白颌笑笑道：“也使得。”平如衡便又写二句道：

自北垂南影孰多。几缕依稀迷汉苑，

燕白颌又题二句道：

一声仿佛忆秦娥。但容韵逸持柑听，

平如衡又题二句道：

不许粗豪走马过。娇滑如珠生舌底，

燕白颌又题二句道：

柔肠似线结眉窝。浓光映目真生受，

平如衡又题二句道：

雏语消魂若死何。顾影却疑声断续，

燕白颌又题二句道：

闻声还认影婆娑。相将何以酬今日，

平如衡收一句道：

倒尽尊前金叵罗。

拗悔——懊悔，后悔。

叵（p，音泼 上声）罗——酒卮，敞口的浅杯。

二人题罢，俱欢然大笑。燕白颌方整衣重新与平如衡讲礼道：“久闻吾兄大名，果然名下无虚。”平如衡道：“今日既成文字相知，高姓大名，只得要请教了。”那少年微笑道：“小弟不通名姓罢。”平如衡道：“知己既逢，岂有不通姓名之理？”那少年又笑道：“通了姓名，又恐怕为兄所轻。”平如衡道：“长兄高才如此，无论富贵，便是寒贱，也不敢相轻。”那少年笑道：“吾兄说过不相轻，小弟只得直告了：小弟不是别人，便是袁石交所说的燕白颌。”平如衡听了大笑道：“原来就是燕兄，久仰，久仰！”又打恭致敬。

平如衡正打恭，忽见袁隐睁开眼立起来，扯着他乱嚷道：“老平好没志气！你前日笑燕紫侯纨绔无才，又说他考第一是夤缘，又说止认得燕紫侯作才子，千邀你一会，也不肯来，万叫你一拜，也不肯往。今日又无人来请你，你为何自家捱将来，与我袁石交一般样奉承？”平如衡大笑道：“我被张寅误了，只道燕兄也是一流人，故尔狂言。不知紫侯兄乃天下才也。小弟狂妄之罪，固所不免，但小弟之罪，实又石交兄之罪也。”袁隐一发乱嚷道：“怎么到说是我之罪？”平如衡道：“若不是兄引我见张寅一阻，此时会燕兄久矣。”袁隐反大笑起来道：“兄毕竟是个才子，前日是那等说来，念日又是这等说去，文机可谓圆熟矣。”说罢，大家一齐笑将起来。燕白颌道：“不消闲讲，请坐了罢。”遂叫左右将残席撤去，把留下的正席摆开。

平如衡看见，忙起身辞谢道：“今日既幸识荆，少不得还要登堂奉谒，且请别过。”燕白颌一手携住道：“不容易请兄到此，为何薄敬未申，就要别去？”平如衡道：“不是小弟定要别去，兄有盛设，必有尊客，小弟不速之客，恐不稳便，故先告辞。”燕白颌笑道：“兄道小弟今日有尊客么，请试猜一猜尊客是谁？”平如衡道：“吾兄交游遍于天下，小弟如何猜得着。”袁隐笑说道：“小弟代猜了罢。我猜尊客就是平子持。”平如衡笑道：“石交休得相戏，果然是谁？”燕白颌道：“实实就是台兄。”平如衡着惊道：“长兄盛席先设于此，小弟后来，怎么说是小弟？”燕白颌笑道：“待小弟直说了罢。小弟自闻石交道及长兄高才，小弟寤寐不忘，急欲一晤，不期兄疑小弟不才，执意不肯枉顾。小弟与石交再四商量，石交道兄避富如仇，爱才如命，故不得已薄治一尊于此，托计兄作渔父之引，聊题鄙句，

倾动长兄。不意果蒙青眼，遂不惜下交。方才石交佯作醉容，小弟故为唐突，皆与兄游戏耳。一段真诚，已托杯酒。尊客非子持兄，再有何人？”

平如衡听了，如梦初醒道：“这一段爱才高谊，求之古昔，亦难其人。不意紫侯兄直加于小弟，高谊又在古人之上矣。”因顾袁隐说道：“不独紫侯兄高情不可及，即仁兄为朋友周旋，一段高情，也不可及。”袁隐笑道：“甚么高情不可及，这叫做请将不如激将。”平如衡又对计成说道：“燕兄既有此高义，吾兄何不直言？又费许多宛转。”计成道：“我若直说破，兄又不道相戏？”大家鼓掌称快。

道罢，方才重新送酒逊席，笙歌吹唱而饮。二人才情既相敬重，义气又甚感激，彼此欢然；又有袁隐诙谐，计成韵趣，四人直饮到兴尽，方才起身。正欲作别，忽见张寅同着一个朋友，兴兴头头的走上亭来。只因这一来，有分教：君子流不尽芳香，小人献不了遗丑。不知大家相会又是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窃他诗占尽假风光 恨傍口露出真消息

词曰：

世事唯唯还否否，若问先生，姓字称乌有。偷天换日出予手，谁敢笑予夸大口？岂独尊前香美酒，满面春风，都是花和柳。而今空燥一时皮，终须要出千秋丑。

《蝶恋花》

话说燕白颌与平如衡、袁隐、计成饮酒完，正起身回去，忽撞见张寅，同着一个朋友，高方巾，阔领大袖华服，走入亭来。彼此俱是相认的，因拱一拱手。张寅就开口说道：“天色尚早，小弟们才来，诸兄为何到要回去？”燕白颌答道：“春游小饮，不能久于留客，故欲归耳。”袁隐因指着那戴高方巾的朋友问张寅道：“此位尊兄高姓？”张寅答道：“此乃山左宋子成兄，乃当今诗人第一，为晏府尊贵客。今日招饮于此，故命小弟奉陪而来。”宋信就问四人姓名，也是张寅答道：“此位袁石交，此位计子谋，此位平子持，此位燕紫侯。紫侯兄就是所说华亭冠军，王宗师极其称赞之人。”宋信听了，便足恭道：“原来就是燕兄，久仰，久仰！”遂上前作揖。燕白颌忙还礼道：“宋兄天下诗人，小弟失敬。”作完揖，宋信正要攀谈叙话，忽听得林下喝道声响，知是晏知府来了，大家遂匆匆要别。宋信对着燕白颌刚说得一声“改日还要竭诚奉拜”，燕白颌便拱拱手，同平如衡、袁隐、计成同下亭子去了，不题。

原来宋信在扬州被冷绛雪在陶进士、柳孝廉面前出了他的丑，后面传出来，人人嘲笑，故立身不牢。因想晏文物在松江做知府，旧有一脉，故走来寻他。晏知府果念为他受廷杖之苦，十分优待。故宋信依然又阔起来，自称诗翁，到处结交。这日，晏知府请在迂柳庄听莺，故同张寅先来，恰与燕白颌相遇。

燕白颌与众人才下得亭子，晏知府的轿早到了。晏知府一眼看见，便问张寅道：“那少年象是燕生员。”张寅答道：“正是。”晏知府便对宋信说道：“这个燕生员，乃是本郡燕都堂之子，叫做燕白颌。年虽少，大有才望。前日宗师考他个案首，闻得说还要特荐他哩。”宋信道：“生员从无特荐之例，宗师为何忽有此意？”晏知府道：“闻得是圣上见山黛有才，因思女子中尚然有才人，岂男人中反无佳士。故面谕各省宗师，加意搜求，如不得其人，便要重处。所以王宗师急于寻访。前日得了燕白颌，十分大喜，又对本府说：一人不好独荐，须再得一人，同荐方妙。再三托本府搜求。兄若不为前番之事，本府报名荐去，到也是一桩美事。”

宋信恐怕张寅听见前番之事，慌忙罩说道：“晚生乃山中之人，如孤云野鹤，何天不可以高飞，乃欲又入樊笼耶？老先生既受宗师之托，何不就荐了张兄？况张兄又宗师之高等，去燕兄止一间耳。”晏知府听了，连忙笑说道：“本府岂不知张兄高才当荐，但科甲自有正途，若以此相浼，恐非令尊公老先生期望之意也。”宋信连连点首道：“老先生爱惜张兄，可谓至矣。”张寅道：“门生蒙公祖大人培植，感激不尽！”说罢，方才上席饮酒。

饮了半晌，晏知府又问道：“方才我看见与燕生员同走，还有一少年，可知是谁？”张寅答道：“那少年不是松江人，乃是平教官的侄儿，叫做平

如衡。虽也薄薄有些才情，只是性情骄傲，不堪作养。”晏知府道：“原来如此。”就不再问了。大家直饮到傍晚方散。晏知府先上轿去了，张寅与宋信携手缓步而归。

一路上，张寅说道：“小弟因遵家严之教，笃志时艺，故一切诗文不曾留意。近日燕白颌与平如衡，略做得两句歪诗，便往往欺侮小弟。今闻宋兄诗文高于天下，几时设一酌，兄怎生做两首好诗，压倒他二人，便可吐小弟不平之气。”宋信道：“若论时艺，小弟荒疏久了，不敢狂言；若说做诗，或可为仁兄效一臂之力。”张寅大喜道：“得兄相助，足感高谊。”二人走入城，方别了。

过了数日，宋信闻知燕白颌是个富贵之家，又是当今少年名士，思量结交于他。遂买了一柄金扇，要写一首诗，做贽见礼送他。再三在自家诗稿上寻，并无一首拿掇得出。欲待不写，却又不象个诗人行径；欲要信手写一篇，又恐被他笑话。想了半日，忽然想起道：“有了，何不将山黛的《白燕诗》偷写了，只说是自家做的，燥一燥皮，有何不可！”

主意定了，遂展开扇子，写在上面。又写了个名帖，叫人拿着，一径来拜燕白颌。到了门上，将名帖投入。一个家人回道：“相公出门了。”宋信问道：“那里去了？”家人回道：“王宗师老爷请去了。”宋信又问道：“今日不是考期，请去做甚么？”家人道：“听得说是要做诗，不知是也不是。”宋信道：“既是不在家，拜上罢。”就将名帖同扇子交付家人收下，去了。

原来燕白颌自与平如衡会过，便彼此谈论，依依不舍，遂移了平如衡在燕白颌书房中住下，以便朝夕盘桓。这日燕白颌虽被宗师请去，平如衡却在书房中看书。家人接了名帖并扇子，遂送到书房中来。平如衡看见，就问道：“是谁人的？”家人道：“是一位宋相公来拜送的。”平如衡遂接过去一看，看见名帖是宋信，心下暗道：“想必就是前日迁柳庄遇见的那人了。”再将扇子上诗一看，见题是《咏白燕》，因想道：“《白燕诗》自有了时大本与袁凯二作，后来从无人敢继，怎么他也想续貂，不知胡说些甚么？”因细细读去，才读得头两句，便肃然改容；再读到首联“鸦借色”、“雪添肥”，不觉大惊道：“此警句也！”再细细读完，因拍案叹息道：“怎便说天下无才？似此一诗，风流刻画，又在时、袁之上。我不料宋信那等一个人品，有此美才！”因拿在手中，吟咏不绝。只吟到午后，燕白颌方回到书房来，对平如衡说道：“今日宗师请我去，要我做《燕台八景诗》，又要做祝山相公的寿文。见我一挥而就，不胜之喜，破格优待，又要特疏荐我为天下才子第一。又不知谁将吾兄才名吹到宗师耳朵里，今日再三问小弟可曾会兄，其才果是何如。小弟对道：最是相知，其才十倍于己。宗师听了，大喜之极，还要请兄一会，要将兄与小弟同荐。荐与不荐，虽无甚荣辱，然亦一知己也。”

平如衡道：“宗师特荐天下才子，虽亦一时荣遇，然有其实而当其名则荣，若无其实而徒处其名，其辱莫大焉。此举，吾兄高才，当之固宜，小弟实是不敢。”燕白颌道：“吾兄忝在相知，故底里言之。兄乃作此套言，岂相知之意哉？”平如衡道：“小弟实实不是套言。天下才子甚多，特吾辈不及见耳。今若虚冒其名，而被召进京，京师都会，人才聚集，那时彼一才子，此一才子，岂不羞死！”燕白颌笑道：“吾兄平素眼空四海，今日为何这等谦让？”平如衡道：“小弟不是谦让，争奈一时便有许多才子，故不敢复作旧时狂态。”燕白颌道：“一时便有许多，且请问兄见了几个？”平如衡道：“小弟从离洛阳，自负天下才子无两。不意到了山东汶上县，便遇了一个小

才女，便令小弟瞠然自失；到了松江，又遇见吾兄，又令小弟拜于下风；不意今日又遇见一个才子，读其诗百遍，真令人口舌俱香。小弟若再缅颜号称才子，岂非无耻。”燕白颌道：“汶上者，道远无征，且姑无论；小弟不足比数，亦当置之；且请问今日又遇何人？”平如衡遂将扇子递与燕白颌看，道：“此不又是一才子乎？”

燕白颌展开读了一遍，不觉惊讶道：“大奇大奇，前日遇见那个宋信，难道会做这样好诗？我不信，我不信。”平如衡道：“他明明写着‘咏白燕小作，书似紫侯词兄郢政’，怎说不是他做的？”燕白颌道：“若果系他的笔，清新俊逸，真又一才子也。但细观其诗，再细想其人，实是大相悬绝。”平如衡道：“他既来拜兄，兄须答拜。相见时细加盘驳，便可知其真伪矣。”燕白颌道：“这也有理。明日就同兄一往何如？”平如衡道：“小弟就同去也无妨。”二人算计定了，燕白颌便叫取酒，二人对饮，细细将《白燕诗》赏玩，俱吃得大醉方歇。

到了次日，燕白颌果然写了名帖，拉平如衡同去回拜。寻到寓处，适值宋信不在，只得投了一个名帖便回。二人甚是踌躇，以为不巧。不期回到门前，忽见一个家人，手中捧了一个拜盒，在那里等候。看见燕白颌与平如衡回来，便迎着说道：“家相公拜上二位相公：明日薄酌，奉屈一叙。”就揭开拜匣，将两个请帖送上。

燕白颌接了一看，见是张寅的名字，心中暗想道：“他为甚请我？”因问道：“明日还有何客？”家人答道：“并无杂客，止有山东宋相公与二位相公。”燕白颌又问道：“山东宋相公，可就是与府里晏老爷相好的么？”家人道：“正是他。”燕白颌道：“既是他，可拜上相公，说我明日同平相公来领盛情。”家人应诺去了。

燕白颌因与平如衡商量道：“兄可知老张请你我之意么？”平如衡道：“无非是广结交以博名高耳。”燕白颌道：“非也。老张一向见你我名重，十分妒忌。今因宋信有些才情，欲借他之力，以强压你我二人耳。”平如衡道：“这也无谓。如宋信果有才，你我北面事之，亦所甘心。怎遮得张寅一字不通之丑？”燕白颌道：“正是这等说。况宋信《白燕诗》，小弟尚有几分疑心，明日且同兄去，一会便知。”平如衡道：“若论前日小弟骄傲了他，本不该去。既要会宋信，只得同去走走。”

二人算计定了，到了次日过午，张家人来邀酒，燕白颌同平如衡欣然而往。到门，张寅迎入。此时宋信已先在厅上。四人相见，礼毕分坐。宋信是山东人，又年长，坐了首位；平如衡年虽幼，是河南人，坐了二位；燕白颌第三；张寅主人下陪。

坐定，先是宋信与燕白颌各道相拜不遇之情，燕白颌又谢金扇之惠，又盛称《白燕诗》之妙，平如衡亦赞《白燕诗》。宋信见二人交口称赞，便忘记是窃他人之物，竟认做自己的一般，眉宇扬扬说道：“拙作颇为众赏，不意二兄亦有同心。”燕白颌道：“不知子都之姣者，是无目者也。天下共赏，方足称天下之才。”大家闲叙了一回，张寅就请入席饮酒。

饮到半酣，又谈起做诗，燕白颌有意要盘驳他，忽问道：“宋兄遨游天下，当今才子，还数何人？”宋信道：“当今诗人，莫不共推王、李；然以小弟论之，亦以一时显贵得名耳。若求清新俊逸之真才，往往散见于天下。如今日三兄高雅，岂非天下才子？”平如衡道：“小弟辈元不敢多让，今遇

宋兄，不觉瞠乎后矣。”说罢，彼此大笑。

张寅道：“三兄俱当今才子，不必互相谦让。且再请数杯，必须求领大教，方不虚今日。”燕、平二人道：“少不得要抛砖引玉。”宋信正说得高兴，又吃得高兴，忽听得要做诗，心下着忙，便说道：“既蒙三兄见爱，领教政自有日，何必在此一时？”

事有凑巧，正说不完，忽见一个家人，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学生，从外入来。众问何人，张寅答道：“是小舍弟。”宋信道：“好个清秀学生。”忙叫抱到面前顽耍。忽见他手中拿着一把扇子，上面画着一株桐树，飘下一叶，落款是《新秋梧桐一叶落图》。宋信看见，触想起山黛做的“梧桐一叶落”的诗，便弄乖说道：“三兄要小弟即席做诗，虽亦文人美事，但小弟才迟，又不喜为人缚束，今见小令弟扇上图画甚佳，不觉情动。待小弟妄诵一首请教，何如？”张寅听了，连声道：“妙，妙，妙！”遂叫左右取出笔砚送上。宋信拈笔，欣然一挥而就。

燕、平二人见他落笔敏捷，已先惊讶；及接到手一看，见词意蕴藉，更加叹

赏；再读到结句：“正如衰盛际，先有一人愁。”不觉彼此相视，向宋信称赞道：“宋兄高才如此，小弟辈甘拜下风矣。”宋信听了，喜得抓耳挠腮，满心奇痒，只是哈哈大笑。

张寅见宋信一诗压倒燕、平，不胜欢喜。因将扇子付与小兄弟去了，就筛了一大犀杯酒，送与宋信道：“宋兄有此佳作，可满饮此杯，聊为庆贺。”宋信道：“信笔请教，有何佳处。”张寅笑道：“小弟不是诗人，也不知诗中趣味。但平兄自负诗人，眼空一世，今日这等称赞，定有妙处了。”

平如衡是个直人，先见了《白燕诗》，已有八九分怜爱，今又见当面题咏，便信以为真，真心输服，一味赞美，那里还顾张寅讥诮？燕白颌又再三交誉，弄得个宋信身子都没处安放。大家欢欢喜喜，直吃到傍晚方散。张寅就留宋信在书房中宿了。张寅以为出了他的气，满心快畅，不题。

却说燕白颌同平如衡回到家里，因相与叹息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我看老宋那个人物，万万不道他有此美才。”平如衡道：“昨日《白燕诗》，兄尚有疑。今日《梧桐一叶落诗》，当面挥毫，更有何疑？岂非天下才子原多，特吾辈不及尽见耳？”燕白颌道：“人才难忽如此，今后遇卖菜佣，亦当物色之。”二人又谈了半晌，方各歇息。

到了次早，平如衡睡尚未起，忽见叔子平教官差斋夫来，立等请去说话。平如衡不知为何，只得与燕白颌说知，别了来见叔子。

平教官接着，就说道：“昨日晏府尊将两个名帖来，要请我与你去一会，不知为何。我故着人来接你商量，还是去好不去好？”平如衡道：“若论侄儿是河南人，他管我不着，可以不去；但尊叔在此为官，不去恐他见怪。”平教官道：“我也是这等想。还是同去走走，看他有甚话说。”就留侄儿吃了饭。只见昨日送帖儿的差人又来催促，平教官只得同了侄儿，坐轿到府前。差人禀知晏府尊，便叫先请在迎宾馆中坐下，随即自家落馆，以宾主礼相见，逊坐待茶。

茶罢，晏知府便先开口说道：“今日请二位到此，别无话说。只因王宗师大人，奉圣旨要格外搜求奇才，前日于考试中自取了燕生员，不便独荐，

意欲再求一人，以为正副。在三学中细细搜罗，并无当意之人，屡屡托本府格外搜求。本府不敢不遵，因再三访问，方知令侄子持兄是个奇才。又因隔省，不属本府所辖，不便唐突，故转烦贤契招致。今蒙隆重，得睹丰姿，果系青年英俊，其为奇才，不问而可知矣。”平教官道：“舍侄末学小子，过蒙公祖大人作养，感激不尽。但以草茅寒贱，达之天子之庭，实非小事，还求公祖大人慎重。”晏知府道：“本府亦非妄举。就是平兄与燕生员迁柳庄听莺所联佳句，本府俱已览过，故作此想，不必过谦。”平如衡因说道：“生员虽异乡葑菲，今随家叔隶于帡幪之下，即系门墙桃李。蒙公祖大人培植，安敢自外。但生员薄有才名，不过稍胜驽骀，实非绝尘而奔之骏足也。”晏知府笑道：“平兄不必过逊。当今才人，岂尚有过于二兄者哉？”平如衡道：“不必远求，即公祖太宗师之贵相知宋子成，便胜于生员辈多矣。”

晏知府听了，大笑道：“宋子成与本府至交，本府岂不知之？平兄不要为虚名所惑。”平如衡道：“生员到未必惑于虚名，只恐公祖太宗师转舍近而求远。公祖太宗师既见生员辈的《听莺诗》，则宋子成的《白燕诗》，未有不见之理。”晏知府笑道：“宋子成有甚《白燕诗》！”平如衡道：“怎说没有？待生员诵与公祖太宗师听。”因高吟两句道：“‘淡额羞从鸦借色，瘦襟止许雪添肥。’此岂非宋子成《白燕诗》么？难道公祖太宗师竟不曾见？”晏知府听了笑道：“此乃山小姐所作，与宋子成甚相干！”平如衡大惊道：“莫非偶然相同？待生员再诵后联与公祖太宗师听。”因又高吟二句道：“‘飞来夜黑还留影，衔尽春红不浣衣。’”晏知府听了，一发大笑道：“正是山小姐所作。结尾二句，待本府念了罢：‘多少艳魂迷画栋，卷帘惟我洁身归。’是也不是？”

平如衡听了，呆了半晌，心下暗想道：“原来是抄别人的。只是《梧桐一叶落诗》当面做的，难道也是抄袭不成？”因又说道：“宋子成昨日新作《梧桐一叶落诗》，十分警拔，待生员再诵与公祖太宗师听。”晏知府想一想道：“《梧桐一叶落诗》，莫非末句是‘正如衰盛际，先有一人愁’么？”平如衡见晏府尊念出，连连点首道：“正是，正是。”晏知府道：“这一发是山小姐所作了。”平如衡忙打恭道：“且请问公祖太宗师：这山小姐却是何人？”

晏知府正打帐说出山小姐是何人，忽许多衙役慌慌张张跑来报道：“按院老爷私行入境，两县并刑厅四爷，俱飞马去迎接了。老爷亦须速去候见。”晏知府听了，便立起身辞说道：“按君入境，不得奉陪。二位且请回，改日再请相会。”说罢，竟匆匆去了。平教官与平如衡只等晏府尊去后，方才上轿回来。平教官竟回学里，不题。

平如衡依旧望燕白颌家来。寻见燕白颌，将前事细细说了一遍，道：“你道此事奇也不奇？”燕白颌听了道：“《白燕诗》小弟原说他有抄袭之弊，但不料《梧桐一叶落诗》也是抄袭。怎偏生这等凑巧，真是奇事！”平如衡道：“这也罢了。但不知山小姐是何人？怎生样做《白燕诗》与《梧桐一叶落诗》都被他窃了？只可惜方才匆匆，未曾问个明白。”燕白颌道：“既有山小姐之名，就容易访问了。”平如衡道：“纵有其人而知其名，也不知其中委曲，还须要问晏公，方才得其详细。”燕白颌道：“问晏公，不若原问老宋。”平如衡道：“怎生样问他？”燕白颌道：“这不难。老张既请了

你我，也须复他一席。待明日请他来，你我在席上慢慢敲打他，再以山小姐之名勾挑他，他自己心虚，自然要露出马脚来。平如衡大笑道：“这也有理。”

二人算计定了，到次日，便发帖来请。张寅与宋信接了帖子，以为被他压倒，此来定要燥一场脾胃，便欣然答应。只因这一来，有分教：雪消山见，洗不尽西江之羞；水落石出，流不尽当场之丑。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虚心病陡发苦莫能医 盗贼赃被拿妙于直认

词曰：

死尸雪里谁遮护，到头马脚终须露。漫说没人知，行人口似碑。

求君莫说破，说破如何过？可笑复可怜，方知不值钱。

《菩萨蛮》

却说燕白颌与平如衡欲要问山小姐《白燕诗》消息，遂发帖请宋信与张寅吃酒。宋信与张寅不知其意，只道敬他才美，十分快活，满口应允。到了正日，欣然而来。燕白颌迎入，与平如衡相见，礼毕叙坐。谈了许多闲话，然后坐席饮酒。

饮到半酣之际，燕白颌忽然赞道：“宋兄之才，真可称天下第一人矣！”宋信笑道：“燕兄不要把才子二字看轻了。这才子之名，有好几种论不得。”燕白颌道：“请问有那几种？”宋信道：“第一是乡绅中才子论不得。他从科甲出身，又居显宦，人人景仰，若有得一分才，便要算他十分才，所以论不得。第二是大富家才子论不得。他货财广有，易于交结，故人人作曹丘之誉，无才往往邀有才之名，所以也论不得。”燕、平二人听了，微微冷笑道：“宋兄所论，最为有理。”张寅遂大声说道：“宋兄高论，曲尽人情，痛快之极！”

宋信道：“不独富贵，第三便是闺阁之才也论不得。他娥眉皓齿，杏脸桃腮，人望之先已消魂，若再能成咏，便是千古之慧心香口矣，所以也论不得。惟小弟山人之才，既无乌纱象简以压人，又无黄金白璧以结客，以蓬荜之卑，而遨游于王公大人之上，若非薄有微长，谁肯垂青刮目？”张寅大笑道：“果然，果然！”燕、平二人只是笑。

宋信道：“不说山人个个便是才子，内中原有不肖。”燕白颌道：“为何又有不肖？”宋信道：“求显者之书而干谒富室，假他人之作而冒为己才，见人一味足恭，逢财不论非义，如此之辈，岂非不肖？若我小弟，在长安时，交游间无不识之公卿，从不曾假其片纸只字以为先容；至于分题刻烛，纵使髭断髭须，呕出心血，绝不盗袭他人残唾。所以遍游天下，皆蒙同人过誉。此虽恶谈，不宜自述，因三兄见爱，出于寻常，故不禁狂言琐琐。”

燕白颌道：“宋兄不独知人甚切，而自知尤明。且请问宋兄：这《白燕诗》清新俊逸，压倒前人，不知还是自作，还是与人酬和？”宋信不曾打点，突然被问，心下恍惚，欲要说是与人酬和，恐怕追究其人，因答道：“此不过一时有感自作耳。”燕白颌又问道：“不知还是在贵省所作，不知还是游燕京所作？”宋信一时摸不着所问情由，只得漫应道：“是游燕时所作。”燕白颌道：“闻得京中山小姐亦有《白燕诗》，独步一时，不知宋兄曾见过么？”

宋信听见问出“山小姐”三字，打着自家的虚心病，不觉一急，满脸通红，一时答不来，只得转问道：“这山小姐燕兄为何也知道？”燕白颌见宋信面色有异，知有情弊，一发大言惊吓他道：“昨有一敝友从京中来，小弟因将宋兄的《白燕诗》与他看，他说在京中曾见山小姐的《白燕诗》，正与此相同。不知还是山小姐同了宋兄的，又不知宋兄同了山小姐的？”宋信着了急，红着脸，左不是，右不是，只得勉强说道：“各人的诗，那有个相同之理？”燕白颌道：“敝友不但说《白燕诗》相同，连《梧桐一叶落诗》，

也说是相同的。却是为何？”宋信没奈何，转笑嘻嘻说道：“这也奇了……”张寅见宋信光景不好，只得帮说道：“同不同且勿论，但说山小姐是个女子，那有个女子能做如此妙诗之理？只怕贵友之言有些荒唐。”燕白颌道：“荒唐与不荒唐，小弟也不知，只有宋兄心下明白，必求讲明。”宋信说不出，只是嘻嘻而笑。

平如衡见宋信欲说难于改口，因正色说道：“吾辈初不相知，往来应酬，抄录他人之作，偶然题扇，亦是常事。宋兄昨日初遇紫侯，尚未相知，便录山小姐之作以为己作，不过一时应酬，这也无碍。今日尔我既成至交，肝胆相向，若再如前隐晦，便不是相知了。”燕白颌听了，因拍掌道：“子持此论，大为有理。”宋信见事已泄漏，料瞒不得，只得借平如衡之言，便老着脸哈哈大笑道：“子持兄深知我心。昨日与诸兄初会，未免有三分客套，今已成莫逆，定当实告。只是这山小姐之事，说来甚奇，三兄须痛饮而听。”平如衡与燕白颌俱大喜道：“宋兄快士也！小弟辈愿饮。”随叫左右筛起大犀杯，各各送上。

大家吃了两杯，燕白颌便开口道：“山小姐果为何人，望宋兄见教。”宋信无法，只得直说道：“这山小姐，乃当朝山显仁相公之女，名唤山黛，如今想也有十四五岁了，做《白燕诗》时年方十岁。生得娇倩如花，轻盈似燕，且不必论，只说他做的诗，不独时人中少有，真足令汉唐减色，所以当今天子十分宠爱。”

燕白颌道：“小小年纪，天子为何得知？”宋信道：“因天子大宴群臣，偶见白燕，诏翰林赋诗，翰林一时应诏不来，天子不悦，山相公因献上此诗，圣心览之甚喜，故特特诏见。又面试《天子有道》三章，援笔立就，龙颜大悦。因赐玉尺一柄，着他量度天下之才；又御书‘弘文才女’四字，其余金帛不论。山相公因盖了一座玉尺楼，将御书横作扁额，供在上面，叫他女儿坐卧其中，拈弄笔墨。长安求诗求文者，日填于门。”

燕白颌道：“宋兄曾面见其人，果是真才么？”宋信道：“怎么不见？怎么不真？也曾有人疑他是假，动疏参论。天子敕尚宝少卿周公梦、翰林庶吉士夏之忠、礼部主事卜其通、行人穆礼、中书颜贵五臣与他考较。此一举，人人替他耽忧，道一个小小女子，怎当得五个名臣考较？谁知真正才子，实系天生，不论男女，不论年纪。这山小姐接了题目，信笔一挥，无不立就，将五个科甲名公惊得哑口无言，笔不敢下。”

燕白颌与平如衡听见说得津津有味，不觉神情起舞，眉宇开张，道：“我不信天下有此等才女。且请问：考较的是几首甚么诗？”宋信道：“诗值甚么？只亏他一首《五色云赋》，约有六七百言，草也不起，下笔立成，内中含规颂圣，大有意味，真令人爱杀。”平如衡道：“《五色云赋》宋兄记得么？”宋信道：“文长那记得许多，只记得内中警句道：‘绮南丽北，彩凤垂蔽天之翼；艳高冶下，龙女散漫空之花。’又一联道：‘不线不针，阴阳刺乾坤之绣；非毫非楮，烟霞绘天地之图。’你道好么？”

燕白颌叹息道：“若非遇兄，几不知天地间有此闺阁之秀。”平如衡道：“我辈男子，稍有寸长，便夸于人曰才子，视此岂不颜厚！”宋信道：“天子也是此意，说道：女子中且有如此美才，岂可以天下之大，无一出类才人？故严督学臣，格外搜求。昨闻得王督学要特荐二兄，也正为山小姐而起也。”

燕白颌道：“这山小姐如今有人家聘了么？”宋信道：“小弟出京时，一来他年纪尚小，二来山相公也难于说话，三来山小姐为天子所知，等闲无

才之人，也不敢轻求，所以不曾受聘。”张寅道：“这等看起来，若非公侯大臣家子弟，万万不能了。”燕白颌道：“山小姐既是才女，定然选才。大臣子弟，若是无才，岂能动其心？”大家说说笑笑，直饮到酣然，宋信与张寅方才别去。正是：

小人颜厚不知羞，一个哈哈便罢休。

若是面红兼汗下，尚能算做圣贤俦。

张寅与宋信本欲燥皮，到讨了一场没趣而去，不题。且说燕白颌与平如衡，自闻了山小姐之名，便终日痴痴呆呆，只是思想。燕白颌忽说道：“这山小姐之事，我终有几分疑心。”平如衡道：“兄疑何事？”燕白颌道：“小弟终疑宋信之言不确。那有小小女儿，有如此才美之理？”

平如衡道：“据小弟看来，此事一痕不爽。”燕白颌道：“子持兄何所据而知其不爽？”平如衡道：“前日对兄不曾说完。小弟曾在汶上县闵子祠遇一女子，也只一十二岁，题壁之诗，美如金玉。此系小弟目击，难道也有甚么疑心？由此看来，则山小姐之事不虚矣。”燕白颌道：“此女曾知其姓名么？”平如衡道：“他自署名‘维扬十二岁才女冷绛雪’。看他行径，像个显宦人家宅眷。但在《缙绅》上细查，扬州并无一个姓冷的官宦。不知为何。”燕白颌道：“据兄之言，参之宋信所说，则是当今一时而有两才女矣。以弟与兄而论，也算做一时两才子。但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任是公卿，任是有才，未有不愿得才美兼全而结婚姻者。若苍天有意，得以山、冷二小姐配兄与弟，岂非一时快事，千秋佳话！但恨天各一方，浮萍大海，纵使三生有幸，亦会合无由，殊令人怅惘。”

平如衡道：“兄生于富贵之家，从未出户，看得道路艰难，便作此想。若以小弟而论，只身四海，何处不可追寻？但患无其人耳。今既有山黛、冷绛雪之名，则上天下地，皆踪影之乡。小弟在汶上时，即欲追随，徒以资斧不继，故至此耳。”燕白颌听了，大喜道：“吾兄高论，开茅塞。富贵功名，吾与兄自有，何必拘拘于此？冷绛雪虽不知消息，难于物色，而山黛为当朝宰相之女，岂有访求不得之理？若论道路行李，小弟自足供之。行当与兄寻访，若有所遇，也不枉你我一生名实。”平如衡道：“莫说他是两个美人，尚有婚姻之想，即使是两个朋友，有如此才美，亦不可当吾身而失之。”燕白颌连声道“是”。

二人算计定了。又过得数日，忽报房来报说：“王学院老爷已特疏荐松江府燕白颌、河南府平如衡为天下奇才，若使黼黻皇猷，必有可观。伏乞敕下有司，优礼征诏，以彰崇文之化。”燕白颌看了，与平如衡商量道：“你我既为宗师荐了，明日旨意下时，少不得要征诏入京，便可乘机去访山小姐了。”平如衡道：“若待征诏入京去访，便有许多不妙。”燕白颌道：“有何不妙？”平如衡道：“山小姐之才，既上为天子所知，下为公卿所服，必非等闲可及。你我被荐为天下才子，倘圣上诏与考较，莫说全不及他，即稍有短长，便是辽东白豕，岂不惹人笑死？”燕白颌道：“似此如之奈何？”

平如衡道：“据小弟愚意，莫若乘荐本才入，圣旨未下，兄与小弟改易姓名，潜走入京。山小姐既有玉尺楼量度天下之才，求诗求文者日填于门，料不避人，你我且私去与他一较，看是如何。若是其才与我辈仿佛，不至大相径庭，明日旨意下了，便可赴阙应诏；若是万分不及，便好埋名隐姓，作世外之游，也免得当场出丑。”燕白颌笑道：“兄的算计到也万全。只是看得山小姐太高，将你我自视太低了。你我一个男子，胸中有万卷书，口中有

三寸舌，一枝笔从来纵横无敌，难道见了一个小小女子，便死了不成？”平如衡笑道：“兄不要过于自夸。李太白唐时一人，曾见崔颢《黄鹤楼》诗而不敢再题。小弟岂让人之人？天下事最难料，前日在闵子祠看了冷绛雪之诗，小弟几乎搁笔。何况山黛名重一时，岂可轻觑？”燕白颌笑道：“也罢，这都依你。只是还有一件，也要讲过。”平如衡道：“有何事要讲？”燕白颌笑道：“山小姐只一人，你我却是两个。倘到彼时，他要选才择婿，却莫要怪小弟不让。”平如衡也笑道：“好，好，一发与兄讲明：你我俱擅才子之名，一时也难分伯仲。若要与兄同考，以兄门第，自然要拔头筹；就是今日同应征诏而去，当事者必定要首取于兄。何也？兄为都宪之后，门生故吏，满于长安，岂有不为兄先容者？小弟虽逊一筹，而私心窃有不服。今日山小姐既有玉尺量才之称，兄若肯与小弟变易姓名，大家无有依傍，止凭文字，若有长短，弟所甘心。”燕白颌道：“以小弟为人，岂靠门第作声价？”平如衡道：“兄虽不靠门第，而世情未免以声价取门第，惟有无名寒士之取与最公。吾兄若肯一往，则你我二人之文品定矣。”燕白颌道：“既然如此，当变姓名，与兄同往。”平如衡道：“要行须索早行。若迟了，圣旨一下，便有府县拘束，出门不得了。”燕白颌道：“作速打点就是。”二人算计停当，一面收拾起身。不题。

却说张寅只指望借宋信之才压倒燕、平二人，不期被燕白颌搜出底脚，又出了一场丑，十分没趣；又闻得山小姐才美，心下想道：“怎能够娶了山小姐为妻，则二人不压而自倒矣。”又想道：“若论起门楣，他是宰相之女，我是天官之儿，也正相当。只怕他倚着有才，不肯轻易便许与我。”心下展转踌躇。过了几时，忽又闻得王宗师果荐了燕白颌、平如衡为天下才子，要征诏进京，心下一发着忙道：“这两个小畜生，若进了京，他年纪又青，人物又聪俊，才又高，又是宗师特荐，山家这一头亲事，定要被他占了。却是气他不过！”心下想道：“还是寻老宋来商量。”

原来宋信自从那日在燕家吃酒，弄了没趣，便不好在张家住，只得复回旧寓。这日被张寅寻了来，就将心上之事，一一说与他知，就要他设个法儿，以为求亲之地。宋信听了，只是摇头道：“这个难，这个难。”张寅道：“为甚有许多难？”宋信道：“兄虽说是受了燕、平二人之气，尚不过是朋友间小口舌，微微讥诮而已，何曾敢十分唐突？你不知那小丫头十分惫懒，拿着一枝笔，在纸上就似蚕吃桑叶的一般，沙沙沙只是写，全不顾别人死活。你若有一毫破绽，他便做诗打趣你。兄要去求这头亲事，却从那里讲得起？”张寅道：“依兄这等说，难道他一世不嫁人了？”宋信道：“岂有不嫁之理？但不知他属意何人。”张寅道：“肯不肯且由他，求不求却在我。莫若写一信与家父，叫他央媒去求求看。”宋信道：“这个万万无用。”张寅道：“却是为何？”宋信道：“一来尊公老先生官高年尊，若去说亲，见他装腔做势，必不肯十分下气去求；二来山老为人执拗，不见女婿，断然不肯轻易许可；三来山黛这小丫头爱才如命，若没有两首好诗打动他，如何得他动念？还是兄乘燕、平二人旨意未下，先自进京，替尊公老先生说明，央一当权大贵人去作伐，一个说不允，再央一个去说，三番五次，殷勤恳求，他却不过情面，

崔颢《黄鹤楼》诗——崔颢（？—754），唐代诗人。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人，其《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或者肯也不可。山老若要相看女婿，兄人物魁伟，料必中意。再抄人几篇好文字、好诗词，刻作兄的窗稿，送与山小姐去看。他在闺中，那里便知是假的？若看得中意，这事便有几分稳了。”

张寅听了，满心欢喜道：“蒙兄指引，甚是有理。但就是小弟进京，也是初次；又且家父严肃，出入谋为，恐亦不便。闻兄曾在京久居，请托最熟，得能借重同往，不独深感，自当重报。”宋信听了，连连摇首道：“这个难，这个难。”张寅道：“吾兄游于松与游于京，总是一般，为何有许多难处？”宋信道：“有些难处，

却是对兄说不得。”张寅道：“有甚难处？想只是兄虑小弟行李淡薄，不足充兄之费，故设词推脱耳。兄若肯同往，凡有所用，小弟决不敢吝。”

宋信见张寅苦苦要他进京，心下暗想道：“我离京已有四五年，前事想也冷了，便有人认得，谁与我做冤家？我在松江，光景也只有有限，莫若同他进京，乘机取他些用用也好。但须改换姓名方妙。”沉吟了半晌，因说道：“小弟懒于进京，也不为别事，只因小弟在京时名太重了，交太广了，日日被人缠扰，不得自由自在，所以怕了。若是吾兄定要同往，小弟除非改了姓名，不甚见客，方才可也。”张寅大喜道：“这个尤妙！兄若改名，不甚见客，方于小弟之事有济。”宋信道：“若要进京，便不宜迟，恐燕、平二人到了，又要多一番避忌。莫若早进去，做一个高材捷足，他二人来时，任他才貌，也无及了。”

张寅道：“有理，有理。别的事都不难，只是要抄好文章、好诗词，却那里得有？”宋信道：“这不难。要好文章，只消叫斋夫将各县宗师考的一二名，抄几篇就是了。至于诗词，闻得前日燕白颌与平如衡在迂柳庄听莺的联句甚好，燕白颌还有一首《题壁》，一首《赠妓》，一首《赠歌童》；平如衡还有一首《感怀诗》，一首《闵子祠题壁诗》，何不托朋友尽数抄来；就是兄园里壁上的这首也好。只消改了题目，刻作兄的。到了京中，相隔三千余里，谁人得知真假？”

张寅听了，不胜之喜，果然叫人各处去抄。又托袁隐将燕白颌与平如衡平日所作的好诗文，又偷了好几首。共着人刻作一册，起个名叫做《张子新编》。宋信又改了一个姓名，叫做宗言。二人悄悄进京去了。不题。

却说燕白颌，父亲燕都堂虽已亡过，母亲赵夫人尚然在堂，他将前事禀过母亲，将家事都交付母亲掌管。自收拾了许多路费行李，又带了三四个得力家人；又与平如衡商量，燕白颌依母姓改名赵纵，平如衡就依赵纵二字，取纵横之义，改名钱横，扮做两个寒士，也悄悄进京而去。只因这一去，有分教：锦为心，绣为口，才无双而有双；花解语，玉生香，美无赛而有赛。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窦知府结贵交趋势利 冷绛雪观旧句害相思

词曰：

人在念，事关心，消瘦到而今。开缄忽接旧时吟，铁石也难禁。
情恻恻，泪淫淫，魂梦费追寻。鱼书杳杳雁沉沉，最苦是无音。

《喜迁莺》

话说燕白颌与平如衡扮做贫士，改名赵纵、钱横，瞒了宗师，悄悄雇船，从苏州、常州、镇江一路而来。在路上，遇着名胜所在，二人定要流览题诗，发泄其风流才学，甚是快乐。

一日到了扬州，见地方繁华佳丽，转胜江南，因慕名，就在琼花观作了寓所，到各处去游览。闻知府城西北，有一个平山堂，乃宋朝名公欧阳修所建，为一代风流文人胜迹，遂同了去游赏。寻到其地，只见其基址虽存，而屋宇俱已颓败，惟有一带寒山高低遮映，几株残柳前后依依。二人临风凭吊，不胜盛衰今昔之感。因叫家人沽了一壶村酒，寻了一块石上，二人坐着对饮。

燕白颌因说道：“我想欧阳公为宋朝文人之巨擘，想其建堂于此，歌姬佐酒，当时何等风流，而今安在哉？惟此遗踪，尚留一片荒凉之色。可见功名富贵，转眼浮云，曾何益于吾身！”平如衡道：“富贵虽不耐久，而芳名自在天地。今日欧阳公虽往，而平山堂一段诗酒风流，俨然未散。吾兄试看此寒山衰柳，景色虽甚荒凉，然断续低回，何处不是永叔之文章，动人留连感叹！”

二人论到妙处，忽见两个燕子，呢呢喃喃，飞来飞去，若有所言，若有所听。二人见了，不禁诗兴勃勃，遂叫家人取过笔砚，拂拭开一堵残壁，先是燕白颌题一首词儿在上面，道：

闻说当年初建，诗酒风流堪羡。曾去几多时，惟剩晚山一片。谁见，谁见，试问平山冷燕。

《如梦令》云间赵纵题

燕白颌题完，平如衡接过笔来，也题一首，道：

芍药过春无艳，杨柳临秋非线。时事尽更移，惟有芳名不变。休怨，休怨，尚有平山冷燕。

《如梦令》洛阳钱横题和

二人题罢，相顾而笑。又谈今论古，欢饮了半晌，方携手缓步而回。

回到观前，天色昏黑，只见许多衙役轿马，拥挤观前，甚是热闹。问人，方知是太守在大殿上做戏请客。二人见天晚人杂，因混于众人中，悄悄走到殿前一张，只见上面两席酒，坐着二客，不是别人，恰正是张寅与宋信，心下暗惊道：“他二人为何到此？”再看下席，却是府尊奉陪。恐怕被人看见，不敢久立，遂走回寓所，私相商量。

燕白颌道：“我们在家时，不曾听得他出门，为何反先在此处？”平如衡道：“莫非来打秋风？”燕白颌道：“若说打秋风，在老宋或者有之，张伯恭家颇富足，岂肯为此离家远涉至此？依小弟想来，只怕听见山小姐之事，亦作痴想，故暗拉老宋同北上，以为先下手计耳。”平如衡道：“兄此想甚是有理。他倚着父亲吏部之势，故有此想耳。我们却是怎样个算计方妙？”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江西吉水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欧阳文忠集》。

燕白颌道：“我们也没甚算计。此事乃各人心事，说又说不出，争执又争执不得，只好早早去了，且到京中再看机缘何如。”平如衡道：“既要去，明早就行，莫与他看见。知我二人进京，他一发要争先了。”燕白颌道：“有理，有理。明日须索早行。”二人睡过夜，到了次早，果然收拾行李，谢了主人，竟自雇船北去。不题。

你说宋信与张寅为何在此吃酒？原来宋信到了扬州，因与窦知府有旧，要在张寅面前卖弄他相识多，遂去拜见。又在窦知府面前夸说张寅是吏部尚书之子，与他相厚，同了进京。窦知府听见“吏部”二字，未免势利，故做戏请他二人。

戏到半本之时，攒盒小饮，窦知府因问道：“张兄进京，还是定省尊公老大人，还是别有何事？”张寅道：“止为看看老父，并无别事。”窦知府又问道：“子成兄为何又有兴进京？”宋信道：“这且慢说。且请问窦老先生：可曾闻得冷绛雪进京之后，光景怎么了？还是为妾，还是为婢？”窦知府笑道：“冷绛雪的事情，可谓奇闻。兄难道还不知道？”宋信道：“冷绛雪进京之后，晚生就往游云间，其实不知。”窦知府道：“山小姐自恃才高，又倚天子宠眷，一味骄矜，旁若无人，此乃兄所知者。不期冷绛雪这小小女子，到有些作用。到他府中，一见面就争礼不拜；山小姐出题考他，他援笔立就。竟将一个眼空四海的山小姐压服定了，不但不敢以婢妾相待，闻说山相公欲要将他拜为义女，山小姐犹恐辱了他，竟以宾客礼相待，又替他题疏加官号。天子听从，加他个女学士之衔，又将他父亲冷新赐与中书冠带荣身。你道奇也不奇？兄前日原为要处他出兄之气，不知他的造化，到因祸而得福。”

宋信听得呆了半晌，又问道：“果是真么？”窦知府道：“命下，冷新的冠带是本府亲送去的，怎说不真？”宋信道：“这等看来，山府之事，冷绛雪到也主持得几分了？”窦知府道：“闻得山小姐于冷绛雪之言无有不听，他怎么主持不得？”宋信听了，又沉吟半晌，因以目视张寅道：“这到是吾兄一个好机会。”张寅惊问道：“怎么是小弟的好机会？”宋信道：“这个机会，全要在窦老先生身上，须瞒不得。”张寅道：“既蒙窦宗师错爱，门生心事，不妨直告。”窦知府因问道：“张兄有甚心事？”宋信道：“张兄此行，虽为趋事尊公大人，然实实为闻得山小姐之名，意欲求以为配。到了京中，央求几个大老作伐，他两家门当户对，自有可成的道理。但以山小姐之才，必定爱才。张兄美才，一时未必得知。方才听得冷绛雪这等得时，连父亲冷大户俱加了冠带，何不借重窦老先生鼎力，央冷大户写一封书与冷绛雪，说知张兄求婚之意，托他于中周旋；再将张兄所刻佳篇，寄一册进去，使他知张兄美才。内中之心一动，外面之事便好做了。岂非一个好机会？”

张寅听了，满脸堆笑，因连连打恭，向窦知府道：“若蒙窦宗师高谊玉成，门生断断不敢忘报。”窦知府道：“要冷中翰写书进京，这也容易。本府自当为尊兄效一臂之力。”张寅称谢道：“既蒙慨允，明日再当造府拜求。”说完，又上席，完了下半本戏方散。

到了次日，张寅与宋信商量，备了一副厚礼，来拜送窦知府，求他转央冷大户写书进京，托冷绛雪宛转作伐；又将《张子新编》一册，求他并附寄进京，以见张寅有如此之才。窦知府接了礼物说道：“本府若不受厚礼，尊兄只说推辞了。”遂全全受了。因发一名帖，请冷中书来，面与他说知此事。冷中书怎敢违府尊之命，遂央郑秀才婉婉转转写了一封书，将《张子新编》

并封在内，叫女儿周全其事。写完封好，送与窦知府。窦知府遂当一个大分上送与张寅。张寅得了，如获至宝。因辞谢窦知府，与宋信二人，连夜赶了进京。及到了京中，见过父亲，访问方知山相公已不在朝。

原来山显仁为因女儿才高得宠，压倒朝臣，未免招许多妒忌，遂连疏告病，要辞归故乡。天子不准。当不得山显仁苦苦疏求，天子因面谕道：“卿既苦辞，朕也不好强留。但卿女山黛，朕深爱其著作，时有所命。卿若辞归，必尽室而行，便有许多不便，为之奈何？”山显仁奏道：“圣恩如此隆重，微臣安敢过辞。但臣积劳成病，阁务繁殷，实难支持，故敢屡渎。”天子道：“卿既不耐烦剧，城南二十里有皇庄一所，甚是幽僻，赐卿移居于内调理。卿既得以静养，朕有所顾问，又可不时召见；即卿女山黛，时有诗文，亦可进呈，岂不两便。”山显仁叩头感谢道：“圣恩念臣如此，真天高地厚矣！”遂领旨移居于皇庄之内。

这皇庄离城虽只一二十里，却山水隔绝，另是一天。内中山水秀美，树木扶疏，溪径幽折，花鸟奇异，风景不减王维之辋川，何殊石崇之金谷。山显仁领了家眷，移居于内，十分快意。仍旧盖了一座玉尺楼，与女儿山黛同冷绛雪，以为拈弄笔墨之所。皇庄是个总名，却有十余处园亭，可以随意游赏。山显仁虽然快乐，却因女儿已是十五六岁，未免要为他择婿。在阁内时，因山黛之名满于长安，人人思量要求，却都知道他为天子所宠，岂肯轻易嫁人，故人人又不敢来求。所以至今一十六岁，尚然待字。山显仁留心在公卿子弟中访看，并无一个略略可观，因暗想道：“只看明年春榜下，看有青年进士，招一个为妙。”不料张寅一到京，闻知山相公住在皇庄，一面与父亲说知，央大老来求，一面就差人将冷中翰的家书送至皇庄。

且说冷绛雪接了父亲的家信，拆开来看，知是张寅要求山小姐为婚，托他周全之意。又见内有《张子新编》一册，因展开一看，见《迁柳庄听莺》、《题壁》诸作风流秀美，不禁喜动颜色道：“好诗，好诗！何处有此美才！”

正看不了，忽山黛走来道：“冷姐姐看甚么？”冷绛雪看见是山黛，因回身笑说道：“小姐，恭喜贺喜！”山黛也笑道：“何忽出此奇语？小妹有何喜可贺？”冷绛雪道：“贱妾为小姐觅得一佳偶在此，岂不可贺？”山黛道：“姐姐谈何容易！漫道无婿，纵使有婿，又安得佳？”冷绛雪道：“若无婿，又何足言喜？若有婿不佳，又何足言贺？小姐请看此编便见。”遂将《张子新编》递与山黛。

山黛接了，先看名字是“云间张寅著”。因说道：“云间是松江了。”因再看诗，一连看了三两首，遂大惊道：“此等诗，方是才子之笔！不知姐姐从何处得来？”冷绛雪道：“是家父寄来，托贱妾与小姐作伐。贱妾常叹小姐才美如此，恐怕天地间没有个配得小姐来的丈夫，不期今日忽得此人，方信至奇至美之事，未尝无对。”山黛道：“才虽美，未卜其人何如。”冷绛雪道：“人第患无才耳。若果有才，任是丑陋，定有一种风流，断断不赋一村愚面目。此可想而知也。”山黛笑道：“姐姐高论，不独知才，兼通于知相矣。”二人大笑。再将《张子新编》细细而看，看一首，爱一首，二人十分欢喜，不胜击节。忽看到后面，见一首诗，题目是《题闵子祠壁，和维扬十二龄才女冷小姐原韵》：

又见千秋绝妙辞，怜才真性孰无之？

倘容秣马明吾好，愿得人间衣尽缁。

冷绛雪看见这首诗，忽然大惊道：“这又作怪了！”山黛问道：“姐姐

为何惊讶！”冷绛雪道：“此事一向要对小姐说，无因说起，故不曾说得。贱妾到尊府来时，路过闵子祠，因上去游览，一时有感，遂题了一首绝句在壁上。刚转得一身，不知谁人就题了一首在上面，就是此诗，一字不差。贱妾还记得后面落款是‘洛阳十六岁小书生平如衡奉和’。贱妾出庙门时，恰遇见一个小书生，正好十五六岁，衣履虽是个寒士，却生得昂藏俊秀，皎皎出尘。见贱妾出庙，十分徘徊顾盼，欲诉和诗之意。贱妾因匆匆上船，不及返视。至今常依依梦魂间，以为此生定然是个才子。不知今日何故，这个张子又刻作他诗。莫非那日所遇，即是此人？为何又改了姓名？岂不作怪！”山黛道：“原来有此一段缘故。或者为寄籍改名，也未可知。要见明白，却也不难：这张生既要求亲，定然要来拜谒。姐姐既识其面，待他来时，悄悄窥视，若原是其人，则改移姓名不消说了。”冷绛雪道：“除非如此，方见明白。”

二人说罢，又将余诗看去，只见下一首即写着：

《有怀闵子祠题壁诗人，仍用前韵》

相逢无语别无辞，流水行云何所之？

若有蓝桥消息访，任教尘染马蹄缁。

冷绛雪看了，默然良久，暗想道：“看他这一首诗意，分明是因壁间之诗，有怀于我。”又暗自沉吟半晌道：“你既有怀于我，为何又央我求婚于小姐？”心下是这等想，便不觉神情惨淡，颜色变异。

山黛看见，早已会意，因宽慰说道：“细观此诗，前一首尚是怜才，而表其缁衣之好，后一首则蓝桥消息，明明有婚嫁之求了。诗意既有所属，岂有复求小妹之理？其中尚有差悞。”冷绛雪道：“家君书中写得明明白白，安得差悞？”山黛道：“尊翁之书固然明白，而此生之诗却也不甚糊涂。若无差悞，定有讹传。此时悬解不出，久当自知。”冷绛雪道：“有差悞，无差悞，且听之。只就诗论诗，诗才如此之美，有令人忘情不得。”山黛道：“才人以才为命，有才如此，情岂能忘？然亦不可太多，太多则自苦矣。此生既有美才，必有深情。观《题壁》与《有怀》二作，其情之所钟，已见大概。姐姐何必过于踌躇，令情不自安。”冷绛雪道：“小姐之言，固虽甚透，但情之生灭，亦不由人。闵祠一面，见怀二诗，此情之所不能忘；而消息难寻，此又情之所以多也。安禁而能不踌躇？”山黛道：“消息难寻，此特没情蠢汉之言，若深情人，决不作此语。蓝桥岂易寻消息者耶？而至今何以传焉？此生引以明志，情有在也，姐姐又何虑焉？”冷绛雪无语，俯首而笑。二人再将余诗看完，十分爱慕。山黛与冷绛雪商议道：“尊公寄诗之事，且莫要说起。且看他怎生样来求。”二小姐在闺中商议。不题。

却说张寅见冷大户的家信送了入去，定然有效，迟了数日，遂与父亲讲明，央了一个礼部孙尚书，来与山显仁说亲。山显仁见女儿已是一十六岁，年已及笄，遂不拒绝，只回道：“小女薄有微才，为圣主所知，必须才足相当，方敢领教。张老先生令郎果有大才，乞过舍一会，再商许可。”

孙尚书即以此言回复张寅，张寅遂欣然欲往。宋信闻知，连忙拦住道：“去不得，去不得，一去便要决撒。”张寅问道：“这是为何？”宋信道：“你还不知山小姐之为人。他才又高，眼又毒。你若不去，他道你是个吏部尚书之子，又兼媒人称扬，或者一时姻缘有分，糊涂许了；兄若自去，倘或

一时问答间有甚差错，被他看破，莫说尚书，便是皇帝为媒，那丫头也未必肯。兄肯听依小弟之意，只是推托不去为妙。”张寅道：“不去固妙，但将何辞推托？”宋信道：“只说途中劳顿有恙，若要看才，但将《张子新编》送去。如此便有几分指望。”张寅欢喜道：“有理，有理。”随央孙尚书写书，回说：“途中辛苦，抱恙不能晋谒，先呈诗稿一册请政。伏乞怜才，许谐秦晋，庶不失门楣之庆。”

山显仁接了《张子新编》一看，见诗甚清新，十分欢喜，因面付与山黛道：“我连年留心选才，公侯子弟遍满长安，并无一个略略中意。今看张寅的《新编》，到甚是风流香艳。我儿你可细细一看，你若中意，我便有处。”山黛道：“诗虽甚好，但人不肯来，其中未必无抄誊盗袭之弊。”山显仁道：“我儿所虑亦是。但看此诗俱是新题，自非前人之作；若说时人，我想时人中那里又有这等一个才子与他抄袭？”山黛道：“天地生才，那里限得？孩儿之才，自夸无对，谁知又遇了冷家姐姐。张寅之外，安知更没张寅？只是索来一见为真。”山显仁拗不过山黛，只得又写信回孙尚书，定要张寅一见。

孙尚书报知张寅，张寅着忙，又与宋信商议。宋信道：“前日还在可去不可去之间，今日则万万不可去矣。”张寅道：“这是为何？”宋信道：“前日若去，泛然一见，彼此出于无心，还在可考不考之间；今日屡逼而后去，彼此俱各留意，虽元无意要考，也要考一考矣。”张寅道：“若果要考，这是万万去不得了。且再捱几日看机会。”宋信道：“有甚机会看得？只是再另央一位当权大老去作伐，便是好机会。”张寅听信，只得与父亲说知，又央一个首相去求亲。不题。

却说冷绛雪自从见了平如衡怀他之诗，便不觉朝思暮想，茶饭都不喜吃。每常与山小姐花前联句，月下唱酬，百般韵趣。今日遇着良辰美景，情景都觉索然，虽勉强为言，终不欢畅。山小姐再三开慰，口虽听从，而心只痴迷，每日只是恹恹思睡。山小姐欲致张寅一见，以决前疑，而张寅又苦辞不来。冷绛雪渐渐形容消瘦，山小姐十分着急。欲与父亲说知，却又不便启齿；欲再含忍，又怕冷绛雪成病。正没法处，忽闻圣旨遣一中贵召父亲入朝见驾。此时山显仁病已痊了，便不敢推辞，遂同中贵肩舆入朝，朝见于文华殿。

朝见毕，天子赐坐，因问道：“朕许久不见卿，不知卿女山黛曾择有佳婿否？”山显仁忙顿首谢道：“蒙圣恩垂念，实尚未曾择得。”天子道：“以卿门第，岂无求者？”山显仁道：“求者虽多，但臣女山黛蒙圣恩加以才女之名，不肯苟且托之匪人，有辜圣眷，故犹然待字也。”天子道：“卿既未曾选得，朕到为卿选得二人在此。”山显仁奏道：“微臣儿女之私，怎敢上费圣心，但不知选者是何人？”天子道：“南直学臣王袞，昨有疏特荐两个才子，头一个是松江燕白颌，第二个是洛阳平如衡，年俱不满二十。疏称他才高雕绣，学贯天人，悬笔万言可以立就。又献燕白颌的《燕台八景诗》。朕览之，果是奇才。昨已有旨征召去了。待征诏到时，朕当于二人中择一佳者，为卿女山黛主婚。”山显仁连连叩头谢恩。天子又赐酒饭，留连了半日，方放还家。

山显仁一到家，就与女儿一一说知此事。山黛听见说两个才子，一个是洛阳平如衡，心下暗惊道：“原来果另有一个平如衡，则张寅此诗的系窃取无疑矣！”一时尚未敢与父亲说明，只含糊答应道：“圣恩隆重如此，何以报答！”一面说罢，一面就走到冷绛雪卧房中来说道：“姐姐不必过虑，小妹有一桩喜事来报你知道。”冷绛雪忙惊问道：“小姐有何喜事报我？”山

小姐不慌不忙，细细而说。只因这一说，有分教：柳中鹦鹉语，雪里鹭鸶飞。
不知说出甚么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乍见芳香投臭味 互争才美费商量

词曰：

只怕不春光，若是春光自媚。试看莺莺燕燕，来去浑如醉。饶他金屋好花枝，莫不恹恹睡。
但愿芳香艳冶，填满河洲内。

《好事近》

话说山小姐闻知平如衡消息，连忙报知冷绛雪说道：“今日圣上特召爹爹进朝，说南直隶学臣疏荐两个才子。你道是谁？”冷绛雪道：“贱妾如何得知，乞小姐明言。”山小姐道：“一个是松江人，叫做燕白颌；那一个，你道奇也不奇，恰正是姐姐所说的洛阳平如衡。”冷绛雪道：“平如衡既另有一人，这张寅却又是谁？莫非一人而有两名？”山小姐道：“这个未必。圣上说燕白颌与平如衡才批旨去征召，这张寅已在京师，岂有是一人之理。”冷绛雪道：“若非一人，为何张子之诗竟是平子之作？”山小姐道：“以小妹看来，这个张寅定非端士。”冷绛雪道：“小姐何以得知？”山小姐道：“他既要求亲，若果有真才，自宜挺然面谒。为何只要权贵称扬，而绝不敢登门？若非丑陋，定是无才。这《张子新编》，大约是他人旧作，而窃取以作嫁衣裳也。”冷绛雪道：“小姐此论，甚是有理。”山小姐道：“平如衡既为姐姐刮目，又为学臣特荐，闵祠二诗又见一斑，其为才子无疑矣。天子欲为小妹择婿，小妹当为姐姐成全闵子祠之一段奇缘，以作千秋佳话。”冷绛雪道：“闵庙奇缘虽尚未可知，而小姐美意亦已不朽矣。但妾想学臣所荐二人，平生既实系才子，则那燕子定是可儿。小姐原以白燕得名，那生又名燕白颌，互为颠倒，此中似有天意。今又蒙圣主垂怜，倘能如愿，岂非人生快事！”山小姐道：“姻缘分定，且自由他。今得姐姐开怀，大是乐事。”就扯了冷绛雪，同到玉尺楼去闲耍。正是：

鸟长便能语，花开自有香。

旧时小儿女，渐渐转柔肠。

按下山小姐与冷绛雪闺中闲论不题。且说燕白颌与平如衡，自离扬州，虽说要赶到京师，然二人都是少年心性，逢山要看山，逢水要看水，故一路耽耽搁搁，直度过了岁，方才到京。到京之日，转在张寅之后。

二人到了京师，寻了一个寓所，在玉河桥住下，就叫一个家人去问山阁老的相府在那里。家人去问了来回道：“山阁老已告病回去多时了。”燕白颌与平如衡听了大惊道：“怎你我二人这等无缘！千山万水来到此处，指望一见山小姐，量量尔我之才，不期不遇。他又是个秦人，这一告病去了，便远隔山河，怎能得见？”燕白颌还不肯信，又叫家人买了一本新《缙绅》来看。揭开第一叶，见宰相内并无山显仁之名，知道是真，使情兴索然。平如衡虽也不快，却拿着《缙绅》，颠来倒去，只管翻看。

燕白颌道：“人已去矣，看之何益？”平如衡道：“有意栽花，既已无成；无心插柳，或庶几一遇。向日与兄曾说的冷绛雪，想在京中，故查一查看。燕白颌笑道：“偌大京师，如大海浮萍，吾兄向何处寻起？”平如衡道：“兄不要管我，待小弟自查。”因再四捡来捡去，忽捡着一个鸿胪少卿 姓冷，因大喜道：“这不是！”燕白颌又笑道：“兄痴了？天下有名姓尽同，尚然

鸿胪（lú，音卢）少卿——鸿胪寺，官署名，职掌朝祭礼仪，主管为鸿胪寺卿。少卿为副职。

不是，那有仅一冷姓相同，便确确乎以为绛雪之家。天下事那有如此凑巧！”平如衡道：“天下事，要难则难，要容易便容易。兄不要管我，待小弟自去一访。是不是，也可尽小弟爱才之心。”大家又笑笑，各自安歇。

到次日清晨，燕白颌尚未起身，平如衡早已自去寻访了。燕白颌起来闻知，因大笑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千古名语！”吃了早饭，尚不见来家，又听得城南梅花盛开，自家坐不住，遂带了一个小家人，独自出城南闲耍去。

出了城，因天气清明，暖而不寒，一路上断断续续有梅花可看，遂不觉信步行有十数余里。忽到一处，就象水尽山穷一般，因问土人道：“前面想是无路了？”土人笑道：“转入山去，好处尽多，怎说无路？”燕白颌依他转过山脚，往里一望，只见树木扶疏幽秀，又是一天，心甚爱之，只得又走了入去。一步一步，皆有风景可观，不觉又行了二三余里。心虽要看，争奈足力不继，行到一座花园门首，遂坐下歇息。歇息稍定，再将那花园一看，只见：

上下尽翳碧瓦，周遭都是红墙。雕甍画栋吐龙光，凤阁斜张朱网。娇鸟枝头百啭，名花栏内群芳。风流富贵不寻常，大有侯王气象。

燕白颌看见那花园规模宏丽，制度深沉，象个大贵人庄院，不敢轻易进去。又坐了一歇，不见一个人出入，心下想道：“纵是公侯园囿，在此郊外，料无人管，便进去看看，也无妨碍。”遂叫家人立在门外，自家信步走了入去。园内气象虽然阔大，然溪径布置，却甚透迤有致。燕白颌走一步爱一步，便不觉由着曲径回廊，直走到一间阁下。阶下几树梅花，开得甚盛，遂绕着梅花步来步去，引领香韵。

正徘徊间，忽听得阁上窗子开响，忙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少年美女子，生得眉目秀美，如仙子一般，无心中推窗看梅，忽见燕白颌在阁下，彼此觑面一看，各各吃了一惊。那美女连忙避入半面，把窗子斜掩。燕白颌看得呆了，还仰脸痴痴而望。只见阁上走下两个仆妇来问道：“你是甚么人？擅自走到这个所在来。”燕白颌道：“我是远方秀士，偶因看梅到此。”那妇人道：“这是甚么所在，你也不问声，竟撞了进来。若不看你年纪小，又是远方人，叫人来捉住才好。还不快走出去！”

燕白颌见势头不好，不敢回言，只得急急走出园外来，心下想道：“天下怎有这样标致女子！我燕白颌空长了二十岁，实未曾见。”因坐在园门前，只管呆想。跟来的家人见他痴痴坐着不动身，因说道：“日已沉西了。还有许多路，再耽搁不得了。燕白颌因问道：“带得有笔砚么？”家人道：“有。在拜匣里。”燕白颌遂叫取了出来，就在园门外旁边粉壁上，题诗一首道：

闲寻春色辨婵妍，尽道梅花独占先。

天际忽垂倾国影，梅花春色总堪怜。

燕白颌才写完，正要写诗柄落款，忽园外走了一个童子来看见，大声骂道：“该死的贼囚根子！这是甚么所在，又不是庵观寺院，许你写诗在墙上。待我叫人来拿你！”遂一径飞跑了进去。家人见说慌了，忙说道：“相公快去了罢！这一定是公侯大人家，我们孤身，怎敌得他过。”燕白颌着了急，也不敢停留，遂叫家人收了笔砚，忙忙照旧路一直走了回去，不题。

你道这园是甚么所在？原来就是天子赐与山显仁住的皇庄数内的花园。

皇庄正屋虽只一所，园亭到有五六处，有桃园、李园、柳园、竹园，这却叫做梅园。那一座阁，叫做先春阁。山显仁因春初正是梅花开放时节，故暂住于内赏玩。这日因偶然感了些微寒，心下不爽，故山小姐来看父亲。见父亲没甚大病，放了心，遂走到先春阁上来看梅。忽推窗看见了燕白颌，人物俊秀，年纪又青，此时山黛已是一十六岁，有美如此，有才如此，岂有无情之理？未免生怜，伫目而视。不料忽被仆妇看见，赶了出去，心下甚是依依。正倚着窗子沉吟想像，忽见童子跑了进来，口里乱嚷道：“甚么人在园门墙上写得花花绿绿，还不叫人去捉住他！”山小姐听了，情知就是那生，因喝住道：“不要乱嚷，待我去看。”童子见小姐分付，不敢再言，竟走了进去。

小姐因见此园是山中僻地，无人来往，遂带了两个侍妾，亲步到园门边。远远望去，便见园门外粉壁上写得龙蛇飞舞，体骨非常，心下先已惊讶道：“字到写得遒劲，不知写些甚么？”及走到面前一看，却是一首诗，忙读一遍，知就是方才遇我感兴之作，心下十分喜爱，道：“好诗，好诗！借‘梅花春色’赞我，寓意微婉，大有风人之旨。我只道此生貌有可观，不期才更过之。我阅人多矣，从未见才貌兼全如此生者。但可恨不曾留得名姓，叫我知他是谁……”因沉吟了半晌，忽想道：“我看此诗之意，大有眷恋，此生定然还要来寻访。莫若和他一首，通个消息与他，也可作一线机缘。”一面就分付侍儿去取笔砚，一面又想道：“我若和在上面，二诗相并，情景宛然，明日父亲见了，岂不嗔怪？”又想想道：“我有主意了。因叫侍儿去唤一个大家人，用石灰将壁上诗字涂去，却自于旁边照他一般样的大字，也纵横横和了一首在上面，也不写出诗柄，也不落款。自家题完，又自家读了两遍，自家又叹了几口气，依旧进园中去了。

到晚间，山显仁病已好了。罗夫人放心不下，叫家人立逼着将山相公与小姐都接了回大庄上去了。不题。

且说燕白颌被童子一惊，急急奔回，直走出山口，见后面无人追赶，方才放心。心下想道：“古称美人沉鱼落雁，眉似远山，眼横秋水，我只道是个名色，那能实实如此。今看阁上美人，比花解语，似玉生香，只觉前言尚摹写不尽。我燕白颌平生爱才如命，今睹兹绝色，虽百才子吾不与易矣！”心上想念美人，情兴勃勃，竟忘却劳倦，一径欢欢喜喜，走向寓所。进门便问：“平相公回来了么？”家人道：“回来久了。”燕白颌一路叫了进来道：“子持兄，访得玉人消息何如？”

平如衡睡在床上，竟不答应。燕白颌走到床前，笑问道：“吾兄高卧不应，大约是寻访不着，胸中气苦了。”平如衡方坐起来道：“白白走了许多路，又受了一肚皮气，那人毕竟寻访不着。你道苦也不苦！”燕白颌道：“寻不着便罢了，有甚么气？”平如衡道：“那冷鸿胪山西人，粗恶异常，说我问了他家小姐，坏他的闺门，叫出许多衙役与恶仆，只是要打。幸亏旁人见我年少，再三劝解，放我走了。不然，鸡肋已饱尊拳矣。如何不气？”燕白颌笑道：“吾兄不得而空访，小弟不访而自得。岂非快事！”平如衡听了，大惊道：“难道兄在那里遇见了绛雪么？”燕白颌道：“弟虽未遇绛雪，而所遇之美者，恐绛雪不及也。”平如衡笑道：“美或有之，若谓过于绛雪，则未必然。且请问在何处相遇？”

燕白颌道：“小弟候兄不回，独步城南，因风景可爱，不觉信步行远。偶因力倦少憩，忽见一所花园富丽，遂入去一观。到了一座阁下，梅花甚盛。小弟正尔贪看，忽阁上窗子开响，露出一位少年女子，其眉目之秀媚，容色

之鲜妍，真是描不成画不就，虽西子、毛嫱，谅不过此！那女子见了小弟，却也不甚退避。小弟正要饱看，忽被两个家人媳妇恶狠狠的赶了出来。小弟被他赶出，情无所寄，因题了一首绝句，大书在他园门墙上。本要落个款，通个姓名，使他知道，不期诗才写完，款尚未落，又被一个小恶仆看见，说我涂坏了他家墙壁，恶声骂詈，跑进去叫人来拿我。我想那等样一个园子，定是势要公卿人家。我一个远方寒士，怎敌得他过？只得急急走了回来。小弟虽也吃了些虚惊，却遇平生所未遇，胜于吾兄多矣。”

平如衡笑道：“吾兄只知论美，不知千古之美，又千古之才美之也。女子眉目秀媚，固云美矣；若无才情发其精神，便不过是花耳、柳耳、莺耳、燕耳、珠耳、玉耳，纵为人宠爱，不过一时。至于花谢柳枯、莺衰燕老、珠黄玉碎，当斯时也，则其美安在哉？必也美而又有文人之才，则虽犹花柳，而花则名花，柳则异柳，而眉目顾盼之间，别有一种幽悄思致，默默动人。虽至莺燕过时，珠玉毁败，而诗书之气、风雅之姿固自在也。小弟不能忘情绛雪者，才与美兼耳。若兄纯以色言，则锦绣脂粉中，尚或有人，以供吾兄之饿眼。”

燕白颌一团高兴，被平如衡扫灭一半，因说道：“吾兄之论，未尝不是。小弟亦非不知以才美。但觉阁上女子，容光色泽，泠泠欲飞，非具百分才美，不能赋此面目。使弟一见，心折魂消，宛若天地间山水烟云俱不足道。以小弟推测想之，如是美女，定有异才。即使其父兄明明告我道无才，我看其举止幽闲静淑，若无才，必不能及此也。”平如衡笑道：“弟所论者，乃天下共见之公才；兄所言者，则一人溺爱之私才也。未登泰山，自见天下之大，这也难与兄争执。只可惜兄未及见吾绛雪耳。如见绛雪，当不作如是观。”燕白颌道：“冷绛雪已作明月芦花，任兄高抬声价，谁辨兄之是非？至于阁上美人，相去不过咫尺，虽侯门似海，有心伺之，尚可一见。兄若有福睹其丰姿，方知小弟为闺中之碧眼胡也。”二人争说谈笑不已。家人备了夜宵，二人对酌，直到夜深，方才歇息。

到了次日，燕白颌吃了早饭，就要邀平如衡到城南同去访问。昨日跟去的家人说道：“相公不要去罢。那个园子定是大乡绅人家。昨日相公题诗在他墙上，他家人不知好歹，就乱骂，还要叫家人拿我们。幸亏走得快，不曾被他凌辱。今日若再去，倘若看见，岂不又惹是非？况这个地方，比不得在松江，人都是知道的。倘为人所算，叫谁解救？不如同平相公到别处去顽耍罢。”平如衡听了，连连点首道：“说得有理。我昨日受了冷鸿胪之气，便是榜样。”燕白颌口虽不言，心下只是要去访问。大家又混了一会，燕白颌竟悄悄换了一件青衣，私自去了。

又过了一会，平如衡寻燕白颌讲话，各处都不见，家人想道：“定然又到城南去了。”平如衡着慌道：“大家同去犹恐不妙，他独自一人走去，倘惹出事来，一发无解。我们快赶了去方妙。”遂带了三四个家人，一径出城赶来，不题。

却说燕白颌心心念念想着阁上美人，要去访问，见平如衡与家人拦阻，遂独自奔出城来，心下暗想道：“我再入他园内去，便恐怕有是非；我只在

泠（líng，音零）泠——形容声音清越。

碧眼胡——胡，我国古代对北方和西方各族的泛称，以及来自这些民族的东西，如胡琴、胡桃等。泛指有蓝眼睛的人，一般为阿拉伯商人，能识别珍宝。

园外访问，他怎好管我？就是昨日题诗，也只有一个童子看见。我今日换了衣服，他也未必认得；就是认得，我也可与他胡赖。”主意定了，遂欣然出了城，向南而走。昨日是一路看花看柳，缓步而行，遂不觉路远。今日是无心观景，低着头只是走，心上巴不得一步就到，只觉越走越远。心上急了一会，见走不到，只能转放下心道：“想昨日之事，妙在他见了我不慌忙避去，此中大有情景。只可惜我那首诗未落得姓名，他就想我，也没处下手。”又想道：“我的诗写在园门外，他居阁中，连诗也未必能见；就是见了，也不知他可识几个字儿。这且由他。如今且去访问他姓名，若是乡宦人家，未曾适人，我先父的门生故吏，朝中尚有许多，说不得去央及几个，与我作媒。若能成就，也不枉我进京一场。”心下是这等胡思乱想，便不知不觉，早已望见花园。

燕白颌虽一时色胆如天，高兴来了，想起昨日受童子骂詈，心下又有几分怯惧，不敢竟走，只一步一步的漫漫的捱将上来，看见园前无人出入，方放胆走到昨日题诗之处。抬头一看，只见字迹照旧在上，心下想道：“我便说空费了一番心思。题诗在上，今日美人何处？谁来揪采？岂非明珠暗投，甚为可惜。还是我自家来赏鉴。”因再抬头一看，忽惊讶道：“我昨日题的诗不是此诗，怎么变了？”又看看道：“这字也不是我写的了。我昨日写的潦潦草草，这字龙蛇有体，大是怪事。莫非做梦？”呆了半晌，复定定神，看那首诗道：

花枝镜里百般妍，终让才人一着先。

天只生人情便了，情长情短有谁怜？

燕白颌读完，大惊大喜道：“这是那里说起！我昨日明明题的诗，今日为何换了？莫非美人看见，和韵之作？为何我的原唱却又不见？”又读了一遍，因思道：“看此诗意，明明是和韵答我昨日之意。我的原唱不见，毕竟是他涂去，恐人看见不雅。”因孜孜叹息道：“我那美人呀，我只道你有美如此，谁知你又有才如此，又慧心如此。我想天地生人的精气，生到美人，亦可谓发泄尽矣。”想完，又将诗读了两遍，愈觉有味，道：“我昨日以倾国之色赞他，他就以花妍不如才美赞我，末句‘情长情短’，大有蕴藉。我燕白颌从来未遇一个知心知意的知己——”因朝着壁诗恭恭敬敬作了两个揖道：“今日蒙美人和诗，这等错爱，深谢知己矣！”正立着痴痴呆呆想，听见园内有人说话出来，恐怕认得，慌忙远远走开。心下又想道：“我昨日不落款者，是被那恶奴赶逐。我那美人为何今日也不写个姓名？叫我那里去访问？”又想道：“园内不好进去，恐惹是非。园外附近人家去访问一声，却也无碍。”只得从旧路走回来，寻个人家访问。怎奈此山僻之处，虽有几家人家，都四散住开，却不近大路。大路上但有树木，并无人家。

燕白颌正尔踌躇，忽丫路上走出一个老和尚来。燕白颌看见，慌忙上前与他拱手道：“老师父请了。”那老和尚看见燕白颌人物俊秀，忙答道：“小相公请了。”燕白颌道：“请问老师父：前面那一所花园，是甚么乡官人家的？”老和尚笑道：“那里有这样大乡官？”燕白颌道：“不是乡官，想是公侯人家？”老和尚又笑笑道：“那里有这等大公侯？”燕白颌道：“不是乡官，又不是公侯，却是甚等人家？”老和尚道：“是朝廷的皇庄。你不见房上都是碧瓦，一带都是红墙？甚么公侯乡官，敢用此物？”燕白颌听，着

惊道：“原来是皇庄！又问道：“既是皇庄，为何有人家内眷住在里面？”那老和尚道：“相公，你年纪青，又是远方人，不知京师中风俗。这样事，是问不得的。他一个皇庄，甚人家内眷敢住在里面？”燕白颌道：“我学生明明见来。”老和尚道：“就有人住，不是国戚，定是皇亲。你问他做甚？幸而问着老僧，还不打紧，若是问着一个生事的人，便要拿鹅头、扎火囤，骗个不了哩！”

燕白颌听了，惊得吐舌，因谢道：“多承老师指教，感激不尽。”老和尚说罢，拱拱手就别去了。燕白颌见老和尚说得利害，便不敢再问，遂一径走了回来。只因这一回去，有分教：酒落欢肠，典衣不惜；友逢知己，情话无休。不知果然就得回去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醉逼典衣忽访出山中宰相 高悬彩笔早惊动天上佳人

词曰：

风流才子凌云笔，无梦也生花。挥毫当陛，目无天子，何有雏娃？

岂期闺秀，雕龙绣虎，真若涂鸦。始知天钟灵异，蛾眉骏骨，不甚争差。

《青衫湿》

话说燕白颌因访阁上美人姓名，忽遇老和尚，说出皇庄利害，因不敢再问，恐惹是非，遂忙忙走了回来。到了一个村镇市上，方才定了性，立住脚。他出门时，因瞒着平如衡，不曾吃得午饭，到此已是未申之时，肚中微微觉饥。忽见市稍一竿酒旗飘出，满心欢喜，竟走了进去，拣一副好座头坐下。

此虽是一个村店，窗口种了许多花草，到还幽雅。燕白颌坐下，店主人随即问道：“相公还是自饮，还是候朋友？”燕白颌道：“自己饮，没有朋友。”店主人道：“用甚么肴？”燕白颌道：“不拘，有的只管拿来。酒须上好。”店主人看见他人物清秀，衣饰齐整，料是富贵人家，只拣上品肴饌并美酒，搬了出来。

燕白颌一面吃，一面想美人 and 诗之妙。因叫店主取笔砚默写出来，放在桌上，读一遍，饮一杯，十分有兴。因想道：“昨日平子持还笑我所遇的美人徒有其美，却无真才，不如他遇的冷家女子，才美兼全，叫我无言回答。谁知我的美人，其才又过于其美。今日回去，可以扬眉吐气矣。”想罢，哈哈大笑，又满饮数杯。忽又想道：“冷家女子题诗，是自家寄兴，却与子持无干；我那美人题诗，却是明明属和，非与我燕白颌有默默相关，焉肯为此？此又胜于子持多矣。”想罢，又哈哈大笑，又满饮数杯。又想道：“但是他遇的美人，虽无踪迹，却有了姓名；我遇的美人，踪迹虽然不远，姓名却无处访问，将如之何？那和尚说，不是国戚，就是皇亲。我想这美人，若生于文臣之家，任是尊贵，斯文一脉，还好访求；若果是皇亲国戚，他倚着椒房之贵，岂肯轻易便许文人？岂不又是遇而不遇了！”因叹一口气道：“我那美人，你这一首诗岂不空做了？难道我燕白颌与美人对面无缘？”

燕白颌此时已是半酣，寻思无计，心下一苦，拿着一杯酒，欲饮不饮，忽不觉堕下几点泪来。店主人远远看见，暗笑道：“这相公小小年纪，独自一个人，哈哈笑了这半晌，怎么这会子又哭起来，莫非是个呆子？”因上前问道：“相公，小店的酒可是好么？”燕白颌道：“好是好，也还不算上好。”店主人笑道：“若不是上好，怎么连相公的眼泪都吃了出来？”燕白颌道：“我自有心事堕泪，与酒何干？快烫热的来，我还要吃。”店主人笑应去了。

燕白颌又饮了几杯，又想道：“就是皇亲国戚，他女儿若是想我，思量要嫁我，也不怕他父母不从。他若嫌我寒士，我明年就中个会元状元与他看，那时就不是寒士了，他难道还不肯？”想到快活处，又哈哈大笑起来，不觉又吃了数杯。

店主人见他七八分醉意，因上前问道：“相公尊寓不知在城外，还是城中？若是城中，日色已西，这里到城中还有七八里，也该行了。”燕白颌道：“我寓在城中玉河桥，既是晚了，去罢。”遂立起身来，往外竟走。店主人慌忙拦住道：“相公慢行，且算还了酒钱着。”燕白颌道：“该多少？”

椒房——汉代后妃宫室，用椒和泥涂壁，取其温暖有香气，含有多子之意，故名。亦用为后妃的代称。

店主人道：“酒肴共该五钱。”燕白颌道：“五钱不为多，只是我今日不曾带来。我赊去，明日叫家人送来还你罢。”说完，又要走。店主人见他只管要走，着了急，因说道：“这又是笑话了！我又不认得相公是谁，怎好赊去？”燕白颌道：“你若不赊，可跟我回去取了罢。”店主人道：“回往一二十里，那有这些闲人跟你去！”燕白颌道：“送来你又不肯，跟去取你又不肯，我又不曾带来，难道叫我变出来还你？”店主人道：“相公若不曾带来，可随便留下些当头，明日来取，何如？”燕白颌道：“我随身只有穿的两件衣服，叫我留甚么作当？”店主人道：“就是衣服，脱下来也罢了。”燕白颌已是七八分醉的人，听见说要脱衣服，一时大怒，因骂道：“狗奴才，这等可恶！我赵相公的衣服，可是与你脱的？”一面说，一面竟往外走。店主人着了急，也大怒道：“莫说你是赵相公，就是山阁老府中的人，来来往往，少了酒钱，也要脱衣服当哩。”

燕白颌听见说山阁老，因问道：“那个山阁老？”店主人道：“朝中能有几个山阁老？要问！”燕白颌道：“闻得山显仁已告病回去了，为何有人在你这里往来？”店主人道：“大风大雨回那里去？这闲事你且休管，请脱下衣服来要紧。一动粗，相公便没体面了。”一只手扯住，死也不放。

燕白颌要动手打他，却又打他不倒。正没奈何，忽见平如衡带了两三个家人赶来。看见燕白颌被店主人扯住，因一齐拥进来道：“在这里了！这是为何？”燕白颌看见众人来，方快活道：“这奴才可恶！吃了他的酒，就要剥我的衣服。”众家人听了，便发作道：“这等可恶！吃了多少酒钱，就要剥衣服？既开了店，也有两只眼看看人，我们相公的衣服，可是与你剥的？”说罢，兜脸一掌。

店主人看见不是势头，慌忙放了手道：“小人怎敢剥相公的衣服，只说初次不相认，求留下些当头。”平如衡道：“要留当头，也须好说，怎动手扯起来？”众家人俱动手要打，转是燕白颌拦住道：“罢了，小人不要与他计较。可称还他五钱银子，我还有话问他。”众家人见主人分付，便不敢动手，因称了五钱银子与他。

店主人接了银子，千也陪罪，万也陪罪。燕白颌道：“这都罢了。只问你：你方才说山阁老不曾回去，可是真么？”店主人道：“怎么不真？”平如衡听了，忙插上问道：“山阁老既不曾回去，如今在那里住？”店主人道：“就住在前面灌木村。”平如衡道：“离此还有多远？”店主人道：“离此只有七八里远。”燕白颌道：“都说他告病回去了，却原来还住在此间。”

平如衡因笑对燕白颌道：“兄说也不说一声，竟自走了出来，使小弟那里不寻，恐兄落入圈套，故赶了来。不期兄到访出这个好消息。”燕白颌笑道：“这个算不得好消息，还有绝妙的好消息，不舍得对兄说。”平如衡道：“有甚好消息？无非是阁上之人，有了踪迹下落。”燕白颌笑道：“若止是踪迹下落，怎算得好消息？不是气兄说，我这个好消息，连美人心上的下落都打探出来了。”平如衡惊问道：“这就奇了！何不明对小弟一说？”燕白颌笑道：“若是对兄说了，兄若不妒杀，也要气杀。”

众家人见二人只管说话，因说道：“天将晚了，须早早回去罢。”燕白颌还打帐同平如衡吃酒，平如衡道：“路远，回去吃罢。”遂同了出来。

一路上，平如衡再三盘问，燕白颌笑道：“料也瞒兄不得。”因将袖中抄写的诗递与平如衡道：“小弟不消细说，兄只看此诗便知了。”平如衡接了一看，嘻嘻笑道：“兄不要骗我，这诗是兄自做的。”燕白颌笑道：“兄

原来只晓的做诗，却不会看诗。你看这诗，吞吐有情，低徊不已。非出之慧心，谁能有此幽悄？非出之闺秀，谁能有此香艳？兄若认做小弟之笔，岂不失之千里！”平如衡道：“小弟只是不信，难道美人中又生一个才子不成？”燕白颌道：“兄若不信，明日同兄去看，此诗尚明明写在墙上。”平如衡道：“他明明写在墙上和你，岂不虑人看见耻笑？”燕白颌道：“美人慧心妙用，比兄更高。兄所虑者，美人已虑之早矣。他将小弟原唱涂去，单单只写他和诗在上：在小弟见了，自然知道是他和诗；他人见之，如何能晓？”

平如衡听了，又惊又喜道：“兄这等说来，果是真了？我只道冷绛雪独擅千古之奇，如今却有对了。且问你：曾访着他姓名么？”燕白颌道：“姓名却是难访。”平如衡道：“为何难访？”燕白颌道：“我曾问个老和尚，他说那座园是朝廷的皇庄，来往的都是皇亲国戚。谁敢去问？若问着无赖之人，便要拿鹅头、扎火围哩。”平如衡道：“这等说来，你的阁上美人，与我壁间女子，都是镜花水月，有影无形，只好当做一场春梦。我二人原为山小姐而来，既是山相公还在这里，莫若元去做本来的题目罢。”燕白颌道：“山小姐原该去见，但只恐观于海者难为水，今既见了阁上美人，这等风流才美，那山小姐纵然有名，只怕又要减等了。”平如衡道：“见了方知，此时亦难悬断。”

二人回到寓所，已是夜了。家人收拾夜宵，二人对酌。说来说去，不是平如衡夸奖冷绛雪，便是燕白颌卖弄阁上美人，直讲到没着落处，只得算计去访山小姐。正是：

鱼情思得水，蝶意只谋花。

况是才逢色，相思自不差。

燕白颌与平如衡算计要见山小姐不题。却说山小姐自见了阁下书生与园墙上题诗，心下十分想念。因母亲接了回家，遂来见冷绛雪说道：“小妹今日侥幸，也似姐姐在闵子庙一般，恰遇见一个少年才子。”冷绛雪道：“怎生相遇？”山小姐道：“小妹看过父亲，偶到先春阁上去看梅，忽然推开窗子，只见下面梅花边立着一个少年，生得清秀可喜，见小妹在阁上，甚是留盼。不期被仆妇看见，将他恶狠狠赶了出去。”

冷绛雪道：“少年人物聪俊者有之，但不知小姐何以知他是个才子？”山小姐道：“那书生出去，小妹正然寻思，忽见福童一路嚷了进来，说道有人在园外题诗，写污了粉墙，叫人去难为他，被小妹喝住。因走出园门去看，见果然题了一首诗在墙上。小妹再三读之，真是阳春白雪，几令人齿颊生香。故知他是个才子。”冷绛雪道：“那书生题的诗，且请小姐念与贱妾听。”山小姐遂将前诗念了一遍，道：“姐姐，你道此诗如何？”

冷绛雪听了，连连称赞道：“好诗，好诗！许多羡慕小姐，只淡淡借‘梅花春色’致意，绝不露蝶蜂狂态，风流蕴藉，的系才人，怪不得小姐留意。且请问：此生落款，是何处人？姓甚名谁？”山小姐道：“不知为何，竟不落款，并不知他姓名。”冷绛雪道：“他既无姓名，小姐又回来了，岂不也是一番空遇？”山小姐道：“小妹也是这等想，故和了他一首，也写在墙上，通他一个消息。但不知此生有情无情，还重来一见否。”冷绛雪道：“有才之人，定然有情，那有不来重访之理？只是小姐处于相府深闺，他就来访，却也无益。”

山小姐道：“小妹也是这等想。天下未尝无才，转不幸门第高了，寒门书生，任是才高，怎敢来求？爹爹一个宰相，又不好轻易许人。你我深闺处

女，又开口不得。到不如小家女子，贵贱求婚，却都无碍。”冷绛雪道：“虽如此说，然空谷芳兰，终不如金谷牡丹，为人尊贵。”山小姐道：“天下虚名，最误实事。小妹以微才遭逢圣主之眷，名震一时，宜乎《关雎》荇菜，来君子之求，奈何期及漂梅，人无吉士。就是前日天子所许的燕白颌、平如衡，想亦不虚，不知为何今日尚无消息。就是姐姐所传的《张子新编》，十分可诵，又未见其人，毕竟不知真假。就是小妹今日所遇的书生，其人其才，似乎无疑，然贵贱悬殊，他又无门可求，我又不能自售，至于对面而有千里之隔。岂非门第与虚名误事？”冷绛雪道：“此事小姐不必着急。天下只怕不生才子，眼前既有了许多名士，自能物色；况以小姐赫赫才名，内中岂患无一成者？”山小姐道：“婚姻事暗如漆，这也料他不定。”

冷绛雪道：“以贱妾推之，《张子新编》诗虽佳，而杂以平子之咏，大都假多真少，其人即来，未必如小姐之意。这须阁起。而阁下书生，人才纵然出众，但恐白面书生，又未必如太师之意。这个也须阁起。惟有这个燕白颌，既为学臣首荐，又为天子征召，岂有不来之理？若来，天子既许主婚，岂有不谐之理？则小姐婚姻，一定在此。”山小姐道：“据姐姐推论，似乎有理。但未知这个燕白颌，可能如阁下书生。”冷绛雪道：“学臣这番荐举，是奉旨搜求，与等闲不同。若非真才实美，倘天子见罪，将如之何？况与平如衡同荐——若果是闽庙题诗之人，此贱妾所知——平如衡且逊一筹，则燕生之为人，可想而知矣。岂有不如阁下书生之理？”

二人正论不了，忽一个侍妾拿了一本报来说道：“老爷叫送与小姐看。”山小姐接在手中沉吟道：“不知朝中有甚事故。”冷绛雪道：“定是燕、平二生征召到京之事了。”山小姐道：“或者是此。”因揭开一看，果是学臣王袞回奏：“燕白颌、平如衡奉旨征召，不期未奉旨之先，已出境游学，不知何往。今已差人各处追寻，一到即促驾朝见。今恐迟钦命，先此奉闻。”奉圣旨：“着该部行文各省抚按行查，倘在其境，火速令其驰驿进京朝见，勿得稽留！”

山小姐看完，默默无语。冷绛雪也沉吟了半晌，方才说道：“我只道钦命征召，再无阻滞，平生是假是真，便可立辨。不料又有此变。”山小姐因叹息道：“天下事甚是难料。姐姐方才还说小妹婚姻定在于此，今看此报，有定乎？无定乎？”冷绛雪也叹息道：“这等看来，事真难料。”又想一想道：“天子既着各省行查，二生自然要来，只恐迟速不定耳。”二人虽也勉强言笑，然心下有些不快，未免恹恹搅乱心曲。过了数日，山小姐竟生起病来。山显仁与罗夫人见了，十分着急，慌忙请太医调治。不题。

却说燕白颌，因阁上美人难访，无可奈何，终日只是痴痴思想，连饮食都减了，就是平如衡勉强邀他到那里看花饮酒，他只是恹恹没兴。平如衡见燕白颌如此，心下暗想道：“除非是以山小姐之情打动他方可。”遂日日劝他去访问。燕白颌道：“要去访亦何难？就是访着，料也不能胜于阁上美人；况他又倚着天子宠眷，公卿出身，见你我寒士，未必不装腔做势。见他有何

《关雎》荇菜——《关雎》，《诗·周南》篇名，诗中有“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等句，全诗歌咏青年男女的爱情。

漂梅——《诗·召南》篇名，诗中有“求我庶士，迨其去兮”句。指梅子成熟后落下，比喻女子已至结婚年龄。

阁起——搁起。

益处？”平如衡道：“你我跋涉山川，原为山小姐而来。如今到此，转生后悔，莫非忘了白燕之诗么？就是山小姐骄傲不如，也须一见，方才死心。”燕白颌道：“兄既如此说，明日便同去一访。只是小弟意有所属，便觉无勇往之兴。”平如衡道：“有兴没兴，必须一往。”燕白颌被逼不过，只得依允。

到次日起来，打点同去。平如衡道：“我们此去，若说是会做诗，便惊天动地，使他防范。倘有不如，到惹他笑。莫若扮做两个寒士，只说闻名求诗，待他相见，看机会，出其不意做一两首惊动他，看是如何。”燕白颌道：“这个使得。”二人都换了些旧巾旧服，穿戴起来；虽带了两个家人，都叫他远远跟随，不要贴身。一径出城。因记得店主人说山阁老住在灌木村，因此不问山阁老，只问灌木村。喜得一望山水幽秀，蹊径曲折，走来便不觉甚远。问到了村口，只见一个小庵儿，甚是幽雅。二人一来也要歇脚，二来就要问信，竟走了进去。

庵中一个和尚看见，慌忙迎接，道：“二位相公何来？”燕白颌答道：“我二人因春光明媚，偶尔寻芳到此，不觉足倦，欲借宝庵少憩片时。”和尚道：“既是这等，请里面坐。”遂邀入佛堂，问讯坐下。一面叫小沙弥去煎茶，一面就问：“二位相公尊姓？”燕白颌道：“学生姓赵。”平如衡道：“学生姓钱。”因问：“老师大号？”和尚道：“小僧贱号普惠。此处离城，约有十数里。二位相公寻春直步到此，可谓高兴之极。”燕白颌道：“不瞒老师说，我二人虽为寻春，却还要问一个人的消息，故远远而来。”普惠道：“二位相公要访谁人消息？”燕白颌道：“闻得说山显仁相公告病隐居于此，不知果然么？”普惠笑道：“我只说相公要访甚么隐人消息，若是山老爷，一个当朝宰相，谁人不知，何须要问？就在这前面大庄上居住。山老爷最爱小庵幽静，时常来闲坐，一日到有半日在此。”平如衡道：“这两日曾来么？”普惠道：“这两日为他小姐有恙，请医调治，心下不快，不曾来得。”燕白颌道：“可知他小姐有甚贵恙？”普惠道：“这到不晓得。”

说罢，小沙弥送上茶来。大家吃了，普惠问道：“二位相公访山老爷，想是年家故旧，要去拜见了？”平如衡道：“我们与他也不是年家，也不是故旧。因闻得他小姐才高，为天子宠贵，不知是真是假，要来试他一试。不期来得不巧，正遇着他病，料想不出来见人，我们去也无益。”普惠道：“据相公说，是来的不巧，遇他不着；依小僧看来，因他有病遇不着，正是二位相公的凑巧。”燕白颌笑道：“遇不着，为何到是凑巧？”普惠道：“遇不着，省了多少气苦，岂不是凑巧？”燕白颌道：“就是遇着他，难道有甚么气苦不成。”普惠道：“相公不是本地人，不知那山小姐的行事。”平如衡道：“我们远方人，实不知道，万望老师指教。”

普惠道：“这山小姐，今年十六岁，生得美貌，不消说得；才学高美，也不消说得；只是他的生性骄傲，投得他的机来，百般和气，投不着他的机来，便万般做作。你若是有些才学，看得上眼，或是求他诗文，他还正正经经替你做一两篇；你若是肚中无物，人物粗俗，任是尚书阁老的子孙，金珠玉帛厚礼送他，他俱不放在他心上。你若生得长，他就信笔做一首长诗讥诮你；你若生得矮，他就信笔做一首矮诗讥诮你：不怕你羞杀气杀。这样的恶相知，定要去见他做甚！小僧故此说个不遇他省了许多气苦。”燕白颌道：“无才村汉自来取辱，却也怪他不得。只是人去见他，他肯轻易出来相见么？”普惠道：“他怕那个，怎么不见？他虽是个百媚女子，却以才子自待，

任是何人，他都相见。相见时正色谈论，绝不作一毫羞涩之态；你若一语近于戏谑，他有圣上赐的金如意，就叫人劈头打来，打死勿论。故见他的皆兢兢业业，不敢一毫放肆，听他长长短短，将人取笑作乐。”平如衡道：“他取笑，也只好取笑下等之人；若是缙绅文人，焉敢轻薄？”

普惠道：“这个他到也不管。二位相公莫疑我小僧说谎，我说一桩有据的实事与你听：前日都察院邬都堂的公子，以恩荫选了儒学正堂，备了一分厚礼，又央了几封书与山老爷，要面求山小姐题一首诗，写作一幅字当画挂。二位相公，你道这山小姐恶也不恶！这日邬公子当面来求时，他问了几句话儿，见邬公子答不来，又见邬公子人物生得丑陋，山小姐竟信笔写了一首诗讥诮他，把一个邬公子几乎气死。你想那邬公子虽是无才，却也是一个都堂之子，受不得这般恶气，未免也当面抢白了几句。山小姐道他戏言相调，就叫人将玉尺楼门关了，取出金如意要打死他。亏山老爷怕邬都堂面上不好看，悄悄分付家人，将邬公子放走了。到次日，山小姐还上了一疏，道邬公子擅入玉尺楼，狂言调戏，无儒家气象。圣上大怒，要加重处。亏了邬都堂内里有人调停，还奉旨道邬都堂教子不严，罚俸三月；邬公子无师儒之望，改了一个主簿。二位相公，你道这山小姐可是轻易惹得的？小僧故说个遇他也好，不遇他也好。”

燕白颌道：“山小姐做了甚么诗讥诮他，这等动气？”普惠道：“这首诗传出来，那个看了不笑！小僧还抄个稿儿在此，我一发取出来与二位相公看看，以发一笑。”燕白颌道：“绝妙，绝妙！愿求一观。”普惠果然入内，取了出来，递与二人道：“请看。”二人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家世徒然列缙绅，诗书相对不相亲。

实无点点胸中墨，空戴方方头上巾。

仿佛魁星真是鬼，分明傀儡却称人。

若教混作儒坑去，千古奇冤那得伸。

燕、平二人看完，不禁拍掌大笑道：“果然戏谑得妙！这等看起来，这邬公子吃了大苦了。”普惠道：“自从邬公子吃了苦，如今求诗求文的都怕来惹事，没甚要紧，也不敢来了。二位相公还是去也不去？”燕白颌笑道：“山小姐这等放肆取笑于人者，只是未遇着一个真正才子耳。待我们明日去，也取笑他一场，与老师看。”普惠摇头道：“二位相公虽自然是高才，若说要取笑山小姐，这个却未必。”平如衡道：“老师怎见得却未必？”普惠道：“我闻得山老爷在朝时，圣上曾命许多翰林官与他较才，也都比他不过。内中有一个宋相公，叫做宋信，说他是天下第一个会做诗的才子，也考山小姐不过。皇帝大怒，将他拿在午门外，打了四十御棍，递解回去。此事喧传长安，人人皆知。二位相公说要取笑他一场，故小僧斗胆说个未必。”

燕白颌听了，笑对平如衡道：“原来宋信出了这一场丑！前日却瞒了，并不说起。”平如衡道：“他自己出丑，如何肯说？”因对普惠说道：“老师宝庵与山小姐相近，只知山小姐之才高，怎知道山小姐不过一闺中女子学涂鸦耳，往往轻薄于人者，皆世无英雄耳。若遇了真正才子，自然要以脂粉乞怜也。此时也难与老师说，待我们明日与他一试，老师自知。”普惠心下暗笑其狂，口中却不好说出，只得含糊答应道：“原来二位相公又有这等高才，可喜可敬！”又泡了一壶好茶来吃。

燕白颌一面吃茶，一面见经座上有现成笔墨，遂取了，在旁边壁上题诗一首，道：“山小姐，山小姐，不知你的病几时方好，且留为后日之验。”

平如衡候燕白颌题完，也接笔续题一首在后，道：“山小姐，山小姐，你若见了此二诗，只怕旧病好了，新病又要害起。”二人搁笔，相顾大笑，遂别普惠出来道：“多扰了。迟三五日再得相会。”普惠道：“多慢二位相公，过数日再奉候。”遂送出门而去。只因这一别，有分教：才子称佣，夫人学婢。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才情思占胜巧扮青衣 笔墨已输心忸怩白面

词曰：

试才无计，转以夫人学婢。灶下挥毫，泥中染翰，夺尽英雄之气。明锋争利，芥针投，暗暗输心服意。始信真才，举止风流，行藏游戏。

《柳梢青》

话说普惠和尚送了燕、平二人出门，自家回入庵内，看着壁上笑道：“这两个小书呆，人物到生得俊秀，怎生这等狂妄！他指望要取笑山小姐，若他说些大话，躲了不来，还是乖的；倘真个再来，纵不受累，也要出一场大丑。”

正想说不完，忽山显仁带领两个童子，闲步入来，看见普惠对着壁上自言自语，因问道：“普惠，你看甚么？”普惠忽回头看见道：“原来是山老爷。老爷连日不来，闻说是小姐有甚贵恙。如今想是安了？”山显仁道：“正是。这两日因小姐有病，故未曾来。今日喜得好些，我见天色好，故闲步到此。你却自对影壁说些甚么？”普惠道：“这事说来也当得一个笑话。”山显仁道：“何事？”普惠道：“方才不知那里走了两个少年书生来借坐歇脚，一个姓赵，一个姓钱。小僧问道何事到此，他说要访老爷。小僧问他要访老爷做甚，他说闻知山小姐有才，特来要与他一试。小僧回说小姐有恙，因怜他是别处人，年纪小，人物清俊，就将小姐的事迹与他说了，劝他回去，不要来此惹祸出丑。他不知好歹，反说要来出小姐之丑。临去又题了两首诗在壁上，说过三五日还要来见小姐，比较才学。岂不是个笑话？”山显仁道：“这壁上想就是他题的诗了？”普惠道：“正是他题的，不知说些甚么？”

山显仁因走近前一看，只见第一首写的是：

千古斯文星日垂，岂容私付与娥眉。
青莲未遇相如远，脂粉无端污墨池。

云间赵纵有感题

第二首写的是：

谁家小女发垂垂，窃取天颜展画眉。
试看斯文今有主，也须还我凤凰池。

洛阳钱横和韵题

山显仁看了一遍又看一遍，心下又惊又喜，因对普惠说道：“此二生出语虽然狂妄，诗思却甚清新。二生不知有多大年纪了？”普惠道：“两个人都不满二十岁。”山显仁道：“他既要来与小姐较才，为何就回去了？”普惠道：“是小僧说小姐有贵恙，未必见人，他故此回去。他说迟两日还要来哩。”山显仁道：“他若再来，你须领来见我。”普惠道：“二生说话太狂，领来见老爷，老爷量大，还恕得他起；若见小姐，小姐性子高傲，见二生狂妄，未免又要惹出事来。”山显仁道：“有我在，这个不妨。”又坐了一歇，山显仁因要与女儿商量，遂抄了二诗，起身回去。

此时，山黛因思想阁下书生，恹恹成病，又见父母忧愁，勉强挣起身来，说道好些，其实寸心中千思百虑，不能消释。此时冷绛雪正在房中宽慰他，忽山显仁走来问道：“我儿，这一会心下宽爽些么？”山小姐应道：“略觉宽些。”山显仁道：“你心下若是宽些，我有一件奇事，与你商量。”山小姐道：“有甚奇事，父亲但说不妨。”山显仁道：“我方才在接引庵闲步，普惠和尚对我说，有两个少年书生，要来与你较才，口出大言，十分不逊。”

山小姐道：“为何不来？”山显仁道：“因闻知你有病，料不见人，故此回去了。临去，题了两首诗在接引庵壁上，甚是狂妄。我抄了在此，你可一看。”

山小姐接了，与冷绛雪同看。看了一遍，二人彼此相视。冷绛雪说道：“二生才虽可观，然语句太傲。何一狂至此？”山小姐道：“有才人往往气骄，这也怪他不得。只是他既要来夺凤凰池，没个轻易还他之理。须要奚落他一场，使他抱头鼠窜而去，方知小妹不是窃取天颜，以为声价。”冷绛雪道：“这也不难。等他来时，他是二人，贱妾与小姐也是两个，就是真才实学，各分一垒，明明与他旗鼓相当，料也不致输与他。”山小姐又想一想道：“我与你若明明与他较才，莫说输与他，就是胜他，也算不得奚落，不足为耻。”

山显仁笑道：“我看此生，才情精劲，你二人也不可小视。若与他对试，不损名足矣，怎么还思量要取辱他？”冷绛雪道：“这样狂生，若不取辱他一场，使他心服，他未免要在人前卖嘴。只是除了与他明试，再无别法。”山小姐笑道：“孩儿到有一法在此。输与他不致损名，胜了他使他受辱。”山显仁道：“我儿再有甚法？”山小姐道：“待他二人来时，爹爹只说一处考恐怕有代作传递之弊，可分他于东西两花园坐下。待孩儿与冷家姐姐假扮作青衣侍儿，只说小姐前次曾被无才之人缠扰，徒费神思，今又新病初起，不耐烦剧，着我侍妾出来，先考一考。若果有些真才，将我侍儿压倒，然后好请到玉尺楼，优礼相见；倘或无才，连我辈不如，便好请回，免得当面受辱。若是胜他，明日传出去，只说连侍儿也考不过，岂非大辱？就是输与他，不过侍妾，尚好遮饰，或者不致损名。”

山显仁听了大喜道：“此法甚妙！”冷绛雪也欢喜道：“小姐妙算，真无遗漏矣。这两个狂生如何晓得！”大家算计停当，山显仁又叫人去与普惠说：“若题诗书生来，可领他来见。”一面打点等候。不题。

却说燕白颌与平如衡辞了普惠回来，一路上商量。燕白颌道：“我们此来，虽说考才，实为婚姻，怎么一时就忘记了？今做此二诗，将他轻薄，少不得要传到山相公与山小姐面前。他见了，岂有不怒之理？就是度量大，不怀恨于我，这婚姻事断断无望了。”平如衡道：“做已做了，悔也无益；况婚姻自有定数，强他不得。或者有才女子的心眼与世人不同，见纨绔乞怜，愈加鄙薄，今见了你我气骨才人，转垂青起敬，也不可知，愁他怎么！且回去与你痛饮快谈以养气，迟两日好与他对垒。”燕白颌笑道：“也说得有理。”二人遂欢欢喜喜，同走了回去。

过了三五日，心上放不下，因天气晴明，又收拾了，一径出城，依旧走到接引庵来。普惠看见，笑嘻嘻迎着说道：“二位相公，今日来的早，像是真个要与山小姐考试诗文的了？”燕白颌因问道：“山小姐病好了么？”普惠道：“虽未全愈，想是起得来了。”平如衡道：“既是起得来，我们去寻他考一考不妨。”就要起身去。普惠留住道：“此时太早，山小姐只怕尚未睡起。且请少坐，奉过茶，收拾素斋用了，待小僧送去。”燕白颌道：“斋到不消，领一杯茶罢。得老师一送更感。”普惠果然邀入去，吃了些茶，坐了半晌，将近日午，方才同去。

到了山相公庄门，普惠是熟的，只说得一声，就有人进去通报。不多时，就有人出来说道：“请师父与二位相公厅上坐。”三人遂同到厅中坐下。又坐了半晌，山显仁方葛巾野服，走了出来。燕白颌与平如衡忙上前施礼，礼毕，就以师生礼叙坐。普惠恐怕不便，就辞去了。

山显仁一面叫人送茶，一面就开口问道：“那一位是赵兄？”燕白颌打一恭道：“晚生赵纵。”山显仁因看着平如衡道：“此位想是钱兄了？”平如衡也打一恭道：“不敢。晚生正是钱横。”山显仁道：“前在接引庵见二兄壁上之作，清新俊逸，真可谓相如再世，太白重生。”燕白颌与平如衡同打一恭道：“书生寒贱，不能上达紫阁黄扉，故妄言耸听，以为进身之阶。今既蒙援引，狂瞽之罪，尚望老太师宽宥。”山显仁道：“文人笔墨游戏，上天下地，无所不可，何罪之有。只是小女闺娃识字，亦无心僭据斯文，实因时无英雄，偶蒙圣恩假借耳。今既有二兄青年高才，焕奎壁之光，润文明之色，凤凰池礼宜奉还，焉敢再以脂粉相污。”燕白颌道：“脂粉之言，亦愧男子无人耳。词虽不无过激，而意实欣慕。乞老太师原亮。”平如衡道：“凤池亦不望尽还，但容我辈作鸥鹭游翔其中足矣。”

山显仁道：“这都罢了。只是二兄今日垂顾，意欲何为？”燕白颌道：“晚生二人，俱系远方寒士，虽日事槁铅，实出孤陋，每有所作，往往不知高下。因闻令爱小姐，著作悬于国门，芳名播于天下，兼有玉尺量才之任，故同造楼下，愿竭微才，求小姐玉尺一量。孰短孰长，庶几可定二人之优劣。”山显仁道：“二兄大才，到就教小女，可谓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然既辱赐顾，怎好固辞？但考之一途，必须严肃，方别真才。”燕白颌道：“晚生二人，短长之学尽在胸中，此外别无一物，听凭老太师如何赐考。”平如衡道：“老太师若要搜检，亦不妨。”山显仁笑道：“搜检也不必。但二兄分做两处，省了许多顾盼问答，也好。”燕白颌与平如衡同应道：“这个听凭。”

山显仁就分付两个家人道：“可送赵相公到东花园亭子上坐。”又分付两个家人道：“可送钱相公到西花园亭子上坐。”又对燕白颌与平如衡道：“老夫不便奉陪，候考过，再领教佳章。”说罢，四个家人遂请二人同入穿堂之后，分路往东西花园而去。正是：

东西诸葛八门阵，左右韩侯九里山。

莫料闺中小儿女，寸心偏有百机关。

两个家人将平如衡送到西花园亭子上去坐，且不题。且说燕白颌，随着两个家人，竟到东边花园里来。到了亭子上一看，只见鸟啼画阁，花压雕栏，十分富丽。再看亭子中，早已东西对面摆下两张书案，文房四宝端端正正俱在上面。燕白颌心下想道：“闻他有个玉尺楼，是奉旨考才之地。怎么不到那里，却在此处？”又想道：“想是要分考，楼中一处不便，故在此间。”正沉吟不了，忽见三五侍妾，簇拥着一个青衣女子而来。燕白颌远远望去，宛如仙子，欲认作小姐，却又是侍儿打扮；欲认作侍儿，却又秀媚异常。心下惊疑未定，早已走至面前。燕白颌慌忙出位施礼，那青衣女子略福了一福，便与燕白颌分东西对面坐下。

燕白颌不知是谁，又不好轻问，只得低头偷看。到是青衣女子先开口说道：“赵先生不必惊疑。妾非小姐，乃小姐位下掌书记的侍妾，奉小姐之命，特来请教先生。”燕白颌道：“原来是一位掌书记的才人。请问：小姐为何不自出，而又劳玉趾？”青衣女子道：“前日也是几位贵客，要见小姐试才，小姐勉强应酬，却又一字不通，徒费许多口舌。今辱先生降临，大才固自不同。然小姐私心过虑，恐蹈前辙，今又养病玉尺楼，不耐烦剧，故遣妾先来领教。如果系真才，贱妾辈望风不敢当，便当扫径焚香，延入楼中，以定当

今天下斯文之案；倘只寻常，便请回驾，也免一番多事。”

燕白颌听了，心下暗怒道：“这小丫头，这等作怪！怎自不出来，却叫一个侍妾辱我？这明明高抬声价！我若不与他考，他便道我无才害怕；若与他对考，我一个文士，怎与一个侍妾同考？”又偷眼将那侍妾一看，只见满面容光，飞舞不定，恍与阁上美人不相上下。心中又想道：“山小姐虽说才高，颜色或者转不及此。——莫管他侍妾不侍妾，如此美人，便同拈笔砚，也是侥幸；况侍妾之才，料也有限，只消一首诗，打发他回去，便可与小姐相见。”心下主意定了，因说道：“既是这等，考也无妨。只是如何考起？”青衣女子道：“听凭先生起韵，贱妾奉和。”燕白颌笑一笑道：“既蒙尊命，学生僭了。”遂磨墨舒纸，信笔题诗一首道：

只画娥眉便可怜，涂鸦识字岂能传？

须知才子凌云气，吐出蓬莱五色莲。

燕白颌写完，早有侍妾取过去，与青衣女子看。那女子看了，微笑一笑道：“诗虽好，只是太自誉了些。”因拈起笔来，全不思索，就和了一首，叫侍儿送了过来。燕白颌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一时才调一时怜，千古文章千古传。

漫道文章男子事，而今已属女青莲。

燕白颌看了，不觉吐舌道：“好美才，好美才，怎这等敏捷！”因立起身来，从新深深作一个揖道：“我学生失敬了。”那青衣女子也起身还礼道：“先生请尊重。俚句应酬，何足垂誉！请问先生，还有佳作赐教么？”燕白颌道：“既蒙不鄙，还要献丑，以将鄙怀。”因又题诗一首道：

暮下风光天下怜，心中情事眼中传。

河洲若许操舟往，愿剖华峰十丈莲。

燕白颌写完，侍妾又取去与青衣女子看。那女子看了，又笑一笑道：“先生何交浅而言深！”因又和了一首，叫侍儿仍送到燕白颌面前。燕白颌再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思云想月总虚怜，天上人间信怎传？

欲为玄霜求玉杵，须从御座撒金莲。

燕白颌看了，不胜大异道：“芳姝如此仙才，自是金屋娉婷，怎么沉埋于朱门记室？吾所不解。”那青衣女子道：“先生既以才人自负，要来与小姐争衡，理宜千言不屈，万言不休。怎见了贱妾两首微词，便大惊小怪？何江淹才尽之易，而子建七步之外无余地也！”燕白颌道：“美人见晒固当。但学生来见小姐之意，原为景仰小姐之才，非慕富贵高名者也。今见捉刀英雄不识，必欲钦魏公雅望，此无目者也。学生虽微才，不足比数，然沉酣时艺，亦已深矣，未闻泰山之上更有泰山，沧海之余复有沧海。才美至于记室，亦才美中之泰山沧海矣，岂更有过者？乃即所传小姐才美高名，或亦记室才美高之也。”因又题诗一首道：

非是才穷甘乞怜，美人词调果堪传。

既能根底成佳藕，何不枝头常见莲？

燕白颌写完，又有侍妾取去。那青衣女子看了又看，因说道：“先生佳作，末语寓意微婉，用情深切，实东坡、太白一流人。自须尊重，不要差了念头。”因又和了一首，叫侍儿送过来。燕白颌接在手中一看，只见上写道：

春光到眼便生怜，那得东风日夜传。

一朵桃花一朵杏，须知不是并头莲。

燕白颌看了，默然半晌，忽叹息道：“天只生人情便了，情长情短有谁怜？”那女子隐隐听见，因问道：“此先生所吟么？”燕白颌道：“非吟也，偶有所思耳。”那女子又不好问，只说道：“妾奉小姐之命请教，不知还有甚么见教么？”燕白颌道：“记室之美，已侥幸睹矣；记室之才，已安奉教矣；记室之严，亦已闻命矣。再以浮词相请，未免获罪。”青衣女子道：“先生既无所命，贱妾告辞。敢再申一言，以代小姐之请。”因又拈笔抒纸，题诗一首，叫侍儿送与燕白颌。因立起身道：“先生请慢看。贱妾要复小姐之命，不敢久留矣。”遂带了侍妾，一哄而去。

燕白颌看了，恍然如有所失。呆了半晌，再将那诗一看，只见又写着：

才为人瑞要人怜，莫诋花枝倩蝶传。

脂粉虽然污颜色，何曾污及墨池莲？

燕白颌看完，因连声叹息道：“天地既以山川秀气尽付美人，却又生我辈男子何用？我前日题庵壁诗，说‘脂粉无端污墨池’，他今日毕竟题诗表白。我想他慧心之灵，文章之利，针针相对，绝不放半分空，真足使人爱杀！”又想到：“小姐既有病，不肯轻易见我，决没个又见老平之理。难道又有一个记室如方才美人的，与他对考？若遇着一个无才的记室，便是他的造化。”只管坐在亭上，痴痴呆呆想。早有引他进来的两个家人说道：“相公坐在此没甚事了，请出去罢。只怕老爷还在厅上候着哩。”燕白颌听见说老爷还在厅上候，心下呆了一呆道：“进来时何等兴头，连小姐还思量压倒；如今一个侍妾记室，也奈何他不得，有甚脸嘴出去见人？”只管沉吟不走。当不得两个家人催促，只得随他出来，正是：

眼阔眉扬满面春，头垂肩耸便无神。

只思漫索花枝笑，不料花枝反笑人。

按下燕白颌随着两个家人出来不题。且说平如衡，随着两个家人到西花园来，将到亭子边，早望见亭子上许多侍妾，围绕着一个十五六岁女子，花枝般的，据了一张书案，坐在里面。平如衡只认做小姐，因闻得普惠和尚说他为人利害，便不敢十分仰视，因低着头走进亭子中，朝着那女子深深一揖，道：“学生钱横，洛阳人氏，久闻小姐芳名，如春雷满耳，今幸有缘，得拜谒庭下，愿竭菲才，求小姐赐教。”一面说，一面只管低头作揖不起。那女子含笑说：“钱先生请尊重，贱妾不是小姐。”

平如衡听见说不是小姐，忙抬头起来一看，只见那女子生得花嫣柳媚，犹如仙子一般，暗想道：“这样标致，那有不是小姐之理？只是穿着青衣，打扮如侍儿模样……”因问道：“你既不是小姐，却是何人？”那女子启朱唇，开玉齿，娇滴滴应道：“贱妾不是小姐，乃小姐掌书记的侍妾。”平如衡道：“你既是侍妾，为何假作小姐，取笑于我？”那女子道：“贱妾何曾假作小姐，取笑先生？先生误认作小姐，自取笑耳。”平如衡道：“这也罢了。只是小姐为何不出来？”那女子道：“小姐虽一女子，然体位尊严。就是天子征召，三次也只有一次入朝；王侯公卿到门求见，也须三番五次，方得一接。先生今日才来，怎么这等性急，就思量要见小姐？就是贱妾出来相接，也是我家太师爷好意，爱先生青年有才，与小姐说了，故有是命。”

平如衡听了许多说话，满腔盛气先挫了一半，因说道：“不是学生性急，只是既蒙太师好意，小姐许考，小姐若不出来，却与谁人比试？”那女子道：“贱妾出来相接者，正欲代小姐之劳耳。”平如衡笑道：“比试是要做诗做文，你一个书记侍妾，如何代得？”那女子道：“先生请试一试看。”平如

衡道：“不必试，还是请小姐出来为妙。”那女子道：“小姐掌书记的侍妾，有上、中、下三等，十二人，列成次第。贱妾下等，考不过，然后中等出来；中等考不过，然后上等出来；上等再考不过，那时方请先生到玉尺楼，与小姐相见。此时要见小姐，还尚早。”平如衡听了道：“原来有许多琐碎。这也不难，只费我多做两首诗耳。——也罢，就先与你考一考。”那女子将手一举道：“既要考，请坐了。”

平如衡回头一看，只见东半边也设下一张书案坐席，纸墨笔砚俱全，因走去坐下，取笔在手，说道：“我已晓得你小姐不出来的意思了，无非是藏拙！”遂信笔题诗一首道：

名可虚兮才怎虚，深闺深处好藏珠。

若教并立词坛上，除却娥眉恐不如。

平如衡题完，自读了一遍，因叫众侍儿道：“可取了去看。若是读不出，待我读与你听。”侍儿果取了递与那女子。那女子看了一遍，也不做一声，只拈起笔来，轻轻一扫，早已和完一首，命侍儿送来。

平如衡正低头沉想自己诗中之妙，忽抬头见诗送到面前，还只认作是他的原诗，看不出又送了来，因笑说道：“我就说你未必读得出！拿来，待我读与你听。”及展开看时，却是那女子的和韵，早吃一惊道：“怎么到和完了？大奇，大奇！”因细细读去，只见上写道：

心要虚兮腹莫虚，探珠岂易探骊珠。

漫思王母瑶池奏，一曲双成如不如？

平如衡看完，满心欢喜，喜到极处，竟忘了情，因拍案大叫道：“奇才，奇才，我平如衡今日方遇一劲敌矣！”

那女子听见，因惊问道：“闻先生尊姓钱，为何又称平如衡，莫非有两姓么？”平如衡见问，方知失言，因胡赖道：“那个说平如衡？我说的是钱横。想是你错听了。”那女子道：“错听也罢。只是贱妾下等书记，怎敢称个劲敌？”平如衡道：“你不要哄我，你不是下等。待我与你讲和罢。——再请教一首。”因又磨墨濡毫，题诗一首道：

千秋白雪调非虚，万斛倾来字字珠。

红让桃花青让柳，平分春色意何如？

平如衡题完，双手捧了，叫侍儿送去，道：“请教，请教。”那女子接了一看，但微微含笑，也不做一声，只提起笔来和韵相答。平如衡远远看见那女子挥洒如飞，便连声称赞道：“罢了，罢了！女子中有如此敏才，吾辈男子要羞死矣！”说不了，诗已写完。送到面前，因朗朗诵道：

才情无假学无虚，鱼目何尝敢混珠。

色到娥眉终不让，居才谁是藁相如？

平如衡读完，因叹一口气道：“我钱横来意，原欲求小姐，以争才子之高名。不料遇着一个书记，尚不肯少逊，何况小姐？前日在接引庵壁上题诗，甚是狂妄。今日当谢过矣。”因又拈笔题诗一首道：

一片深心恨不虚，一双明眼愧无珠。

玄黄妄想袁公子，笑杀青衣也不如。

平如衡题完，侍儿取了与那女子看。那女子看完，方笑说道：“先生何前倨而后恭！”因又和诗一首道：

人情有实岂无虚，游戏风流盘走珠。

到底文章同一脉，有谁不及有谁如？

那女子写完，命侍儿送了过来。平如衡接在手中，细读一遍，因说道：“古人高才，还须七步；今才人落笔便成，又胜古人多矣！我钱横虽承开慰，独不愧于心乎？”遂立起身来辞谢道：“烦致谢小姐，请归读十年，再来领教。”因欲走出。那女子道：“先生既要行，贱妾还有一言奉赠。”遂又题诗一首，送与平如衡。平如衡已走出亭外，接来一看，只见上写着：

论才须是此心虚，莫认蛟人便有珠。

旧日凤凰池固在，而今已属女相如。

平如衡读完，知是讥诮他前日题壁之妄，便也不答，竟笼在袖中，闷闷的走了出来。刚走到穿堂背后分路的所在，只见燕白颌也从东边走了出来。二人撞见，彼此颜色有异，皆吃了一惊。只因这一惊，有分教：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他考我求他家人代笔 自说谎先自口里招诬

词曰：

螳螂不量，虾蟆妄想，往往自寻仇。便不伤身，纵能脱祸，也惹一场羞。佳人性慧心肠巧，惯下倒须钩。吞之不入，吐之不出，不怕不低头。

《少年游》

话说平如衡考不过侍妾，走了出来。刚走到穿堂背后分路口，撞见燕白颌也走了出来。二人遇见，彼此惊讶。先是燕白颌问道：“你考得如何？”平如衡连连摇头道：“今日出丑了。”燕白颌又问道：“曾见小姐么？”平如衡道：“若见小姐，就考不过，还不算出丑。不料小姐自不出来，却叫一个掌书记的侍妾与我同考。那女子虽说是个侍妾，我看他举止端庄，颜色秀媚，比贵家小姐更胜十分。这且勿论，只说那才情敏捷，落笔便成，何须倚马。小弟刚做得一首，他想也不想，信笔就和一首。小弟又做一首，他又信笔和一首。小弟一连做了三首，他略不少停，也一连和了三首。内中情词，针锋相对，不差一线，到叫小弟不敢再做。我想一个侍妾，不能讨他半点便宜，岂非出丑？吾兄所遇，定不如此，或者为小弟争气。”燕白颌把眉一蹙道：“不消说起，与兄一样，也是一个书记侍妾。小弟也做了三首，他也和了三首，弄得小弟没法。他见小弟没法，竟笑了进去。临去，还题诗一首，讥诮于我。我想他家侍妾尚然如此高才可爱，那小姐又不知妙到甚么田地，就是小弟所醉心的阁上美人，也不过相为伯仲。小弟所以垂首丧气。不期吾兄也遇劲敌，讨了没趣。”平如衡道：“前边的没趣已过去了，但是出去还要见山相公，倘若问起，何言答之？只怕后面的没趣，更觉难当。”燕白颌道：“事既到此，就是难当，也只得当一当。”跟的家人又催，二人立不住脚，只得走了出来。

到了厅上，幸喜得山相公进去，还不曾出来。家人说道：“二位相公请少坐，待我进去禀知老爷。”燕白颌见山相公不在厅上，巴不得要脱身，因说道：“我们自去，不消禀了。”家人道：“不禀老爷，相公去了，恐怕老爷见罪。”平如衡道：“我们又不是来拜你老爷的，无非是要与小姐试才，今已试过，试的诗又都留在里面，好与歹，听凭你老爷小姐慢慢去看，留我们见老爷做甚么？”家人道：“二位相公既不要见老爷，小的们怎好强留。但只是二位相公尊寓在何处，也须说下，恐怕内里看得诗好，要来相请，也不可。”平如衡道：“这也可说得有理。我二人同寓在……”正要说出玉河桥来，燕白颌慌忙插说道：“同寓在泡子河吕公堂里。”说罢，二人竟往外走。走离了三五十步，燕白颌埋怨平如衡道：“兄好不知机！你看今日这个局面，怎还要对他说出真下处来？”平如衡道：“正是，小弟差了。幸得还未曾说明，亏兄接得好。”

不多时，走到庵前，只见普惠和尚迎着问道：“二位相公怎就出来，莫非不曾见小姐考试么？”燕白颌道：“小姐虽不曾见，考却考过了。”普惠笑道：“相公又来取笑了！小姐若不曾见，谁与相公对考？”平如衡道：“老师不消细问，少不得要知道的。”普惠道：“且请里面吃茶。”

二人随了进去，走到佛堂，只见前日题的诗明晃晃写在壁上。二人再自

读一遍，觉道词语太狂，因索笔各又续一首于后。燕白颌的道：

青眼从来不浪垂，而今始信有娥眉。

再看脂粉为何物，笔竹千竿墨一池。

平如衡也接过笔来续一首道：

芳香满耳大名垂，双画千秋才子眉。

人世凤池何足羨，白云西去是瑶池。

普惠在傍看见，因问道：“相公诗中是何意味？小僧全然不识。”燕白颌笑道：“月色溶溶，花阴寂寂，岂容法聪知道？”平如衡又笑道：“他是普惠，又不是普救，怎说这话？”遂相与大笑，别了普惠出来，一径回去。不题。

却说山小姐考完，走回后厅，恰好冷绛雪也考完进来。山小姐先问道：“那生才学如何？姐姐考得如何？”冷绛雪道：“那生是个真正才子。若非贱妾，几乎被他压倒。”因将原韵三首，与自己和韵四首，都递与山小姐，道：“小姐请看便知。”山小姐细细看了，喜动眉宇，因说道：“小妹自遭逢圣主垂青，得以诗文遍阅天下才人，于兹五六年，也不为少。若不是庸腐之才，就也是疏狂之笔，却从不曾遇此二生，诗才十分俊爽如此。真一时之俊杰也！”冷绛雪道：“这等说来，小姐与考的钱生，想也是个才子了？”山小姐道：“才子不必说，还不是寻常才子。落笔如飞，几令小妹应酬不来。”也将原唱三首并和诗四首，递与冷绛雪道：“姐姐请看过。小妹还有一桩可疑之事，与姐姐说。”

冷绛雪看了，赞叹不绝口道：“这赵、钱二生，才美真不相上下。不是夸口说，除了小姐与贱妾，却也无人敌得他来。且请问小姐，又有甚可疑之事？”山小姐道：“那生见了小妹‘一曲双成如不如’之句，忽然忘了情，拍案大叫道：‘我平如衡今日遇一劲敌矣！’小妹听见，就问他：‘先生姓钱，为何说平如衡？’他着惊，忙忙遮饰。不知为何？莫非此生就是平如衡？不然天下那有许多才子！”冷绛雪道：“那生是怎样一个人品？”山小姐道：“那生年约二十上下，生得面如瓜子，双眉斜飞入鬓，眼若春星，体度修长，虽弱不胜衣，而神情气宇，昂藏如鹤。”冷绛雪道：“这等说来，正是平如衡了。只可惜贱妾不曾看见，若是看见，到是一番奇遇。”山小姐道：“早知如此，何不姐姐到西园来？”

冷绛雪道：“贱妾也有一事可疑。”山小姐道：“何事？”冷绛雪道：“那赵生见贱妾题的‘须知不是并头莲’之句，默然良久，忽叹了一声，低低吟诵道：‘天只生人情便了，情长情短有谁怜？’贱妾听了，忙问道：‘此何人所吟？’他答道：‘非吟也，偶有所思耳。’贱妾记得前日小姐和阁下书生，正是此二语。莫非这赵生正是阁下书生？”山小姐听了，因问道：“那生生得如何？”冷绛雪道：“那生生得圆面方领，身材清秀而丰满，双肩如两山之耸，一笑如百花之开。古称潘安，虽不知如何之美，只觉此生相近。”山小姐道：“据姐姐想像说来，恍如阁下书生宛然。若果是他，可谓当面错过。”冷绛雪道：“天下事怎这等不凑巧？方才若是小姐在东，贱妾在西，岂不两下对面，真假可以立辨。不意颠颠倒倒，岂非造化弄人？”

二人正踌躇评论，忽山显仁走来问道：“你二人与两生对考，不知那两生才学实是如何？”山小姐答道：“那两生俱天下奇才，父亲须优礼相待才

是。”山显仁道：“我正出去留他，不知他为甚，竟不别而去，我故进来问你。既果是真才，还须着人赶转，问他个详细才是。”山小姐道：“父亲所言最是。”

山显仁遂走了出来，叫一个家人到接引庵去问：“若是赵、钱二相公还在庵中，定然要请转来；若是去了，就问普惠，临去可曾有甚话说。”家人领命，到庵中去问。普惠回说道：“已去久了。临去并无说话，只在前题壁诗后又题了二首而去。”家人遂将二诗抄了，来回复山显仁。

山显仁看了，因自来与女儿并冷绛雪看，道：“我只恐他匆匆而去，有甚不足之处。今见二诗，十分钦羨于你。不别而去者，大约是怀惭之意了。”山小姐道：“此二生不独才高，而又虚心服善如此，真难得！”冷绛雪道：“难得两个都是一般高才。”山显仁见女儿与冷绛雪交口称赞，因又分付一个家人道：“方才来考试的松江赵、钱二相公，寓在城中泡子河吕公堂，你可拿我两个名帖去请他，有话说。”

家人领命，到次日起个早，果走到泡子河吕公堂来寻问。燕白颌元是假说，如何寻问得着？不期事有凑巧，宋信因张尚书府中出入不便，故借寓在此。山府家人左问右问，竟问到宋信下处。

宋信见了，问道：“你是谁家来的？寻那一个？”家人答道：“我是山府来的，要寻松江赵、钱二相公。”宋信道：“山府自然是山相公了。”家人道：“正是。现有名帖在此。”宋信看见上面写着“侍生山显仁拜”，因又问道：“这赵、钱二相公与你老爷有甚相知，却来请他？”家人道：“这二位相公，昨日在我府中与小姐对考，老爷与小姐见他是两个才子，故此请他去，有甚话说。”宋信心下暗想道：“此二人一定是考中意的了。此二人若考中了意，老张的事情便无望了。”因打个破头屑道：“松江只有张吏部老爷的公子张寅，便是个真才子，那里有甚姓赵姓钱的才子？莫非被人骗了？”家人道：“昨日明明两个青年相公，在我府中考试的，怎么是骗？”宋信道：“若不是骗，就是你错记了姓名？”家人道：“明明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为何会错？”宋信道：“松江城中的朋友，我都相交尽了。且莫说才子，就是饱学秀才，也没个姓赵姓钱的。莫非还是张寅相公？”家人道：“不曾说姓张。”宋信道：“若不是姓张，这里没有。”

家人只得又到各处去寻。寻了一日，并无踪影，只得回复山显仁道：“小人到吕公堂遍访，并无二人踪迹。人人说松江才子只有张吏部老爷的公子张寅方是，除他并无别个。”山显仁道：“胡说！明明两人在此，你们都是见的，怎么没有？定是不用心访。还不快去细访，若再访不着，便要重责！”家人慌了，只得又央了两个，同进城去访，不题。

却说宋信得了这个消息，忙寻见张寅，将前事说了一遍，道：“这事不上心，只管弄冷了。”张寅道：“不是我不上心。他那里又定要见我，你又叫我不要去，所以耽延。为今之计，将如之何？”宋信道：“他既看中意了赵、钱二人，今虽寻不见，终须寻着。一寻见了，便有成机，便将我们前功尽弃。如今急了，俗语说得好：‘丑媳妇少不得要见公婆。’莫若讨两封硬挣书，大着胆，乘他寻不见二人之际，去走一遭。倘侥幸先下手成了，也不可。若是要考试诗文，待小弟躲在外边，代作一两首，传递与兄，塞塞白儿，包你妥帖。只是事成了，不要忘却小弟。”张寅道：“兄如此玉成，自

当重报。”

二人算计停当，果然又讨了两封要路的书，先送了去；随即自写了名帖，又备了一副厚礼，自家阔服乘轿来拜；又将宋信悄悄藏在左近人家。山显仁看了书帖，皆都是称赞张寅少年才美、门当户对，求亲之意。又见书帖都是一时权贵，又因是吏部尚书之子，又见许多礼物，不好轻慢，只得叫人请入相见。

张寅倚着自家有势，竟昂然走到厅上，以晚辈礼相见。礼毕，看坐在左首，山显仁下陪。一面奉茶，一面山显仁就问道：“久仰贤契青年高才，渴欲一会，怎么许久不蒙下顾？”张寅答道：“晚生一到京，老父即欲命晚生趋谒老太师。不意途中劳顿，抱恙未痊，所以羁迟上谒，获罪不胜。”山显仁道：“原来有恙。老夫急于领教，也无他事。因见前日书中盛称贤契著述甚富，故欲领教一二。”张寅道：“晚生末学，巴人下里之词，只好涂饰闾里，怎敢陈于老太师山斗之下。今既蒙诱引，敢不献丑。”因向跟的家人取了《张子新编》一册，深深打一恭送上，道：“鄙陋之章，敢求老太师转致令爱小姐笔削。”

山显仁接了，展开一看，见《迁柳庄》、《题壁》、《听莺》诸作，字字清新，十分欢喜，道：“贤契美才，可谓名下无虚！”又看了两首，津津有味，因叫家人送与小姐，一面就邀张寅到厅后留饮。张寅辞逊不得，只得随到后厅。

小饮数杯，山显仁又问道：“云间大郡，人文之邦。前日王督学特荐一个燕白颌，也是松江人，贤契可是相知么？”张寅道：“这燕白颌号紫侯，也是敝县华亭人，与晚生是自幼同窗，最为莫逆。凡遇考事，第一第二，每每与晚生不相上下。才是有些，只是为人狂妄，出语往往诋毁前辈，乡里以此薄之。家父常说他：既承宗师荐举，又蒙圣恩征召，就该不俟驾而来，却又不知向何方流荡，竟无踪迹，以辜朝廷德意，岂是上进之人？”山显仁听了，道：“原来这燕生如此薄劣。纵使有才，亦不足重。”

正说未完，只见一个家人走在山显仁耳边，低低说了些甚么，山显仁就说道：“小女见了佳章，十分欣羨。因内中有甚未解处，要请贤契到玉尺楼一解。不识贤契允否？”张寅道：“晚生此来，正要求教小姐。得蒙赐问，是所愿也。”山显仁道：“既是这等，可请一往，老夫在此奉候。”就叫几个家人送到玉尺楼去。张寅临行，山显仁又说道：“小女赋性端严，又不能容物，比不得老夫。贤契言语须要谨慎。”张寅打一恭道：“谨领台命。”遂跟了家人同往。心下暗想道：“山老之言，过于自大。他阁老女儿纵然贵重，我尚书之子也不寒贱，难道敢轻薄我不成？——怕他怎的！若要十分小心，到转被他看轻了。”主意定了，遂昂昂然随着家人入去。

不期这玉尺楼直在花园后边，走过了许多亭榭曲廊，方才到了楼下。家人请他坐下，叫侍妾传话上楼。坐不多时，只见楼上走下两个侍妾来，向张寅说道：“小姐请问张相公：这《张子新编》还是自作的，还是选集众人的？”张寅见问得突然，不觉当心一拳，急得面皮通红，幸喜得小姐不在面前，只得勉强硬说道：“上面明明刻着《张子新编》，张子就是我张相公了，怎说是别人做的？”侍妾道：“小姐说，既是张相公自做的，为何连平如衡的诗

巴人下里——《巴人》《下里》是古代楚国的二首民间歌曲，当时认为是流俗的音乐，通常作“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等高雅音乐对称。

都刻在上面？”张寅听见说出“平如衡”三字，摸着根脚，惊得哑口无言。默然半晌，只得转口说道：“你家小姐果然有眼力，果然是个才子！后面有两首是平如衡与我唱和做的，故此连他的都刻在上面。”侍妾道：“小姐说，不独平如衡两首，还有别人的哩。”张寅心下暗想道：“他既然看出平如衡来，自然连燕白颌都知道，莫若直认了罢。”因说道：“除了平如衡，便是燕白颌还有两首，其余都是我的了，再无别人。请小姐只管细看，我张相公是真才实学，决不做那盗袭小人之事。”

侍妾上楼复命。不多时，又走下楼来，手里拿着一幅字，递与张寅道：“小姐说《张子新编》既是张相公自做的，定然是一个奇才子。今题诗一首在此，求张相公和韵。”张寅接了，打开一看，只见上写着一首绝句道：

一池野草不成莲，满树杨花岂是绵？

失去燕平旧时句，忽然张子有《新编》。

张寅见了，一时没摆布，只得假推要和，磨墨拈笔，写来写去，悄悄写了一个稿儿，趁人眼不见，递与贴身一个童子，叫他传出去，与宋信代做。自家口里哼哼唧唧的沉吟，一会儿虚写了两句，一会儿又抹去了两句，一会儿又将元稿读两遍，一会儿又起身走两步，两只眼只望着外边。侍儿们看了，俱微微含笑。掩的工夫久了，楼上又走下两个侍妾来催促道：“小姐问张相公，方才这首诗，还是和，还是不和？”张寅道：“怎么不和？”侍儿道：“既然和，为何只管做去？”张寅道：“诗妙于工，潦草不得；况诗人之才情不同，李太白斗酒百篇，杜工部吟诗太瘦，如何一样论得？”正然着急不题。

却说小童拿了一张诗稿，忙忙走出，要寻宋信代作，奈房子深远，转折甚多，一时认不得出路，只在东西乱撞。不期冷绛雪听得山小姐在玉尺楼考张寅，要走去看看，正走出房门，忽撞见小童乱走，因叫侍妾捉住问道：“你是甚么人，走到内里来？”小童慌了，说道：“我是跟张相公的。”冷绛雪道：“你跟张相公，为何在此乱走？”小童道：“我要出去，因认不得路，错走在此。”冷绛雪见他说话慌张，定有缘故，因说道：“你既跟张相公，又出去做甚？定是要做贼了，快拿到老爷处去问！”小童慌了，道：“实是相公分付出去有事，并不是做贼。”冷绛雪道：“你实说出去做甚么，我就饶你；你若说一句谎，我就拿你去。”小童要脱身又脱不得，只得实说道：“相公要做甚么诗，叫我传出去，与宋相公代做。”冷绛雪道：“要做甚么诗？可拿与我看看。”小童没法，只得取出来递与冷绛雪。冷绛雪看了，笑一笑道：“这是小姐奈何他了。待我也取笑他一场。”因对小童说道：“你不消出去寻人，等我替你做了罢。”小童道：“若是小姐肯做得，一发好了。”冷绛雪道：“跟我来。”遂带了小童到房中，信笔写了两首，递与他道：“你可拿去，只说是宋相公做的。”小童得了诗，欢喜不过。冷绛雪又叫侍儿送他到楼下。小童掩将进去。

张寅忽然看见，慌忙推小解，走到阶下。那童子近身一混，就将代做的诗递了过来。张寅接诗在手，便胆大气壮，昂昂然走进来坐下道：“凡做诗要有感触，偶下阶有触，不觉诗便成了。”因暗暗将代做的稿儿铺在纸下。原打帐是一首见是两首，一发快活，因照样誉写。写完，又自念一遍，十分得意。因递与侍妾道：“诗已和成，可拿与小姐去细看。小姐乃有才之人，自识其中趣味。”

侍妾接了，微笑一笑，遂送上楼来与山小姐。山小姐接了一看，只见上

面写的是：

高才自负落花莲，莫认包儿掉了绵。

纵是燕平旧时句，云间张子实重编。

又一首是：

荷花荷叶总成莲，树长蚕生都是绵。

莫道春秋齐晋事，一加笔削仲尼编。

山小姐看完，不禁大笑道：“这个白丁，不知央甚人代作，到被他取笑了！”又看一遍道：“诗虽游戏，其实风雅，则代作者到是一个才子。但不知是何人？怎做个法儿，叫他说出方妙。”

正然沉吟，忽冷绛雪从后楼转了出来。山小姐忙迎着笑说道：“姐姐来得好，又有一个才子，可看一个笑话！”冷绛雪笑道：“这个笑话，我已看见；这个才子，我已先知。”山小姐道：“姐姐才来，为何到先知道了？”冷绛雪就将撞见小童出去求人代作，并自己代他作诗之事说了一遍。山小姐拍掌大笑道：“原来就是姐姐耍他！我说那里又有一个才子！”

张寅在楼下听见楼上笑声哑哑，满心以为看诗欢喜，因暗想道：“何不乘他欢喜，赶上楼去调戏，得个趣儿。倘有天缘，彼此爱慕，固是万幸；就是他心下不允，我是一个尚书公子，又是他父亲明明叫我进来的，他也不好难为我。今日若当面错过，明日再央人来求，不知费许多力气，还是隔靴搔痒，不能如此亲切。”主意定了，遂不顾好歹，竟硬着胆撞上楼来。只因这一上楼来，有分教：黄金上公子之头，红粉涂才郎之面。不知此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痴公子倩佳人画面 乖书生借制科脱身

词曰：

欲留墨迹，尊容何幸充诗壁。分明一片破芦席，点点圈圈，得辱佳人笔。何郎白面安能及，杨妃粉黛无颜色。若求美对作相识，除是神荼郁垒 方堪匹。

《醉落魄》

话说张寅在玉尺楼下考诗，听见楼上欢笑，以为山小姐得意，竟大着胆，一直撞上楼来。此时许多侍妾因见山小姐与冷绛雪取笑张寅作乐，都立在旁边观看，楼门口并无人看守，故张寅乘空竟走了上来。

山小姐忽抬头看见，因大怒道：“这是甚人，敢上楼来？”张寅已走到面前，望着小姐深深一揖道：“学生张寅，拙作蒙小姐见赏，特上楼来拜谢。”众侍妾看见张寅突然走到面前，俱大惊着急，拦的拦，遮的遮，推的推，扯的扯，乱嚷道：“好大胆！这是甚么所在，竟撞了上来！”张寅道：“我不是自撞来的，是你家太师爷着人送我来的。”山小姐道：“好胡说！太师叫你在楼下听考，你怎敢擅上楼来？”因用手指着上面悬的御书扁额说道：“你睁开驴眼看一看，这是甚人写的！任是公侯卿相到此，也要叩头。你是一个白丁公子，怎敢欺灭圣上，竟不下拜！”

张寅慌忙抬头一看，只见正当中悬着一个扁额，上面御书“弘文才女”四个大字，中间用一颗御宝，知是皇帝的御笔，方才慌了，撩衣跪下。山小姐道：“我虽一女子，乃天子钦定才女之名，赐玉尺一柄，量天下之才；又恐幼弱，为人所欺，敕赐金如意一柄，凡有强求婚姻，及恶言调戏，打死勿论，故不避人。满朝中缙绅大臣、皇亲国戚，以及公子王孙，并四方求诗求文，也不知见了多少，从无一人敢擅登此楼，轻言调戏。你不过是一个纨绔之子，怎敢目无圣旨，小觑于我，将谓吾之金如意不利乎？”因叫侍儿在龙架上取过一柄金如意，亲执在手中，立起身来说道：“张寅调戏御赐才女，奉旨打死！”说罢，提起金如意，就照头打来。把一个张寅吓得魂飞天外，欲要立起身来跑了，又被许多侍妾拿住。没奈何，只得磕头如捣蒜，口内连连说道：“小姐饶命，小姐饶命！我张寅南边初来，实是不知。求小姐饶命！”

山小姐那里肯听，怒狠狠拿着金如意，只是要打。喜得冷绛雪在旁相劝，山小姐尚不肯依。却亏张寅跟来的家人，听见楼上声息不好，慌忙跑到后厅，禀知山显仁道：“家公子一时狂妄，误上小姐玉尺楼。小姐大怒，要奉旨打死。求太师老爷看家老爷面上，速求饶恕，感恩不浅！”山显仁听说，也着忙道：“我叫他谨慎些，他却不听。小姐性如烈火，若打伤了，彼此体面却不好看。”因连叫几个家人媳妇，快跑去说老爷讨饶。

山小姐正要下毒手打死张寅，冷绛雪苦劝不住，忽几替家人媳妇跑来说老爷讨饶，山小姐方才缩住了手，说道：“这样狂妄畜生，留他何益，爹爹却来劝止。”冷绛雪道：“太师也未必为他，只恐同官面上不好看耳。”此时张寅已吓瘫在地，初犹求饶，后来连话都说不出，只是磕头。山小姐看了，又觉好笑，因说道：“父命讨饶，怎敢不遵。只是造化了这畜生！”冷绛雪道：“即奉太师之命，恕他无才，可放他去罢。”山小姐道：“他胸中虽然

神荼（sh ēnsh ū，音申书）郁垒（lù，音录）——亦作“荼与郁雷”，传说中能治服恶鬼的神，后世因以为门神。

无才，却能央人代替，以妆门面，则面上不可无才。”因叫侍儿取过笔墨：“与他搽一个花脸去，使人知他是个才子！”

张寅跪在地下，看见放了金如意不打，略放了些心，因说道：“若说我张寅见御书不拜，擅登玉尺楼，误犯小姐，罪固该当；若说是央人代替，我张寅便死也不服！”山小姐与冷绛雪听了，俱大笑起来。山小姐道：“你代替的人俱已捉了在此，还要嘴强！”张寅听说捉了代替，只说宋信也被他们拿了，心下愈慌，不敢开口。山小姐因叫侍儿将笔墨在他脸上涂得花花绿绿，道：“今日且饶你去。你若再来缠扰，我请过圣旨，只怕你还是一死。”张寅听说饶去，连忙扒起来说道：“今已吃了许多苦，还来缠些甚么！”冷绛雪在旁插说道：“你也不吃苦。你肚里一点墨水不曾带来，今到搽了一脸去，还说吃苦！”说得山小姐忍不住要笑。

张寅得个空，就往楼下走了。走到楼下，众家人接着，看见不像模样，连忙将衣服替他面上揩了。——揩便揩了，然是干衣服，未曾着水，终有些花花绿绿，不干净。张寅也顾不得，竟遮掩着往外直走。也没甚脸嘴再见山显仁，遂不到后厅，竟往旁边夹道里一道烟走了。走出大门外，心才定了，因想道：“他才说代作人捉住了，定是老宋也拿了去。我便放了出来，不知老宋如何了？”又走不上几步，转过湾来，只见宋信在那里伸头探脑的张望。看见张寅，忙迎上来说道：“恭喜！想是不曾要你做诗？”张寅见了，又惊又喜，道：“你还是不曾捉去，还是捉了去放出来的？”宋信道：“那个捉我？你怎生这样慌獐狼狽，脸上为何花花绿绿的？”张寅跌跌脚道：“一言说不尽。且到前边寻个好所在，慢慢去说。”遂同上了轿回来。

走了数里，张寅忽见路旁一个酒店，甚是幽雅洁净，遂叫住了轿，同宋信进来。这店中是楼上楼下两处，张寅懒得上楼，遂在楼下靠窗一副大座坐下。先叫取水将面净了，然后吃酒。

才吃得一两杯，宋信便问道：“你为何这等气苦？”张寅叹口气道：“你还要问，都是你害人不浅！”宋信道：“我怎的害人？”张寅道：“我央你代作诗，指望你做一首好诗，光辉光辉。你不知做些甚么，叫他笑我。央你代做，原是隐密瞒人之事，你怎么与他知道，出我之丑？”宋信道：“见鬼了！我在此等了半日，人影儿也不见一个出来，是谁叫我做诗？”张寅道：“又来胡说了！诗也替我做了，我已写去了，怎赖没有？”宋信道：“我做的是甚么？”张寅道：“我虽全记不得，还记得些影儿：甚么‘落花莲’，甚么‘包儿掉了绵’，又是甚么‘春秋’，又是甚么‘仲尼’。难道不是你做，还要赖到那里去？”宋信道：“冤屈死人！是那个来叫我做？”张寅道：“是小童来的。”宋信道：“可叫小童来对。”张寅忙叫小童。小童却躲在外面，不敢进来，被叫不过，方走到面前。

张寅问道：“宋相公做的诗，是你拿来的？”宋信道：“我做甚么诗与你？”小童见两下对问，慌的呆了，一句也说不出。张寅见小童不则声，颜色有些古怪，因兜脸两掌道：“莫非你这小蠢才不曾拿诗与宋相公么？”小童被打，只得直说道：“那诗实实不是宋相公做的。”张寅大惊道：“不是宋相公做的，却是谁人做的？”小童道：“相公叫我出来，我因性急慌忙，走错了路，误撞入他家小姐房里，被他拿住，要做贼打，又搜出相公与我的诗稿。小的瞒他不得，只得直说了。他说：你不消寻别人，我代做了罢。拿

起笔来，顷刻就写完了。我恐怕相公等久，只得就便拿来了。”张寅听了，又跌脚道：“原来你这小奴才误事！做诗原为要瞒他家小姐，你怎到央他家小姐代做？怪不得他笑说代做的人已捉住了。”

宋信道：“如今才明白。且问你：他怎生叫你做起的？”张寅道：“我一进去，山相公一团好意，留我小饮。饮了半晌，就叫人送我到玉尺楼下去考。方才坐下，山小姐就叫侍妾下楼问道：《张子新编》是谁人做的？我答是自做的。他又叫侍妾说道：既是自做的，为何有平如衡诗在内？只因这一问打着我的心病，叫我一句也说不出。我想，这件事是你我二人悄悄做的，神鬼也不知，他怎么就知道？”

宋信也吃惊道：“这真作怪了！你却怎么回他？”张寅道：“我只得认是平如衡与我倡和的两首，故刻在上面。他所以做这一首诗讥诮我，又要我和。我急了，叫这小奴才来央你做，不知又落入圈套，竟将他代作的写了上去。他看了，在楼上大笑。我又不知就里，只认是看诗欢喜，遂大胆跑上楼去。不料他楼上供有御书，说我欺灭圣旨不拜；又有一柄御赐的金如意，凡是强求婚姻与调戏他的，打死勿论，我又不知。被他叫许多侍妾仆妇将我捉住，自取金如意，定要将我打死。是我再三苦求，方才饶了。你道这丫头恶不恶！虽说饶了，临行还搽我一个花脸，方放下楼来。”

宋信听了，吐舌说道：“大造化，大造化！玉尺楼可是擅自上去的？一个御赐才女，可是调戏得的？还是看你家尚书分上，若在别个，定然打杀，只好白白送了一条性命。”张寅道：“既是这等利害，何不早对我说？”宋信道：“他的利害，人人知道，何消说得？就是不利害，一个相公女儿，也不该撞上楼去调戏他。”张寅道：“我一个冢宰公子，难道白白受他凌辱，就是这等罢了？须与老父说知，上他一疏，说他倚朝廷宠眷，凌辱公卿子弟。”宋信道：“你若上疏说他凌辱，他就辩疏说你调戏。后来问出真情，毕竟还是你吃亏，如何弄得他倒？”张寅道：“若不处他一场，如何气得他过？”宋信道：“若是气他不过，小弟到有一个好机会，可以处他。”张寅忙问道：“有甚好机会，万望说与我知道。”

宋信道：“我方才在接引庵借坐等你，看见壁上有赵纵、钱横二人题的诗，看他诗中情思，都是羡慕山小姐之意。我问庵中和尚，他说二人曾与山小姐对考过。我问他考些甚么，那和尚到也好事，连考的诗都抄的有，遂拿与我看，被我暗暗也抄了来。前日山相公叫人错寻到我下处的，就是此二人。我看他对考的诗，彼此都有勾挑之意。你若寻他过犯，上疏参论，何不将此倡和之诗呈与圣上，说他借量才之名，勾引少年子弟，在玉尺楼淫词倡和，有辱天子御书并钦赐才子之名。如此加罪，便不怕天子不动心。”

张寅听了，满心欢喜道：“这个妙，这个妙！待我就与老父说，叫他动疏。”宋信道：“你若明后日就上疏，他就说你调戏被辱，仇口冤他了。此事不必性急，须缓几日方好。”张寅道：“也说得是。便迟两日，不怕他走上天去！”二人商量停当，方才欢欢喜喜饮酒。饮了半晌，方才起身上轿而去。

俗语说得好：“路上说话，草里有人。”不期这日，燕白颌因放不下阁上美人，遂同平如衡又出城，走到皇庄园边去访问，不但人无踪影，并墙上的和诗都粉去了。二人心下气闷不过，走了回来，也先在这店中楼上饮酒。正饮不多时，忽看见楼下宋信与张寅同了入来，二人大惊道：“他二人原来也到京了！”平如衡就要下楼来相见，燕白颌拦住道：“且听他说些甚么。”

二人遂同伏在阁子边侧耳细听。听见他一五一十、长长短短，都说是要算计山小姐与赵纵、钱横之事，遂悄悄不敢声张。只等他吃完酒去了，方才商量道：“早是不曾看见，若看见，未免又惹是非。”燕白颌道：“我原料他要来山家求亲，只得倚着尚书势头，有几分指望。不期到讨了一场凌辱。”平如衡道：“我二人去考，虽说未讨便宜，却也不致出丑。所可恨者，未见小姐耳。”燕白颌道：“以我论之，小姐不过擅贵名耳。其才美，亦不过至是极矣。小弟初意还指望去谋求小姐一见，今听张寅所谋不善，若再去缠扰，不独带累山小姐，即你我恐亦不能干净。”平如衡道：“就是不去，他明日叫父亲上疏，毕竟有赵纵、钱横之名，如何脱卸？”燕白颌道：“若你我真是赵纵、钱横，考诗自是公器，有无情词挑逗，自然要辨个明白，怕他怎的？只是你我都是假托之名，到了临时，张寅认出真姓名，报知圣上，圣上说学臣荐举，朝廷钦召，都违悖不赴，却更名改姓，潜匿京师，调引钦赐才女，这个罪名便大了。”

平如衡道：“长兄所虑甚是。为今之计，却将奈何？”燕白颌道：“我二人进京本念，实为访山小姐求婚；而这段姻缘，料已无望。小弟遇了阁上美人，可谓万分侥幸；然追求无路，又属渺茫。吾兄之冷绛雪又全无踪影。你我流荡于此，殊觉无谓。况前日侍妾诗中，已明明说道：‘欲为玄霜求玉杵，须从御座撤金莲。’目今乡试不远，莫若归去，取了功名，那时重访蓝桥，或者还有一线之路。”平如衡道：“吾兄之论，最为有理。只怕再来时，物是人非，云英已赴裴航之梦矣。”燕白颌道：“山小姐年方二八，瓜期尚可有待；况天下富贵才人甚少，那能便有裴航？”平如衡道：“山小姐依兄想来还有可待，只怕我那冷绛雪小姐不能待矣。——既是这等，须索早早回去。”二人算计定了，又饮了数杯，便起身回到下处，叫家人收拾行李，雇了轿马，赶次日绝早就出城长行。二人一路上有说有笑，到也不甚辛苦。

一日，行到山东地方，正在一条狭口上，忽撞见一簇官府过来，前面几对执事，后面一乘官轿甚大，又有十余匹马跟随，十分拥挤。燕白颌与平如衡只得下了轿，拣一个略宽处立着，让他们过去。不提防官轿抬到面前，忽听得轿里连叫舍人道：“快问道傍立的，可是燕、平二生员！”燕白颌与平如衡听见，忙往轿里一张，方认得是王提学。也不等舍人来问，连忙在轿前打一恭道：“生员正是燕白颌、平如衡。”王提学听了大喜，因分付舍人道：“快请二位相公前面驿中相见。”说罢，轿就过去了。

听差舍人领命，随即跟定燕白颌、平如衡，请上轿抬了转去。幸喜回去不远，只二三里就到了驿中。王提学连连叫“请”，燕白颌、平如衡只得进去拜见。拜见过，王提学就叫看坐。二人逊称不敢，王提学道：“途间不妨。”二人只得坐下。

王提学就问道：“本院已有疏特荐，已蒙圣恩批准征召入京。本院奉旨各处追寻，却无踪影。二位贤契为何却在此处？”燕白颌应道：“生员与平生员蒙太宗师培植，感恩无地。但生员等游学在先，竟不知征召之事。有幸圣恩，并负太宗师荐拔之盛心，死罪死罪！”王提学道：“既是不知，这也罢了。却喜今日凑巧遇着，正好同本院进京复命，就好面圣，定有异擢。”燕、平二人同说道：“太宗师欲将生员下土献作嘉宾，一段作养盛心，真足

云英、裴航——唐裴铏的传奇小说人物，裴航为娶云英，求得玉杵臼为聘，并于婚后成仙，后人诗文中常用此典故。

千古。但闻负天下之大名，必有高天下之大才，方足以当之；若碌碌无奇，未免取天下之笑。生员辈虽薄有微才，为太宗师垂怜，然扪心自揣，窃恐天地之大，何地无才，竟以生员二人，概尽天下，实实不敢自信。”王提学道：“二位贤契虚心自让，固见谦光。但天下人文，南直首重，本院于南直中遍求，惟二位贤契出类拔萃，故本院敢于特荐。天下虽大，纵更有才人，亦未必过于贤契。今姓名已上达宸听，二位贤契不必过逊。”燕白颌道：“生员辈之辞，其实是有所见而然，到不是套作谦语。”王提学道：“有何所见，不妨直说。”

燕白颌道：“生员闻圣上诏求奇才者，盖因山相公之女山黛才美过人，曾在玉尺楼作诗作赋，压倒翰苑群英。故圣上之意，以为女子尚有高才，何况男子？故有此特命。今应诏之人，必才高过于山黛，方不负圣上之求。若生员辈，不过项羽之霸才耳，安敢夺刘邦之秦鹿？是以求太宗师见谅也。”王提学笑道：“二位贤契又未遇山小姐，何畏山小姐之深也？”燕白颌道：“生员辈虽未遇山小姐，实依稀仿佛于山小姐之左右，非畏之深，实知之深也。”

王提学道：“二位贤契既苦苦自谦，本院也不好相强。只是已蒙征召，而坚执不往，恐圣上疑为鄙薄圣朝，诚恐不便。”平如衡道：“生员辈若是养高不出，便是鄙薄圣朝；今情愿原从制科出身，总是朝廷之人才，只是不敢当征召耳，实是尊朝廷，与鄙薄者大相悬绝。”王提学道：“二位贤契既要归就制科，这便也是一样了。只是到后日辨时便迟了。何不就将此意先出一疏，待本院复命时带上了，使圣上看明，不独无罪，且可见二位才而有让。明日鹿鸣得意，上苑看花，天子定当刮目。”燕、平二人同谢道：“蒙太宗师指教，即当出疏。”王提学就留二人在驿中同住了。

驿中备出酒饭，就留二人同吃。饭酒中间，又考他二人些诗文。见二人下笔如神，无不精警，看了十分欢喜，因说道：“二位贤契若就制科，定当高发。本院岁考完了，例当复命。科考的新宗师已到任多时，二兄速速回去，还也不迟。本院在京中准望捷音。”燕、平二人再三致谢。又写了一道辞召就试的疏，交付王提学。然后到次日各自别去，王提学进去复命，不题。

且说燕白颌、平如衡二人，一路无辞，到了松江家里。正值新宗师科考，燕白颌是华亭县学，自去赴考，不必言矣。平如衡却是河南人，欲要冒籍松江，又严紧冒不得；与平教官商量，欲要作随任子侄寄考，平教官官又小，又担当不来；欲要回河南去，又迟了。还是燕白颌出主意道：“不如纳了南监罢。”平如衡道：“纳监固好，只是要许多银子。”燕白颌道：“这不打紧，都在小弟身上。”平教官出文书，差一个的当家人，带了银子，到了南京监里，替平如衡加纳了。

过了数日，科举案发了，燕白颌又是一等。有了科举，遂收拾行李，同平如衡到南京来乡试。只因这一来，有分教：龙虎榜中御墨，变作婚姻簿上赤绳。不知此去果能中否，且听下回分解。

南直——即南京。明永乐迁都后设两京（京师、南京），附近地区各府、州直属两京。直属于南京地区的即称南京，亦称南直隶，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

第十九回

扬州府求媒消旧想 长安街卖扇觅新知

词曰：

道路闻名巧，萍踪得信奇。不须惊喜不须疑，想应三生石上旧相知。错认侬为我，休争他是谁。一缘一会不差池，大都才情出没最多岐。

《南柯子》

话说燕白颌自有了科举，又替平如衡纳了南监，遂同到南京来乡试。真是“学无老少，达者为先”。二人到了三场，场中做的文字，犹如万选青钱，无人不赏。及放榜之期，燕白颌高高中第一名解元，平如衡中了第六名亚魁。二人青年得隽，人物俊美，鹿鸣宴罢迎回，及拜见座师、房师，无不人人羡慕，个个欢喜。凡是乡宦有女儿人家，莫不都来求他二人为婿。二人辞了东家，又辞西家，真个辞得不耐烦。公事一完，就同回松江。不料，松江求亲的也是这等。

燕白颌与平如衡商量道：“到不如早早进京，便好省许多唇舌。”平如衡道：“我们若早进京，也有许多不妙。”燕白颌道：“进京有甚不妙？”平如衡道：“功名以才得为荣，若有依傍而成，便觉减色。我与你不幸为王宗师所荐，姓名已达于天子；今又夺了元魁。倘进京早了，为人招摇，哄动天子，倘赐召见，或邀奖誉，那时再就科场，纵登高第，人只道试官迎合上意，岂不令文章减价？莫若对房师、座师只说有病，今科不能进京，使京中望你我者绝望。那时悄悄进去，挨至临期，一到京就入场。若再能抡元夺魁，便可扬眉吐气，不负平生所学矣。”燕白颌听了，大喜道：“吾兄高论，深快弟心。但只是松江也难久留，不如推说有病，到那里去养，却同兄一路慢慢游览而去，到临期再入京，岂不两全？”平如衡道：“这等方妙。”二人商量定了，俟酬应的人事一完，就收拾行李，悄悄进京。分付家人：“回人只说同平相公往西湖上养病去了。”

二人暗暗上路，在近处俱不耽搁，只渡过洋子江，方慢慢而行。到了扬州，因繁华之地，打帐多住些时，遂依旧寓在琼花观里。观中道士知道都是新科举人，一个解元，一个亚魁，好不奉承。二人才情发露，又忍不住要东题西咏。住不上五七日，早已惊动地方都知道了。

原来地方里甲规矩，凡有乡绅士宦住于地方，都要暗暗报知官府，以便拜望送礼。琼花观总甲见燕白颌与平如衡都是新科举人，只得暗暗报知府县。不料扬州理刑曾聘做帘官，出场回来，对臬知府盛称解元燕白颌与亚魁平如衡是少年才子，春闱会状，定然有分。臬知府听在肚里，恰恰地方来报他，就动了个延揽结交的念头，随即来拜。燕白颌与平如衡忙回不在。

臬知府去了，燕白颌因商量道：“府尊既已知道，县间未免也要来拜。我们原要潜住，既惊动府县，如何住得安稳？”平如衡道：“必须移个寓所方妙。”一面就叫人在城外幽僻之处寻个下处，一面叫人打探臬知府出了门，方来答拜。只得投两个帖子，就移到新下处去了。臬知府回来闻知，随即叫吏书下请帖请酒。吏书去请了来回复道：“燕、平二位相公，不知是移寓，又不知是进京去了，已不在琼花观里。”臬知府听了，暗想道：“进京举人无一毫门路，还要强来打抽丰作盘缠，他二人我去请他，他到躲了，不但有

洋子江——应为扬子江，系指长江在今仪征、扬州一带之古称，今则通指长江了。

才，更兼有品，殊为难得。可惜不曾会得一面。”十分追悔，不题。

却说燕、平二人移到城外下处，甚是幽静，每日无事，便同往山去看白云红树。一日走倦了，坐在一个亭子上歇脚，忽见两个脚夫，抬着一盒担礼，后面一个吏人押着，也走到亭子上来歇力。燕、平看见，因与那吏人拱一拱手，问道：“这是谁人送的礼物？”那吏人见他二人生得少年清秀，知是贵人，因答道：“是府里窦太爷送与前面冷乡宦贺寿的。”平如衡因记得冷绛雪是维扬人，心下暗惊道：“莫非这冷乡宦正是他家？”因又问道：“这冷乡宦是个甚么官职？”那吏人道：“是个钦赐的中书。”平如衡道：“老兄曾闻这冷中书家有个才女么？”吏人道：“他家若不亏这个才女，他的中书却从那里得来？”平如衡还要细问，无奈那脚夫抬了盒担走路，吏人便不敢停留，也拱一拱手去了。

平如衡因对燕白颌说道：“小弟那里不寻消问息，却无踪影。不期今日无意中到得了这个下落。”燕白颌道：“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但不知这个才女可正是冷绛雪？”平如衡道：“天下才女能有几个，那有不是他之理？只是虽然访着，却怎生去求亲？”燕白颌道：“若果是他，要求亲却不难。”平如衡道：“我在京中冷鸿胪家，只问得一声，受了许多闲气。今要开口求亲，人生面不熟，绝无门路，怎说个不难？”燕白颌道：“窦知府既与他贺寿，定与他相知。只窦知府便是门路了。”平如衡听了大喜道：“这果是一条门路！”燕白颌道：“是便是一条门路，但我既避了他来，如何又好去亲近？岂不被他笑我们脚跟立不定乎！”平如衡笑道：“但能求得冷绛雪之亲，便死亦不辞，何况于笑！”燕白颌也笑道：“兄为冷绛雪固不足惜，只是小弟何辜？”平如衡道：“兄不要这等分别，兄若访着了阁上美人，有用小弟时，虽蹈汤赴火，岂敢辞乎？”

二人俱各大笑。因同了回来，仍旧搬到琼花观来住。随备了一副贽见礼，叫人访窦知府在衙，重新又来拜起。到了府前，将名帖投入。

窦知府正然追悔，忽见名帖，不胜欢喜。先叫人请在迎宾馆坐，随即出来相见。相见毕，逊坐，待茶。看见燕、平二人年俱是二十上下，人物秀俊异常，满心爱羡，因说道：“前日奉拜不遇，又承降失迎，随即具一小柬奉屈，回说二兄已命驾矣。正以不能一面为歉，今忽蒙再顾，实出望外。想是吏员打探不实？”平如衡道：“前日奉谒不遇后，实移寓行矣。不意偶有一事，要请教老公祖大人，故复来奉求。”因叫家人送上礼帖，道：“不腆微礼，少申鄙敬。”窦知府道：“薄敬尚未曾申，怎敢反受厚礼。但不知台兄有何事下询？”平如衡道：“闻贵治冷中翰有一才女，不知他的尊讳叫做甚么，敢求老公祖大人指教。”窦知府道：“他的名字叫做冷绛雪。台兄何以得知而问及？”

平如衡听见说出“冷绛雪”三字，便喜得眉欢眼笑，竟忘了情，不觉手舞足蹈起来。窦知府见了，因问道：“平兄何闻名而狂喜至此？”燕白颌看见光景不像模样，因替他说一个谎道：“不瞒老公祖大人说，平兄昔年曾得一梦，梦见有人对他说：‘维扬才女冷绛雪与你你有婚姻之约。’平兄切记于心，遍处寻访，并无一个姓冷的乡宦。昨日偶闻冷中翰之名，又闻他有一才女，但未知名，犹在疑似。今蒙老公祖大人赐教明白，平兄以为其梦不虚，故不觉狂喜，遂至失仪于大人之前。”

窦知府听了道：“原来如此。既是有此奇梦，可见姻缘前定。待本府与平兄作伐何如？”平如衡见窦知府自说作伐，便连忙一恭到地道：“若得老

公祖大人撮合此姻，晚生没齿不敢有忘大德。” 窦知府笑一笑道：“平兄不必性急，这一事都在我学生身上，包管成就。只是明日有一小酌，屈二位一叙，当有佳音回复。” 平如衡道：“既蒙宠招，敢不趋赴。但冷氏之婚，已蒙金诺，万望周全。” 窦知府道：“这个自然。” 又吃了一道茶，燕、平二人方才辞出。平如衡送的礼物，再三苦求，也只收得两色。燕、平二人别去，不题。

却说窦知府回入私衙，就发一个名帖，叫人去接冷乡宦到府中有话说。冷大户见知府请他，安敢不来？随即坐了一乘轿子，抬到府中。窦知府因要说话，迎宾馆中不便，遂接入私衙相见。

相见毕，叙坐。冷大户先谢他贺寿之礼。谢毕，就问道：“蒙老公祖见招，不知有何事见教？” 窦知府就将平如衡来问他女儿名字，及燕白颌所说梦中之事与求亲之意，都细细说了一番，道：“我想你令爱年已及笄了，虽在山府中，不曾轻待于他，却到底不是一个结局。今这平举人来因梦求亲，或者原是婚姻，实是一桩美事。况那平举人年又少，生得清俊过人，才又高，明年春试，不是会元，定是状元。你令爱得配此人，方不负胸中才学。他再三托本府为媒，你须应承，不可推脱。” 冷大户道：“蒙老公祖大人分付，岂敢不遵。但小女却在京中，非我治生所能专主。治生若竟受聘应承，倘他京中又别许嫁，岂不两下受累？” 窦知府道：“这个不消虑得。你令爱京中万万不能嫁人。” 冷大户道：“老公祖大人怎料得定？” 窦知府道：“山相公连自家女儿，东选西择，尚不能得一奇才为配，怎有余力选到你令爱？我故说京中万万不能嫁人。” 冷大户道：“莫若写一个字，叫他京中去商量。” 窦知府道：“老先，你不要迂了。以平举人的才学人品，若到了京中，只怕山阁下见了，且配与自家女儿，那里还得到你令爱？依本府主张，莫若你竟受了他的聘，使他改移不得。况父母受聘，古之正礼。就是山相公别有所许，也争礼不过。这样佳婿，万万不可失了！”

冷大户被窦知府说得快活，满口应承道：“但凭老公祖主张，治生一一领教。只是小女现在山府，恐他明日要娶，迟早不能如期，也须说过。” 窦知府道：“这不消说。若说在山府，未免为他所轻。且到临娶时，我自有处。” 冷大户道：“既是这等，还有一事。小女曾有言：不论老少美恶，只要才学考得他过，方才肯嫁。明日临娶时，若是考他不过，小女有话说，莫怪治生。” 窦知府笑道：“这个只管放心。这平举人才高异常，必不至此。” 冷大户说完，遂辞谢去了。窦知府随发帖请酒。燕、平二人因有事相求，俱欣然而来。

酒席间，窦知府备说冷大户允从之事，平如衡喜之不胜，再三致谢。酒罢，就求窦知府择了吉期，行过聘去，约定来春春闹发后来娶。冷大户因窦知府为媒，又着人暗相平如衡，见青年秀美，与女儿足称一对，满心欢喜，竟自受了聘礼。平如衡见冷大户受了聘定，因与燕白颌商量道：“事已万分妥帖，我们住在此间，转觉不便。” 遂辞谢了窦知府，竟渡淮望山东一路缓缓而来。不题。

却说山黛与冷绛雪，自从赵纵、钱横考诗之后，追寻不见，已是七分不快；又被张寅搅扰一场，便十分惆怅。亏与冷绛雪两人互相宽慰，捱过日子。不期过了许久，忽报张吏部有疏，特参“山黛年已及笄，苟于择婿不嫁，以致情欲流荡，假借考较诗文为由，勾引少年书生赵纵、钱横，潜入花园，淫辞倡和。现获倡和淫辞一十四首可证。似此污辱钦赐才女之名，大伤风化，伏乞圣恩查究，以正其罪”。山黛看了，大怒道：“这都是张寅前日受辱，

以此图报复也。”因也上一疏辩论，就诉说“张寅因求婚考诗不出，擅登玉尺楼调戏，因被涂面受辱，故以此污蔑。蒙恩赐量才之尺，以诗文过质者，时时有入，不独一赵纵、钱横。幸臣妾与冷绛雪原诗尚在，乞圣明垂览。如有一字涉私，臣妾甘罪；倘其不然，污蔑之罪，亦有所归。”

天子见了两奏，俱批准道：“在奏人犯，俱着至文华殿候朕亲审。该部知道。”旨意一下，事关婚姻风化，礼部即差人拘提。众犯俱在，独有赵纵、钱横并无踪影。礼部寻觅不获，只得上本奏知。圣旨又批下道：“既有其人，岂无踪影？着严访候审，不得隐匿不报。”礼部又奉严旨，只得差人遍访。因二人曾题诗在接引庵，说和尚认得，就押着普惠和尚遍处察访。不题。

却说山黛因被张吏部参论，心下十分不畅，因与冷绛雪在闺中闲论道：“才名为天地鬼神所忌，原不应久占。小妹自十岁蒙恩，于今六载。当朝之名公才士，不知压倒多少。今若觅得一佳偶，早早于飞而去，岂不完名全节？不期才隗难逢，姻缘淹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致有今日之物议。”冷绛雪道：“量才考较，是奉旨之事，又不是桑濮私行。就是前日倡和之词，并无一事涉淫，怕他怎的？况眼前已有二三才人，听小姐安择所归，亦易易事耳。何必苦苦萦怀？”

山小姐道：“姐姐所说二三才人，据小妹看来，一个也算不得。”冷绛雪道：“为何一个也算不得？”山小姐道：“蒙圣上所谕松江燕白颌、洛阳平如衡，许为妾主婚，此一才子也。然屡奉征召，而抵死辞谢不来，此其无真才可知矣。即赵纵、钱横二人，才情丰度，殊有可观，得择一以从足矣。不料有此一番议论，就使事完无说，而婚姻之事，亦当避嫌而不敢承矣。此又一才子也。止有一个阁下书生，大可人意，然大海浮萍，茫无定迹。试问：姐姐所说已有二三才人，今安在乎？”

冷绛雪道：“小姐因张寅仇参，有激于中，只就眼前而论，未尝不是。若依贱妾思来，小姐今年二八，正是青春，尚未及摽梅之叹；况燕白颌既与平如衡同荐，平如衡妾所可信，料燕白颌必非无才之人。就是辞征召而就制科，士各有志，到底有出头之日，何妨少俟？至若赵纵、钱横，量才是奉君命，临考是奉父命，有何嫌疑而欲避？就是阁下书生，偶然相遇，非出有心；况选吉求良，亦诗人之正，有何私曲，苦郁于怀？即明告太师，差人寻访，或办太师所乐从。小姐何必戚戚拘拘，作小家儿女之态？”山小姐听了，满心欢喜道：“姐姐高论，顿令小妹满胸茅塞俱开矣！但阁下书生，既无姓名，又无梦中画像，即欲明访，却将何为据？”冷绛雪笑道：“小姐何聪明一世，而懵懂一时！书生的姓名虽无，图像未画，题壁一诗，岂非书生之姓名，图画乎？何不将前诗写一扇上，使人鬻于闹市，在他人自不理，今若书生见之，岂不惊讶而得之耶？”

山小姐听了，不禁拍手称赞道：“姐姐慧心异想，真从天际得来，小妹不及多矣！”因取了一柄金扇，将书生题壁诗写在上面。随唤了一个一向在玉尺楼伏侍、今在城中住的老家子蔡老官来分付道：“你在城中住，早晚甚便，可将这柄扇子拿到闹市上去卖。若有个少年书生，看见扇上诗惊讶，你可就问他姓名居止，来报我。他若问我姓名，你切不可露出真迹，只说是皇

淹蹇（y āji ān，音烟简）——延误，不顺利。

桑濮——“桑间濮上”，典出《礼记·乐记》。卫国的桑间在濮水之上，男女相聚之处，故旧称男女幽会为桑间濮上之行。

亲人家女子，要访他结婚的。若果访着，我重重有赏。老爷面前，且莫要说。”老家人领命去了。不题。

却说燕白颌与平如衡，在一路慢慢度了岁，直交新春，方悄悄入京，寻个极幽僻的所在住下。每日只是闭门读书，绝迹不敢见人。

原来燕白颌与平如衡一中后，报到京中，莫说王提学欢喜，山相公欢喜，连天子也龙颜大悦。因召王提学面谕道：“燕白颌与平如衡既能发解夺魁，则尔之荐举不虚，则彼二人之辞征召而就制科亦不为未见也。”因赐表礼，以旌其荐贤得实。又谕：“若二人到京，可先领来朝见。”王提学谢恩辞退出，遂日日望二人到京。山显仁见报，忙与山小姐、冷绛雪说知，道：“燕白颌中了解元，平如衡中了亚魁，不日定然到京。你二人婚姻，自有着落。”冷绛雪因对山小姐说道：“小姐，何如？我就说燕白颌断非无才之人。今既发解，则其才又在平如衡之上矣。”二人暗暗欢喜，不题。

山显仁与王提学遂日日打听，再不见到。只等到大座师复命，方传说二人有恙，往西湖上养病去了，今科似不能会试。大家方冷了念头，不十分打探。谁知二人已躲在京中，每日只是坐在下处，吃两杯闷酒。平如衡因聘定了冷绛雪，心下快畅，还不觉寂寞。燕白颌却东西无绪，甚难为情，早晚只将阁上美人的和韵写在一柄扇上吟讽。只捱到场期将近，方同平如衡悄悄进城，到礼部去报名投卷。

此时，天下的士子皆集于阙下，满城纷纷攘攘。二人在礼部报过名，投过卷，遂杂在众人之中，东西闲步。步到城隍庙前，忽见一个老人家，手中拿着一把金扇，折着半面，插着个草标在上。燕白颌远远望去，见那扇子上字迹写的龙蛇飞舞，十分秀美，因问道：“那扇子是卖的么？”那老人家道：“若不卖，怎插草标？”燕白颌因近前取来一看，不看犹可，看了那诗，惊得他眼睁了合不拢来，舌吐出缩不进去，因扯着那老人家问道：“这扇子是谁人卖的？”

那老人家见燕白颌光景有些诧异，因说道：“相公，此处不便说话，可随我来。”遂将燕、平二人引到一个幽僻寺里去，方说道：“相公看这扇子有何奇处，这等惊讶？可明对我说，包管相公有些好处。”燕白颌心下已知是美人寻访，因直说道：“这扇上的诗句，乃是我在城南皇庄墙壁上题赠一位美人的，此诗一面写了，一面就涂了。这是何人，他却知道，写在上面？”老人家道：“相公说来不差，定是真了。这诗就是相公题赠的美人写的。他因不知相公姓名居止，无处寻访，故写了此诗，叫我各处寻访。今果相遇，大有缘法。”

燕白颌听了，喜得魂荡情摇，体骨都酥，因说道：“我蒙美人这等用情留意，虽死不为虚生矣。”因问道：“老丈，请问你那阁上美人姓甚名谁？是何等人家？”那老人家答道：“那美人门第却也不小，大约是皇亲国戚之家。他的姓名，我一时也不好便说。相公若果也有意，可随我去，便见明白。”燕白颌道：“随你去固好，只是场期近了，不敢走开，却如之奈何？”老人家道：“相公既要进场，功名事大，怎敢相误。可说了姓名寓处，待我场后好来相访。”

燕白颌心下暗想道：“若说是赵纵，恐惹张寅的是非；若说燕白颌，恐传得朝廷知道。”因说道：“我的姓名也不好便说。还是你说个住处，我到场后来相访罢。”老人家道：“场后来访，也不为迟。但我家小姐特托我寻访，今既寻访着了，又无一姓名，叫我怎生去回复，岂不道我说谎？”燕

白颌想一想道：“我有个道理。”遂在袖里取出那柄写美人和韵的扇子来，递与那老人家，道：“你只将此物回复你家小姐，他便不疑你说谎了。你那柄扇子，可留在此，做个记头。”老人家接了道：“既是这等说，我老汉住在东半边苏州胡同里。相公场后来寻我，只消进胡同第三家，问蔡老官便是了。这把扇子，相公要，就留在此不妨。”便就递与燕白颌。燕白颌接了道：“有了住处，便好寻了。你回去可拜上小姐，说我题壁书生，何幸得蒙小姐垂爱，场后定当踵门拜谢。”老人家道：“相公分付，我自去说。但场后万万不可失约。”燕白颌道：“访求犹恐不得，既得，焉敢失约？”两下再三叮咛，老人家方才回去，将此事回复小姐，不题。

却说平如衡在旁看见，也不胜欢喜道：“小弟访着了绛雪，已出望外；不料无意中兄又访着了阁上美人之信，真是大快心之事。”燕白颌道：“兄之绛雪，聘已行了，自是实事。小弟虽侥幸得此消息，然镜花水月，尚属虚景，未卜何如。”平如衡道：“美人既然以题诗相访，自是有心之人。人到有心，何所不可？你我且唾手功名，凡事俱易为矣。”二人欢欢喜喜，以待进场。只因这一进场，有分教：吉凶鸦鹊同行，清浊忽分鲢鲤。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圣主临轩亲判断 金銮报捷美团圆

词曰：

金銮报捷，天子龙颜悦。不是一番磨与灭，安见雄才大节？明珠应产龙胎，娥眉自解怜才。
费尽人情婉转，成全天意安排。

《清平乐》

话说平如衡既聘定冷绛雪，燕白颌访着阁上美人消息，二人心下十分快活。到了场期，二人欢欢喜喜进去，做得三场文字，皆如锦绣一般。二人十分得意。三场一完，略歇息数日，燕白颌即邀平如衡同到苏州胡同去寻蔡老官。此时场事已毕，不怕人知，竟往大街上一直走去。

不期才走到棋盘街上，忽顶头撞见接引庵的普惠和尚。燕白颌忙拱手道：“老师何往？”普惠看见二人，也不顾好歹，便一只手扯着一个道：“二位相公一向在何处？却叫小僧寻得好苦！”燕、平二人大惊道：“老师寻我为甚？”普惠道：“小僧不寻相公，是吏部尚书张老爷有疏参二位相公与山小姐做诗勾挑，伤了风纪，奉旨拘拿御审。各各人犯俱齐，独不见了二位相公，至今未审。有一位宋相公，说二位相公曾在庵中题诗，小僧认得。就叫差人押着小僧到处找寻，差不多找寻了半年，脚都走折了，今日侥幸才遇着。”燕白颌道：“这等说来，难为你了。只是这件事也没甚要紧；况已久远，朝廷也未必十分追求。若是可以通融用情，待学生重重奉酬何如？”普惠道：“天子辇毂之下，奉旨拿人，谁敢通融？这个使不得！”

旁边押和尚的差人，见和尚与二人说话有因，便一齐拥到面前，问和尚道：“这两个可就是赵纵、钱横么？”普惠连连点头道：“正是，正是。”众差人听得一个“是”字，便不管好歹，拿出铁索套在燕白颌、平如衡颈里，便指着和尚骂道：“你这该死的秃狗！一个钦犯罪人，见了不拿，还与他斯斯文文，讲些甚么！莫非你要卖放么？”普惠吓得口也不敢开。燕白颌、平如衡还要与他讲情，当不得一班如龙似虎的差人扯着便走。平如衡还强说道：“你们不必动粗。我二人是新科解元、举人，须要存些体面。”众差人道：“解元、举人只好欺压平民百姓，料欺压不得皇帝。莫要胡说，还不快走！”二人没法，只得跟他扯到礼部。

众差人禀知堂上，说钦犯赵纵、钱横拿到了。堂上分付暂且寄铺，候明日请旨。众差人领命，随即又将燕、平二人带到铺中，交付收管，方各散去。

礼部见赵纵、钱横二人拿到，便一面报知张吏部，一面报知山相公，好料理早晚听审。到次早，即上疏奏报：“赵纵、钱横已拿到，乞示期候审。”圣旨批发道：“人犯既齐，不必示期，遇御殿日，不拘早晚，随时奏审。山黛、冷绛雪路远，不到可也。”礼部得旨，各处知会，不题。

却说圣天子留意人才，到了放榜这日，绝五更即亲御文华殿，听候揭晓。礼部因遵前旨，随即将一千人犯都带入朝中。众官朝贺毕，礼部出班，即跪奏道：“吏部尚书张夏时参旧阁臣山显仁女山黛与赵纵、钱横情词交媾一案，人犯已齐。蒙前旨：遇御殿日奏审。今圣驾临轩，谨遵旨奏请定夺。”天子

辇毂（ni ng，音念谷）之下——辇，指人推挽的车子；毂，车轮中心的圆木。辇下、辇毂下，代指京都，即在皇帝的车驾之下。

道：“人犯既齐，可先着赵纵、钱横见驾。”

礼部领旨下来，早有校尉官旗将燕白颌、平如衡二人带至丹墀下面俯伏。天子又传旨带上，二人只得匍伏膝行，至于陛前。天子展开龙目一观，见二人俱是青年，人物十分俊秀，皆囚首桎梏，因传旨开去，方问道：“谁是赵纵？”燕白颌道：“臣有。”天子又问：“谁是钱横？”平如衡应道：“臣有。”天子又问道：“朕御赐弘文才女山黛，乃阁臣之女，你二人怎敢以淫词勾挑？”燕白颌答道：“山黛蒙圣恩宠爱，赐以才女之名，付以量才之任。满朝名公，多曾索句；天下才士，半与衡文；即张吏部之子张寅，亦曾自往比试。岂独臣二人就考便为勾挑？若谓勾挑，前考较之诗尚在御前，伏祈圣览。如有一字涉淫，臣愿甘罪。况张寅擅登玉尺楼，受山黛涂面之辱，人人皆知。此岂不为勾挑，反责臣等勾挑，吏臣可谓溺爱矣。伏乞圣恩详察。”

天子因传旨带张寅见驾，张寅也匍伏至于御前。天子问道：“张寅，你自因调戏受辱，却诬他人勾挑，唆父上疏欺君，是何道理？”张寅伏在御前，不敢仰视，听得天子诘责，只得抬起头来要强辨，忽看见旁边跪着燕白颌、平如衡，因惊奏道：“陛下，一发了不得！勾挑之事，其罪尚小，且慢慢奏闻。只是这二人不是赵纵、钱横。欺君之罪，其大如天。先乞陛下究问明白，以正其辜。”天子听了，也着惊道：“他二人不是赵纵、钱横，却是何人？”张寅奏道：“一个是松江燕白颌，一个是洛阳平如衡。”天子一发着惊道：“这一发奇了！莫不就是学臣王袞荐举的燕白颌、平如衡么？”张寅奏道：“万岁爷，正是他。”天子又问道：“莫不就是新科南场中解元的燕白颌，与中第六名的平如衡么？”张寅奏道：“万岁爷，正是他。”天子因问二人道：“你二人实系燕白颌、平如衡么？”燕白颌、平如衡连连叩头道：“臣该万死！臣等实系燕白颌、平如衡。”天子道：“汝二人既系燕白颌、平如衡，已为学臣荐举，朕又有旨征召，为何辞而不赴，却更改姓名，去勾挑山黛？此中实有情弊，可实说，免朕加罪。”

二人连连叩头奏道：“微臣二人，本一介书生，幸负雕虫小技，为学臣荐举，又蒙圣恩征召，此不世之遭际也，即当趋赴。但闻圣上搜求之意，原因山黛女子有才，而思及男子中岂无有高才过于山黛者乎，故有是命。臣恐负征召之虚名，至京而考，实不及山黛，岂不羞士子而辱朝廷？故改易姓名为赵纵、钱横，潜至京师，以就山黛量才之考。不期赴考时山黛不出，而先命二青衣出与臣等比试。张寅所呈十四诗，即臣与二青衣比试之词也。臣因见二青衣尚足与臣等抗衡，何况山黛？遂未见山黛而逃归。途遇学臣，再三劝驾。臣等自惭不及山黛，故以小疏上陈，愿归就制科，以藏短也。又幸蒙圣恩拔置榜首、第六，实实感恩之无已也。然历思从前，改名实为就考，就考实为征召，辞征召而就制科，实恐才短而辱朝廷。途虽错出，而黷黩皇猷之心，实无二也。若谓勾挑，臣等实未见山黛，也只勾挑二青衣也。伏乞圣恩鉴察。”

天子听说出许多委曲，满心欢喜道：“汝二人才美如此，而又虚心如此，可谓不骄不吝矣。——这也罢了。只是你二人既中元魁，为何不早进来会试？朕已敕学臣，一到即要召见，因甚直至此时方来？”燕、平二人又奏道：“臣等闻：才为天下公器，最忌夤缘。臣等幸遭圣明，为学臣所荐，陛下所知，今又侥幸南闱，若早入京，未免招摇耳目。倘圣恩召见而后就试，即叨一第，

桎梏（zhìgù，音质固）——脚镣手铐，古代用来拘系罪犯的工具，也比喻一切束缚人手脚的东西。

天下必疑主司之迎合。臣固迟迟其行，仅及场期而后入。中与不中，不独臣等无愧，适足彰皇上至公无私之化矣。”

天子听了，龙颜大悦道：“汝二人避嫌绝私，情实可嘉。朕若非面审，几误加罪于汝。”因命张吏部责谕道：“衡文虽圣朝雅化，亦须自量。山黛之才，已久著国门。即燕白颌、平如衡，为学臣特荐如此，尚不敢明试，而假名以观其浅深。卿子既无出类之才，乃公然求婚，且擅登玉尺楼，妄加调戏，何无忌惮至此！及受辱而归，理宜自悔，乃复唆卿读奏，以图报复，暴戾何深！本当重罪，念卿铨务勤劳，姑免究。”张吏部忙叩首谢罪谢恩。

天子还要召山显仁，谕以择婿之事，忽天门放榜，主考已先献进会试题名录来。天子展开一看，只见第一名会元就是平如衡，第二名会魁就是燕白颌，龙颜大悦。

此时燕白颌、平如衡尚囚首俯伏于地。天子因命平身，就叫近侍将会试录递与二人看。二人被系入朝，又为张寅识破姓名，心下惶惶，惧有不测之祸，谁还想到会试中与不中？今见天子和容审问，绝不苛求；平如衡忽又见自家中了会元，燕白颌忽又看见自家中了第二名会魁——明明一个鬼，忽然变了仙，怎不快活？慌忙顿首于地，称谢道：“皇恩浩荡，真捐顶踵不足以上报万一！”

天子道：“汝二人不依不附，卓立之志，可谓竟成矣。”又说道：“今日且完制科之事，异日还要召汝与山黛御前比试，以完荐举之案。暂且退出，赴琼林宴，以光大典。”二人谢恩而退。走出文华殿门，早有许多执事员役，拿中式衣冠与他换了，簇拥而去。天子然后召山显仁面谕道：“平如衡、燕白颌二人俱少年英才。殿试后，朕当于二人中为汝择一佳婿，方不负汝女才名。”

山显仁方叩头谢恩而出，遂回府与山黛细细说知从前许多委曲之事。山黛方知赵纵、钱横果是燕白颌、平如衡，因与冷绛雪说道：“燕、平二人既春闱得意，圣上面许择婚，则平自归姊，燕自属妹，平郎与姐姐，可谓天从人愿矣。燕郎与平郎，互相伯仲，得结丝萝，未尝非淑人君子。但有阁下一段机缘，终不能去怀。若是前日寻访不着，也还可解。不料我以题壁之诗访他，他即以和韵诗怀我，才情紧紧相对，安能使人释然？但许场后即来相访，不知为何至今竟又不来？”冷绛雪道：“许场后来，则必场前有事；若场前既有事，则场中或得或失，场后羁迟，未为爽约。小姐须宽心俟之，定有好音。到是贱妾之事，尚属未妥。”山小姐道：“此为何？”冷绛雪道：“天下事最难意料。妾虽知平郎得意，平郎却未必知妾在此。他少年得隽，谁不羡慕？倘有先我而得之者，为之奈何？”山小姐道：“这个不难。待小妹与父亲说知，明日就叫一个官媒婆去议亲，便万无可虑矣。”冷绛雪道：“如此方妙。”

山小姐遂与山显仁说知，山显仁随叫个官媒婆去议亲。那官媒婆去议了来回道：“平爷说：‘蒙太师爷垂爱，许结朱陈，是夙昔所仰望而不得者，诚生平之愿。但恨缘悭，前过扬州，偶有所遇，已纳采于人矣。方命之罪，客殿试后踵门荆请。’”山显仁听了，说与冷绛雪，把一个冷绛雪气得哑口无言，手足俱软，默然不胜愤恨。正是：

慢道幽闲尽性成，须知才美性之情。

美到有才才到美，谁能禁性不情生？

且不说冷绛雪在闺中幽闷。却说燕白颌与平如衡中后，蒙圣恩放出赴宴，

宴罢琼林，归到寓所，十分得意。只有燕白颌，因不曾去访得阁上美人，以为失约，终有几分快快。欲要偷工夫去访，又因要谢恩谒圣，见座师、见房师、拜同年，百事猬集，一刻不得空闲；欲要悄悄去访，比不得旧时做秀才，自去自来，如今有长班人役跟随，片时不得脱空。只捱到晚间，人役散去，方叫一个家人打了一个小灯笼，悄步到苏州胡同来寻访。喜得蔡老官人人认得，一问就着。不料蔡老官奉山小姐之命，日日守候，忽见燕白颌来寻，宛如得了异宝，连说道：“相公原许场后就来，为何直到如今？叫我老汉等得不耐烦。”燕白颌道：“我场后已曾来访，不期路上遇了一场是非，故不曾到此。不瞒你说，放榜后，又中了进士，日日奔忙，半刻不空。又恐怕你家小姐道我失约，故乘夜而来。烦你拜上小姐，既有垂爱之情，须宽心少待。等我殿试后，公务稍暇，定来见你，商议求媒，以结百年之好。”蔡老官道：“原来相公中了事忙。既是这等，我老汉就去回复小姐，——只是万万不可失信！”燕白颌道：“我若失信，今日也不来了。只管放心。”蔡老官道：“说得有理。我放心在此守候佳音便了。”

燕白颌嘱咐明白，方才回寓，与平如衡说知此事，道：“你我功名亦已成就，兄又聘了绛雪，小弟再和合了阁上美人，便可谓人生得意之极矣。”平如衡道：“事已八九，何患不成！”二人说说笑笑，十分欢喜。

不数日，廷试过。到了传胪这日，天子临轩，百官齐集，三百进士济济伏于丹墀之下。御笔亲点燕白颌状元及第，平如衡探花及第，各赐御酒三杯，簪花挂红，赴翰林院去到修撰、编修之任。到过任，敕赐游街三日，十分荣耀。

过了数日，天子又召学臣王袞面谕道：“尔前特荐燕白颌、平如衡有才，今果次第抡元夺魁，不负所荐。赐尔加官一级，以旌荐贤得实。”王袞叩头谢恩。天子又谕道：“朕前敕尔搜求奇才者，原以山阁臣有亲女山黛与义女冷绛雪，才美过人。朕以为女子有此异才，岂可男子中反无，故有前命。今果得燕白颌、平如衡二人，以副朕求。朕因思天地生才甚难，朝廷得才，不可不深加爱惜。眼前四才，适男女各半，又皆青年，未曾婚配。朕欲为之主婚：状元燕白颌，赐婚山阁臣亲女；探花平如衡，赐婚山阁臣义女。如此则才美相宜，可彰圣化。特赐尔为媒，衔朕之命，联合两家之好。”王袞叩头称颂道：“圣上爱才如此，真无异于天地父母。不独四臣感恩，虽天下才人，皆知所奋矣。”遂谢恩退出。因暗想道：“圣上命我为媒，我若两边去说，恐他各有推却，便费气力。既奉钦命，莫若设一席，请他两边共集一堂。那时明宣诏旨，则谁敢不遵？”主意定了，遂择了吉日，发帖分头去请，又着人面禀道：“此非私宴，乃奉旨议事，不可不到。”

至临期，山显仁与燕白颌、平如衡前后俱到。王袞接入相见。礼毕，略叙叙闲话，王袞即邀入席。山显仁东边太师位坐了，王袞西席相陪，燕白颌、平如衡坐于下面客席。饮过三杯，王袞即开谈道：“学生今日奉屈老太师与状元、探花者，非为别事。因昨日蒙圣恩面谕：人才难得，不可处之不得其当。山老太师有此二位奇才闺秀，实系天生；今科又遇状元、探花二位名世奇英，定从岳降；况年相近而貌相仿，可谓聚淑人君子于一时。若不缔结良姻，以彰《关雎》、《桃夭》之化，不足显朝廷爱才之盛心也。故特命学生

修撰、编修——官名，明清时期为翰林院官员，由新科进士及庶吉士充任，无实际职务，负责编纂记述等工作。

恭执斧柯，和合二姓。故敢奉屈，以宣天子之命。老太师与状元、探花，礼宜遵旨谢恩。”山显仁道：“圣命安敢不遵。但陈人联姻新贵，未免抱不宜之愧。”

燕白颌心中虽要推辞，却一时开口不得。惟平如衡十分着急，因连连打恭说道：“勿论圣上鸿恩，所不敢辞，即老恩师严命，岂敢不遵？况山太师泰山之下，得附丝萝，何幸如之！但恨赋命凉薄，已有糟糠之聘。风化所关，尚望老师代为请命。”王袞道：“探花差矣！守庶民之义，谓之小节；从君父之制，谓之大命。孰轻孰重，谁敢妄辞？”平如衡道：“愚夫愚妇立节，圣主旌之。非重夫妇也，敦伦也。门生之聘，谓门生之义，则轻、则小；谓朝廷之伦，则重、则大也。尚望老师为门生回天。”王袞道：“事有经，亦有权：从礼为经，从君为权。事有实，亦有虚：娶则为实，聘尚属虚。贤契亦不可固执。”

山显仁见二人互相辩论，因说道：“王老先生上尊君命，固其宜也；平探花坚欲守礼，亦未为不是。依老夫看来，必须以此二义上请，方有定夺。”王袞与平如衡一齐应道：“是。明早当同入朝请旨。”燕白颌听见说请旨，因说道：“门生亦有隐情，敢求老师一同上请。”王袞道：“探花已聘，尚可公言。状元隐情，何以形之奏牍？这个决难领教。”燕白颌遂不敢再言。大家又饮了几杯，遂各各散去。

到了次早，王袞果同了平如衡入朝面圣。不期扬州知府窦国一，因平如衡中了会元、探花，与冷大户说知，叫他速速报知女儿定亲之事。自家在扬州做了四年知府，也要来京中谋复原职。因讨了赍表的差，竟同冷大户赶进京来。到了京师，冷大户竟到山府去见女儿。窦知府这日恰恰朝见，在朝房劈面与平如衡撞见。

平如衡忽然看见，满心欢喜道：“窦公祖几时到京？恰来得好，有证见了！”因引与王袞相见，道：“门生的媒是窦公祖做的。”窦知府忙问道：“探花已占高魁，为着何事，忽言及斧柯？”平如衡道：“晚生蒙圣恩赐婚，欲以有聘面圣恳辞。今恐无据，圣主不信。恰喜公祖到来，岂非一证？”窦知府道：“原来为此。俟面圣时，理当直奏。”

王袞道：“探花苦辞，固自不妨。只可惜辜负圣上一段怜才盛意。”窦知府道：“请教王大人，圣上怎生怜才？”王袞道：“圣上因爱探花有才，又爱山阁下令爱有才，以才配才，原是一片好意，非相强也。探花苦苦推辞，岂非辜负其意乎？”窦知府听了着惊道：“圣上赐婚探花者，莫非就是山阁臣之女山黛么？”王袞道：“不是山黛，是第二位义女冷氏。”窦知府听了，大笑道：“若果是义女冷氏，王大人与探花俱不必争得，也不必面圣，请回，准备合卺。——我学生一向还做的是私媒，如今是官媒了。”

王袞与平如衡俱惊问道：“圣上赐一婚，晚生定一婚，二婚也。为何不消争得？”窦知府道：“圣上所赐者，此婚也；探花所定者，此婚也。二婚总是一婚，何消争得？探花，你道山相公义女是谁？即冷绛雪也。”平如衡又惊又喜道：“冷绛雪在扬州，为何结义山府？”窦知府道：“说来话长，一时也说不尽。但令岳闻知探花高发，恐怕要做亲，已同学生赶进京来，昨已往山府报知令爱去了。”王袞与平如衡听了，欢喜不胜，道：“若非恰遇

敦伦——谓敦睦人伦。

赍(jī, 音基)——带着。

窦老先生，说明就里，我们还在梦中，不知要费许多唇舌！”窦知府道：“不必更言。二位请回，学生朝见过，即来奉贺矣。”说罢，王袞与平如衡先回。不题。

却说冷大户到京，问知山显仁住处，连晚出城，赶到皇庄来见。山显仁闻知冷绛雪父亲来到，忙接入后厅相见。冷大户再三拜谢恩养。山显仁一面就留饮，一面就叫冷绛雪出来拜见父亲。

冷绛雪拜毕，冷大户就说道：“我不是也还不来，因与你许了一头好亲事，只怕早晚要做亲，故赶来与你说知。”冷绛雪着惊道：“父亲做事，为何这等孟浪！既要许人，为何不早通知？如今这边已蒙圣上赐婚了，父亲只好回他。”冷大户听见说圣上赐婚，只好回他，竟吓呆了。半晌方说道：“为父的聘已受了，如何回他？”冷绛雪道：“不回他，终不然到回圣上？”冷大户道：“若是一个百姓之家，便好回他。他是新科的黄甲进士，又是扬州知府为媒，叫我怎生开口？”冷绛雪道：“说也徒然。知府、进士难道大如皇帝？”

冷大户听了默然，愁眉叹气，连酒也不敢吃。山显仁看见，道：“亲翁且不必烦恼。还喜得赐婚之人也曾聘过，明早还要面圣恳辞。若辞准了，便两全矣。且请问亲翁，受了何人之聘？”冷大户道：“门下晚生自原不敢专主，当不得窦知府再三骗我，说他是个有名的大才子，新科中了亚魁，这进京会试，不是会元，定是状元。说得晚生心动，故受了他的聘定。”山显仁道：“他如今中了进士，则窦知府也不为骗你了。”冷大户道：“中到果然中了会元，又殿了探花。虽不是骗我，只是骗我把事做差了，如今怎处？”山显仁听了大惊道：“会元、探花，这等是平如衡了？”冷大户道：“正是平如衡。”

山显仁听了，看着冷绛雪大笑道：“大奇，大奇！平如衡苦苦说扬州已聘者，原来就是你！”冷大户忙问道：“老太师为何大笑称奇？”山显仁道：“亲翁不知，圣上赐婚的，恰正是平如衡。你道好笑不好笑！你道奇也不奇！”冷大户与冷绛雪各各欢喜。

到次早，山显仁忙着人去报知王袞，不料王袞也将朝房遇着窦知府说明之事，来报知山显仁了。两下俱各欢喜。只有燕白颌与山黛，心下微微有些不快。

王袞随将此事奏知，天子愈加欢喜，因说道：“窦国一既系原媒，着复原官，一同襄事。”因赐大第一所，与燕白颌、平如衡同居；又命钦天监择吉成婚；又敕同榜三百进士，伴状元、探花亲迎；又撤金莲宝炬十对赐之。文武百官见圣上如此宠眷，谁敢不来庆贺？金帛表礼，盈庭充室；衣冠车马，塞户填门。满长安城中，闻知钦赐一双才子娶一双才女，大家小户，尽来争看。

到了正日，鼓乐笙箫，旌旗火炮，直摆列至皇庄。燕白颌与平如衡乌纱帽、大红袍，簪花挂红，骑了两匹骏马，并辔而行。王袞、窦国一与三百同年，俱是吉服，于后相陪。道傍百姓看见燕白颌、平如衡青年俊美，无不啧啧称羨。

这边山黛与冷绛雪金装玉裹、翠绕珠围，打扮的如天仙一般。山显仁穿了御赐的蟒服，冷大户也穿了中书冠带，相随接待。须臾二婿到门，行礼款待毕，然后山显仁与罗夫人送二女上轿，随从侍妾足有上百。一路上，火炮与鼓乐喧天，旗彩共花灯夺目。真个是天子赐婚，宰相嫁女，状元、探花娶

妻，一时富贵，占尽人间之盛。娶到了第中，因父母不在堂，惟双双对拜，送入洞房。外面众官的喜筵，都托了王袞、窦国一两个大媒代陪，不题。

却说平如衡与冷绛雪在洞房中彼此觑面，俱认得是閤子祠相遇之人，各叙天缘，与别后系心、今得相逢之故，万分得意，不必细说。燕白颌与山小姐虽各有阁上美人、阁下书生一段心事，然到此地位，燕白颌娶了天下第一个才女，山小姐嫁了天下第一个才人，今日何等风骚，就是心有所负，也只得丢开罢了。不匡到了房中，对结花烛，揭去方巾，彼此一看，各各暗惊。这个道：“这分明是阁上美人。”那个道：“这分明是阁下书生。”但侍妾林立，恐有差误，不敢开口。二人对饮合卺，在明烛下越看越像。燕白颌忍耐不住，便取出蔡老官寻访的那柄诗扇，叫侍妾传与山小姐看，道：“下官偶有一诗，请教夫人，幸不嫌唐突。”山小姐接了一看，忽眉宇间神情飞跃，竟不回答，也低唤侍儿，取出一柄诗扇，传与燕白颌道：“贱妾也偶有一诗，请教状元，幸勿鄙轻浮。”燕白颌接了一看，见就是前日付与蔡老官的和诗，喜得燕白颌满心奇痒，不知搔处。又见众侍妾观望，不敢叙出私情，只哈哈大笑道：“这段姻缘，虽蒙圣恩赐配，又蒙泰山俯就，夫人垂爱，然以今日而论，实系天缘也。”山小姐不好答应，只是微微而笑。饮罢，同入鸳帏。一双才子才女，青年美貌，这一夜真是百恩百爱，说不尽万种风流。

到了次日，夫妻闺中相对，燕白颌见侍妾如云，只不见前日对考的青衣记室，因问山小姐道：“莫非记室体尊，不屑侍御，不曾携来？”山小姐道：“已来矣，满月时当与状元相见。”燕白颌出见平如衡，说知阁上美人即系山小姐，平如衡大喜道：“真可谓奇缘也！”燕白颌又说及青衣之事，平如衡道：“小弟也曾问来，弟妇也是如此说。”

到了满月，山显仁与冷大户一齐都来，两位新人出房相见。山小姐、冷绛雪与燕白颌、平如衡是姐夫妹夫、大姨小姨，交相拜见。拜罢，山小姐因指着冷绛雪对燕白颌说道：“状元要见青衣记室，此人不是么？”冷绛雪也指着山小姐对平如衡道：“探花要见青衣记室，此人不是么？”燕白颌与平如衡看了，俱各大笑道：“原来就是大姨娘、小姨娘假扮了耍我们的。我就说天下那有如此侍妾！今日方才明白，不然叫我抱憾一世。”山显仁笑说道：“若不如此，二位贤契如何肯服输？”惟冷大户不知，因问其故。山显仁对他说明，也笑个不了。说罢，合家欢宴，其乐无极。

到次日，山显仁因约了王袞、窦国一、率领二婿两女，同诣阙谢恩。天子亲御端门赐宴，因召说道：“朕向因见山氏《白燕诗》，方知闺阁有此奇才；复因闺阁有才，方思搜求天下奇才。今获二才子、二才女，配为夫妇，以彰文明之化，足称朕怀矣。汝四人之婚，虽朕所主，今日恩厥由来，实白燕为之媒也。汝四人还能各赋一《白燕诗》以谢之么？”四人同奏道：“陛下圣命，敢不祇承！”天子大悦，因命各赐笔墨。四人请韵，天子因思说道：“不必另求，即以平、山、冷、燕四韵可也。”四臣领旨，各各挥毫。此时方显真才之妙。但见纸落云烟，笔飞鹞兔，日晷不移，早已诗成四韵，一齐献上。

天子展开，次第而观。只见平如衡的道：

疑是前身太白生，双飞珠玉兆文明。

不须更羨丹山凤，光贵衣裳天下平。

山黛的是：

云想衣裳玉想鬋，不将紫颌动龙颜。

若非毓种瑶池上，定是修成白雪山。

冷绛雪的是：

红芳付与群芳颌，双双玉殿飞无影。

九重春色正融融，白雪满身全不冷。

燕白颌的是：

寻莺御柳潜还见，结梦梨花成一片。

天子临轩赏素文，始知不是寻常燕。

天子览华，龙颜大悦，即赐与山显仁、王袞、窦国一遍观。因谕说道：“汝四人有才如此，不负朕求才之意矣。”又赐欢饮。

饮至日午，钦天监奏：“才星光映北阙，当主海内文明、国家祥瑞。”天子大喜，因各赐金帛彩缎。山显仁因率领诸臣谢恩退出。

自此之后，燕白颌与山黛，平如衡与冷绛雪，两对夫妻，真是才美相宜，彼此相敬，在闺中百种风流，千般恩爱。张寅与宋信初时犹欲与他二人作对，到此时见他一时荣贵，只得撺转面皮来趋承庆贺。燕白颌、平如衡度量宽大，不念旧恶，仍认作相知，优礼相待，山显仁得此二婿，十分快活，竟不出来做官，只优游林下快活。

后来燕白颌同山黛荣归松江，生子继述书香。平如衡亦同冷绛雪回至洛阳，重整门闾，祭祀父母，连叔子平教官都迁任得意。若非真正有才，安能如此？至今京城中俱盛传平、山、冷、燕为四才子。闲窗阅史，不胜忻慕，而为之立传云。

撺（cu ān，音余）转面皮——撺，擲、扔。扔掉了脸面。

